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史評

二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62册）

安積信（艮齋）編

史論

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東京府田中菊雄刻本

據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
東京府田中菊雄刻本影印

序

文章之有補乎政教者其唯史論乎蓋歷代君臣之行不一而其是非善悪之分亦不復同矣世之論史者商量擬議揆時勢考事實甲優乙劣必辨別之子長丑短必明白之是非之難分善悪之難定者皆得以參驗稽決歸公平至當之論然後直書大書特明褒貶焉後之為君臣者是々非々善々悪々大率皆有所取舍而國家政教於是乎興焉史論之功非淺小也故幕府儒員安積良齋所著史論分為上下二卷其人始菟道雅郎終豊臣大閤其事自王代而至武家或議世變或論成敗或辨人物之好醜故舉一人而旁引衆人斷一事而曲證庶事美刺勸懲寓褒貶於其間焉讀者熟復沈潛法彼而戒此鍼砭其身砥礪其行能施其政教豈曰小補之乎哉雖然良齋博學高識有名當時矣若天假之年使仰維新之政於今日頌揚贊美歌治教之休明其功豈止於此哉

明治辛未冬十月

京師 梅窓城兼文撰

東奥　安積艮齋著編

稚郎子

予讀史每至稚郎子讓天下未嘗不慨然掩卷而泣也稚郎子應神帝次子也帝愛之立爲太子帝崩太子讓位於兄大鷦鷯曰大王仁孝宜爲天下之君矣且兄上而弟下賢爲君而不肖爲臣古今之常經也大鷦鷯固辭不受虛帝位者三年太子知其不可奪遂自盡大鷦鷯悲悼不肯立王仁作梅花歌諷之乃踐祚是爲仁徳帝昔者伯夷叔齊讓國孔子稱之曰古之

賢人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夫孤竹氏之子所讓者蕞爾小國也而孔孟美之後世稱之至于今不衰稚郎子乃以天下讓其兄而不受則遜于菟道而不受則自盡以決其心使孔孟聞之必當感歎贊美之不暇況生其國承其遺澤者焉得不掩卷而泣邪或疑太子之讓則美矣獨皇兄何不追泰伯之高蹤而相讓三年使賢弟自盡也予謂皇子王孫與小國子弟不同太子固不得遁入首陽皇兄亦豈可遜于荊蠻且皇兄不慮太子至此而太子自盡以決其心此吾邦英烈剛果重義輕死之風自古以然又安得以泰伯議之乎太子知

帝徳可以子萬姓而帝果不負其知以彰讓徳之美踐祚之初登高臺見炊煙稀疎知民產之不厚蠲繇役減租稅宮垣頽而不修屋宇漏而不葺粗衣菲食宵旰圖治未數年海内清平民物富庶觀登臺詠可以想見其盛矣及其久也風俗醇厚囹圄空虛二十餘年未嘗刑一人雖舜禹之治何能過之後世追謚曰仁徳洵爲名實相副矣夫帝之所以徳化四海者與太子之所以知賢而讓者雖由天質之粹美而問學之力蓋亦多矣初應神帝之御宇内也百濟使阿直岐獻良馬阿直岐頗涉經典諸皇子師之後百濟王仁入朝獻論

語十卷諸皇子又從受業由是本邦儒學始興則太子兄弟固已聞聖人之道矣嗚呼此聖帝明王之所以貴乎教學也歟

億計王

億計王履中帝之孫也父市邊押磐爲雄畧帝所殺其臣曰下部使主奉王暨弟弘計避難播磨使主知事不成自縊死皇孫爲奴會國司至主人饗之弘計欲以實告國司得濟拔王懼禍不許弘計慨然曰吾寧遇害不忍久爲奴也酒酣主人命兄弟歌舞弘計因歌示意國司大驚丞馳奏時清寧帝無嗣大喜以爲天賜

矣。迎立王爲太子。帝崩。太子讓弘計。弘計遂踐祚。是爲 顯宗帝。顯宗帝以兄億計爲儲君。帝崩。億計立。是爲 仁賢帝。議者或疑王自閭閻升爲皇嗣。而以天下讓弟。恐非所以重大統也。顯宗帝以兄爲儲君。無乃名分尤不正歟。予曰。道有經有權。權者濟經之所窮。而能應變以合于道者也。故經立而權有以行。權而不詭于道。謂之經可也。若離經而惟權之行。是機變桀黠。無忌憚之甚者矣。 清寧帝既以王爲嗣。王當立。是固天地之常經。王豈不知之。然避難而流落于民間。自分不復見天日矣。當國司宴饗之時。帝欲自告。而不肯許。

顧能製歌詞。彰天潢於樽俎之間。遂得以免奴僕。登儲闈。其功皆出於弟之雄斷也。功之所在。即位之所在。且其賢明仁厚。足以君臨四海。而廓 祖宗之業。是知賢克讓。乃所以重大統也。故牢讓固遜。而不肯踐祚。弟亦豈不知天倫之重。然以大義讓天下而不受。則往昔稚郎子自裁之患。將復起於今日矣。故不辭而受之。以完棣蕚之恩。此皆處變行權。而不詭于道。乃古今之通義也。昔者泰伯知太王有傳于王季之意。乃逃于荊蠻。而孔子以爲至德。王季偃然踐兄之位。而詩人以爲友其兄。後人稱之。至于萬世不衰。嗚呼。孰知媲美於泰伯王季而不愧焉者。遠出於吾 東海君子之邦也哉。第弟以兄爲儲君。則名分誠爲不正矣。然上古禮文未明。風俗簡質。有以女姪爲后者矣。有以姑爲妃者矣。而天下靡以爲非。此其風習使然。未可以周道議之也。論古者當畧其迹而論其心焉。今觀王兄弟相授受之際。皆出于至誠惻怛之意。而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其以兄爲儲君。其意不忍獨享天下之樂。故以兄爲儲君。與同天位與食天祿。此亦出于仁厚迫切之心。而無自私自利之念。誰忍拘其迹而輕議之哉。唐建成惟無此心也。故欲殺有功之弟。而自致禍。太宗惟無此心也。故殺適長之

兄而奪之位。豈非人之所欲莫大於天下。雖以太宗之賢。猶推及於同氣。而不肯顧也耶。王兄弟之心皎然爭光日月。尤可於此焉見之矣。

聖德太子論

予自爲童子時。則聞古者有聖德太子者。聰明仁厚。君子人也。及年稍長。讀史書。往々載太子事。賛美極矣。後始讀日本史皇子傳。然後詳其顚末。憮然自失。慨然投卷而歎曰。嗚呼是一暗弱太子耳。焉足稱聖。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夫道出于天。而具于人。其要莫大於君臣父子之倫。修焉而至者爲君子。背焉而馳者爲小人

堯舜之所以為聖。桀紂之所以為愚。未始不於此焉分也。彼太子者。聖歟愚歟。以此律之。白黑昭然。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大子。　用明帝之子。而　崇峻帝之從子。　崇峻帝不喜佛。又惡蘇我馬子姦狡擅威福。欲誅之。可謂明主矣。太子與馬子以佞佛相黨。故固諫而止。馬子聞之大懼。使盜弑　帝。太子苟知君臣之義。必當聲其罪。肆之於市朝。而不惟不討之。反阿附之。何哉。晉厲公無道。欲誅趙盾。其族趙穿弑厲公。春秋書曰趙盾弑君。以其不討罪也。試以春秋之法律之。太子之事宜何如。而書也。然太子之意蓋謂天地萬物靈蠢之物。莫

尊於佛。苟不信佛者。是佛之賊。而王法之所加誅也。帝不信。又欲誅信佛者。是自取禍。所謂夙業之報也。果如此。苟不信佛。雖君父。有所不顧焉。豈非大亂之道乎。夫吾所謂道云者。出於天。具於人。而不外乎君臣父子之倫。彼所謂道云者。悖弃倫理。絕滅綱常。奉丈六之銅像而崇敬之。欲以生於天堂。是何道也。凡天子公卿之所宜崇敬者。吾國自有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靈焉。豈可祭西番妖濫之鬼。而間祖宗之常祀。至若三世之說奇勍荒恠。茫如捕影。其誕尤甚矣。而太子信之。聰明君子固如是乎哉。先是。　欽明帝十三年。高麗始獻佛像

及梵書。　帝以咨群臣。物部尾輿中臣鎌子仗大義諫之事遂寢。　用明帝二年上病。群臣請禱于佛。物部守屋勝海連亦諫止之。凡此諸臣之議。轟々烈々。與日月爭光。太子所宜從。而乃切齒不已。何哉。且太子亦不仁甚矣。　帝之遇弑也。其意蓋謂　帝素不信佛。則是佛法終不可興也。　帝崩。而女主登極。已與馬子執政。則於興佛法乎何有。是以坐視其死。而不援。置其賊。而不問。若反幸其短祚者。及　推古帝立。果攝政。日夜與馬子晋議。大數佛法於天下。建寺四十六所。度僧一千三百八十餘人。前古未嘗有也。自是而降。異端邪說瀰漫

四出。擾亂天下之耳目。淪浹生民之心髓。有以萬乘之主祝髮受戒。火其遺骸者矣。有以台鼎重臣披緇稱入道者矣。有以淫蕩僧豎穢亂宮闈。殆登帝座。其他狂髡黠緇挾勢逞威。雖天子之命。小不適其意。輙披戎衣提兵器。鴟張螳怒。蹂躙輦轂之下。至使歷世天子。宵旰不安。發鴨水采齒之歎。而國君城主。受其輕慢。被其禍害者。固不可以計數。向非織田公赫然大怒。燒浮圖戮僧尼。蕩其巢穴。除千歲之宿弊。吾未知其禍亂所底止也。晉范寗有言。何晏鄧颺之罪。甚於桀紂。桀紂之害止於一時。邪說之害流於万世。太子佛教之害。其慘烈視何

曼部賜貝有甚焉者。豈可勝慨歎哉。抑太子信佛建塔
廟。非求福田利益也耶。太子枢骨未冷。其子山背王爲
蘇我蝦夷所屠戮。子孫無噍類矣。夫求福而得禍。愚莫
大焉。世乃以爲聰明仁厚君子。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
也。北條泰時執政。有僧請建伽藍。泰時曰。汝不見
天照皇之廟乎。蕞然茅屋。而德澤遍寓内矣。汝乃勸我
建伽藍。費財勞民。以飾土木。豈治國之道哉。汝在鎌倉。
必煽惑小民。使失其業。是國蠹也。急命吏逐之。嗚呼執
謂聰明仁厚之太子。而其見反出於鎌倉一執事之下
乎哉。黑田長政麾下某。年既七十矣。病將死。室人環而
泣且請曰。君結髮臨陣。殺人不可勝計。盍亦禮佛。以資
冥福乎。乃出銅像使拜焉。某瞋目勵聲。奮拳倒佛像罵
曰。我爲國家致忠節。大小百餘戰。摧堅挫鋭。未嘗待一
人扶掖。今死命也。何假此區々小銅佛之力爲。嗚呼執
謂聰明聖智之太子。而其勇竟不如一武弁之士乎哉。

眉輪

安康帝以無罪殺皇叔大草香。取其妃爲后。眉輪以母
故養于宮中。　帝嘗幸離宮。謂后曰。朕雖愛汝。竊恐眉
輪生長。有復讐之心。眉輪時年七歲。嬉樓下聞之。遂弑
帝。匿于大臣葛城圓邸。皇太弟率兵圍而火之。眉輪

及圓皆燔死。或問眉輪幼弱不足論。然復讐之事。関係
甚大。其是非何如。予應之曰。眉輪胆氣壯烈。可稱奇童
矣。而其罪不容誅也。或人曰。禮云。父之讐不與共戴天。
帝殺叔父。又取其妃。虐矣。眉輪手刄之。復不戴之讐。而
曰罪不容誅。何也。曰。禮經之言。謂民殺人而不義。子可
復讐也。非謂君殺臣而不當誅。子可復讐也。君雖不君。
臣不可以不臣。君臣者天下之大分。君以無罪殺其父。
父果賢乎。當甘受而不怨且怒焉。子乃復讐。是悖于父
而紊上下之分也。父果不賢乎。怨且怒焉。而子又復讐。
是重父之過也。自古人主過殺人者不少矣。其子皆復
讐。則是禍亂接迹於天下也。或曰。春秋公羊傳論伍子
胥曰。臣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子胥誠可。則眉輪亦可矣。
曰。不然。平王殺伍奢。雖不當誅。而君臣之分定。奢不可
以怨君。子胥不可以讐君。乃掘平王墓。鞭其尸。嗟亦甚
矣。我　顯宗皇帝怨　雄畧帝殺父。欲墮其陵。　仁賢
帝諫曰。　雄畧君臨四海。我父雖皇子。人臣也。尊卑分
定。禮不讐君。　顯宗悟而止。大哉王言。可以爲万世法
矣。公羊氏吾不取也。但有司矯殺不辜。其子手刄之。自
東歸罪。若唐徐克慶張審素之子。謂之臣不受誅子復
讐。則近之矣。然韓愈尚以爲不可行于今。况犯君臣之

大分而弑天子乎。予故曰眉輪可稱奇童矣、而其罪不容誅也。

大化之政

租庸調之法、昉於宇文周、成於李唐。吾邦大化之初、天智帝爲太子、輔政、倣其制、定賦税、洵天下之良法也。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戸則有調、皆就民之所有而爲之制。凡給田、男二段、女減三之一。每段輸禾二束二把。凡田方六尺爲步、三百步爲段、十段爲町。一段得禾五十束、束得米五升、段米二石五斗、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也。每六年檢戸籍、班田、謂之租。正丁歲役十日、若須收庸者、布二丈六尺、一日二尺六寸、謂之庸。每戸各隨土宜、出絹絲綿、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匹、長四丈、廣二尺五寸。絁二丈、二町成匹、長廣準絹。布四丈、長廣準絁、一町成端。又有戸別調、一戸布一丈二尺。亦隨土宜、謂之調。當此之時、國置國司一人、隨郡大小、置大領小領、其黜陟與奪之權、悉總于天子。天子以一人馭六十人之吏、而吏馭屬、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君民合爲一体、有寬恤賑給之惠、無奸贓誅求之患。視唐制、更有簡且精焉者。列朝相沿、莫之或改。是以數百年之間、海内富庶、熙々如也。及王政之衰、文恬武嬉、紀綱不肅、上下漸趨於奢靡、國用不足。至減百僚之俸、陵夷及于白河帝之世、而奢益

盛、民益窮矣。夫人主警戒弛、則物欲肆、物欲肆則奢侈盛。雖有先王之良法美政、民力不得不困、禍亂不得不興、必然之理也。是以保元之亂、已胚胎于白河之時。而禍機未動耳。及鳥羽激之、崇德攻之、而潰亂四出、生民塗炭。遂爲將門驅天下之民、而倒授太阿者、奢侈所致也。自將門執權、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更加賦税、而先王之法癈壞矣。至于足利氏有天下、則大小諸侯星羅碁布六十州之間、而兵士之多、百倍於古矣。租庸調之法變而永貫之制興、其所貢非其所業、而賦斂之重、徭役之煩、又什倍於古矣。民將安所得衣食。其敗亡無足怪者。或曰、租庸調之法可復行乎。曰、不可。創業之主、考古揆今、立天下之法、一定而不可變也。祖宗之法、使民不至甚饑、亦不至甚窮、頗得斟酌之宜。弟治民者、率以厚斂爲能、民亦桀黠欺上。加之、倣都會之風、流於奢侈、惰於稼穡、捨本趨末、資財愈困、而田疇愈荒矣。是陸贄所謂時弊非法弊也。夫國之有民、猶屋宇之有基礎、基壞礎頽、而屋宇之不顚覆者、未之有也。故先王設官、莫重於親民之職。職得其人、則守法行惠、民力足、而田野闢矣。職不得其人、則緣法成姦、日削月朘、其名爲贍國用、而其實惟囊橐是富、民安得不窮、且盜乎。

故善慮國者塞奢侈之源擇親民之職察於時弊之所由生而革除之弊除而利自興生民皆蒙其澤矣若奢侈充廢職不得其人雖行租庸調之法亦何益於國祇足以紛更舊制而卒致騷亂耳

吉備眞備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揚善而隱惡嫉訐以爲直者然擧世羣之而不知其惡則天下之是非將廢而不明矣故聖人不得已輙議之以明是非之公非敢務以相高而求勝也管仲之治齊臧紇之治魯擧世皆以爲賢大夫万口一辭無復異議故孔子斥管仲爲器小擯臧紇爲竊位然後天下之是非始白矣吉備眞備以宏才博學曆事三朝屢奉命入唐唐朝禮儀文物傳于我邦有力焉其他開申訴之路建耕戰之議亦卓々可稱是以天下後世稱賢相甚至比狄梁公而不知其實多可議者也予聞大臣之事君必以其道不可則止孝謙帝以女主治天下寵僧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夫太政大臣位在三槐之上人臣之貴寵至此極矣苟非道德參天地勲業高四海者不得在此位而彼道鏡何人哉以緇髡之身擁梟獍之姿出入宮禁汗穢宸極是天下之大賊也眞備居端揆之重乃依違于其門不肯發一言既而帝益爲道鏡所蠱惑將以皇位讓焉天下非常之變社稷生民之禍其斯爲大眞備尤宜極言直諫啓發宸聽以明天下之大義不可則奉身而去此乃大臣所以事君之道而反媚淫髡受其頤使諾々然惟恐觸其怒而喪位也向微和氣清麻呂祖宗數百年之神器忽爲狂髡所攘奪而四海皆爲瞿曇氏之民矣眞備之罪其可贖乎先是聖武帝之在位也皇大后寵僧玄昉藤原廣嗣上言昉以左道蠱太后帝方嚮釋教信玄昉不疑玄昉懼讒廣嗣貶爲太宰少貳時眞備已立朝優柔取容不能諫止廣嗣憤怒上表極言玄昉眞備罪惡請誅之帝不省因擧兵而反欲除君側之惡遂敗死於是玄昉謫於筑紫眞備亦貶爲肥前守然其心固服廣嗣之蹇直且畏其靈爲祟也親至其墓祭之爲立祠曰鏡宮歲時薦奠又建一刹以資其冥福大丈夫守道秉義俯仰無愧于心何鬼之足畏第彼大有所愧焉故致此諂媚若婦女子然蓋其爲人雖有才學文章而優柔不斷隨人俯仰唯以固寵持祿爲念此亦張禹孔光馮道之流耳世不之察至比狄梁公然則虛名亦可以欺天下後世也夫

延曆遷都

古帝王之都。其初蓋小者也。屢遷屢大。遂至于千門万戶。極天下之壯宏而不可易。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其子孫五遷。而盤庚又遷于亳。文王都豊。武王都鎬。至平王遷于洛邑。秦漢以降。大約以長安洛陽為都。雖或居或不居。而二京終莫之易。吾　邦神武天皇創業垂統。始都橿原。以至于　元明帝。凡四十三世。而京師已十八遷矣。迄　桓武帝恢弘　祖業。定鼎山城。實為万々世不易之都。余嘗疑帝王遷都豈易也哉。凡宮闕之經營。臣民邸舍之區畫。以至轉徙搬運之煩擾。其勞民費財。不可勝計。而屢遷者何哉。嘗讀

書。至盤庚而得其解焉。殷湯洎于祖乙。已五遷矣。而盤庚又遷于亳。宜其巨室舊族不欲遷。煽惑細民。相動以浮言。物議囂然。盤庚諭以祖宗之舊例。諄復懇到。亹々而不倦。然後獲遷都者。出於不得已也。耿之為都。瀕於黃河。壤沃物阜。人之所共趨。定鼎已數百年。閭閻之密。人民之稠。一歲甚一歲。風俗益奢侈。人心益媮惰。浮浪之民。自四方輻湊。遊手坐食。饜膏粱。被錦綺。大賈富踰王候。桀黠無賴者。潛伏竄匿其中。放火竊財。物價翔貴。上下不能給。而諸州惰農棄本趨末。爭入都者纚屬。良疇美田廢為茂草。戶口逾減。租稅逾耗。其弊不可更僕舉數。苟非赫然一振。盪滌而廓清之。則不知其所底極也。是以遷都之事。雖勞且費。而盤庚自斷於中。不顧臣民之怨咨。遂奠居於山谷巖險之地。使臣民捨奢而就儉。棄佚而即勞。風俗悉歸于淳樸。其思慮至為深遠。豈獨避河水之圮哉。善乎鄭玄之言。曰。祖乙圮耿。奢侈有踰禮。其見已有以窺之矣。和漢遷都。雖未必皆然。而若桓武之遷山城。安知其不由於此邪。然則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陽。成哀之世。安順之際。其弊極矣。何不於此時遷都而振刷之乎。曰。堯舜至文武。帝都局而不甚大。故易遷也。自秦皇并六國。天下之大勢一變。而宮闕之

壯宏。人民戶口之稠密。百倍於古矣。苟欲除其弊而遷遷之。物情騷然。禍亂或由此起。故一定而不可遷。此其勢異也。惟聖帝明王。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擇賢任才。尚儉禁奢。抑末敦本。勸之以賞。懲之以罰。舉之以歲月。舉數十百年之積弊。悉革除之。風俗丕變。政教維新。以立中興之大業。若　天曆帝及周之宣王漢之宣帝。乃是矣。何必勞海內之民。費天下之財。以遷舊都。然後媲雍熙於堯舜也哉。

和氣清磨

朋友之交。非有君臣父子之恩也。非有夫婦兄弟之愛

也。而於五倫居一焉何也。水無當五色。五色不得則不明。鼓無當五聲。五聲不得則不和。朋友也者。相讓以道義。相攝以威儀。君臣得之而義焉。父子得之而親焉。夫婦兄弟得之而別且序焉。其關于人倫也大矣。予尤於和氣清磨見之。　孝謙帝寵僧道鏡。欲讓皇位。遣清麻呂受宇佐八幡神。道鏡刼之以威福。當是時道鏡帝則清麻呂可以爲大臣。不帝則罪不可測。而清麻呂不爲利回。不爲威怵。直奏神敎。遂被貶謫。其浩氣直詞。震撼天地。使紫色鼃聲不濫厠于皇統之間。至今凜有生氣。豈不毅然烈丈夫也哉。然其所以能守道者。蓋以真人豐永激成之也。初清麻呂之奉命赴宇佐也。豐永謂之曰。道鏡果登皇位。吾何顏事之。吾有從伯夷而遊耳。壯哉豐永。足以激忠義之氣。賢哉清麻呂。能從其言而守道。朋友之所係顧不大矣乎。唐武后嬖張易之。易之陷魏元忠。引張說使誣證之。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說遂從其言。正與清麻呂相類。然張說非守義者。特蓬麻之勞至此耳。清麻呂忠鯁出于天性。而激之以豐永之言。宜其感奮激昂。雖万死不顧也。朋友之不可欠也如是夫。抑予有所感焉。自有遣唐之使。吾　邦衣冠文物典章之儀。取諸彼以潤飾之。彬

彬乎其盛矣。而弊風陋習。亦往往傳之。若　孝謙帝寵僧道鏡爲大臣禪師。猶武后嬖僧懷義爲朔方道大總管。廢　淡路帝而自復位。猶武后廢中宗而自立。群臣上尊號曰上臺寶字稱德　孝謙皇帝。猶武后自稱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又以四字改元。曰天平勝寶。猶武后改元曰天冊万歲。凡此類莫非蹈武后之覆轍。其心豈不曰唐朝即　皇邦所矜式。而其帝既已行之。朕何憚而不爲乎。則唐朝之流毒於吾　邦也亦多矣。

三善清行

治亂興廢之理。固已懸定于冥々。而其機甚微。非苦人事著明易見也。然李淳風觀緯象。知女主之亡唐室。邵康節聞杜鵑。知南人之亂天下。聰明絕特之士。往々察之於未然。其術幾於神矣。然天道遠。人道近。其術雖巧發奇中。而人主或以此生疑惑。殺不辜。小人或由焉以爲陷君子之資。則占候之妙。適足以貽害於天下。可不愼乎。

　醍醐帝昌泰二年。三善清行上疏言。明年二月當帝王革命之期。君臣剋賊之運。此周易革卦之變也。伏望塞其邪謀。抑其異圖。又以書諫菅丞相。使退避。丞相不納。越明年正月。藤原時平讒菅公。遷謫之。其言果驗。亦疑于神矣。然予竊謂清行此疏。安知不爲時平

陷菅公之厲階乎。夫所謂革命者、天下之大變、王者易姓改命、若湯武之於桀紂是也。豈人臣所宜言哉。今清行以才學文章仕百代一姓之朝、而遷以爲當革命之期。聞者孰不震駭。況帝聖算尚少、踐祚日淺、而菅公適自儒紳登台鼎、威權赫奕、一旦聞革命之言、得不疑惑而恐懼乎。牆壁之基先壞也、材木之根先朽也乎。時若允害者、一夕風雨暴至、水潦驟漲、則牆壁之頹必先壞者也。材木之蹶必先朽者也。革命之言既入宸聽、頗有疑懼之念。時平群宵又從而脅動之曰、道眞有異圖、將廢帝立其壻齊世親王。此言正與清行之疏相符。若

持左契以要于後者。故 帝爲其所眩惑、遂貶菅公。人徒知時平讒構之可惡、而不知清行之言乃爲其厲階。是猶風雨之頹牆壁、而不察其所自也。夫清行之言本出于憂國愛君之心。將以弭亂於未萌、消禍於將來。而事之相反至于如此。故聖人不語怪、而罕言命。

菅原道眞

菅原道眞以儒素之身、致位於台鼎、雖無規之者、宜以盛滿自戒。況三善清行以書諫之、尤當戄然感動、從之如轉圜也。而道眞不納、遂貶死西裔。夫以道眞之德量而執拗至此、可怪也。予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焉。蓋道

眞之心、卽周公之心也。周公輔相成王、以治天下、三叔娼疾之、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當是時、成王幼沖、頗疑之。公宜避位、以守寵利盈溢之戒、而顧興六師東征、以誅三叔。其言曰、吾弗辟、罔以告吾先王。蓋周公之事君、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周自后稷以來、積德累仁、以至于武王、奄有四海。而一旦失之兇豎之手、豈武王託周公之意也哉。故周公不避嫌疑、不顧死生、直行其志、前跋後疐、綽々如也。道眞亦有類于此。自 神武帝興造丕業、以至于 清和帝、凡五十六世、禮樂征伐皆繇于人主、而大臣不得專權。

淸和帝沖齡踐祚。藤原氏以外戚攝政、由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其手、奕世相承、以至于 宇多帝。々天資英邁、欲挽藤原氏之權而歸之人主、環視群臣、莫可倚仗者。獨道眞可以屬大事、故擢之儒素之中、不次迢遷、以至台鼎。又與 延喜帝密議、欲委萬機於道眞。其知人之明、待賢之優、雖成湯聘伊尹於有莘、高宗擧傅說於版築、無以尚焉。道眞感其知遇、殺身且不辭、尚奚置心於區々通塞之間哉。且道眞非不知盛滿之可戒也、非不知萋斐之可畏也。業已以身許國、不復顧死生榮辱、方將與天子同寅協恭、除累世之積弊、而措社稷於泰山

之安。此乃周公東征之心也。但周公幸而成。道眞不幸而敗。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然道眞之殁。天動風雷之變。以開金縢之悔。儼然廟食于百世。此又可以見道眞之心。與周公无二軌矣。後世名賢之士。一言不合。卽引身而退。天子留之。輒抗疏論辨。不肯奉命。其勇退之義則善矣。獨奈社稷何。視道眞之與國同休戚。不大有徑庭乎。彼淸行者。雖未知公之心。然以下僚之身。上書于三公。直諫不諱。亦可謂天下之奇士也哉

保元平治之際

儒者有恒言。曰治天下之本。在於脩身齊家。聞者笑曰。

此老生常談耳。古人糟粕耳。孰知常談中有非常之功用。糟粕中有至神之滋味邪。盍亦通觀宇宙而察之。神武帝而下至于　後白河帝。凡一千八百餘年。其間或叛臣擧兵。或梟雄倡亂。或蠻夷侵邊徼。非無騷亂也。然皆在遠鄕僻陬。而京畿晏然。至其動干戈於輦轂之下。則僅以二三數。是以海內淸平。民不知兵革。巍然出漢唐之上。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存焉爾。自保元元年。迄于慶長之初。凡餘四百四十年。騷亂相尋。寰宇悉爲戰場。積骸如山。釁血成川。死者不可以萬億計。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壞焉爾。夫人主之於萬姓。尊卑之分雖異。而疾痛痾痒。莫不相關。譬如一身。然叛臣擧兵蠻夷猾夏。是手足癬疥之疾也。身不脩。家不齊。是心腹癥結之疾也。心腹之疾必發于五臟。不和。然或傷其一或傷其二。猶可以湯藥補之。及五臟全傷。則雖俞跗扁鵲復生。將望顏色而却走。保元之亂。何以異此。　鳥羽帝强使　崇德傳位於太弟。　近衞以致憤怨。而父子之親壞焉。　近衞崩。　鳥羽爲美福門院所蠱。又舍嫡孫重仁立　後白河。而夫婦之別壞焉。　近衞後白河並不讓其兄之子。昆弟相惡。而長幼之序壞焉。三公燮理陰陽。其贊萬機。乃天子之師友。而居其職者。婾嬰洩

泄不能獻可替否。而朋友之信壞焉。八省諸寮。皆所以治天職。致啓沃者。亦徒依違其間。不敢致忠諫。而君臣之義壞焉。有一于此。未或不亂。而五倫之道全壞。國家之元氣日耗。其敗亂四出。癰決疽潰。而不可救。無足怪也。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言上所好。下有甚焉者也。藤原忠實。憎仁厚之忠通。而愛凶險之賴長。平淸盛貪功賞。而殺叔父忠政。源義朝。父子兄弟相戰。遂至弑其父爲義。自是以降。禍亂相接。閱四百餘年之久。天下塗炭極矣。此皆身不脩家不齊之所致。而尚謂之老生

常歎予常輅有言老生者見不正常歎者見不歎世之為人主者能脩身齊家勿以老生常歎忽之則天下治矣。

平重盛

平重盛今古所稱為大賢也。然議之者不少矣。蓋論人與待人不同待人當諒其心而恕其罪論人當責備賢者。以求義理之至當非敢徇俗見而阿古人又非敢好為高論而毀先賢以自傷也故予舉議者之言而折衷焉。議者謂。清盛欲殺頼朝除後患重盛諫止終為頼朝所滅是不智也且不謫諸西陲而放之源家遺澤之地

故一呼而八州皆應。可謂智乎予謂不然彼傑然孤兒何所能為逆料後患而殺之是特姦雄猜忌之事仁者不為也。設使重盛父在世清盛不逞凶虐雖有百頼朝安得濟其事不幸蚤世清盛凶虐益熾頼朝得投釁而興是非頼朝滅平氏平氏自滅耳昔周武王滅殷紂封其子武庚為諸侯武庚挾三叔而叛果如議者之言則武王亦可謂不智乎議者謂清盛無道致族滅之人舉知之矣重盛獨不知耶平氏滅　安徳帝獨能立天下乎重盛宜幽清盛以安社稷宗廟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計不出于此可謂賢乎予謂此乃重盛之所以為賢也昔者衛出公拒其父蒯聵夫子拒父不孝　然衛即祖宗之衛非出公所得而私也蒯聵入則衛亡不入則衛存社稷為重君為輕不以一父易祖宗之國此亦大義所在雖冉有子貢之賢不無疑焉故子貢舉伯夷叔齊之事質之孔子曰古之賢人也夫伯夷叔齊讓國賢則出公據國拒父不可為賢也何則人之為道莫大於君臣父子然君臣義合故君無道則伊尹可以放太甲。霍光可以廢昌邑矣父子天属也故父雖無道宜諭不可以因幽王申生不可以幽献公矣孟子曰瞽瞍殺人皐陶捕之則舜竊負而逃視棄天下若脫弊屣蓋父

子之親。有重於社稷者也。由此觀之平氏雖滅社稷雖亡重盛不可幽其父也決矣故曰乃重盛之所以為賢也。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惆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　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　天子感泣以為至徳固與鬻拳軽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史記載武王觀兵于

孟津以成殷紂是齊東野人之語馬遷採焉陋矣重盛
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議者之言不可廢
也議者謂重盛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存焉則清盛不
敢逞凶虐而社稷安亡焉則凶虐熾而天下亂何遽微
士變之祈死也此則議者之論誠當矣但重盛之意蓋
謂平治之亂義朝父子相戰遂殺之雖曰朝命不孝莫
大焉清盛悖逆不幽 天子不止當是時從父乎從君
乎與生而視此悖逆不如死而不視之為愈也其志亦
可哀矣雖然以大義律之寃不免識者之譏也文天祥
不云乎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

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
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善哉天祥之言人臣事君固
當如是人子事父不當如是乎重盛若能自重忍憂悶
致積誠喩父於道清盛未必不從其言或不從而興兵
犯闕則移臚下之死于清盛戎馬之前事理俱盡無復
可議此之不慮而厭一世之混濁從士變於地下遂至
君臣淪胥以亡惜乎其有大賢之質而未嘗學也

　賴朝上

治亂盛衰之機非一朝而發焉其所從來者遠矣雷霆
之震人聞其轟々然起于天半以為暴發而不知陽氣
久已蓄積于地中乃乘時而出也大山之崩人見暴風
劇雨之震盪以為其所致而不知土壤已朽釁隙欲裂
風雨乃動其機也 王室之衰兵權之移亦已久矣賴
朝特投其機而得之耳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皇朝以
文武為一途有事則 天子親率六軍征之或大臣受
節刀以討之天戈所指莫不摧靡可謂盛矣自釋氏之
說盛行乃以殺為戒凡戰鬪之事委將帥而武威始衰
矣自有遣唐使倣李氏制度禮樂典章文物之美雖備
而文武之官始分矣左右近衛大將即武官之長而任
之者不諳韜畧其討叛亂皆差遣下僚武人不肯親監

臨其弊遂貴文賤武唯以詩歌絃匏蹴鞠相尚此亦襲
漢土風習而武威益衰矣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執凶
器臨危事天下之大難也今公卿峩冠長裾趨蹌于殿
陛之上視武人如奴隷一旦有事則使之蹈湯火冒矢
石犯天下之大難矣及其成功而歸也不過加一階半
級此豈人情所樂也哉平將門之叛平貞盛藤原秀鄉
之功大矣而褒賞不過四位平忠常之叛源賴信討平
之而亦不過四位猶之可也至若賴義父子征陸奧則
前後十餘年百戰而僅克之尤為殊勳竟亦不過四位
衛尉甚者至 朝廷吝賞而將卒不沾一爵其不重武

臣率如此。故保元平治騷亂之餘。平清盛自武臣起位極人臣。而頼朝遂得專兵馬之權。此理勢之所至。非一日之積也。抑頼朝之興。又有所從來矣。其祖頼信以來。三世相繼東征。輒率關左將士。與之同苦樂。施恩信。將士感戴。如父母。故頼朝擧兵。據八州。三浦義繼誘撫揮淚。使子孫致死力事之。其他八州豪傑起。群應之如迅雷一震。百蟲啓戸而出焉。此祖宗遺澤之所淪浹者。亦非一日也。不然頼朝雖智。安得勃興乎旬月之間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人主者觀古今治亂盛衰之理。可以自警矣。

頼朝下

北畠親房有言。人毎歎王室之衰。而歸罪於頼朝。然向微頼朝。則六十州人民將何所底止耶。親房盡忠於王室。而其言如此。蓋審于天下之勢者也。夫勢之所至。如河水東注。滔々汩々。雖神禹不可遏。故隨其勢而導之。鑿竜門。決呂梁。指數百里之地。播爲九河。豈好犯大難。勞數十萬人之力哉。不如是不足以除水害。而天下之民將淪爲魚鼈也。王權之移。勢也。頼朝隨其勢而操持之。上以安社稷。下以綏萬民耳。不然。政出于　朝廷。則河決堤壞。汎濫衝突。天下之民。竟不知所底止也。其功亦大矣哉。自時厥後。騷亂相尋。英雄互興。然皆因其綿蕝而爲之區畫。莫敢問鼎之輕重者。　王室雖微。尚有万世不拔之固。故曰。親房審乎天下之勢者也。且頼朝以流竄之身。倡大義於伊豆。一敗塗地。志氣不少撓。服廣常於一言。開霸府於鎌倉。使義仲入都。而徐制其後。遣諸將討平賊黨。無遺算。其大度雄才。固已有籠絡一世之概矣。及天下甫定。則拔大江廣元於稠人之中。以爲帷幄重臣。其知人亦明矣。蓋驍將猛士。可與摧堅陷陣。而不可與圖大計。何則能圖大計者。非博渉經史通古今治亂成敗之理。不可也。彼廣元者。頗讀書通曉

古今。凡頼朝之所經綸擘畫而立一代之制度者。悉出于其手。此豈後世武將所能辨也哉。然則頼朝更無可議者乎。曰否。昔足利直義謂楠正成曰。佐々木梶原之徒。先登爭功。是匹夫之勇。不足用也。正成曰。佐々木諸士姑置之。且道頼朝鼓士氣。使之不愛軀命。先士卒而力戰。非具將畧者不能也。直義悅。因問頼朝用士之術何如。曰。頼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吾儕王臣。不宜談其謀略。直義大愧。正成之言。非徒折直義。隱衷並可以誅頼朝之心矣。孔子稱管仲之功爲仁。以其一匡天下也。孟子擯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以其尚詐力也。出于忠厚

則後世受其慶出于詐力則子孫受其殃頼朝之功大矣而未免用詐力。故殺子弟戮功臣卒之外戚專權子孫魚肉三世而亡。悲夫。

源義經

凡用兵之法。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爲難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爲難也我整隊伍嚴號令以臨敵。敵々之變化每出於吾意料之外其勝敗未可必韓信以背水勝申砬以背水敗田單以火牛勝邵青以火牛敗馬燧以車戰勝房琯以車戰敗。戰之不可素定而逆料如此。故曰。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爲難正々之旗。堂々之陣龍蛇虎豹變幻百出戰必勝攻必取孫吳韓白諸將皆優爲之而守道秉義之心。不能勝邀賞貪利之意功蓋世而身益危。威震主而不善其終遂賜杜郵之劍受誅於鍾室故曰。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爲難也。今語人曰。我與汝千金汝當爲我仰一盃酖雖三尺童子。掉頭而不肯嗚呼運籌出奇制勝於千里之外。而其智勇三尺童子之不如。不亦大可哀乎。義經之於源右府親爲骨肉。其亦知右府之爲人矣乎。右府外寬而內深阻。每自知用兵之不如義經忌之次骨。況擁精兵數千儼然爲帝都守護是益觸其鱗

甲雖無梶原之讒義經固不得死于牖下也且義經之討平氏。豈獨爲右府竭力。將以報不與戴天之讐也。平氏既滅。平生志願畢矣。若能追子房之辟穀尋范蠡於五湖風蹤雲影莫知其所之則梶原不能容其喙。右府無所用其忌。心迹雙清。功名俱完巍然出于韓白諸將之上孰與夫流離困頓。無托足之地而自斃也。天下之治亂盛衰何常之有。右府死而其子皆不肖北條時政以外戚奪之權天下之忠臣義士。扼腕憤懣。而力莫能制焉。義經於是時自山澤起攘臂一呼群雄雲從。如疾雷擘山而神龍翔紫霄之上區々時政一豎子。誅之易於封豕。然後輔幼主令天下。撫群臣安百姓舉揄之功。與伊周爭光豈不曠世之奇績也哉。嗟乎挾百戰百勝之威。而不能自克其私函首千里爲天下笑何也。

史論上畢

史論下

元弘建武之事

東奧　安積艮齋著編

王室之不振久矣。貞觀而下。政出於外戚。平治以來。權移于武將。至于正治以降則陪臣擅天下之柄。冠屨顛倒。玄黃易位。何皇綱之不張。一至於此也。後鳥羽上皇震怒。欲召兵誅北條氏而不克。三帝蒙塵。其慘有不忍言者。逮後醍醐帝慨然將戮鯨鯢而張皇綱。雖一旦播遷于隱岐。然詔勅之所感動。海內豪俊爭先赴義。卒能殪北條氏。以雪先帝之宿憤。而數百年已移之權。復歸于　王室。可謂英主矣。特惜其紀綱不肅。而竟不能恢鴻業耳。夫國家之有紀綱。猶人身之有筋脉也。筋脉井然。經緯錯綜于五臟六腑百骸之間。而無所結轖。則血氣灌輸。肌膚充盈。毛髮皆有光潤。故明君必以正紀綱爲主。綱以提其要。紀以理其細。凡生殺與奪。黜涉賞罰之類。莫非紀綱所理也。若夫紀綱不正。則賞罰錯亂。以至于亂。帝之播遷于隱岐也。北條氏餘怒未弭。其威暴之烈。如猛爆迅雷之不可遏。而天下之將士奮不顧身。棄妻子。辞墳墓。百戰而殪強虜。將以受茅土之封。傳業利於子孫也。然而天下甫定。帝侈心即生。惟遊宴是耽。其賞與者。蔑擁閫下。而主司者不敢輒班賜。行賄賂者。得重祿。不行者。不獲一級。或與又奪之。或封之東。還移之西。新田氏楠氏中興之元勳也。而與二州。足利氏。乃不及二將也。而與三州。甚則奪赤松則村播摩守護職。而賜之以佐用莊。后妃僧尼歌童舞妓非有汗馬之勞。而皆賜食邑。天下殆無餘地。賞罰錯亂。士解体。是以足利氏攘臂一呼。則天下之士不復問順逆。應之者如影響。而天下復歸于亂矣。然楠氏新田氏並竭力於　王室。而忠臣義士角立于海內。苟委楠氏而經畫之。天下之事尚有可爲者。而帝不聽其言。遂馴致于楠氏殉國。宸輿駐蹕芳山林壑之間。當是時雖有智者。亦莫如之何矣。推究其敗亂之由。無他。以紀綱不肅而已矣。嗚呼。帝以英武之資。投千歲一時之機。殆復丕業於盛世。而竟以紀綱不肅敗。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三歎息焉。

護良親王（良俗訓ヨシト非ナリ）

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後醍醐帝誅北條高時。其策雖出叡斷。亦親王所參決。帝幸南都。賊兵追擊甚急。親王力戰拒之。帝得入笠置。後帝狩隱岐。楠正成據千劍

彼城賊前後百萬之衆圍之。當是時未有一人提戈而
赴援者。親王擧兵於吉野。以敗聲勢。絶賊糧道。海内忠
義之士。聞之響應。皆親王之功也。新田義貞倡大義於
関東。直擣巣窟。而討滅之。元惡授首。群兇就戮者。以受
親王之令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
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
夫親王之功赫々如此。縱使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
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
軌。忌其威名。賂寵姫讒之。皆誣罔之言。 帝不悟。遂幽
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

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
寃。則 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
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人。
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
義。遂爲所魚肉。何耶。史載建武二年。親王謫於鎌倉。尊
氏弟直義。鑿土牢幽之。是秋直義使淵邊義博害之。牢
中幽暗。親王方照燭讀書。見義博。蹶然起曰。汝欲殺
我乎。直進奪刀。義博斫其膝。踣之。將斷其吭。親王縮頸
囓刀。折鋒寸許。即拔副刀。刺心者二。遂斃。義博提頭還
示直義。面如生。懼而棄諸竹林中。侍女南御方索獲之

目未瞑云。嗚呼。親王以堂々 皇朝之聖子。而爲兇竪
子所害。極其慘毒。讀史至此。孰有不髮竪眦裂。欲爲直
義々博之胸。而食其肉者耶。因竊謂。勲勞節義之臣。皆
有褒贈。識朝廷之盛典。國家之美事。當時 帝未察其
寃。故無矜恤。猶可也。及尊氏已叛。親王之寃始白。宜首
加褒贈。而寂然無聞焉。爾後數百年未聞。 朝廷有此
擧。竊以爲闕典。若世有仁賢君子。爲請褒贈。建碑於鎌
倉土牢之址。如湊河楠氏墓。又造直義々博像。縲之蹲
其前。如岳飛廟置秦檜萬俟卨像。則可以少慰親王於
九原。而快萬世之人心矣。此亦昭代之盛擧。我將且暮

遇之矣。

北畠親房上

吾 邦上古文武一途。自皇子以至公卿。入則翼贊鴻
猷。綜理機務。出則建旌擁兵。平盪叛亂。才與德並茂。文
武惟其所用也。中世文武之途始分。近衛大將中將之
職。雖設而宿衛寡弱。名存實亡。加之以泰平日久。風俗
柔婉。如婦女子。然昔梁朝士太夫。莪冠高履。莫能乘馬。
者。建康令王復見馬嘶歕。大駭曰。虎也。誰謂之馬耶。侯
景之亂。百官皆束手受戮。吾 邦搢紳殆類之矣。然惟
非不能也。特不習焉耳。當 後醍醐帝蒙塵。公卿相從

下騷亂之中耳孺目熟皆兵甲戰鬪殺傷之事故能通武畧若藤原隆資藤原實世之徒足爲一方干城而親房尤傑出者矣親房偕其子顯信奉義良親王往鎭奧羽海上遇颶風舟揖四散與親王相失漂至常陸依小田治久招輯東北兵士高師冬率大衆來攻親房擊敗之後治久以城降乎賊親房走保関城當是時関東八州皆皈足利氏其屬　王室者不過數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々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賊兵日益盛因貽書於結城親朝乞援親朝已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强冠屹爲　南朝元老先賢稱爲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詞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晋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下可覦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　王室揭皇統於湮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叅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爲得春秋遺意若親房者謂之文武之良相親爲不然耶。

北畠親房下

道也者原乎天而具乎人非聖人造之也特教之爾矣天生五穀邃古穴居野處飮血茹毛之人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稻也宜下隰是麥也宜高原是黍與稷也宜衍沃然後人知其爲稻爲麥爲黍稷而耕耘播種之法始立矣三綱五常天命之人受之而倥侗顓蒙之民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孝也是忠也是仁與義也如是則得其性不如是則失其性而後人知其爲孝爲忠爲仁義而講學之法始立矣然則圜顱而橫目者莫不有道也奚獨至於吾　國而無道乎哉鴻荒之世典籍不傳其道不可得而詳焉果有道則神聖所教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曷嘗有二乎哉北畠親房有曰上古神聖　天照皇以三神器傳諸皇孫神鏡也者象正直者也神璽也者象仁慈者也神劍也者象決斷者也此言蓋有所受之也仲尼稱乾之德曰其動也直稱坤之德曰直方大稱人之德曰生也直々也者合三才而一焉者也仲尼贊易曰顯諸仁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洙泗所教魯典所陳皆仁也仁也者盡人之道而參天地者也仲尼舉三達德而勇居一焉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剛勇云剛云決斷是也正直以爲幹仁慈以發之決斷以行之三才之道備矣聖人之事畢矣三器之訓鄒

魯之教。如合符節。何則道也者。原於天具乎人。未曾有東西彼此之異。故斯心同也。斯道同也。神徃聖遠。斯道不明。異端邪説。得投其間而肆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胥々亂矣。豺狼塞道。鸞鳳潛竄。正成之仁焉而死。義貞之忠焉而死。顕家長年之勇焉而死。堂々天子。削迹于京師。駐蹕于吉野。雖有親房。不能善其後矣。豈神祇不靈歟。世益下而人爲鬼魅歟。其無乃神靈之道不明。而邪説有以害之也歟。安得起親房於九原而商搉之。

新田義貞

好利。人之恒情也。苟不好利而惟義之從者。千百人蓋一人而已矣。利莫大於得天下。蘇張之所辯。良平之所謀。劉項之所百戰而爭。皆此物也。苟不以天下爲利。而惟義之從者。千萬人蓋一人而已矣。彼義貞者。獨非人乎。何其不好利而好義之甚也。當 朝廷紀綱不脩。武人思亂。時義貞一搖足。則天下不歸尊氏。而歸義貞矣。然不以利易節。保護天子於艱難之間。誓不與賊並存。雖屢敗而志氣不撓。以圖恢復。既而 帝爲尊氏所欺。不敢與義貞議。竊講和入京師。令之赴越前。其負心亦甚矣。而無幾微憤怨之色。擁 親王入越前。日夜竭力於兵事。欲以取日於虞淵。其盛族臣僕。皆致死力相從。不幸時不利。先後殉國。莫肯一人降賊者。其忠誠義烈。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維持萬世之綱常。較之貪一時之富貴。而遺臭於千歳者。奚翅天淵之相懸哉。夫義貞之大節。赫々如此。雖有小失。竟不可以累之。故修史者。於傳中不載其失。爲賢者諱。極得春秋微旨。予則責備賢者曰。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投天下之機會。機會難得而易失。尊氏大敗。奔西州也。賊膽爲之奪氣。當是時。卷甲而追之。可一皷而擒。此 王室中興之機會。其投不投。間不容髪。楠氏有見於此。故勸義貞西討。

義貞顧妮一婦人。遂失之。由是尊氏凶餘復熾。勢如破竹。楠氏諸將皆死。而天下之事去矣。嚮爲身死。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嚮爲得天下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無乃失其本心乎。莊周云。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夫恒人妮衽席。不過殺其身。今殺數十萬忠臣義士於衽席之上。不亦大可哀耶。語云。千仭之堤。潰于蟻穴。又云。人不躓于泰山。而躓于蟻垤。千古英雄。以此誤機事者。不可更僕數。嗚呼。予獨爲義貞道乎哉。

藤原藤房

曩予偕門人小玉伯宣。浴伊豆熱海溫泉。浴後步屨村中。有古刹焉。曰溫泉寺。南臨滄海。雲濤萬里。遠帆浮鷗。明滅夕陽之間。孤島蟠踞。儼如蓬壺。浩然有遺世之懷。住持僧延予晤語。指庭中老松曰。是開山祖拔翁所手植也。拔翁即中納言藤房。掛冠後潛入伊豆。創此寺居焉。而世終莫之知也。予感歎久之。而返則夜已二更矣。海氣淒然。不能寐。因與伯宣論元弘人物曰。南朝雖多文武忠勇之臣。而可托天下之大事者。藤房也。正成也。親房也。之三人者。出處不同。世成疑之。然其不同者

迹也。其同者心也。善觀人者。不於迹而於心焉。夫藤房以文臣事後醍醐帝。相從于播越顚沛之間。至三日絕粮。遂以此爲兇勢所竄逐。及帝誅鯨鯢。復宸極。而不思其舊功。禮接無所加焉。然不敢觖望。益致蹇蹇之忠。嘉言讜論。知無不言。而帝弗聽。賞罰錯亂。武人皆抱憤怨。藤房知天下將復亂。因天馬之事。極諫時政欠失。帝大不悅。去之可也。雖則去矣。未嘗不顧其君之悔悟。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咈乎天理之公。可謂仁矣。正成以武臣。受知遇。擁孤城。破勁敵。取日於虞淵。而救賊復職。正成屢進奇計。爲佞臣所沮。然弗用死之可也。雖則死矣。猶貽謀於子孫。竭忠貞於王室。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咈乎天理之公。亦可謂仁矣。親房以文武長才。承優遇於後村上帝。言聽策行。位又匹準三宮。固無可去之義。但時機已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然致股肱之力。鞠躬盡瘁。至死不渝。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咈乎天理之公。亦可不謂仁乎。之三人者。其迹不同。而各自靖獻于先王。則其心曷嘗有異乎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於南朝君子亦云。伯宣以爲知言。距今僅十年。伯宣已化爲異物。而予亦髮種

種矣。意者藤公遺愛之松。獨鬱如也。

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鋭。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已亡。帝論功頒賞。以尊氏爲第一。爲三州守護。實爲過賞矣。而猶抱觖望之心。戢翼匿爪。偵伺時釁。讒良

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姬横加譖構帝不察捕親
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
自稱征夷大將軍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
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
成飛揚跋扈之心滋甚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
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鬩 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
言自遁入寺截髻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諭
又陽爲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擧兵犯闕爲
王師所敗蒼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狀蹶復熾然恐
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 廢帝之敕以壯士氣是非特

愚九州將士並愚 廢帝也 王師不競駐蹕于叡山
乃詐乞降回鑾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 帝也其他
天下將士皆爲其所愚弄獨此然與之相抗而不受籠
絡者楠氏新田氏而止耳名和氏菊池氏而止耳世謂
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
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其五里霧中而
不自悟術亦狡矣然則尊氏愚人之術何如曰利者人
之所欲也苟非忠義出乎天性者孰肯輕棄利而爭就
害哉當是時 帝怠政事惟婦言是用賞罰錯亂除
中興勳臣之外排抑武弁將門士類降爲編氓憤怨思

亂者盈海內矣尊氏察時勢以爲天下之土地人民非
吾有也城池兵甲非吾有也名位爵秩金帛寶貨非吾
有也夫非吾有而與諸人以得天下則天下之土地人
民甲兵貨財將捨我而安往於是視貨財如瓦礫穢土
地人民如草芥擧以誑誘一世之將士將士喜其利也
躍然相率歸之如魚赴淵獸走壙況 帝復驅而叢之
此其所以愚天下籠絡之也雖然我以利誘之彼亦以
利應之有利則就無利則去故直義弟也而叛之直冬
子也而叛之高師直足利高經腹心也而叛之山名氏
清仁木義長爪牙也而叛之其他將士忽服忽叛紛如

亂絲終其身不能混南北戡驟擾其餘毒延及子孫雖
閱十三世而叛亂相尋遂無寧歲以迄于亡是以聖人
之得天下以誠不以詐以義不以利國祚綿延維持鞏
固數百年之久而無一旦土崩之憂正爲此也彼尊氏
者何足以語之

足利義滿上

足利氏以詭謀奪天下是逆取之甚者其子孫尤不可
不順守焉且天下之基業雖由其祖創之而定一代之
制度致國祚於長久則適在三四世之際周武王討殷
紂定天下至于成康而禮樂乃興焉漢高祖平秦亂開

帝業至于文景而德澤始遍矣。尊氏之取天下固不得比周與漢而義滿之承統則適當成康文景之際寧可不爲百世鞏固不拔之大計耶。義滿以雄畧和南北誅叛臣細川山名仁木大内諸將雄跨于一世而不可制者皆既剗鋤而列侯脅息不敢出聲氣。當是時義滿能正一代之制度馭群臣以禮鎭諸侯以義使其兵揃潛移黙奪而無跋扈飛揚之患。則子孫之禍未必如此其慘烈也。義滿定幕府官制斯波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夫管領者執政之職也。擇賢才宜莫大於此彼三氏者皆勲舊貴戚。其所領連數州兵力精強。知之

以牢執之權是傳虎翼也。苟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必專權弄威福視人主如弁髦不亦太危乎。往時源右府以外戚時政爲執政天下之權終歸之。然義滿蓋謂頼朝任一人故權皈之我。今三氏更掌之必無患焉。殊不知不擇賢才而唯三氏之任。是生三虎也。況使其管轄數十州之諸侯。是委虎以肉也。故應仁之亂自管領起而諸侯分黨相援。數十萬之兵蹦藉于闕下。禍亂之烈振古所未有。豈非大臣專權之患耶。漢光武定天下大饗功臣將士增封更邑。然不敢任以政事。唯鄧禹李通賈復與三公參議國家大事。故功臣皆保其祿爵使義滿有見于此吾知其能正官制而無大臣專權之患也。尊氏急於取天下不惜土地人民以餌諸將待之如驕子。故諸將挾土地兵甲之力視君如同列少不如意卽圜視而起。然彼豈不欲子孫之榮久哉。善駕馭之孰有不收手而服從者。賈誼憂諸侯強大說文帝以分封其子弟。帝不從遂有七國之亂。後主父偃以此說武帝。始分封子弟而諸侯衰矣。宋太祖懲藩鎭之弊與趙普議收兵權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義滿知之則處之必有其道矣。　南朝正統所在玄黃相戰五十餘年幸而講和苟不負其誓則兩宮相輯睦而　南朝諸將必懷憤

叛之憂矣。且　南朝忠臣義士裂首決腦殉社稷之難者多矣。其子孫茹艱苦飲泣血竭死力於　王室是亦大可嘉賞者。若能旌其忠節恤其孤寡結以恩信彼亦必知理勢不可抗相率以服從而天下帖然矣。凡此者當時之要務。天下大計所係而義滿曾不之察喜虛文而不求實功尚豪華而不顧禮分要高爵僭乘輿攀花鄒金閣通使於明受其封號此猶紈袴子弟鮮衣華服盛其騶從以自誇耀于閭里之間眉間栩々有得色不知自君子觀之大可鄙也。其識見如此。故當正制度闕太平之秋而不能爲子孫定大計卒之一再傳而天下

大亂矣不亦可慨之甚哉

足利義滿下

夫定天下之大計者心辨天下之大勢何謂大勢建都是也建都者國祚脩短之所係風俗美惡之所由治亂興廢之所關故賢主尤致意焉周文王都于豐武王都于鎬並在雍州之境及平王東遷于洛陽而周室不復振矣漢高祖初居于洛陽聞婁敬之策即日駕而遂于長安可謂能辨大勢矣宋藝祖沿五代之舊都于汴然其志欲遷于長安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秦王光美諫止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後果有靖康之

變魏孝文帝去平壤遷于洛陽群臣或諫不從元魏之勢由是衰矣天下猶器也置之安處則久存置之危地則不久而壞況所置已危又玩撫之震撼之其有不速壞乎今夫鎌倉乃吾　邦之長安也負山帶海土壤衍沃士馬精強天下莫能尚焉往時頼朝建覇府北條氏襲其舊而尊氏亦嘗創基業焉然則足利氏所都莫鎌倉若也尊氏何不遵頼朝故事身居鎌倉建府於室野遣有司護京師以定百世不拔之大計乎然是時南帝駐驛於吉野互相交兵勢不得不居京師迨于義滿混南北定海內也無復　王師之憂若能遷覇府於

鎌倉以八州爲巢窟以奧羽爲羽翼以駿遠甲信爲肌膂無事則可以鎮京師而朝諸侯有事則可以西面而鞭撻之非百世不拔之大計也歟自頼朝執權天下之大勢業已劃一大鴻溝矣固不可以京師之風治武人也決矣京師建都已數百年風俗日益以華靡人情日益以優柔且其地形類洛陽四戰之區足利氏不察而奠覇府焉故爲京紳風習所帆轉驕奢僭擬職此之由武毅英悍之氣亦易銷鑠也鎮鎌倉則不然頼朝之遺風餘烈猶有存者士皆相尚以勇悍相競以弓馬隱然有牢制天下之勢矣惜乎義滿慮不及此仍置義詮于

鎌倉而其子孫皆恃富強抱覬覦之心至於持氏遂分裂不可收而室町亦已壞亂矣

細川頼之

爲君之難莫難於知人有才不足而節有餘有節不足而才有餘捨其短取其長器而使之天下無棄人獨至於托幼孤寄國政則非絶倫之才不可奪之節兼資而俱備者不可也三代以下惟漢武帝蜀昭烈知人能任故身沒而社稷安若唐宗太托孤非其人遂啓武氏之禍知人其不難乎足利義詮非有雄傑之姿曠世之智顧能擢頼之爲管領托以義滿其知人之明視武帝昭

烈不多讓焉。賴之果不負顧託擁幼主於南北騷擾之際理政教脩禮義重名節。砥廉恥梟將悍卒莫敢枝梧。士風爲之一變。尤可奇也。何則尊氏以叛逆爭天下。南北分裂互尋干戈士之守忠義重名節者屬于南。桀黠嗜利無廉恥者屬于北。尊氏又啗之以利豢養如驕子。是以將士悖慢不恭無上下之別。禮義大壞廉恥掃地。振古未有如是之甚也。賴之欲違變其風如以一簣障江流。而執政未久風習頓革者。其才力氣節有以鎮壓之也。當是時玄黄相戰殆五十年矣。南朝忠臣義士。横屍暴骸於草野者相枕藉。而子孫繼其志。奮赤手張

空拳以當百萬日滋之師。視死如飴。賴之以爲吾力雖足以殲南軍。遷神器而名分不正。忠臣孝子之心亦可憫矣。因奏請成和。　南朝不聽。賴之不以介意。不敢復加兵者數年。其通於國体明于天下之大計如此。且諸將狃於豢養如豺狼之不可羈。地大兵強有跋扈飛揚之志。賴之先修禮義。欲以漸除之。不幸爲讒人所搆。義滿不顧乃父之訓。怒逐之。弟業氏亂。擧兵圖廢立賴之不許恬然上道。退居於阿波。若將終身焉。後義滿感悟復召爲管領。則起應命。山名氏清之叛。與義滿決策。一戰而誅滅之。以除大患。其出處進退之際。能剛能柔。專

爲社稷盡忠誠。曾不挾震主之威而營其私。非有絶人之才。不可奪之節。安能至此哉。吾嘗通考足利十三世之間。諸將驕恣少不如意。輙圖視而起。甚至行弑逆擅廢立。其能守名節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心者。惟賴之一人。可不謂賢乎哉。義詮知而任之。其明亦不慚於漢武蜀烈焉。或曰任賴之者基氏薦之也。

足利義政

足利義政好奢侈。嬖群小征賦什倍前代。天下凋弊。近江士八熊谷某好學。窃上書幕府。極論時政。義政怒奪其邑。逐之。予謂天下將亂。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立

朝廷者皆幺麼斗筲之徒。俛首承睫。阿諛洪恣。惟固寵持祿之是務。是以奢侈益長而不知諫之。紀綱益壞而不知正之。乾象變于上。人心叛于下。而不知爲其戒。天下之勢駸々焉如弊船之陷于深淵。而不知爲之防。遂至敗亂四出不可振。世稱人主之庸愚者必稱桓靈。然桓靈之世。猶有忠烈慷慨之士。群起于其下。砥礪名節抗論時事。侃々不少回避。雖斷首聯頸就葅醢之誅。而正氣直詞震撼宇宙。足以振起天下忠義之心矣。是猶有可稱者。至于義政則闔朝皆斗筲小人。佞媚成風。莫肯一人致直諫。是以益耽驕奢樂宴游。冗費不貲。熬天

下之脂膏。推生民之骨髓。以填溪壑無厭之慾。禍亂將起。而上下同惡。恬不自省。不及桓靈之朝遠矣。當是時。有一人焉。悼天下之將乱。恐生民之塗炭。上書論時政。所謂啾々百凡鳥。獨見孤鳳皇者。尤可歎奇焉。且其人不出于朝廷百僚之上。而出于草茅布衣之中。義政宜加崇褒。以立從其言。而赫然震怒。奪田宅。逐之。在廷諸臣。袖手不敢救止。可謂朝有人乎。仲尼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必有其政事不足服人心者。政事誠善。人心誠服。孰肯議之者。故先王開四門。建聽謗木。諫鼓。以達下情。惴々然惟恐其過之不聞。此其所

以民情通。而天下治也。堀秀政移封于越前。有人書其闕政二十餘條。揭于通衢者。有司見之大怒。以示秀政曰。下侮上。誹謗政事。罪莫大焉。請亟搜索以致顯戮。秀政取而視之。默然良久。俄起盥漱整衣。再持而捧之曰。是天使民言也。乃會諸有司。覈其所言。凡政事之不便者。悉改之。一國大悅。天下稱爲名賢。嚮使義政從諫改過。如秀政之用心。則天下奚患不治。國祚奚患不永。而士民奚患不安也哉。

北條氏康

北條長氏奮赤手。取豆相二州。氏綱氏康亦皆一時名將。遂畧定八州。何北條氏之多賢子孫也。或曰。上杉謙信攻小田原。氏康嬰城不肯出戰。後武田信玄圍小田原。亦然。其畏甲越如虎。則名將亦怯乎。曰。此乃所以爲名將也。軍志曰。知難而退。氏康固知甲越之不可抗。與其終不能拔。故堅壁清野。以老之。及其惰歸。而出輕騎躡之。奪其輜重。是不戰而屈人兵。能以怯勝者也。非名將而能之乎。當兩上杉與足利晴朝大擧圍川越。時氏康提兵八千援之。大敗八萬之衆。名震關東八州。豪傑悉降。蓋其以寡兵當大敵。決然不疑者。固已知兩杉諸將之易與。故聚之川越。一擧取之。如探囊中物。是能以

勇勝者也。昔者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於渭水。亮屢挑戰。懿堅壁不肯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服。其麾下皆以爲怯。既而亮死。蜀師退。此亦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懿之討孟達也。六隊並進。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是兵法之所甚忌。而遂拔堅城。斬孟達。是豈眞怯者也哉。梁韋叡禦魏師於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議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魏軍乃退。夫審彼我之勢。知强弱之情。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因時變化。不拘故迹。岳飛所謂運用之妙。存于一心者。當於是焉觀之矣。氏康頗通韜畧。故

能怯。能勇。非有全勝之策不動。非名將其孰能之。若武田勝賴。知勇而不知怯。知進而不知退。長篠之役。愎諫自用。一敗不復振矣。予特表而出之。以爲世之專勇者鑑焉。

北條氏政上

明主之治國。擇忠良而任之。其立制定法。必以經常簡易爲要。經常則易守。簡易則易從。故民安而國治。及其衰也。職不得其人。法令繁多。文簿塡委。勾稽期會。不勝其煩。是以吏愈多。而事愈亂。向者一人理之而有餘。今則數人理之而不足。向者一日治之而有餘。今則數日

治之而不足。簿領之叢脞。訟獄之冤滯。廩稍之冗費。苞苴之交通。莫不此之由也。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豈不信然哉。北條氏親。以羈孤窮悴之身。披荊棘。立基業。法令簡易。士民悅服。氏綱氏康。承其緒。遂龕定八州。迄于氏政。不思祖先篳路藍縷之勞。妄自尊大。好奢靡。近小人。氏親之業衰矣。時有浮圖。通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問之曰。三五十年前榜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三倍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不亡何待。由是觀之。氏政之亡。不在于豐公東征之日。而在于政令煩多之日矣。而氏政不知。耽宴遊。喜聲色。譬猶臥于積薪之上。而不知火氣燄燄已發于其下也。諺曰。旁觀者知。當局者迷。人之智不必相遠也。惟爲私意之所錮。利欲之所蔽。遂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徒恃威力之猛。法令之密。而不知經常簡易之爲可貴。是以傫然行腳僧。猶一見知其亡矣。雄畧不世出之豐公。固知其亡久矣。故斷然用兵而不疑。不亦宜乎。

北條氏政下

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爲將者不可不察也。予觀氏政之用兵。與此語相背馳。能無亡乎。豐臣氏之遣使

趣其入覲也。趑趄不果。反請沼田。太閤偉畧。固已籌之熟矣。然勉強副其意。氏政猶不入朝。顧出不遜語。於是太閤用兵之意決矣。親率精兵二十五萬。征小田原。氏政不敢西嚮發一箭。僅遣氏勝諸將。守山中。已則擁兵數萬。守孤城。坐待大敵。何也。氏政蓋謂往年上杉謙信提十萬之兵。攻小田原。乃父守城不出戰。遂解圍去。後武田信玄入小田原。亦然。我家已有成法。西師曠日持久。必師老糧竭而歸。我可得志矣。甚矣。不知彼己之勢也。氏康智勇絕人。知甲越二主不能拔。故堅壁老之。今氏政才不及乃父。豐太閤雄畧偉度。又非甲越所及。而

麾下名將。一時之選。氏政顧欲比之平氏富士川之
役。愚矣。毛利氏土地兵馬之強。過北條氏。而輔之以二
川之雋。然知太閤可覇天下。不乘其危。而返與之和。此
神解孫子者。氏政此之不師。徒守故轍。何異於馬服君
子讀父書而敗死哉。予爲氏政籌之者。初太閤徼其入
覲。即束裝上道。推誠求哀。保祖宗舊業上策也。不然則
捨八州諸城。悉聚于小田原。可得兵八萬。斂金帛饗將
士。慷慨流涕。示以必死。一軍自函根下。一軍自韮山出。
大戰于富士山下。決贏輸於一時。是所謂致之死地而
後生。或可以徼倖万一。即敗死亦不失國君死社稷之

義中策也。擁大兵。擾孤城。坐待敗亡。是爲下策矣。昔新
田義貞率大軍攻鎌倉。尊氏親督將士。下函根而戰。大
敗之。毛利氏之殲陶全姜於嚴島。織田氏之殪今川義
元於桶峽。此皆氏政所宜師也。氏政既不出於上策。又
不出于中策。顧以下策爲得計。其亡無足惟者。雖然守
孤城。禦二十萬之衆者半歲。太閤終不能得一首級。僅
以詭計降之。蓋非氏政之力。乃麾下將士捍禦所致。亦
可以想見八州英武之風矣。獨八州將士。曾無一人爲
氏政畫此策者何也。或曰。北條氏規嘗言之矣。

織田氏

名教之不明久矣。足利氏以逆奪天下。遺德餘習。淪人
心髓。亂臣賊子。接迹於海內。先王之善政美俗。蕩然
掃地。而盡矣。於是天下大亂。英雄割據相爭者。凡三十
餘名。獨天降大任於織田氏。使之定數百年之騷乱。其
輔將軍尊天子。焚叡山。屠長島。平諸州。討兇逆。勲業赫
烈。可謂曠世英主矣。然而其知審於利害。而不察於名
敎。賞罰失當者不少。豈不惜哉。松永久秀事三好。則弑
三好。事義輝則弑義輝。罪不容誅。乃其勢窮而降也。宜
戮之以正弑君之罪。明名教於天下。而非唯不加戮。反
與郡邑。是賞不忠也。明智光秀質其母謗殺丹波國主

秦秀治。激人大怒。磔殺其母。非光秀自殺之也。一間耳。
尤宜正其罪。以明大義。乃置而不問。賜以丹波。是賞不
孝也。且光秀忍于母。能无忍于君乎。然則本能寺之變。
非光秀弑織田氏也。織田氏自致弑也。或曰。天下潰亂。
既數百年。唯知攻城野戰之功。求利而已。曷嘗知仁義
禮樂爲何物哉。子舉聖人之道論之。猶奏韶簫於鷄鶋
之側。被狙猴以三代之衣冠。彼不駭然怒。則啞然笑。甚
哉子之迂也。余曰。道之在人心。万古一日。不以堯舜而
加焉。不以桀紂而損焉。戰國之士。果无此心。皆化爲鬼
魅也。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出於戰國之間者。班々史籍。

亦足見民彝秉則之不可泯矣。織田氏英主，豈无仁義之心哉。其征北畠具教也，拓植某弑具教以降織田氏，讓之曰：汝爲人臣弑其君以降，不可赦也。斬以徇。此其正大光明，足以扶植方古之綱常矣。然而不誅久秀與光秀者，乃爲利害所錮也。他日嫉二人太甚，屢加之楚撻之如仇讎。蓋雖一時爲利害容忍之，竟有不慊焉者。其心之不可昧亦可見矣。向使織田氏不爲利害錮其心，而捕二人誅之，非唯明名教於天下，抑免弑逆之禍也。惜夫。

豐臣秀吉上

霸天下者，非必有攻取戰勝之勇也，非必有運籌出奇不窮之智也，要在於攬群雄之心而已矣。苟攬群雄之心而發蹤指示，使其當勍敵陷堅陣，天下不足平也。若恃我智勇與群雄競勝敗於戰鬪之間，群雄皆爲吾敵，天下將何時而定耶。然則攬群雄之心，何爲而可。土地金帛可以攬之乎。高位重爵可以攬之乎。曰：不可。夫徒以土地金帛高位重爵爲餌，吾餌有限，而群雄之心無限。以有限供無限，如沃焦釜灌漏卮，擧天下不足給之。且以此爲餌，是所以待鄙夫纖人，而非所以待群雄也。士固有得千金之利而不喜，而能殺身於一言之下者。

何則有信義焉以感之也。故信義之所感，不須土地金帛而喜，不與高位重爵而服，既喜且服，驩然以我爲可仗而不可叛，然後隨其有功而賞之以土地金帛，寵之以高位重爵，彼益喜而愈服。此馭群雄之道也。豐臣秀吉嘗說美濃大澤某降之織田氏，疑其詐，欲殺之，苦諫不聽。乃退告大澤使亡去，而以身當其怒。美濃豪傑聞之，皆爭屬豐臣氏，而雲蒸之勢自茲始矣。其與毛利氏相持，京師變起，秀吉不秘，即告以實，而毛利氏和立成。歲逆于平北陸，上杉氏未服，秀吉從十餘騎直入越後，而上杉氏約忽成矣。夫毛利上杉蟠據十餘州，帶甲數萬，士馬精強，非竭數年之力不易服，而太閤定之立談之頃，何其壯也。其征小田原，會諸將，指地圖部署，眞田昌幸在末座，秀吉進之曰：吾以汝爲山道先鋒。昌幸退而謂人曰：殿下一言，榮於百萬石矣。蓋是時天下久罹騷亂，人情危險，雖有父，安知不覓，雖有兄，安知不狼俔々然，惟恐其叛而噬我也。況乎敵國外患，相欺以詭譎，相擠以機穽，而秀吉獨披肝胆示信義，或暴白大事於勍敵，或挺身入悍獷不測之地，此其所以鼓舞籠罩天下之羣雄，而定大亂於數年之間者也。雖然秀吉信義乃霸者之機權，假焉而營其私，與聖賢作爲迥然不侔

嗟夫此秀吉之所以為秀吉也歟。

豐臣秀吉下

天正十三年豐臣氏歳入二百萬石。府庫稱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乃分金五千枚銀三万枚於諸將十七年復分金銀各三十六万五千兩于文武百官予謂豐臣氏此舉可謂英雄之度也。昔者董卓貯財於郿塢而敗亡。德宗豐瓊林大盈之積而出走。聞太閤之風可以愧死矣。特豈不領於所當領而領于所不當領何則諸將有封國文武百官有秩祿。乃優與之而天下無告之民反不沾一金是繼富不周急何與聖人之言相反也

豐臣氏起自人奴。諤々然恐諸將之卑其寒族而叛已也。故不倹土地以啗之。又屢為駭世絕俗非常之舉以震動天下之視聽。欲使其畏服而不肯叛焉而不知民之可重甚於諸將也。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千古奇論。亦千古確言。雖聖人不能易矣。蓋孟子之時。天下大亂。人主惟知屠城畧地之為利。而不知斯民之重。故孟子以此激發當世而至理亦不外乎此矣。吾邦元弘建武以降。四海悉化為戰場。至足利氏季世壞亂極矣。英雄割據者三十餘名。視孟子七雄之時。更有甚焉者。男子終歳不釋耒耜而不足供兵糧。女子窮年不下機杼而不足充征衣。加之以漕輓之勞徭役之煩。其凋[illegible]亦甚矣。且

王室租税之制。大約二十而取一。及鎌倉置守護。於正税之外每段取粮五斗。織田氏六民而四公。豐臣氏縮畝數廣税額。以有課役賦調地子錢之類。不翅什倍於

王室。奈之何其不窮且[illegible]也。然無赤眉黃巾闖賊之禍者。封建之勢已成。守護地頭皆武人。提干戈據城壘。故勢不得起也。勢不得起而憤怨慘戚無聊之心則有之矣。況無告之民。倀々乎無所哀顚[illegible]俯[illegible]而為溝壑之鬼者。不知有幾千萬也。為人主者。詎可不惻然動心思其所以救之之道邪。

王室之隆。免一年半歳之租者。史不絕書。鎌倉以還。惟聞增賦加税。未聞能蠲半歳之租也。豈或有之。而史不書歟。抑軍國多費用。雖有賢君明主。勢不能免租税歟。當是時。豐臣氏以其頒于諸將百官者。頒賜於天下民。悅之如大旱之得雨。仰之如赤子之於慈母。其遺澤流慶于子孫。宜何如哉。百官諸將。雖不受其賜。亦莫不手額相慶曰。天下不世出之仁主。又何怨叛之足憂哉。雖然豐臣氏此舉。可偶為之。而不可常也。聖人之政則不然。曰惠而不費。

史論下畢

明治十三年一月六日飜刻御届
仝　十三年三月出版

著者　故人　安積艮齋

飜刻　東京府士族　田中菊雄

出版人　東京府管下伊豆國附大島泉津村

賴襄著

新策

大阪府伊丹屋善兵衛舊刻本

據大阪府伊丹屋善兵衛舊刻本影印

刻新策序

余舊藏山陽先生新策謄本。時樂讀之。頃見一活字本。間有繆誤。乃欲校正以刻于家。請之先生令子士剛子春工君。二君曰。是先人少時所著。係未定書。後刪定爲通議廿八篇。不復留此本于家。其爲僞猶可知矣。子何以刻。余曰。然。先生晩年文益精。識益確。固不待言。而此篇明言快論。一讀聳人。人先讀此後及通議。以見其文與識之所變且定。亦未必無裨於學者。況既有濫版行世。不行則止。行而有繆。二君其無意於校訂乎。二君頷之。乃得其可校付之剞劂。刻成。因謹識其由於簡首。

安政二年乙卯秋七月

後學杉本貞健

墨隠大木韶書

新策例言

賈生曰新書陸生曰新語謂之新者謂其一人創意之私言非天下素行之公議也今亦以新名書乃是意爾然新書新語今也已爲通行之名莫以自別焉故曰新策策書策簡策之策非策略籌策之策也或曰書内多論載國事則以爲史策之策如何吾對曰要之三義吾隨人人所取應之

六略論本朝制度之沿革綜其槩略自便觀省但屢時乏書率出諸臆爾後稍稍得故典籍考之其無大舛謬者皆因其舊不復更竄

六議之首總議一篇十七歲時所作文体晦澀特以其足括餘議故弁其首

二十三論蓋試擬彼場屋体以泛論古今者非敢爲出位之言也其詳既於其部首

新策例言畢

新策總目

頼襄 子成著

畢

新策　目　〇三　賴氏正本

新策卷之一

安藝　賴襄　子成著

六略上

（一）輿地略

皇和之邦。處于大海之心。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其形如磬折。故其地脉起于中。而左右降。中最隆。東北亞之。西南最纖。皇化興西南而漸東北。故邃古能西服海外之朝鮮渤海諸蕃。而東北則連山斜限之。連山以往。奔之毛夷。景行天皇使皇子日本武尊踰連山而東征而關之。成務天皇隔山河而分

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横。凡爲國百有四十四。爾後相繼竟有四裔。而至文武天皇。因山海形勢。分爲六十六國。曰山跡。山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合稱畿內。畿內之地。拖于尾西北海中。其南濱得國七。曰播磨。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合稱山陽道。其北濱得國八。曰丹後。丹波。但馬。因幡。美作。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合稱山陰道。山陰一曰景背。山陽一曰景面。景日景也。山跡之南得國一。曰紀伊。紀伊之西北海中得國一。曰淡路。其西南得國四。曰阿波。讃岐。土佐。伊豫。合稱南海道。南海之西

山陽之西南海中得國九。曰豊前。豊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合稱西海道。日向爲神武天皇所興。興日向而都山跡。仁德都攝津。天智都近江。元明都山跡之平城。五帝因之。其它遷徙無常。而不出山跡也。至桓武天皇。乃定都山背。自山背之背越北海而東北上。得國七。曰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佐渡。越後。合稱北陸道。自山跡緣南海而東上。得國十五。曰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伊豆。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常陸。合稱東海道。南海北海之間得國八。曰近江。美濃。飛彈。信濃。上毛。下毛。

陸奥。出羽。合稱東山道。東山謂其多山也。而其信濃與東海之甲斐。爲所謂連山斜限者。賴襄曰。余生畿內。居山陽。長游東海。還至東山之信濃。然後知地脉之起在此也。乃測而揣之。其起而左降者。爲上毛。上毛之脉。蔓陸奥出羽而東北。伏而復起。至毛人而極矣。起而右降者。爲美濃。美濃之脉。分爲二。其一經越前若狹。蜿蜒千里。伏而復起。至薩摩大隅琉球而極矣。其右爲山陰。其左爲山陽。其一經山跡。伏而復起。至伊豫土佐而極矣。故東面一頭二尾。皆有脊梁骨。而左右裔漸渝。脊梁骨之散脉出沒者。皆爲山水之發

于深骨中。而左右注海者。皆爲河。兩喬之稍廣者。皆爲土田。如關左八州及陸奧。出羽。參河。尾張。其最廣者也。山之截者爲關。兩喬之彎。而水注焉者。爲津。爲城邑。如淀川之注攝津。利根川之注銚子口。岐蘇河之注桑名港。筑後河之注天草港。其最大者也。東西行旅。皆緣兩喬。而濟之以舟船。其道于深骨中者。獨東山道。故一曰中山道。南北遭運。由于河。東西之運由于海。而往來聚散于其四偶。是立國之大勢也。桓武之都山城。此山背山河襟帶。自然成城。其改曰山城之國。其都曰平安。東曰左京。西曰右京。各領三十

坊。南北九條。皇城在中。四面十四門。乃置六關。有相坂于近江。有鈴鹿于伊勢。有不破于美濃。有清見于駿河。以控其東。有須磨于攝津。有赤間于長門。以扼其西。以六關制七道。道以統國。國六十有六。國以統郡。郡六百有四。郡以統鄉。鄉一萬有二千。國有五等。曰大上中下小。郡亦如此。七道之驛。三百九十三。有八十餘于東山。有二十餘于南海。有九十餘于西海。有各五十于山陽東海。有各三十餘于山陰北陸。西海特建太宰府。備西蕃。四邊之塞四十里一堠。海內輻湊。歸向中都。其盛極矣。然其實非中也。處地勢之

降喬。而控制其頭。故東北三道。末大不掉。清見足柄以往。沃野千里。皆爲蝦夷所巢穴。桀黠時起。乃建鎮守府于陸奧。以習其方土。而威信素著者守之。而其後百年之間。鎮守子孫。擅七道之權。則所謂蝦夷所巢穴。化爲天下都會。而畿之名虛矣。源氏是也。源氏據相摸。武藏。伊豆。安房。二總。二毛。此謂關八州。卒而定居于相摸之鎌倉。而降武門司權者。四氏。北條氏仍居鎌倉。足利氏居平安之室町。織田氏居近江之安土。豐臣氏居攝津之大坂。又城山城之伏見。館平安之聚樂。而源氏三世。北條氏九世。最治。足利氏十

三世。概亂日也。織田氏豐臣氏。不能二世。蓋形勢然也。凡海內之形勢。及風氣民俗。大抵畿內以西之民。勤農而少熟。東北之民。惰農而多熟。皆仰魚鹽蛤蠃之利。畿內及阿波。讃岐。播磨以東。伊勢以西。其風氣同。其地小險小沃。其民柔軟。好機利。其言語浮俐。其產則織工奇技。其港泊。或多任俠。而要之非用武之地也。甲斐。信濃。越後。越中。其地大險。其民沈毅精悍。業工及蠶。其言語深重。其產則巨材金鐵文絹佳鷹。關八州尾張以東諸國。其地大沃。其人爽達果斷。喜武。其言語斷截。其產則竹箭利刃善馬。昔王制諸國

之牧。凡三十九所。而在武藏上毛甲斐者三十二。隷左右馬寮。後皆爲鎌倉所收云。常陸陸奥出羽。其地大險大沃。其人似關八州而樸摯。其言語前卑後高。其產則巨牛善馬。其樸摯愈北愈甚。毛人乃其極者。毛人之國。其大三分中國之一。其地所謂脊骨之盡露者。固澤鹹鹵。不生五穀桑麻六畜。其民葺毛。婦人黥面文身。男子挾弧插毒矢于頭。射熊羆獵虎擲鮭魚以爲食。無文書。刻木結繩以爲約束。獨知敬日景。曰是天皇新京也。毛人北與魯西亞夾海相望。自魯西亞。以西南緣海數十蕃。璸古晉韃靼滿洲女直兀

良哈朝鮮渤海及遼氏。其最著者。與中國之北陸山陰西海千里相望。山陽山陰西海及伊豫土佐。其風氣槩同。其地小險小沃。其民鄙瑣。其言語卑賤。其產則薦席繖布。特肥前土佐以西。頗有大險大沃者。其民頗類信濃陸奥。陸奥西海。其人長大。山陰山陽。其人矮小。肥前管清氏及紅毛榜葛刺暹羅嚕咬吧諸蕃交市。肥前西北有二島。曰壹岐。曰對馬。對馬薩摩管朝鮮琉球二蕃。二蕃與毛人。景行以來皆服皇朝。經源氏足利氏而寖倨。豐臣氏而降復。故皆貢方物焉。胡馬海東青虎皮及水銀朱砂瑇瑁翠羽酪酒諸物。萃于征夷府。朝鮮之地倍毛人焉。琉球三分毛人之一。其大文於毛人。而柔弱非毛人比。琉球最纖軟易制。故其執禮尤恭。蓋地脈之右降者極於此。非如左之强也。朝鮮琉球與毛人。間北海而相去者四百余里。是故皇和之邦。六百里磬折矣。

賴襄曰。吾嘗適平安。瞻先王之遺風。遂濟淡海。歷三關故趾。踰函根。而至關八州之野。左俯滄海。右望中山諸嶽。亦睹霸之略也。於是嘗圖天下山河。指謂人曰。此非某氏據者乎。此非某氏與某氏戰者乎。而吾

褁衣以行焉。則誰尤歟。余悲游之不可復。聊敘七道之略如此云。

○封建略

本朝封建。其來久矣。邈古之史。往往有稱某國君者。蓋鴻荒而來。相襲爲君長。此豈封建所源邪。景行成務而後。稍鋤強梗。蕩一海宇。國置造司。猶因其國人用。至大化白鳳之際。則每國分守介掾目。治之考課易置。而海内爲郡縣矣。當斯之時。上下田祿。皆屬虛封。而等以五。曰食封。曰祭田。曰功田。曰職田。曰位田。位田職田詳諸官制略。食封凡十八等。皇后東宮各二千戸。一品親王八百戸。二品親王四百戸。無品親王二百戸。内親王減半焉。太政大臣三千戸。左右大臣二千戸。大納言八百戸。中納言四百戸。參議八十戸。致仕者減半焉。正一位三百戸。從一位二百六十戸。正二位二百戸。從二位百七十戸。正三位百三十戸。從三位一百戸。自正四位上至從五位下。給麻布絲綿而已。凡封戸之租。分爲二。其一納諸縣官。其一納諸封主。此食封之略也。所謂功田者。大臣之有功而賞之也。凡四等。曰大功。曰上功。曰中功。曰下功。下功止其身。中功及三世。上功及十世。大功世襲之。如近江公越前公是也。然於近江州某郡。賜功田若干町。則號曰近江公耳。而封建之勢未見也。自相門世

新策　巻之　○八　頼氏正本

權。非大上功者。亦以其閥閲世襲采邑云。古者五等之田。皆給官符。收其正税。而獄訟諸政。不得犯國守之權。至其後則不然。加之西蕃之敵。被我皇土。所在僭封。出先王之制外。因襲蟠屈。如封建然。然而竊援國守之令。而各自治。廼剁龕之大者。或負險睢視。甚則植柵執兵。動抗王命。貴人乃倚以爲重。聲氣相結。守介則束手而旁觀焉。是故後三條帝之矯王政也。嘗奪莊園之符。莊園者。世襲之謂也。天皇晏駕。矯者復寢如故。保天仁而降。各國莊園。居其十八。而官公號今所及纔一焉。甚則國守終不赴任。而遣所謂目代者。權以其國之豪族武人爲之目者也。是目亦非眞目也。天慶貞元以來。武官之權。積重不回。保元以後。則朝廷賴之以伸其所欲。而酬賞之典。勢不得不多。於是平清盛之邑。連播磨肥前等五州。族屬所食。殆且海宇之半。則往往遣家人採税。而目代亦廢矣。源頼朝之起。起於目代家人相淪之釁。自略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伊豆信濃越後。而朝廷不禁焉。又賜大功田百町。又因其請賜豐後。皆世襲焉。又因請各國置守護以護公田。置地頭以監私采。皆逐畝課糧米。則所謂家人而世襲薄祿者。碁布海内。

新策　巻之　○八　頼氏正本

倣其主所爲。痕蝕其傍近。薄者寖厚。以終北條氏之世。郡縣之制以壞。而封建之勢漸爲。至建武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則封足利氏兄弟以武藏下總常陸遠江。封新田氏兄弟以上野播磨駿河越後。封楠氏以攝津河內和泉。封名和氏以伯耆。封千種氏以三大州。其他朝官皆賜一州若[illegible]莊。而世襲之。源氏而來守護家人所食。許其仍舊。令世襲之。特其係逆賊親黨者。盡奪之。併其三四采賜諸朝士。而封建之勢寖爲。室町之起也。足利尊氏大封菅施以謀奪中興業。是以陷城援國者。從而與之。子

孫皆襲其遺謀。至其中世。尾大海內。而其親族之分封者。鎌倉食關東八州及陸奧出羽。此其最大者[illegible]。斯波氏食越前美濃尾張亞之。其家臣則細川氏食讚岐阿波攝津丹後。畠山氏食紀伊河內越中。大內氏食安藝周防長門豐後等諸州。赤松山名二氏分食但馬播磨備前伯耆因幡美作石見等諸州。京極六角二氏分食近江出雲隱岐飛驒。而一色氏食伊豆。土岐氏食美濃北邊郡。武田村上諏訪諸氏分食甲斐信濃。今川氏食駿河遠江參河。其他西有大友河野諸氏。東有佐竹結城千葉諸氏。中州有北畠氏。皆

因其服封之。而封建之勢成爲。先是山名氏自尊氏時。叛服無常。以略有但馬播磨等十一州。世謂之六分一。義滿討而削之。至於義政。復封以數州。與細川氏爭權而鬪。自是而降。群牧樹黨。割據其食邑。不復朝將府。將府不能禁也。其更相吞噬。稍爲强大者。如武田氏之於諏訪村上氏。長尾氏之於富樫氏。其他大友龍造寺氏之類。皆是其傾擠攘奪者。如三好氏之於細川氏。兩上杉氏之於鎌倉氏。甲斐織田朝倉三氏之於斯波氏。皆是豪傑暴起。乘隙取之者。如北條氏之於上杉氏。毛利氏之於大內氏。長曾我部氏之

於三好氏。皆是以至天文永祿之交。海內合爲八。爭納亡命。[illegible]猛之士。競務富强。帶甲各數十萬。積粟如丘山。至元龜天正之交。織田氏稍鋤豪傑。寸攘尺取。以併近畿十有八州。始以數祿多少。差其功最。其親族之分封者。二子信雄食伊勢十五萬石。三子信孝食其五萬石。弟信包亦食其五萬石。其餘諸州悉分諸功臣。功臣最大者。柴田氏食越前。瀧川氏食上毛。明智氏食丹波。丹羽氏食近江。木下氏食播磨。將用以四出盡芟海內豪族而代家臣充之也。而其志未成。爲明智氏所弑。木下氏誅明智氏。立信長嫡孫

秀信。以近江三十萬石。爲湯沐邑。而其餘遺地與公族同僚。便宜分之。信雄取尾張。信孝取美濃。柴田氏取近江北邊郡。丹羽氏取若狹。木下氏取丹波。已而木下氏悉併公族同僚所取。以掃蕩四方。更姓豐臣。乃見彼寸攘尺取如彼艱難也。於是務爲粗略。以歲月定海內。其服降者因而撫之。削而存之。有功勞者。輙舉數州數郡而封之。其南征也。封其弟秀長于大和河內和泉。封其姪秀次于近江。封蜂須賀福島生駒三氏于阿波伊豫讚岐。長曾我部氏以土佐降。焉。則因而撫之。其西征也。前田氏以備前美作。毛利

氏以山陽備中以西十州。島津氏以西海六州服。則皆削而存之。龍造寺氏以肥前降。則因而撫之。其小早川黑田加藤小西四氏于筑後筑前豐前肥後。當此時。北條氏據關八州。富强甲海內。甲斐信濃等五州亞之。豐臣氏結五州諸將。以滅北條氏。舉北條氏故地。以封五州諸將。舉五州以封信雄。辭之。乃逐信雄。放之出羽。奉秀信于美濃。封秀次于尾張及伊勢北邊郡。加藤氏于甲斐。中村氏于駿河。池田田中二氏于參河。堀尾山內渡部三氏于遠江。仙石石川毛利日根野四氏于信濃。上杉氏以越後。前田氏以

北陸三州。佐竹氏以常陸。伊達氏以陸奧服。則皆因而撫之。獨伊達氏削其南邊郡。以封蒲生氏。隷以百萬石。以鎭東國諸將。而封建之勢定矣。蒲生氏者。近江土豪也。豐臣氏爵擢之。封以伊勢十餘萬石。至此乃加以九十萬石。謂之曰。守我東門者。非若無可者。後數年因事奪其八十萬石。以遷上杉氏。豐臣氏之宰天下。概此類也。其能速定封建之勢以此。其不能長持封建之勢。亦以此云。故其季年諸牧長遷徙加損者。猶今不悉舉。大抵初以粗略之計。併海內。海內之地已盡。而功臣尚有不可不賞者。故奪此予

彼。左去右吾。於是丈量田畝。大變古法。蓋本朝之制。造於孝德時。五尺爲步。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六町爲里。豐臣氏變之。以方六尺五寸爲步。三十步爲畝。十畝爲段。十段爲町。三十六町爲里。此法傳至于今。此固封建之勢而變者也。其封建之級四等。亦存至今。概百萬石以上一級。十萬石以上一級。五萬石以上一級。三萬石以上一級。一萬石以上一級。三萬石始得列於執政之臣。五萬石始得自通于本朝。

賴襄曰。和自守而侯。漢自侯而守。宇宙之略云爾。漢

有柳生者。嘗論侯守之際。曰封建勢也。非聖人之意也。吾生封建之國。究其世變。以知其言之信然。然我之勢者。大江生實成之端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顧人謀如何而已。吾作封建略。恨不使柳生目我今日。又恨不得起大江生與論其謀也

○官制略

神世以上尚矣。神武帝時。有將。有相。有國造。有縣主。至成務帝。始置大臣。國郡置長。縣邑置首。又置屯倉首。其他有倉部物部土部服部等名。以其職也。不得而詳云。仲哀帝加置大連。與大臣列。而十餘世因之。孝德帝時。始備官制。廢大連。定置左右大臣。亦加置內大臣。終置太政大臣。天智文武之際。官制大定。蓋比推古舒明。始通隋唐。簡賢者漸趣於文。以冠服釆色。定其位叙。推古帝創十二階冠。孝德帝制七色十三階冠。天武帝改爵位號。定朝服釆色。至稱德帝。一變官名。光仁帝即位。盡復其舊。今不悉記焉。特就其

大定至今者。叙其大略。曰。自一位至三位。各分正從。爲六階。自四位至八位。各分正從。而正從又各分上下。爲二十階。從八位下之下有大少。初位各分上下。爲四階。凡三十階。以叙諸臣。別有自一品至四品四階。以叙親王。別有勳十二等。第一等准正三位。第十二等准從六位下。凡位階皆以少者爲貴。位階之略如此。曰神祇伯。曰太政大臣。曰左右大臣。曰內大臣。曰納言。曰參議。曰外記。曰左右辨。納言辨皆有大中少三等。是爲內文官。曰近衛府。曰兵衛府。曰衛門府。

皆分左右。近衛將有大中少三等。曰左右馬寮。曰兵庫寮。是爲內武官。曰太宰府。曰按察使府。曰國守。曰郡領。是爲外文官。曰征夷將軍。曰鎭守府將軍。曰軍團。曰牧。是爲外武官。曰彈正臺。曰左右京職。曰伊勢齋宮寮。曰加茂齋院司。曰修理職。曰勘解由使。曰撿非違使。曰鑄錢司曰左右修理官城。防鴨河。造寺。施藥院四使。曰弉學淳和學館三院別當。曰內豎所內教坊內膳御厨子大歌所樂所七別當。曰記錄所。曰藏人所。齋宮以下是爲令外之官。曰妃曰夫人曰嬪。曰宮人。宮人之下有十二司。曰內侍。曰藏。曰書。曰藥。

曰兵。曰闈。曰殿。曰掃。曰水。曰膳。曰酒。曰縫。是爲後宮官。曰東宮傅。曰東宮學士。曰春宮。春宮之下有四監。曰舍人。曰主膳。曰上藏。曰十有五署。曰主殿。曰主書。曰主工。曰主兵。曰上馬。是爲東宮官。曰文學。曰扶。曰家令。曰從。曰書吏。是爲親王官。曰大別當。曰執事。曰年預。曰判官代。曰主典代。曰官人。是爲院官。百僚之政。統諸八官。曰中務。曰式部。曰治部。曰民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大藏。曰宮內。謂之八省。屬中務省者。十有三官。曰侍從。曰內舍人。曰內記。曰監物。曰主鈴。曰典鑰。曰中宮職。曰大舍人寮。曰圖書寮。曰內藏寮。曰縫殿寮。曰陰陽寮。屬式部省者二官。曰大學寮。屬治部省者三官。曰雅樂寮。曰玄蕃寮。曰諸陵寮。屬民部省者二官。曰主計寮。曰主税寮。屬兵部省者一官。曰隼人司。屬刑部省者一官。曰囚獄司。屬大藏省者一官。曰織部司。屬宮內省者十有二官。曰大膳職。曰木工寮。曰大炊寮。曰主殿寮。曰典藥寮。曰掃部寮。曰正親司。曰內膳司。曰造酒司。曰采女司。曰主水司。八省之政。統諸大政官。大政官有三局。少納言左右辨是也。左辨管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右辨管兵部刑部大藏宮內。左右辨局左右大史掌之。少納言局外記掌之。

凡百官屬皆分四等。諸省曰卿輔丞錄。諸職曰大夫亮進屬。諸寮曰頭助允屬。諸使曰長官次官判官主典。諸國曰守介掾目。彈正臺曰尹弼忠疏。四府衛曰督佐尉志。太宰府曰帥貳監典。鎭守府曰將軍副將軍軍監軍曹。獨諸司三等曰正佑令史。諸省之輔丞錄。諸職之進。臺之弼忠疏。四衛府之尉志。太宰府之貳。皆分大少。遣唐使。征東大使。征夷將軍之類。皆臨時所命。在此外焉。官職之略如此。位曰敘。官曰任。諸官所敘之位。大抵大政大臣爲正從一位。左右大臣內大臣爲正從二位。近衛大將。彈正尹。大納言。中納

言太宰帥爲從三位神祇伯參議左右大辨八省卿四衞府督藏人別當及東宮傅諸職大夫諸使長官槪爲正從四位上下少納言侍從監物大上國守鎭守府將軍諸寮頭親王家令槩爲正從五位上下大外記左右大史大内記近衞將監諸司正槪爲正從六位上下其他可以類推焉其除目則春秋二次秋除京官春除外官太政官式部省司之大納言大辨八卿四督彈正尹太宰帥之類係勅任其餘皆係奏任大納言以下皆有權官以德行才藝勞効三者序上上至下下九等考課之以秀才明經進士明法

等科選擧之非三位以上不得昇殿而四位五位或特賜昇殿秀才明經上上第者進士甲第者皆授八位明法甲第者授初位藤原氏以門地爲叙任有攝家清華名家羽林家等之號以至于今其叙任各有定例百官之制至此始壞焉院政以降再壞焉其所謂代者猶曰權也大凡百官之田祿凡十四等一品八十町二品六十町三品五十町四品三十町正一位八十町從一位七十町正二位六十町從二位五十四町正三位四十町從三位三十四町正四位二十四町從四位二十町正五位八町婦女叙位者減

三分之一焉謂之位田及有職田大政大臣四十町左右大臣三十町大納言二十町職田止於重職職之重者莫若太政官蓋上古始有大臣而仲哀帝畏其偏重也故加置大連以分其權列四五員而轄諸天子孝德乃立兩大臣其置内大臣者寵異藤原鎌足也於是終置大政官以皇子司之稱曰知大政官事乃廢帝孝謙以大臣任之曰大政大臣而至文德以後則藤原氏以外舅世襲焉藤原基經之廢陽成立光孝光孝特勅博士令議太政大臣有職掌否當唐何官帝蓋將使答曰古制無職掌當唐大師當時

博士不知出此蓋答曰其職掌天下大政當唐丞相同平章事也於是詔曰萬機之政盡關白基經朕垂拱仰成爾後乃有攝政關白及内覽宣旨准三宮等之號至藤原伊周之免罪又置儀同三司位亞大臣云大臣之外職尤重權尤隆者爲大將上世大臣兼大將之職軍國一致而以重臣握兵柄不能無太重之弊乃有眞鳥馬子之禍大化之禪讓蓋懲焉故別置近衞府立大將以抗大臣分其左右多立其屬而皆轄諸大子然及乎藤原氏之盛有自爲大政大臣而以其二子爲左右大臣大將者藤原氏衰而平氏

興其所爲皆倣藤原氏平氏滅而源氏興爵位不及二氏而威權過之先是源平氏雖有武功不過四位國守自河以還乃至刑部卿至中納言至太政大臣至世襲征夷大將軍而兼右近衛大將而後天下一變矣爾後八省百官悉屬虛器而諸國司有守護莊園有地頭天下之民厭朝官而喜守護地頭之武斷其所在不決者亦皆取決於鎌倉府府開應受之賴朝初置公文所及其爲右近衛大將則改曰政所政所之官三曰別當曰令曰寄人又置問注所問注所之官一曰執事又置侍所侍所之官曰別當侍者

士也故侍所之官獨以武人爲之政所問注所皆以京師儒生來事者爲之政所掌大政問注所掌四方訟訴皆主公文以土肥實平監京及播磨備前等五州北條氏承之世以四位相模守輔將軍攝天下之政自稱執權其告成事於朝廷以連署行事或以一署後世稱老臣曰加判列者蓋本於此後定政所曰評定所廢問注所置引附番每番有頭人既而復問注所與引附參爲承久之後置府京六波羅以子弟掌之以監京又置評定所爲遣宗族一人於筑前號鎮西探題攝西海一道事務又遣一人於長門號中

國探題攝山陰山陽二道事務又數遣使諸道察守護家人之貪廉鎌倉官制大抵盡於此簡而盡矣是以天下相休息無爲而建武之政亦復王家舊制而參取武典朝廷百官如故而廢攝政關白後置征東征西二將軍其他官制見於法律略其酌量時勢頗有得宜而天下之心已簡便武典久矣見朝官制苦其拘束則皆趨于足利氏足利氏復其簡便而較諸鎌倉則詳焉尊氏義詮之際東國有管領以宗族爲之世襲焉京有執事以舊臣之習政治而親信者爲之後改稱亦曰管領爾後百度頗具義滿分其宗族

舊臣及諸牧長之門地等爲十二級曰一族曰大名曰守護曰外樣曰評定衆曰御供衆曰申次曰番方曰國人曰奉行曰末士別置探題檢斷二官以管遠地大名者鎌倉而來所以呼土豪里正也外樣者謂敵國服屬者供者謂衛從也申次者謂不得自通於上也又立三職七頭擇舊臣充之皆世襲焉曰斯波曰細川曰畠山此三氏更爲管領號三職曰山名曰土岐曰京極曰上杉曰一色曰赤松曰伊勢此七氏分爲奏者武者頭侍所別當京奉行號七頭奉行猶曰使也頭猶曰長也先是北條氏欲殺京官之權也

巳分皇胤爲兩統。遂分藤原氏。所謂攝家者爲五流。分所謂清華者爲七派。更任大臣大將納言辨等官。自執奏之。更互錯綜。如奕碁然。葢亦收其予奪之柄於巳。自爲德色也。故每東吏入京。一家痛哭。二家歌舞。而苞苴集北條氏之門。然所謂五流七派。終爲後世定例。而足利氏亦僭擬之也。而鎌倉管領亦倣宗家例。自稱御所。御所者室町所僭號也。稱國老上杉氏曰管領。稱小山佐竹宇都宮結城千葉等八名族。曰八館。葢室町開府簒奪王廷。習見文物爲。顧視其家制有甚質略者。故日繁其文。文之弊弱。終爲所謂

管領者所制。爾後管領亦僭。而管領家臣專其政事。制度之紛窮。而後織田豐臣二氏出而糾之。織田氏分其家臣討略四出。而一蹷不起。無復官制可言。豐臣氏之世。置五奉行。其三人掌法憲。一人度支。一人管僧祝。後簡天下牧長尤强大者五氏。稱五大老。次强大者三氏。稱三中老。分麾下兵爲十二組。組猶部也。乃置十二頭。五奉行之所不決。決之五大老。五大老與五奉行不合。則三中老調和之。官制之可槪見者如此而已。亦尚簡質也。自源氏而下。其官制皆軍國一致。重臣握兵之禍。甚於上世。自足利氏而下。其

重臣皆有封土。權力兩隆。故其簒奪放弑之禍。項背相望。而後世謀國者仍不改焉。是其所以不永世也。而後名器替亂。愈降愈甚。比鎌倉創立。武士皆以其所繫朝官。加姓名之上。以便稱呼。而至室町而降。則妄取朝官之號以爲別字。往往數人同稱一官。或封在讃岐而稱武藏守。稱越前守而開其邑則播磨矣。以至于今。不可改也。然至王政。尚猶守故器云。攝籙五家更爲大臣。以與武門上將抗。而八省百官。眾如古焉。武門上將職位。源平足利織田豐臣五氏槪以左右大臣爲極。特平清盛源義滿豐臣秀吉至太政大

臣。義滿以降。其敍任次序。每有定例。大率爲嗣子時。敍正五位下。任左近衞中將。累遷四位三位參議大納言。及其代立則遷正二位若從一位。轉內大臣若右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衞大將。補淳和獎學兩院別當。兼左馬頭。凡本邦尚族。文武世官。故自古有氏長者之目。類爵名焉。藤氏長者必爲攝政關白。橘氏長者必爲學館院別當。而源氏長者必爲兩院別當。兩院別當之職。掌選舉。左馬頭之職。掌天下馬政。故武門管天下。雖其勢力乎。亦資於名器也。而其家臣門地素隆者。亦得拜朝爵。室町時有敍位三位

任大納言。是為極貴。至豊臣氏。則専挾朝廷。以令天下。故武人牧民。往往至納言參議。而其舊臣。至四位若五位。所謂五大老家宰。亦或有拜五位者。武門官位與公家自別。每高一等。為其儀服。則大納言中納言。參議中將。少將侍從。服直垂。均於上將。其四位者服狩衣。五位諸大夫服布直垂。諸官長服布衣。諸士服素襖。而平時皆服便服。無奪便武事也。特帶二刀以別於庶人。蓋上世雖庶人。皆有衣冠之制。鎌倉之時。其遺風猶存。至室町之季。而後悉亡。

賴襄曰。吾讀本朝典籍。考其官制。想見文物之美。及

見於今之民俗。則未嘗不太息也。今也齊民往往自稱兵衛衛門。是何僭也。蓋嘗思其故。上世諸國軍。民從征有功者。拜四府尉。遂加姓與行榮。稱於其鄉。此豈今民俗所由邪。甚哉名之僭也。雖然是猶以為先王遺民乎。

新策巻之一終

新策卷之二

六略下

〇兵制略

賴襄曰。古稱六十六國之兵。每國五千騎。大凡三十三萬騎云。此以中朝以後之制言之也。上古之世。文武途一。舉海內皆兵。而其元帥則天皇。其編制則大臣。是國勢所以服萬國也。及至中朝。制度漸繁。乃特置將帥。而兵部居省之。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建左右馬寮。以畜貢馬。而有頭監。又有兵庫寮者。天下兵制。乃可概舉。而兵農一致。未有所謂武士者也。大率沿邊之國。諸郡皆有軍團。四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至文武朝改之。三分取一。兵一千人者曰團。置大毅一人。少毅二人領之。六百人以上者。大毅少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者。毅一人。二百人者校尉二人。一百人者旅帥一人。五十人者隊正一人。十人者曰一火。五人者曰伍。伍二曰火。火五曰隊。隊二曰旅。旅十曰團。凡兵每一人。充米六斗鹽二升。每一火充六馱馬。其便騎射者。爲騎兵隊。其餘爲步兵隊。每隊選強壯者二人。分充弩手。其上番者向京一年。

[illegible]防三年。向京者曰衛士。向防者曰防人。如舍人帳內資人事人。亦兵士之名。而與衛士別。其衛士者隸左右近衛者六百人。隸左右衛門者千二百人。隸左右兵衛者八百人。又有隸撿非違使廳者。是皆其尤強幹者。國郡簡點貢之京師。而自餘衛士號曰大番。不在此限。皆造歷名薄二通。一通在國司。一通在兵部省。每年有司據薄以次差遣。若有征伐之事。令沿道諸國差發。其二十人以上者。須契勅。有關之國須契。其餘待勅符勘合。遣之。凡將兵一萬人以上。將軍一人。副將軍二人。軍監二人。軍曹四人。錄事四人。五千人以上。減副將軍軍監各一人。錄事二人。三千人以上。減軍曹二人。各爲一軍。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監軍對敵。大毅以下不從約束者。皆聽其專決。還日具狀以聞。於是以勳位十二等。論功酬勞。而奪其兵權。散兵復舊。凡其器仗。建兵庫藏之。諸國並有庫。出納以時。皆與兵部共其事。蓋兵部掌內外武官名帳考課選敘位記兵士以上名帳朝集祿賜假使差發儀仗城隍烽火等事。而不得干征伐之事。將帥臨時被命者。事征伐之事。而不得常握其兵。六衛之將。皆常握其兵。而其力不及臨時將

則其權不及兵部諸官。朝廷防亂之制如此。嵯峨淳
和以降。百度弛廢。藤原氏世相。而源平氏世將。陸奧
七國之兵。及關東八州之軍民。世屬將家。羈事時而
自稱武士。武士之名。於是乎起。鳥羽之朝。下制符七
道。禁諸國兵民屬源平二氏。而不可止。後白河帝乃
假二氏之力。以固其位。而二氏更相吞噬。天下兵馬
之權。竟歸於源氏。源氏以降。天下之人。咸隸武門。無
復兵制可言者。猶七雄之世。而兵農之分。又自此始。
當二氏之相傾也。各私其兵。稱爲家人。家人者。世相
領屬之謂也。而源氏世樹功邊陲。其家人什倍平氏。

是其所以卒興霸業也。家人有大名小名之目。名者名
主也。蓋其始豪戶大農。多蓄私男。所謂登名帳。此戶
之丁。居其半。故謂之名主。而百度之弛。因仍苟且。差
發不次。其後差發者。亦責切微賞。終至不自暇而役
使下戶。已則稱武士。專習武事。自源賴義爲將。士請
貰與。而朝議靳而不與焉。源義家拊循有方。恩威並
施。然後東國之大小名。皆爲其家人。以及源賴朝。
西伐東討。皆憑其力。霸業以成矣。其有征伐也。作書
檄。而涉道。則所謂家人者。帥其私卒。不日而集。私卒
有家子郎等之目。皆謂其同族子弟也。其器用所需。
皆資給其主。而人人以畜牧爲務。騎步隨便。散而自
戰。後以此。得意天下。而以家人爲諸國守護地頭。使
各自守。守其土而食其毛。農食六分。而兵食四分。兵
農之勢。隱然分矣。而其兵尚猶地著也。源氏北條氏
之世。兵馬精強。非後世所及者。以其地著也。降至足
利氏。承源氏北條氏守護之制。而倣中興封建之典。
兵馬事體。漸變其故。加之軍役頻興。諸國武士。稍離
其故土。常就其將率。隨而轉徙。而天下之兵漸離地
著。至其季世。群雄割據。務競進取。往往招納亡命之
士。以爲爪牙。取其奉養於農。農不給。則使亡命之

徒略其外境。以自封。兵之與農始不得相。自織田氏
以至豐臣氏之時。則將校之封。數數紛更。於是常聚
其士卒于城府。以便遷徙。其不地著者。定而兵與農
全分矣。故其所謂士者。自非職事官。皆更直番衛。猶
古之衛士。而貴重畀焉。士之下有徒。徒之下有卒。士
有扈從馬廻之目。皆戰國時呼麾下者也。卒有足輕
與力同心之目。皆戰國時呼所納亡命者也。自士以
下。皆分部伍。置頭領之。此類聚謂之兵。而士與徒也
農隸。作事賤役也。簡黜罷免。一任其頭長便宜爲之。
其或有所闕乏。乃驅農民。補綴之。當是時。以穀課之

陶少等其兵役以兵役之衆寡等其貲賦大率一萬石者出六十五人十人一伍伍長一人騎馬爲十六騎五十騎一隊併步卒雜兵爲五百人一隊之陣爲銃居先弓次之長柄次之鎗次之雖多至數十萬騎以此推焉然織田氏豐臣氏居畿内多步兵少騎兵不類源氏北條氏興關東習騎戰者而當時言兵皆槩宗武田氏武田氏蓋國甲斐信濃其地險阨不便騎戰其騎馬徒取致遠而及戰則下馬徒步豐臣氏之西征也令其三十萬人攜一萬匹爲蓋騎戰之廢始于此時而上有祿二百不然後得畜一馬故三十三萬騎之數不府與古比云

一財用略

我中國上古蓋謂之食足之邦云至新羅高麗諸蕃或貸我穀種數萬石播之其土足以見其治之貴穀矣贛寞曰余廣觀宇宙無不錢穀爲重者而古貴穀今貴錢今貴錢者彼此皆然哉是以古之時獨有穀而無錢亦猶彼田中之市抱布貿粟也已夫孝元而上尚矣崇神帝敬天崇神轉災爲吉瘟息而大熟十二年始校人民更科調役法時稱泰平泰平者穀之周也爾後列朝之策穀凡必書穀熟必書以爲太故焉垂仁帝始詔諸國修池沼置屯倉儲備水旱是垂

仁之所以爲仁也仁德帝都攝津之難波登高望之臺望炊烟而不起以爲重憂也於是乎室不塈柱不漆菲其服食悉除天下之課役勵精求治者三年登臺望之爨之不起者如朝霧之氣帝喜作歌民至今誦之登臺之章是也帝猶以爲不足也仍鑿茨田江築堤開田所謂鑿江也亦鑿大渠于山背以溉其田遂置茨田屯倉定舂米部其餘備池沼鑿溝渠開墾田一代之策不絶書焉是仁德之所以爲仁也恢乎安之得民乎千載之下也蓋源于此也自是其後列朝相承無不以穀粟爲治之本顯宗以遺孽久潛微

幾備知民間疾苦及即位勤政從約以富百姓歳比大稔米石一錢其崩也民如失其父母以武烈帝之猛尚使皇后親蠶詔天下課種桑桑田然農可知已安閑帝最專意于此以前代蓄積未廣也於是欲天下國郡莫不置屯倉者而中道崩宣化帝繼先皇之志遣大臣蘇我某等延抜諸道列置屯倉詔曰食者天下之本也金銀萬貫不療飢也白玉千箱不補寒也其貴穀也如此以至孝德之朝其治民之制始可得而記云五戸相保一人為長以五十戸為一里每里長一人滿六十戸者割其十戸立一里置長一人不滿十戸者隷大村田五尺為歩長三十歩廣十二歩曰段一段之田穫米二石五斗凡度以秬黍中者十粒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也凡量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也民自二十二至六十曰丁丁男人給田二段女子減三分之一焉謂之口分其賦三等田有租身有庸戸有調租者丁男一人米二斗二升庸者丁男一人每歳十日役使之調者絹絁綿布及雜物隨其土宜每一丁絹八尺五寸六人成一疋布二丈六尺二人成一端孤寡鰥獨不預調課謂之

不課戸每六年撿戸籍班田而俟災必蠲有飢必除有屯倉有義倉有公廨田屯倉以備凶荒義倉以賑貧困公廨以塡逋欠蓋倣李氏制而仁厚過之此時茶近[illegible]錢與穀並用而獨税穀不税錢也自從大化白鳳劇致慶雲和銅之際錢幣之用漸盛金爲上幣銀為中幣錢為下幣置鑄錢司于京歳鑄之額十萬千貫用銅五萬一千餘斤鉛一萬五千餘斤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也蓋承平之久商旅所達始貴此賤彼也金銀之製難得而知而和銅貞觀寛平延喜[illegible]錢猶有存乎

今驗其所以純銀若銅有輪郭肉好徑一寸七八分初慶銀錢行銀錢後銀銅並行蓋初皆錢輕物重後錢貴物賤也其後令伊賀伊勢等諸國始輸鐵調延及諸國稱德之朝工役繁興刑法嚴峻吏民亦勝弊方帝之時京城東西市糶籾米斗百錢始令民輸錢於官以拜爵位而漕陸奥出羽之穀六萬餘石以賑飢然桓武繼之革諸弊政自聖武以來東北多事及佳於此遣征東將軍坂上田村滿等發東海東山兵二十萬伐陸奥夷勅二道運糗糒十萬斛石于多賀城而糶價賤於前朝數等禁輸錢取爵當此

之時六十州守吏以官爵賞罰之民部省總天下上計。天子親聽之。海內富庶。烟火尙望。而王家之權漸趣叔季。禮文日美。物力日絀。末民豪權之徒。起民產始不均。嵯峨帝創遣吏按識句富豪之錢。以散給貧民。帝始躬親民政。民部諸官槪世官子弟。不習下情。而委諸守吏。班田之法漸廢。民產愈不均。及至文德清和之際。相家專政。藤原良房爲清和帝之外舅。請帝幸其第。召農民作耕狀。使帝觀之。因欲示稼穡艱難也。相家之結人心。自此時始。而上下相習奢侈。漸甚。延喜帝欲行儉富。與藤原時平謀。使時平盛

其車服而朝。天子則入怒。斥其朝請。大夫震慄徙儉。而未幾復故。後三條帝明達勤儉。以富民爲任。諸弊大革。自班田制廢。權家專權。權門莊園交錯。浪下守介之政不得周民。及帝之時。乃收七道莊園公文。而悉銷廢之。錢穀上計。莫不親聽。而御守不永。白河堀河以還。莊園復故。土豪兼併田地者。蟠屈其間。輿守介相結爲姦利。縣官不能禁。元本朝制兵。農一致。每有軍興。兼併之徒。多出兵賦。往往有功效。則方面將吏倚爲爪牙。又挍其利。收攬小民。者源平二氏爲最。皆世將也。保元之變。朝廷徵兵四方。而安藝守

清盛。下野守源義朝等。挾兵威徼功賞。卿大夫束手聽其所爲。而食粟之權危全歸將家云。文治元年。源賴朝用大江廣元策。請制曰。畿內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二十餘州不論權門勢家莊園。每一段課米五升。以充兵糧。以逮捕亂後盜賊。制曰可。此爲將家執兵食權之始。後又請其所總管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安房伊豆等諸州。去歲以往逋租盡行蠲免。以復流民。天下州郡盡准之。朝廷又可之。源氏之結人心類如此。北條氏因之。益重民事。泰時時賴爲最。其衣食皆儉薄。多人所不堪者。天下足以富安。其後世亦驕

逸。不親瑣事。而委諸嬖臣。民政以壞。而王家乘此以復其權。後醍醐帝恢復之初。橫恩濫賜。而天下土田不給。錢穀之本已不均焉。建武元年。興卒數千人。修造大內。乃徵諸道守護家人采地租稅二十分一。以充其費。又多女羅好珍異。冗費亦鉅萬。乃鑄錢。又造紙錢。是爲本朝交鈔之始。民間不便之。廢不行。縣官令不能行者有所。民怨之。居無何。足利氏事起。帝南遷。而民不思也。建武之政。封建官制兵制法律。其弊多端。而其大失天下之心。而遂爲足利氏所奪之其最大由也。足利氏創再以武人乘而奪之。爾後載

緜不明無可記也大抵十三姓終始擾亂中其民政固不暇如北條氏之密知徵税充餉而已而尊氏義滿數主猶當草創時自安薄約至於中世版圖漸廣而奢侈亦漸義滿與義政始借京畿富商之錢號曰藏役毎歳四次以四時配取益後世牧長國用盡仰商賈者漸於此也義教之世變籠甚衆費用累起藏役愈加一歳十二次以十二月配取至義政變籠興造皆倍前代至寶德時殿上之費一覺直千萬錢紙障一具直三萬錢當此時藏役頓繁無復常度至歳之十一月九次臘月八次又不能償之則立稱

貸不償之法號曰平均德政加之濫發三十七倍前代後世重斂之習亦漸於此也又重天下牧長賫獻之室町將有特禮課牧長供其經費號曰大儀大儀之舉或九歳一次五六歳一次以爲常而義政時至五歳九次海内騷然是以致應仁之亂則牧長各保其國競務剝戰鑄山煮海擅有其利而室町氏坐困矣至其後併細州三好松永之徒紛紛而起要管京畿利權而最後織田氏興盡併其權蓋應仁而降京城内外悉被兵燹宮闕燬廢公卿大夫往往散之四方寄食牧長割據之國而供御無所仰列朝由位之

禮或舍而不舉後柏原帝朝本願寺僧納錢於官而禮以舉詔以僧爲門跡門跡者皇子爲僧者也後奈良帝朝周防主大内義隆又納錢而禮以舉詔以義隆爲大宰大貳正親町帝朝安藝主大江元就獻金助之而禮以舉詔以元就爲大膳大夫陸奥守襲其祖廣元之位自稱德帝至此將舉此政及織田氏平定京畿自貸私錢於京城富商令毎月輸其息以朝廷以資供御至公卿家計無不措置焉永祿之亂年遂發卒數千人興造決隄以美濃一歳租充其費豐臣氏崛起襲其遺業[illegible]改幣也鑄金

五千枚銀三萬枚頒公卿以下諸牧長其邑改幣也擬金三十七萬五千兩實藏其私藏也二氏之得天下而暴起蓋由此類也然豐臣氏性喜遠大視錢穀如糞土天正中起大佛殿于京師發三十三州之二歳而成其他興造稱之又愛游觀幾瘁天下物力已然而征伐亦不息文祿元年遣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十六將伐高麗令出羽越後諸州負海之郡運糧轉輸高麗文祿四年檢天下土田蓋前古所無亦出於索糧也已而兵連不解二歳賦役煩重西南騷然肥後州盜起尋請和慶長二年和破復遣十萬餘人

濟府史四出。賑發糧餉。不論公私封。天下糶米價石八九十錢。會豐臣氏遺言止役。而天下錢數已竭矣。先是大佛災。豐臣氏後主繼造之。以銅鑄佛像。天下見行錢少。錢貴物輕。小民大困。而其度支使石田三成等侵盜縣官。又欲分其罪。則每有軍興及大徭役。千貫之費。與五十貫錢於下吏。吏被官承風掊克用事。征斂無藝。而天下叛心愈離。以至滅亡。然豐臣氏先生起微賤。知民間疾苦。非後主比也。蓋武門之制。官與民貿易。不與上古調役之制均。是故古人主奢傷民儉蕃民。後世不必然。實是故先王之數與上役。蓋

於天下未一之時。以此誅伐。得不散財於民以總攬其心也。故當時其弊不甚著。而民乃有便之者。若其租稅。大抵以什之四為率。其幣則金銀銅三物。金有大鈑小鈑小方三品。銀有大鋌碎銀二品。銅有慶長通寶錢。鋌銀碎銀及錢。蓋因前代。而大小鈑金造於天正十六年。其生前也。小方金造於慶長四年。其死後也。蓋皆出於其意。蓋前代金銀二幣。大如今大鈑。特此則彼方。方者剛而用之。此小方所以作也。以小鈑金為公私通用之幣。而大鈑金以為牧長贄幣軍興之費。小方金鋌銀及錢。皆以小鈑金為母。而權

之小鈑。其重四錢八分。小方金以下稱之。小方金一錠直千有五百錢。小鈑金一兩直六千錢。大鈑金一兩直四萬有五千錢。銀則以其鎔形大小輕重為直。小方金及銀及錢。皆因時價升降其直。而小鈑金之直一定不易。凡諸幣皆純其質。不多駁雜。以防盜鑄。民頗便之。施行至今。大凡自兵食之權去王家。其貴穀賤錢之俗猶存。源賴朝之造大佛于平城也。其施福之金。不滿五千兩。以為盛事云。自足利氏錢幣之用漸盛。至豐臣氏而極矣。相模之役。餉二十萬石而金萬枚。蓋攝津仁德之舊都焉。其俗尚貨

利。多豪商。其地勢。播磨右夾。和泉阿波左抱。東海而西。中如巨江。和泉阿波之交。中斷者亦如巨江。諸道之漕船。輻于兩巨江。而萃于攝津者。以萬數。攝津者攝其津也。大豪據以為窟宅。賤糴貴糶。以收大利。自足利氏將門牧長。日資其餫貨。豪商操利權而驕張之。至豐臣氏時。天下牧長集大坂者。以其富商便錢幣也。則悉仰于此。行長三成之徒。或起商賈而執吏務。則與此爭利。其政賤穀而貴錢。其後天下漸平。諸郡國復流亡戶口。滋息田土。加關鹽鐵之利。加出而其習不改。蓋先王之制。藏兵於農。經於源氏北條氏

而未變焉故丁尺籍賦數十萬兵馬亦具而平時不費一千餉有事則合事止則散歸田畝衣食器用自足於其土而及足利氏以降亂離相踵兵常合於將以漸封建之形封建之形成於豐臣氏又數遷其封故兵之常合於將者益甚終至住其城下猶寄寓之人衣食器用不得不資於商賈乃悉賦其祿化穀爲錢則姦民比周射利其間分據天下城府各罷壟斷四達罔利諸州農亦捐捨業改産集于城府城府之勢日盛寄寓之人益衆而天下之物力偏枯是以糴價常貴動至石七八十錢其最賤者亦不下二四十

錢鹽醢薪炭諸物之價亦騰踊不可禁而錢幣之權漸輕凡天下之糴陸奥出羽最賤關東次之攝津次之天下貨權常以此三所爲準灌運相資以時升降而其賤穀貴錢之習如一是猶大化和同之際邪貴升平之習自古爲然人而生此抑何幸也吾聞近世明主嘗誦宣化帝詔曰王言之爲天下之法也如此歟又下鮮能知之貴無益之財儆怨盈庫謂之良吏何其謬也故其下皆愛民不求富云有嘗上言曰世貴義政遺器臣以爲不祥猶歟君臣相戒如此欲不興得乎余欲使天下之民知其生之幸也作財用略

○法律略

上世刑法之書四曰律曰令曰格曰式亂離以降多殘缺者其詳不可得而知云今記其大槩律十二篇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戸婚曰厩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刑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皆五等自十至五十杖五等自六十至百徒三等自一年至三年流三等安藝越前爲近流伊豫信濃爲中流隱岐土佐伊豆安房陸奥佐渡爲遠流死二等爲絞爲斬大罪之目八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

不義謂之八虐除八虐之外皆得議請減贖贖以銅特議之目六曰議親曰議故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功曰議貴贓罪之目六曰强盜贓曰枉法贓曰不枉法贓曰竊盜贓曰受所監臨贓曰坐贓令之目三十曰官位曰職員曰後宮職員曰東宮職員曰家令職員曰神祇曰僧尼曰戸曰田曰賦役曰學曰選敍曰繼嗣曰考課曰祿曰宮衛曰軍防曰儀制曰衣服曰營繕曰公式曰倉庫曰厩牧曰醫疾曰假寧曰喪葬曰關市曰捕亡曰獄曰雜令其條凡九百五十五條大略如此律懲肅也令勸誡也格量時立制也式補其

闕而捨其遺也。吾先干謂氏命所繫。故如此其周云。

凡律令格式之書。紬於大寶。而成於延喜。弘仁貞觀延喜三代各有格式。蓋成乎藤原不比等。清原夏野大江音人菅原是善藤原冬嗣藤原忠平等諸人之手。諸人祖鹿戸皇子之憲法十七條。皇子則祖種子命之中臣疏也。故本朝法律。雖做李氏之名。其實本祖宗所自有焉。故刑之不上於士。優彼成周。而漢唐宋明。不能望我萬一。上古之世。天皇無不親莅錄囚徒。不忍見其慘而委諸臣下也。雖中古以前。猶承其旨。重刑獄事。刑部之省。最謹其選。鞫詞斷案。必再四

覆審。再四奏識。覬得獲旨。乃敢處刑。吏之失出者無責。誤深者有罰。至貪墨舞文者。則放之。爭殺死刑。則苟有可宥。百方解釋。不能釋者。天子猶不決也。吏則走紬衍法之日。雅樂寮過鼓吹。故孝德天智之際。聽民誹謗。問民冤枉。沙汰諸國吏平獄。放因之擧。史相望也。蓋上古之法。止於流死二刑。而文武以後。參取隋唐制。加以笞杖徒三刑。亦出懲念。非致其繁也。凡中古以上。天皇每昧爽出御於殿。倚而南面。大臣以下百官。倚于左右。設高案于階下。置籍焉。五畿七道訴人。至極小民。咸奎入于闕。而群聚于廷。以次進投狀。角中而坐左右人少辨少納言史外記。以次取之。陳諸御前而讀。群臣議而判之。天子時出一語決之。告訴繁多。或至日昃。則即朝堂進御膳。群臣亦食。次殿一日之訟。盡斷無餘。天皇乃敢歸燕殿。歌舞娛遊。群臣亦敢歸安私第。訟獄中有事體重大不可一日斷者。則盤遊皆廢。蓋帝之心。以伸民枉白民冤爲天下之事莫大焉。是以法司諸吏。人人自勵。不能以其私心折律。迨至大同時。未嘗廢此制。而及至弘仁時始廢焉。委諸外朝諸臣。而自居深宮。置藏人以司傳宣。然猶設虛倚於舊位。藏人坐倚旁。聽群議出入

相違。遂致天下之權柄歸世相之手。天長時始置撿非違使。又分其僚屬六十餘人。巡按諸國。至延喜以後置廳焉。刑部省彈正臺。皆爲使廳所奪。而相家概以黨人充焉。法紀益偏。雖然忠厚之俗。猶有天下之心無不一於上。宗郎相家竊柄。亦姑息爲宗。自藤原良房曲赦死囚以後。雖常赦大赦。民輒謂出於藤原氏。藤原伊周隆家射花山皇。律當斬。而減等處遠流。未幾召而還之。援以美官。法紀之偏可以知焉。而終之仁厚成習。當時之人。蓋不甚怪也。故後三條帝閱記錄所。親聽民訟。振其紀綱。以奪相家之權。然其宗

忠厚。戒覆薄者。猶如故。爲制三位以上及皇親獲罪。判法吏者。設別座分之。凡罪人五位以上當死者。聽自盡於家。不加執縛。自弘仁時。藤原中成以下徵怙犯謀大逆律。以至保元時。三十六帝。一百四十餘年。下士以上無抵死刑者。保元之亂。藤原通憲建議曰。非常之變。非常之政。祖宗之制。不必襲也。少論判官源爲義等以斬。平治時。權中納言藤原信賴。左馬頭源義朝作亂。殺藤原通憲。平清盛誅之。其後後白河上皇。假清盛手。以流新大納言藤原成親。宗別當源惟方。自此清盛擅弄威柄。公卿不便於已者。輒執

縛流投。遂流關白藤原基房等。然猶藉朝威而行。至壽永文治之際。源賴朝開府關東。不從王命者。以軍法從事。西伐之後。盡京畿西國無不從其約束者。而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由將之手。平氏擅權者。皆致諸鎌倉。斬右大臣宗盛于美濃。先王風化。至此而盡。然中世以降。滔縱弛惰。上下相習。法律不足以取信天下。源氏乃信賞必罰。以振其弊。又援朝廷儒生明法律者。爲其僚佐。參酌時勢。立簡約法。以新天下耳目。蓋至此有笞杖徒三刑。其餘律條悉廢不用。北條氏沿之不革。而天下之威柄。轉而歸陪臣之手。時政

義時。凶逆無忌。凌轢朝官。至府僚則其不便於已者。輒中以危法。然其竊府權。襲藤原氏故術。勉以仁厚攬人心。泰時制貞永式目。東西評定所皆承行之。而時賴貞時之徒。因守不變。此數輩大抵皆長者。以伸民枉。自民究爲已任。時賴嘗擢青砥藤綱者爲引附衆。藤綱爲人廉明。數爲時賴指陳諸法吏姦狀。時賴輒拔其尤姦猾者黜免之。姦吏少衰。後時賴授政時宗。而老。乃剃髮爲僧。野服獨行。周歷諸州。視察士民冤枉。貞時亦景時賴之政。數遣使者。察諸州守護貪廉。以黜陟之。已而所遣使者。又壟威權爲不法。受賂

護金。不以實還報。北條氏耳目未之及也。會紀伊道士某至鎌倉評定所。告使者不法狀。泰時驚。盡罷免之。及其老。則微行觀察之。北條氏之愼刑獄收人心。此類也。至高時世。法憲廢弛。貪墨進用。當時奧州安藤某與其族人爭訟。族人爲曲。高時嬖臣長崎高資納族人賂。曲某也。某怒北歸。據其邑起兵。泰時時賴以來。天下武士。皆北條氏者。始於此。高資猶弄柄不忌。攝津之渡邊氏。紀伊之安田氏等。皆叛。海内訟屈。而天下之威柄。得暫復於天子之握。後醍醐帝初傚後三條後白河例。置記錄所。親聽民訟。銳意從

事以公恕收民心以與北條氏相形而恢復之業成焉業成之後記錄所仍舊楠名和太田富部諸氏以將臣特旨入直焉天皇時親蒞大訟大獄聽斷於此置新決所于郁芳門左右卿相以下大史外記兩判事紀傳明法兩博士直焉直日一月六回以聽斷四方雜訴而內謁旁行近習之臣無時潛奏以助其黨源北條氏而降爲將府屬僚若諸國守護皆與以來季喪其權朝士近臣乘勢凌辱之其采地租錯者率繇制度之於是來訟則二所斷令如故撫循內肯歸諸侯者海內又從叛屈而天下之威柄再歸將家之

手足利尊氏以大度資濟以威斷雖法紀不定時無明制而懲中興之弊勉持公平至義滿之世其管領細川賴之令今川伊勢小笠原三氏草將家法式號曰三議一統大草紙凡有十一位禮節書其文書則有御內書下文公帖御教書奉書數等其號令有違行施行打渡等名於是徵天下教書其出於尊氏義詮親手者循故其出於權臣高氏佐佐木氏者則斥之天下大悅義持之中世乃罷赤松滿貞典斷訴訟氏之訟而威令漸廢義教之始政復禁權門請謁署管領應仁以前事者得奉書後乃出對過期者勿聽已而自作政又以姬人小辨者之讒殺一色義貫將吏人人自危義政繼之使伊勢貞親司傳宣內謁之行猶中興時終開天下分爭之端而天下之威柄移其權臣而歸其陪臣之手織田氏與三好松永諸氏角而勝之議曰室町所以不能馭其臣者在於廢法律耳於是以家臣分司京畿訟獄皆宗酷猛其性忌克殺戮將吏舊罪亦招將吏自危之禍而天下之權而歸其將校之手豐臣氏性比織田氏稍大度而其猛暴相若也京畿之政一循前世及至爲關白則朝廷百官及天下牧長皆奉其所制其平日待

牧長以下士大夫及冶黥首可以軍法從事而其慘酷視前古毋比凡大逆不道以至銖兩之姦一切斷死號曰一錢斬謂竊一錢者亦斬也於是重罪之戮無復可擬則加立梟首鋸首凌遲磔炮烙鼎鑊笞戮諸族等科差而擬之諸爪牙將吏承風皆以毛鷙持不能末年處其從子秀次於大逆律令自屠腹刎其子疑其有遺種也其後官婦御無少長皆斬之人莫敢言其冤豐臣氏初置五奉行兼掌訟獄戒之曰大事五人皆議小事二三人決之必慎必審毋愛賞而惡罰凡人有三病私欲也挾讎然也溺嗜好也而

私欲爲之根法雖尚愈其病根治可幾也於是其始政猶有可觀者其用法雖酷能執柄一時蓋由此也凡自武門執天下之威柄概揄爲一切其時勢然不獨豐臣氏也特北條氏承大亂後天下小康故式目頗肖然亦勸誡之令非律比也其用法大抵因斷刑而擬焉足利氏以下皆然方元龜天正群雄割據之際武田氏用山本晴行之說創立律五十餘條施之甲斐信濃諸州務耕戰便進取而其民畏而不愛其國暴蹙蓋本邦之運未至如西蕃之季雖戰國爭奪之時而風氣朴民僞未興故律令格式雖謂本祖宗之法亦多視外國而誤倣之者故王家之議終不如武門數氏之略爲愈也而忠厚之風我邦所自有故雖如源氏豐臣氏而其不上刑於士有罪則聽其自盡者猶尚如故焉此則王家武門所一皇和之俗所以絕萬國也云

賴襄曰吾作法律略而悲藤原通憲之意久矣哉王法之不振也而有由焉由之不求乃獨振之如之何其不及也吾聞通憲少負才學嘗題其扉曰吳胡何日遇知音夫使通憲而不遇則後之人將論而吊之唯其有遇乃爲天下之僇十之不遇未必可悲已

新策卷之三

○八議

○古今總議

天下之大勢。治則不能不亂。亂則不能不治。然而治亂之變。必有所以然焉。我邦治亂。其源遠矣。上古明王創治定居。歷二十餘世。無大變亂。當此時也。制度簡易。天下皆兵。而天子爲之將。大臣大連爲之偏裨。因俗而治。務結其心而已。然三十世後。因外國。制立八省百官。而至五十世。政權爲世相外家所竊。當時之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天下軍團。更役六衞。有事

則遣將。合之事止則散其兵。以奪其權。及相家之專也。選人於流。文武世官。加以鎭守府多事。關八州土豪世隷將家者。因襲之久。如君臣然。然而至七十世。綱紀益弛。二帝爭統。則世將之臣。投釁而起。挾兵力要爵賞者。始于平氏。而成于源氏。遂托總追捕之名碁布私隷于六十州。以網收兵食大權。而天下之大勢始變矣。變而未幾。其外家北條氏。陰結大心。以竊其權。傳之九世。而朝廷乘其失民心。以收復舊權。然濫封汰賞。以失其術。又爲足利氏所橫奪。而大權之歸將家者益定。封少子于東。分功臣爲世襲守護。而

天下之大勢再變矣。而六世而降。大臣爭權。守護不服。割據吞噬。淆亂塗地。而織田氏遂代足利氏。其將豊臣氏繼之。挾衰王而馭群豪。分山裂河。以成封建之形。而天下之大勢三變矣。三變之治。原再變之亂。再變之亂。原始變之治。治亂之變。易於天下。皆有不能不然之大勢。大勢其猶長川大河邪。當其未變也。雖深淵不可測。而懦弱可玩。及一日洪水騰湧而至。則合億萬之力。莫能制其暴。而問其始則可玩者也。故治水者。不諉之天災。而治天下者。不諉之時變。苟求所以然。則時變可豫制也。夫變亂始定。君民相近。

文武不分。故雖有姦雄。莫得而窺其隙。而治之久也。制度日文。而國日弱。君日尊而民日遠。所以內相據其隙。而外將利其弛也。豊臣氏而上至王家。概無不然。而王家及足利氏爲最甚焉。皆其子孫之罪也。然有不可專罪其子孫者。上古之制。立左右臣連。以分其權。而轄諸天子。馭臣之術固宜然。爾中朝乃倣唐制。置太政官。而足利氏豊臣氏。亦立管領大老之族。更轄其政柄。皆使權臣扼其子孫之吭也。然王家郡縣之世。其權臣猶之文吏耳。至封建之世。則其權臣皆挾土地兵馬之力。織田氏所以被禍。亦由此也。夫

封建非失制也。善稱其本末則封建乃所以制權臣也。當夫中朝苟分封皇族小而多之使其力足維本。而不至勝本則可以壓權奸之心。可以控制如源氏者。源氏亦徒務强本弱末。而不知出於此。所以孤立自斃。均於王家也。足利氏之封建也。蓋似知此矣。然不小而多之而大而少之。急於攬其心。而不知中興所以失豪傑之心乃由此焉而織田氏豊臣氏亦復因之。宜矣三氏之末大不掉也。且夫封侯維本者也。權臣馭末者也。馭末之權臣。不宜與維本之力而維本之封侯。不宜授馭末之權。權力相持。而人君得以

制其間。今三氏之馭末者即維本者。是其所以常亂也。三氏之所以常亂不獨此也。封建之世。最不可不擇其居也。居之得便者。莫若源氏北條氏。蓋本邦地形。東北爲腹背。西南爲股臂。據其腹背。而制其股臂。是二氏之所以勝王家也。而後之三氏因王家而居誤矣。王家自有可因者兵制是也。源氏北條氏因之。一其兵民彼七馬所以精彊不徒地利然也。及大勢之再三變也。閒兵于城而取餉于民其民弊其兵冗。其將持權而動。王家上古詎有此邪。然王家之中葉業已漸不守此制也。彼大勢之所以始變而流爲五

氏原乎此而已矣。可使夫上古明王出於中葉。則其居不必乎此也。其制不必郡縣也。然其制兵也。一文武也。維民心也。分大臣之權柄也。因之者治。不因之者亂。故唯上古之制。爲少弊也。夫制近上古。而事便於上古者。苟善守之。其治豈有涯哉。故治天下。猶治水。捕蛟龍搏黿鼉。過萬里奔流而放之大海者。創業之主也。守其防者。子孫也。中葉及五氏。其創業。固失其宜。而子孫亦有招橫流之變者。後之人乃諉諸天下之大勢不能不然。而不知制之之術甚易見也。術者何乎。曰因其所以治。而革其所以亂。是之謂能制

天下之大勢。

○平安議

國勢之衰。每由舍我所有而倣人所為焉。夫我所有。便於我者也。人所為。便於彼者也。便於彼者。必不便於我。猶便於我者。必不便於彼也。況彼我共便者在我。而彼我共不便者在彼。乃舍我而倣彼可乎。平安勢衰。奪國於武人。原其所由。安在乎。保元建久之際將帥之勢。積重不回。乘釁而起。邀功賞而不可制。又從而相噬擠。至郤朝廷而要私利。由此而衰歟。曰否。天安而降。執政大臣藉外戚之親。以一人管轄諸政。而天子贅于上。選才以格。列植私黨。蟠據要路。牢不

可拔。由此而衰歟。曰否。弘仁之朝。始置傳宣之官。天子不親政。盤舞歌咏。肆於上。而兵農訟獄壞于下。由此而衰歟。曰否。然則平安之衰。果安由哉。曰嗚呼何迂哉。由倣唐制也。我皇和自有制度。貴簡質不貴繁文。有縣主。有屯倉首。有郡長。有國造。而皆轄諸天子。獄獻稅政。無不親聽。大臣大連分四五員。而左右之。有阻化方命者。則親征之。不則親王代之。公卿為裨。齊民為伍。雖其常乎。籙弧以莅雜臣民。角獵其簡質也如此。是國勢所以懾四夷也。自從大化删致天長。始斆通李氏。美而倣之。彼有專相。故我置大政一員。彼有六曹。故我置八省。彼有守令。故我置國司。彼有北衙六軍。故我置六衛。彼有節度府。故我置鎮守大宰諸府。彼有內侍。故我置藏人以司傳宣。然後黃袍巍冕。高坐深殿。都兪吁咈以治。驅闔國之民而衣冠之。造刑律以束之。其繁文也如此。君民於是漸隔。而天子終不親政。政權於是漸偏重不一。而外戚終蟠據要路。文武於是漸岐。賤武溺文。官政偏枯。而將帥之勢終積重不回。至不可制。則海內人情安武人之簡質。厭朝政之繁文。而國奪於武人矣。夫便於簡質。而不便於繁文。萬國之通勢也。而舍在我之簡質。而

倣在彼之繁文。平安之衰。職是之由。後之治國者盍監焉。然而世之拘儒瞽生。動美西土而陋皇和。欲以衣冠文物變祖宗馬上之制。使人主從之。則幾何而不為平安哉。

○前鎌倉議

壞王權而不自操之授之於巳之僕是源氏之業也王家之制州郡之政分之守介掾目藩府之政分之將副監曹而皆總之八省諸司兵食大權常在天王之握而于文治建久之際州郡之政悉爲藩府所總而八省諸司從爲虛器王喪其權天下有大盜而攘之矣源氏乘綱維之弛而竊據形勝之地開府置曹自取將帥與其謀主謀請各州守介之外新置地頭國司置守護逐畝分稅以充糧餉以護王土而追捕亂後之盜賊朝廷刼于其威悉聽其請則分

黨入于七道而自總之一舉手而悉攫取分食之利是爲緝捕盜而自爲盜也彼經營辛苦以收千載以來不拔之權而後悉刈天下可疑可慮之人殺其外而强其內蓋欲傳諸子孫使長操其權也而至承久之際禍發其疑慮之外子孫悉斃於姦臣之計而曩之所辛苦而取者瞬息之頃又墜于人手原其所由則源氏自授之也源氏世食武藏相模等九大州而天下糧稅不與焉是宜分以封諸弟或分授遠方數州守護握重兵于外以壓內姦之心苟根本之力十倍其所分彼此犄角犬牙相抵以箝制之則諸弟雖有雄略亦何能爲凡創業之主慮其子孫者必强其內又固其外內外相形然後長久外無親藩宗室之固則內之姦臣無所顧忌王家失權亦出於此也而不改其轍姦臣之所忌吾伐而刈之以安其心使其雍容然扼吾子孫之吭而奪之權雖其盜攘之報宜然而非源氏之授而何故曰攘王權而不自操授諸巳之僕是源氏之業也

○後鎌倉議

天下之事。有分有勢。天子在上。群臣在下。下至陪隷胥徒。等級分明。不得悖而亂之。是所謂分也。然在上以其能撫下也。不能撫下則民心去矣。民心去則天命變矣。天命變則在下者或升在上。代撫其下。人莫能爭之。是所謂勢也。故在上者。宜畏其勢。而在下者不可以勢爲口實。在下者宜敬其分。而在上者。不可以分爲恩恃。分之與勢。常相持。而天下之事無不當也。此說也。吾於北條氏得之。北條氏之悖逆甚矣。以陪臣執國命。始欺其主之孤兒寡婦。設陰謀以使其

主之骨肉黨與相屠。相屠而至漸盡。然後袖手徐起。以收其權。然猶狼顧懼憚公議也。乃取主人之子代以爲主。而傷尊之。然幼輒立之。長輒逐而更之。求趨如狗豚。天子憤其然。謀討滅之。則舉兵犯闕。取而幽之。廢一帝而流四帝。終分皇統爲二。要互錯綜如奕棊然。其悖逆不亦甚乎。而總攬六十州之權。在萬民之上者及九世。何也。以撫字其下也。北條氏之撫字也。自儉而豐民。輕租稅。平獄訟。以使海內之民各得其所。爲己之任。屢發使巡按諸道。問民疾苦。而察吏之勤惰貪廉。信賞必罰。無偏私。至有水旱蝗飢則輿發賑之。凡中世後武人爲人君者衆。而無北條氏若也。何其撫字之至也。而其斃也忽焉。泯焉莫之或救。何也。以悖逆其上也。雖悖逆之甚。以撫字而暫存者。不可爭之勢也。雖撫字之至。以悖逆而驟斃者。不可亂之分也。彼嘗其未斃也。蓋口實其勢。自謂天下莫能爭我。以至悖逆無忌亂乎其分。而自取亡滅。然中朝帝王。自恐恃其分。驕逸日甚。其所以爲政止於歌詠禱祈。至撫字下民之任。則如不聞知。視民人如奴隷。而視陪臣如糞土。豈圖我之糞土視者。乘勢而興。代執國命哉。吁乎。後之爲人君者。常鑒北條

氏之所以興。而爲人臣者。亦無忘北條氏之所以亡。則上下之禍。豈不兩全焉乎。

○中興議

役使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背我是果何術以致之乎高爵以勸之乎顯位以勉之乎大國廣邑以維其心乎此皆非也高爵彼將適惰顯位彼將適安大國廣邑彼將適飽而去此豈其術哉元弘之事已成復敗議者皆謂帝賞武人不足所以取敗我獨謂賞武人有餘所以取敗何則足利尊氏游移觀望挾其闕閱而投帝之危懼艱難之時以勦殊能常倚稱邑帝果大德之降拒寵護唯恐失之唯恐傷其意高爵之顯位之大國廣邑之無功而爲群師之上彼[illegible]

第得始有覬覦朝廷之意陰窺竊望待隙而起一去而不可復維是由有餘而背上也新田義貞有將才而器量讓於尊氏竭力以殪大猾者不過欲伸其積屈取一王爵以光榮門地而已帝知其功過出尊氏之右也是以不得不使比之乃亦高爵之顯位之大國廣邑之出其望外彼始也翹然自喜中也快然自足終也假然自安山門之挺不究退尊氏以誤大機宜者願之已盈莫可復勸勉之也是由有餘而不爲上用也帝之失其術恢復所以敗莫大焉且夫彼之有餘此又必欲有餘故不得不厚賚於諸有司臣也有餘於彼必不足於此故不得不已與復奪加說與利也種種敗端皆生於賞武人有餘也議者又謂益獨見其已與復奪者以爲賞之不足也耳於乎使帝知其術則雖賞之不足足以勸勉而維其心何必高爵顯位大國廣邑爲哉彼尊氏義貞武人之最雄鷙者也最雄鷙者已勸勉而維其心則如彼赤松小貳小豎子輩饒使其怨怒而背使此輩彼猶饑鷹之於弱禽耳議者又謂當時之勢不以高爵顯位大國廣邑則彼最雄鷙者怨背不爲用滋甚矣此亦非也當時若承於北條氏乎北條氏盛時武人未有過五位

者未有全食一州者而未有一人怨背之者未有一人不爲其用者亦在役使之術如何也已

室町議

制天下之勢者。必重其本。又强其末。末不强無以維本。本不重無以御末。故擇地之外險内沃。而兵精者。而居之。使海内上民偏聚于此。末日輕而本日重。以重禦輕。所以御之也。擇宗族勳舊。封諸大國。而列植四裔。裔末强固。則本基不搖。所以維之也。末雖有强國。爲本所御。故不能叛。本雖有重臣之變外敵之患。爲末所維。故不能肆且横。本末不相通而相形。是善制變者也。室町氏之制。其勢其有見於此乎。論者皆誹其封東藩貽京府害也。吁封東藩乃貽京府利也。

尊氏何不知關東爲便京畿爲不便乎。而棄彼居此者。慮南朝也。既不得居之。亦不可與人。故擧其宗族封焉。使與京府相形而犄南朝。强末以維本也。故京府四世。外患有如南朝。如菊池。北畠氏。内變有如師直。如道譽。如時氏。國清。義弘。而隨興隨熄。本基不至動搖者。東藩維於其末也。然自義滿已猜而圖之。及至義敎。終乘其内訌而滅之。東藩已滅。鋋血未乾。而有南孼之變。有滿祐之禍。有宗全勝元之難。禍害延於七世。竟爲權臣陪隸所魘者。失末之維而本以搖也。夫權臣之性。豈忠於義持以前。而邪於義敎以後乎。亦外顧有禁其心與不也已。是尊氏所以豫制勢於其末也。夫氏滿輩用八州精兵。而不敢遂叛者。海内上民固偏聚京府。其勢日重。雖四散卑弱之地。亦足以御其末也。且也。八州不隸甲斐信濃。則不爲國何哉。沃而不險也。故自古未有以無甲斐信濃之八州而能得海内者也。尊氏之豫制勢於其本也。亦如此。何得誹之以爲貽害子孫乎。子孫變尊氏所制。滅夫東藩自絶其維。故至生害耳。所謂變制者不獨滅東藩也。不使本末相形。而使本末相通。亦其一也。尊氏之世。師直賴章之徒爲執事。皆封不大者也。封之

大者。特取於其强末。而不授以根本之權。而猶或令倍叛。至義滿則立管領三職。以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爲之。斯波爲宗族。細川畠山爲勳舊。皆封大國。亞于八州而强末者也。而授之以據本御末之重權。其可當乎。義敎以後之禍害已成勢於此矣。況加之以東藩之滅。此輩亦何所顧忌哉。是之謂不使本末相形而使本末相通。已絶其維。又墜其御。室町氏之所以失勢。其恐出於此歟。

失上議

創業之主封建其國者。無不欲其長服我而不背叛我也。於是乎悉芟昔者之外藩而周酬今者之家臣。而後其國盡爲我僕妾也。以爲是可以長服也。而背叛相踵焉。其或存外藩而家臣其半者。猶未盡爲我僕妾也。惴惴焉恐其或叛也。而長服何哉。外藩家臣相半者。外藩漏於芟者也。必少而大。家臣欲酬而不充者也。必衆而小。以衆而小者見少而大者。則其勢猶有主客之分。而常有内嚮倍屬于上之心矣。夫然後足以威服外藩。是外藩家臣盡爲僕妾也。悉芟外

藩而周酬家臣者。家臣之封少而大。其勢比肩外藩。而抗于君焉。有欲爲君所爲之心。所屬外藩亦恐終被芟。疾視相危。是外藩家臣。盡不爲僕妾也。故盡爲僕妾適盡不爲僕妾也。不盡爲僕妾。適盡爲僕妾也。盡爲僕妾則服。而不爲僕妾則叛也耳。安土氏之弑於叛臣。人皆謂由其太薄於臣。我以爲不然。安土氏亦所謂欲盡爲僕妾者也。故屏東諸侯。而芟西諸侯。屏西諸侯而芟東諸侯。其所芟盡賜家臣。四五臣各封二三州。何爲薄乎。然外藩固多叛。而家臣之勢亦與君抗衡。是以刻責一下。乃忤視而起噬而興之。自

代其位。其餘二三臣僕亦相踵角立。爭奪君之遺業。視君之胤子。如孤豚腐鼠。摔而去之。意向使安土氏不盡芟外藩。因而撫之衆。封家臣而薄小之。則外藩易服而海内早定必矣。而家臣亦皆自視異於外藩。而懾服之。雖被箠罵。而謂僕妾所當然。不敢以怨。雖怨而其力不能叛。雖叛而其餘者畏外侯之窺覦其勢相合相保。立胤嗣而共護之必矣。唯夫欲盡爲僕妾。是以太厚其力。唯夫太厚其力。是以至離叛而不合。故安土氏之亡。由其太厚於臣也。非由其太薄於臣也。

大坂議

人主之所恃以馭世者爵祿而已可以貴人可以賤人者謂之爵可以貧人可以富人者謂之祿人主操貧富貴賤乎人之權而人臣待之以貧富貴賤矣不然何以能馭之乎然不善操權褻而濫之使爵祿輕善操權者節而時之使爵祿重爵祿重則一紙之文數升之俸受之者踊躍而得之者感戴爵祿輕則今日割十郡明日割十郡朝廷之上除目如雨受之者以爲當然而得之者不德乎上以爲當然不德乎上則其心各自爲之踊躍感戴則其勢羈紲于上人手

苟使天下有羈紲于我之勢而無各自爲之之心則爲善馭世者矣大坂氏之馭世變而定之總而攬之功烈之盛近古所未有也而二世轍亡蓋天之啓眞主也然原其所由亦使爵祿輕也歟挾天子令天下以朝廷名爵爲濟私之具武人卒吏或至列朝班用此而四略剗三備籠播津批越前列紀伊鋤四國擣九州肇關東而壓陸奧四海之內項刻爲其所有動舉數州之地以封將校賈豎賤人或至爲司牧海內之上已不給則又欲包朝鮮而取明氏以之窮兵力失民心國祚愈促非爵祿之輕乎是故以此富以此貴者皆以爲當然不德乎上乃有各自爲之之心彼柩肉未冷而社稷爲墟者出于此也世乃稱其善攬英雄嘗譬之捕獸餌其所嗜者邀而捕之然操餌於我節而與之然後可以羈紲於我散餌於地饜飽其腹則始也雖驟來乎終也各自奔躍而去矣彼輕爵祿者亦徒攬諸一時耳豈百世常馭之術哉雖然當其攬諸一時也弄大猾于股掌百萬之兵伸縮起伏唯其所麾應仁以後百有餘年之亂乃以頃刻定之抑何雄也其輕爵祿亦頃刻定之之計耳吁其所以得天下於頃刻乃其所以失天下於頃刻也夫

新策卷之三終

二十三論上

客讀二十三論。問吾曰。子何不自揣。爲若出位之言乎。且吾視子之常。何其迂也。吾未知子言也務何如已。曰。否否。我以擬其文也。非以倣其實也。以泛論乎古也。非以切言乎今也。吾結髮受書。唯占人是述。其迂其直。非所識也。客曰。我之文辭及經世子之擬之亦宜矣。然子雅稱秦漢。而此文也方而滯。冗而弱。求諸秦漢。未見其肖。豈倣韓非國策而誤曰邪。曰唯唯。吾嘗謂舉業病於文。又利於文。

我之所謂文曰記。曰序。曰東讀。是而已矣。時覯雋者焉。而至五六百言。則補塡耳。亂雜耳。彼之操觚。則萬言條達。無他資於舉業也。吾故擬彼場屋之文。一日課一篇。務其達。不求其雋。今而視之。雖我亦厭。每欲毀而棄之。而二十三日精神亦不忍沒之。故紙籠所以貽是識。識者不止子也。請書子之識以防之。文化甲子孟春賴襄識。

〇君權内治。

總攬萬人之命。而制之於一人之手。是人君之任也。語物之少。以一人爲至。語物之衆。以萬人爲至。人君以至少總至衆。一失其所攬。其勢將紛亂解散。不可收拾。可不懼哉。苟知其可懼。亦何得自宴樂而逸豫哉。然後世之君。以宴樂逸豫。而招紛亂解散之禍。爲姦豪所劫奪者。項脊相望。何也。蓋其心常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而萬人無如我何也。是以肆然蕩然。沉宴樂。而溺逸豫。宴樂逸豫固多其類。而其沉溺之最者。爲内廷。凡百之禍無不源於此也。人君將謂内廷自内廷。外朝自外朝。我退安内廷。何必害于外朝之政。是其所以招禍也。請極言歷代之弊。蓋

内廷者。人君退安之地也。其始也。嬪婦内豎。厘厘數人。任侍御掃除之事耳。至後世也。則爲外政之源。何謂爲外政之源。蓋人之情。勉强於堂階。而誠實於枕席。易疑於謇謇之言。而易信於刺刺之語。以易信之語。而投於誠實之候。以勉强之心。而聽易疑之言。則必資於易信者。以斷易疑者。而外政始源於内廷矣。是其弊之大本也。紛亂解散之勢。已萌於此。本蠹而末腐。固其機也。故其始也。投於君之心耳。其中也。請謁於當路諸人。當路諸人自知此之易疑。而彼之易信。常有畏之之心。則不敢不受其託。某忠而才矣。某邪

而不才矣。雖邪而不才矣。而爲彼之所託。則不得不用。邪而不才者。不得不用。則忠而才者。不得不舍焉。當路之常者猶然。況其姦者乎。忠者賴以舍焉。邪者賴以用焉。而內廷之黨碁布於外。當路諸人間有憂國者。不受其託而爭之。則以夫易信之言。瑕不受託者。而瑜受託者。以誠實之情而聽。無不瑕其瑕。瑜其瑜。卽不然而訪之外人。外人已爲其黨。則如合符也。然後黜其瑕者。而委其瑜者。而內外上下無非私黨矣。人君以一人孤立其上。枕席之中已爲敵國。況堂階乎。況四境乎。其所攬者已去其手。而紛亂解散之

勢乃極於此。然而其心猶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而萬人無如我何也。宴樂之益沉。逸豫之益溺。而不知天下之姦豪已窺其後。嬪婦內豎其爲禍猶淺也。至姦豪則不然。夫彼姦豪者。當英明在上。則伏而不見。匿而不出。然其滲指垂涎之心未嘗止也。將待上之有猜主。以伸其所大欲焉。而其眩惑乎君也。未嘗不因內廷也。其心益謂我欲竊權而固獲於權。則君亦必生固守之心。於是遜焉自引。如不有意於權。巽然自伏。如畏於權者。縱君之所爲。而如不聽知者。君乃以爲彼無如我何也。我權常在我手。人無之能爭也。於是乎始沉宴樂。溺逸豫。而後彼姦豪者始得以竊其權於外。又從而結其所宴樂逸豫者。酬彼之所欲。而使助我之所欲。使君不得覺權之漸移。又恐他人之爭已權也。乃鼓其好利競榮之心。使內外上下紛爭而不辨。則其勢不暇及我。然後我得以專其權而久持之。久持之則其威牢定。而其勢積重。內合內廷。外援萬人。內外聯絡。如膠漆然。以萬人膠漆之臣。窺一人孤立之君。其爲禍豈可測哉。是歷代所同也。夫雖至昏極愚之君。豈甘此不測之禍哉。蓋亦不能知禍源而塞之。人君自疑我退安內廷。何必

害外朝之政。然而其禍害至此極也。然則禍源專在內廷。內廷果可去乎。曰何其然。嬪婦內豎歷歷數人。任侍御掃除之事。獨取於其廣繼嗣。而減冗員者。勉強於枕席。而誠實於堂階。每疑於刺刺之語。而每信於諤諤之言。則雖有姦豪。而將誠伏于其明。尚何歷歷者之患。何紛亂解散之有哉。唯夫宴樂逸豫沉溺於此。是以爲禍之源也。然則禍源專在宴樂逸豫。不宴樂逸豫則可乎。曰何其然。不原所以宴樂逸豫者。而徒欲不宴樂逸豫。是亦勉強耳。雖得宴樂逸豫而不敢然也。不敢然者。有時而蕩。不得然者無時而肆。

彼其始之所以肆然蕩然沉溺於此者無他其心自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而萬人無如我何也禍源所窮在此已矣人君苟知其以至少臨至衆則謂天下之可懼者無若人君矣以天下之可懼者爲己之任雖欲宴樂逸豫而可得乎人君唯謂天下之可樂者無若人君矣夫是以自驕不測之禍授天下之姦豪以己之權而不悟也

○大臣監官

權柄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君握權柄以馭其臣是以能制闔國之命與其臣以權柄而使專之是自喪其所恃也何以爲君乎故權柄在上則盛下移則衰下移而不回則亡和漢古今之事如星羅也知者睹而燭然也古昔明君知其如此也於是以其經驗老事機之智而立其憂後嗣防禍變之制制之一立延於百世世之俗儒者乃容喙其間動援經義紛紛不止以謂如古制則使人臣謂人君猜我殆非所以任使賢公名卿也夫執政太臣孰有不忠謹者哉雖

然凡治國者不賴人而賴法古制之慮大臣也非待大臣以邪橫而常猜之也今雖皆忠謹也而何知百世後不有邪横者哉故立之制使後嗣常守而不變則雖有奸人而不至專權是法之所以可賴也所謂制者不獨以慮大臣而亦所以保全大臣也爲人臣者皆知其所以保全我也孰敢謂猜我哉況賢公名卿與國同休戚者亦何視其所憂慮者以爲猜疑而變更之哉人君固不眩於俗論也苟眩焉乎不喪其所恃者幾希人君宜斷然謹守古制也已雖然其於古制當求其所以立焉之意所謂意者在不喪其所

[illegible]而已矣而古制之中亦有足以與焉者非智之疎也由啓而過也曰何謂也曰有二其一曰執政以輪直宰爭也古昔明君其意蓋謂原祿重權不可並授與授權也亦當分而授焉庶幾不至專橫也於是勳舊巨室與以厚祿者特取於其內外相形鎮壓奸邪之心而不使參預機務乃別擇俸祿不太厚者以爲大吏以攝制群士即雖巨室而進止奏請一因其時宜然所謂大吏者亦置六七員復置其副而皆統之於君可謂善制哉俗儒乃請以卿攝於大夫經義所未聞也且我之執政即彼之宰相宰相必專任一人

而後可展厥才宜以卿一人攝制大夫以下以統政權噫夫秦漢丞相唐宋同平章事元左右丞相皆專任一人而動至專橫也朱明懲胡惟庸之禍歸政六部尋置閣臣五六員視草是其所以鑑前代也我之執政猶省閣臣蓋衛帥省吏部驃帥步尉省兵部計司部司省戶部市司省刑部工司省工部謂者省禮部粗存六部體貌而執政亦不以一員統之明君所慮蓋暗符邪我王家古置大連大臣四五員尋增內大臣其後有所謂大政大臣者然猶非親王不任焉中朝乃以大臣任之至立攝政關白內覽宣旨等名則上下安作極矣其稱賢公名卿者獨淡海公一二人耳其他皆專橫如彼蓋誤取唐制以自招此弊也而室町氏亦取其弊餘之制置管領職一員以細川斯波畠山三巨室更迭之厚祿重權並以授之而七頭三司者皆受其攝制其稱賢公名卿者獨細川賴之一二人耳其他亦皆專橫如彼夫凡管轄諸部之政而其總合歸一之處人君以一人操之是人君之所以不可無也而業已有以一人操之者矣則無君也有攝政關白而奚可如弁髦不亦宜乎今乃謂執政宜專任一人是使百世後有弁髦其君者也然

使弁髦其君不獨俗儒之論爲然也古制六七大吏以一人宰一月之事輪直循環周而復始此亦不使權柄常在一人也可謂審矣然雖不使常在一人也有時而在一人何若使常分在數人哉欲使常分在數人則莫若廢輪直之制耳夫所貴於列署攝政者以其分權也當夫直月也銓選食貨兵營工作典禮之政盡總合於一焉今也無非忠謹者則權愈專專愈成也百世後遇彼橫邪者則幾何而不弁髦其君如夫攝政關白管領哉又何在其爲分權也廢輪直則猶明兩臣協心贊輔矣不獨不弁髦其君亦可

以總苟簡推諉之弊矣。難者將謂。如此則百世之後六七員之中。省任望隆者常爲計議之首。易至專權。而新進望輕者不得與之抗。君則受其弊矣。是習染之見耳。如此而後雖新進而得以抗。省任者耳。當夫直月請政總於一人之手。孰能抗之。廢輪直而人人爭議取決於君。君則始足以禁其專橫矣。其二則曰。監察之勢輕也。古昔明君其意蓋謂君而無耳目。群臣忠邪。庶民疾苦無由而知也。於是立監察之官。以親信可倚公忠不偏。剛亮之徒隸副焉。掌伺察事。其於都市諸費不時出入。毋得拒之。是以人君獨坐深

宮而臣民微事無不悉知也。非常之變可以預瀦而無危也。人君權柄。是以益隆。可謂善制哉。俗儒乃謂三代無監察之官。是叔季之法。生人臣自疑自危之心者也。宜廢此官推誠心於群臣腹中。噫我王家古置彈正臺。其尹或以親王充之。常爲法紀之司。紀綱由之振肅。而中古後代文具。至武門尹不置。執柄大臣所畏憚者。彼朱明亦置左右都御史以統衆監與閣臣抗。爲三焉。世宗以小嫌抑臺諫而法紀漸萎靡。卑論明初未有閣臣專權者而至嘉靖中嚴分宜父子乃稱人小丞相之目。終釀禍變。而其君不得保

全之者。起於憲部之勢輕也。夫有此而輕。猶且爲姦臣之地。乃謂宜廢此。是百世之前豫爲姦臣之地也。然豫爲權姦之地。不獨俗儒之論爲然也。占制監察皆紛於大吏。蓋所謂監察猶我之大少弼彼之殿中侍御諫議。而所謂大監察者。如我之尹。彼之大夫左右都皆宜直紛於君矣。而不然也。故其勢太輕。此制也。蓋慮其恃爲君耳目。或至橫肆也。是以縱諸此而操諸彼。可謂密矣。然監官之橫肆。孰若巨室大吏之橫肆。何若其重勢齊於諸君使足抗大吏。如夫尹與都哉。則百世之後。雖有權姦者。而常有所忌而不

至專橫。自簡一入無不落膽矣。夫所貴於立監官者。以其察群臣忠邪也。與勢太輕。其建白報告。概由人宜達。是何在其爲察忠邪也。小臣之邪。不必害國。大臣之邪。必至危國。苟重監官之勢。則大臣無不謹飭也。奚翅大臣然也。小臣何有不風厲者哉。奚翅大小臣然也。亦足以抗諫於君也。故監官之任。當以察君之非爲第一。察臣室大吏次之。察小臣爲下。難者將謂如此則君之耳目。獨及於上。而不及於下。民庶疾苦。何由而知焉。是淺露之見也。如此而後耳目不獨及於上。而得及於下耳。夫臣民微事。知之何益。今

察人君及大臣之非。則人君及大臣[illegible]非皆關民廢疾苦者也。人君之德日進。而其權柄益固矣。噫權柄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故明君立制。其意甚密。使後嗣不喪其所恃焉。而大吏之以輪直掌事也。臨官之勢不重也。皆有足以喪焉。則密之過也。後嗣不堪於俗論。而守古制。固美德也。然徒守古制。而不知古制所以立之意。而副之。謂之守古制。不可也。賢公名卿。其亦盡慮此。故廢輪直重臨官者。似不守古制也。而不守古制。適所以守古制。守古制。適所以不守古制。則何必守古制哉。

〇銓吏革弊

必宜有也。不必宜有也。有則有以司事。不有則無以言事。是非必宜有者乎。有則足以助事耳。不有則不足以助事耳。是非不必宜有者乎。古之善治國者。以長官為必宜有者。以胥吏為不必宜有者。故事古而不弊。後世則反之。請言事之尤大者。夫計曹者國用所贏縮也。郡曹者。國本之所安危也。市曹者。國法所弛張也。古者國用司於計司。而計胥助焉耳。國本司於郡司。而郡胥助焉耳。國法司於市司。而市胥助焉耳。今者籌錢穀。算緩急。委於計胥。監豊耗。管徵比。委於郡胥。審問擬理盜賊。委於市胥。而三司聽於上矣。是之謂三大事弊。然此三者。其始或有便於國之勢。而未有弊於國之形。是弊之所以不去也。何則。胥吏之體。近於其民。而嫻於其曹。民之情偽。如擢髓也。曹之案簿故事。如指掌也。上之人視其然也。以為便焉。便其久焉而不變。長司之體。遠於其民。而疎其曹。民之情偽。如帷面也。曹之案簿故事。如望洋也。上之人視其然也。以為不便焉。使其不久焉。而屢易。屢易之至。旦至暮遷。如客其曹。不變之吏。襲子傳孫。如主其曹。以主其曹者之心。受客其曹者之令。以帷面望洋

之識御擢髓指掌之情。而弊乃起矣。計曹之弊蠹。郡曹之弊刁。市曹之弊墨。貪緣籌算之際。不誤其覆不爽。勾覈而暗有所蠹。貪緣監管之際。動厨傳擾閭里。刁勤下戸而銷擱豪族。透鐵洒換之息。尚之而全貪緣審理之際。所欲甘心。雖有可末減者。而舞文巧詆。必致刻深。所欲報德。雖有可痛懲者。而折律戱端。必附解免。蓋其俸薄而其員少。其任久而其權專。故雖廉且厚者。不得不然也。其始也猶於家簿交錯之際。爲紛紜眩人之計。使長司不得覺。至其終也箝制之術漸熟。爪牙之黨漸廣。高下起滅。唯其所爲。及至此

也。上之人非不知其爲弊也。而如無見也。何則以其必宜有也。至若夫長司也。詮選甄別。概拘資格。起於紈袴。而遽幹劇務。唯胥吏之成是仰。體專勢孤。則袖手旁觀耳。即有強幹精明者。欲察其弊而釐革之。而客主之勢已不可較。其則衆謗囂騰。讒彈倒起。生仕途之梗焉。是以游移遷延。以三曹爲傳舍。推諉於後任。而汲汲於前陞。及至此也。上之人非不知欲革弊者之爲是也。而如無見也。何則以其不必宜有也。此弊而至此。其勢誠不可夫邪。蓋及其如勢者在上之所制。嚮之制也誤矣。苟同其勢。漸而釐之則何在

乎紈袴而贅焉者罷免之。詮計司必取其堪籌算。詮郡司必取其堪監管。銓市司必取其堪審理。而資格不論也。皆使久而不易焉。近焉嫻焉。必至彼擢髓指掌。專其任責其成。不苛察而掣撓之。果使於國乎時增秩下賞。鼓舞其氣。使不怠倦。則彼其心必欣欣然有所聊賴。司國事不異私事。視計曹如家庭。視郡曹如□□。視市曹如家廳。措置營設。不敢苟簡。乃以報之者也。雖不至襲子傳孫而終身於此。不□□焉。亦無憾也。夫而後嚮以爲不必宜有者今也以爲必宜有矣。至胥吏則察其貪墨之甚者斷而逐之。然

後擇其稍謹敏忠朴而無黨援者。厚其俸而分其職。悉聽於司之所御。果弊國乎。且至而暮遷可也。夫而後嚮以爲必宜有者今也以爲不必宜有矣。是之謂同其勢。勢回而弊去。何患事之不立。又何患彼國用之不贏。國本之不安。國法之不張乎哉。

〇分祿等位

三代之法未必可則也。夫世祿者三代所共所謂王
政也。其祖有功勞。其孫宜受之報。於是乎世其祿。使
其常在於上。與宗社相終始也。然有功勞者。所謂才
者也。無功勞者。所謂不才者也。不才者之子孫。未必
皆不才。槩皆才矣。才者之子孫。未必皆才。槪不才矣。
蓋祿而在於上者。無不驕逸。不祿而在於下者。無不
艱難。無不艱難則無不才。無不驕逸則無不不才。是
不才悉在於上。而才悉在於下也。而國不危者。未之
有也。何哉。彼不才者。無在於下之慮。則謂已之所當

然。而不德其上。不德其上則將自肆。彼才者無在於
上之望。則謂已之所當然而不勸其上。不勸其上則
將自棄。才者自棄。不才者自肆。其無危乎。欲使之勸
其上則不得不祿在於下者也。不得不祿無祿者也。
欲使之德其上。而不宜降在於上者也。不宜奪有祿
者也。而國不紬者。未之有也。何哉。昔之才者祿而至
今。今不得奪之也。今之才者。祿而至後。後亦不得奪
之也。遞至百世。其無紬乎。國之錄有限。而國之才無
窮。以無窮之才。而資於有限之祿。在於不才者之祿
有餘而與於才者之祿不足。欲不與於才者乎。無詛

也。欲剝取於民乎。無惠也。弊而至此。非三代之法致
之乎。夫人君之所恃以御臣民者。爵祿而已矣。善御
之者。使臣民德乎我。勸於我。雖數升之祿。片紙之文。
無不躍然來趨焉。無不欣然感戴焉。而後億萬之人
唯我所御。苟不德不勸。自肆自棄。則其勢各自爲之。
將謂人君之權不足重也。人君將何恃御之。然而猶
謂之三代之法乎。世之論王政者。曰列國之法。有世
祿有否。否者非也。是殆不知用權之術也。以愚觀之。
否者固是矣。世祿者雖其祖法。不可忘易。而宜我爲
融酌。以不使至危與紬。夫彼周者爲世祿。秦漢者侯

王之外。以時上下。唐宋明淸者。皆以科擧之法。御億
萬臣民。昨不厭糟糠。而今也食於連府。今食於連府。
而明也不厭糟糠。唯其才不才是視。何嘗不世之。故
天下之祿不至不足。而天下之臣民常勸。常勸之弊
至奔競趨薄矣。本邦先古報功之祿。有上中下三等。
或世或否。及至後世。乃一授永賜。與宗社相終始。臣
民之祿常有餘。而臣民之功勞報簡。靖忠厚勝漢土
萬萬。而其弊也自肆自棄。痿痺偏枯矣。痿痺偏枯之
與奔競趨薄。其爲患均矣。即患之欲以矜取漢土之
法。何特國勢人情之不可爲。亦開易法之端。導僥倖

之途也哉。無若就世祿中稍為融酌也。融酌者何如。立之期限也。分之等流也。曰。自昔至今其祿者世之如故。曰。自今至後其祿者不許世之。等其職銜而殺之。不才而無職者有常祿。才而繫祿者。增其祿。及其身而奪職。及其子孫而不得襲。冒者皆失其增祿。而復其常祿。有罪辜則更損其常祿。有功勞則更加其增祿。如此則彼不特不怨之。而且德之勸之。然而舉其才。宜如科場。每歲令世祿子弟於各隊長之家。試其射騎鎗劍。試其陣法戰略。試其時務之議。簡其俊者。薦諸執政。執政每三歲會而再簡焉。薦諸君。公每

六歲親會試焉。授之職祿。止於甲科一人。如此則上之費祿至少。而不至不足。亦之德之勸之至衆而不至有餘。庶幾享和漢二法之利。而不受和漢二法之弊乎。是所謂融酌者也。所謂融酌者之外。又有法之可立。漢土古今有祿有爵。本邦先古亦然。先古之爵自正從一位。至大少初位凡三十階。遇才而有功勞者則等而報之。而所謂位記者亦片紙之文耳。然受之者無不欣躍也。至於後世。武人質魯。所恃以御臣民者獨止於職祿。而祿無不世之。則至使其不德乎我不勸於我。鎌倉二氏未全有天下之祿也。故其分祿雖皆世之。猶尚而節之。受其祿者亦與德之也。至室町氏及近世速源氏。則天下祿利之權全歸其握。故其分祿大濫太侈。又從而世之。受其祿者。不惠之。有功勞者。不勸之。以至危且絀而止。此豈獨世祿之弊也哉。亦由不知有爵位之法也。從政者知爵位之為誼。而欲立其法。亦宜斟量古今情勢。就今有之職銜。假其名而虛其實。以定其階級。遇才而有功勞者則等而報之。其他或就彼之佩服儀衛。或就我之書記敎命之文章制之等差。此數者皆取方今體貌稍存者。因而定之。新臣民之耳目。而不至駭臣民之

耳目。則無非爵之類也。如此則亦上之費祿不至不足。而下之受祿不至有餘也。我之斟古法有其可倣如此。而不知倣焉。漢土古法有其不可則如彼而乃則焉。非不知用權之術也乎。今君苟能知此術而融酌世祿。亦定爵位以輔其祿。自重而用之。自節而出之。不至濫與侈。則才悉在於上而不至艱難。不才悉在於下而不至驕逸。德其上而不自肆。勸其上而不自棄。無痿痺偏枯至危與絀之患。而數升之祿片紙之文。足以籠絡鼓舞擧國之豪俊也。

○用才取人

治天下國家有術得才而已矣得才有術不求備而已矣夫治術之急務莫若得才才苟得乎理法禁制財用御衆吏撫細民何政不可備何事不可舉才苟不得乎雖有法禁弛而不振雖有財用壅而不阜雖有衆吏細民怠惰衰削而不可御且撫之人主徒有脩政舉事之志而莫能副焉是故得才與否天下國家治亂否泰之所決也天下國家之治人主無不好也天下國家之否亂人主無不惡也而去其所好而就其所惡比比皆然夫去其所好而就其所惡豈人

之情也哉暗昧有以致之後世人主坐享祖宗遺業而如已力得之驕逸怠傲爲目前十數人所承奉不知外事法制弛也財用壅也衆吏怠也細民衰也而坦然四顧曰國家已治何必汲汲焉以求才爲務是暗之上者也後世人主或曰吾非不求才也如無才何是暗之次者也暗之上者皆庸論也已暗之次者愚將言其所以暗焉夫有非常之能者必有非常之失善于此者未必無不善于彼備百能而無一失具百善而無一惡者則天下何有此乎故其明者有一能從而用之而其失不問也有一善從而取之而其惡不論也是以上自世臣士大夫下至新進府吏胥徒皆畜雖磨礪不至自棄也是則不才者亦將至於才況其才者乎其國之富才也亦宜政以脩事以舉天下國家豈有不治焉哉其暗者反之遇一能則曰彼有某失未可用也遇一善則曰彼有某惡未可取也是以上自世臣士大夫下至新進府吏胥徒皆無不銷沮自棄也是則才者亦將至於不才況其不才者乎其國之乏才也亦宜政以不備事以不舉天下國家豈有治焉哉明者之所以爲明暗者之所以爲暗不亦較著乎甲斐山本晴行有言曰明主試之暗主

論之譬之刀劍論之則名工所鑄亦不保無瑕試之則雖屠者所棄或有利器由此觀之人主之以謂無才者亦不試之也人之才有長短得失之偏有細大煩簡之殊不可以使撫細民也而或善御衆吏矣不可以使制財用也而或善理法禁矣人主務棄其能之所當而數試用之則天下之利器出矣夫已得利器則國家事務雖有弛者壅者怠者衰者縱橫紛亂而不可備舉者而以此臨之則裁制斷制迎刃而解何難治之有故曰治天下國家有術得才而已矣得才有術不求備而已矣

◯均田蘆籍

戰國之法。存至治世。無不便者。以其簡而近民也。世之腐儒動稱三代。是古非今。是外國非本土。欲以禮文度數。變馬上之規。夫馬上之規存矣。是以不崩馬上之患。變馬上之規。能不崩馬上之患哉。然則馬上之規。悉便乎。曰馬上之規悉便矣。而有一事不便也。是何謂也。治農之法是也。夫所貴於馬上之規者。以其簡而近民也。治農之法。簡則簡矣。如不近民何。不近民。將不便民。民之不便。國受其弊。是可不爲之慮哉。何謂不便。民產不均也。黃籍不精也。民產不均者

何。古昔平安之治。倣李氏。制天下之民。皆有口分二頃之田。周之井地。此爲近焉。中世以降。縱民私賣買。田貧者日貧。富者日富。加之神計佛資。淆雜其間。守介之今。有所不及。而田制始壞矣。戰爭相踵。無復有明制。至豐臣氏。町畝丈尺。一變古法。而田制再壞矣。豪戶有田。至數十頃。至窮戶。或不及一頃。勢力相役。收大半稅。東家連倉列廠。牛欄馬槽。星羅其內。耒耜器械。鱗次其外。而西家則鶉衣百結。一簞之麥。淆以草芥。夫妻分之。夫天下之田。固足以分於天下之民而有餘也。然而如此。非民產不均乎。均之之道。欲如古之口分田。則事情有太不可者。至若井地之制。彼之地形。夷坦平曠。此之地形。則腹背隆而潤首尾卑而狹。其勢不可倣也。欲強倣之。方邪豐殺。高卑迂直之形。籌之至難。分之至煩。且捽撓豪戶。苛擾窮戶。怨讟紛起。不致禍患者幾希矣。是聖人之制。用以釀亂也。斷不可倣矣。故宜酌古昔。量今時。稍爲之等限。徐視其功效耳。每一家田一頃。是爲定限。過之者不許買。而及之者不許賣。過之者之中。其不盈二頃者。不分於子弟。而盈二頃者。許分於子弟。無子弟者。豫畜分之。待有子弟而分之。或使不及之而極窮困者。佃

而耕之。如此則數年之後。自然融通。無不均矣。是均民產之道也。黃籍不精者何。古昔平安之治。最重戶籍。五戶相保。一人爲長。五十戶一里。每里長一人。六年一造。撿其加減。夫彼周漢而降。亦無不重版籍。至明清而甚詳。明清之法。戶丁籍曰黃冊。土田籍曰魚鱗冊。黃爲緯。以定賦役之法。魚鱗爲經。以質田畝之訟。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甲。十戶一甲。十甲一里。里之長一人曰老人。董一里之事。糧長三人。管公稅。貧而老者司木鐸。守令監其勤惰。而升降之。每一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獨不任

公役者帶管於百卜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每十年一大造其他三門九則之法爲至詳悉本邦後世亦非無此制也特略而不詳戶籍之法附諸頭陀郡曹計曹之所司民數穀數田祿分等之簿每郡不過領其大槩流寓逃散惟其所爲其所集則聚爭尺寸其所不集則汙萊不治而保首里正鄉長大鄉長之類或以一人管數里權重而情苟或以一家覆數世其庸愚者藉上之威武斷鄉曲聚稅之外不知有職助富民而困小戶結納胥而蔽罔上司是以小民散漫莫或親睦奸僞日長逋欠歲多種種弊端

不可摟數衛劇之郡因衛劇爲奸僻曠之郡因僻曠爲奸要之皆坐數簿之略也非戶籍不詳乎詳之之道欲分差官吏摟撿釐革則煩擾民情而多寡廣狹因賂而成瘠其上下而肥其中間也必矣宜因今日素有之制參酌明清之法以定其法槪小自五戶大至一郡體統相包管轄相攝帶管畸零其從明清制每一鄉編爲兩簿一簿錄男女廬舍牛馬之數一如舊法一簿圖各戶頃畝之田及東西南北四至界次及丈數若干斗額若干每八歲瞥查之分立前管新買除責見在四目今瞥之前管卽先瞥之見在防奸於流轉之際也年月頃畝略於除賣而詳於新買防奸於鬻產之際也如此則混淆之弊革矣凡一糧升降穀祿分等貧富之證爭訟之質亦可按之而定也是詳黃籍之道也黃籍已詳民產已均則夫不便民者悉去乎曰未也所以不均不詳者由不近民也國之處戰爭詳於外防而略於內治故司令之級在帥尉之下以罷軟者充之以充之爲羞也以一人攝數十里取於其多供軍糧而止延至治世猶不改也其屬隸胥吏以食升斗祿者五六員總攝數十縣一歲之中微比監撿往來數返供帳相望需索百端雞犬

爲之不寧民愈益窮日竭而公之倉廩不必實也故斗升微而官比素封矣而其御之者非罷軟則乳臭聽其橫肆槪焉不察巡視統領徒充文具延領望遷如是而已英君誼辟苟察其爲弊乎則斷然創法升郡司於執政之大升郡舍於帥府之上重其詮選選才充之使以充之爲榮取其能宣德意聯民情而嚴急掊克能奏羨餘則不取也咎其不能陳力凶荒庇護其下而瞥遲逋欠則不咎也厚胥吏之俸有廉謹勤幹者則時增俸錫金或列書司令及賤吏姓名於公之燕室日夕省之以爲簡黜察其勤惰貪廉而黜

陟之八察此之法後世唯無時差憲部僚吏而訪之體不重而事不擾固善法也然唯聘聘然遺利是摘適足以生郡官之猜疑而增其掊克也而其供帳相望者與彼郡胥無大異同則何在其不擾乎且此輩之與郡胥同為聲應則均之歸蔽聞耳英君誼辟宜擇親信援德意專問其貪與惰或破前格覲見賤胥而問民事或托射獵以輕裝行僻郡召見老農親問疾苦如此則上下日通源澄流淨民產日均黃籍日詳而不便之政革矣或曰使民以其簡也今之所陳無乃如牛羊而凡牧乎無乃如煮小鮮而屢擾之乎

無乃繁瑣纖悉乎曰誠然然亦顧立法之始如何已揭畫一之法嚴禁其煩苛使如一母一子必不相苛則不前戒不警導單車褰帷毫不累民舊法似簡而擾此則似擾而簡亦顧立法之始如何已且也民皆知上之貴農如此則背本業末之俗衰矣則此法也不獨富民亦所以富國也富國之術無他其源在均民產詳戶籍之法而已矣

新策卷之四

二十三論中

○財利之說 凡六則

虛敎非不美民未堪其敎也虛治非不具國未堪其治也治國敎民可不求其實乎何之謂實曰財財者國家之所以安危也四民之所以叛服也苟充其倉庫足其衣食則何治不可爲何政不可施實之已立文斯從生是情勢之自然也世之談治者每曰先王之仁義三代之禮樂治國之所當先也富國之說

則槪謂之曲學殊不知倉之乏也國之匱也飢而來輿荒而不發上之趨利不異商賈而啾怨之聲塡草野而猶謂之仁義禮樂乎世之談政者每曰庠序以訓忠信師儒以諭孝弟是敎民之所當先也聞富民之說則槩謂之卑論殊不知飢之無食也寒之無衣也逋欠不得不多巧僞不得不滋仰事俯育之資無由而給而淩[illegible]壯之習行于家庭而猶謂之忠信孝悌乎是治也者亂民也而敎也者導民於姦也然則治云敎云皆不可爲邪曰何不可爲吾徒惜夫先虛文而不求其實者耳實之已立文斯從生悲憂其

不可爲實者何充於國也足於民也夫國之倉庫旣充則施於下可以漸仁國之倉庫已充則取於下可以漸義國之倉庫既充則爭奪之風息而豊享之氣洽可以漸言禮樂仁義禮樂之實已立則仁義禮樂之文斯乃有可興之勢因其勢而參酌之何患其虛者哉夫如此故能保其富故能長安而不危民之衣食已足則奉其租稅可以漸忠民之衣食已足則對其吏胥可以漸信民之衣食已足則供甘旨而給輕暖有同爨相恤之力而無分門割戶之患可以漸孝悌忠信孝悌之實已立則忠信孝悌之文斯乃有

可興之情因其情而誘導之何患其虛者哉夫如此故能保其豊故能長服而不叛國之長安而不危民之長服而不叛治敎之至也而所以致此至治至敎者悉在於財財者治敎之實也治敎者財之文也夫以保實實立而文從譬如畜馬豊其芻豆其毛自澤策而馭之折旋周馳無不如意彼治國敎民者不求其實而虛文是視侈華采章謂之美矣不省其府庫之益竭煩苛碎細謂之具矣不恤其衣食之益削是策飢馬而責其毛之不澤欲施之金羈玉勒而馭焉也彼惡乎堪之非顚而仆則蹄齧而走危矣乎

○財利之計

量入以爲出。古昔之制用也。量出以爲入。後世之制用也。古昔之所以富有。後世之所以匱乏。其皆出於此乎。古昔之所以易得民。後世之所以易失民。其皆出於此乎。吾觀古昔之制國用也。取民以十一爲額。至歲之抄百穀皆入之時。則以地之大小。視年之豐耗。以計來歲之所出。今歲租稅。分之爲四。以其一爲經費。餘其三爲儲蓄。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通融三十年之會計。則九年之食斯餘。蓋一歲之入。充十歲之出。而有餘也。故所入豐則所出或豐。所入約則所

出必約。約其常也。豐其變也。是量入以爲出者。非邪。吾觀後世之制國用也。取民無常額。唯費用是視。少費用則已。苟過多費用。則橫斂暴征。無所不至。今歲租稅。盡以爲來歲之經費。爲儲蓄之不暇。亡論無九年之食。所謂六年三年之食。亦不能存焉。蓋一歲之出。費於一歲之入而不足也。故所出豐則所入必豐。所出約則所入或約。約其變也。豐其常也。是量出以爲入者。非邪。是故古昔之倉庫。雖水旱飢蝗。而不至匱乏。況平時乎。後世之倉庫。雖平時而不至富有。況水旱飢蝗乎。是以古昔之民。雖水旱飢蝗。而不怨叛其上。況平時乎。後世之民。雖平時而疾視其上。況水旱飢蝗乎。豈天地之生財。贏於古昔。而縮於後世歟。人民之懷德愿於古昔。而鮮於後世歟。蓋亦在制用之得術與否也已。夫財生於土地。而成於人民。其所生成。入之於人主。人主取之以爲已之出。是人主所得於天之分。然天之立君。豈取於萬人。而供於一人之用而已乎。亦使一人慮萬人之用也。用度之數。無窮。而生成之財有限。以有限者。充於無窮者。以無窮者。資乎有限者。一旦遇不虞之事。將不可悔焉。故節制其無窮者之源。而經紀於有限者之內。故立萬

人之表。又蓄此之有餘。而備彼之不足。是之謂能爲一人慮萬人之用。不能以一人慮萬人之用。害之大猶且愧之。以一人之用。困萬人。謂之何哉。

○財利之計

國之多事也計不必告縮國之無事也計不必告贏贏縮之由其可不察耶草創之日多事泰平之日無事多事則供億無究無事則經用易給供億無究則不得不罔利剝民經用易給則不待罔利剝民而足焉是必然之勢也然事乃有大謬者夫彼草創之日如何版圖未全收貨幣未全通軍旅未全息餽餉未全絶其倉庫之入何啻百減於無事之日耶其費用之供何啻百增於無事之日耶而加徵民租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征關禁澤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告

緡錢數舟車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籠治興壙權酤算茶稅鹽之政草創之冊不載也非國計之告贏則何能如彼乎夫彼無事之日如何耶版圖既全收貨幣既全通軍旅既全息餽餉既全絶其倉庫之入何啻百增於多事之日耶其費用之供何啻百減於多事之日耶而加徵民租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征關禁澤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告緡錢數舟車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籠治興壙權酤算茶稅鹽之政泰平之冊相望也非國計之告縮則何遽如此乎天之生財少於泰平而多於草創乎水旱蟲賊之災彼或甚於此地之生財少於泰平而多於草創乎地力未盡於彼而無不盡於此人之生財少於泰平而多於草創乎民力未聚於彼而無未聚於此然而如此吾不能知其所以然豈泰平之日天下更有所洩泄而然歟有所湮壅而然歟姦胥貪縁爲欺罔攫竊而然歟租稅之逋欠歲月相因而然歟蠹於廩歟蠡於廩歟古有妙筭秘籌之吏而今不得之歟此數者皆無不慮而防之募而求之矣而計之告縮仍緦緦然利愈不得不與民愈不得不剝者其由果何在曰由文侈之習長而閑冗之官滋

○財利之計

海内之財產。用諸海内之事而有餘也。猶一家之財產用諸一家之事而有餘也。而天下常苦財之不足。何哉。一家之中。有妻有兒有兄弟有奴婢。衣服飲食之需。以至諸器用玩好。皆仰一家之財矣。主一家者。計其產所入。以爲其用度。如此者比屋皆然。然有用而有餘者。有用而不足者。用而有餘者。不必富也。新聚之家槩然也。用而不足者。未必貧也。久安之家槩然也。新聚之家。宜不足而有餘。久安之家。宜有餘而不足。是何故也。蓋人之情。新聚則凡百之事。皆從苟

簡。久安則凡百之事。漸趨具備。是比屋之財。所以有有餘不足之異也。故善爲家者。其制產也。雖迨久安而常如新聚之時。限其用度。嚴爲之節。有不可無者。有可有可無者。衣服之於體。飲食之於口。屋宇之於風雨。一奴一婢之於役使。釜鬲刀鋸耒耜皿盒之於器用。是不可無者也。其他玩好之具。皆可有可無者也。其不可無者。猶必從其苟簡粗惡。況其可有可無者。斥而去之耳。如此則一家之財。用諸一家之事而有餘。雖不幸遇疾病死喪水火之災。而不至於流離。不善爲家者。新聚則然。至於久安則忘其本。恥粗糲而非粱肉不食也。恥大布之衣。而非絹縠不服也。屋宇奴婢器用。亦皆稱之。其不可無者。已然。至其可有可無者。亦求其具備。我不以爲侈矣。而人以爲常也。如此則一家之財。用諸一家之事。而不足。苟不幸遇疾病死喪水火之災。則必至於流離。雖邦國天下亦猶此乎。天下之財。非有古今之異也。而守成之天下。天下之財。或用於天下之事。而不足。而回視創業之天下不然也。蓋創業者。新聚之家也。守成者。久安之家也。是知彼國用之有餘不足。亦判於從苟簡與趨具備也已。夫守成之君。自好奢侈者無論焉。即其號

恭儉者。視諸創業之君。則已侈矣。豈盡其罪哉。情勢風習。漸移於冥冥之中。而不自知也。珍貴也。繕造也。禱祀也。濫賜橫賞也。左右使令之員。後宮侍御之選。有增無減也。自大吏至府史胥徒。每遇一事。則加一員。世其祿而不削也。比例典故。創於中世者。因仍踏襲。有冗費之大而不察也。可有可無者。已不從苟簡。則不可無者。能不求其具備哉。乃至會計告不足。則自食租衣稅。以至末征雜課。無不盡取而廣求之。求已廣。取已盡。而計猶不足。不幸遇非常之災。其焉不竭乎。苟有英斷之君。出反其本而思之。凡百之事。一

切苟簡如草創之時。其可有可無者。斥而去之。將在其不可無者而嚴爲之節。庶乎其可救也。噫。庶人之家用財無節。以至失產。猶可借貸於比隣。海內而不得其計。以至失其財產。則亦有可貸之比隣歟。

○財利之計

利不必興也。害可必除也。興利而害至。除害而利生。故善慮國家者。日求害而除之。而其不善者日求利而興之。求利而興之者。後害而救害也。求害而除之者。先利而生利也。而世之言理財術者。每喋喋然以興利爲說。某地開鐵冶。將得利若干。某處開鹽場。將得利若干。某關筭舟車。某市榷酤酒。將得利若干。某山剗而興墾。某池塡而課耕。某河口。某海鹵。築塢起堤。以爲碁爲津港。將得利若干。凡爲是說。國用之不足也。國用不足。經費之無度也。經費無度之不問。而

取於民。興乎事。欲以補苴之。此非後害而救害者乎。吾之言理財術者。殆乎異於此。以除害爲說而已。某興作爲無益。是害財若干。某儀造爲無用。是害財若干。某賜爲濫。某費爲橫。某官員爲冗。某典故。某比例。自何世始。自何歲興。爲非所宜因襲。是害財若干。苟從是說。經費將有度焉。經費有度。國用將有餘焉。國用果有餘也。利何求乎。先利而生利者。如疏水流之。刷其淤而利其塞。因勢而導之耳。後害而救害者。如撲火滅之。隨撲隨燃。適足煽其餘。二者未可同日而語也。是故除害之說似無術。興利之說似有術。有術

之術人見其跡是術之末至者也無術之術人不見其跡是之謂天下之至術術之未至者煩勞人力擾動人情功效雖著於赫赫之外而物力已屈於冥冥之內術之至者無一所煩勞無所擾動功效雖不著於赫赫之外而物力已息於冥冥之內息於冥冥之內爲社稷者而著於赫赫之外爲其身者也取爲其身之說而棄爲社稷之說豈能慮國家者也哉雖然爲社稷之說亦有眞僞焉眞者獨欲其息於冥冥之內故嚴於上而緩於下詳於大而略於細以徐觀其害之除其僞者仍欲其著於赫赫之外故嚴於下而緩於上略於大而詳於細以急計其利之興徐觀爲儉急計爲嗇唯其嗇矣是以其煩勞人力擾動人情者尚猶議財之流也慮國家者其亦自省思此果爲社稷邪將爲其身邪

○財利之計

富國之術莫善於節用度而愛民力蓋財用之於天下不可一日無者也有焉則安無焉則危安危之機將於是乎在其孰忽之自古國家常苦財用之乏才之可以殖財利用者無不求也政之可以殖財利用者無不張也而國計之告乏自若也是其弊未可以知其所窮歟彼殖財云者果何爲哉必暴取於民或虐責逋欠或加徵常額吏之悍急苛酷者稱爲才能吏之緩和不刻者稱爲不才不能苟督遲則罰從之矣苟搜索剝掠爬羅剔抉則賞從之矣則天下之號牧民者乃皆困民者也如此而財之能殖者吾未之能信彼利用云者果何爲哉必煩興乎事開礦也興冶也墾荒蕪也堙汚澤也改作錢弊以爲陽予陰奪之法也懸新令撓市井而爲扼吭拊背之術也如此而用之能利吾未之能信何則民者財用之所由生也其所由生保而護之愛而養之猶且或至於庳況暴之乎譬之木欲其枝葉之茂則宜先培其根不培其根伐而屢之幾何其不胥而枯也彼暴取于民者自以爲殖財焉吏之責愈嚴而租之逋愈繁民之力漸弱而地之利漸遺是其殖財適以屢財也事者財

用之所由輸也其所由輸省而闕之節而制之猶且或至於冗冗煩之乎譬之人患其精元之耗則宜先節其慾不節其慾而徒欲服金石以補之幾何其不撓其臟而涸其髓也彼煩興乎事者自以爲利用焉而一事之興一弊必從興一利之生一害必從生當其始握籌也工費之當無不較量而其終也其所失或不償其所得是其利用適以損用也損用也斁財也乃訑訑然自得也謂富國之才莫我若而富國之政莫此若而國計猶告乏則謂取於民與乎事之未至也將求其所未至而張之是斧纔存之根而劉纔

潤之髓者非邪然則富國之術何爲曰莫善於節用度而愛民力

○務農勸耕

一農捨耒海內將有受其飢者一婦被機海內將有受其寒者况十國中之籍末其八而本其一乎農夫織婦國之根也士與商工國之葉也葉之茂人能見之根之深人或不見之其所見而重之其所不見而忽之是世之常習也背其所忽嚮其所重是人之常情也變其習而回其情以富其國非有識者其孰能之有識者之所以爲富無識者之所以爲貧也無識者之所以爲富有識者之所以爲貧也有識者之所以爲富如何誘天下之民而使其自嚮田野苟可以

殖稻粱之與桑麻則寸地不遺也苟可以課耕耘之與絲織則一人不置也稱爲賈者取於其足以通有無而都無冗賈稱爲工者取於其足以給興作而邑無冗工衣食之數多於賈衣食之具生衣食之人多於資衣食之人而受其治者多於施其治者故見其都邑衆如也見其田野鬱如也而無識者見其末焉而不見其本焉則其貧之也亦宜無識者之所以爲富如何誘天下之民而使其自聚於都邑苟可以置肆店之與器材則寸地不遺也苟可以執籌之與錐刀則一人不置也稱爲農夫者取於其足以責租

税。而田無餘農。獨爲織婦者。取於其足以供文采。而野無餘婦。貿衣食之具。多於衣食之斁。資衣食之人。多於生衣食之人。而施其治者。多於受其治者。故見其田野索如也。見其都邑鬱如也。而有識者置其末焉。而察其本焉。則其貧之也不亦宜矣哉。然而彼無識者。猶不察之也。見其鬱如者。謂國之富在此也。保護之。其索如者。則不知恤焉。抑制禁防之政不敢無故而加。買竪之巧術日長。輕重之權操於市井。而無知奪之也。獨租減額之典不敢無故而擧。農民之耗散日衆。膏腴之土棄於山林。而無知墾之也。習以爲

常。不知重末忽本之爲非也。圖境之民。見上之所重在彼而所忽在此也。乃日捨其未破其機。厭其田野而樂其都邑。側肩躡足。有如流水。競殖錢幣。遊手而食。情之所常。無知背本嚮末之爲非也。是以其末之勢日益厚。而其本之勢日益薄。國内之仰哺而資給者日益多。則督責剝括者日益急。削其根柢而滋其枝葉。根柢之力居其十二。枝葉之力居其十八。側量海内一歲之所生。纔足以資海内一歲之給。不幸有水旱凶荒以加之。其何以備之。然而猶恬然以謂黄白圓方之幣。皆我所作。大賈膏胥之庫皆我外府。穀粟之乏不必憂也。布帛之匱不必恤也。噫彼庫中物雖千億乎。不過貿衣食之具耳。一郷之凶。一國之飢。猶可詭曰糴於外。嘗夫海内之田荒。而海内之廩竭。菜色塡野。道殣相望之時也。其煌如鱗如箱溢而貫朽者。不足以飽於一日。不足以暖於片時。欲持焉。以貿焉。何從取之。根斯蹷。枝葉能獨不枯哉。

裁商権酤

邦國之所以安危者財也。財之所最重者穀粟也。穀粟生于地而成于天。而助其生成之功者則在于人焉。天地之事不可期。而人民之力可權。不可期者雖聖智而無若之何。而可權者則明哲之所用其心也。曰水。曰旱。曰蝗飢。是其不可期者也。曰士。曰農。曰工商。是其可權者也。知其可權而裁之。知其不可期而備之者。是之謂人君。不裁而使其偏重。不備而使其飢餓者。是之謂君非其君。夫古之天地。猶今之天地也。古之人民。猶今之人民也。天地人民無古今之異。

而穀粟之生于其間者。有古今之異。吾不能知其所以然。何者。海內之土。固足以食海內之人。而有餘也。苟有餘乎。則雖有水旱蝗飢之災。宜不至飢餓焉。然古者不至飢餓。而後世否焉。古者明王之君於海內也。當其平時。海內殷富。家給人足。穀價常輕賤。而氓隷之食或飧稻粱。不幸而災乎。公私之所儲蓄。足以賑而支之。是以雖至壞山襄陵流金鑠石之時。而民無菜色。雖欲背叛。其可得乎。後世庸主之君於海內也。當其平時。海內有殷富之名。而無殷富之實。人之家於都者。日收奇贏。人之家於野者。日憂不給。穀價動騰貴。而氓隷之食非麥則菽。雜以草芽木葉。不幸而災乎。公私之所儲蓄。不足以賑而支之。是以雖不至壞山襄陵流金鑠石之時。而途莩相藉。雖欲不背叛。其可得乎。夫古之歲非歲歲而豊也。後世之歲非歲歲而歉也。古之生齒非加少於後世也。後世之生齒非加多於古也。海內之土固足以食海內之人而有餘。而古食之有餘。後世食之不足。是獨何歟。曰。由民力之弱而已矣。民力之弱。由海內之勢偏重於都邑而已矣。冗官世祿者。連甍相望。而太豪素封者。列據衝要。尸位素飧之族。兼併遊惰之徒。如此之多。則

供其耳目口鼻之娛。釣奇射利者。如雲而起。乘其曠間無聊之隙。惑志亂心者。亦如雲而起。奇技淫工歌童舞妓。海內之籍十居其三。禱祈符章僧道巫祝。海內之籍十居其二。凡是皆徒手食粟者也。是以沉湎之俗。玩戲之習。日長月增。槽櫨羅醡之具。倍於耒耜之數。珍禽奇獸之畜。倍於耕牛之數。凡是皆無故糜穀者也。徒手食粟。無故糜穀者。聚於都邑。都邑之勢重。則鄙野之勢不得不輕也。且夫好游惰而惡勤勞。人之常情也。使勤勞而飽。游惰而飢。而人猶將苟安於游惰。況在於鄙野。則勤勞而不得自食。在於都邑

則游惰而取食於人乎使勤勞而貴游惰而賤而人猶將苟安於游惰況在於鄙野則勤勞而比於奴隷在於都邑則游惰而通於士大夫乎故農民耕隷舍其耒耜賣其耕牛背於鄙而嚮於都者歲以千數而其所餘鷹頭鵠面之民蓋歷歷然輕者日以愈輕重者日以愈重而民力弱矣唯其民力弱矣是以地力未盡矣唯其地力未盡矣是以海内之穀粟不及於古之有餘矣舉國内人民成之者三靡之者七譬如以銖兩稱鈞石也如以寸木支大樹也穀價安得不騰貴民隷安得不食草木至有水旱不可期之災安

得公私所儲足以賑而支之乎是豈古人預備素計制其財用以助天地之功之意乎是豈所以計長安乎憂之則何爲曰天地人民固無古今之異亦在人君之爲之而已矣曰人君之爲之何爲曰如古之明王而已矣何爲則如古之明王曰限都鄙之章限士與工賈之數又嚴限歌童舞妓僧道巫祝之數而禁背於鄙而嚮於都不禁背於都而嚮於鄙自今以往者在於所限自今以來者在於所禁願爲農者官爲貸牛種籽糧緩其税而勸其墾業商賈者重其征賦而賤其品流不得通士大夫則徒手食粟者衰矣糟壚罌醞之具盡收諸官官権而鬻之少於舊額而賤於舊價其所獲之利不納諸公庫特造庫以儲之以爲賑貸新農之資使舊酤家易産産之未殖官或助之珍禽奇獸悉逐而絶之則無故靡穀者絶矣徒手食粟者衰無故靡穀者絶則海内之勢偏重於鄙野矣偏重於鄙野則民力强矣民力强則地力盡矣地力盡而穀粟不及古之有餘穀粟之價不至輕賤者未之有也是所謂可權者也裁其可權者如此則於備其不可期者乎何有古之明君其亦爲之而已矣曰衰徒手食粟者絶無故靡穀者利則利矣恐

其梗時勢而逆物情且穀價至太賤則或有傷士與農之患而自今以往射利於糶糴之間以爲産業者將焉爲生曰然雖然因所謂時勢隨所謂物情而施其術則梗時勢逆物情者亦無不可行矣穀價至太賤官以術而少貴之則士與農亦無傷矣且穀粟之太貴農豈有餘可鬻焉乎若夫射利於糶糴之間者猶彼盗鑄私鹽之徒乎槪姦民也耳姦民易産而四民富財邦國之所以長安也凡此類亦皆在人君深思其由廣求其説而徐觀其效而已矣

平均穀價

併邦國之利權而操之者君也慮人民之資用而備之者君也民操利權而不知禁民困資用而坐視之惡在其爲君也利權之在邦國無常形也或貴或賤因時而變何者人民之資用有豐乏之異也資用之於生民無常量也或豐或乏因時而異何者生物之本有凶穰之變也世之無遠慮者無若小民當其穰也粒米狼戾誠有餘也彼以其有餘也視穀粟如糞土有食而盡之者有鬻而貿之以爲日用器服之資者賤者益賤無備其廩也當其凶也藜藿不充誠不

足也彼以其不足也視穀粟如珠玉雖欲食而無可食矣雖欲鬻而無可鬻矣貴者愈貴轉於溝壑而止也是之謂民困資用世之兼併者無若豪民取之於其糞土視之時而予之於其珠玉視之時不以其緩而貴取之且乘其緩而百減之不以其急而賤予之且乘其急而百倍之寓巧術於取予之際而併利權於緩急之間是之謂民操利權民操利權而不知禁民困資用而坐視之惡在其爲君也故古之明君立之法曰歲穰則貴取之畜而待之歲凶則賤予之以救其乏凡所以準本時價議節物力以使農與末皆

無傷使穰與凶皆無困也古之所云猶可行于今雖古今之勢異乎上之人撰而酌之舉而施之詎有不可行者哉苟有慮上憂下之君輔以識古通今之相定議創事就港汊總會漕輓輻湊之處各開平糴務列置倉廥皆計司總之斷稟緡金數千鍰以爲糴本就計曹與郡曹各選廉明之吏一人分遣各處司之厚其俸給責以大義不必伺察也而使其自選齊民中諳糴糶之事熟耕作之道者各十數人以爲其屬常候時氣之變移察市價之升降撿諸穀之熟否上熟則糴三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小飢發小熟之

所斂中飢發中熟之所斂上飢發上熟之所斂共若古法或不能然也則穀之太賤時不必糴三舍一糴一糶一稍貴於時價而買之穀之太貴時不必以上熟中熟下熟之價稍賤於時價而賣之民亦認其利無不樂而趨且其糴之也不必糴米粟也大小麥大小豆黍稷之類隨其價賤而糴之其糶之也不必待歲飢而價貴也紅腐陳穢不可久藏者量時糶之或運漕諸乏且貴之地而糶之以所糴之穀爲所糶之備以所糶之錢爲所糴之本輕重歛散操其樞機於上而運動伸縮之誠如此法則歷歲小民之不困資

用乎有便利之法如此。而不知舉焉。使夫兼併厚畜之徒翕張小民豪横都市。可勝嘆哉。然假使人君有欲行此法者。而吾知其不能也。何者。是法非官帑金錢有餘。則不可舉焉。古者量一歲之入。以爲一歲之出。用度之外猶餘數年之積。故立法興事。無所爲而不舉矣。民蒙其利矣。而及其終也。官亦有利矣。後世量一歲之出。以爲一歲之入。用度之内猶有不足者。況能爲貴糴賤糶之法。使民蒙其利哉。夫已不能貴糴而賤糶。則或將賤糴而貴糶。是徒能操邦國之利權。而不能慮生民之資給也。則商賈之雄耳。君之所爲。已可窺其跡。則民不肯趨之。若夫小吏屬隷之類。横暴攫竊。挾上之威權。而凌轢群下。上下共無所利。而其中飽矣。所謂興一利而生一害。是詎若不興之爲愈乎。噫是古之所以貴於節用也夫。

〇窮盡地力

民力之未聚。地利之所以有遺也。地力之未盡。民利之所以有闕也。墾荒之説。其可不講乎。古者明王之爲制也。計地以布民。計民以分地。地無不有民之地。民無不有地之民。知民力之所堪而聚之。地利是以無有闕焉。後世之習則反之。吾請得詳言之。昇平之俗。貴末而賤農。重金錢而輕米粟。相習相率。不知其不可也。是以捨耒耜賣牛犢而遊四方。易其業而改其產。共求爲商賈百工技藝之人。遊手浮食。太半於天下之籍。而地著食力之民寥寥焉。民力之未聚如此。地利其不有遺乎。惟其然。是以僻地遠邑不能無汚萊之區。膏腴沃肥生穀之土。捨於山林而無之。或墾也逋逃離散之餘。淹潦旱涸之後。爲草蕪。爲磽确。爲沙淤。爲流洳。爲鹵蕩蘆葦之場。而無之或復也。地力之未盡如此。民利其不有闕乎。欲民利之無闕。則無若盡地力。欲地利之無遺。則無若聚民力。墾荒之説。其不可不講也果矣。果欲講之乎。不必擾庶民也。不必煩庶官也。或差良有司練熟民事通曉地理者數員。歲巡視可開墾之地。徐誘夫遊手浮食之民而趣之。約而勸之。區而分之。一動一息而鼓舞之。量地境之

高卑度種樹之宜否無水之處激而取之多水之處宣而洩之斗門閘牐激水之具無不廣求其術而講焉而皆使得便宜行事無一所撓掣授其資而責其成效其效而作其氣禁絕其聚議不決推諉相苟之端則墾荒之事可以不煩擾而集矣或檢國內之籍籍其失業蕩產之民變爲遊手者而招徠之貸其耒耜之具助其牛種籽粒之費約之以幾年之租盡捐而與之如此則應募者必踴躍而聚趨耕者必人人自奮墾荒之事亦可以不煩擾而集矣誠如此民利何關之蘊地利何遺之有盡者因後世之弊而極盡力之未盡而在地力之未盡不知民力之未聚而極民力之遺聚墾荒之說誠剩矣但恐其無所總也因不然口分之制久壞戶籍之淫亦明驚民不地著而縱意所之唯其所安之地則遷足而集雜沓重疊也蔭飾奪無不耕者尺寸之地不得更休而其所未要則雖膏腴地播不知耕即知耕亦因其後常之安慣其興造之費不敢墾也有司荒獺開墾興利者亦就其雜沓重疊之處討增區區是以瀕海瀕河之多增田而僻遠之地否焉即田畝之價貴於此而賤於彼彼之不無而此之見存譬地力之未盡民力之過聚其亦濫於習俗之見耳我是以益信先王之制慮後代之深也

新策卷之五

新策卷之六

二十三論下

○水利之術

利之最博者。無水若也。害之最大者。亦無水若也。水利興。而國內之民無不被其利。水害生。而國內之民無不被其害。古人之所以難於治水。蓋有以也。天下之利以穀爲大。而穀無不生於土。土之所以能生穀者。資於水也。一日無水。是無穀也。故自川而澮。自澮而溝。自溝而遂。以爲灌漑。天下之田無不皆然。資其

潤膏。以能生百穀。水之爲民利。其不亦博乎。天下之害以民之失業爲最。而民之失業莫迅於水患。堤防之不愼。疏濬之不加。卒値淫霖。或決焉。或溢焉。稻粱菽麥。廬舍牛馬。瞬息蕩然。或至數千萬頃盡爲不毛。流離傾散。天下皆然。水之爲民害。其不亦大乎。是民之利害。盡萃於水也。爲民上者。安可不治水。治水之術不講。則民害不除。民利不興。然先除民害。則民利從興。未能除其害焉。而欲興其利焉。則謬矣。民之害於水。其原何在。蓋水之爲害。有出於天時者。有生於人事者。出於天時者。猶可以人力救之。況生於人事者乎。吾將先陳其生於人事者。夫辟高就卑。行於其所不得不行。赴於其所不得不赴。是水之天也。水之常勢也。苟任其天。順其常勢。則水固不能爲民害矣。唯夫不順其常勢。而加以私智。是謂以人逆天。夫以人逆天。而有不生民害者哉。以人逆天者何如。或欲便漕運也。乃塞順流之口。使其徙而近於城邑。或欲興田畝也。乃埋之以土。添其岸而隘其流。或菹澤汚地。水之所旁洩休息之地。亦埋之以土。以興田畝。或束其入海之口。以興田畝。使其委之幅員。殆狹於其原。或山之旁川源者。肆樹其木。使沙土崩下。日淤其

流。或築堨塢。不得地勢之宜。適使水激而抵衝其旁迸之岸焉。或合其當分者。以增水怒。每少霖雨。輒決焉。或分其當合者。以弱水力。下流日淺。每少霖雨。輒溢焉。大凡所謂以人逆天者。不可勝指。而此數者其最大者也。是皆水害之生於人事者也。吾將陳其出於天時者。夫治水者。雖任其天。順其常勢乎。加以非常淫霖。滿川之量踰川之限。不得不旁溢。即其不然。經歲月之久。河身海口。不能無沙淤之患。是亦水勢之自然乎。抑天之託於人君也。水害之出於天時者。此數者而已。出於天時。生於人事。二者皆可以人力

救之也吾將陳其所以救之之術蓋生人事者誠能知其非水之天則反爲復其天而已矣不必求他術也唯眩惑於興利之說貪戀於尺寸之土而不察工費之糟所得不償所失者不能斷於此夫明斷之主遠慮之輔加以熟知水勢之吏度其經費徐爲之區畫指置不至擾動下民招致人怨則庶幾其暫勞而永逸也水害之出於人事者不亦可以人力救之乎至若夫出於天時者尤不可不求其術以答天之所託也後世之稱善治河者槩峻其堤防是術之拙者耳蓋我邦海心一大嶋也故其地形梁脊高而四下

漸海雖其稱平地者所謂四下之裔稍遠者耳天下之川皆各出其梁脊之中紆回兩山之間而入海其勢險其節短故其水力自刷泥沙不至淺淤不用堤防而無決溢之患視諸西土治水者尤易爲力也唯其四下之裔稍遠者多因斥鹵以爲都會城邑水至其地勢之險者稍變爲夷節之短者稍變爲脩則水力不以足刷泥沙而日淤日淺且斥鹵之地因闢田畝造閘于河身以拖淡水造閘于海口以洩鹹水則上潤下浮其土輕脆泥沙愈淤加以霖雨不能不決潰旁溢然則不獨出於天時也堤防之說於是乎起

而其患猶不止也則謂堤之卑以加其峻數溢數加水底殆乎高於平地噫是猶築夾墻而蓄水田可乎如此者無若濬而浚之濬而浚之雖人力乎猶爲近於天焉築牆而蓄豈天乎哉苟欲爲其近於天者則得所謂熟知水勢之吏數員以督衆工以招募夫貧困浮食之民區分而授其工鼓舞而作其氣則不必大興役而彼疏瀹填淤剔抉湮塞之功可計日成矣苟海口之形稍卑於上流則其餘不必用人力而濬矣何則彼勢之夷者復其險節之脩者復其短而泥沙之在於河身者不能勝順流之力而獨留也是其

功速於加堤其費亦少於加隄而其利豈不亦愈於築夾墻而蓄者哉是濬而浚之之說也至救所謂非常之淹潦則亦無若牖而洩之也苟審視地形就其厚堅之地多穿股渠等其淺深作石牖於其口以時蓄洩雖有非常之淹潦以此備之分殺水怒其勢必不至爲太害也彼分宜合者常則能弱水力霖則不能殺水怒者詎可與此比哉是牖而洩之之說也水害之出於天時者不亦可以人力救之乎濬而浚之牖而洩之不特以去淤而備霖也古之賢者有取河身之泥淘去其沙以布於磽确之田者數千萬頃資

其膏潤化爲沃壤。稻粱菽麥。畝收一鍾。此術也。或可
擇其土之便宜而用也。古之聖王。有制爲澮洫溝遂
之等者。自大達小。縱橫布畫。灌漑上田。資其生殺之
力以阜民利。此術也。或可擇其土之形勢而用也。何
特此二術哉。平底尖船。以便漕運之法。古人用之。實
施於穿渠作牐之後也。是數者皆除民害。而民利從
興者。非邪。苟能知此。則水之爲博利。庶幾其被國內
之民乎。

〇錢鈔之制

錢幣者。非天下之實也。所以疏通天下之實者也。然
則何謂之天下之實。曰米穀也。布帛也。無之則饑。無
之則凍。若夫錢幣。有之不飽。有之不暖。故米穀布帛。
不可一日無焉。金幣錢鈔。可百年無焉。可百年無焉
者。官何汲汲於造之。而民何汲汲於獲之乎。曰。以米
穀易布帛。米穀不可合勺分也。分則耗矣。以布帛易
米穀。布帛不可尺寸裂也。裂則棄矣。而夫數石之重。
數匹之大。不可輾轉擧矣。不可分裂。不可轉擧。則不
可一日無焉者。或將不給矣。是所以汲汲於可百年

無焉者也。金幣錢鈔。可折之分釐。而資日用。可藏之
襟懷。而行千里。輕以轉重。微以輸大。以通天下之有
無。以發天下之滯聚。可百年無焉者。於是乎亦不可
一日無焉也。民是以汲汲於得之。民唯汲汲於得之。
故官汲汲於造之。故規民之利而造之。且以裁天下
之貨權。利於民。即所以利於官也。規官之利而造之。
不足以裁天下之貨權。弊於民。即所以弊於官也。金
幣錢鈔之利弊。可以是兩語而斷也。請歷陳古今造
幣之因革。所謂利弊。可以就其中而見也。本朝近世
之事。不敢言焉。以西土事言之。夫三代而上。所造錢

幣有利而無弊者何也無他規民利也秦漢而下之錢幣利弊相半者何也無他或規官利或規民利也彼周之大錢秦之半兩漢之白金皮幣三銖赤側王莽之二十八品孫權之大錢共廢而不行者蓋皆欲懸虛聲而欺民以增官之利或官之奢侈究而國用竭於是淆雜他物以益見數以薄爲重以小爲大以無用物爲有用物欲藉威强行之也其民始受其欺中覺之而勉從之終乃斷不用至此則雖威强不可行也官之所造竟歸於無用物而止徒規官利而不規民利曷足怪焉彼漢文武共縱私鑄宋王安石難

銅禁似仁而有弊武帝乃收銅鑄官非三官錢不得行周宋之主亦嚴銅禁皆似貪而有利蓋或不必利於民或不必利於官也唐宋金元造交鈔亦皆以無用物爲有用物也而官民共受其利者規民利而非規官利也宋季元末有交鈔之弊而至明清鈔法終不行者因規民利者而漸規官利也吁乎利於民即所以利於官也弊於民即所以弊於官也其驗不亦歷歷乎明哉後之造金幣錢鈔者歷鑒於此無徒以規官利爲利而深知規民利之爲利則庶幾亦有其利而無其弊矣曰漢唐宋明其專規官利者其弊固如此然其中亦有規民利而官又利者矣而盜鑄一弊終不能止者何也曰此亦規官利之念未絶也何則官之鑄錢欲用銅少而得錢多是以或小其體或淆他物是以致盜鑄之患也苟不愛銅而重人其體如漢五銖錢唐開元錢則民知工費之與利不相當也而盜鑄之弊自止矣交鈔僞造之弊可以此意推也官已絶規官利之念而民猶盜鑄僞造則自甘刑辟者也斷而誅之何庸傷曰錢幣也楮鈔也共不規官利而造之也而錢輕物重鈔輕物重之弊常不能止者何也曰是則權也已矣非規官利之咎也物與

錢錢與楮皆如秤也此輕則彼重此低則彼昂非人力所及也雖然官之所造苟規民利而非規官利則所謂人力所不及者亦可裁其權也錢多而易得則錢輕而賤錢輕而賤則物重而貴是秤衡自然之權也於是設術斂錢於官以準平之錢之分釐重而低則物之分釐輕而昂是亦秤衡自然之權也鈔多而易得則鈔輕而賤鈔輕而賤則錢重而貴是秤衡自然之權也於是設術斂鈔於官以稱提之鈔之分釐重而低則錢之分釐輕而昂是亦秤衡自然之權也雖然此非虛聲欺民淆雜多數使本錢抑糴價屢革

擾下者之所能也。准規民利而不規官利者能之。其造之之始。已有人力與自然之異也。大凡自然者。可以自然裁也。故準平衡提。有能定民心焉。其自然者。不可以人力勝也。故威强禁令。無能行官志焉。蓋行金幣錢鈔於民。固欲以此易米穀布帛。以發滯聚通有無耳。蓋以彼有之不飽。有之不暖之物。易於彼無之則饑。無之則凍之物。以此可百年無焉者。易於彼不可一日無焉者。以彼疏通天下之實者。易於彼天下之寶也。然而民利之者。知金銀銅之可珍貴也。其於楮鈔。亦知其爲本錢之券。而珍貴之也。故能規民利者。因民之所珍貴者而爲之制。故謂之自然。不規民利而規官利者。消珍貴以粗賤。或棄珍貴而行粗賤。欲藉威强行之。故謂之人力也。後世之造金幣錢鈔者。不以人力而以自然。則彼錢輕物重。鈔輕錢重之弊。何患其不可止哉。

○銅工之禁

以無用之事。費有用之物。以無限之工。糜有限之貨。是天下之大弊也。夫金銀銅錫者。守内精英之所凝聚。百歲而生。千歲而成。爲地至踈。爲體至脆。明智之主乃節而採之。聚而淘之。甄而鎔之。以爲寶貨錢刀。因其貴賤輕重。定其數而等其章。以母權子。以子權母。使天下大小之民用爲交易。轉大運重。排滯散聚。皆莫不資於此。此非有限之貨有用之物乎。及至後世奢侈之習長。而朴素之風銷。男子之於刀劍。婦女之於釧釵。以及宴遊戲玩之具。無不以金銀飾之。貧賤已然。況於富貴人乎。甚則至銷其已爲貨幣者。加之僧道之徒。鼓游惰之民。寺院道場之創也。莊嚴彫鏤。百倍古昔。施及齊民之家。無不置佛龕。其像其器無不用銅。每戶口之增。輒增一佛龕。是以天下都邑每有以鑄佛像佛器爲生業者。而無不以致富。甚則至銷其已爲錢者。此非無用之事無限之工乎。英察剛斷之主。苟能洞察其弊。則可不嚴立之禁哉。雖然世習人情因襲爲常。欲驟禁之。則局趣不可禁焉。或関驟擾之端也。宜徐出明諭。以漸革之耳。若夫鐙冒刀鍔。及耒耜斧鋸銚釜鍼刀鎬鑰之類。四民日用

不可闕者。皆用鐵而足矣。燈燭盃盂之類則用陶而足矣。其餘凡不得不用六物者。特定其節。全所謂無用之事無限之工。則一切絕之。凡天下之以銅爲佛像及佛器者。盡以官錢購之。銷以爲錢。凡天下之以金銀爲器用者。盡以官錢購之。銷以爲貨幣。器用之節。禮制不得不備者。代以骨角毛羽采色之類。佛像及佛器。民情之不得不存者。代以陶與木石。飾以金彩。使諸僧道諭其無異同。以銅工爲生者。官爲助之。使漸易産。或因以爲官工。使伺察私鑄之徒。賜上下俱享其利矣。而彼采取之業。急漸屬緩。徐精英所據

成。滋息於礦。不至涸竭。有用之物有限之貨廢棄不廢費也。或曰。銷器用以爲貨用。可也。至銷佛像及銅器以爲錢。則雖其利甚博。而或有錢賤傷賈之患。曰。然。錢與物相爲輕重。相爲貴賤。錢賤則物貴。物賤則錢貴。物賤傷農。錢賤傷賈。農之傷。國之害也。賈之傷。何必害乎國。且夫權物價制低昂。盡在上所爲而已。錢少則重。重則貴。貴則散之以法。使其多矣。錢多則輕。輕則賤。賤則斂之以法。使其少矣。亦何患焉。而所以能制斂散多少之權者。亦由於銅禁之嚴而得焉耳。苟弛銅禁縱民鑄冶。而無知其泄耗之端。則雖欲權物價制低昂。其可得焉乎。然則嚴金銅銀錫之制者。豈非革弊之急務邪。或曰。世亦有貴殊方之物而賤本土之貨者。剡絨綿綾瓊瑤翠羽。果爲有用邪。金銀銅錫鐵鉛之屬。果爲無用邪。何爲乎貴彼賤此。今是之不問。而區區器用佛像之察。無乃明於小而昏於大邪。器用佛像猶尚在於海內。彼闌出殊方者。豈亦可購而求乎。曰。不敢言已。

○征課厚薄

有所厚也。而後可以有所薄也。有所重也。而後可以有所輕也。是之謂明主取於民之法。是之謂明主均乎民之術。何以謂之明主取於民之法。曰。將薄於彼且厚於此。將輕於彼。且重於此。不厚無以爲薄。不重無以爲輕。民知其所以爲薄也。故雖厚不怨。民知其所以爲輕也。故雖重不恨。不怨不恨。是以謂之取於民之法。何以謂之明主均乎民之術。曰。厚云重云。民情之所常苦也。薄云輕云。民情之所常樂也。民之所趨民之所就。則懸其所苦而示之。使其厭而去之。是

以不至偏衆。民之所厭民之所去。則懸其所樂而示之。使其趨而就之。是以不至偏寡。不偏衆不偏寡。是以謂之均乎民之術。寓均乎民之術於取乎民之法。是古昔之國所以富也。蓋後世之患。莫大於民之不均。而民之不均。由取於民不得其宜。昇平之久。民之習俗。漸好游惰。去田野而就都邑。厭農夫而趨商賈。是以食力者日寡。而游手者日衆。生財者之力日衰。而糜財者之力日盛。此非民之不均乎。昇平之久。吏之習俗。愛於近而苟於遠。厚田野之斂。而薄都邑之征。重農夫之租。而輕商賈之課。是以食力者不享其全利。而遊手者收其畸贏。生財者常遇徵求。而糜財者常漏禁網。此非取於民不得其宜乎。唯其取於民。不得其宜。是以民之不均益甚。是後世之國所以貧也。吏民之習於昇平。不得然也歟。雖然吏民之習俗無常也。亦在人主之所爲而已。苟有明主出。求均乎民之術而行之。其何患焉。均乎民之術。宜寓諸取於民之法也。取於民之法。宜厚於都邑也。宜重於商賈也。游民所收之畸贏。宜收諸上也。糜財者宜使不得漏禁網也。緡宜告也。舶宜筭也。煮鹽之場。治鐵之礦。酤酒之壚。宜皆關務權之置關征之也。或曰。嘻是皆

非衰世暴主所爲耶。今也爲之。以招怨恨。何以爲明主之政。曰。何其然。如此則經用足矣。經用足則田野之斂可以薄也。農夫之租可以輕也。暴主奢侈。農租之不足以充經用。然后爲此政。以招怨恨。其所爲同。而其所以爲有天壤之異。苟知其所以爲。則誰敢怨恨。且古之明主。使民慕悅者。求諸西土。三代後莫如漢祖。漢祖實重商賈之征。而困辱之。當時未聞其怨恨也。後世亦不得目漢祖以暴主。目西京以衰世也。亦顧其所以爲如何而已。然則今也舉而爲之。何可不以爲明主之政哉。且夫爲之數十年。民之風俗。皆

嚮上之所尚，向之所厭，今則趨之；向之所去，今則就之。十國內之籍，而食力者、生財者居其八九，經用益足，其富無比。假使其怨恨，怨恨者一二耳，其八九則皆感戴於我。以八九敵一二，加以富足之力，何恐之有。

○貨權輕重

有慮乎民而立法者，有利於上而立法者。慮乎民而立法者，百世可行也；利於上而立法者，不一日可行也。然嚮者之法，慮乎民而立也，而今者舉而用之，欲以利於上矣，則百世可行者，不可行諸一日也。嚮者之法，利於上而立也，而今者舉而施之，欲以慮乎民，則不一日可行者，可行諸百世也。故法一也，或博施濟衆，爲明君賢相所舉；或陰謀猾奪，爲暴君貪吏所舉。顧其意如何而已。雖明君賢相之法乎，使暴君貪吏用之，何往而不爲陰謀猾奪之歸哉。故雖暴君貪

吏之法乎，使明君賢相舉之，何往而不爲博施濟衆之歸哉。今有一法，舉而施之，足以濟衆而不奪也。民利之不均，未始不由此也。明君賢相可不爲之慮哉。曰何法也，準平貨權之法是也。何之謂準平貨權，請略陳之。夫民之始，非偏富而偏貧也，而至素封之家役貧弱而驕王侯者出，貨權之不平。而所謂貨權之始，亦非偏輕而偏重也，而貴賤之低昂常不至平者，何也。時有緩急，而地有歉足也。時之緩也，地之足也，貨物太賤，不足相支；時之急也，處之歉也，貨物翔踊，不可制止。狡賈猾民，買之於其太輕之間，以待其時

賣之於其騰踴之際。以收其利、積貯倍息。不厭千倉。轉販擧移。不憚千里。而其巧術之委曲變化。殆乎無知端倪。富者以愈富。而貧者以愈貧。其不均也。至如是極。無他其相倚仗相因積勢之所必至也。是故明君賢相從其輕重而常平之。使貨物不至騰踴。不至太輕。又使民不至愈貧。不至愈富。是準平貨權之法。所以休何已也。苟欲立其法。以得人爲先。必擇仁愍公平洞知下情者一人。而委任之。次擇明交周廣練熟買術者數人。而爲之副。以次相續。多置屬吏。分居衝要。皆體德意。以使民不至大貴爲心。酌量時勢人

情而奉行之。其法倶沿古人。就所在檢察。凡百貨物有其價因時太賤者。則官悉買之。待其價太貴而賣之。使農民計其地之歉足。而相委輸灌澆。至如商賈之爲官。皆償其價。所在豫置倉庫。以備其所穫。使民明知非官代商賈而網民利也。然後以之爲勸農課耕之資。賑貸貧民。薄息而緩取。至其極貧困者。則棄而予之。誠如此則時無緩急之殊。地無歉足之別。物價常不至騰踴。不至太輕。而貧民免其因苦。姦賈猾民無所施其術。積貯轉販之利。爲上所奪。而失其驕王侯之勢矣。貨權之平如衡之準矣。故曰。今而施之。

足以濟衆。此法是已。明君賢相盍少察之。或曰。陋矣哉策也。是非桑弘羊之所謂漢武者乎。漢武爲暴君。弘羊爲貪吏。往古爲之者。宋有神宗。而神宗又爲暴貪之歸。且夫漢武宋神皆以此法施乎天下。爲陰謀瀆奪之術。而戸口衰耗。民心騷擾。其始似利。其終則害。如合符也。汝其忍汚其吻焉哉。乃欲使明君賢相擧施諸民。陋矣哉策也。曰。小白亦衰世之明君也。夷吾亦衰世之賢相也。夷吾輔小白。傳施濟衆。致覇業之化。職是之由。書諸簡爲百世可行之法。何則慮乎民而立之也。漢武宋神之所擧。無非此法也。然而民

擾事沮。不一日可行者。利於上而立之也。亦顧其意如何而已。後之明君賢相苟慮於民而擧此法。則其致化猶夫齊也。何必槪棄之哉。曰小白夷吾覇者耳。準平貨權之法。功利苟且之説耳。而汝何謂百世可行乎。曰。慮乎民出於至誠。則王者之政也。慮乎民出於苟且詐僞。則覇者之政也。亦顧其意如何而已。世之腐儒善立畛域。自謂非三代聖人之法不言也。殊不知聖人起於盛世。天下之變未多也。後世之處衰而救之以術者。亦何可闕哉。而聖人慮周萬物。故處於盛而豫於衰。後之明者。巧法千變。不能出其範。

彼儒者自守其範而虛其實矣。周官司市辨物而平市。亡者使胥師平貨賄。泉府買滯貨待時賣之。是則後世平貨權之法已圓於此矣。彼儒者亦謂之功利苟且之說乎。

○法律因革

辮制天下之民。使不敢叛其上。不敢逞其欲者。法律是也。蓋民之爲物。如悍馬然。少紓其備乎。將跳踉奔逸而不可禁。善馭馬者。知其如此也。於是制之羈絡其之銜勒而後轡策而驅馭之。唯我之所欲爲。故法律者。馭民之銜羈鞭策也。天下之論民政者。無不言制法律之爲便者。而吾未之盡信也。蓋法律之制。其來久矣。吾嘗昔學之。而粗記其名也。請言其概。彼鄭之鑄刑書。其事邈遠不可詳焉。其散尤著者。魏有李悝。悝之律六。曰盜。曰賊。曰囚。曰雜。曰具。因有二類。繼作之者。漢有蕭何。何之律加以三。曰戶。曰興。曰廐。備爲九章。魏晉六朝稍更加之。至於楊隋。承宇文氏之法。而唐亦因之。定爲十二。曰名例。曰衞禁。曰職制。曰戶昏。曰廐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用刑也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宋元亦因之。至於明。重釐正之。五刑仍其舊。而律則分其類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故分戶昏爲二。曰戶役。曰昏姻。分鬭訟爲二。曰鬭毆。曰訴訟。分廐庫爲二。曰廐牧。曰倉庫。分職制爲二。曰公式。曰受職。定其目。爲四百六十條。淸亦因之不革。而今之談律者

專稱之。凡唐以來讀律之例八。曰准。曰以。曰皆。曰各。曰其。曰及。曰即。曰若。其後亦有十六字訣者。曰加。曰減。曰計。曰通。曰坐。曰聽。曰依。曰從。曰並。曰餘。曰遞。曰重。曰但。曰亦。曰稱。曰同。蓋歷世所因革。雖有增損。大抵世愈降。文愈密。亦勢之不得不然也。如我中邦文武帝之朝。敕藤原不比等。撰定律書。而今也殘缺亡失。不可得而考。其詳然令書則全然猶在。而格式之編。亦有存者。律令格式。皆唐氏之所以名刑法。而本朝倣之也。今也考諸令及格式。概模倣唐制。則當時所謂律者。亦倣唐律。而稍出入焉耳。唐律即明律之

所因也。然則今之談明律者。假借其倣而制之。亦仍如我上代。而加其繁也耳。平安末。御亂離相踵。刑政之事。悉歸武人。經鎌倉室町數世。皆無載籍可徵。則其所建置。莫得而知。其所見爲有北條氏所作貞永式目者。而其文簡質。視諸所謂律者。不可同日而論也。然中世以降之法。率因其舊。皆以所謂簡質爲宗。相襲至今。而天下之士方以制律令爲訛也。夫法律之制。和漢古今之可槩見者如此。然有制而便者。有制而不便者。蓋無律文。立則聽訟斷獄。律因比例。天下之法。空虛無據。而吏或爲姦於其間。以意上下。至

不推究民之耳目。無所向準。而小惡細姦。不無漏其網。天下之情。散漫放逸。各自爲之。不受上之馭。使苟制一定之律。等其文。立其目。則可以使斷獄之吏有所憑據而考式。可以使天下之民有所持循而規避。上之所欲爲。民不敢不趨。是制律之所以爲便也。然律之爲文。起於彼之叔季。故繁苛如彼。碎細如彼。義例精微。或一事而兩端。制行之久。弊生意外。姦吏貪緣。貪爲舞文巧詆之具。入民溷弊。巧爲愈繁。上下相遁。至疾視其上。如讎隙。是制律之所以爲不便也。要之。存便不便。各居其半。吾之不盡信制律之說。以此

也。唯其有明智之主。出察時宜。酌人情。因其風土氣俗。以裁簡明嚴確之律。使吏民曉然知所去就。則善矣。苟不然。而驟取彼繁苛碎細者。不察時運土俗之宜。而徒欲施諸民。而求其治。吾不知其可也。且夫所貴於立法者。使下之耳目曉然於此也。今彼律者。讀例解訣之屬。雖老獄吏。則未易通達。蚩蚩者豈能悉記。而每避焉乎。夫是之謂陷民於戾。而導吏於奸矣。陷民於戾。而導吏於奸。豈上之所欲也哉。律有以致之。且夫制律之說爲便乎。彼所謂笞杖徒流死者。觀諸我中世以後之法。易笞杖徒三者。以驅逐境外之

刑。死刑者。至近世有絞斬梟磔鋸炮數等。而要之其意大同。但未立其目耳。自名例至斷獄。較諸我中世以後之法。大意亦同。但未著其文耳。所謂制律之說。亦不過立其目著其文。而欲立其目著其文。自非明習之義吏。則其勢不能不至繁苛碎細。繁苛碎細。則陷民於戾。而導吏於奸而已矣。是究其說所至。殆乎爲贅言矣。夫凡中世以後之法。質略簡易。濟以武斷。不貴文罔。然國勢民情亦宜之。安之。即回視上代之倣唐制者。乃如不若今之便者。益驗邦氣運未至如彼虎季。故上下之俗。厚篤樸摯。刑不上士。罪人不孥。

斤。此皆非彼所敢望也。以如彼之法。施如此之俗。宜乎其不相爲也。由是觀之。彼制而不便者。件八九。不啻居其半也。夫治民如牧馬。擇牧人而任之。深察其好惡喜怒之情。養以簡易質略之法。齕草飲水。嘶鳴群居。其悍惡害群者。痛抶而除之。如此而止。不亦可乎。雖不盡爲我用。而亦足以馴服于我。因其性而全其天。天之所托人君。亦豈非此乎。苟伊恃其銜勒羈絡之具備。不務察其情。而煩策苛鞭。拂其天性。則雖能蕃制諸一時。而豈長安之計也哉。

〇訟獄利害

斷訟之政。其可已矣哉。民有不平而告上。以求其平。不告何以得其平。民有冤枉而呈上。以求其白。不呈何以得其白。彼斷訟之官。其司直也。如權衡以稱之。其用明也。如燭日以照之。然後可以使民得其平。可以使民得其白。訟獄之不可以已也。用法之政。其可已矣哉。剔朽蠹而良木斯茂。不剔將蝕之。芟蔓草而嘉穀斯長。不芟將損之。夫用法之官。擿伏如神。去一而護百。示威如火。收一而懲百。然後可以使良木蕃。可以使嘉穀長。用法之不可以已也。斷訟用法豈不

可謂其政之得失乎。斷訟之政何爲。曰。救其弊耳。後世斷訟之弊在強折。服之以威。以爲善斷訟也。甚強之也。非斷之也。然原其所由。蓋由用法之官兼斷訟之官也。夫用法之官慣於嚴急威猛。而少簡靖和平之度。其聽訟也。亦用嚴急威猛處之。故主以強爲斷也。苟於法司之外。別立聽訟之官。必以簡靖和平近於民而體其情者充之。吏胥皂隸之殺拷掠搒箠之具。凡所以威民志而究虛實者。盡如法司。見有可擬罪。則簿送法司。以正典刑。則以強爲斷之習改矣。後世斷訟之弊在上下之太遠也。法司之官。高據城

上遼深森嚴民已憚之雖有寃枉不平而不敢告呈
之苟告呈之如升天然如勝鬼神然上官坐於廳壇
縲紲之間聽審取供唯吏之任一言囁嚅擄掠從之
豫陷吏色則曲而得直袖手而去不豫陷吏色則直
而得曲必箠痛搒而告狀稟案到單審語無不以其
意爲增減懦而少錢者每屈健而多錢者每伸民終
知其如此也是故呑聲忍氣以其安於寃枉不平爲
愈於求平求直上官乃坦然以謂我能使民無訟應
矣豈戰國厭煩之習也乎而仍用諸治日不可也蓋
於衙衢衝要之處列開聽訟之局使民得容易投稟

官日莅親聽斷之吏胥皂隸唯供其逮捕寫詞而
已如此則庶幾無覆盆之冤乎古者平安之盛實
天子親斷訟矣自弘仁廢之民心以離可不鑒乎今
假使不親斷而猶使斷官親斷則庶幾矣後世斷訟
之弊在於以喧噪也官吏之斷訟者非技蔓其辭則
盛怒折之若以爲導而使言嚇而使吐實也今夫有
鬪於筵者筵之人不知其曲直在帷中者知之有鬪
於巷者巷之人不知其勝負在樓上者知之何則以
不喧噪者待喧噪者也今技蔓其辭盛怒折之則先
自喧噪矣何以剖人之喧噪乎適足以使下寃測上
意豈在其使言而吐實也苟以簡御煩以靜待動則
於剖曲直乎何有凡欲明剖曲直不在聽訟之時而
在聽訟之前豫於獨處之際取原告被告呈狀以平
氣讀之以其身置於兩造之地而虛察之此事之起
由於如此于證之者由於如此某詞爲僞某詞爲情
情之所歸蓋欲如此也里居姓名年月物件無一不
記然後莅堂寫供吏以外不許一人侍至訟人則不
使同時進也不先問兩造也使同時進而問兩造則
黨類同口也故先進原告之干證問之待其出而後
進被告之干證問之兩證口供視諸呈狀察其同異

乃進原告被告如前合而察之則曲直之槩已剖矣
然後森列皂隸與掠具使兩造兩證駢進而對質其
詞平而其色常者爲直其詞支而其色沮者爲曲於
是上官出一言以指其窾則彼無不折服矣其他誑
誘鈐制之術皆在上官豫揣其伏而時應其機而已
豈可悉言哉後世斷訟之弊在縱奸民而無禁之也
奸猾之民無恒產業而諳練獄訟之道善持吏之短
長者幸人家之有事唆而嗾之皷而煽之使必告官
結構告狀盡出其手揣摩而教之曰汝告之如此則
官詰之必如此乃對之如此官復詰之如此則汝復

對之如此事無不濟矣輕浮者信之聚衆抗訴被傷
觀其間以規大利至形迹敗露則飄然引去而害止
於當事者至以觸刑戮凡如是者所在不少苟上之
人訪察得其實嚴治痛懲剪其根柢諭告齊民明示
利害則無實之訟息矣夫斷訟之政多端而其大要
在此數者用法之政何爲曰政救其弊耳後世用法
之弊在吏徒之苦民甚於盜賊也奸僞之覺也故緩
其逮捕之期以族苞苴得焉則舞文爲解不則鍛鍊
歸重或株連蔓引以爲大獄盜賊之獲也敵援平民
羅織無辜以擊其所欲甘心者民不忍一時之苦無

不順而承焉其他奸猾不可勝數吏之害民也如此
法司皂隸其徒甚繁囊橐盈則懲其逮捕而輕其拷
擊囊橐虛則凌逼酷虐無所不至或老賊宿盜數獲
數免多識其面者盜亦以此爲倚賴聲氣相結入獄
則慫吏新囚在外則蠹害市里而徒隸常爲之地其
他閭閻小民之遊手而通非類者巧黠而善微訐者
官因以爲耳目系徒隸之屬遠邇相聯如蛛網然雖
民間釜鬲之中無不洞然而通官也及其有事邇鄉
緝訪在數千里外者旦命而夕獲其相應也如率然
而官之擿伏如神者蓋無不用之然此輩亦常爲奸

盜之地賄之竊盜之窖業已獲之矣而出其不意以
虛喝之以網收其利收其利者數則官之所欲逮則
豫報知之使遷而避之至則無獲矣雖然是其害民
害猶爲淺也其平居自恃其爲官之耳目也使平民
微知之擿其陰私而脅之則不得不爾厚利以緘其
口即娼坊劇場凡衝劇之地黨類碁布而店鋪之業
不賂於此無以得焉其痛悍者藉於官權見細事不
法輒呼號料壓以責需索民之困之豈淺鮮哉吏徒
之苦民也如此苟精明才壯官密訪得驗就吏徒之
中擇其貪墨奸黠尤甚者各一人取付拄拴以懲其

餘則無不震慄斂飭矣凡所貴於伺訪者以其使人
不覺也今至恃官權以罔平民則果何益乎宜一使
人覺者立奪其權擇他人任之也寧微訐不巧愈於
困民矣然後廉公矜持以率其下則吏徒何有不化
者乎後世用法之弊在於保甲不詳也蓋後世之法
郡縣村野必五家爲保以相聯屬而若都市乃無其
法或十戶爲一保或七八戶爲一保各街異法而獨
伍長街胥老人大老人者不過管其太綱耳或其權
不重或其體太尊街中之事不得自制徒經其手以
通上耳故街中有伏姦而耳如不聞蓋亦以所謂上

下太遠。法司太嚴。故憚呈告也。盈小嘗細吏之家。錯
雜其閒。動爲撓擾。侵胥之命。不得均。無是其法雖似
簡便乎。禁網疏濶。不足以絶姦猾之蹤也。苟申保甲
使綱紀明截。則無虞矣。申保甲之法。亦因舊法。而如
當耳。自五戶。至二百五十戶。管轄而上統之市司。官
吏之家華於剔處。隸士人之坊。不得錯雜五戶之長
有牌書五戶姓名丁口。爲何生產何年來住生齒增
減。因爲塡牀。街胥老人太老人所管皆如之。而統其
全藏於市司。凡戶之遷徙屋之鬻賣訴訟之狀。稱貸
之券。皆經長胥老人之簽押。自非大事。任其聽斷。不

必也。請聽凡鄰之宿盜讒害在閭甲中者。知而告者有
賞。知而不告者連坐。凡驛遞之外。不許私留羈旅有
浮遊無籍蹤跡可疑者。或乞丐之徒爲姦盜導引者。
則立捕究詰。可逐則逐之。一保之首。作一門。保中丁
壯輪而守之。捕盜彈鬪。輒閉其門。遇失火則街胥老
人帥所管丁壯以防之。市司監官等官人以外不許
他街之人混入。雖親戚相救者而不許也。凡各保之
牌。每歲切誓之。以按丁產升降。如此則其始如苦其
煩者。終以安其便。而奸猾無容足之地矣。且夫廉村
野邊都市。肯農商來。後世之通弊。則假使苦其煩。亦

足以改民志變風俗也。用法之政多端。而其大要在
此數者。夫已革斷訟之弊。亦革用法之弊。而民之不
平者未平。民之寃枉者未伸。朽蠹猶蝕良木。而蔓草
猶傾嘉穀者。未之有也。雖然民有不平而平之是矣。
而何若使其無不平乎。民有寃枉而伸之是矣。而何
若使其無寃枉乎。剔朽蠹去蔓草是矣。而豈無絶朽
蠹蔓草之方乎。不能使其無。待其有而舉之。雖如權
衡如皦日如神如火。而抑末也。此豈能斷訟用法者
之責也哉。蓋有任其責者。衆庶之民孰不知盡德乎。
我示之以偏。彼之偏苟有甚於此。我示之以曲。彼意

曲將有甚於此。我示之以詐僞貪殘。彼之詐僞貪殘
將有甚於此。有甚於此而責之。亦盡示之以廉平正
誠也。蚩蚩之民誰非我赤子乎。飢之而責其奪食。寒
之而責其奪衣。亦盍豐其衣食也。我已示之以平與
正而彼猶偏曲也。我已示之以誠與廉。而彼猶詐僞
貪殘也。夫而後斷之訟可矣。我已豐其食。而彼猶奪
食也。我已豐其衣。而彼猶奪衣也。夫而後用之法可
矣。吁後之爲政者。勿獨以斷訟用法爲不可已也哉。

新策卷之六　大尾

男　醇復　同校

三都書林

東都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和泉屋金右衛門
出雲寺万次郎
岡田屋嘉七

京都

和泉屋吉兵衛
柳屋喜兵衛
出雲寺文次郎
林後屋徳次郎

大坂

近江屋平助
河内屋徳兵衛
伊丹屋善兵衛蔵板

會澤安　著

新論

安政四年（一八五七）江戸玉山堂刻本

據安政四年（一八五七）
江戶玉山堂刻本影印

新論

謹按　神州者太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　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曁、無有遠邇矣、而今西荒蠻夷、以脛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國、眇視跛履、敢欲凌駕　上國、何其驕也、（地之在天中、渾然無端、宜如無方隅也、然凡物莫不有自然之形體而存焉、而神州居其首、故幅員不甚廣大、而其所以君臨萬方者、未嘗一易姓革位也、西洋諸蕃者、當其股脛、故奔舶走舸、莫遠而不至也、而至海中之地西夷名曰亞墨利加洲者、則其背後、故其民愚戇、而不能有所為、是皆自然之形體也、）是其理宜自隕越以取傾覆焉、然天地之氣、不能無盛衰、而人衆則勝天、

者亦其勢之所不得已也、苟自非有豪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天地亦將為胡羯腥羶所誣罔、然後已矣、今為天下論其大計、天下之人愕然相顧、莫不驚怪、溺舊聞而狃故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則使吾治化洽浹、風俗淳美、上下守義、民富兵足、雖強寇大敵應之無遺算、則可也、若猶未、則其為自逞自逸者、果何所恃也、而論者皆謂彼蠻夷也、商舶也、漁船也、非為深患大禍者焉、是其所恃者不來也、不攻也、所恃在彼而不在我、如問吾所以恃之者、與所不可攻者、則茫乎莫之能知也、嗟夫、欲見天地之免於誣罔、將何時而期之乎、臣是以慷慨悲憤、不能自已、敢陳國家所宜恃者、一曰國體、以論　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遂及其尚武重民命之說、二曰形勢、以論四海萬國之大勢、三曰虜情、以論戎狄覬覦之情實、四曰守禦、以論富國強兵之要務、五曰長計、以論化民成俗之遠圖、是五論者、皆所以祈天之定而復勝人也、臣之自誓而以身殉天地者、大略如此矣、

國體上

帝王之所恃以保四海而久安長治、天下不動搖者、非

畏服万民、把持一世之謂、而億兆一心、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實、誠可恃也、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　天胤君臨四海、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　天位、以至於今日者、豈其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並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　帝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　天祖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無一非天者、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於

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爲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
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世、　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
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　天祖之傳神器、特
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爲　天
祖之神、　聖子神孫、仰寶鏡而見影於其中、所見者
卽　天祖之遺體、而視猶視　天祖、於是乎盥薦
之間、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遠申孝、敬身修德、亦
豈得已哉、父子之親敦、而至恩以隆矣、　天祖既以
此二者而建人紀、垂訓萬世、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
最大者、而至恩隆於內、大義明於外、忠孝立、而天人之

大道昭昭乎其著矣、忠以貴貴、孝以親親、億兆之能一
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以也、若夫至教之存於不言、百
姓日用而不知者、此其故何也、　天祖在天、照臨下
土、　天孫盡誠敬於下、以報　天祖、祭政維一、所
治之天職、所代之天工、無一非所以事　天祖者、尊
祖臨民、既與天一矣、故與天同悠久、亦其勢之宜然也、
故　列聖之申大孝也、秩　山陵、崇祀典、其所以盡
誠敬者、禮制大備、而其報本尊　祖之義、至大嘗而
極矣、夫大嘗者、始嘗新穀、而饗於　天神也、古者尊稱則曰
天祖、該羣神、則亦曰天神、　天祖得嘉穀之種、以爲可以生活

蒼生、乃種之御田、又口含繭、而始有養蠶之道、是爲萬
民衣食之原、及傳天下　皇孫、特授之以齋庭之穗、
所以重民命、而貴嘉穀者、亦可見也、故大嘗之祭、烹熟
新穀、以殷薦之、大嘗之歲、豫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遣稻實及禰宜卜部、臨田拔穗、以爲供御飯、
自餘爲黑白酒、其飯則臨祭舂而炊之、天皇親就嘗殿、奉粢盛而薦之、皆所以致其孝敬、存其質而不忘
其本也、其幣則繒服荒服、太玉事於　天祖、天日鷲爲之部屬、而造木綿、神武帝
亦使其裔孫、俱往阿波殖穀麻、而每大嘗、阿波齋部進荒妙服、其奉祖先職、皆以其子孫、不失舊職也、盖
皆所以報本也、御禊所以致潔也、　天皇徒跣不警
蹕、敬之至也、日蔭鬘帛御衣、至敬無文也、當　天祖
傳位之日、使天兒屋出納　帝命、天太玉供奉百事、

兒屋之後爲中臣氏、太玉之後爲齋部氏、故祭之日、中
臣奏　天神之壽詞、齋部奉神璽之鏡劍、累世奕葉、
必仍當初之儀、猶新受命於　天祖也、天祖使兒屋太玉等
五部神侍　皇孫、建神籬、以護衞　皇孫、輔天上之儀、神武帝平天下、亦建神籬、令兒屋孫種子、太
玉孫天富、奉鏡劍、陳幣帛、而歷世所遵奉、莫非是儀也、及　崇神帝祭　天祖於笠縫、以石凝姥裔事
天祖而鑄鏡、目一箇爲作金者、故命齋部、率二氏之後模造鏡劍、以奉安殿內、即踐祚日齋部所奉之物是也、
其永存舊物、不敢失墜如是矣、其他供凡百之具、亦莫非齋部之所掌、
而至百執事者、亦皆世其職、奕世不隊、駿奔承事、毫無
愆於　天祖傳祚之日、而君臣皆不得忘其初也、太玉
統領日鷲手置帆負彥狹知櫛明玉目一箇等、以奉事天祖、天富亦悉率諸氏之後、造鏡及矛盾諸物、大嘗之

日、日鷲手置帆負等之孫、供奉諸物、一如其先世之舊、而其細如伴之燧火、安曇之吹火、車持之執菅蓋之類、亦莫非世其職也、夫以天祖之遺體、而膺天祖之事、肅然僾然見當初儀容於今日、則君臣觀感、洋洋乎如在天祖之左右、而羣臣之視天孫、亦猶視天祖、其情之發於自然者、豈得已哉、而羣臣也者、亦皆神明之冑、其先世事天祖天孫、有功德於民、列在祀典、而宗子糾緝族人、以主其祭、古者故家名族、為國造縣主等者、各統其族人、而祭其先、若大已貴之後為三輪君、而世祭大已貴、思兼之後為秩父國造、而世祭思兼之類、凡舊族莫不皆然、至天智帝、定氏上、即大寶令所稱氏宗者、而亦因舊俗而潤飾之也、後世鄉里所祭之神、稱氏神、其上人稱氏子、蓋亦其遺俗也、入以追孝其祖、出以供奉大祭、亦

各以其祖先之遺體、行祖先之事、臣連伴造各領其所屬諸氏、皆不失舊職、前所舉齋部率諸齋部供奉之類、而其諸國齋部者、即如日鷲之後為粟國齋部之類是也、而亦莫不奉其舊職於祭祀之日也、惻然悚然、念乃祖乃父所以敬事皇祖天神者、豈忍忘其祖背其君哉、於是乎孝敬之心、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繼志述事、雖千百世猶如一日、孝以移忠於君、忠以奉其先志、忠孝出於一、教訓正俗、不言而化、祭以為政、政以為教、教之與政、未嘗分為二、故民唯知敬天祖奉天胤、所鄉一定、不見異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此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祖宗所以建國開基之大體也、夫萬物原於天、人本於

祖、承體於父祖、稟氣於天地、故言苟及天地鬼神、雖愚夫愚婦、不能無悚動於其心、而政教禁令、一出於奉天報祖之義、則民心安得不一乎、人者天地之心、心專則氣壯、故億兆一心、則天地之心專、而其氣以壯、其氣壯、則人所以稟元氣者得其全、天下之人、生而皆稟全氣、則國之風氣賴以厚、是謂天人之合也、是以民不忘古、而其俗淳厚、能報其本反其始、久而不變、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又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者上觀於下、下觀於上、上下交相觀也、學記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風有命令之象、其行地上、善撓方物、去來無方、莫凝而不散、莫容而不入、有教學之象、而其所以教之道、則天之神道也、天之道、陰陽不測、而生

物不貳、故四時不忒、不貳者孚也、不忒亦孚也、為有孚顒若之象、覆幬持載、川流敦化、命從上入、而下順之者、天之神道、而下觀而化也、天地之間、莫誠於鬼神、而人神相感、在盥未薦之間最為至、天下之誠、莫以尚焉、故中庸論誠、亦先言鬼神之德、而及於舜與武王周公之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遂言修祖廟、以至於郊社禘嘗、乃曰治國如示諸掌、孝經首章、引大雅念祖之詩、而其論聖人之孝、亦以周公郊祀及明堂之祀為大、其意亦其可見也、陰陽合而生物、精者為人、其體即父祖之遺、其氣即天地之精、同體一氣、交相感應、故鬼神之德、體物不遺、洋洋如在左右、人神至誠之相感、固自然之符也、聖人因以設教、郊社禘嘗、以事帝祀先、而報本反始之義盡矣、祀文王則歌對越在天、朝會則歌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用此以化導萬邦、而民畏敬尊奉之、視王者猶視天、王者之德被兆民、而兆民一志、同崇奉之、亦其至誠之自然相感者、而後嗣王所以報本反始者如此、其孝敬之心達於上、下觀而化之、出則事其上、入則事其先、惻然悚然、愛敬之心發於中、不能自已、故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神道設教之効也、蓋堯舜之時民必本天慎祀、故堯之政、始於曆象授時、而其授受之

間、皆以天之曆數爲言、陳謨則曰、天工人其代之、啓之征伐、則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行天之罰、湯之伐桀、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盤庚之遷都、則曰、迓續乃命于天、殷人諫紂、則曰天監下民、曰天棄我、武王伐紂則曰、天視聽自我民、曰自絶于天、曰恭行天之罰、箕子陳洪範、則曰、天陰隲下民、周公自禱則曰、有丕子責于天、成王大誥則曰、予造天役、封康叔則曰、宅天命、曰畏天顯、營新邑則曰、稽天、曰及天之基命定命、告多士則曰、天命無違、戒成王則曰、寅畏天命、告召公則曰、天棐忱、天命不易、告多方則曰、圖天之命、立政則曰、顧俊尊上帝、顧命則曰、無壞命、作刑則曰、作天牧、命晉侯則曰、上帝集命、尚書每篇莫非所以奉天者、如是也、舜受終則類禋望徧、巡狩則柴望、歸則用特於藝祖、陳謨則曰、祖考來格、治水土則九山刊旅、盤庚遷都則曰、大享于先王、尔祖其從與享之、諫紂則曰、天胤典祀、嗜[illegible]敗廟以爲祀無[illegible]、微子則曰、攘竊神祇之犧牲、伐紂則曰、謂祭無益、曰昏棄肆祀弗答、洪範則曰、三曰祀、自禱則曰、能事鬼神、誥康叔則曰、祀茲酒、營新邑則用牲于郊社、稱殷礼[illegible]、記功宗、禋蒸于文武、告多士則曰、明德恤祀、告召公則曰、殷礼陟配天、告多方則曰、寅念于祀、曰典神天、顧命則

則受之廟、尚書篇篇無非所以愼祀者、如是也、故論語篇末、叙堯舜禹之授受、則言天之曆數、湯伐桀則曰、簡在帝心、周之所重民食喪祭、亦皆奉天愼祀也、故礼記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古者所以使民敬鬼神奉祭祀者、亦可見矣、蓋　神州之與漢土、風氣素同、而人情亦甚相類、故設教之意甚相似、亦如此也、昔也國造伴造、世承祖業、而不墜其祀、中也王族廷臣、緝合宗族、以保其爵位、下及近古、武夫猛將、猶能重總領、以管轄家衆、夫既自重血屬、孰敢不敬　天胤、故舉一世皆知　天位之不可犯、逆順既明、則大逆者固世之所不與、將無容於天地、亦惡得鳩聚醜類、以逞其姦也、故雖國步之時或有艱難、而　天胤之尊自若也、上之則　乘輿或播遷、而未

嘗有一人敢朶頤　神器、下之則陪臣世擅天下之權、而亦不敢簒其主位、　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遺風餘烈之猶在人者如此、則　天日之胤、與天壤終始而不易者、蓋有以致之而然也、夫　神聖之建國也、如此其固矣、流澤也如此其遠矣、然則善政之所施、聲教之所曁、其果無弊乎、凡天下之事、不能無弊、固其常理、今夫天下之弊、指不遑屈、然槩而論之、其大端有二、曰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欲矯枉擧廢、二端者得不審詳之乎、何謂時勢之變、昔者　天祖肇基天業、愛養蒼生、定天邑君、以綏撫之、選勇武以經畧下土、而民

知奉戴　天朝矣、然天造艸昧、四方未底平、土豪邑傑所在割據、歷數世而未相統一、　大祖神武天皇既定天下、封建國造、俾司牧人神、舊族世家、悉維之以名位、而土地人民悉歸於　朝廷、天下大治、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周官、天官首掌六典、治邦國者、於政事無所不統也、地官首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者、土地人民無所不統也、二官經紀四時之官、而春秋二官所掌、多典礼政刑之事也、夏官制軍者、用人民也、冬官司空土者、治土地也、孟子以土地人民與政事並称者、其旨甚深、而古者重土地人民、其意亦可見矣、　及歷世既久、紀綱漸弛、或有背叛、　崇神天皇四征不庭、大敷政教、校人民、課調役、益封國造、以鎭撫遐陬、拮据經營、歷數朝不衰、皇化日洽、土疆日廣、而土皆　天子

之地、人皆　天子之民、民志一而天下又大治、爾後習安無事、廟堂無遠大之慮、大臣弄權、經營私門、時歷朝所置、既有官家及標代民、而臣連伴造國造、亦各置私田畜私民、土地人民漸分裂、各異所趨向、至中宗天智天皇既誅戮亂賊、在儲闈輔政、革除舊弊、而布新制、因其封建之勢而一變之、以國司統治國郡、而遂成郡縣之制、除私地私民、盡歸之　朝廷、天下無一非王土與王臣者、而天下又大治、及數世之後、藤氏專權、公卿大夫僭奢成風、爭置莊園、以私土地人民、弓馬家又依附權勢、割郡連邑、以為己有、所在驅良民以為

奴隷、天下之地、龜分瓜裂、而割據之勢成矣、及源賴朝為天下總追捕使、則舉土地人民盡歸之鎌倉、鎌倉室町之為將軍、雖時有盛衰治亂之不同、而槩皆據土地人民之權、動逆　朝命、不能恭順、而舊姓豪族、亦各擁土地人民、以相爭奪、弱肉強食、亂賊接武、天下鼎沸、萬姓靡爛、而民各異所適從、雖勇鬪力戰、能為其主死、而名義之不明、其忠非忠、其孝非孝、忠孝之教、日以消鑠、至如足利義滿、則屈膝稱臣於明、內為王臣、而稱臣於外、非人臣之節矣、而天下無之怪也、身操天下之權、而稱臣於異邦、使異邦視　天朝如藩臣、虧國體也甚矣、

而天下無之怪也、名節墜地、而君臣之義廢矣、民俗日趨薄惡、而遺報本反始之義、知家督之可利、而不知血胤之可重、或養異姓子以為己子、他人可以為父子、則父子可以為他人、夫誰復知天倫之不可易、其甚者、則雖皇子皇孫、悉為雜湶之流、使　天胤不絶如綫、而天下無之怪也、彝倫以斁、而父子之恩廢矣、皇子不宜為緇徒、熊澤伯繼新井君美論之極詳矣、然議者或患歲月之久、瓜瓞蕃所供億難給、而君美辯之曰、天地間自有大算數、消息盈虛、非智力之所及、當論其義之當否也、了介曰、宜令諸國設學校、以皇子及公卿子弟為之師長、則天胤之不億、可有以處之、二子所論極是矣、且古制皇子為親王、親王子孫為諸王、五世之後、賜姓列為庶臣、則亦何患其難供給乎、如其詳、則臣將別有所論述焉、土地人民之不得統於一、

政教不可以施、其極忠孝俱廢、而天人之大道委地矣、然而一亂一治、天下之常勢也、故天既厭喪亂、英傑並作、豐臣氏起匹夫、平定禍亂、以關白號令天下、統土地人民於一、以翼戴　帝室、　東照宮踵興、專以忠孝立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業、孫謀既貽、遵守不墜、以時帥天下國主城主朝于京師、　天皇褒賞、授官賜爵、當此之時也、天下之土地人民、其治歸於一、海內一塗、皆仰　天朝之仁、而服　幕府之義、天下之勢、可謂治矣、然昇平已久、則倦怠隨生、天下有土之君、生則逸、凶荒無備、而莫之恤、姦民橫行、而莫之禁、戎狄伺邊、而莫之

虜、弃土地人民也、天下士民唯利是計、不肯盡忠竭慮以謀國家、怠慠放肆、以忝乃祖、遺君親也、上下交遺弃、土地人民何以統一焉、而國體其何以維持也、夫英雄之鼓舞天下、唯恐民之不動、庸人之糊塗一時、唯恐民之或動、故務粉飾昇平、使虜陸梁眼前、猶稱為漁商、上下相蒙蔽、適足以玩寇畜禍、而高拱端睨、糊塗自智、將相率自趣不測之淵、亦可憫也、苟稍存心性智識者、誰不吞聲而竊嘆之乎、今　幕府斷然明令天下、見虜必摧之、公然與天下同仇之、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攘臂欲趨令、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天

下有封建之勢者、固　太祖之所以制治也、　東照宮以忠孝立基者、　天祖之所以垂彝訓也、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立之規制、原於　神聖所以經綸天下之意、經土地、制人民、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範圍天下、以為一身、豈甚難為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宜革者、不得不眷眷於時勢之變也、何謂邪說之害、昔者　神聖既以神道設教、所以緝収民心者、專出於一、固有成規焉、而事天祀先之意、傳之後世、民知報本反始之義矣、

大祖奉　天神、以討不順、所至明禋、遂立靈畤、祭

皇祖天神、以申大孝、　崇神天皇崇重神祇、敬事天祖、班祀典天下、報本反始之義、達於天下、天下仰朝廷如　天神、以孝事君、同心一志、共輸其忠、風俗以惇矣、至　應神天皇朝、得周人經籍、行之天下、其書言堯舜周孔之道、其國隣　神州、風氣相類、其教本於天命人心、明忠孝而以事帝祀先、與　天祖之彝訓大同、（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治國示掌者、郊社禘嘗、而其禮與義則曰事帝祀先是也、亦與　神聖立教之意合矣、）若能因而益修明　祖宗政教、久而不倦、則其功烈將有不可勝言者焉、而異端邪說、相踵而作、有巫覡之

流、有浮屠之法、有陋儒俗學、有西荒耶蘇之說、及他所以淆化傷俗者、不勝枚舉也、夫　祖宗之秩祀典、所以與天下共事天祀先、其義達天下、莫有彼此、而故家舊族、或因襲家說、陋習未盡除、偏方下州、或私奉淫祠、知祈福徼幸、而不知事天祀先之義、世之守陋好奇者、付會以怪妄迂僻之說、民神雜糅、遂為巫覡之流、至後世或剽竊儒佛、緣飾其言、以為糊口之資、則其所事神者、既非　祖宗所以報本反始之意、雖忠臣孝子、亦或無所適而致其孝敬、民志於是乎岐焉、佛法之入中國、朝議謂國家有祀典、不宜拜蕃神、而逆臣馬子私

奉之與皇子廐戶等黨比、興造伽藍、自是僧徒日衆、爭鼓其說、民志於是乎離渙矣、大寶之制、列神祇於大政之上、隸僧尼於玄蕃、可謂知國體然、猶不免於分祭政為二者、當時人情世態、既非如往日之純一也、而及

聖武

孝謙之朝、則佛事益盛、朝政廷議、無非所以奉佛者、遂置國分寺、諸道與國府並立、以布其法、國郡使佛事與政一、上之所好、用以為政、為之下者、孰不爭趨之、是以天下靡然、唯蕃神是敬、及本地之說作、而赫赫神明、冒以佛名、誣天欺人、擧吾民所瞻仰者、悉為胡神之分支末屬、變

神明之邦、以為身毒之國、駈中原之赤子、以為西戎之徒屬、內既自夷國體安存也、故以

後白河上皇之尊、而嘆山法師之難制、時勢亦可見也、至一向專念之說作、則雖名祠大社在祀典者、不許瞻禮之、以遏絕報本反始之心、而專奉胡神、民是以知有西戎、而不知有中原、知有僧尼、而不知有君父、及其叛亂、則指仗義討賊者、以為法敵、乃至於使一時忠烈之士挽弓揮戈、而反仇君父、忠孝之廢、民志之散、可謂極矣、令云、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災祥、語及國家、妖惑百姓、幷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稱得聖道、並付官司科罪、別立道場、聚衆教化、妄說罪福、官司知而不禁止者、依律科罪、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飲酒醉亂、及與人鬪打者、皆還俗、將三寶物餉遺官人、若合構朋黨、擾亂徒衆、作音樂博戲者、服用

綾羅錦繡者、僧房停婦女、尼房停男夫者、阿黨朋扇、浪擧無德者、使俗人歷門教化者、皆苦使有日數、凡僧尼不得私畜園宅財物、及興販出息、凡如是之類、其所以設禁防以使保身體免罪戾者、不一而足、如能使僧尼謹守律令、從佛家之法、則樹下石上、樂以沒齒、亦可也、但其不奉邦憲、是以其害至此而已、夫聖賢教人、莫非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近世陋儒俗學、不達大體、任意談說、其如牽強經義、而競新衒博者、如舐毫鬪詞、以釣名要利之流、紛紛擾擾、固無足言焉、而或昧於名義、稱明清為華夏中國、以汙辱國體、或逐時猶執亂名遺義視

天朝如寓公、上傷

列聖之化、下害

幕府之義、或毛擧細故、唯貨利是談、自稱為經濟之學、或脩飾邊幅、口談性命、言似高妙、行似惇謹、其實則鄉原、忘國家安危、而不達時務、凡此皆非忠非孝、而非堯舜孔子之所謂道者也、故

祖宗之訓、亂於巫覡、變於佛、徹於陋儒俗學、左右言說、滅裂民心、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者、則漠然置之於度外、天人之大道、果惡乎在也、然往時所亂民聽者、其極不過為境內奇衺之民耳、至西荒戎虜、則各國奉邪穌之法、以吞併諸國、所至焚燬祠宇、誣罔人民、以侵奪其國土、其志非盡臣人之君、役人之民、則不慊也、及其益猖獗、既傾覆呂宋爪哇、遂朶頤

神州、嘗煽動西邊、欲以所以加呂宋爪哇者而加之

神州、其邪說之所以亂民聽者、豈特為境內

奇衺民而止哉、幸而　明君賢佐洞察其姦、誅鋤夷滅
無復焦類、邪頑之徒、不得易種　中土者、二百年於此、
使民免於妖夷之煽惑、其為德澤也大矣、然　神聖之
大道未明、民心未有主、而内之奇衺猶尚依然也、其所
適從者、非巫覡浮屠、則陋儒俗學也、譬如劇疾新除、元
氣未復、善後之計未設者、其内無主、外易遷於異物、而
近時又有一蘭學者、其學本出譯官、不過讀阿蘭字、以
解其語耳、本無害於世者、而耳食之徒、謬聽西夷誇張
之説、盛稱揚之、或至於有著書上梓、欲以夷變夏者、及
他珍玩奇藥、所以奪目蕩心者、其流弊亦至於使人反
欣慕夷俗、異日使狡夷乘之、以蠱惑愚民、則其復變於
狗羯羶裘之俗、孰得禁之、履霜堅冰、漸不可長、其所以
為廣害深蠹者、可不熟察而豫為之防哉、今夷虜包藏
禍心、日窺伺邊陲、而邪説之害、捴於内、百端無窮如此、
養夷狄於　中國、天下嗷嗷、民有淫朋、人有比德、舉而
大觀之、果為　中國耶、明清耶、將身毒耶、抑西洋耶、國
之為體、其何如也、夫四體不具、不可以為人、國而無體
何以為國也、而論者方言富國強兵、守邊之要務、今虜
乘民心之無主、陰誘邊民、暗移之心、民心一移、則未戰
而天下既為夷虜之有、所謂富強者、既非我有、而適足

以借賊兵、齎盜糧耳、勞心竭慮、富強其國、一旦舉以資
寇賊、亦可惜也、苟稍辨事體者、誰不扼腕切齒、共憤之
乎、今　幕府斷然明令天下、嚴禁邊民接濟、不使黠虜
得肆煽惑吾民、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知黠虜
狡謀詭計、可惡可醜、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
今去古雖遠、而所仰之　至尊則儼然　天祖之
正胤也、所治之蒼生則依然　天祖所愛養之裔孫
也、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設之教、條原於
神聖所以淬礪天下之意、事天祀先、報本反始、因以正
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稟齎萬民、以為一心、豈甚難為
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
之所由生、不得不眷眷於邪説之害也、夫英雄通變、神
化、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為之事、而　帝王所恃以
保四海者、天人之大道、其文可變、其義不可易、則
神聖所以經緯天地使億兆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意、
雖今日亦無不可復行者焉、今時勢之變也、邪説之害
也、雖天下不勝其弊、而欲更張作新之、顧所以處之之
方何如耳、

國體中

天朝以武建國、詰戎方行、由來舊矣、弧矢之利、戈矛之

用既見於神代寶劍與居三器之一、故號曰細戈千足
之國、 天祖授中州於 天孫、使押日帥来目兵
從行、 太祖征戰亦專以来目為折衝之用、遂平定
中土、又置物部、與来目相參、以衛宮城鎮國土、 崇
神天皇遣将軍於四道、討平不庭、使皇子豊城命治東
國、而令民農隙射獵、以貢其物、以從征役、規制一立、
歷朝遵奉、土疆日以廣、東斥蝦夷、西清筑紫、遂平三韓、
建府任那、以控制之、治強之實、於是乎見矣、至 仁
德朝、海内無事、兵革不試、 履仲 安康而後、漸
趨乎衰弱、歷十餘世、而任那失守、三韓不朝、 中宗

中興、憤皇化之不振、躬臨行營、經畧任那、而終不能克、
然當時事東畧、大攘斥蝦夷、建府於後方羊蹄、（今西蝦夷地有止利別山、蓋古後方羊蹄地、嘗聞此山中本有路徑、蝦夷恒往來之、百餘年前、蝦夷叛亂、自是禁蝦夷不得由是路、路遂廢、蓋是地險要、叛虜易依阻以為變、故禁其往來、而古者建府於此、亦據險要以制夷虜也、）遂
以征肅慎、其事則雖在 齊明天皇世、而蓋 中
宗在儲宮、佐英畧、而餘威所震、渤海亦遣使貢獻、治強
之實、復見矣、爾後百餘年、雖世道漸汙、而迨 桓武
嵯峨朝、遂平陸奥賊蝦夷、屏跡海外、則猶未以為衰弱
也、夫攘除寇賊、開拓土宇者、 天祖之所以貽孫謀、
而 天孫之所以繼述 天祖也、故祭 皇太

神祝詞有稱、 神明之所照臨、窮天極地、狹者俾廣、
險者俾平、遠者如以八十綱牽之、是所以禱皇化之日
被四表、而 天朝建國、尚武之意亦可見也、然事逐時
變革者、天下之常勢、而如兵制、其變不一、古者用来目
物部之兵、而參以民兵、國造縣主亦各有兵、以保民社、
國家立制之初、大約如之、而一變為軍團、再變為募兵、
於是乎兵皆世業、號為弓馬之家、而兵農之分、始起於
此矣、及天下為戰國、而英雄割據、遂成封建之勢、兵制
亦隨而變、此其大畧也、兵制屢變矣、如論其大勢、則亦
其變者三、古者藏兵器於神社、每征戰必礼祭神祇、是

雖 天子不敢以自專、而必受命於 天神也、是
以民志一而其力不分、是 天神之兵也、及身毒法
入 中國、而民志遂分、其敬戴 天神也不專、而其
所以受命於天之意不明、兵專為人事、一變也、源頼朝
而後、鎌倉室町相繼而管轄天下兵馬、再變也、自古兵
皆地着、及四海鼎沸、而豪傑離其土、客游四方、禍亂既
平、天下之兵、各聚處都城、而土無兵、兵無土、三變也、此
三者非特其制有變革、而其勢之大變者也、夫兵地着
而 天皇受命於天、是天地人合為一也、苟能因而
立之規制、訓練講習、歲而時動、以光天地之威令、鼓退

神之功用、則功烈之盛、可勝言乎、而大勢一變、人不奉
天、天人懸隔、莫由以一億兆之心焉、鎌倉室町之統兵
權也、豪族大姓、據有國郡、及其末年、東滅西起、交相攻
伐、天下兵士各異所趨向、海內瓦解、而兵力益分、但其
所可恃者兵猶未離地也、夫兵之地着、譬之地中有氷、
雖遐陬僻壤、而無所之而非兵者、寸土尺地、莫不有守
也、故　朝廷雖衰乎、天下雖亂乎、而天下之勢猶未失
其為强、是以能却胡元之賊船、抜朝鮮之國都、兵威之
震海外、猶尚如此也、豐臣氏患天下之太强、舉有土之
君盡處之大阪、或役之土木、或用之戰伐、俾之不得一
日養强於其國、　東照宮之興、其務亦在强本、而弱末
令武士各聚處都城、俾之不得一日養强於其邑、俾庶
民耳不聞金鼓、目不見干戈、於是乎兵寡民愚、天下始
弱、而一時人豪、屏息聽命、英算偉畧所以獨運天下者、
其效可謂速矣、夫天下之事、有斯利必有斯害、弱之弊
必至於不振、然當時有弱勢而無弱形者何也、　東照
宮之立基、專以節義磨勵士衆、士有進死而無退生、兵
之所加、雖大衆勁敵、莫敢當其鋒、天下既平、麾下將士、
皆重名節、尚勇武、而世未忘干戈、知備不虞、故天下雖
弱、而通邑大都、武士所聚處、則亦未見其為弱也、夫既

盡天下膏血、以養武士、武士所聚、貨財亦聚焉、貨財所
聚、商賈亦聚焉、商賈趨時好、逐花利、珍恠奇異莫不備、
所以使猛將勇士忘戰伐、樂升平者、雖固宜如是、而至
其流弊、則僭奢成風、觸情從欲、不知礼義、故富而無教、
則驕淫蕩佚、無所不至、是以富溢生貧、貧與弱相依、貧
而奢則慮營生、慮營生則顧貨財、顧貨財則見利忘義、
是以上下交征利、無復廉恥、國無廉恥、則天下無生氣、
而弱形見矣、進退疾徐、步伐止齊、因敵轉化、相地制變、
臨陣之用也、武夫不出城市、所論則婦女酒食、俳優雜
劇、種樹揷花、羅鳥釣魚之事、習擊刺者、不過以為私鬪
之用、學弓銃者、不過充演場之具、調馬徒以供儀容、甲
冑槍槊、以為觀美、衣糧器械、不辨其所以適用、遠近險
易、廣狹死生、不知其為何物、武夫以筋力為用、馳驅跳
騰、輕險阻、冒風雪、菲衣惡食、忍飢堪渴、固武夫之事也、
故兵家選兵、鄉野老實有土作之色者為第一、而城市
游滑、形動伶便者、其所切忌也、武夫與市人並長、風習
偷薄、以靡麗相尚、飲醇茹鮮、身體豊滿、手足輭弱、可以
周旋筵席間、而未可以臨危險堪艱苦、是兵家所切忌、
而緩急不可用、凡此皆非所以養兵之道、古人所謂所
養非所用者、而弱態備矣、祿兵士者、素所以養從卒、而

驕奢淫佚、自致困弊、不得有所養、約皆雇市井之間民、以充騶從、一旦有事、則厚祿之士亦無異匹夫、而天下之兵幾何也、民既出過陪之稅、以養兵士、不可復黜為兵、而其為民者、亦畏懦自弃、不能或奮勵、不可以役之干戈、則通邑大都、世臣及公卒之外、天下無復有所謂兵者、而遐陬僻壤、將何兵以守之、今夫兵皆聚處都城、日學擊刺、就都城中視之、則似衆似強、而自天下視之、地之有守者無幾、其為寡弱也極矣、夫兵者所以守地、地者所以養兵、兵之與地、不得相離、離則地空虛、而兵寡弱、是自然之勢也、故休養生息、為日已久、戶口倍於

古、而兵之寡如此其甚、其歸遂致本末共弱、則亦非東照宮所以立太平之基之意也、世徒有治強之名、而居衰弱之實、包桑之戒、將焉得不思也、今俗日趨驕淫、諸侯僭奢、其心未必皆恭順、而其無背叛者、狃侈惰而苦貧弱也、細民怨咨、非無騷擾、而未至用兵者、志氣尫怯、而首唱者不知兵也、姦民橫行閭閻、異化之徒充斥天下、禍端非不萌、而天下未動搖者、撫御務仁柔、事多姑息、未激之變也、夫既弱天下、而天下弱矣、愚黔首而黔首愚矣、弱且愚、則欲自動搖得乎、故天下所以無變者、可一言而盡、曰畏戰而已、歷代史傳所紀、有一語曰

畏戰、則雖豎子知其為弱國、舉堂堂用武之邦、反為狼顧畏戰之俗、不亦可羞乎、任那之不守、渤海之不貢、亦既久矣、而如蝦夷諸島、亦日就蠶食、雖內地、而一水之外、直為虜人巢窟、所謂先王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者、不獨周人所嘆也、處日蹙之勢、而待日辟之虜、用畏戰之俗、以抗百戰之寇、惡得不寒心、論者徒見治強之跡、而忘衰弱之勢、頑然視猶文祿慶長之舊、何其惑也、今虜犬羊之性、雖不足與較長短、而其俗殘忍、日尋干戈、勢不得愚弱其民以自立國、故闔國皆可籍為兵、又徵役海外諸蠻、未可侮以為寡也、各國戰爭、民習

於兵、未可侮以為弱也、用妖教以誘其民、民心皆一、足以戰矣、巨艦大礮、固其長技、足以嚇人矣、由是每雄視海上、逞其吞噬、未可侮以為愚也、而今欲應之、豈可徒恃自愚自弱之餘謀、安坐高枕、無所變通哉、愚民弱兵、雖為治之奇策、而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不得不矯之、今幕府之議既決、擯虜則轉寡為衆、更弱為強、其勢之不可得已者也、夫以節義磨勵士衆、必倣傚　東照宮當日之意、所以強本也、使邦君得養強於國、士大夫養強於邑、兵有土、土有兵、所以強末也、本末共強、兵甲既衆、天下之民、有勇知方、義氣溢海內、用海內全力、以興齊

懲之師、使醜虜屏跡竄形、不敢近邊、庶幾不忝國體矣、
或曰、使末養強、恐生尾大之患、臣謂英雄之用天下、相
時弛張、雖解脫羈絆、縱其所欲為、而天下不敢動搖者、
其襟胸恢廓、足處天下之變、紀綱振肅、足制天下之死
命也、今天下既知　幕府英斷、感憤激勵、孰敢不俯伏
奉命、於是大推赤心、與天下同其休戚、使天下得各自
養其強、天下豈有不奔走趨令者哉、萬一有兇頑桀驁
恃強拒命者、則率天下忠義士、以征討之、可一指揮而
定也、且夫所謂養強於國邑者、豈必盡革舊制、空都城
而皆遣歸之之謂哉、前賢往往論兵宜土着、其見雖卓、

而以郡縣之制論封建之勢、有未可施行者、臣別有所
見、今未具論焉、夫英雄之弛張用捨、其捨所以用之、其
弛所以張之也、今將與天下更張、而其所以使竭膏血
於都城者、不得不小有所弛、弛於此而張於彼、捨於此
而用於彼、有權衡而存焉、凡物不可以一日不用、不用
則腐敗隨之、庶邦冢君及大夫士、宜使生生、而不宜使
腐敗、今乘擯虜之機、使各養其強、養強者、任之以事、用
其強於今日、一時權宜、不必為永制、而用強者、責之以
功、輸其實於國、天下公器、不得蓄以為私有也、如其弛
張之機、用捨之權、則處之有方、發之有時、朝聘之疎數、

去留之久近、職貢之輕重、征役之施舍、不可執一而論、
通其變使民不倦、要在於投機會耳、不然則欲徒守舊
轍、以把持天下、而濱海寡弱之卒、或一致敗衂、勢固不
得不遣其君就國也、均遣之、不為先自斷、至乎情見勢
屈、然後不得已而遣之、適足以取侮天下、故曰、先則制
人、後則制於人、今欲制御天下、縱送磬控、其機在斷與
不斷、古人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況所行乃鬼神所祐
乎、昔　東照宮之尚武力、所以建基業、而其愚弱天下、
所以與天下休息、張而弛之者也、今外夷日尋干戈、事
呑併、遞出並至、以窺人邊境、其勢猶尾甲相之隣濱松、

固非得休息之時、則將安得弛而不張哉、故其所以建
基業之意可必法、而愚弱之之跡不可必泥、時變之易
見者也、尺蠖之屈、以求信、故弛者將以有所張、捨者將
以有所用、捨今之所用、而用所捨、弛今之所張而張所
弛、畧末節而急先務、去虛文而責實效、以張古之所張
而用古之所用、行之存於其人、夫　東照宮之興也、濱
松之強鳴於天下、今將以天下為濱松、而鳴於殊方絕
域、則亦足以奉　東照宮磨勵士衆之遺意焉、於是乎
立政明教、兵必受命於　天神、天人為一、億兆同心、
覲光揚烈、宣國威海外、攘除夷狄、開拓土宇、則　天

祖之貽謀、天孫之繼述、深意所存者、實於是乎在焉、

國體下

天祖丕重民命、肇開蒼生衣食之原、御田之稲、機殿之繭、遂遍滿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是固天祖仁澤之所曁、而土亦宜於穀也、夫神州位東方、向朝陽、帝出於震、於五行爲木、所以宜穀、四時則爲春、所以生養萬物、而元元之民、固非如飲血茹毛之俗、則自古號称瑞穂之國、不亦宜乎、古者天子受嘉穀於天神、以生養民物、天神授齋庭穂於皇孫、皇孫用以饗於天神、其說粗見上篇、

其富也者、即因天地之富也、至後世、則天下之富、稍稍分散、一轉而移於武人、又轉而歸於市人、而天下所以受其弊者、不勝枚舉、請試竟其說、古者大嘗之祭、與天下共其誠敬、新穀已熟、必用以報於天神、然後與天下嘗之、而天下皆知所食之粟、即是天神所須之種也、於是乎畏天命而盡地力、人心與天地一、而同受其富、所以與天地無間也、然創業之世、治化猶未洽、而朝政時有盛衰、人或自私其富、天智天皇革除積弊、令天下廢私地私儲、與天下同其富、至大寶而制度大備矣、古者百事簡易、四民勤動、其所以營求者、不過通功易事、生之甚廣、而用之甚狹、及朝廷漸尚奢靡、而耗國家之用、以供婦女玩好、異化之徒橫肆、而傾天下之財、以造堂宇、糜天下之穀、以食浮冗、藤氏專權、而權勢之家、營私儲蓄、私人莊園遍天下、其出正税、以供王事者無幾也、而權勢私人、所謂守護地頭者、又私儲財穀、富厚累世、據有國郡、而天下之富、遂移於武人焉、然兵也者所以鎭民社、天下武士各養私卒、亦未爲冗食、故古者天下雖亂、而未甚苦於貧也、今天下治平、而上下皇皇、唯貧是患者何也、理天下之財、不得其道也、夫武人離土、其勢不得多養卒、故雇閭民於市井、以

充騶從供工役、閭民充斥都城、緩急不可用、坐飽粱肉、其爲冗也大矣、天下佛寺殆五十万、通計僧尼及奴隸、不知其幾百万、唐傅奕上書高祖言、令僧尼匹配、即十餘万戸云云、武宗廢佛寺、其上都及東都留二寺、節鎭各留一寺、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万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良田數千万頃、奴婢十五万人、據之則唐國土地之大、而其佛寺之多、不及神州十分之一、然時人尚以爲夥、則神州佛寺亦可謂盛也、大厦崇甍、窮極靡麗、工商之徒、仰閭民及僧徒以自衣食者、亦爲不尠矣、乞丐之類、世其業、以抱子長孫者、天下不知其幾何、博徒橫行閭閻、又不知其幾何、假巫醫卜筮、以誑民要財者、不知幾何、俳優雜劇、又不知幾何、其冗亦甚矣、而天下所以銷耗米穀者、若酒

餅餌麪之類、已不可枚舉、米穀雜遝都會、四方運輸、火災所燬、波濤所沒、亦不勝枚舉、其所以妨農功者、若茶蔦若紅茜蕉科之屬、亦不可勝數、夫浮食之民、如彼其衆、糜米穀妨農功如此其夥、而年穀亦不甚豊穰、然天下常困於多穀粒米狼戾、而天下困於貧者、亦可異也、

夫天下之米穀未嘗多也、而如甚多者、其勢使之然耳、凡物散而藏之各所、其數雖多、未有見其甚多、聚而陳之一所、雖寡亦猶多、是自然之勢也、故藏一石米於家、未足以為多、万家而鬻之、陳万石於市、未嘗不視以為夥、而武士聚處都城、盡終歳之俸、以奉口腹、悅婦女、不

得繕甲兵養徒卒、故米穀不藏於家、舉而鬻之市、農民困乏、而奢惰亦舉歳收而鬻之、所鬻愈多、則米價愈賤、賤則其鬻不得不多、鬻之愈多、而得直不益於舊、是以民流亡、而地有餘、地有餘、而租賦不減、其稅其鬻雖傾一家之産、猶且不足、故鬻之日多、而天下之穀日耗、天下之穀日耗、而都會之穀日盈、見都會之盈、則天下之虛可知也、且夫都會亦不能多儲無用之穀、故雖都會之穀、亦不過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凡盈縮之數、其實不甚相遠、而其勢有如相胥壤者、譬之啖而飽者、既充腹矣、而稍多一分、則如甚有餘、未及飽矣、而少一分、則如大不足、是其過不及之為差眇少耳、然取其不足者、比之有餘者、盈虛之相去、如大相懸者勢也、故曰天下之穀未嘗多、而都會之穀亦未甚多也、

今夫天下患米穀之賤、而貨幣之乏、非米穀乃賤也、非貨幣乃乏也、而百物之甚貴也、設使斗米價銀五錢、而一衣裘亦五錢、則斗米可以易一衣裘、今雖木綿之裘、而非鬻六七斗則不能償其直、是衣裘之貴、而非穀之賤也、穀也者取以充腹而已、銷之有限、百物者競新闘奇、愈出而愈無窮、乃至一婦首飾、而當中農一家之産、以銷之有限者、而逐愈出無窮者、百物之所以皆貴、

而米穀之所以獨賤也、貨幣者所以權輕重、物多則物輕、而金重、金重則其數雖寡、亦不乏於用、故古者貨幣甚寡、而天下不甚患貧、慶長以來、産金極多、造幣亦夥、貨幣多則輕、輕則百物隨重、工商生活、所用之物既重、則必貴其所造作貿易者、以償衣食之費、故百物愈重、而貨幣愈輕、愈輕則雖多亦猶乏之也、（西夷亦謂自西洋通東方諸國、所謂亞墨利加者以來、歳歳交易、所獲金銀甚多、故西土金銀漸賤、而米穀用物漸貴、識者以為後來當受多金之累、然獲利既厚、雖知不能絶、是戎狄之智、亦猶知多金之為累、今在中國、反未之知、可乎、）凡天下之物有偏重、則其不輕者亦猶輕、故百物之偏重、而貨幣之偏輕、百物之偏貴、而米穀之偏賤、是其勢之尤易

見者也、而武士聚處都會、終歲所用、雖一毫不得不資於市、以愈賤之穀易愈輕之金、以愈輕之金償愈貴之物、其費固不給、而其所養之倍卒、亦皆習奢侈、不可養以薄俸、罷陪卒而歲買奴隷、（俚語所謂年季者是也、）奴隷亦奢、亦不得多畜之、故臨時傭之市井、市井亦奢、雇錢日貴、亦患其難給、而其居家冗費、妻妾之奉、玩好之用、日厚一日、終歲之入、不償所出、就富人而乞貸、習以成俗、雖有邦有土、亦莫不仰給冨民豪姦大猾操貨財之權、愚弄王公股掌之上、於是乎天下之冨遂歸於市人矣、夫米穀也者　帝王之所甚重、雖　天子之尊、必報祭

天神、然後敢用之、所以受之天以養民者、固宜如是矣、今舉天下糴糶之權、一委之賈豎、王公大人俯伏聽命、不得有所問、天下民命專係市人之手、凶荒無備、兵行無糧、海內空虛、而不為怪、拱手環視、徒患米穀之多、何其惑也、　天祖之重民命也、遺澤所及、傳至今日、今其所食之粟、即　天祖所頒之種也、而世不知重畜之方、且患海內虛耗之未極、甚者或至欲舉而與蠻夷市、必弃之海外而後已、生而在於瑞穗之國、而不知瑞穗之為重、投畀犬羊、而以為得計、豈臣民所以報　天祖之心哉、夫海內之穀、宜藏海內、而不當弃之海外、理之易知者也、今五畿七道、其田無慮二千五百万石、通上農下農、大約受田家十石則為農二百五十万家、一家儲糧於見今所藏之外、更藏一石米、為米二百五十万石、今大坂終歲所糴糶、大率不過二百万石、（天明初、大坂商賈記其所糴糶之數、從寶曆癸未、至安永庚子、所糴糶之數、大約二百万石以內也、而其見在大坂寡者三四十万石、多者亦不過百万石、然商賈事、未知其詳、問之商賈可也、）其他都會之地、亦可推知也、而天下所糴、歲減二百五十万石、且邦君及大夫士、亦各有所儲蓄、則欲穀之不貴可得乎、穀貴則民不多糴、而其用可給、糴之益寡、則都會之地、不至甚狼戾、天下適患穀之不多耳、輸穀愈寡、而天下之穀愈

多者、盈虛之勢乃然也、天下之穀愈多、而人不困者、散而藏之民間也、故欲藏穀者、海內自有其所、何必弃之海外、而後見天下之不困乎、今欲使民藏之、其措置之方、制度之宜、固不一而足、苟能知穀之宜藏海內、然後舉而行之、措置制度之所以適事機者、可得而施也、穀有所藏、而民不困、則民有恒心、民有恒心、然後可以使之畏天命、盡地力、因天地之冨而同受　天祖之賜也、

形勢

變動不居、天地之常道也、而萬國之在兩間、形勢之變、

豈有窮乎哉、夫地之在大洋、其大者二、一則 中國及海西諸國南海諸島是也、〔其地東起 京師以東二十五度地、西至 京師以西七十十五度地、或称曰亞細亞亞弗利加歐羅巴者、西夷所私呼、而非宇內之公名、且非 天朝所命之名、故今不言〕一則海東諸國是也、〔西起 京師以東五十度之地、東至九十五度之地、或称曰南亞墨利加北亞墨利加者、亦西夷之所名也〕而其中各分區域、自相保聚者、即所謂万國也、古者人文未開、夷蠻戎狄、若禽獸之相群、未足以論其沿革也、 中國舊建國造縣主、各守土疆、[illegible]變為郡縣、又變而英雄割據、沿而又成封建之勢矣、而如虞夏商周之為國、亦嘗封建諸侯、秦漢以後為郡縣之制、世代相襲、小有沿革、虞夏商周治統於一、如

春秋則交相為盟主、戰國則七雄交相攻伐、爾後變革不一、具見史書、而古者其所称戎狄者、禽舉獸走、不過時為寇害、而玁狁之禍、虞夏之所無、若匈奴、商周之所未有、吐蕃回紇、則秦漢未有之、契丹女真蒙古、則隋唐未有、而至如西洋諸蕃、絶海万里而相併呑、則亦宋元之所未嘗有也、人文漸開、則夷狄者亦漸知設條教、立規制、其高城深池、非古之穹廬、鉅礮大艦、非古之騎射、回回邏馬之教法、非古之威驅利誘、麕至鳥散者、各雄據一方、合從連衡、欲舉宇內歸一教、非復逐水艸轉移之類也、故古者就一區中、而分為戰國、今則各區並立、

交為戰國、是以除 中國及滿清之外、自號稱至尊者、曰莫卧兒、曰百兒西、曰度尔格、曰熱馬、曰鄂羅、是舉宇內列為七雄、非分雄於一區之比也、〔蘭學家說、以上七國、西夷皆稱為帝國、而其他如亞毘心域、馬邏古、還羅、及瓜哇之瑪谷郎等、亦稱帝國、然亞毘心域特以其地域之廣大、馬羅古特以回子之正系、而自雄、然一則黒人愚陋之俗、一則衰亂削弱、而還羅則其國雖富、而兵力劣弱、瑪谷郎則雖諸蕃要會、而國最弱小、皆不足以爭雄、故不論也、蘭學家謂前數國之王為帝、即西夷所稱奚瑟爾者、原出於邏馬先祖之名、蘭學家譯為帝者、特假漢字以分尊卑之等耳、其實則非我所謂帝之義、故今不用帝國等之字也、〕夫古者夷狄為邊患者、熊襲也、隼人也、蝦夷蝦狄也、及其馴服、而海外脩貢者三韓也、肅愼勃海諸國也、其為寇賊者女真蒙古、〔女真既破契丹、將侵宋、寬仁中寇筑紫、世稱為刀伊賊、後二百

餘年、蒙古強盛、稱雄西北、將併宋、亦寇筑紫、是其為寇害者、皆在彼圖南之時也、〕而阻狂瀾怒濤、卒不能為深患、當是之時、 神州四面皆海、號為天險、今西夷駕巨艦大舶、電奔數万里、駛如風颷、視大洋為坦路、數万里之外、直為鄰境、四面皆海、則無所不備、向者所謂天險者、乃今之所謂賊衝也、而保疆安邊者、豈得執疇昔之跡、以論今日之勢哉、方今戰國、其挾回教以強其兵廣其地者、莫卧兒度尔格也、而度尔格最張、然未嘗一窺 中土者、其俗專務騎戰、而航海之術非其所長也、西洋皆奉邏馬法、佛郎察伊斯把雪際亞諳厄利其尤者、而熱馬為之祖、然熱馬既衰弱、諸蕃特以

名位而尊奉之已、若鄂羅斯、亦嘗與佛郎察等比肩役屬熱馬、至近時則猖獗特甚、新稱至尊之號、其地包諸國之東西、綿亘　神州之東北、每與度尔爭雄、然猶僻在窮髮之北、未得志於南方、百兒西嘗衰亂、鄂羅為與復之合兵擊破度尔、百兒亞與鄂羅合、則度尔斷其左臂、鄂羅素彌亘大地之北、而為之領襟、今又聲勢震南海、中斷大地、而扼其咽喉、使度尔不得與莫卧兒合、滿清之威亦限乎此、而不得西被、撓隣國之權、而以哧四方、假繼絕興滅之義、以鳴其盛熾、焰所煽、百蠻震恐、是其勢非席卷宇内而盡臣之則不止也、且自古病漢土

者西羌北胡、前有五胡之亂、後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遂至踐其地而稱皇帝焉、今鄂羅既兼挾羌胡之勢、其勢不得不圖清、然清猶强盛、未易間、故顧而涎於　神州、彼其勢欲得志於　神州、然後驅我民、以擾閩浙、如往時海賊明人所稱倭寇者、而羅噼清之東南、乗釁而取哈密滿洲等地、直衝北京耳、如是則滿清亦將不能支、虜能得滿清之地、則覆莫卧兒、提百兒、而殪度尔、如拉枯也、或東方未易間、而滿清亦未可以遽克、則彼將先事西方、西方有釁、則與百兒圖度尔、若能克之、則南襲莫卧兒、與滿清爭準噶尔故地、而長驅臨清、既得克清、則將連艦以偪　神州、此二策者、或自東而西、或自西而東、虜將相時察變而用其一、一能有濟、則臣宇内之形成矣、是以於二策者、欲先其易者、故數窺伺　神州、以嘗難易、而航海之術、固其所長、無忌於狂瀾怒濤、既挫度尔於陸戰、収諸島於海外、方與　神州為隣、由此觀之、其所以為深患者、非復女真蒙古之比也、可知而已、保彊安邊者、豈得不審古今形勢之變、而求所以應之之術哉、夫方今舉宇内列為七雄、而與周末所謂七雄者、小大雖異、其勢亦有絕相似者焉、鄂羅度尔土廣兵强、撥壤爭雄者、秦楚之勢也、滿清富强、在東方者

齊也、莫卧兒及百兒亞在其中間者、韓魏也、熱馬則雖以名位為諸蕃所尊奉、其實則與佛郎察伊斯把諳尼利諸國相伯仲、大者韓魏、小者宋衛中山耳、熱馬自西洋諸蕃視之、則有似東周之勢者、然自宇内大觀之、則非有宗周之尊、故云尔、而　神州在滿清東、猶燕之蔽於齊趙、然今四邊皆賊衝、則亦不能如燕之獨不受兵、而有如周之在韓魏之郊者也、且如佛郎察伊斯把諳尼利諸國、其所奉法皆與鄂羅同、或云、諳厄利所奉與伊斯把等異、然皆同宗別派、非有大異、而至其假法教以逞吞併、則一矣、然之勢也、而各國皆既併南海諸島、吞海東之地、大地之勢、日就侵削、則　神州之介居其間、譬如獨保孤城、

隣敵築境、日將偪之勢也、故其殊不得不擯者、莫若鄂羅、而若度尒能以勢聲與東方相爲犄角、則其力足以禁鄂羅之東侵、莫卧兒亦得與度尒勠力、同爭百兒西之地、則亦有足以制鄂羅者、若夫未嘗沾染於甶甶邏馬之法者、則　神州之外、獨有滿清、如朝鮮安南等諸國、亦頗能特立、未變於妖法、然其國弱小、本不足數、故不論也、是以與　神州相爲唇齒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勢、大畧如此焉、至如於善處其勢應其變、內以設守禦之備、外以施伐謀伐交之計者、則曰擇任將相而已、

虜情

西夷之跋扈海上、幾三百年矣、而土疆日廣、意欲日滿者、是其智勇有大過絕人者歟、仁恩甚洽於民歟、礼樂刑政莫不脩備歟、抑有神造鬼設、非人力之所能爲者歟、而皆非然也、彼其所恃以逞伎倆者、獨有一耶穌教而已、夫彼所謂教法者、邪僻淺陋、固無足論、然其歸易簡、而其言猥瑣、易以誑誘愚民、巧言繁辭、誣天以爲敬天、滅裂人道、以爲曉倫理、時行小惠、以市仁聞、侈張其說、鼓舌眩世、誕妄迂怪、足以濫耳、故世之好異者、道聽途說、而雖士大夫、亦往往有不免於沾染者、心蠱志溺、至於頑乎其不可解、是狡夷之所用以售其術也、故欲傾人國家、則必先因通市而窺其虛實、見可乘則舉兵襲之、不可則唱夷教、以煽惑民心、民心一移、簞壺相迎、莫之得禁也、而民爲胡神致死、相欣羨以爲榮、其勇足以闘、傾資產以奉胡神、其財足以行兵、以誘人之民傾人之國、爲副胡神之心、假兼愛之言、以逞其吞噬、其兵雖云貪、而足以衒義兵之名、其併國略地、莫不皆由此術也、及各國益強梁、乃始覬覦　中國、其首入內地者、波尒杜瓦、波尒杜瓦者伊斯把屬國、天文弘治間張甚、略南海諸島、新闢海東之地最多、以次來豐薩諸國唱夷教、煽動蠢氓、而有土者亦往往爲所欺罔、大友小

西之徒、首歸向之、織田氏亦嘗創寺京師、以延胡僧、其法漸浸淫中州、夷輩因而賑恤困窮、務收民心、織田氏曉其有異圖、欲毀胡寺、逐胡僧、未果而即世、織田氏之創胡寺、其臣刑部正則諫不聽、盖欲用以傾隣國、如遣耶徒離間荒木君臣是也、既自悔曰、凡信佛者、檀家奉財物、以布施僧侶、未聞僧奉於檀家也、且其初來、以貿易爲名、今不爲收利、而賑恤是務、必將傾人國家、正則之言果驗矣、至豐臣氏、駈胡僧及愚民汙夷教者、盡出諸海外、東照宮興、設禁殊嚴、故雖有伊斯把諳厄利諸蕃相踵至、而卒不能以夷教入、東照宮嘗遣西宗真者於西洋、三年而還、台德公亦遣揮斐其至西洋、七年而還、皆所以探偵虜情、盖由此而得審識異言云、所以痛禁絕之也、大猷公亦嘗遣洋宮往天竺、視精舍、亦有深意也、寬永初、下令鑄胡神像、使愚民踏過歸

正者足蹈之、外夷亦自度不得脱、望長崎股栗、清人或欲毀胡神堂、亦引之以為言、出湖志臺灣志等所載、大約如此、國家之興隆天亦保佑之、故時有島原賊起、而聚天下邪徒於一城、一掃殲之、餘燼不得再燃、實由此也、當是時也、西夷之唱妖教甚力、那勿蠟則以其王而自入、波羅泥則以王之姪而入、入輒皆就戮、於是乎夷輩膽落、相告曰、日本人有三眼、國威之震海外、亦足稱快矣、明人以戌寅歲、筆是事於書、寛永十五年也、本注云、再到日本開教被其西殺、故云、今按、此似指那勿蠟波羅泥、而那勿蠟王以寛永丙子就戮者、其年曆正當戊寅前二年、如波羅泥王姪就戮則巳卯年事、後於戊寅一年、疑有一誤、又按、島原賊伏誅、亦在戊寅年、是亦足以寒蠻膽、而明人所言不及島原事者、蓋西夷既知而畏之、適明人未聞也、

及升平已久、海内無事、而夷復窺 中國、諳厄利重乞通商、長崎夜話載是事、大畧云、諳厄利往年通市舶、至元和中、自擯其通舶者、蓋有深知時勢者也、及世祖時改、而又欲有所徼幸、以延宝癸丑復乞通商、不許、今詳其語意、亦似非泛言者也、而邏馬亦遣僧潛入、竊唱夷教、亦皆未能得其志也、至近時、則鄂羅殊張、誘蝦夷以邪教、蠶食諸島、遂伺内地、而諳厄利亦頻來、潛誘邊氓、然則其奉胡神以覬覦 中國者、豈獨波尔杜瓦而止哉、夫西夷並立為戰國、同奉一神、見利則相連和、以濟其欲、分其利、害則各保疆場、因是其常、故西方有難、則東方無事、難平則各畧地四方、東方於是乎不得寧、如鄂羅、亦既平西荒、乃東収止百里、潛入黒龍江、而滿清尚強、未能得志、轉而略蝦夷地、欲先取其易取者、然後爭其難者、是秦司馬錯取蜀之策也、及其喪師於控噶尔、控噶爾未詳其為何國、疑熱馬之別名、余別有説、今不贅、當時熱馬不甚強大、蓋以其為西夷祖國、故近旁諸國與共助之、同擯鄂羅、而清人傳聞、以為強大國也、講和既成、而益事東略、豈非欲有所取償焉乎、而其窺 中國、於是乎益甚、元文中、鄂羅船抵陸奥安房、然是後亦未屢来、以明和七年與控噶尔和、明年鄂羅畔辨者經中國東南、測海深、造東洋圖、遺書荷蘭商夷、言其將取蝦夷諸島之意、又明年與蝦夷爭獵兎島、啗以物、遂役屬之、取失母失利島、尋潛入訥加麻、唱夷教於月多頼、誘蝦夷日甚一日、於是 幕府闢蝦夷之議興矣、其初也、出没洋中、以測吾地形、闚吾動靜、而又誘吾人民、尋而厚礼以乞通商、及黠計不行、乃劫蝦夷焚

吾官府、掠吾戎器、而又更要通市、是其闚伺有漸、而其請求、或自飾以礼、或咻人以兵、百方兼施、其術莫不至、而其意亦可知也、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特欲米穀、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之肉而不粒、猶我民之粒而不肉、其無稲米、於彼何歉也、虜非無所用稲米、然其用之不過以為餌餅而已、且使彼欲稲乎、則其國中及他屬國與其與國産稲之地、亦為不尠矣、而何必至懇請如此之甚也、如印度諸國及南海諸島、其地皆産稲、他諸國在南方者、亦可推知、而近時大抵為西夷所併、有其不乏稲米也明矣、且彼欲因互市以窺間、以售妖教、固亡論已、而交易一開、則其東邊如東薩噶烏抱等地、由此而得致富庶、是其

於增兵衆、以圖東方、勢爲甚便、則一擧而兩利存焉、以
故浸淫漸漬、日甚一日、是其勢宜必得所求而後已也、
而一旦絕聲息、閒無形迹、於是諳厄利突然而來擾長
崎、闌入浦賀、常往來渟泊洋中、夫鄂羅之懷禍心、百方
窺伺、殆將百年、而颷去電滅、不見影響、諳厄利者先是
其來甚踈、而忽與鄂羅相代、偪人之側、捜人之懷、不亦
甚可怪乎、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則將安知非鄂羅內
自潛伏、誘諳厄利爲先驅、深其機不見形迹也、尾張漂民嘗爲諳厄利所拯、薩摩漂民爲鄂羅所拯、洋中相遇、諳厄利託鄂羅同護送之、唐太月多賴戍卒、嘗爲鄂羅所捕、押送至東、薩加訊鞠、時諳厄亦在座、其通好合謀可見矣、丁卯之虜變、適有撲斯動商船、至長崎乞薪水、撲斯動者海東新諳厄利地、而其府所在也、鄂羅擾東壯邊、而新諳厄利窺西邊、其機深矣、昔諸葛亮將

伐魏、先征南蠻、以足兵甲、而魏君臣寂然無聞、兵出而
朝野震動、今虜亦將襲亮之故智歟、何虜之甚智、而
我未之察也、嚮者　幕府嘗喩鄂羅以國法曰、番船近
邊、當摧之海上、今諳厄利常常停泊、而未之駈、雖其登
陸者、亦慰撫遣之、使外夷聞之、將謂國法何也、而諳厄
利者、亦偘徉自肆、圖畫吾山川、妨害吾運輸、而誘吾人
民、啗以貨利、眩以妖教、異日脫使姦闌愈多、而接濟不
禁、則變之寓於不測者、可勝言乎、而偸安之徒、動謂彼
爲漁爲商、固其常事、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

航海萬里、而伺人國家、不得不因糧於敵、故所至或商
或漁、莫非以爲屯田之用也、不然使彼徒欲獲鯨乎、則
其近傍海中、捕鯨之處亦多、而何必遙遙度絕險、而捕
之東洋也、卧兒狼德等地、與諳厄利隔一水耳、而海上鯨甚多、諸國人皆往而捕之云、而其
爲舩制、可以漁、可以商、亦可以戰、則惡知今日之漁舩
商舶、果不爲異日之戰艦也、且彼停住往來我海上、其
針路之難易、港嶴之曲折、風土人情、莫不諳熟焉、使彼
獲由而據東南諸島、東南諸島、接近小笠原島者極多、以次及八丈拔
玖種子等島、盤踞以爲巢窟、則其於圖　中國、勢甚爲
便、是亦一擧而兩利存焉、故其與鄂羅合謀、伺我邊徼、

欲與濟其欲、分其利、亦勢之可見者也、然則其漁商海
上而不肯去、亦欲襲趙充國制氐羌之故智歟、何虜之
甚智而　我未之察也、夫天未弃　神州、廟堂之議、幸
洞察黠虜之狡謀、嚴禁接濟、塞禍源於未流、而蹈像之
意可繼矣、令諸侯拉虜於海上、而嚮以國法喩鄂羅者、
終不爲飾辭、威信立而三眼之威可宣矣、英略雄斷、所
以奮士氣破虜膽者、豈不偉哉、然而庸俗之論、猶未曉
廟堂有深遠之慮、乃謂黠虜者撫之以恩、則恭順馴服、
畏之以威、則忿恚生變、甚矣、執頑守迷者、雖曉以　幕
府之令、其卒不可得喩乎、夫虜之假妖教以顚滅諸國、

其欲呑宇内而盡之爲日久矣、則其喜怒既已定於數百年之前、而豈以一恩一威之故俄易其素謀哉、而其或出於忿恚者、足使人恇怯不敢拒、恭順者足使人怠情失守、二者遞出交發、則所謂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者、亦可以爲彼之術也、窺人者之情、窺於人者固有所不知、故虜善形人、而我喜懼隨變、心悸眼眩、屢爲所誤而不自知、亦何以得知廟堂有深遠之慮也、而庸俗又謂自昔　神州之兵、精鋭冠萬國、夷狄小醜、不足憂焉、夫　神州士勇兵鋭、雖風土使之然、然世有汙隆、時有變革、戰國之世、士卒習戰、進退疾徐、自合機宜、故搴旗斬將、其勇可得施也、今士卒不見兵革二百年、一旦臨事、虛實之變、奇正之用、誰能素練而熟習之、而怯者先走亂陣、勇者徒死傷勇、所謂精鋭者未可恃也、昔蒙古之寇邊、世未忘戰、然軍容戰法、皆我所未見、猛將勇士、素練之技無所施、豕突豈元以致敗衂、故兵之勝敗在主將方畧耳、今講兵法席上、所講者亦槩甲越陳迹、而海外之兵、目未之睹、耳未之聞、一旦接戰、得無有所扞格乎、而徒恃往昔之精鋭、不爲今日之計、未見其可也、庸俗又謂虜絶海遠來、其兵不得甚衆、自試螳臂、不足憂焉、夫衆寡在勢、善用勢者、能因敵衆以爲吾勢、法

曰、全國爲上、破國次之、不善用勢者、以吾衆助敵之勢、其衆不足恃也、昔西邊姦民、闌出爲盜、適明國衰亂、群盜相嘯聚者、引以爲援、號稱倭寇、陷沒州郡、略無寧歳、及其就戮、　我邊民在黨中者、僅二十五人、用以助聲勢、亦足以蹙朱明之命脈、故兵固有先聲而衆寡無定形、夫善用兵者、豈獨因糧於敵、而亦可以因衆於敵也、虜用妖教詭術、以誘人之民、万一使彼引我民以援其勢、則彼之寡與　我之衆、亦惡可恃也、（明人言西蕃機深謀巧、到一國必壞一國、皆即其國以攻其國、歴呑已有三十餘、）庸俗又謂夷教淺陋、可欺蠢愚、而不可罔君子、不足憂焉、夫天下之民、蠢愚甚衆、而君子甚鮮、蠢愚之心一傾、則天下固不可治、故聖人設造言亂民之刑、甚嚴惡其惑愚民也、昔夷教之入西邊、誑惑愚民、所在蔓延、未百年、而詿誤陷戮者二十八万人、其入民之速如此、万一使愚夫愚婦爲所詿誤、如往日、而或有巨姦大憝如大友小西之徒、引邪徒以自爲謀利、亦如往日、則逆焰之熾、誰得而遽撲滅之、而一二君子、端拱於橫流中、未見其有益於世、則其不能罔君子亦惡可恃也、庸俗又謂今日耶穌之禁嚴甚、民不可得詿誤、其自衒小智、不足憂焉、夫夷虜之不得騁伎倆、以至今日者、實　幕府厲禁之所致、而億兆生靈之大

幸也、然神姦之潛行、其名可變、其狀可更、而其所以蠱民心者自若也、則彼其爲術、豈必膠柱刻舷、以踐往日之轍哉、民之好利畏鬼、其情之所不能免、苟有所以潛移其心者、則雖嚴刑峻法、亦有不可得而詰者焉、今如博奕及徒黨、國有明禁、然無賴姦民横行村里、夜聚曉散、飲博相煽誘、莫之能息者、因其好利也、禱祠呪咀、假神姦以喚友聚黨、隨除隨生者、因其畏鬼也、如不受不施蓮花往生等徒、前既就戮、而近時或因淫祠、或假佛説、以相朋比者、不可勝計、如所謂富士講者、亦其聚黨、蓋既至七万人云、亦皆因其畏鬼而相聚結者也、　万一使虜因利與鬼、而變名更狀、以蠱民心、其術每出於刑禁之所未及、而民心暗移默

傾、則亦惡可獨恃成法、而不之慮也、夫小智曲慮、齷齪不知大計者、心放眼眩、相率入黠虜術中、而不自知、自古庸俗之徒、長舌巧辭、終無窮極也、如此、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正謂此也、夫西夷之窺　中國者、前後接武、各國遝至、其國雖殊、而其所以敬事尊奉者、則同一胡神也、故耶蘇之闚　中原三百年而不變、而　中國所以待之者、則係時論之趨舍、或出雄斷、或出姑息、是其闚閒者始終一意、而應之者、前後異論、以一意者、闚異論者、安保其能久而無間之可乘乎、然則欲使時論一定、無可乘之間、在審虜情哉、在審虜情哉　卷上終

新論下

守禦

凡守國家、修兵備、和戰之策、不可不先定、二者未決、則天下汎汎然莫知所向、紀綱廢弛、上下偷安、而智者不能為謀、勇者不能為怒、日又一日、坐使虜謀稔熟、拱手待敗者、是皆坐於内陰有所懼、而不敢断故也、昔者蒙古嘗加無礼於　我北條時宗断然立戮其使、令天下將發兵征之、　龜山帝以萬乘之尊、而祈身代國難、當是之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天下孰敢不以必死自期、故億兆一心、精誠所感、能起風浪、殲虜海上、是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古人有言、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也、臣故曰、和戰之策、先決於内、断然置天下於必死之地、然後防禦之策、可得而施也、今虜但請通市、未至戰、和戰之策、似非所論、然世不知通市之害者、其心畏戰、其策必出於和者也、能痛拒絶通市者、雖其勢至於戰、而不畏者也、凡事豫則立、二者得不豫決哉、令攘夷之令布天下、和戰既決、天下知所向矣、臣請陳守禦之策、夫天下宜釐革者有四、其一曰脩内政、其目四、興士風也、禁奢靡也、安萬民也、舉賢才也、夫士風之敗、由國無廉恥、而所以勵廉恥者、則在賞罰之

用也、故其制刑賞予奪、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苟可賞也、雖卿相之位、國郡之封、不吝、可罰也、雖貴戚權勢、不避、道之所存、義之所在、則雖無法之賞、無政之令、無行而不可、而其平居所以激勵士大夫者、雖一顰一笑、而未嘗不足興起惰頑、故其勸勉懲戒之、必如　東照宮及當時名賢磨勵士衆者、則士風有不興乎、奢靡之於國、士民不得不貧、風俗不得不壞、請謁以行、怨讟以興、故理財正辭、量入為出、邦用有常、尊卑有分、身自率先群下、治宮壼、清府務、損冗官、除煩苛、省土木玩好無用之費、此古今之通論也、今如必欲息奢靡、則當使人去虛飾、而尚至誠、欲人去虛飾、則當使人相憂恤、如同舟遇風、欲人相恤、則當示以天下之大患、勵以嘗膽坐薪之誠也、簡練兵旅、脩備軍實、上下黽勉、常如臨戰陣之日、天下知所警戒、然後奉制度、尚勤儉、則奢靡之習、有不革乎、（建治初、既斬元使、將伐其國、下令省公事、行儉約、休民庶、以備軍實、其令民如是、則上下決意、備豫、而後勤儉之政、可得行也、）農者民命之所係、故抑末貴本、制産頒職、時使薄歛、均田里、除兼併、去姦民、懲罷惰、通情好、恤患難、明其什伍、教之保任、富庶而孝弟、使老幼孤寡、有所収養、皆所以安民、古人所論具矣、今欲必施行之、則當使上下知恤、欲上下知恤、則當動民以

實事、而不可喻之以空言、故修戰備、峙軍實、其重儲糧、常如凶荒之後、相勸勉勤苦、如保聚避寇之日、同心一力、無或懈怠、然後發政施仁、萬民有不安乎、賢才之在國、古人譬之虎在山、其所在隱然人畏之、故舉而措之廊廟、則內重而外輕、逸而在艸野、則艸野重、在邦國則邦國重、外有重者則天下將有輕視廊廟者焉、是以聖賢拔天下俊豪、收天下重望、而措之廊廟、盡天下之謀議、使天下仰廊廟、如騃子之慕父母、然後大業可得成也、古者舉賢才、不限以門派、至大寶制令、亦使國學得入大學、試用、且如虞夏商周、學制亦備矣、而諸侯亦有貢士之法、皆所以旁羅天下俊賢、而不遺也、天下之事、固不一端、而取士止於一國一都、則其國都之間、俗

所慣習、風尚素同、而其所謀議、布陳、亦不甚相遠、言多雷同、其於天下之事、偏舉一端、而不能兼天下之善、故聖賢於所以致天下賢俊者、尤盡心焉、故禹曰、萬邦黎獻、惟帝時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苟能致思於此、則舜之所以取於人以為善者、與其所以無為而治者、亦可見也、今欲必致天下賢才、取士之法、不可不得其要、取士之法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是而已、天下之士皆得有所敷納、以盡其所蘊、泄平生鬱勃之氣、誰敢不感激爭陳其言、明庶以功、則言可底行、而智愚賢不肖能否以判、空蹤之士、不得冒進、而謙讓廉退之風興矣、車服以庸、則實才者立實功、而受其榮、天下誰不敬應於其大有為之志、如此則天下賢才盡集廟堂、兼天下之善、以布於天下、天下誰敢不知廟堂之重而敬戴之也、其二曰、飾軍令、其目有三、汰驕兵也、增兵衆也、精訓練也、夫兵之貴精也固矣、而驕兵之於國、居則蠹民傷俗、戰則恇怯喧噪、動犯軍律、取敗之道也、故謹察其驕奢淫佚不可用者、盡沙汰之、使兵皆精鋭、然後可以守可以戰也、兵皆聚都城坐銷穀祿、所以不得多養、故善察古今兵制之沿革、兼用土着之制、使兵數衆多、用之不竭、則可以應無窮之變也、且夫外寇之與內患、必相因者、古今之常勢也、今無行之民、帶長刀提銃鎗、烏聚星散、飲博劫盜、以賊害良民者、充斥村野、流賊之形成矣、或有水旱疾疫、其變

未可測、若使外虜乘機投間、引以為聲援、則變之又變、可為寒心焉、今善通其變、土有兵、地有守、則流賊之漸可息、外虜之應可絶、然後可以防不測之變也、訓練兵旅者、非花法兒戲之謂、而其可施於實用之宜講也、故教以陣營之法、習以旗鼓之節、悉除去無用之虛文、至易至簡、易知易從、而試之田獵、用之追捕、勞之工役、狃之險阻艱難、風雨寒暑、負重走遠之事、使士卒習進退輕險阻、不以軍旅為難事、所以練其膽、膽練而後遇事不懾、得臨機應變、如此然後緩急可用也、其三曰、富邦國、天下人牧、率皆怠傲驕奢、誅求無常、用財無制、以自

致貧困。是皆由其長宮掖婦人之手、生則逸、目唯令色、耳唯巧言、未嘗知艱難也。今列國各守封疆、大小相維、以藩屛國家、勢如百足之蟲、足以免土崩之患、如能因而勸勉激勵、分以天下之憂責、以方面之任、使之戒勅繕脩常如與虜兵對壘、而時視察其勤惰、以行黜陟、輕重有權、不拘以常格、要使邦國盡知所憂恤、乃使之亦興士風、禁奢靡、安百姓、擧賢才、而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其國豈有不富且强乎。且邦國所困、糴糶之權在商賈、而不得不仰給焉。百需皆資於市、而每患物價之貴、歳時所獻　幕府除其國土所產外、魚蝦餌餠之屬、多出市人手、其爲物、非如銅鐵鉛錫箭幹膠漆有益實事者之比、而必待賈豎印封、以驗其信、騶從必雇於市井、置之前行、宴飮待市人刀匕、然後盡其歡。及他宮室衣服婦女玩好、凡奢侈之所以糜財者、視以爲故常、謂之大名役、雖其君相謹守舊習、不或敢易之。而邦君皆空其國、以家江戶、鍾天下膏血於都下、則其民亦爭離鄕土、徙而家之、野荒民散、國得不貧乎。今欲轉貧爲富、固不得拘習俗、俗以爲不可廢、而有不可不廢者、以爲不必興、而有不可不興者。斟酌損益、去虛文而就實功、亦英雄所以相時弛張之權衡也。其四曰、須守備天下

大名聚會共守江戶、其重內輕外之意則有在焉。然兵常無事而食、驕奢淫佚、足以弱天下之力。而天下要害、有所不守、則亦非所以待夷狄之備也。夫京師者天下之首領、而江戶者其胸腸也、大阪者其咽喉、而相摸及房總者江戶之牙脣也。伊勢熱田者神器之所在、而天下神氣之所寓也、皆宜嚴設守備焉。而守兵之規未盡立、救應之約未甚明、有有城壘者、有無城壘者、皆非所以聳動天下、使知所警守備之方、不可以不議定也。長崎者番舶所輻湊、守備素設焉。如今日、則虜無所不可至、而擧海內皆爲長崎矣。其所以守之者、亦與長崎何異也。且如海外諸島及蝦夷地方、亦自非時遣官員率兵往來巡視、則無以察聲息、無以宣威信、無以固人心也。（蝦夷之地、自世俗視之、如得之無益、棄之無損者、然我棄則彼取、必然之勢也、異日使虜盤據以爲巢窟、以逼松前、則奧羽必騷動、往來沿海、則天下亦騷動、故我棄彼不取、特以爲棄地、則猶未爲大害、使虜有之、則彼有大利、而我有大害、所以不得不盡力而守之也。）若能立之經制、使沿海諸國及諸島無所不守、則兵之坐食於江戶者有所分、而紛華奢淫之習可革、邦國君臣往來守海上寒落之地、不得耽宴安於都下、兵卒亦日習勞苦於征役、庶幾緩急可用、而要害之地、守備始全也。夫內政脩、軍令飭、邦國富、守備班、則天下所宜釐革者、大綱擧矣。大綱擧則

其瑣瑣者亦將隨而振起焉、夫英雄相時處變、昔時所未設、而今日所宜創立者、亦安得不熟思而講明之也、以臣策之曰、設屯兵、曰明斥候、曰繕水兵、曰練火器、曰峙資糧、是五者、不可以不創立也、所謂設屯兵者何也、方今濱海之地、無一區非虜衝、一旦有事發、兵奔赴徒自羅弊固已靡及矣、故保障之設、屯戍之兵、不得不豫講其制也、慶元以來、令天下大名、勿得國過一城、是所以抑强梗塞禍源、号令畫一、不可得變者也、然今欲備夷虜之變、而緣邊之民、無障塞以自保聚、則無恃以固其心、無保甲以管轄、則無恃以用其力、兵之爲道進退

有節、鼓舞有術、苟善用之、雖婦女可以助防守之用、可以赴水火、否則雖壯夫、而崩潰離散、莫得而用之、寇至則民逃散山谷、爲狗竊所蹂躪、誰能救之也、故古者邊郡有城堡之設、（軍防令、凡三邊諸郡人居、皆於城堡內安置、其營田之所、唯置莊舍、至農時、堪營作者、出就莊田、收斂訖、勒還、其城堡崩頹者、役當處居戶、隨閑修理、義解云、堡者高土以爲保障防賊也、）今其制雖不可盡用、而斟酌商議、必將有適時宜者也、兵之不地着、所以弱天下、杜釁端、然緣邊無屯戍、非所以待外寇之備也、今分城邑之兵、往守之、則兵卒罷勞、而沿途騷擾、募民充兵、則民習奢惰、唯知貪厚俸、且特備寇而非臨陣、進無以博奇功、退無以畏重誅、故所得

者、非老癈跛蹇之卒、則惰遊無行之民、固不可用、欲以屯田、則田皆永業、不可奪彼而授此、且如要衝之地、其利亦隨而有焉、民亦未甚貧、而閒田亦不甚多、地不足給、養卒以俸米、則先稅於民、而又須之、取與之間、其費數倍於授田、不可以多養之、（授田佃之、一夫除五六石之地稅、亦足以給兵役、今諸國其制或有如此者、如給以俸米、則非五六石之稅所能給、五石之入、以公四民六率之、所得不過二石、無田而食二石米、其不能給一家終歲之衣糧、固亡論已、故二石之米、不足以給兵、五石之田、可以養卒、田與米之差如之、）如此者、皆議者之所困也、今因民之所利、而設之制、則其費可省、而民可收焉、田之廢者、必稅重而地薄者也、地之空閒者、必土瘠而少利者也、二者雖要衝區

所不多有、而濱海地亦未不往往有之、使兵卒就而佃之、稅重者或除其稅、少利者或授之田器及他什器、如其土民應募入伍者、就其田量畝除其租、如是則屯田之意可用也、利之取而不竭者海也、爲之舟楫、給其網罟之費、則水戰之用可得而寓也、是資利於海、以教吾兵、因糧於地、以食吾兵、苟得其人、而講其制度、壯强之夫、素練之卒、未必不可得也、然防海之備、不可獨責之防海之卒、欲兵之可用、則當均其勞佚也、屯戍之卒、耕田漁海、暇日則講武、寇至先鬪、豈不勞乎、而其在城邑者、飽食煖衣、驕樂終歲、則誰獨樂於防海也、故磨勵士

衆訓練兵旅、習之以田獵追胥行役土功之勞、不得獨受奢淫之樂、使農工商賈亦皆知四方有事、勤儉趨令、如新免兵禍之日、使防海之卒知天下莫不勞、攘臂奮身、如臨陣爭功之秋、然後兵可得而用也、故堡障之制、保甲之令、屯戍之兵、勞佚之用、皆防海之要務、不可不及閒暇而審議之也、所謂明斥候者何也、今濱海之地、非無候望也、然其布置甚稀疎、而無列墩之以相應、無烽燧旌旗號砲之以相望相聽、器械不備、號令不明、雖有瞭卒、而不過用以望風帆遠洋及虜近地方、則報告以脚力、虜船瞬息數十百里、而徒步報告、其不及事也

固矣、古者邊郡置烽、號令明備、分丁守瞭、置長檢校、載在令條、軍防令、凡烽候、使宜安置、但使得相照見、置長二人檢校、晝夜分時候望、晝狼烟、夜放火、前烽不應者、即差脚力往告前烽、問知失候所由、中所在官司、其賊衆多寡、烽燧節級、具有式、放烽有參差者、告所在國司勘當、知實、發驛奏聞、明戚繼光晝守哨法、每墩以軍五名守瞭、備碗口銃、小手銃、火箭、大白旗、草架等器械、每日分三人、巡邏極外海邊、遇有警、晝則搖旗放銃、夜則放起火、放銃、墩上即便應接、如天晴則車起大白旗、鄰墩亦如之、一路只至總督所在之處止、一路至本衛所城地而止、如天陰則將州架舉火砲、到之墩、一面差一人、徑到本衛所并陸路官處、報敵多寡、登犯時日情由、而墩軍失候者、治以軍法、備錄備約事件、每墩一本、付墩讀誦、背記誦熟、限一月外、考背生一句打一、提官司查照、或徼來查考、或迸逐暗往親驗、治罪連坐、具有法、什物軍器補備有式、極為詳密、宋應昌亦謂要海口、每三里築一墩、以兵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聚設轟雷砲二座、擺防口民兵守之、按明一里當今五町許、三里則十五町許、其置墩可謂密、此等皆異邦備豫大畧、今觸類長之、則可以備參考矣、今如仍而加脩飾連墩、足以相應、目有相望、耳有相聽、號火走報必有法、點檢必謹、賞罰必施、則庶得以無疎虞矣、夫事情之宜、彼此相報告者、則驛遞之法、不可不精、凡置鋪甚疎、則役民雖少、而往返遐路、人馬多疲倦、甚密則役民稠、而百姓疾苦、遞替頻數、而事亦易遲緩、今置驛多密、而無用之人、不急之事、動役使百姓、甚者厮徒養卒、釋器仗、乘驛馬、而莫之訶、平居無事、其奪農時、竭民力、不可勝言、而至於飛驛急遽之事、亦只跨耕馬、乘肩輿、曾無健夫快馬、以供迅速之用、緩急恐失事機、清人自謂我朝驛遞之設最善、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到、荊州西安

五日可到、吳三桂反、及聞驛報神速、機謀深遠、乃仰天歎曰、休矣、未可與爭也、又謂宋時設急脚遞、金置急脚鋪、並日行三百里、自古郵傳無至五百里以上者、固由俗狃便安、不習馳驟、亦在上者立法未善也、國家制度超越千古、羽檄飛馳、驛遞六百里至六百里以上、絕域所至、指授機宜、不爽晷刻、據此則驛遞之遲速、亦在立制之善否、可以見也、慶元以來、海禁極嚴、而至近時虜復漸潛誘邊氓、故蠢蚩隱欺之蔽、狡黠接濟之姦、發之甚難、自非保任連及、備得其制、蕪問司察、悉得其人、恐難以審邊海事情、故墩臺之設、驛遞之法、破蒙蔽、發隱匿之術、皆事之關、斥候者、不可不及閒暇而審議之也、所謂繕水兵者何也、水戰之於防海、猶陸戰之於守城、其不可以已也固矣、今虜以海濤為家、於水技最熟、而其拒之者、

船艦之制、不可不精、水操之法、不可不講、固亡論已、今欲繕水兵、不必團聚一處、日教戰法、要在於使天下将士平居習於水、其操巨艦、如行短航、視狂瀾怒濤、如坐衽席上、然後乃可用也、故或漕運或捕魚、宜常有事於水上、而其針路之迂直、港奥之曲折、潮候之逆順、日月星辰風雨晦明、凡占度之用、莫不諳熟、是皆所以使将士習於水也、今宜賦邦國興造巨艦、其工役以軍令從事、（賦邦國供工役、如今世所謂手傳者是也、）其制堅緻精密、必使可當虜舩、配以邦國之卒、臨事可以戰、（營繕令、凡有官船之處、量遣兵士看守、）監以幕府之吏、重其選、厚其責、爵位足以御衆、禄秩足以養

廉、無事則以運天下米穀及諸物、使糶糴之權在於上、邦國不仰給商賈、然後以歳時訓練教閲、使足以截虜海上、庶幾臨事不慴、虜者亦不得驕傲自肆、我之欲戰也、虜不敢避、不欲戰也、則不敢逼、如是然後操縦之權可由我而制也、今論者則止曰、列巨銃於海岸、寇至擊却之、夫巨礮大銃、非不利器也、然長兵之利在短用、而用火之術、則在於攙敵乗勢、苟無戰艦以相迫水上、無銃兵以速應之、徒以遠勢而相持、則一發之銃、足以陥堅陣拉勁敵乎、且舩之在洋中、銃發不必中、而虜艦堅實、雖能中之、亦非一二彈丸所能摧破、今水戰之不講、

乃欲遥遥居陸地、安坐而摧之、非所聞也、故列銃海岸以爲固、則港奥停泊之處、賊船必由之徑、正可設神器以使彼不得肆鼾睡耳、若夫沿海萬里、豈可悉恃列銃而以爲防海之至計哉、（慶長中、有馬氏燒虜舶、用火船逼之、享保中、黒田氏之燒虜舶、蓋亦如之云、戚繼光水寨操法、發狼燓火箭、以五十步爲準、猶謂此逸勢、非逼近勢、如臨敵則自有一船逼近用擽石火藥、擲傾近攻、凡明台水兵戰法、大率是類也、而西夷水戰、亦大抵舩舩相觸、而發火砲、或用肭舩而相逼攻、至如鄭成功之摧紅夷船、則從銃窓突入舩腹而焚燬之、其逼近急攻如是、則遠勢之不足以決勝、亦可見也、）或曰、水戰者虜之長技、非我所恃以制虜、必致之陸地、然後可戰也、其言固是矣、然虜亦習戰、不敢妄自捨長技、而與人角其所短、則彼将停泊洋中、妨害運輸

以伺可乗之間、熟視虚實之處、風至電去、邀之無方、逐之無蹤、是虜外無所忌、内有所恃、東聲西擾、安坐制人、而我兵寸板不能下海、徒手奔走陸地、自取羅勞、縦虜眼前、不能發一矢、倉皇狼狽、致於人之不遑、何以能坐致敵於陸地也、且戰勝在氣、内有恃、而外無忌、則士卒膽氣自倍、若使我技有不與彼抗者、則未戰而氣先阻、猶何能從容挫虜氣於擊刺馳突之表乎、夫舩舶之用、昉於神代、以弘化海外、而海運者、則　崇神天皇之所新創、以為百姓省費興利、歴百餘世、未嘗患外虜妨害、今以洋夷之故、而一朝遂廢、雖列國所漕者、不得容

易下海、而時論亦或至欲開渠東國以廢海運、人情亦皆安之、其畏懦恇怯、既已如此矣、古人有言、我退一步則彼進一步、而孤島之在海中、如壹岐對馬及種子掖玖八丈等、或使虜進而據之、以為巢窟、而拱手不救、安然環視曰、吾長技不在於水戰可乎、或曰、運用之妙存一心、雖小船亦莫不可用以制勝也、其言固是矣、然此使天下將校悉曉妙處、而其長技亦皆出一途則可也、不然則以脆小之船、而當堅實高大之舶、非所以使天下將校悉得制勝、而人之才能亦各殊所長、將安能保世無長於用巨艦者哉、且自古以小船制巨艦者、多在

港奥狹隘之處、若其在大洋、則如螻蟻付鯨鯢、鰭鬣旋轉、一碾輒沈沒、其張翼相圍、如羊兎之遇巨蟒、頭尾繚繞、一嗑立盡、是皆非勇怯巧拙然殊、而船制使之然、則巨艦之利、其可廢乎、弘安之於蒙古、文祿之於朝鮮、其或失利者、不在陸戰、而多在水軍、是其將士非不勇也、而所困者船制低小、不能以抗巨艦大船耳、（明屠仲律云、倭長於陸戰、短於水鬬、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俞大猷以水戰為禦倭之急務、請修備巨船尤力、戚繼光亦云、福船高大如城、倭舟矮小、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蜋、鬬船力而不鬬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倭船亦如福船、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此亦可以證水戰之利害在船制之得失也、）故用小船以摧巨艦者、一時戰畧在主將方寸、可付之其人、而非所以畫

防海規制也、且如鳥銃、原西夷所製、及　中國採而用之、其制之精、更倍之、明人畏之、號為倭銃、其不稱番銃而稱倭銃、亦可以見我民之巧、則如船制、亦善取於彼以為己之用、製造之精、何獨在於他人之後哉、（鄂羅汗伯得勒者、嘗微服為船匠、間行到荷蘭、習造大船、鄂羅善用大船、精航海之術、蓋是為始、實元祿年間之事云、虜用心猶尚如之、況中國而反自棄不為乎、）故曰、用巨艦以壯軍容、使士卒有所恃而不備、虜有所忌而不敢肆、此水兵之宜急者也、故水操之法、巨艦之制、皆海國之先務、不可不及閒暇而審議之也、所謂練火器者何也、火器亦虜之長技、蓋我所恃以制虜也、然大礮之用、所以摧堅在攻城守城

必不可闕、而水戰者以巨艦相當、猶兩壘相抵、大礮之製、不得不精、精者莫遠而不達、莫微而不中、固長兵之利、然長兵短用、決機在其人、夫大礮一發、所殺幾人、而其聲猛烈、震天裂地、若使敵獨善用之、我無以應之、則兵刃未接、三軍先讋、何能鬬乎、　中國自始有火器、其用之止於鳥銃、至大礮、則其法始傳、未幾而世屬升平、故鑄造之極尠、而銃家者流亦皆秘其法、發放之術、將卒不得知、以銃家有限之人、而奔走於東西百戰之地、其不給也明矣、今自非令邦國大鑄造巨礮、士卒能通曉用法、則莫以壯天下之氣、而所謂利器者、亦不足以

為守國之用也、若其制作與架法放法、宜易簡便捷、而不宜繁巧遲重、如其奧秘妙訣煩難不易曉者、不足恃也、且虜之駕大艦以逼人者、運城壘於水上也、以守為攻者也、拒之之勢、可執一而無變乎、故攻銃以摧賊艦、守銃以扼港嶴、戰銃以備馳突、及他火箭噴筒火桶火磚之類、凡所以與銃相參用者、宜使衆人習熟、而至其臨時活用、以盡長兵之利、則在其人也、若夫干鹵以輔甲冑弓弩、以副銃砲、鐵石以佐鉛銅者、抑亦有說焉、戰國之世、士卒輕死、有不待干鹵者、然亦往往用之以自扞蔽、（攻城者、必束竹樹之城外、以遮銃丸、號曰竹束、朝鮮役、加藤清正等用龜甲者、其制如轒轀車、其他

攻戰所以自遮蔽者、固不可枚舉也、銃丸之迅、雖莫不洞徹、而既洞一盾、其末力未必貫鉄甲、則士卒可恃以壯其膽、清正嘗遣兵攻守土、將士撤民舍戶扇、以自遮蔽、猶得以立於飛丸之下、而不懾、況干鹵之堅實、非戶扇之比乎、且虜銃一發裝數丸、比之單裝一丸者、其力稍微、未必一洞堅盾、而又更貫鐵甲、亦試之其物可也、然干鹵之用、不在其洞與不洞、而在使兵卒不見敵銃、曉兵機者、必能知之矣、）令以習安脆弱之卒、一旦臨事、挺身於飛丸道箭之間、無自遮蔽、而能無懾乎、則其既蔽以甲冑、又遮之以干鹵、以固士卒心、其制不可以不講也、虜周流海外諸國、鉛錫銅鐵硝黃之屬、資之諸國之產、其用固不窮、而我內自守、必發山嶽之秘、以用之、則彼此多寡之數、其不較也亦審矣、（明人防寇、招集屯駐、當時汪汝淳云、所苦人日衆、而衣甲器械不繼、火藥更不敷、則此火藥之易生者、亦猶患不敷、

況今銅鉄鉛錫其生有限者乎、）故或參用弓弩、不必專恃火器、其用火器者、亦不專恃銅與鉛、其銃身或鑄或木、其彈或鐵或石或餅或和、以銅鐵之滓海上沙鐵之類、而以為餅、雖朽繩敗布爛網破器、亦採以供鍊造、無不可補其乏者、收藏棄物、以待有用、試之平素、使士卒習知之、臨事百方參用、庶急遽以不致匱乏也、當用其所希生者、將以有所大用、至其用以應機制勝、則自有將畧而存焉、此特可為曉兵機者論、而非所豫論於紙上也、（如戚繼光水戰法、弓弩標石與火器相參、而如火器亦其一船應備火藥五百斤、而鉛彈不過三百斤、火藥之用、不止發鉛彈可見、而參以火箭噴筒藥桶諸器、不專用鉛彈、則火器之不必恃鉛彈、亦可見、）故大礮之制、干鹵

之用、弓弩之技、與夫鐵石雜品可採以供用者、皆用火之術、不可以不及閒暇而審議之也、所謂峙資糧者、何也、凡軍之所需、貯之府庫者、可以備守城之用、而不足待戰陣無窮之需、資之市廛者、可以供平居演習之用、而不足應一旦不虞之變、故硝黃膠漆皮革枲麻、凡水土所產、宜使諸國多生之、而不容仰之遠境也、甲冑干鹵、刀劍槍槊弓矢銃礮、凡人工所作、宜及閒暇多繕之、要在愈用愈不竭也、金銀銅鐵鉛錫玉石、凡山嶽所藏、宜愍其用、而禁其糜焉、今梵宮裝閣及他玩好諸物、以至閭閻用器婦女衣帶、莫不塗金抹銀、則銷金之禁、不

可不嚴也、西土史書所載、有出其府中黃金銀物、以供軍用者、有禁金銀薄者、有禁織成金者、古人所以用金銀者、在此而不在彼可見、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砑金、披金、泥金、鏤金、撚金、戧金、圈金、貼金、嵌金、裹金、宋時禁糜金以飾服器、又禁金銀箔線貼、金銷金、蹙金、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非命婦不得以為首飾、冶宋主所用悉送官、諸州寺觀以金箔飾像者、自齎金銀工價就思文院換給、又禁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為塔像、又禁內庭自中官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戧金、解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撚絲裝着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其外庭臣庶家、悉皆斷禁、是他歷代申禁、無所不至、其重發天地之藏之意、亦可見也、釁、改貨幣、爐炭所燬損、不可不愛也、番舶交易、多屬無用、而弃金銅海外、不可不停也、其他由俗之奢麗致銷鑠金石者、指不勝屈、不可不為之限制也、上下尚奢、工商競便、室屋器財以銅錢代竹木之用者、為不尠焉、礪砥燧石、軍國必用之物、而

細作纖巧、朝成夕毀、錐鑿刀鋸、徒致磨礱、真鋼之精者、礪砥之良者、發掘將盡、俗貴磁器、不好漆器、硝子亦盛行於世、而燧石之佳者、為之銷鑠亦不尠、如是之類、其所以銷鑠金石者、不可勝計、宜及其未盡、而審求其所靡者、悉去之也、能擇其無益實用者而盡去之、山嶽之秘、庶不速竭、而海內之神氣亦不甚耗也、至米穀則民命所係、在軍旅而糧食莫重焉、今其狼戾都會者、可以充孳冗佚樂之奉、而不可給兵行不資之糧也、故欲峙糧食、其務本業貴米穀、藏之民儲之國、固亡論、說見國體篇而浮冗之民不可以不漸歸於農、酒餅餌麫之銷穀者、茶蔦紅茁之妨農者、不可以不稍制其節、如常平之倉平準之署、其有可斟酌以行於今者、不可以不講其制也、輕重

得其權、米價得其平、使姦商猾賈無專操利柄、販夫販婦無獨失其業、善導利而布之上下、則邦君以及士民、其穀可多藏、而經費亦可以給焉、士民俱富、則商賈亦隨受其利、糶糴有制、而上下俱便、所以導利者周也、官府及民間所取予貿易、多用米穀、而與金帛相參、則米穀流通人間、而不腐陳於一方也、本於義社之倉、因以為取陳食農之制、則細民不乏、而其穀新舊可相換也、凡如是之類、古今經制、各有所宜、能擇其有益凶荒軍旅者而盡行之、嘉穀盈溢海內、海內元氣可以無餒也、凡理財穀、其術不一端、今欲行之、興一利則一害隨生、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論之、故如其詳則將別有所論述

今特舉其一端、不詳載其說也、故水土之產、人工之作、山嶽之秘、米穀之儲、息其糜、廣其生、害者除之、利者興之、深謀遠慮相時弛張、設之權衡、立之制度、將待其人而後行、凡此皆資糧之峙、不可不及閒暇而審議之也、夫屯戍設斥候明、水兵繕、火器練、資糧峙、則其所宜創立者、大綱舉矣、大綱舉則其瑣瑣者亦將隨而作興焉、經制之昔存而今廢、紀綱之昔張而今弛者、盡釐革而振起之、規模之宜立而未立、禁令之宜設而未設者、盡創立而作興之、臣所盡守禦之策、大畧如此矣、然而智者之舉事、其慮之也、必雜於利害、故謀議畫策、既知其利、亦不可以不

知其害之所在也、請竟論之、夫天下之事、有是利必有是害、二者莫不相倚、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苟自非以義為利、則所謂利者、未見其為利也、今欲興士風、而義利不辨、則忠邪混淆、其所以賞罰予奪者、皆失其當、可以擾世、而不可以厲俗、欲以禁奢靡、則上下怠慢、貨賂潛行、而勤倹之風難致、欲以安萬民、則物情壅蔽、上下相睽、而所以戒慎勤苦、非其實、欲舉賢才、則請託以行、汰驕兵、則怨讟以作、増兵衆、則冒進以閙、訓練兵旅者、不過用以為文具、富邦國者、適足以生驕心、班守備、則隨成尾大之患、設屯戍、則兵卒横暴、蠹民傷俗、立墩臺、謹

驛遞、則徭役繁多、以擾百姓、製巨艦運諸物、則姦闌難詰、鑄大銃、製干鹵、教弓弩、則空疎衒技之徒進、生材備物、則欺罔釣利者聚、保畜金石、則民或失其業、權輕重平物價、則貿易生姦詐、夫若此則事無一可為者矣、語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苟使義利不辨、小人而乗君子之器、則天下之利、未見其不變為害也、臣故論守禦之策、必首於興士風、欲其以義而率天下也、欲以義率天下、則宜仗天下公義、以示其好惡也、今攘夷之令布天下、因天下羞惡之心、以明大義於天下、天下知所向矣、固宜感憤激勵、日夜相勸勉、智者獻謀、勇者致死

大有所振起作興、速驅除驕虜、以立大義於天地也、而偷惰之俗未改、其能以必死自期者、蓋無幾也、夫去佚樂而就憂苦、本非人情所欲、習安懐居、滔滔皆是、攘夷之令雖布、而世未有實攘夷者、守禦之策、亦未聞大有所釐革創立、則民未知號令之必可信、其衆心未決於戰、而天下兵士未甚陥、不亦宜乎、兵法曰、兵士甚陥則不懼、故北條氏之剏元使、天下兵士一朝甚陥、其所以使之不得已者、出於率然也、今實一攘夷、則天下泄泄者、聳然知所警矣、然後使玩愒歳月者、如登高去其梯、所以投之無所往、而其欲使兵士不懼、莫要焉、且古之

人君欲大有為、必赫然震怒、以身先天下、蚤夜坐外朝、日謀議天下大計、或巡視屯營、躬親撫循、或引布衣庭陳謀猷、慨然瀝肝膽、示天下以大有為之志、與天下共其憂戚、夫如是則天下智勇之士、亦皆奮然輸赤誠、宣忠力、誓不與虜生、東西馳騁、爭自報效、萃天下之智勇於廟堂、廟堂一揮、令行如響、義氣溢天下、然後可以大有所振起作興也、

長計

英雄之舉事、必先大觀天下、通視萬世、而立一定不易之長策、規模先定於内、然後外應無窮之變、是以變生

而不愕事乖而不困雖百折千挫而終歸於成功者其所由雖萬塗而其所趨始終一歸而未嘗有間斷也昔者　神聖之所以攘斥夷狄開拓土宇者莫不由此道故　中國常有一定之略以制御夷狄有不拔之業以宣布皇化而夷狄者時大時小一叛一服遂以歸於版圖彼無大計遠圖以自立基業而固不能以抗於衆中國之據長策者也夫善經略天下者志氣恢廓必先觀於大勢焉而地形人情兵謀戰略了然如指掌然後措置計畫次第而施之天下形勢固我握中之物也太祖之定中州兵未發先知其地形足以恢弘丕業而

所以經略天下者固既了然規畫先定然後動是以旌旆所向束手聽命也　崇神天皇有志欲宣揚國威時光被海外化（天皇夢神告曰海外之國亦當歸天皇是夢蓋亦有不偶然者也）近畿猶有未平定者未及勦絕之既制天下為四道以經營四方蓋有見於其大勢也是以近者先平遠者踵來遂成中興之業也從茲而後　列聖相承據基業以服荒俗土疆日廣海外有截降及　元正朝亦嘗遣使韃靼觀省風土亦猶未忘遠略也（養老中遣度島津輕津司諸君鞍男）　神聖觀於大勢以經略天下規模宏遠奕世遵奉餘烈猶存者如此則　神聖志氣所蓋者亦可見

也（唐堯之開基業先命羲和居四方極遠之地而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既經緯天地極其遠大然後舜禹諸臣之功次第而施之非先審其大勢則不能也周礼天官首以六典總制邦國官府萬民天覆之也地官首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地載之也周公之營洛邑初至其地用牲于郊者最先於百事所以天覆萬姓者最宜先也漢祖入秦先收圖籍遂得以審地形而蹙項籍之勢所以觀於大勢而決進取之策者宜急也）後屬　中國多故而遠人不至廟堂無遠大之略土疆日蹙而　神聖所以經營天下之意熄矣至若近世則夷狄强梁亦有見於大勢挾素定之略以逞其吞噬三百餘年傲然敢舐糠於　神州欲倒用　神聖所以御夷狄之略反以謀　中國而　中國未畫一定之策朝野之論一是一非不免於因循苟且以為姑息之

慮以赫赫　神明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陸梁我邊陲不亦可羞乎夫君師億兆其氣足蓋世胷臆足容四海從容處天下之事而有餘者制人者也所見不過目前利害者事多出於思慮之外不能運天下於胷中制於人者也海外之事目之所未嘗見故黠虜得以吾思慮所未及者而侮弄之亦不足怪也今夫欲決一定之策宜觀天下大勢以審察彼此之虛實也四海萬國形勢臣既粗言之今既觀於其大勢則宜以八洲為城滄海為池因天下全形以為戰守之略也欲察彼此虛實則宜審主客之勢以制操縱之權也夫虜萬里而窺人者

客也、我内自守者主也、然虜每出於長策、從容制人者、變客為主也、彼客而無饋糧之勞者、或漁或商、活用因糧之術也、無破車羆馬之費者、乘巨艦駕長風也、其能坐使我民罷於奔命者、則不戰而屈人兵之謀、而以夷教誘我民者、則全國為上之策也、且法曰、十則圍之、今虜絕海而來、縱令彼大舉奄至、其勢未至圍我、而我八面受敵、不免如在圍中者、彼專而我分也、我沿海無所不備、故分而為十、虜獨往獨來、恣其所欲、為知戰地知戰日、每在彼之掌握、故彼專而為一、時分一兩舩、往返海上、亦能得騷擾我民、如是者、其孰實孰虛、不待智者

而後知之也、今誠欲去虛就實、則莫若乖其所之也、欲乖其所之、莫若使虜備我也、夫攻守一而已、古人有言、攻者守之機、我有攻之勢、則虜必備我、而權在於我也、今若守備已脩、乘機而截虜外洋、則虜雖欲驚動邊境、而豈敢分少舩寡卒、而公然睥睨海上哉、彼若群處衆行、不敢分、則亦不能東西出沒以擾人、而我所備者約矣、彼久聚一處、則不能漁商以収其利、其勢亦不能常常停泊如今日、彼無恃以為術、而恣睢無忌之心沮焉、且我居内地、以待敵者散地、而虜入未深者輕地也、法曰、散地吾將一其志、今能決一定之策、使民知所向、以

一吾衆心、而擊其居散地者、破之不甚難、何憚而不講所以摧折之之術也、且夫所謂攻之勢者、亦豈必煩兵覆軍以爭其城邑、而後乃謂之攻哉、要我自為不可勝、以求敵之可勝而已、誠能恢廓志氣、而觀於大勢、外以伐謀伐交、設形格勢禁之畧、内以大脩守禦之備、兵力足以制虜、政教足以變夷、彼其伺邊乎、奮擊殲滅、以揚威萬里、若其歸順乎、東漸西被、以弘化四裔、而使蝦夷諸島、山丹諸胡、相踵内屬、日斥夷狄、拓土宇、所以為不可勝、雖未戰、隱然必有足攻其心者焉、而後批肮擣虛、相機乘之、如從天而下、所以應乎其可勝、則虜不得不

備我、而變客為主之術窮矣、是所謂乖其所之者、而變實為虛、轉虛為實、如此則　神聖所以御夷狄之畧、彼不得倒用、而彼所以擾我之術、我將倒用之、然後操縱之權、自我制之、廟謨既定、上下同心、千塗萬轍、必由是道而不變、於是乎我所以御夷狄者、即　神聖之所以御夷狄、内有一定之畧、而外無可乘之虛、雖使黠虜千群窺我、將何以得陸梁我邊陲也、（大猷公嘗遣譯官島野兼了者於天竺、兼了乘荷蘭賈舶、周流諸國、遂往東海三千里、得一大國、以為是國宜屬神州、因立碑題曰日本國中、當時規模之宏遠、亦可見也、海東三千里者、疑即西夷所稱亜墨利加洲者也、）夫我有一定之略、以御夷狄、既足以一民志矣、今若欲益振起而固

結之、有可感激奮勵効功於一時者、有可漸磨積累期
成於久遠者、効功於一時者、投機應變、在主將能否、期
成於久遠者、非達觀長視千萬世、而立不拔之業、宣布
皇化、則不能為也、是故慶賞威罰、所以鼓動一時、而典
礼教化、所以綱紀永世也、故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
之、畏之者一時之感、愛之者永世之固、故又曰、善教得
民心也、夫善維持萬世者、念慮永遠、必先立其大經焉、
而天命人心、物則民彜、瞭然如觀火、然後教訓化導、循
序而施之、萬世之典常、固我胸中之事也、昔者　天
祖以神道設教、明忠孝以立人紀、其所以維持萬世者、

固既瞭然、始於太古、而垂於無窮、天孫奉承、以弘皇化、
莫非　天祖設教之遺意、　太祖征戰、每仗神威、
以成武功、太祖之平中土、先礼祭神祇、背負日神之威、而進戰、其如提師靈劍、及以頭八咫烏為郷導等事、皆奉　天神之教者、而祭天神地祇於丹生川上、敕道臣祭　高皇産靈尊之類、莫不皆伏神威也、及定中州、立靈畤於鳥見、報祭　皇祖天神、以申
大孝、初撃長髄彦、得鵄瑞而遂克之、故號其地為鵄邑、即鳥見也、則其立畤於此、蓋有以也、
崇神天皇即位之初、人或有背叛、時方襲上古風、祭
天祖於殿内、　天皇敬畏不自安、乃移而奉安神器
於笠縫、顯然祭於外、使天下有所瞻仰、其所以敬事尊
奉之意、與天下共之、而天下皆知尊　天祖以敬

朝廷、祭於殿内者、可以盡誠敬於内、而未可以明所尊敬之義於天下、　天皇乃祭之於外、公然與天下共敬事之、誠敬之意、著於天下、天下不言而喻焉、夫以一身而盡義敬、猶可以感神明、況萃天下之誠敬、以奉一神乎、古人云、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亦可以譬是義、故周人嚴親之至、亦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為大、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與其九州共敬事之、不獨享之廟中而止、蓋亦是意也、祭大物主倭國
魂、因土人所敬尊、秩其祀、而畿甸民心有所繫屬、以同
奉　朝廷、大物主神、始平國土、有功民、民尊奉之、故舉其孫主祭、而民知　朝廷以民心為心、屬望於朝廷、而其祭之之義、則與周人所謂大社者、有相似、礼記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是也、社者祭土地神、而有功者配焉、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倭國魂者、蓋鎮大和地者、當時都大和、故特祭其神、其義與周人所謂王社者、亦頗相似、礼記云、王自立社、曰王社、是也、土地者民之所依、土地之神、民之所敬、而　天皇自祭之、則民心有所統屬、是其所以歸於一也、舉是義、達之四方、定天社國

社、天下神祠莫不統、而天下民心有所繫屬、以同奉
朝廷、古者諸神之稱、其　天祖之胤、及其輔佐朝廷者、總謂之天神、舊族大姓、平國土者、稱之國神、即天社國社也、令義解云、天神者、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祭神等類是也、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汝神等是也、即亦　天社國社之謂也、定神地神戶、而百神供奉各有常、民
知　朝廷敬神祇、用兵器而祭神、因以寓軍令、而險要
有守、民知　朝廷之不可犯、而益畏敬之、按　垂仁紀、納弓矢及横刀於諸神社、兵器祭神祇始于此、然　崇神朝既以盾矛祠黒坂大坂神、蓋二坂皆險要地、而因祭脩戎器、以寓固險之意、垂仁朝亦脩是意也、至　民尊奉畏敬　朝廷、而叛者
自平、如埴安振根之徒、不旋踵就戮、神道既明、而
列聖繼紹、班祀典四方、咸秩無文、延喜式所載神名、宮中及京師畿内七道、

総三千一百餘座、大四百九十二座、其三百四座並預新年月次新嘗等祭案上官幣、就中七十一座、預相嘗祭、其一百八十八座、並預祈年國幣小二千六百四十座、其四百三十三座、並預祈年案下官幣、二千二百七座、並預祈年國幣、其秋祀概如是、天下羣祀、莫不該也、征討則記功宗、以鎮其地、古者有所征討、則祭其有功烈於地方者、使其子孫主祭、以鎮民物、如鹿島神以武功鎮東方、而常與地分祀、其神最多、式所載陸奥國中、以鹿島及鹿島御子爲號者八社、格載鹿島苗裔神、在陸奥者三十八社、蓋建雷命及其子孫、平其地而有功、故世祭之也、大已貴命平出雲、豊城命平毛野、子孫皆鎮其地、而世主其祭、諸神如是之類、其在諸國者甚多、因民所瞻仰、以鎮土俗、所以使萬民生恭敬之心也、周人營洛邑、咸秩無文、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其意亦頗與祖宗法相類者也、有以純民心、而斥夷狄變獷俗、是以德化日洽、黎民時雍、其群神百祀之在京畿及諸國、以鎮護地方者、民至於今瞻仰敬礼、有足以復寓報本反始之義者、

神聖立大經、以維持萬世、典礼既明、奕世遵奉、舊物猶存者如此、則

神聖念慮之所暨、亦可見也、後及異端並起、而大道不明、廟堂無永久之慮、朝政陵夷、民心日漓、而

神聖所以維持萬世之意乖矣、至若近世、則戎虜狡黠、頗有似立大經者、執左道以蠱民心、雖非善教、亦以教爲號、足以得民心、所至焚燬祠宇、瞻礼胡神、以傾民志、故逆焰所煽、殆遍六合、悍然敢試毒於

神州、欲倒用

神聖所以變夷俗之方、反以變

中國、而中國未立不易之基、衆庶之心、離合聚散、不過於架漏牽補、以爲一日之計、以

赫赫

神明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欺罔我人民、不亦可羞乎、夫物莫威於天、故聖人嚴敬欽奉、不使天爲死物、而使民有所畏敬悚服焉、物莫靈於人、其魂魄精強、不能與艸木禽獸澌滅、其於死生之際、亦不能漠然無念、故聖人明祀礼、以治幽明、使死者有所憑以安其神、生者知死有所依、而不貳其志、民既畏敬悚服於天威、則不誑於誣天之邪説、無歉然於幽明、則不眩於身後禍福、報祭祈禳、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則敬君如奉天、追遠申孝、人輯其族、而情盡於内、則念祖如慕父、民心純於下、而怪妄不經之説、莫由而入焉、祀礼廢、則天人隔絶、而民生易慢、游魂不得安、而生者怵於身後、民無固志、冥福陰禍之説、由此而入焉、儌幸於死後、忘義於生前、避政令如避寇、慕異言如慕慈母、心放於外、而無主於内也、身後禍福、目所未嘗覩、故邪徒得秉民心所怵而恐喝之、亦不足怪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其昭明焄蒿悽愴者、自非有祭祀以安之、則死者不能有憑焉、使死者無憑、則於生者心亦不能無歉然焉、如衆人、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有感於冥冥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且生者亦以其死之無所安、而内無恃以自強、則不能無惑於身後之説也、故有祭祀者、以安之、父祖之與子孫、固同一氣、父祖即其前身、子孫即其後身、則其游魂者、去子孫而奚乎往也、故以子孫祭父祖、莫不感應、而昭明焄蒿悽愴者、賴以安焉、天者昭昭之多、而人在天地間、天地之氣常瀰行於全身、而以生活也、故人之與天地、亦同一氣、而其元氣固與天地通、以人而祭天地、亦莫不感應、而昭昭之

多者、賴以著焉、是以聖人事天祀先、幽明無憾、而天下服矣、後世慮不深遠、事天祀先之事、視以為文具、民生而無所畏敬、亦不知死之有所憑依、而疑懼之心生焉、疑懼生而民必無主、於是西夷得以陰禍冥福怵之、是所謂自侮而後人侮之者也、今夫欲開不拔之業、宜立其大經、而明夏夷之邪正也、　神聖建國之大體、臣既粗言之、今既立大經、則當以四海為一家、萬世為一日、因　列聖遺緒、以圖時措之宜也、欲明夏夷之邪正、則當闡天人之大道、以為趨舍之準也、夫　神州位於大地之首、朝氣也、正氣也、（神州本　日神所開、而漢人稱東方為日域、西夷亦稱神州及清天竺韃靼諸國、曰亞細亞、又曰朝國、皆因自然之形體而稱之也、）朝氣正氣是為陽、故其道正大光明、明人倫以奉天心、尊　天神以盡人事、發育

萬物、以體天地生養之德、戎狄者屏居於四肢、暮氣也、邪氣也、暮氣邪氣是為陰、故索隱行怪、滅裂人道、而幽冥之說是講、褻天媚鬼、而荒唐之語是悅、寂滅萬物、而專由陰晦不祥之塗、今誠能反其道、變寂滅以生養、化陰晦以光明、易荒唐幽冥之說、以天命人心昭昭乎不可易之大道、而揭太陽威明以照臨四海萬國、則爝火之耿耿、安得不熄、如此則其所恃以吞併諸國之本謀乖矣、轉所以變於彼者、而由變彼之道、豈非所以立大經之先務哉、彼戎狄而自道其道、自常情視之、雖措之度外可也、而彼今大逞非望、欲以夷變夏、澌滅正道、

汙辱　神明、欺天罔人、傾人之民、奪人之國、而後已、詭術之與正道、相反如冰炭、茫茫宇宙、戎狄之道不息、則　神聖之道不明、　神聖之道不明、則戎狄之道不息、不變彼則變於彼、勢不能相容、深謀遠慮者、將安得不揭正息詭、以除害於永世乎、夫太陽餘光之所被、則仁人博愛之所暨、雖四海萬國、亦莫非人類、而妖教之滋蔓、棼亂天倫、泯滅人紀、使元元蠱惑沈溺、相率為禽獸為鬼蜮、豈仁人之所忍視哉、故覆幬無外、以夏變夷、使天人免於胡羯誣罔者、固仁人之志、而揆文奮武、光被四表、以覲耿光揚大烈者、仁人之業也、（古者聲教訖于四海者、神禹之

功、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內之溝中者、伊尹之志也、故洚水不為堯而至、而堯以為警余者、堯之仁也、平城之患不為漢武遺之、而漢武以為高帝遺我者、漢武之義也、舉此類、古人所自任可見也、）持其志而廣其業、務在於明國體、循天下一今古、博廣悠久、以照臨夏夷、循細戈之名、而實之所以足兵也、循瑞穗之名、而實之所以足食也、明忠孝以淬礪天下、所以使民信之也、三者並舉、食足兵足民信之、忠孝以明、天人合一、幽明無憾、以正易詭、以夏變夷、萬世而不已者、不拔之業也、今欲施行之、宜使民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若夫論所以使民由之者、則曰礼而已、礼之目五、而教民敬、莫大於祀、（周官、以祀礼教敬、則民不苟、）祀礼有數有義、欲陳

其數當先明其義也夫　天子祭天神地祇、其敬祭天祖、所以報天尊祖也、祀地主保食神、鎮國土厚民生也、唐虞三代之秩祀典、所重則嘗禘郊社、嘗者嘗新穀、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者祀天、以其祖配之、社者祀后土、有功者、又祀田正有功者曰稷、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論語称知禘之説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孝經亦以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為嚴父之至、其意皆相同、則亦可見其所最重在乎此也、而天朝大嘗之礼祀乎天祖、而事天祀先之意並存焉、亦猶郊禘之義也、嘗新穀而薦之、即嘗之義也、故　太神宮之祀是宗廟也、明堂也、郊也、一祀而數義存焉、而祭地主神猶社、保食神猶稷也、大神大倭等即社也、渡會稲荷等即稷也、郊朝社稷天地之祭、其大者如合符節、蓋亦以神州與漢土風氣相同、而其事暗合者如此也、山嶽河海風雨艸木百物之神、山祇、罔象、少童、級長、埴山艸野、句句廼馳等、皆其神

也、而天下名山、多祭伊弉諾大汝大山祇等神、皆鎮國土者也、濱海祭住吉等神、海神也、及風神山口水分等神、皆列祀典者、皆所以為民除災祈年穀也、如唐虞三代、亦有四望山川百神之祭、其義亦大抵相類與皇子皇孫名賢功烈有益於世者、如大島、二荒、鹿島、香取、春日、枚野等是也、漢土之俗、亦祭有功烈於民者、如社、句龍、舜、禹、稷、契等是也、其祭法具有令典、莫德而不報、莫功而不擧、天地鬼神莫不該、遐陬僻壤莫不鎮也、宮中御巫祭神代供奉百事之神、座摩祭大宮地靈、井神亦與之、生島祭諸國諸島之靈、等祭、所以保護　天孫、以治國家也、宮中祭神之外、又有宮内祭園韓神、大膳祭食神火神、造酒祭酒神、主水祭雷神、亦皆所以保護　天孫、漢土亦有五祀、其義亦相類、祀典之目、践祚大嘗為大祀、　天皇即位、大報天祖、最宜致敬也、祈年以禱時令順序於天下諸社、月

次以奉幣帛於天社國社、如庶人宅神祭、蓋　天子以四海為一家、故雖如宅神、而頒幣諸國神社、且其所祭者、及生島足島等神、而其　太神宮祝詞、亦以光被遐迩為言、不特為一家而祭也、新嘗義如大嘗、而歳行之、以上諸祭皆為中祀、所以養萬民安國家報　天神者、亦宜敬也、　太神宮則別有神衣、而夏秋供神衣、有神嘗、九月神衣祭日行之、蓋以報　天祖頒嘉穀教養蠶之德、亦皆中祀也、其他如大忌風神鎮華鎮火等、或祈水澤、或禳沴風鎮疫神、防火患、如此之類、並為小祀、亦皆所以為國家禳災祈福也、周人亦有祈年、有五祀、有烝嘗、有飌師雨師山林川澤之祭、其義亦與以上諸祭相類、有斯祭則有斯義、行之　朝廷、達之四方、報本反

始之義、與其所以為民祈禳之意、擧而皆與天下同之、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顒顒然唯廟堂是仰、而神姦不得行、民志之所以純一也、古者大嘗之祭、臨時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遣宮主卜部、率國司以下及庶民、臨田拔其穗、以供粢盛、四國無不得供奉　天神者、民皆冀得卜食出力以供大祭之用、而　天皇事天祀先、申大孝重民命之意、達於四方矣、國司率其下護送之、諸道無不可得役其事者、而其意又達於道路矣、國別以正税一萬束充雜用、諸國皆得輸其物、而天下莫不知其意矣、遣大祓使於諸道、而天下知潔清以事神矣、須

幣帛於天下諸社、而天下知國土之神亦皆統於
天祖、是　天皇既舉所以事天祀先申孝愛民之意、
而與天下同之、有斯意必有斯礼、是以民日由之、不告
而曉、不語而喩、各輸忠於其所事之君、以俱奉戴
天朝、民志於是乎一矣、後世事從簡易、悠紀主基有定
國、限以近幾、其儀獨行於京師、而四方之民、不得知
天皇之意與斯礼之義也、所護送止數十里、而道路不
知也、雖用不取之各國、而國郡不知也、大秋供幣之使
廢、而致潔之意與　天祖統群神之義、世莫之知也、
則其所以敬重之之意、雖家譬戸諭、而天下孰得而知

之、其禮雖存、其用既廢、可勝嘆乎、古者京畿及諸國名
祠大社所祭神、皆嘗佐　天祖　天孫能成大功
者、而山川百神、鎮民物、起風雨、莫非所以助　天神
之功者也、故其土民固不得不報其功德、而　天朝亦
不得不有所報答焉、是以有官幣、有國幣、毎祈年月次
新嘗必班之、班官幣國幣諸社見上、其祭統之於　朝廷、而四方
百神有所係屬焉、及今諸國以仲冬祀稻荑等神、蓋古者新嘗班幣、而諸國亦各祭其所在
之神、而遺風有猶存者也、是日也、民家為酒食以相慶、猶周人祭蜡之意也、蜡者所以息老物、龡豳頌、擊土鼓、
存古也、以是日養老正齒位、教民孝弟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養老飲酒、而
民醉飽相慶、一國如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蓋古人所以使民歡欣和樂者如

之、而此等之義、亦可因祭而寓之也、神庫者所以藏神寶及兵器文書資
糧百物以待祭祀、曰神威以制民事、利用厚生之意可
以施軍國不虞之備可以寓也、古者寓政教於祭祀、藏兵器於神社、如前所言、
而國造縣主等、祭其國土之神、有稻置以儲稻、令徴此設制凶荒可以賑饑軍旅可以助糧、其可因神威以便
民事者甚多、臣別有所論著、今不具論焉、若夫周人亦曰祭祀而屬民讀法、或糾戒之、或以正齒位、或以書賢
能、皆於祭時為之、而其鄉器有吉服祭器吉器之目、所以使民同力共事、神祀禮居於十二教之首、馭神亦居
八則之首、所以使民不苟、其他所以使民從事祭祀者不勝枚擧、至後世有義社之倉、亦足以便於民、凡如是
之類、苟能斟古今制度、曰神威以便民事、則因民心所嚮、其從之、將猶水之就下焉、今世或因佛事以聚民作
事、其應如響、亦可以見其效之速、况神威之可以動民非佛之比乎、是以祭政一致、治教
同歸、而民有所屬望焉、天下神祇皆　天皇誠意之

所及、有斯意必有斯礼、民由此亦知上意所嚮、感欣奉
戴忠孝之心有所係、而純於一矣、後世陳其數、而失其
義、群神百祀、無所統屬、而民所瞻仰者不專、礼之用既
廢、亦可惜也、　列聖山陵奉祀素慎、其親盡則無廟、
固其宜也、而如　神武天皇平定天下、　崇神天
皇經營四方、　天智天皇再造區宇、盛德大業功垂
無窮、民至於今涵泳仁澤、而無廟祀之以報功德、豈不
大闕典乎、世称賀茂社祭　神武天皇、然古書無明文、今或疑之、今宜一二新典禮、以大明祖功宗
德之義也、佛法之行、葬祭皆擾之故、　歷朝祀礼、親屬未盡、
亦且無廟、而山陵亦多屬荒廢、可不謂之闕典乎、自古

皇子皇孫、名賢大德、其功烈垂後、忠孝顯世者、或未盡列祀典、而其子孫亦或漂零沈淪、不得血食、亦闕典也、若能斟酌古今、廢者擧之、闕者補之、寓彝訓於祀典、使天下忠孝之心、與念祖追遠之誠、油然俱生、感戴之念與畏鬼敬神之意、悚然俱萌、非所謂使民由之者乎、夫然後天下靡然咸相告曰、　天祖治天職於上、羣神勵翼、平定國土、今各礼國土之神、所以荅其神之功德、而報　天祖之仁澤也、則群神百祀皆有所統一焉、相告曰、　天祖洋洋在上、　皇孫紹述、愛育黎庶、大將軍翼戴　帝室、以鎭護國家、邦君各統治疆內、使

民皆安其生、而免寇盜、令共邦君之令、奉　幕府之法、所以戴　天朝而報　天祖也、則　幕府及邦君之治、有所統一焉、宗族相糾緝、以祀其先、則又相告曰、敬宗所以尊祖、其相與緝睦、以共邦君之令、奉　幕府之法、戴　天朝以報　天祖、所以繼乃祖乃父之志也、則其念祖脩德之心、有所統一焉、若夫如此、則　天祖　天孫之仁覆於海內、　幕府邦君之義著於天下、慈父孝子之恩申於永世、報本反始之義明、而忠孝之教立矣、民日由之、而不見異物、（周人以大司徒掌邦教、施十有二教、其第一曰、以祀礼教敬、則民不苟、祀礼之於邦教、其重如此、）　君臣有義、父子有親、然後百礼乃興、於是乎謹夫婦之別、順長幼之序、信朋友之交、使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皆親其上、死其長、則雖有百異端、不能移其心、而黠虜之焚燬祠宇、瞻礼胡神、煽惑蠢愚、以肆其逆熘者、莫得而施其術、所謂上兵伐謀者、實萬世之長策也、而往日猾化傷俗、如巫覡、如浮屠、如陋儒俗學之徒者、亦皆中原赤子、使之得皆安其堵、適其意、優游於大化之中、以浴於　天祖　天孫深仁厚澤、奉　幕府邦君之政令刑禁、晏然樂以沒齒、亦何不可之有也、若夫緜聽西夷妄說、稱揚眩惑、以助長黠虜逆熘者、則宜痛禁絶之耳、或有

犯禁者、處以造言亂民之刑、而見蠻貨蠻藥及種罽之屬、必焚燬破裂、不許服用、使民賤戎狄、如犬羊、惡之如豺狼、（天平中詔、百姓有學習異端、蓄積幻術、壓魅呪咀、害傷百物者、首斬從流、如有停住山林、佯道佛法、自作教化、傳習授業、封印書符、合藥造毒、萬方作怪、違犯教禁者、罪亦如此、古昔禁絶異左、如是所以使民知方者固宜然也、令若揚武遏蠻、聲教既暨、百蠻称臣奉貢、然後取其物而用之、亦未為不可也、）告接濟之姦者、與得敵首同賞、匿而不發者、與舍匿盜同罪、邦國能破虜艦者、功與陷敵壘均、見虜不擊者、論以逗撓、此皆一時權衡、亦足使臣民激發興起、敬奉光訓矣、而大脩守禦之備、慨然示天下以大憂、推赤心、開至誠、一憂一樂、必與天下同之、庶是以鼓動天下矣、政令刑禁、

與典礼教化並陳無施、而納民軌物、秉正氣而行正道、皇極既立、民心有主、民之所欲、則天之所從、民從天從、神聖所以變夷俗之方、彼不得倒用、而彼所以圖我之術、我將倒用之、教令之權、自我制之、廟謨既定、上下同心、千塗萬轍、必由是道而不變、於是乎我所以布皇化、卽

神聖之所以布皇化、內有不拔之業、而外無可乘之間、雖使腥羶異類百方誤我、將何以得欺罔我人民也、夫天下大業萬世長策、固非朝夕之可就、 天祖之業、待 神武而開、 崇神而大及、 聖子神孫繼述不怠、而皇化洽海內也、今畫一定之策、立不

拔之基、必當內自 中國、外曁百蠻、上原於太初、下要於無窮、導 神聖之彝訓、紹 東照之大烈、貽謀孫子、繼繼承承、千萬世如一日、必拯四海萬國於塗炭、使天地間無復有西夷之妖教、中原赤子永免於胡羯之欺罔、然後已、其規模立於內者如此、乃可以外應無窮之變矣、夫仁被四表、兒視荒要、所以使荒要父瞻 天朝也、事法古昔、使今近於古、所以使將來與今不懸也、久近之不相懸、所以永遠無變也、荒要賓服、永遠不變、而天下志士仁人、亦皆憤激自效、爭出死力、以從事於此、雖事故萬變、不肯易其志、雖累代歷世、不肯少間斷、

然後大興敵愾之師、食 天神之糧、揮 天神之兵仗

天神之仁、而奮其威、以方行天下、狹者廣之、險者平之、神武不殺之威、震於殊方絶域、則正欲使海外諸蕃來觀德輝、亦何屑屑乎其伺邊誘民之患也、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有一定之畧、祀爲不拔之業、實國家之大事、所以大觀天下、通視萬世、立一定不易之長策者如此矣、夫明國體、審形勢、察虜情、脩守禦、而立長計、實 聖子神孫所以報 皇祖天神之大孝、而 幕府邦君所以濟萬姓、施無窮之大忠、臣謹著五論、非臣私言也、天地鬼神將與聽之矣、

右五論、併七篇、臣久藏之胸臆、未敢語人、非敢惜之也、謂天地者活物、人亦活物也、以活物而行於活物之間、其變不可勝窮、事逐時轉、機在瞬息、而世之人舉細故而遺大體、今舉大體、則難之以細故、欲言其所以解難處變者、則今日所言、明日未必可行、故一發之口則爲空言、一筆之書則爲死論、臣是以欲無言而止、然竊謂人無貴賤、自太初而父子傳生、一氣相承、臣雖微賤、亦世浴 神聖之澤、以至於今日、奉 幕府之法、仰 邦君之仁、幸而得養生喪死無憾、則亦何忍睨視天下之變故、而默默無言也、故特

擧其遠大者粗言之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至其所以臨時解難處變者則當付之其人而已

文政乙酉季春　　會澤安識

新論　卷之下　圭九　二　和堂

常陸臣

胤賤雄誌

會澤恒藏著

安政四丁巳年八月

京三條通堺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水户本町三丁目　須原屋安次郎
江戸日本橋南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三宅緝明（觀瀾）著

中興鑑言

大坂河内屋源七郎舊刻本

據大坂河内屋源七郎
舊刻本影印

中興鑑言目錄

中興鑑言

論勢

平安三宅緝明著

勢猶水也。始乎涓涓而積乎漸漸、以至汗漫澎湃、一決而去、則雖防以千里堤、亦不可禦也。勢之去王室也久矣。原其所由、亦將何在邪。蓋土地兵甲、勢之實也、本也。禮度名數、勢之文也、末也。二者不可相無之術、而其能審輕重以制低昂者、必先厚其本、積其實、豐大盛強、有自彌於其中、而以此而行、無所不可。自凡正朔之頒、爵位之等、條教法象、冠裳書軌之制、上下速邇、唯恐奉行不及、而勢斯張矣。譬之殄渠啜膏、有以實其腹、而後風手氣色外溢、而旁達也。不食則神羸矣。失實則勢去矣。我前神聖主灼知其故也。其仁如天、其明如日。欽畏儉勤、以定所止、以創天下。於跋涉討伐之餘、嗣皇繩繩、御遵貽謀、民籍戎政、柄常在上、亘百千祀、莫有敢違越者。而昇平之久、生為帝王者、坐億兆之上、長宮帷之中、亢而不降、日就逸樂、為政則比例

用材、則品流倭歌伶樂、以為化俗之具、賽神佞佛、寵僧崇巫、以為祈永命之資、至夫軍國機樞之務、與征行暴露之勞、舉而委之賤有司者、置乎不問、不知天之立君、將以愛斯民、而民之戴我、亦皆前王遺德所致、乃昂然以謂天上之人、足不踐土、固吾職矣。吁英傑之人、何代無之。不在上、必在下。藤氏之干政、盤據專迫、已不下咽、因循之際、上下日遠。文武日離。海內控弦之士、隱然歸心於源平二氏、畏其威、懷其恩、甘為之奴。（故時征討、勅源平二氏、調發州郡、罷則散還、毋得永有統屬、而二家典職日久、威令寢流海內、武人往往私相奉附、如臣僕然、不復知有朝廷、鳥羽帝屢下符禁之、不得止、王室之衰、實由此焉。）而保元平治間、淫蕩委惰彌甚、終至自隳三綱、以造骨肉之亂焉。則我嘗指為武人卒吏、不可共齒殿陛之上者、如源義朝也、平清盛也、既已假其手以濟其私、則又不得不啓其功以塡其欲、子弟清要盈於朝班、食入郡縣、跨於寰內、上皇元相且遭呵斥幽廢、蓄縮以止。由是時也、雖一旅卒、靡得而制其命、兵甲之權移矣。尋源賴朝之起、廟謨所幸賴其盜而除我寇、延其

虎而驅我狼、跌足義仲、褫魄義經、恇悸姑息、方逃其哮嚙吞噬之不暇、而關左之地、全然既為其所有、開府領邑、置吏命將、攻擊四出、唯其所為、蹂中畿、鉏山陽、撞南海、鏖西紫、兵之所加、蓋無不徧、而後恫疑虛喝、刼以威虐、卒出總守護之請、一舉取之、源義經居京師將起兵攻兄賴朝恐四方不附已乃請下追討宣旨聽之賴朝聞之大怒既而義經西奔朝廷恇駭不知所為遽命近京諸郡搜捕義經賴朝因與大江廣元謀專擅郡國之制遣北條時政諷言諸國不設兵備則叛上如義經者難時捕誅宜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以武人為之自為總守護職而官私並課兵糧段別五升朝廷冀釋其怒所言皆聽或云賞賴朝功以為總追捕使誤也

由此時也、雖一莊邑、莫不責其課、土地之權移矣、爾後天子所食、提封有限、如侯國然、而職田釆地、神封僧業、日就剋蝕、如蠶食葉、朝廷不知、雖知不能問、或懷寃者、亦往訴鎌倉、取其聽斷、而上之所出、正朔而已矣、爵位而已矣、其烏足以振乾綱、而威民志乎哉、後鳥羽帝以兒戲之拳、試虎口之牙、一敗遂辱、祗足以煽其虐燄、而後醍醐帝天資英毅、自即位、初思建明中興、以雪國恥、據王澤未斬之餘、而乘賊運垂亡之會、始焉勤勵韜而不

發、終焉難關徙、而不撓、遂得天人合應、而豪傑爭附、義旗所指、摧枯振朽、以殲元兇、勦窮猾、而舉天下之民、載其版籍、稽顙于廷焉、功德之盛、未前聞也、雖然土地大利、兵甲大威、小人之所畏、而大人之所爭也、假之々久、人心風習、背此向彼、難可復返、是以彼馴豢養、傲功利、慣為悍驁、以嗤笑衣冠者、其心固快々、有如易業喪產、而深姦大志、竊懷觖望、以兒視朝廷者、亦鷹窺狼顧、將待以發於其間焉、一時為之上者、自非固聰明神武、豁如太度、

驅策牢落大出人意表、有以屈服之、則孰能弭未萌之亂、而完再造之功也、而如帝怙、令所得遺古所喪業就志汰、益恣宴安、土木珍異、內謁濫賞、競與縉紳取樂、一朝意欲日廣、國計告匱、乃加徵租稅、作為錢鈔、紛々不自支持、雖有一諫臣藩宗而言不納也、死不知也、壅蔽之極、處置乖錯、以縱夫姦雄於關外之野、則黨舊聲類、四面齊起、真塊土崩而瓦解、不可收矣、卒之車駕南幸、將士日以靡墜、境土日以削蹙、僅擁虛器、於窮山幽谷之間、力

竭勢迫聽劫和而入舊都南朝滅焉而天下永爲足利氏之有矣嗚呼事使之至不可爲者一由人主不自爲之而不可爲之至雖欲爲之亦不可得也然則後之爲之何如曰勢也依而導之耳

論義

興復二條

後鳥羽院患北條氏强專朝權日替圖徴兵討之土御門院諫止不聽終有西海之幸及四條帝崩無嗣北條泰時乃立土御

門院子邦仁是爲後嵯峨帝〻及擭位更懐滅北條氏以雪國恥以時未可不能有爲遂讓於長子久仁是爲後深艸帝在位十三年帝性柔多疾而皇弟恒仁生英穎多材力有雄武之資後嵯峨院意冀藉其體胤有以濟志乃命代後深艸帝是爲龜山帝〻生子世仁後深艸院亦先有子熈仁而後後嵯峨院特取世仁養在左右立之爲皇太子臨崩賜手詔北條時宗曰朕

國卿家所擬立自今而往繼代之事一依策定別留密勅于中言朕有所懐其以當主之裔世承寳祚新院特賜長講堂領百八十所以給子孫食沐後後深艸院以位事故與帝不嬸遣告時宗言已嫡嗣也子孫當得迭立先帝遺意本非專屬當主時宗家遣人啓問太宮院（後嵯峨帝之后後深艸龜山二帝之母也）太宮院答以先帝遺命實屬今上由是時宗始亦信之帝讓位皇太子是爲後

宇多帝立十三年時宗更計設建兩統以制廢立之權請以熈仁爲太子稱謂本院（後深艸院）嫡長無它過失其裔不宜永廢也（或云龜山帝以嫡裔不宜絶子養熈仁以代後宇多帝者誤也）龜山院及帝大以爲憾而熈仁遂立是爲伏見帝〻讓於子胤仁是爲後伏見帝〻之時伏見院遣言北條貞時曰自龜山帝欲雪承久之恥未[illegible]其日怨懐其裔在位亂其至矣若朕家永與關東圖無事耶貞時因策定兩

宗、遂嗣限以十年、於是後二條（後宇多帝子）花園（後伏見帝弟）二帝相承以立、凡後深艸帝之裔稱為持明院、而龜山帝之後稱為檀林寺矣、初後宇多院生次子尊治、龜山院愛其穎悟、亦取養之、心常祈其援位、及花園帝之立、議以後二條帝子邦良為太子、後宇多帝不可而言、朕有所慮、宜先立尊治後及邦良、尊治已立、是為後醍醐帝、則夙圖興復、以繼後鳥羽之憤、而畢後嵯峨之志焉、竊徵兵土未諧而止、及皇太子邦良薨、北條高時請立後伏見院子量仁為太子、帝乃遣權中納言藤原定房、後伏見院遣權大納言藤原俊光于鎌倉、對辨其事、定房陳言、持明院家在位、併有長講堂領、當帝家無位、何所得給、長講堂領既付彼、則皇統當歸我、然以關東請、屢見易置、設建而宗限以十年、並非先帝遺意也、高時不肯奉詔、帝怒、遂又舉兵、而北條氏就誅滅云、

中興之事、其可已哉、自源氏乘時亂、創姦計、竊有我祖宗之土地、挾威強而肆沮抑、使其名為天子、拱手不能有為、若贅旒然、後鳥羽帝不勝之憤、倉卒有舉、倍隸之徒、則益猖獗、抗旌指闕、取而幽之窮海、終天不歸、當時衣纓橫罹流投屠戮之慘者、亦不知其幾、辱已甚也、至後嵯峨帝、常懷有以報雪、時非勢乖、隱忍終身、纔貽其意於孫子、百年之後、庶幾有濟、而後醍醐帝乃赫然奮怒、糾合四方、嬰壁一戰、破而不摧、遂殄渠魁、夷支黨、幾無噍類、凡日月所照、漸海極陸、莫不奔走歸命、則列聖二帝在天之靈、於以得慰矣、其豈可已而不為哉、賊之再起、疆圉失守、則復抱負神器、徒步南行、披艸萊以居、擁手掌之地、而敵滔天之冦、寧以討滅之為期、其氣之所激、及乎三世、扶疲支倒、紹述不殞、能一乘敵虛、復神京、而亡之已久、遠裔遺孽、或招舊舉兵者（長慶帝之子小倉殿從後龜山帝子嵯峨、會稱光帝崩、乃奔伊勢、與大納言源滿雅舉兵、不克而降、終于京師、文安中、後村上帝子僧圓胤起兵、與畠山氏兵戰于紀伊、敗死）、或

鸞闕奪璽者僧金藏主南帝之裔嘉吉三年推大納言藤原有光擁之稱太上帝夜襲禁内奪劒璽而去拠延暦寺中璽為官兵所攻敗死或稱王山中者後醍醐帝四世之孫長自天親王次忠義親王拠吉野至長禄中為赤松氏家士誘而殺之雖山谷樵
蘇之民猶能貢其橡栗以奉庇之爽戮銷散塵斷
灰滅而後已至應仁間蓋有南朝王子者存焉應仁之亂山名宗全戴奉南朝王子不詳而止
要之不知天命所歸應稱
為頑而其為志亦可悲也如其帝之德不終功不
成祇以速王室陵替而五十年間百萬生靈致肝
腦塗地者豈足之卹也夫義其烈哉

世傳帝在吉野手造合子葛根為之或云松根為
之至今以其器行茶者賓主之禮有加云夫南朝
之事微矣當時壤土僻狭四方梗絕供御且不能
給前者紛奢繁華之娛一無所有而徒為雕刻器
玩以致尚方細作之事用以過日其無聊亦可知
然至其復讎反正之為念則雖日夕飲酣之次戲
劇歌詠之餘每寓其意懔乎不忘嘗宴至天明藤
原隆資作歌曰玖和年古宇斗奈玖夜余志能々
夜麻加羅須加志羅毛志呂志於毛志呂能余夜

蓋按其音亦能振而不衰焉其能建偏安之業於
至危之際餘燼炎々随撲随起延數世以歸乎盡
豈不以此歟雖不能終君子哀其志而予其義

兩統

大一統謂之王王所有之位得之於天承之於祖
至其推長擇賢一已之由不容它人得擬議也北
條氏逞擅朝政斬刈公卿竄數天子於絕海限島
所為自極虐戾而顧人心之未厭而大義之
難誣也乃深懼巧計建兩統之義以謂期待代遷

之間未得者冀藉己力而我每享擁援之功彼亦
懷扶翊之恩既得者或背己令而我每憑皇胤分
爭之名彼亦受貪位渝約之咎此可以永持廢立
之權弑逆篡作得有所誘也自茲厥後宸極之上
如逆旅授受之際如更番雖有所生不得與以其
有其入而為子者固有所迫而尊以為父者亦有
所挾父子之親唯勢之徇而天統岐爾分立矣豈
理也哉元弘之時持明院主果漏朝廷密計冀其
遜位北條高時亦得廢黜公行更有所立而至足

利氏一遵遺轍覘以迷天下耳目而分首罪之責詎可謂狡矣

正統五條

統之歸與不歸朝廷之名分已定矣固非臣子之所可敢言而後村上帝之時有一侃中院公懼王迹衰極民之將迷其所仰嚮乃著神皇正統記本于肇國至于時主以推神器之有歸而揭皇緒於將絕論者或謂其顯微扶正幾得春秋之遺意云恭惟百王之傳嫡嫡相承子以授孫兄或及弟

神功之擅朝亦有應神之正儲武烈之絕嗣則得繼體之入立未嘗容餘閏篡僞汨其次而曠其曆而如平將門之梗命不旋踵就梟夷平氏之篡源氏之姦取之易如反掌猶能奉位歸政臣節非有所虧則不可豈不以前王威德之烈與我邦人心之正實有以軼虞夏商周而足起宋主之歎愧者哉宋太宗召見日本來朝僧奝然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曰此古之道也特至延元搶攘之際南北瓜分各建正朔使蒼生戴兩日者凡幾十年正統之論作焉余觀公此書大以歎世道之降云或謂正統之辨無以多爲以神器所歸卜之耳曰固也而未也若此器也祖考精爽所憑以護祚而鎭國不與秦隋僞製詐謂承天受命之比後周有神璽有傳國璽神璽明受之于天傳國璽明受之于運並寶而不用隋亦有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用之神人以之不離民物以之不移上常有崇畏弗墜之心下永無覬覦不逞之萌而器之所臨亦必在統當續而德足稱者焉統器之分弗判矣而淳朴之易散人僞之日闢及姦猾之徒起以謂世享富貴者何必可取而代之乃偉

世之亂政之弊肆其詐力亦挈土地大利而去則我之所有黄袍袞冕徒成虛貴器之德於是不能不輕也彼又以謂此前代遺物耳存與不存庸傷南朝有之斥而滅之北廷無之推而奉之廢立自由顯言尊氏劍也良基璽也雖或有擁傳國寶臨以制之者恝然已莫之卹而其勢遂將兵劫威迫奪諸正嫡之家而與諸糜孽之裔挾以令天下而後止焉當是時也我又誣以得聲而討之統之歸於是不得不辨也余故曰正統在義不在器

夫周成康全盛之時誰分德之與昬也及政衰楚人來問乃荅之曰在德不在昬其亦季世之言耳後之觀余言者將益歎世道之降云

吾已言統器之事矣及退而考其終始蓋聳然祗懼不知汗之浹背云夫神器之傳百王親相授受以至後醍醐帝北條氏幽帝迫傳新主不與再請乃授以鏡及偽劒璽其真自隨于海上尋光嚴帝携偽劒璽東奔遺鏡宮中車駕歸闕三種復全而偽劒璽亦為護良親王奪還駕之自延曆寺歸足利尊氏又迫取之時鏡劒璽皆豫偽造出以授之其真又自隨如吉野後村上帝攻京師悉收偽寶及後龜山帝之講和器終入洛矣由是觀之其器之所臨實在其統之當續者而爰及南北混一器歸統正萬三世下不復容姦臣賊子窺覦其間焉神之德昭哉可不畏哉（後花園帝正長三年南朝之裔僭金藏主以兵入禁中奪劒並璽劒棄之路而璽入吉野至長祿中赤松氏家士誘殺南朝王子收璽上之）

論德修身二條

久矣帝王之學之廢也而其緒之未至墜地者洵以前聖遺德洽在人心不可磨焉耳雖然所謂學者厥豈踰諸語言布諸方策而質諸事為文禮之末為哉蓋天地之化如是行祖考之靈如是明而神璽（併劒鏡亦謂之璽）其攸憑人心其攸歸為之親子孫者惟慎惟直弗怠弗邪以體貽訓而奉遺器於同牀共殿之上（語見神代卷）與之語與之默與之游衍與之出往與之坐內臨廷以統億姓而理群彙造次且不能害以私焉則我俊德之所惏昭者永與太陽並懸而所以主乎身極於民者亦皆協帝之中而率天之常神人祖孫於焉混合無有間隔宜其祚之窮穹壤而不移也（語見神代卷）此謂天子之學而純古之教其為淵源豈不穆乎深哉世有所謂神道者流或云瓊以妙治天下鏡以明照山川劒以斷征不順（按此言本五十迹手一時所比物稱賀之詞而神皇實錄天口事書神皇系圖接以為皇祖遺勅誣謬可見已不然作日本紀者安不載之神代卷而收之仲哀紀耶）或云瓊慈悲也鏡正直也劒決斷也或云瓊以修身鏡以正心劒以致知或云配知仁勇或云象日月星

或云則天地人或云以鏡爲主或云以瓊爲本或云心有三種或云三種分十種嘗考其説不勝縷擧而殊不知祖訓之所在斂亦可瓊亦可鏡亦可一之亦可二之亦可特此三者佩服寶重日常臨視以照其容其身之所親心之所愛莫如焉是以手而授之曰猶視吾也（語見神代巻）則受而奉者惕然誠戢聲響感通隨身與器之所在而神爲精神昭左右盈上下不可得而蔽矣是乃器即人人即天國脉由之而傳皇道由之而生所以使聖子神孫

臣工黎民畏保欽仰不能自墜而貴賤上下之位禮樂政刑之施遵其敘正其度不能自紊也厳豈須喩言論理而爲者哉説者遠以其至易至簡無施口舌而爲憂像衆假類援釋混儒紛紜支離畢使王教精微之旨鑿然日失豈不足歎也其他不流爲巫祝資糈之術則雜爲浮屠賣妖之媒讀梵典者指上世神明以爲金狄所化講漢書者推國系源派以爲斑呉出侮聖之罪爲罪何如至近世又取宋儒性命之説以張皇文飾之陽忌牽合陰

事剽竊誇曰理準四海不期而同則言誠似矣而眞益亂矣帝王之學之廢也固久矣哉後醍醐帝之所以爲學者果而何耶曰倭歌也古之聲何其希而後之詠何其繁在昔之時秉純實不雜之德施恭默無爲之化内之所存常足外之所発必節而其値事物之感溢以爲聲音響節奏至可歌者蓋時乃有之有之亦必樂不淫哀不傷以諧中和而歸敦厚矣宜其皇化之清而民歌之淡也世之漸遷趨尚澆淳内焉若揺外焉若熾毎男女之交

悲愉之感駢集而互攻不能不藉其噍殺滌濫之音與綺艶促切之詞以泄吾欝意至言隨不知制止而玩爲流風毎世必有所編撰以爲一代大典廟廊之上傾冕支頤倪焉吟哦過日凝思而費神於時花流景閨房帷薄之間抑雖太平餘華有可足觀而誘淫泆資文弱弊亦多矣宜其歌以經夫婦而益亂而歌以美風俗而彌靡也帝尤嗜其藝專精刻意寢食不置所著不下幾千首雖當時專門之流難與爭巧信其安時之力不勝作歌之巧

陳（後主工詩降隋從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之事乎）而優游
玩愒之態柔情曼容之娛因以潛滋暗長致使妾
嬖多言上下偷安亂階自此終乎不振則是學也
與梁文之創宮樣而陳主之制新聲奚異（梁簡文帝為詩謂之宮樣陳後主與妃嬪狎客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之新聲）曰佛教也為君之
職唯天是事承以布德行政祈以勵精致誠或遇
怯異以被譴告又益恐懼脩省匪懈蓋其乾乾乎
終夕之頃而孜孜乎一息之存務在此日遑貳其
心此古之所以能使穹芸降豫群靈致和下免札
瘥之患而上歆壽康之福也自君心之非邪說由
興其怠故上下神祇威臨日遠其暇故求難得之
歡旁赴不經而咒詛之於災命厭離之於死生來
乘吾虛信而且固嘗讀朝廷典禮一歲行事半在
修法雖乃聖體或至徒跣練行周歷山林使夫精
明之運將以經綸天下者一由枯槁誕慢唯恐不
灰滅蟬蛻而機政之務將以鎮暴亂塞青咎者亦
專委於祈禳厭蠱之小數矣此後之所以治畸法
荒野多金革而國懷危蹙之憂也帝夙悟禪旨精

密法招僧人以詛鎌倉親修金輪法祈六波羅乎
而足利氏之強不知所以勝服延外國僧與之問
喝行宮臨絕乃唱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
隨者以為要義而耽色崇財宮室狗馬且不能屏
則是學也與宮中誦仁王經（用唐代宗事）而臺城為荷
ゝ泣者（用梁武帝事）奚異以帝之亶聰也使之退省畫
其聲以及節情之正慎乃位以盡奉天之誠絕溪
蕩杜邪左澄然有以定其本源則既與同床共殿
之器對越在前無所不肖而祖考所關土地人類
亦將舉而付躬矣惡不可以振蒙正之業夷東諸
國而並烈于神武哉（神武紀曰是時運屬鴻荒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歎
建帝王之圖而不講帝王之學惜哉
帝王之學其果絕於今邪曰否余每讀帝顧命詔
未嘗不毛髮竦起凜ゝ若視其容於前何其烈也
荷列聖之緒業而懷二帝之深讐唯報雪之不忘
始之圖北條氏左右文臣南北僧徒加以一二武
人贊其謀畫後之拒足利氏人心重援兵鋒仍挫
率衣冠子弟敗亡餘卒以棲南山蓋其濟與否不

可萬而偉一其間圍于貔貅挟乎魑魅衝煙燄踐
波濤親以玉體試水火而堪凍餓及既得復失叛
服忽變悼骨肉之罹慘而愕爪牙之並斃播遷狼
狽幽迫窮蹙僅與鳥巢獸窟相為鄰伍可謂危至
而帝特斷然必行固守不嘗為成敗終始之所移
至彌留勵嗣主以討賊曰是吾志也汝等不遵子
匪孝臣匪忠言訖按劍而崩焉是其一念之明至
斃不熄蔽而愈熙抑而愈躋帝之所以復有太物
於一旦之頃而奉持神器於五十祀之久者豈不

在茲邪擴焉則無所不至也帝王之學豈特行乎
古哉

治家　三條

天德之純所以王道之不息也帝固有多々之歎
雜乎念慮而云々之事吾已卜其不終何也曰內
寵盛而女謁行也夫妖冶之態長舌之厲速其本
心蠱荒神鑑昏蔽而讒斯行賢斯隱忠斯害雖屬
奠安階以創亂自古而是況以恢復為己責將伏
薪嘗膽之不及而女德之累先聲不美逮既濟之

後自倒維城亦由准后之膚愬也終逸巨寇亦由
准后之援助也乃至百度繆濫骨鯁避跡而將卒
離心亦皆莫不昏荒之由也成而復敗豈待異日
而知哉聖人所云終始惟一者謂其能立於始而
不動以要於終而不變也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者戒其終於始也至易之乾坤詩之關雎又將
以陰陽夫婦為垂訓之首則可見王業之克終在
於慎始而始之所慎正在於色治亂之機造端微
焉

不知而為之謂之愚知而為之謂之迷色之禍人
國尚矣而聰察之主材智之臣每為其耽溺蕩不
復返以至喪身覆邦其不知而為之歟抑知而為
之歟帝亦千載英主已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況
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
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又無之比而卒受厥
詒執兒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
至乎茲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
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

親者也
邦之所以能治且久要在養其主之幼以正人而
所以至亂亟短要亦在養其主以小人也三代隆
盛莫不由斯治道之係切焉帝所生凡十有五人
或早沒或爲僧不顯餘唯七子矣幼皆擇有德望
文學者輔之講古道習倭歌之爲務而有事輙撤
綺紈冒霧露以臨邊遠蹈行間未嘗以從前驕貴
軟靡而待之是以首得護良之建勳義良之紹志
而尊良則扞禦方面伏節白刃宗良懷良則横身

戰陣終始勤瘁恒良成良則年甫童幼遇酖賊手
從容不辭又其溫雅風流皆可觀矣則帝蓋亦識
斯道者矣余因謂世多以足利義詮爲庸劣之輩
不知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霸基也將死擢
細川頼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
事之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頼之亦能盡
心輔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
聞見每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立威
併呑南北如源頼朝驕養其子一再轉而亡豈足
與儔哉有邦者勿忽諸（或謂足利基氏薦頼之于義詮用之）

勤政

帝自踐阼親御記錄所聽訟而通寃出糴而救飢
除關税而利行旅其始初清明善政彙可記以
致感觀萃人心而兆中興之謀也廣矣惜其不終
也嘗考源氏設計以天下之權未易一朝而奪也
請以其人爲諸州守護俾我土地兵甲之威日張
而[illegible][illegible]令制度之施日縮蓋圖漸以呑之耳未始
顯然定制使朝廷無所參預專斷也不然當二帝

[illegible][illegible]朝綱壞弛之季時君親臨武事錢穀租稅斷
之宸衷而播之時政此正北條氏之所大忌豈可
以傍觀熟視不得遏抑而止耶蓋當時有志之君
積得所爲而前者數主謂然唯恐逢彼怒攝處
偷過以安逸樂而已然則王室之不振皆由不自
爲之漸執乎哉

風俗　二條

所以多張禮樂教化之術而廣設刑政法令之具
期以平天下者要正人心敦風俗如是而已也故

明主之於治每常超然遠覽顧天下之風俗何如其弱也吾將何以振之其偷也吾將何以警之而有所刑也則曰足以懲世之爲惡有所賞也則曰足以勸世之爲善創一法發一令未嘗不視諸廣遠悠久而後行而其所行之實則躬恭勤蹈節儉施輯睦而推仁慈于上勵廉恥張紀綱諧倫理而申忠厚于下其所施之序則誘而道之防而遏之鼓而奮之漸而摩之雖節目之或疎也歲月之或淹也卒使朝近限遠日遷不知舉而在吾陶鈞矩

矱之中焉是以安與天下之人心共安固與天下之風俗共固傳至子孫結而不解雖不幸有亂起隨就平夷國固自若也此謂治之至而次者往〻好名傲察任吏治狥文末其迹如可觀功如可喜而率天下之民柔靡刻薄日喪淳心以速國脉之促也不如不爲之愈也又其次者恣意無執不回循則擾動法且蕩然無所持據遂使天下之民淫縱爭奪窮悲交起而方時禍發一敗不救此又不足以爲論也中古之風嘗熾矣遵守之久漸赴陵

弛以喪邦國之有至帝奮用兵革有還復之而不嘗就今日之所淂以繹往日之所失上下酣樂無復法揆當時有爲匿名書以誠時風者指斥靡〻可見而値尊氏之下呼辛苦經營之業不旋踵而隳矣中興之主猶且同轍共覆之不知慮則後之治天下誠能論及人心風俗之本者宜乎鮮也帝之時天命一革其承而革之將於法歟於風歟夫法者所以持風之具而風者所以出法之源古之聖人能察其時勢人心之所移因其趨而矯其

偏立之中制有以定一世之歸於上則自凡紀綱所維令號所施以至賞刑黜陟文章儀度亦皆有所考以創之而有所遵以守之至久不弊也故歸之則法隨矣未有徒革於法而能還天下之歸者也帝素有高世主之心自復大業多所變更其言曰今日舊例乃往日新制安知朕之新制不復爲後日之舊例蓋或用式令之典或剗源氏之政或擴古或沿今紛〻並擧而至夫君主所養臣工所琥奢侈靡務胥以淪溺者則不啻因仍方且扇熾

蔑講所以振刷更張定為大歸之道焉洪未節而邦先潰豈不宜哉雖然欲正其風者必先正其身是以難也

號令

不知則不信不信則不服此天下之常情也天子乃深居九重之邃眇臨四海之廣居勢懸絶不可以人諭戸説則特其言之得達下而下之仰以守之者頼有號令爾其謀之于始也誠蔡審慮率天理副民志無所不用其至順要之于終也不以好

中興鑑言　二十五

惡之私而中反不以貴賤之勢而作輟懸一世而亘百年亦無所不用其至確則君上之意洞如日月徴如四時自遠自近入耳入心廣溥均浹孰不覩而知之而又孰不知而信之聖人之能服人所執在斯焉方帝之維新海内之民起而想其徳音矣若乃源氏以来守護家人来莅闕廷者如失林之鳥虚聲且驚思以偵政之向背而措身之去就雖一文書行下傾耳潜聴而號令之發朝定暮改彼奪此予内批廷斷毎為矛盾論功主吏依違渾閣往々以數人爭一賞邑所在為之擾動是将俾綸綍之言反覆泛濫不知適從而究其所由一不過出愛憎蔽冒之私彼亦何苦坐受屈抑寧不徒英雄創手以蹶起也哉當時已有妄綸旨之譏（有作匿名書歴詆時政者首曰妄綸旨）而赤松圖心拒王師亦以此為詒帝之心表於天下何如邪

賞罰

徒賞雖厚天下将有不獻者徒罰雖嚴天下将有不懼者必有要焉公爾已矣夫人孰無欲力出于

中興鑑言　二十六

一郷者志奪一郷之食智出于一國者志規一國之有縦其意望不知所節則雖授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而不足也是知天下皆私矣而彼能首出庶物以持宰群品者以其至正無偏之心而行乎至中不僭之道其未發之頃衡懸鑑空不可得而窺其際而已發之後雷撃風靡又不可得而問其當與否及随而跡其所施也則勤必勸之惰必警之慝必懲之淑必奬之其所以折服鼓動皆已指要窽而中節奏矣雖乃大暴亂徒焉得不首洗滌

矜奮從我所麾以奔走哉帝自恢復綏以田土散給内御諸司若浮屠優伶之徒其所私已可見而至夫姦若足利尊氏者則一切姑息割土假寵冀安其意不復遑問其心之忠邪與功之殿最其亦賞之徒者耳無厭之欲豈能飽而不起邪

御将二條

有順而為者如始于春而終于冬也有逆而為者如斂于陰發于陽也故論教者常以德為本而至其制下亦必以威為務威不立恩焉行當無事日

上之所自持苟非明睿剛斷有以立其威則固不可使天下之民安分懷惠以銷惡于未萌而況分爭控攘之際狙詐競立各欲為之而我盡驅集併包不答往不迎来規以収效於一時方是時苟非擇彼意狀難測勢力最強者取就拉折以伐倔彊非望之意則又安得使其来就覊攝不忍叛去哉源頼朝嘗用是術於平廣常矣源頼朝初起関東将士應者尚少上総介平廣常率兵二萬歸之竊圖伺其形勢以決向背至則頼朝責其来晩列在陣後廣常大畏曰吾以大兵新至謂其喜迎不暇而遭譴如是真大将也終從之顧帝之所擇而施之正在足利尊氏尊氏之觀望已久自計我就朝廷則朝廷重我依關東則關東重持是歸順不得不喜迎而寵待事因可濟矣帝於是若能隱默出其意表下詔曰汝降嘉矣然来何遲也前日兵圍震驚行在罪亦莫大其速建顯功以圖補效則片言之嚴痛於針刺頂門彼且色沮神愕妥尾顯口以仰我餔而偶得一顏色之顧受一爵禄之賜亦将欣荷感戴不置焉大者如此小者何足為慮然我勇之與智非有大勝人者則天下之姦固不可

得而挫折而帝志專在速成偷安見其望隆黨廣者一時倒戈而至驟然喜躍信寵交加寧我降而就彼而不能使彼来而求我處分所有足可窺測為尊氏者復何所憚而不為矣易云童牛之梏豶豕之牙此道也豈霸者之獨用而聖人之不由要顧其心若何耳

帝賜宮女於新田義貞鹽冶高貞其後高貞叛附足利氏矣古興業之主皆躬殪勁敵於長槍大劔之下矣而方其肇造反側之徒猶為旅拒者素在

吾計所策與之執銳被堅馳騁暴露不即艾夷未肯休息此其餘勇之優已有使人欲叛不能即叛不可得而逃者然後渥之恩崇之禮申之以土地爵秩而啗之以子女玉帛一時之遇又有大出所望者則雖驍悍凶勃之徒形沮機移勢挫而氣泄馴然已隨呼孚矣帝亦似知是道也然原其意徒惡干戈之倥偬而恐彪武之難制計飾美姝以副至意冀得內外歡密而已夫色豈天下所以雖失乎此可得於彼彼其殘饕猾黠功利之狥者固無

為一娥眉戀戀不去之理而況其去亦未嘗失所愛也（高貞叛後仍以所賜宮女為妻）誠使所施無不如謀而其詭回屈弱可鄙之甚王者馭物之大體而謂可然哉

用人　三條

帝之初思有為也故能處心橫慮久察而潛試一視而深任以求可與共之人往往靡失其明尊良宗良護良等之於子弟藤原師賢藤原資朝藤原俊基源親房顯家等之於文臣新田義貞楠正成那和長年結城宗廣等之於武臣良忠聖尋宗信等之於僧徒智能謀力能戰信能守誠惻奮慨共濟艱難死而不厭者彙出而聯聘爭為之用是其所以克勤數十百年不拔之寇而獲復先王大業也其明誠可謂邁前古矣而逡巡之際矜意自恣暱佞諛納諂謁向之所以為賢可任者外其人拒其言翻然如水火不相容上下蔽塞亂從而至與昏庸主同歸以終嘗以一人終始之相懸也若此則用人之術豈可徒恃其明而為也蓋思則悚悚則明

病之能殪人者謂之痞禍之能滅邦者謂之蔽人唯知寒暑疹癘之為祟矣是猶可復也而至痞之漸深以成痼則醫扁無所用其力人唯知盜賊強僭之為害矣是猶可克也而至蔽之漸深以成風則伊周無所用其制夫蔽也者不有物而然也雖中庸主孰不欲治且安唯其利之所萃不有圖篡貪寵之人不招而至內也探其所好投而中之誘熾攪擾蕩心眩視又其藉宮闈結左右有昏夜之獻以貨聲譽則善唯日騰焉違覆實外也假威揚

恩據位持法以箝天下之口又其羽翼耳目中外布滿察其異己輒圖構害則惡唯日稔焉由敗露而群小相承交結阿徇禁默以為守己隱諱以為效誠應和贊歎于前腹誹目笑于後其或反訾正言者相與嗤誹沮斥不得相容於是乎隔戶之言阻如胡越斷然不相聞矣毀譽亂而忠邪混不知也府庫竭而閭里窮不知也災眚起盜賊起亂起陛闥而不知也且其情塞怨咽禍結毒釀豈得不一旦決裂以至疽蘖癰潰而至是驚悟噬臍乎已

而切齒乎人亦何及矣不加之辨明早屏其人於四裔而可哉帝聽尊氏之間因護良護良上書乞伸理朝士畏旨莫敢以聞後以附尊氏弟直義東去不知其被戕殺以速於亂蔽之患一至此哉雖然物之蔽我未嘗不由自蔽也苟使帝無惑准后之色則我之明固足以燭彼姦彼之智何亦得窺我計為人主者所戒果將焉在也如彼足利尊氏術行志成固可謂得計而其他今古之間希寵持祿喜能機構為蔽上者往往罹主一悟危不可保而幸而暫免益以速邦家顛覆首亂之咎逃匿無地及刃已交頸而不知其亦自蔽之甚也此又為人臣者所當深為戒也若夫士遇壅蔽之持亦可哀哉亦可哀哉

所以療病者藥石也所以匡惡者諫諍也人誰無病藥則復故人誰無過諫則可改此理之所最易知而多欲之累與好勝之私相擊不勝以至自欺而拂人此又人情之所最難免是以治朝之設官實延道德禮敎大臣左多聞右廉節虞朝夕舉措

講觀維持以抑盈溢之氣不失畏勵之志而又擇其方嚴直亮者立為司過接以和顏情恕誘以屈懷諭開使之微諷廣陳力爭必得而後已亦冀其繩一旦之愆不終遂沉而傾亡也是時也雖輿人之誦猶在所采況居其職進其道者悉從聽納施行無乎所吝則自凡艷冶之蠱心憸諛之蔽聰由以剗除開撤令正而事熙主心通而下情達歡欣流布治無不洽如是夫言之有補於人主而益於天下也顧非其養士氣之有素也則實難得使其

下出身以言而偶得之人主或勃色飾辭罪嚴之至乎死抑其以主嚴之不立邪上之於下拉而覺之易如割俎肉而彼其可否獻替將以正道何所施我威也以為誹謗之不可赦邪下之於上誰喜揚惡以罹怒而彼其避譏抽懈將以誘善何所用我怒也帝亦有一藤原藤房所諫皆中當世要務一切不聽以縱其去可謂愚而愎矣余又謂積威之下可以死人故順意者勢有所易雖中人以下可以滑冒鋒鏑而蹈湯火至其逆旨者則方禍

亂未兆君臣娛樂之秋正笏而進觸諱犯顏以極言人所不言其為勢難於死自非有先見之明發以忠慨孰能與焉且夫死者將奮力於已亂以敵一夫諫者將杜禍於未萌以奠舉國百年之治其功較亦何如哉藤房其忠矣

經國參職

自源氏之干鼎也法度紛亂載籍亦缺豈以武人質畧悍興功於朝士遂未尚其儀文並遺沿革大體之所係歟抑其疽食浸滛無明制故不顯言歟建武之治莫得而徵所見者大畧已盖京官之制遵依前代特廢關白武人改從直隷番衛京師其領郡食邑一仍源氏舊足利新田楠那和諸將領二州若三州身掌禁衛永住闕下置奥州評定衆關東廂番習知其方土之事者充之武者所以新田氏之族為頭人新决所公卿為頭人以總諸道事務而記禄所則大史外記判事及楠正成那和長年等參直大事於此諮議取決天子親臨焉又有窪所以武人參直天子親臨不詳何為而設也鎌倉遣親王鎮之輔以足

利氏陸奥遣親王鎮之輔以文臣北畠氏武人結城氏嘗讀帝送源顯家詔盖亦有意併一文武以故州郡之制或用國司文臣為之或用守護武人為之或國司守護並置國司固兼兵備而守護亦釐吏務又其遇文臣固厚而於武人有中興大勲績者雖其子弟族黨須爵割土恩亦有加矣然以其始之賞賜大濫駕馭乖方終之狗私偏納請謁也是以文臣且聚議思返古時武人多被寵遇賞賜濫自及論軍功邑土不給或奪公卿舊封以充之搢紳相忌言天下不復公家更歸武家按或謂帝專厚文臣而

叅贊武人而武人已缺望無厭欲起而用源氏之
者誤也
制焉其它觀望窮降之徒叨獲霑及赴義從軍攻
城斬級之輩黙遺叙録而除勤王外患傳家人之
號失職銷跡降均編伍雖嘗下詔云自非賊黨許
因家世襲封食然而有司奉行不明往々隨被削
奪而衆怨交起巨雄崛起國以速亂

行軍置防二條

竊當四方未亂無間可伺之時欲以畜事起兵者
必當入死地而後能尋生路耶故帝之謀北條氏

招贈兵集烏合以懸寄窮山僻則幸矣不濟往其
幽囚流徙而我忠義諸軍所在互出以擾中原使
彼多事奔命兵疲民苦自搖根本則內訌反噬之
禍不得不發因而可圖也果得新田足利之歸附
則鎌倉六波羅一月而平矣法曰死者生之根審
主客而量勞佚廣援翼而明期會然後兵可以越
境尊氏之東還也其地則舊巢其人則親黨其猶
魚放湖而虎縱野乃令新田義貞將四方懷貳之
卒副以京兵東山兩軍約齊應矣緣道郡縣並無
以為後拒退步之處而孤軍深入決勝一戰敗必
矣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兵
形倚伏能乘之者常勝而乘於進也易乘於退也
難當賊之聲捷西上震撼熛烈猋集山壓坐據京
城而仰攻良岳勢方銳矣而帝乃命駕烏起棲保
山椒終使將士奮勵戮力合謀以成掃蕩此何其
得於難也賊之窘敗東歸且不能行戰累敗飄揚
客土勢已折矣而官兵十萬唱凱輒還不肯馳偏
師震之海上及其再來莫復奈何此何其失於易

也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曰天與不取還受
其咎捍于水者殺其衝拒于敵者扼其喉足利尊
氏乘再燃之勢水陸兩道散漫而進而拒者戰合
殘敗露次以守港津之范藉使善禦水軍於前而
陸軍臨背固非楠正成孤兵之所能策應及敵前
鋒將就岸拔軍赴之步者如走舟者如追而接戰
已酣顧視所陳之處則闃乎無人縱其大軍徐上
矣是其地形之失要害不待知者而後知而朝議
以謂王師有天助宜拒之外境遽發援兵數不滿

千區ニ奮臂相當其猶千夫行堤以遏江河之决不俟何待且夫兵者豈恃天命而為哉法曰無附於水而迎客又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守城之道二急攻則利嚴禦以却之持久則利拓援以解之尊氏頓大軍于京中分遣將校迭侵行在其計將緩戰遠圍漸以迫之而初也幸藉與兵入援以得士氣百倍故勝終也不用正成夾攻之策以致糧路梗斷故敗法曰四鄰之援避之勿疑又曰令遠邑剽軍疾擊其後帝之兵一勝而三敗勝者在

居困之初敗者在得志之日豈不以國之大事不慎輙失而法所云戰勝而將驕者敗者果信矣

自王迹之西創也歷代遷建不知其幾至桓武帝相攸山城以奠神麗實占沖和之氣而極武物之郁山河之捧環在當時亦稱天險矣盛哉桓武遷都詔曰今此山背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因斯形勝可制号宜改山背國為山城國子来之民謳歌之輩異口同辭号曰平安京今宜從之續日本紀時運自替而地氣東開往昔所云荒裔之服者今自正為用武之郊其地臨天下之背居高制畀襟東洋控北奧迤嶺一帶限畫于前而平原千里斥落于内其俗尚武斷懷桀黠果毅輕死喜騎射宅無能驍姿大略間生古稱舉天下之力不能當武相二州是以源氏首開府于鎌倉而北條氏仍之雖足利氏每懷左顧之憂分子弟以管八州欲西面以爭中原者未嘗不據以為根本也乃於今之時眷夫王京遠之舟陸通便四當戰衝近之層巘内迫可以資寇而一水前縈殆可騎渡且其所宅雖中不足以扼關左而人亦已弱矣佃多則土瘠坐久則席敝使帝苟有深謀

宏圖足以回也則其計一舉東遷以處上游跨形勝坐鎮豪傑以鞏金湯於億載亦豈可知也耶如其不能也宜停牆守之工而給湟埤之備節簪纓之食而時糧餉之儲山如山門男山水如宇治勢多衛援地方運輸衢路並起屯衛控制聯絡以屏帝居則中夜有警堅臥不動焉至一再縱敵乎進如踐無人之境而倉皇奔越救絕資殫自取困蹶哉修大内而不論守其亦仍舊貫而已

騎者

天下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而唯驕能害其心唯
奢能敗其身因循凝結終以至併天下而喪之是
世主所宜懸以為鑑而前者蹶後者踵累累接跡
於青史之上何其痼之難拔也夫二者無所不至
余嘗觀建武之政舉其一端論之曰為人之上者
生以天下之富貴自享自襁褓齠齔輔以保姆媵
御濟其怡憘縱其叱詈莫或挫折違忤及其既長
知己所指命可以生殺人也則臣庶外內孰不畏
威而希寵者順從趨走候顏刺旨爭奉其欲使其

目之所見常狃側肩諂笑而耳之所聞每狎謝恩
上壽凶敗死亡語且有禁舉而有中焉則贊以堯
舜莫及不中焉則枉為之辭謂為時宜誇獎是務
玩樂日新此將漸以向嬰兒者遷之而流風相承
以為君臣之儀當然也以是而養焉得不驕即使
自有所省顧謂謙抑已甚而允倨侈慢之著心者
將有以倍乎他人焉則禍之成根也固久矣帝得
泰驕則有藤原公賢盛陳故事以讚時瑞而後以
其馬充急驛習敗兵于尾張發援師則有藤原清

忠誇張主威歸之天祐而殺將僨軍危覆促至其
上喜侈大下尚逢合相得旦夕之間以至併天下
而喪之不知也者吾不責之於其君與其臣而將
詰其素養之不訓與世習之不正焉

土木

人主之欲固多端然為之也有漸自小及大自近
及遠聲色之娛已備而營繕之巧必興焉嘗以人
家事觀之屋居之為物支上漏防下濕并容而無
覆務處寬深堅牢傳之子孫不傾且敗及舉而為

之必罄產之半而後可成則其價之重而費之廣
宜莫過焉帝王之家外有九門重城之固內有椒
房掖庭之設朝宁寢燕以至廟社臺省百司所湊
雖其常制不能無者猶且每興一役充以一州賦
幾乎不足則其價之重而費之廣亦宜莫過焉為
人主者不察會要不量出入驟然一有以起心則
忽以舊址為窄輒就恢斥正殿可陋別創構築極
意運巧盈花石而飾金珠其為費將不貲而加之
嚴督急期照燭夜作費故倍焉吏胥寅緣乘時侵

盜費故又倍焉終至以傾府庫竭貢賦而民亦窮
矣奢之厲民而速者莫此為甚豈可以忽而不省
哉秦以天下之力作阿房未成盜賊起為楚炬所
焦而帝甫歸闕命廣大内成輙為賊火所燼昔人
已為秦憐之而我亦將為帝悲之焉

聚斂 三條

窮而後作法者雖巧益弊亦盍反其本矣夫歛猶
漏巵也不塞之釁終日沃不見盈今者以人主之
求求每易給而嬀以小人彼嚴此起雖資以奕世

之業連府之財不得不至匱且盡有司者乃慶額
擾籌百方取以奉副而財利之議始起焉誠其所
計有補乎國而不傷於民也而利之深入甚乎油
膩其竇一開上下變指教主見其可智取無心乎
艾改而煎歛於封殖害一矣教臣伺其旨向以圖
恩獎搭尅之令將疊疊起害一矣教貪吏黠民緣
為隱漏欺罔事皆賄成取償於官有積于此實闕
于彼勾覈靡禦而消耗亦多害一矣遂教民心操
競遂來任僞竊相傾奪利權下移物價不平以致

天下之財不知其滯聚之處與泄失之端又其傚
成倍無以為怪則雖峻法嚴刑莫知所施而仁君
賢輔扼腕歎釐革之亦將有不勝焉者害豈可勝
舉哉矧夫財也者不自天降不自地生萬無有不
取於下而能足於上之理則所謂巧也者雖乃神
算而鬼計亦必不出張設名目以欺刼之或漁山
澤之細利謂之為收遺或爭市井之畸贏謂之為
抑末或縮庶司之經用而減百官之食俸謂之為
節用及責之民則立說謂薄取諸一人而厚收諸

四海是可以使下無甚傷而上有洪補也夫浚民
之膏猶刺人之血刺一指血見其無傷遂以連臂
及肩無所不刺則必將大損其軀以至喪命彼深
指于民利者見一施行後天下未即困斃以為計
之中每有不足仍發故智自田之租戶之賦權于
酒改于幣以至鹽場鐵冶茶絹舟車關津店鋪間
架荷擔追債而豫徵倍舊而創新又從率貸而助
獻將見其根枯全剝慘及膚露甚乎頭會箕歛焉
則其害之極豈不至覆亡而後止哉古巧取民稱

桑弘羊然終以致戸口衰耗而盜賊滿山非輪臺之詔下恭主嗣立則漢之事且不可知而帝亦巧其術收守護地租二十分一尋行鈔又尋鑄錢鈔之作俑此也其法之行甫一閲歲而兵興國破南遷不歸想當時民間囊箱盈貯印楮抱以悲歎者幾何矣以倭漢之事觀之所謂巧而益弊者其言皆可以驗而世之談經濟者每以殖財為務雖學士大夫亦云可謂暗哉

情原乎下而制由於上則政可以行歟縱乎上而

禁加於下則其政不可得而行雖行不可保久而民擾事沮徒招愁怨以止其於錢貨楮幣之事最昭〻可見焉蓋穀粟布帛天下之實寶凡有口體者之所必需而弗可闕而五金之為物飢不可以飽寒不可以禦特以其精氣所萃生稀而品尊故天下之心固已貴而珍之矣當古之時俗朴而事簡日中成市抱粟貿布民之生亦自給及至中世智與文闢巧與僞生治則繁其飾而亂則周其備苟非有移遠輸多發滯通壅之術以濟其不足則家國之務將廢而強暴之冠弗防飲食器什之微亦將失其所資聖哲之君有憂之取夫天地之所稀生天下之所常珍者為之制而權其用至其黄白子母等而蓋之亦皆據物性自然之所存依人心自然之所趣有以示轉輕殊重之為利則蚩〻之民靡然從之事立而生遂矣此三幣九府之所以通四海施萬世不可得而廢而後世以楮易錢其通亦與是同楮之為物圜不足以充啖食被服而其品之賤又非可與五金比然自唐以来有飛

錢有鹽鈔有茶引齎挈轉行實便於錢而天下耳目知夫方尺之楮可以動萬金之貨亦既久矣至如益州則民苦鐵錢之重私為交子以行市里於是乎官因其情以建其制寄重錢于上而通輕券于下一府千里之民長以為賴而南宋北金經元逮明其法施及海內與錢貨並行無所復礙(錢實數而楮虛名也以故楮法姦弊易生上下相欺非四海萬世所能通行也明季其法日替亦物性人情之自然爾)故以物為本而錢權之以錢為本而楮濟之古之政其豈不揆民情不酌時勢而妄行其私者

哉若漢武之為政窮奢極侈至不足而後創皮幣其他歷代或鑄小以多見數劉宋鵞眼綖環以致商賈不行之類是也或造大以售虛聲歷代大錢如一當百一當五十所用銅料實減當數亦假子母相權之名以斂一時之利乎上耳及夫楮幣之為弊則折閱不換廢棄無用抑配糴價侵用本錢宋之時既蹈而衍之元季終至以楮為母以錢為子之議起此皆苟且欺罔搏利目前而群下重困物價騰湧併國用以失害實可哀哉帝之時天下孰知楮之可以易錢者乃以供御獻之莫計可支故驟然取遠外之

法施諸一世以謂上之所命雖瓦礫可實用也原其意之所由而推其害之所究當時雖使南幸之駕未促乎歲月而其斂利於上加虐於下以至貽物情聚衆怨官民並沮而不可行焉者必當與前世同乎敗轍而況其傾覆蕩播之禍最烈且速者哉嗚呼後之行錢其能原於民情邪否乎

財之耗也始乎濫主之縱欲而終於污吏姦民之冒利乎前已悲而道之而天下更有泄失之永患今〻不知其所始與其所終建武之時僧兼好云

著審論而警之矣何其識之卓而見之遠也其言曰唐貨自非藥物皆屬無用古亦有言不寶遠物勿貴難得貨夫我邦五金之旺實盛乎萬國發為義氣内肅外剛懐廉知耻決于取捨而明于死生雖自以華夏文明而處者不能之若故金者斯民所稟之秀而我土所萃之精也精之所萃必待千年而後成其生也稀其用也貴固非如艸木沙石之蕃且穰而乃藏〻發掘在〻挑抉以丘委于海次而番輸于舶底失洋茫〻一去不返蓋其所出

之數有年千則十年萬以至百年則萬而萬引之數世算歲不貲勢卒不能不至乎盡猶之好侈者周入十金而日費一金也溺色者竭膏枯髓待斃乎歲月而不自知也及其問所以為計也則果能用宋人茶馬相易之利邪蠻奴轉易之所得邪漢和明歎通關互市出不得已之謀以中其欲而緩其寇邪彼與泛然一無所當而又問其所易以得者則文綺細縠漆絲毳布以至寶貝珠翠髹硃鈿礦奇香珍木菓可得而衣食之物皆臻騈致殆徧

海宇而有之不見何所益無之亦不知何所損要皆不過耳駭目眩貪遠異以徇觀美焉耳唯其數百年來相承相效上下貴賤用是成好亦遂用是成禮商賈奴婢之輩莫不腰珊瑚而戴玳瑁近聞一富商篚珊瑚大小數十顆以供觀玩而莫之佩剔索外國無名宝玉以為腰具客問故答曰珊瑚易致估價有限若佩之者不為僭華所鄙笑不可用也珊瑚且鄙而不御世之尚異極侈亦甚矣哉雖為儉士達人之厭浮費薄祿賤吏之苦高價者寧匱擧貸典賒負債逃逋而必收買以務誇鬭實亦迫勢之所然嗚呼民之惑亦尚矣雖然觀之美亦

人情之所不能無而先王之所因以修禮也苟有豪傑之主超視遠圖欲以移一世之觀者出於其間斷然不卹小害不顧小利麾夫珍異無用之物於萬里而去之然後因我所固有而致其飾就彼所嗇輸而立其制為之章程等差以施王朝候國而及士庶鄉閭之間倡以踐履之力示以得失之實施以緩急之序又有嚴令明刑以從之則歲月之後靡風頽習漸就革戢自凡衣服之章燕饗之具皆內足不外求而蜀錦齊紈戎罽蠻琛繼而日

臻無所復用天下之觀斯以移矣觀移則尚殊尚殊則倍成倍成則化久是其為道不止革弊于一時而遂將畜我邦之至寶於千萬斯年而靡失焉若夫藥料水土之不可課種而醫治之需不可得闕者我土所宜課農播種宜及冊籍儀圖可博考參取以資我實用而知彼情偽之類則宜貿以諸雜貨可歲生可力作之物而及其不給也乃棄黃白以副之是亦理勢之所不容已而矧金之歲出於海外者若是之寡則鑛之日息於地中者自當相償思多

寡相濟天地之常理苟能節而出之則土之所生豈不足移易以供民用哉苟不能然精寶之生生自有限豈復得以貿無用之玩而無盡哉予惡兼好之為人矣然是言之有裨乎當世實足可嘉而其生適在後醍醐帝之時故併而論之

總論

帝之怠於德也多矣志滿而欲縱亂于本而惑于儀其何以正朝廷與百姓而法紀貿亂總攬失當倖人用諫臣微復何以綜郡國而操機密由是祖

業再墜不可振復使許多忠義之士無辜之民委鋒鍔塡溝壑禍緜々不熄焉可不慎乎歷叙其德以利而終孟軻氏之所戒吾其無感哉吾其無感哉

跋中興鑑言

勢知不可而義有不可已者任義則事僨矣義知不可而勢有不可止者狗勢則道缺矣當二者相雜之際難以權輕重審終始積慮殫智以發難淂中其機完其功而其餘使勢默遷于暗々之中義順行于昭々之上若春陽融物而疾風被草擧天下事莫施而不如意者則特在德焉君子其可不豫以養之哉仰惟列聖承化政與俗簡時稱無爲自中世多故治亂相踵逮至後醍醐帝圖濟恢興成而復顛則其處厝之方馭攬之術與夫閨闥之邃貨利之細嬓惡得失沓然並集陳而論之大有以爲世戒者今乃敷暢條次總之三節以造斯編冀以儆漢廷之援秦暴而唐人之迷隋奢也嗟以予言之拙而議之陋也苟有願治之君以自照則雖過千歲其明亦將有不蔽者歟

侄正誼校

發行書肆

江戸日本橋南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一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和泉屋吉兵衛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　兩國横山町壹丁目　出雲寺萬治郎
同　下谷御成道　紙屋徳八
尾州名古屋本町二丁目　菱屋藤兵衛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　河内屋源七郎梓

新井白石 著

白石遺文 拾遺

東京府舊刻本

據東京府舊刻本影印

白石新井先生傳

先生諱君美。字在中。初名璵。一字濟美。號白石。又有紫陽・錦屛山人・天爵堂・勿齋等之號。（先生與佐久間洞巖書。多署竹谷。竹谷與筑後國音相似。蓋出一時遊戲。非別号也。）江戸人。其先新田二郎源某。削髮爲僧。居上州新居。因以新井爲氏。新井與新居。邦音相通。父正濟。仕于久留里侯。（土屋利直。）明曆丁酉。侯邸火。正濟從寄居于內藤政親柳原邸。而先生生焉。侯因呼之曰火兒。天質岐嶷穎悟夙成。三歲時能書大字。侯愛其幼慧。召置膝下。一日盛岡侯（南部利直。）來。一見異之。曰。吾無嗣

子。請養以爲子。侯曰。是侍臣之子。非吾兒也。曰。必賜吾。吾待其長。當與祿千石。侯固辭。比七歲。父母携觀戲劇。後語之於人。一無所遺忘。正濟歎曰。是兒非常。將大興吾門矣。及十歲。常給事侯側。代書。殆若老成云。侯卒而正濟辭仕。嗣侯頼直無道。延寶四年。臣某等謀廢立。問之正濟。正濟不可。六年春。事發覺。頼直逐臣某等。先生亦坐父與謀。放逐且禁錮。時年二十二。先生倜儻不羈。自負膽氣。嘗慨然歎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既而折節讀書。都下富人河村瑞賢欲妻以女。且請

以三千金所買地。爲勤學資。令其男說之。先生曰。子亦聞仡言乎。昔有小蛇在潭上。人微傷其腮。俄而風雨晦暝。忽失所在。而有大龍死于他山。龍即嚮所傷小蛇。而其瘢幾一寸許也。子翁今欲妻某。是傷小蛇也。後來興家之日。其瘢豈小哉。遂不從。於是家滋貧。而苦學不懈。通經史百家。久留里侯國除後。仕於古河侯。（堀田正俊。）天和二年三月也。會朝鮮來聘。適詣客館。與其學士等唱和。韓人爲序其陶情集。中歲始遊於順菴木下氏之門。以該博見稱。後有故致仕去之日。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

已。隱居都下。處貧晏如。順菴欲薦先生於加賀侯。適加人岡島仲通慼然語先生曰。僕多年遠遊落魄。而老母衰頹。倚閭待僕。每一念至。百感攅心。幸得君先容。得釋褐本藩。則吾願足矣。先生以告順菴。順菴曰。美也求仕。何國之擇。請舍美薦仲通。順菴嘆曰。衰世人情日趨偸薄。如卿實不易得也。乃推仲通。或謂先生曰。子嘗仕除封之人。且所師亦不遇之人。假令學優。恐無起身之期。須改所事。而圖榮顯也。先生笑而不答。喩之再三。先生曰。凡人之所天者。君父師三而已。今吾既無君父。獨有師也。

以師不遇。而改所天。則囬路諸子。豈從陳蔡之厄哉。元祿六年。

文昭公在藩邸。召爲儒職。待遇日渥。每進講畢。必賜坐使説國家遺事。十四年。　命新撰列侯譜。七月起草。十月脱稿。其譜三百八十七家。始于慶長庚子。終于延寶庚申。凡八十餘年間。往來沿革備載之。乃　命曰藩翰譜。寶永元年。　公立爲儲副。將入西城。先生就間部詮房言曰。凡天下之事。臣嘗進講。今亦何言。無忘則幸甚。後　公謂詮房曰。君美之一言。予一日不敢忘也。先生

家居二十餘日。或曰。同輩皆薦擧。子盍求之。先生曰。予乃藩邸之舊學也。不可不以禮進退矣。遂不肯。無幾召爲侍講。如藩邸之時。撰俳優考進覽。蓋有所諷也。六年。　公繼　大統。賜采地歳租五百石。　命以文學給事中。事無大小。必召而謀之。七年冬。以事使京師。八年春。還報稱　旨。冬十月。朝鮮來聘。叙從五位下。拜筑後守。　命掌其事。凡驛傳供給之制。進見饗賜辭見之儀。所建白多施行。詩文筆話。韓人服其敏。目稱甘盤云。十一月。以前後功。倍賜采地。爲千石。金銀改造。海舶互市亦

命與議焉。先生寢病數十日。使市正正直問病。歸報曰。思慮傷脾。元氣頗衰。四花灸及萬壯。猶未有驗也。　公顧正直曰。嗚呼君美憂世之心實深矣。豈特萬壯之灸所能治哉。正德三年。　公病甚。奉　旨有所議。十月。　大喪。執政議　儲君喪服。林祭酒信篤曰。　儲君年未滿七歳。無服而可矣。先生駁之曰。　儲君雖襁褓之中。而立承　大統。不可無服也。乃引證古義。與信篤辨論。執政遂從先生議。初　公恨我邦久廢冠服。上下無章。欲制禮改俗。屢與先生議之。先生乃著經邦典例。詳

記制度沿革之事。先生又請欲鑄造銅字活板。以周布經籍于天下。皆奉　命未行。　公薨。無幾　儲君亦不幸早薨。而先生漸老。無意當世。廼杜門謝客。日夜以典籍爲樂。先生著述三百餘種。今所存者僅三之一。尤長詩。其豊腴馴雅。直與盛唐諸名家相頡頏。由是四方爭傳以遠海外。清翰林鄭任鑰所序白石餘稿。今行于世。年六十有九卒。實享保十年乙巳五月十九日也。男明卿克家。

論曰。先生自少肆力於倭漢古今典故。慨然有以天下

自任之志。而身際清明。得施其所蘊蓄。擧播於朝野。眞可謂千載一遇矣。國史古事記等。往往聱牙難解。而國學者株說蔓論。誕妄滋甚。先生以博覽多識之力。精讀國史。其有可疑焉者。則或驗之人情。或參之漢史。故其所論著。大有裨於後學。後之讀國史者。折衷於先生其可也。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白石先生遺文目錄

上卷

史論

垂仁皇后之禍

景行拜彥狹嶋王。爲東山十五國都督。

仲哀崩

古事記不係神后之事

應神非十四月生

應神位定矣

讀仁德帝紀

武內大臣釋寃

大連之亂

馬子弑帝

新羅質子

東史多訛

日本府建置沿革 原文失題

大化元年八月。縣鐘設匱。

孝德改新詔

天智崩 原文失題

下卷

史論

天武十三年十月。始定八姓。

并省官員 原文失題

關白阿衡 同上

報在唐僧中瓘牒

雜著

宋徽宗遺日本書跋

元祖遺日本書跋

題靖臺實錄

南嶋志總序

采覽異言序

題采覽異言後

蝦夷志序

與土肥元成書 此以下三篇。文不全。

論互市榷場 原文失題

律呂說 同上

白石先生遺文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水藩　立原萬　伯時纂

卷上

史論

垂仁皇后之禍

古事記略曰。皇后母兄沙本毗古王。開化帝孫。彥坐王子也。王陰蓄異志。因誘皇后。謀以篡立。即授匕首教之曰。方其酣寢。乃得從事焉。帝嘗晝寢。枕后膝而臥。后憂心慘慘。及此因思我兄所謀。若是之時也。不覺泣下沾帝面。帝驚寤曰。我今夢暴雨自沙本來。一小錦蛇纏我頸。是何祥也。后乃嗚咽。以其情告。苦請伏罪。帝曰。非皇后之罪也。即發近縣卒。命討沙本毗古王。築城而拒之。后徒跣而出自後門。走入于城。時后旣有娠。帝勅莫急攻之。及后生子。男也。后抱寘諸城外曰。天皇若以爲子。幸賜收養焉。帝乃募壯士曰。併獲其母。及后授皇子。因欲執之。髮髻衣珮觸手皆絕。遂不能獲之。古事記云。天皇欲必獲皇后。乃選軍中多力輕捷之士曰。併取其母。若身若首隨手所觸急捉而獲之。后心亦疑之。乃自剃戴其髮。玉緒及衣皆用酒令腐。故其所執皆斷裂。遂不能獲耳。玉緒者。絲繩貫玉以纏手。爲之飾也。帝使人問曰。凡名子。其母名之。此兒以何名。后對曰。當今城中火作而生于此。宜稱本牟智和氣御子。本火也。牟智貴也。和氣別也。古男子稱。又使問曰。養兒如之何。曰。宜擇于諸母與可也。又復問曰。后宮之事。當繼者誰。曰。妾聞旦波比古多多須美智宇斯王之二女。淑範懿行。宜皆爲內助耳。皇后遂與其兄。焚死于圍中。

古事記。智下。有能字。

嗟呼后與聞兄謀。其力不能回。亦不忍不告。旣以告矣。豈復忍令我兄獨死于罪乎。方其有娠。忍死須臾。使其生兒。幸得所託。天也。及城將陷。對帝之言。委曲周悉。皆當于理。非其視死如歸。而能若此乎。嗟亦烈哉。帝當其大義。則滅其親。而今覩與后相問。猶及其後事。何其哀也。雄略之世。有曰狹穗彥玄孫齒田根命者。雖行不軌如王。而罰弗及厥嗣也。泰誓曰。有罪無罪。予曷敢越厥志。古者仁人恭行天之罰。豈復有他哉。蓋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不可得而私。亦不可得而避也。帝於是舉。則仁之至。義之盡矣。甲辰三月二十七夜燈下書。

敢下。恐脫有字。

景行拜彥狹嶋王。爲東山十五國都督。

初崇神命皇子豐城入彥。令治東方。及帝之世。東方大亂。天威一震。海外有截。帝乃使王嗣前業。莅于舊邦。蓋以東人之望也。東人傷王不來。竊取其屍以歸葬焉。嗟夫東人慕王如此之切。乃其追思前王。久不忘也。非皇子之化。及人深且厚。曷能至此哉。周人思召伯。而愛其樹。況於其子孫者乎。王之子御諸別王克世其德。甚得兆民和。東人率服來獻其地。卒使廟廊之上。莫有東顧之憂。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其斯之謂與。厥後子孫受姓者三十二氏。世承其祀千有

餘年。善之所積。其慶有餘。豈不信哉。帝八十一子。未有一人受大國者也。而帝亦惟其德。委王父子以東山十五國事。是亦可以觀其無所容私于天下焉。昔賢論二南之化。以歸于文王之德。帝之爲德。可謂至矣。甲辰三月二十五夜燈下書。

仲哀崩

諸史帝紀事可疑極多。帝爲日本武子。而崩年五十二。可疑之甚。說見于前帝嗣位之初。乃率角鹿。去巡南國。遂討熊襲。至穴門國。駐蹕七年。莫有一事所紀焉。既而

即上。恐脱小字

度海。至橿日浦。進擊熊襲。軍敗而還。崩于行宮。舉皆可疑。而其尤可疑者。一旦宮車晏駕。事出乎曖昧之間。蓋是二皇子兵。所以問其故也。三史紀事。皆有少異。而古事記止言不聽神言。不言被中賊矢。舊事紀日本紀。皆謂帝自擊賊。失利而還。而不言其所戰。是爲何地。則古事紀疑近矣。美竊謂。帝不聽神言。可謂英明之主矣。鄭人拒王師。射王中肩。漢祖擊黥布。爲流矢傷。唐皇征高麗。白羽落眼中。宋主伐契丹。兩箭中股。已而漢宋二君。卒爲之崩。事皆彰著。鍾巫祭神。春秋不書魯公之葬。柱

斧戳地。古今以疑宋祖之崩。我於帝紀。未免疑也。曰。武內宿禰請帝以夜召神。及帝俄崩。左右皆無侍者。果其然。則大臣亦與其事乎。曰。吾何知其不必然也。雖然。公時年百餘。元老四世。而其輔翼少主。亦猶有似陳相安漢。狄公復唐者。魏志曰。女王事鬼道。能惑衆。以予觀之。惟其非有神託后。而后能託之神也。安知后卽託斯人。而取信於天下哉。不啻一時取信於天下也。雖曰百世能使天下之人盡信之矣。異哉。

古事記不係神后之事

舊事記帝皇本紀。終仲哀世。而列神后於本紀。自後六十九年。繫神后之世。日本紀仍舊史。書古事記則與之異。仲哀書崩。書葬。乃繼之以應神臨朝天下。太后攝政。削而不書。蓋是其帝紀所以削偽定實。卽此書撰錄第一義也。美每讀國史。而至于此。廢書而嘆。以謂實是國論之難斷者矣。昔者孔子因魯史修春秋。曰。夫人孫于齊。（莊公元年三月。）宋胡氏（安國）以爲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

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遜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嗟我載筆之臣。原仲哀之崩。國難應神太后所出。而以恩掩義哀哉。然婦居尊位。以干天統。非常之變。豈翅夫人遜于齊之比哉。至若范氏（祖禹）唐鑑一書。則黜武氏之號。繫中宗嗣聖之年。後之說者。稱以爲深得孔子春秋之義。及考亭朱氏（晦菴）資治通鑑綱目編。故從唐鑑書。古事之作。於唐鑑書也之相先。三百餘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蓋其爲義則一也矣。嗟亦偉哉。古事所載。此非其作者之旨。卽天武勅語也。故令此書。一從古事例。雜取舊史。亦惟所以廣其異聞也云爾。

應神非十四月生

應神爲仲哀遺腹子。天下以疑其非仲哀之子也。舊史則以爲仲哀九年春二月崩。皇后有娠。是歲秋九月。皇后西征。適當其開胎。乃自取石挿腰而祝之曰。事畢還日。生於此土。冬十一月。還自新羅。十二月。生皇子於筑紫。此蓋據當時流俗。解釋其疑之言而書。若其然則應神以十四月而生也。豈亦不可疑哉。且其取石之說。或

曰。取之筑紫怡土郡。（見于筑紫風土記。筑前風土記。日本紀畧。與之同耳。）或曰。取之火國彼杵郡。（見于萬葉集。山上憶良鎭懷石歌序。）或曰。取之對馬嶋。（見于八幡愚童訓。）或曰。取之新羅國。（見于古事記。）地之近遠。事之先後。其說紛紜。旣已如此。且謂其石在逸都郡兒饗野西。（逸都卽怡土也。事見于筑紫筑前等風土記。兒饗野。萬葉歌序作深江村子負原。）大小二石。其一。長一尺二寸。周一尺八寸。其一。長一尺一寸。周一尺八寸。（見于筑紫風土記。）或曰。其一。長一尺二寸。周一尺。重四十一斤。其一。長一尺一寸。周一尺。重三十九斤。（見于筑前風土記。）或曰。大者。長一尺二寸六分。圍一尺八寸六分。重十八斤

五兩。小者長一尺一寸。圍一尺八寸。重十六斤十兩。其大。且重。豈此可押著婦女裙腰間者也耶。如古事記所載。則與之異。仲哀以壬戌六月而崩。皇后西征。還至筑紫國。始生皇子。遂至末羅縣。即今肥前松浦郡。時當四月上旬。釣其河魚。後因爲土俗故事。日本紀以爲仲哀崩年四月事。若據古事記。則仲哀壬戌六月崩。蓋其所謂四月。當是癸亥之年也。因是推之。應神在胎。亦非歷十四月之久者也。古事記所書。應神之生。不紀其月。若使其果爲冬十二月生。則共仲哀崩。僅七閱月耳。若其明年始生。亦是去仲哀崩八九月之間矣。蓋夫仲哀纂崩。應神後生。天下疑焉。古俗謬解。欲神其事。後史附會。以徵其言。是

以愈傳而愈失。遂爲曠代疑義矣。天武詔。削僞定實。欲傳後葉。宜哉。

應神位定矣

古事記云。忍熊王死也。故建內宿禰乃從太子將禊。歷淡海及若狹國。至高志前之角鹿行宮而居焉。淡海。卽今近江也。高志前。卽越前也。夜夢伊奢沙和氣大神。日本紀作去來紗別大神。曰。我以吾名。易皇子名。對曰。唯命是從。神曰。明旦與皇子。期于水濱。我則將易名之幣焉。乃辭。如期往。已有毀鼻入鹿魚。盈滿于浦。鯆鰤。俗呼云入鹿魚。毀鼻。謂其鼻傷也。皇子謝曰。賜我御食之魚。因稱其神亦曰御食津大神。今謂氣比大神也。古食讀與氣比同。氣比又作笥飯。後隷敎賀郡。魚之毀鼻。有其血臭。亦呼其地。云血浦。今謂都奴賀也。角鹿。讀云都怒我。後謂敎賀郡。及還。太后置酒設宴。乃自作歌。建內宿禰代皇子作答歌。是所謂酒樂之歌也。二歌並見古事記。酒樂之歌。猶言燕歌也。日本紀曰。神后十三年春二月。命武內宿禰從太子令拜角鹿笥飯太神。太子至自角鹿。是日。太后宴太子於大殿。擧觴以壽于太子。因作歌。武內宿禰爲太子答歌焉。二史所書。皆可疑也。古事記則以爲太子祓禊爲忍熊王死之故也。日本紀則以

爲太子至于角鹿。拜笥飯大神。而不言禊與易名也。唯其易名一事。僅見應神本紀注。若夫祓禊。以爲夾神常事。故畧而不書乎。然其令太子拜笥飯神。亦是何故也。果據古事記。則忍熊敗死。當在太子年十三四時耳。考之魏志。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正始八年。遣使說相攻擊之狀。卑彌呼。猶此云女王也。狗奴國。猶此言氣比國也。卑彌弓呼素。猶此云皇子忍熊也。卑彌弓。猶此云日御子之語。呼素。猶此云忍之語也。正始八年。歲在丁卯。仲哀崩年壬戌。以至于此。既六年矣。古事記。仲哀崩後

凡敘其事。皆不紀年。蓋此所以傳其疑也。氣比大神。史皆不言是何神也。然神與皇子。相易其名。則神之所稱者。太子初名。而太子所名者。神舊號也。日本紀注。以爲大神本名品陀別。太子舊名去來紗別者是已。據史成務同母弟五百城入彥（古事記作五百木之入日子。成務無嗣。乃立爲太子。太子先薨。故以仲哀爲嗣耳。）生品陀眞若王。王有三女。長曰高城入姬。（古事記作高木之入日賣。）次曰仲姬。季曰弟姬。應神並納爲妃。仲姬卽仁德母后也。應神御諱與王名同。則知氣比大神。卽謂品陀眞若王也。初仲哀西征而不復。二皇子是問焉。天下亦疑少主非先帝之子也。王帝室懿親。於仲哀爲近。皇子皆沒。尚有王在。（王故太子之子。與仲哀爲從父昆弟。仲哀二年春二月。幸筒飯宮。夏四月。親征筑紫。蓋命二皇子及王。留守行都。及後忍熊戰敗。駕船泛湖。欲走行都也。意者王皇子之黨也耳。）建內宿禰欲徼福假靈於先帝。鎭撫百姓。乃修舊宮。（古事記建內宿禰造假宮於高志前之角鹿。）蓋戴太子及王以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且使王與太子。相易其名。所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也。於是乎則天下始定矣。古事記書太子還自角鹿。以終仲哀之世。乃繼之以應神纘承大統。其旨微矣。（古文相因爲義。要自可以爲意通。亦可以有據耳。如氣比大神。史文不明。然參之景行成務仲哀及應神等紀。則可以見是故太子之子。而一時宗盟。亦爲仁德外祖矣。古文亦多假借譬況之言。蓋以有諱直言其事也。如此一節。除惡爲禊。言將禊。謂其鮮佗也。歃血爲盟。言血臭。謂其共誓也。古呼王國爲御食國。言於我賜御食。謂其以天下授之也。太后酒樂之歌。其喜可知。蓋非平生之驩也。食津之爲氣比。血浦之爲角鹿。流俗傳聞事出二說。類亦惟多。不要強辨而可。凡讀古史。例亦當放此。）

讀仁德帝紀

吾讀帝紀。而後知人君務財。天下之不仁。莫甚焉。帝之不仁。可謂甚矣。然天下號爲仁聖。無他。蠲除天下三年賦役耳矣。夫飢者莫擇食。渴者莫擇飲。民之苦虐政。殆有甚於飢渴焉。帝發政施仁。民被其澤。蓋古今之所不及。而帝親行之。宜乎天下之稱以爲聖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先王親其親而仁其民也。吾竊怪其澤足以被于生民。而恩無以保妻子兄弟。帝於其仁。是誠何心哉。史載帝作壽陵事。而今所存山陵陂池。其廣袤皆與諸陵式合。古者帝陵之制。未有如此之大者也。因此推之。帝嗣位之初。躬行節儉。以惠其民。蓋所謂將奪之固必與之者與。史亦稱帝之末年。妖氣稍動。叛者始起。於是輕賦薄斂。以寬民力。則果其奪之矣。雖然帝不遠而復。修其政令。天下復安。二十餘年。嗚

呼帝亦英特之主也哉。甲辰。五月二十日。

武内大臣釋冤

應神戊戌年夏四月。遣武内宿禰監撫西方。大臣毋弟甘内宿禰以其兄反謀告。帝遣使誅之。大臣乃自嘆曰。嗟我無罪而死耶。壹岐直眞根子曰。公之無罪。天下共知之矣。躬自詣闕。披陳其情而死。未晩也。世人且稱吾酷肖公形貌。請我今代公死。卽自伏劍而斃。大臣悲慟。竊自脫身浮海。而南抵紀水門。直赴闕請罪。帝更加按問。昆弟爭辨。遂不能斷。乃勅二臣。請神探湯。探湯。此史云。每訊冤獄。不承引者。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卽此。弟則敗矣。大臣遂欲殺之。帝勅赦其罪。美曰。管蔡流言。周公以懼。雷風動威。成王乃悟。武内宿禰帝室懿親。勤勞皇家。歷事四朝。年殆二百。及其探湯。僅免一死。嗚呼君臣之義。兄弟之恩。雖曰聖智。亦爲難能也。其他則又何說。若夫壹岐直。則可謂死友矣。豈亦易得者也耶。甲辰閏四月。君美書。

大連之亂

大連之亂。史所紀多可疑也。敏達崩。有太子可立。而用明以弟傳位。其一也。皇弟穴穗部皇子。與大臣大連。共殺前

也下。恐脫瘍字。

朝委任之臣。其二也。用明幸于河上。是日得病。瘡甚而崩。其三也。按字書。瘡。楚莊切。刀傷者。成瘡。南史。虎䫉療金瘡。又瘍也。移長切。曲禮身有瘍則浴。此云瘡者。不知是何瘡也。有人告急。大連退去。聚衆於家。其四也。中臣連咒詛太子。其五也。大臣稱敏達皇后令。殺皇弟及宣化皇子。乃與諸皇子共誅大連。而太子不與焉。其六也。史稱大臣之妻。大連之妹也。大臣妄用妻計而殺大連。大連之死。實非其辜也。雖其事不詳。然大臣妄殺大連。決矣。史稱皇弟欲奸後宮。大三輪君拒而勿入。皇弟忿之。遂欲斬之。亦曰。皇弟陰謀王天下。詐殺逆君。何其所言前後乖異也。美竊以謂敏達七子。彥人最長。立爲太子。而非皇后所生也。用明本蘇我氏之出。而大連亦自利其仁弱易制。遂共定議。大三輪君受任前朝。久典樞機。皇弟與二相共謀殺之。除太子之黨也。至大連爲姦諂所構。與衆有隙。中臣連咒詛太子。及後其附于太子。而舍人乃殺之。亦其事情可以觀矣。用明既崩。大臣又欲舍子而立弟。用明有六子。弟卽崇峻也。嫡其兄卽穴穗部。既長。且多權畧。素善於大連。故誣以姦亂。而枉殺之也。大連亢厲凌物。無弘致遠識。無乃其取禍之道乎。萬勇敢義烈。能使

其失爲已先之而不能使一百人爲主先之豈彼所乏亦在將略乎抑亦其所遇不幸也大抵事以成敗論者兒曹之見也天下凡事唯有義之當否耳中臣象二皇子之形以詛之上宮刻四天王之像以祝之其愚一也幸而事成則嫗曰豐吾未之信也太子超然處外不累於時可謂肥遯矣皇孫入承大統以爲百世之宗舒明是也天之與有德者豈不昭昭哉　甲辰八月二十日草

馬子弑帝

美曰馬子逆謀自帝嗣位之初而兆矣史以爲其聞帝猜猪之言乃圖不軌非也曰然則其立帝者何也曰大連之亂馬子殺帝母兄當是時帝莫有可加之罪而并殺之衆心必有不服者故立之以慰其心蓋亦不得已耳殺兄而立弟其弟非人則可使其弟而果人也則必報其怨雖庸人孺子亦知其當然也況姦邪如馬子者乎始其立帝也獨計以爲我之於彼有援立功彼以怨報德我必有辭於天下後也矣帝有英氣彼恐變必生肘腋竊伺帝動靜於是宮人左右皆爲之耳目帝朝發一言馬子夕必知之帝心有所貯彼盡已知之意必待

其猜猪之言哉吾故曰彼其建議復興任那乃其逆謀已決之日也矣征西之役勇將悍卒盡出在于外譬之猛虎去其爪牙西夫搏之猶僨孤豚大軍一出駐師于外內難既定乃召之還未始有使一矢加之敵也其詐謀可以觀已軍志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征西諸將伏鉞握兵無敢一人反旆廻軍以討其賊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皆顧其家也三輪君死馬子曰天下之亂不久矣至其逆勢既成能使天下弗敢動則彼先爲之措置規畫矣　甲辰八月二十四日草

新羅質子

日本紀曰新羅王波沙寐錦既降以微叱已知波珍干岐爲質高麗百濟亦皆稱藩因定內官家即是所謂三韓也注云新羅王宇流助富利智于出降一云擒王斬之埋于沙中乃留一人爲新羅宰而還王妻欲得王屍以禮葬焉誘宰以利且約爲其妻宰密告其所王妻乃與國人共謀殺宰埋之地中舉王櫬窆其上曰尊卑次第固當如此天皇赫怒乃發大兵旌旗舳艫蔽海而西新羅舉國震恐乃殺王妻以謝其罪　美按婆娑寐錦新

羅王號也。婆娑寐當讀如伐飡。錦當讀云尼師今。(舊讀錦如字音訛者)據古事記及魏志帝紀。太后親征新羅。適當助賁尼師今之時耳。新羅稱君曰尼師今。猶言王也。初伐休尼師今太子骨正先死。及伐休死。太孫助賁尚幼。次子伊買之子奈解稍長。國人立之。奈解以女妻助賁。奈解將死。遺言以其婿助賁爲嗣。其俗呼王族爲伊伐飡。助賁以王族爲君。時稱曰伐飡尼師今也。微叱己智波珍干岐。一作微叱許智伐旱。東史作未斯欣。或作味斯欣波珍干岐。舊說云冠名。謂其爵號也。(干岐或作旱岐伐旱。私記云伐音勃)

(是上干岐也。三品。伐旱一品。)干岐東史作波珍飡。亦是王族之稱耳。註云。宇流助富利知干。宇流東史作于老。助富利知干東史作舒弗邯。職名也。史註以爲國王者訛。據東史。新羅沾解尼師今三年四月。(是歲己巳。太后親征後七年。當魏嘉平元年也。)倭寇新濟。初倭使葛耶古來聘。王使舒弗邯于老擯之。(舒弗邯職號。于老人名。奈解尼師今之子。訖解尼師今之父也。)于老言早晚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婢。倭王怒。遣將軍于道朱君來侵。王出居柚村。于老曰。今日之寇。由臣言致之。臣請當之。遂抵倭軍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此耶。倭人執之。積薪燒殺之。乃去。後倭使來。(輿地勝覽作味鄒王時倭大臣來聘)于老之妻。請于王私饗之。及其醉。使人執而焚之。倭怒。來攻金城。不克引去。葛那古不詳。于道朱君卽大矢田宿禰。彼此方音轉訛耳。姓氏錄曰。神后西征。及還留大矢田宿禰於新羅。爲鎮守將軍。將軍彦國葺命曾孫難波宿禰子也。(彦國葺命子大口納命。大口納子難波宿禰也。)將軍娶新羅王女。生子。長曰佐久命。次曰武義命。(佐久者。姓出紀。)輿史訛所云。留爲新羅宰。卽謂大矢田宿禰也。云宇禮妻誘殺新羅宰者。流傳之謬耳。東史以謂後倭使來。于老之妻使人殺之。蓋得之矣。

東史多訛

初新羅納款。以微叱己智干岐爲質。太后攝政五年春二月。新羅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許智伐旱(卽微叱己智也)奏請曰。臣今聞使者之言。我主收臣妻子爲孥。而不知其情。伏願天慈。臣往而視焉。太后許之。乃遣葛城襲津彦送致之。襲津彦與使者共至對馬。泊鉏海水門。新羅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載微叱旱岐令逃歸。結草爲人。臥于床上曰。微叱智病矣。襲津彦使人看病。乃得其狀。執三使者。焚而殺之。進至新羅。

本一作桼。

次蹈鞴津。拔草羅城而還。爾時所俘者。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四邑漢人之祖是也。葛城襲津彦（古事記作葛城長江曾都毘古）武內宿禰第六子。蹈鞴一作多多羅。即今朝鮮東萊縣多大浦也。草羅一作歃良。即今朝鮮梁山郡地。桑原高宮並屬葛上郡。忍海後陞爲郡。佐糜後改佐備。屬河內石川郡。（姓氏錄桑原三姓。皆出漢高帝之後也。）微叱己智東史作未斯欣。曰初新羅奈勿王死。嗣子幼弱。國人奉實聖而立之。實聖金閼智裔孫也。實聖常恨奈勿質己於高勾麗。及立爲王。欲害其子以報之。遣未斯欣於倭。卜好於高勾麗。以爲質。復令人殺其長子訥祇。訥祇乃殺實聖自立。明年春。新羅遣歃良州干朴堤上如高麗。迎其次弟卜好而還。是歲秋。復遣堤上迎季弟未斯欣。堤上詐爲叛者。浮海入倭國。於是倭出師將襲新羅。仍以堤上未斯欣爲鄕導。行至海嶋。諸將密議滅新羅。執堤上未斯欣妻子以還。堤上知之。勸欣潛還。堤上獨寢舟中晏起以俟欣遠行。倭人詗知欣之亡。縛堤上追之不及。倭王怒啇之。對曰。謀成吾君之志耳。倭王備極慘毒以脅之。終不屈。遂燒殺本嶋中。訥祇慟之。贈大阿飡。使欣娶堤上

倭允恭下。恐脫安康。

女爲妻。堤上婆娑王五世孫也。美按國史載微叱己智事。與東史未斯欣事頗爲相合。微叱己智。未斯欣。彼此方音轉訛耳。東史以爲訥祇王二年事。（三國史記）或以爲元年事。（東國通鑑。他書則不記其年。）並訛。參諸國史（古事記。）及魏志。（帝記。）初新羅以微叱己智爲質子。是歲癸亥魏正始四年也。訥祇以丁己立。實是晉義熙十三年也。也之相後百七十五年。是其訛一也。東史以朴堤上爲婆娑王五世孫。（輿地勝覽亦同。）即據東史婆娑王以漢建初五年庚辰立。在位三十三年。以永初六年壬子死。自漢永初至晉義熙。凡三百餘年。夫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果使其爲婆娑五世孫。豈有得爲訥祇時人也耶。是其訛二也。據國史及訥祇立。稱藩大國。（北史云。新羅百濟以倭爲大國。而仰之。是也。）四十二年。（訥祇當國。據舊事紀日本紀。直允恭安康雄略之間。若據古事記。則歷仁德履中反正允恭雄略之六朝矣。）歸誠効順。奉職無闕。我安有聲罪致討之事哉。是其訛三也。凡此三者。其事昭晣。不待深辨。至如襲津彦天朝宗臣。帝室外戚。（履中外祖。）功業勳績。著在國史。其所俘漢人厥後子孫。亦有登于仕籍者。史書所稱。可得而考。或曰。東史載未斯欣質于倭。自倭還。卒贈舒弗邯。皆係

載籍字上一有

之歳月。其事必有據。且稱慈悲王四年春二月。納舒弗邯未斯欣女爲妃。其子炤智實爲未斯欣外孫。蓋彼國來不可信者也哉。曰。卽據東史新羅王實聖元年春三月。遣未斯欣質于倭。二年春正月。以未斯品爲舒弗邯。委以軍國事。七年春二月。王欲遣兵擊破對馬嶋倭營。舒弗邯未斯品諫之。乃已。是後未斯品莫有復書。且不載其爲誰氏子。未斯欣未斯品。其名相近。流俗因訛。史載記書。遂承其訛。併而爲一。是其不審之過耳。未斯品蓋訥祇弟也。東史載訥祇十七年夏五月。卒。贈舒弗邯

者。舒弗邯未斯品也。慈悲四年春二月。納爲妃者。舒弗邯未斯品也。日本紀繼體二十一年九月。新羅遣彌至己知奈末貢賦。微叱己智。彌至己知。方音相同。然其人自興耳。東史作于高麗之世。號爲粗畧。況於三韓籍無徵者乎。三韓載籍無徵。三國僅有國來。粗畧大甚。出于朝鮮李克墩之音。天朝舊史。卽謂舊事紀也。旣成于三國鼎峙之日。而本紀新撰世紀等書。雖係外史。亦皆當時實錄。互可以證。卽謂百濟本紀。百濟新撰。高麗僧道顯日本世紀等書也。若彼東史之作。在乎千載之下。而出于三國之後。載籍之亡。綴拾補葺。僅取于舊聞遺事。實惟存十一於千百而已。屬辭比事。尤多牴牾。豈可盡信哉。後云東史

訛亦皆做此。美亦按新羅使者汗禮斯伐。舊讀伐音勃。卽是史註作宇留助富利智于。東史作于老舒弗邯。亦是彼此方語之轉耳。于老一死。史註以爲髖脚抽筋。斬而埋之。東史以爲擯相失言。執而焚之。眞是兒戲。世豈有若此事哉。今據國史。于老亦是坐死于未斯欣事耳。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卽二人名。其中必有彼云朴堤上者。殊方異言。其詳難考。可惜哉。三國史記作堤上。余麻。東國通鑑作歃良州干朴堤上。他書皆作朴堤上耳。但據其文。則毛麻利叱智蓋斯人。與國史云。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載微叱旱岐。令逃新羅。蓋謂其首謀者也。

日本府建置沿革

日本府建置沿革。史無明文。今不可考。私記引草本日本紀曰。日本府舊作倭宰。日本紀註云。凡王人奉命爲使三韓者。自稱曰宰。言其宰于韓。如今言使也。考姓氏錄。初加羅東北與新羅閒。中有上中下己汶地。方三百里。其北肥饒。二國相爭。更互攻伐。加羅使使來獻其地。請得一將軍。鎭撫方外。以紓內難。天朝乃得其地。始置彌麻那國。彼稱國宰曰吉。是崇神末年也。彌麻那後云任那。其治謂之府。其官謂之宰。猶後之筑紫太宰府帥。

韓一作鞢

魏志云。置一大率。撿察諸國是也。及神后西征。新羅服降。百濟內附。遂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加羅。乃取南蠻忱彌多禮等地。比利。辟中。布彌支。半古。四邑。望風自降。蓋古辰弁二韓之域也。乃分南蠻忱彌多禮。以封百濟。於是每國置宰監之。乃置太宰於加羅國以治焉。是爲任那府。加羅又作意富加羅。即大伽耶。說見于前。後凡倣此。凡其所屬十國。總而稱之曰任那。其官各有位號。宋書曰。平西征虜冠軍輔國等將軍。蓋謂之也。後十四年。新羅不朝。乃討其罪。天將受新羅二美女。移兵擊加羅而滅之。加羅王出奔百濟來愬于朝。神后大怒。更命將出征。後建加羅。此云加羅即駕洛。又作加耶。乃是安羅多羅加羅等宗國也。伽耶大伽耶。史混而爲一。恐非。今姑從舊文耳。自是之後。六十八年。新羅又不朝。削奪四邑。是歲仁德乙丑年也。其後二十六年。而伐百濟。先是百濟枕流王薨。王子阿華尚幼。季父辰斯簒立。以故乃問其罪。國人殺辰斯以謝。乃立阿華爲王。阿華立無禮。削奪忱彌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是後七十年。雄略大舉伐新羅。討其不朝也。天兵進入王城。王棄城逃奔。旣而諸將不和。遂引軍而還。後九年。高麗入寇百濟。百濟

王蓋鹵敗死。帝賜王弟文周久麻那利地。安輯餘衆。復建百濟。文周文斤相尋而薨。乃納故王蓋鹵從孫末多。立王百濟。其後八年。任那府宰交通高麗。欲據任那王于諸韓。百濟發兵擊而走之。後十四年。百濟廢王末多。而立斯麻。斯麻蓋鹵庶子。武寧王是也。武寧旣立。內賂宰臣。請任那四縣。朝議以爲可許。遂授其地。是歲繼體壬辰年也。明年。百濟復請己汶地。伴跛亦請之。其地亦旣賜百濟。伴跛以怒。乃舉兵叛。新羅遂因取南加羅喙己呑及卓淳等地。任那之滅。實本于此。後十四年。大發兵衆。收復新羅所侵地。會筑紫國叛。海道隔絕。軍不能進。更命將出征筑紫。二年克之。先是百濟王武寧薨。子明禮立。是爲聖明王。聖明亦請以加羅多沙津。爲朝貢之路。乃依其請。加羅失其津要。深怨天朝。自是之後。遂絕不來。加羅一云伽倻。古狗耶韓。即是安羅多羅加羅等宗國也。是年使使于安羅。令安羅風諭新羅。以還南加羅喙己呑等地。初加羅與新羅婚。而後相失其驩。新羅遂拔任那八城。於是加羅王入朝以告。乃勅使于安羅者。和二國之怨。天使驕傲。新羅怒而復拔任那四邑。

加羅亦厭。天使凶暴日甚。乃欲逐之。借兵于新羅百濟。天使邀擊百濟兵。嬰城固守。百濟與新羅攻之一月。勢不可下。遂拔任那五城而還。欽明卽位之初。勅百濟以復建任那。於時任那非擧國盡滅也。地壤日蹙。無復往時矣。古稱每國置宰。至是惟有加羅安羅二國。日本府已。其他變衰亦可知也。新羅自創開邊隙以來。好辭甘言。旣以昔初建國之制爲言。輒曰。百濟以割賜之地。還于任那。則弊邑亦還任那地。尙復何論。朝議紛紜。初無奇策。遂以興復委之百濟。百濟乃議曰。我豈敢違背明

詔。遮斷貢路哉。蓋朝旨亦及任那四縣。加羅多沙津之事也。當是之時。新羅內犯。高麗外侵。縱使百濟撤南韓之戍（卽任那四縣也）。則任那失守。可翹足而待矣。參諸東史。加羅安羅送款新羅。有年于此。至如拜彼官爵。受彼冠服。本朝恬然置之不問。而不知國實被其潛責也。當時議臣謀國。如此其左。尙何以興復爲望耶。豈不謬哉。百濟所論諸國敗亡之由。悉得之矣。其後任那之滅。一如其料。何其驗哉。然其射一時之利。基百年之禍。釁端旣啓。誰復救哉。且其圖興復。機事不密。責讓安羅。指斥其罪。以激衆怨。遂招外寇。旣知王國之亡。皆由乎內應貳心之人也。殷鑑不遠。何以復循故轍乎。易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其慮也深矣。（甲辰八月初二。源美艸。）

大化元年八月。縣鐘設匱。

堯舜之事。而義有可疑。則學者何所折衷。太史遷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如是而已。世言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吾嘗疑焉。而考諸虞夏之書。孔子之言。果皆所不言。蓋其事始見管子書。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尸子曰。堯立誹謗之木。漢文帝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帝王世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諸書所載。皆有異同。衢室之問。事見列子。文帝詔不斥其名。諸註家皆謂堯時然也。吾聞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鄭夾漈春秋考序語。）蓋其言見於文帝詔。而古稱以爲堯舜之事。是以學者樂聞其言。信而不疑。習而不察。然其實則非堯舜之事也。虞書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曰知人則孔

子所謂知也。安民則孔子所謂仁也。能哲而惠。則孔子所謂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擧皆出乎聖人之言。而其言之不異。猶且如此。而堯舜之德。巍巍乎所以後聖之不能及者。誠其在此。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蓋自唐虞之世。博求天下之言。其亦如此而已耳。難者曰。九重深嚴。固非叫閽之可聞。萬邦遐曠。或有寃民之無告。故設謗木置諫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曰。不然也。堯咨四嶽。薦舜于天。舜亦咨四嶽。薦禹于天。乃

命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帝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言君之善政由其臣也。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言非君能自明。爲臣不能盡力也。夫冕之有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聽也。若夫聰明深察。不能任賢。以謂吾能使嘉言罔伏。勿虐無告。則非吾所聞也。曰。古者所稱。旣已如此。亦不足信與。曰。經之所言。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且管仲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稱。

焉。尸子晉人尸佼撰。佼爲秦商鞅之師。而全書不傳于世。其雜出諸書。如曰孔墨皆弇於私也。其言頗與鞅相類。而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耳。曰。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吾讀鞅書。然後知其師所以爲教。亦出乎告訐。假託聖人。以飾其說也。其爲法之弊。變爲誹謗妖言之禁。其勢有所激之也。至漢興。自除秦苛法之後。諸儒輩出。有誹謗進善之說。及文帝二年。除誹謗妖言法。而不知其說本出於刑名之學。而非聖人之事也。曰。然則誹

謗妖言禁之則可乎。曰。惡。是何言也。周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王遂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召公之言。是

而下。恐脱經字。

則夏書遒人徇于路之事。而民之有口。胡可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有議。亦皆叔世之事耳。魏太武懸鼓於闕左。梁高祖置函於公府。所以廣言路。而達寃民也。然南北二主。皆不免其亂。亦何望唐虞之治乎哉。僞周武氏置四匭。以受四方之言。於是告密蜂起。亦如秦之先也。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所。亂亦極矣。因此觀之。謗木諫鼓。豈必爲堯舜之事也耶。吾故曰。世之所稱。事出乎聖人。而義有可疑者。考之於經。而所不言。則其非聖人之事也決矣。甲辰九月晦草。

孝德改新詔 改新之詔。前後凡三。當通考已。

太古以來。歷世縣邈。文獻無徵。不可考信已。大抵上世之制。猶三代封建之時也。中世已降。亦猶漢初兼有封建郡縣之制也。逮及孝德世。天下盡變爲嬴秦郡縣之制矣。昔在上世。五方之國。各有君長。散在山海間。大小強弱。不能相統一。神武開國之初。封其有功。乃命爲國造者凡八。爲縣主者凡三。當是之時。王畿獨有中州之地。國造縣主。頗受封於其中。其餘諸國。唯與之正始耳。崇神之世。始封皇子。鎭撫東方。後定男女調役。皇子分封。邦國貢賦。皆自此始。景行丕承基緖。以揚前烈。四征邦庭。大拓土宇。而帝八十餘子。受封者七十七人。悉封宗室。爲東山十五道都督。犬牙相臨。統制天下。於是國亦有別焉。所謂別王是也。成務嗣德。始分天下國郡縣邑。各置官長。其爲國造者。凡九十又四。餘則不可詳考。蓋猶周有五等國。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祭祀。以藩輔京師。古事記云。天皇定大國小國之國造。大縣小縣之縣主。日本記作令諸國。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國造縣邑。所來尚矣。蓋成務所制國郡。則有國造伴造焉。縣邑則有縣主稻置焉。與別通爲五等。魏志云。官曰多模。副曰

卑奴母離。多模。卽伴造也。卑奴母離。卽夷守也。夷守見景行帝紀。北史云。官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戸置一伊尼冀。如今里長也。十伊尼冀屬一軍尼。卽國造也。伊尼冀卽稻置也。據舊事紀。古者國造。有一百二十餘人。北史所書。頗與此合。稻置之制。我史不詳。北史所書。最爲詳悉。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耳。伊尼冀之冀。或作翼者訛。初垂仁始置倭屯田。稱爲帝皇之田。猶周人所謂天子之田也。其官曰屯田司。屯田屯倉。卽始于此。景行乃令諸國。興田部屯倉。蓋古者耕田之業。猶不足食。凶年荒歲。最多艱阨。於是勅令諸國制。其土處其民。務稼穡廣蓄積。以備災害。其制猶後之義倉也。義倉見令。其始未考。古言曰。部卽民也。此云屯倉。猶言蓄聚之倉也。延及安閑。制置屯倉於西南

諸國。凡十三所。其中三所又在東國耳。乃令有司。主掌其田租事。自是而後。經理寬閑之野。繫闢膏腴之田。分命官司。以掌其政。史不絕書。所謂兼有封建郡縣之制是也。景行皇子倭武尊。因定武部。因欲錄功名也。名代子部。實始于此。厥後仁德爲皇后太子及諸皇子定名代部。皇后湯沐邑。太子諸王食封。亦皆自此始也。清寧無子。置白髮部舍人膳部靫負等於諸國。白髮者。帝名也。取武烈安閑皆循其故事。謂之子代入部。蓋以其無子故置之。因諸子代。皇后無子。亦置焉。名代子代。殊號而同實耳。置之之

制。其詳未聞。亦猶漢時陵邑。徙天下民與田宅守陵也。初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長陵邑萬戶。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上陵內器物。又有園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清寧無子。因定子代部。以憂萬歲之後。其祀遂絕故也。其置舍人膳夫靫負等。猶漢時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邸曲之民。亦猶漢時陵戶耳。凡名代子代餘。皆倣此。至於孝德創制立法。國郡縣邑。廢其君長。始置百官。制其祿俸。使天下之命。[illegible]係於一人。改諸祖宗之也。亦猶變姓改物也。若其罷名代入部。詔。責之以山川官族名。其所諱也。夫以諱事神。周道也。我之前

也。未有所諱。猶夏殷之世也。夏人尚忠。殷人尚質。周人尚文。譬如夏葛而冬裘。是其時然也。若使周人責夏殷之忠質。亦猶責於冬者責夏之葛者也。嗚呼其亦不思之甚哉。若夫名終將諱之。改其所名而已。晉廢司徒爲中軍。宋廢司空爲司城。魯廢二山。以其鄉名。未聞其併官與山而廢之也。晉僖侯名司徒。改司徒爲中軍。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改具山敖山。以其鄉名山。古不墓祭。陵有園寢。自秦始也。古宗廟之制。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

新物。月令云。先薦寢廟是也。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夫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全也。既以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祏而不重。欲後擧廟中之主。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窆葬即遠。豈得已而爲之。

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於四時大廟之祭礿禘烝嘗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可以爲孝之至也矣帝始廢陵邑似矣雖然大廟之制未之有聞則曷若仍其舊貫而愛敬之意猶有所存焉魯人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帝之似者其斯與乎魯人之所學與亦責之以部曲官民分居國縣遂使父子易姓兄弟異宗一家五分六割爭訟之起職此之由夫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

命之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枝分派別千塗萬轍且士類以氏族相尚厥來久矣允恭許定氏姓事在于清寧置標代民之前然地勢相傾更相排詆古今之弊終不可改至其不肖子販鬻松櫝依托富貴衰世之俗人無廉恥抑亦誰之咎與古者宗子之法所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也降及後世所以不重其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是以其族散而忘其祖遂至於父子無親而兄弟相訟若欲天下相與親睦必先自宗法始尊祖而敬宗先王之道所以尚之也若其廢封建詔以謂分

國郡縣邑各置巳民割山川土田以爲私地並作其主兼并劣弱夫自太古以來有土之主皆神明之後其他亦皆社稷功臣帝室懿親世有令德以襲其封一尺之土一民之衆祖宗不以賞私德君長不敢貳于己亦何私已之有帝爽其兼并而欲以天下奉於一人則其爲兼并孰大焉昔秦併天下以爲郡縣帝亦併天下以爲郡縣其事雖同其義大異秦滅六國諸侯猶其敵國也廢三代制度猶其異姓也帝之所滅者社稷世臣也其所廢者祖宗舊制也秦之創制天下皆知其惡矣帝之

變法天下皆稱其善焉何則後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以其利爲自利之也故其流之弊以傳乎萬世天下亦皆不能知之也悲哉請試舉其一二而論之古者國郡縣邑之主皆神明之後奉其先祀者其後既亡其祀既絕不可得而考天下神祠著在祀典者凡三千一百三十二所此自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則古之神人有功烈於民者也帝家宗廟置而不論其神明之後以奉其祀者獨有出雲國造焉耳矣其餘則不知其祀是何神而其後是何人也蓋此無他帝變法之後如

其神明之後。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況其衰門舊族散徙四方者。歲時欲祭其先。則其祠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而其著在祀典者。官命有司祭古之明神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也。上世以來。胙土賜姓。其載在史籍者。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事漏舊典。暨所不及者不與焉。此皆古者神明之冑帝出之裔。冠冕之緒。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者。而今其姓氏以傳于世。僅存十一於千百。豈其君子化鶴。小人亦化爲猿者也耶。蓋此

無他。帝變法之後。高門右姓。名爲世官世族。無有尺土之奉。使其土無常君。其民無常主。況其衰宗落譜。亦皆栖栖爲東西南北之人。間有乘風雲之會。崛起於草萊。策名於廟廊之上。安知非其爲帝出之裔。神明之冑。而其德在人之後者哉。雖然遙遙華冑。其所由出不可信也。因此觀之。天下有神多歆非類。天下有姓妄認遠祖。蓋亦可知也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夫受命於天。爲生民之主。而絕人之後。奪人之利。天下之惡莫大於此矣。秦三世而亡其族。帝二世而滅其宗。皆反乎爾者也。夫自作孼不可逭。如此夫。甲辰十月六日燈下書。

天智崩

昔人相傳。帝幸山科。騎馬入林中。不知所之。又曰。帝馭上天。羣臣葬其遺舃。又曰。是舃化石。於今猶存。帝王編年。水鏡。榻鴫曉筆抄。或曰。帝之終不可詳也。故曰。升天云爾。史之所書。何足盡信焉。矣曰。黃帝得仙。騎龍升天。帝亦其然乎。萬葉集載帝挽歌凡九首。中有如言昇仙之事者。豈非是所以有後世紛說邪。孔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辭。我史

於天智天武之世。亦猶定哀也。諱尊隆恩。臣子義當然也耳。雖然大津皇子以叛書。則凡篡逆之罪見於斷例。亦自明矣。若彼上天之說。姑存擬而可也。

白石先生遺文

白石先生遺文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水藩　立原萬　伯時纂

卷下

史論

天武十三年十月。始定八姓。

初白鳳十一年八月。詔曰。凡諸應考選者。宜撿其族姓及景迹。方後考之。若雖景迹行能灼然。其族姓不定者。不在考選之色。

古未有姓。唯有名號而已。賜姓命氏。自埀仁始。蓋其命之姓。貴其功德也。神后攝位。三韓內屬。而秦漢及韓人。揚于王庭者。亦以其名號。賜之爲姓。（王吉師。村主。美吉之類。此也。）是後士類相尚以其氏族。流習所狥。煽以成俗。貴種庶姓。紛爭莫定。蓋習夷貊之俗也。（天竺北狄。其種姓耳。）貴允恭之初。乃下明詔。質諸鬼神。正其眞僞。萬姓一定。天下服矣。天智三年。制定冠位及氏上。氏上。猶言宗子也。立之所以奠世繫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注。志謂世繫也。國誌。奠定也。父子相繼爲世。世所自出爲繫。奠世繫。則知祖宗之本源。）先是皇極之世。蘇我氏臨誅。悉取圖籍投火而死。姓氏亡譜。嫡庶爭長。至是家有異言。人有競心。

初蘇我氏亂。船史惠尺急收國志。而藏于天府。九年。乃因舊貫。編造天下戶籍。（所謂庚午籍也。）地望既分。氏族自別矣。天武差第閥閱。始爲之制。凡有司選舉。不問賢能。必考氏族。遂改稱姓。以分高下八等。古語拾遺以謂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誠有故也。天武以纂弒而得天下。其高爵大祿。所以寵異之。皆其所謂壬申功臣也。至若別生分族。多所升降。加之以銓總人物。專任門地。天下靡然。好誇地望。其弊則狥勢利亡禮教。一如西北胡俗然。東方仁厚之風。於是變矣。（弘仁姓氏錄所載。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而今猶存者。僅不過數氏而已。其餘則世莫所聞焉。嗟其帝出之裔。皇別神明之胄。神別豈得悉化爲鬼魅耶。抑古之名門右族。赫赫乎當時者。世胄陵替。貴賤無常。遂致此寥寥耶。蓋必有故也。我未得之辭。）

弁省官員

光仁寶龜十一年三月。太政官奏略曰。古者人稠田少。而有儲蓄。由於節用也。今者地闊戶減。而患不足。由糜費也。臣等商量當今之急。省官息役。上下同心。唯農是務云云。於是每司弁省各有其數。

沙汰冗官。古之善政也。蓋古之時。天下之民。莫不有田。

亦恐衍

人生五年以上。皆給口分。女及家人奴婢。減三分之一。凡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其在官在役。租賦調庸。各有除免法。鰥寡孤獨。貧窮老廢者。收養給侍。皆有其法。凡無子者。聽養四等以上親於昭穆合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國郡者。旌表門閭。悉除課役。五位以上。則有位田。有職田。亦有功田。有賜田。其餘則有祿俸。爲官解職免。則咸皆歸田已。是以官員增。則戶口減。農業廢。田園荒矣。故曰。省官息役。唯農是務。皆古之善政也。或謂當今之務。亦唯在并省官員。以足

國用已。蓋不思之甚也。及王政衰。文武異制。而兵農既分矣。於是民世其業。而不從官。士類唯有祿。以代耕耳。今夫一奪其俸。亦將使之焉歸耶。孟子有言。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無不爲已。唯其仰事俯育。皆失其所。父母凍餓。妻孥離散。彼將何苦。而惜其死。果其行之。適足驅而爲羣盜而已。古之善政。豈復如此乎哉。若欲彼善。則蓋反其本矣。

關白阿衡

宇多仁和三年十一月。詔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基經。以關白萬機。

漢宣帝卽位。霍光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關白之號。所由始也。或曰。光孝卽位。太政大臣藤原朝臣還政。乃詔令關白萬機。關白之號。自此而始。或曰。清和讓位於陽成。乃勅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攝行天下之政。元慶四年十二月。勅改攝政之號。爲關白。乃拜太政大臣。關白卽始于此。蓋皆可疑也。考諸實錄。貞觀十八年十一月。清和讓位於皇太子。勅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衞大將藤原朝臣。保輔幼主。攝行

天下之政。如忠仁公故事。元慶四年。拜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爲太政大臣。策命曰。攝政之職。猶自如舊。蓋太上勅旨也。是月。太上崩。八年二月。陽成避位。光孝卽位。乃勅太政大臣。百官總已。以掌庶政。凡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禀。然後奏下。以其辭職也。仁和三年八月。天皇崩。是後史亡。其有所考。據扶桑略記。仁和三年十一月。宇多卽位。是月。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奉表辭職。乃賜詔曰。萬機巨細。皆關白于太政大臣。然後奏下。太政大臣累表固辭。再詔有言。曰。實惟社稷之臣。

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之任。太政大臣不旹視事。四年二月。勅關白太政大臣藤原朝臣。準三后。賜年官年爵。如忠仁公故事。太政大臣報奏曰。奉去年閏十一月勅。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但未知阿衡之任。若關白何。仍持疑久矣。伏聞博士等奏言。阿衡之任。可無典職者。以其可無典職。則知阿衡爲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乃宣勅曰。朕之本意。關白萬機。頼其輔導。今省來表。驚嘆已甚。故今復述朕意。太政大臣自今以後。總掌衆務。兼領百官。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然後奏

下。朕將垂拱而仰成已。蓋此史之遺文也。由是觀之。前者之說。皆非其實也。夫伊霍之事。實非人臣之福。太政大臣躬當大任。顧託惟重。遭主昏亂。國家將危。敢決大義。以安社稷。蓋非其志也。而今承明詔。以遵霍光故事。其心不自安。累表固辭。亦申命之。阿衡是任。與懼愈深。失其舉措。及寵錫命降。遂不得已。奉表謝恩。遜言以辭。於是上亦曉其意。宣勅一依前朝之詔。蓋夫前朝之詔。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然後奏下。乃是關白之事。然是之時。未有其名也。乃至仁和詔。卽言關白于太政大臣。然後奏下。又曰。關白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職名關白。卽始于此。後人追稱之。以謂光孝既有關白詔。非其實也。或曰。阿衡之詔。左大辨從四位上橘朝臣廣相所草也。時人難之。因勅博士等議。僉曰。阿衡殷世三公官名。三公坐而論道。無所典職者。太政大臣持疑累辭。以其無所職故耳。非若子之言也。曰不然。蓋時人難之。以謂商書曰。太甲不惠于阿衡。是則非美事也。然商頌有言。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說命又言。爾尚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亦何所難之有。且其博士議曰。阿衡殷

世三公官名。三公無所典職。亦非也。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孔穎達曰。以謂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豈是殷時三公之通稱也哉。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蓋三公至是始有定制。而未嘗特置也。周公以冢宰兼太師。烏得謂之必無所典職哉。總而論之。則阿衡之言。未必失之。而博士之議。未必得之。太政大臣遜言以辭。其憂也深矣。一享保庚子十一月十日夜。燈下書。散位源朝臣君美。以呈新川平秀才。乞删正。

報在唐僧中瓘牒

右牒見于菅家文草僧中瓘表。不可得而考。謹據牒旨。蓋朱褒欲通天朝。使中瓘爲之先容。且爲唐家。問天朝修聘之事也。按唐乾符初。黃巢倡亂。所在兵起。朱褒本永嘉賊。以其中和元年秋七月。陷溫州。自稱刺史。寛平六年。是歲甲寅。卽唐乾寧元年。而褒領溫州。（此事在牒中。）十四年于茲矣。是後天復元年夏四月。褒卒。其兄敖自稱刺史。是歲辛酉。天朝延喜元年也。又據寛平六年秋九月。菅公奏請令公卿議遣唐進止狀云。在唐僧中瓘去

年三月。附商客王訥等之錄記。唐家凋弊載之具矣。更告不朝之問。終停入唐之人。雖區區旅僧。爲聖朝盡其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伏願以中瓘狀。下公卿博士等議。（今略此狀。）蓋是歲秋八月。以菅公充聘唐大使。紀朝臣長谷雄充副使。故公有此奏。廷議遂罷其使。東西聘問。此後遂絕。

謹考。魏晉宋隋之間。天朝世有隣好。蓋以西蕃諸韓。壤地相接故也。唐龍朔初。新羅叛亂。與唐掎角。滅我屬國。以煩天討。結難累年。唐亦悔其過。遂立扶余氏之後。冠蓋相望。來請渝平。天朝棄前惡。復舊約。蓋亦以全天下元元之民故也。初隋氏已前。彼此往來。路由遼陽。諸韓滅後。每從南道。海洋浩渺。風濤叵測。飄蕩沈溺。前後相繼。幸得生還。亦極其險阻難辛狀。是以奉使之家。命下之日。父母妻子。憂念悲別。如送死然。顧其時縉紳諸生。遊學之徒。以附行者往往有焉。經書藥材。凡百服玩。有無相易。以利生民者。亦未嘗無之也。當世之人。雖有知其弊。而一切因循。視爲故常。無敢正言以建其議。蓋夫聖賢之道。載在六籍。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

則其政息。苟求其道。則文旣在茲矣。且天地之生。五方物性。各自有與其人相宜。萬國之人。養生救死。豈必資之於彼川廣藥材耶。（日本專尚川廣藥材。見于彼方書。）古之仁人有言。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何不反其本也。菅公拜其命之日。不敢以躬之故。避其嫌疑。直言正論。能除歷代之弊。以爲後世之法。遂使我天朝與彼謝絕西域。同其盛德。其功豈不偉哉。公之精誠。天地爲之震動。斯人無容復置其喙。雖然夫人之情。安其所常爲。無故變其常。勢必不行。當是之時。若非有中瓘之言。其議或有所不行

焉。嗟呼若彼中壥。異教之人。猶不能忘本朝於萬里之外。真可謂盡其誠矣。據管公之詩〇己亥九月美草。

雜著

宋徽宗遺日本書跋

元永元年。宋主附呉佑孫俊明鄭清等書曰。矧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旦。宜敦事大之誠。

右宋徽宗重和元年書。首尾文缺。見元永考例。謹按。永觀初。僧奝然浮海而西。宋太宗召見焉。因獻本朝職員令。皇年代記。各一卷。太宗乃歎天祚遐久。文武僚吏。世襲祿位。顧謂宰臣曰。此蓋古之道也。嗟呼宋主夙夜寅畏。不敢暇逸。苟易其玩物之心。爲祖宗求治之心。則豈有狎侮之至于斯也哉。燕雲之地。彼自不能取之。而欲徵方貢於萬里海外。抑所謂不知其量也。且彼自矜中國之大。而其尺一之詔。附之賈竪。亦何褻其體也。宜乎客死朔漠。非其不幸也。白石跋。

元世祖遺日本書跋

蒙古之禍。古今之大變也。我叔世已降。天下之權。以有所歸焉。言外戚之權。禮樂征伐。以有所出焉。言武臣之權。逮於政在大夫。指北條氏事。則其變豈復爲小哉。蓋其漸之所由來尚矣。指文德立幼子事。文永弘安之間。元主屢求我通好。彼自以謂陪氏攸事耳。見于元史。安知彼此國體大有異於曩時焉哉。況於加之用兵乎。當斯之時。藩屏邦家。外禦其侮。敵逆天威。式遏寇虐。功烈亦大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北條氏其殆庶幾乎。享保己亥八月。白石跋。

題靖臺實錄

辛丑之秋。亡友高子新來過小齋。飲酒娛甚。語及臺灣亂。美乃戲之曰。今年市頭蔗糖增價乎。臺灣多出蔗糖。子新曰。何也。曰。頃歲唐船來。說海寇梗路。皆是奸商射利之術也。子新曰。朱一貴明帝遺胤。臺灣鎮鄭氏故國。豈是尋常海賊比邪。曰。昔項氏起。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以從民望也。近時明制。宗室命名。必以五行字。今聞朱名。非所以從民望也。果使其爲明宗室。則是赤眉劉盆子耳。今者獲觀清人所錄靖臺紀事。吾愀然曰。恨不

與予新共讀是書也。然猶使臺地米價莫有官吏出入。貴賤與用。客子雖獰。曷能倡亂。於傳有之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嗟呼小人務財。其慘毒至此。而記者以謂有此一變。亦唐虞三代所時有也。豈其然乎。甲辰初夏中旬。紫陽源君美跋。實錄曰。廣越之人。其人多亡命。無妻子。携挈。臺中人名爲客子。性尤獰獷。○此四月。臺地米價。官吏出入。貴賤與用。民多蜎譏。奸民云云。遂與客子等。謀逼爲亂。○又記多臺地災祥。

南嶋志總序

流求國古未有聞焉。始見於隋書。曰。大業元年。海師何

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還。明年。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天朝史書。不紀其事。然據彼所書。則知其國既通于斯矣。考諸國史。曰。推古天皇二十四年。掖玖人來。南嶋朝獻。蓋自此始。是歲實隋大業十二年也。曰邪久。曰掖玖。曰益久。曰夜句。曰益救。東方古音皆通。此云掖玖。隋書以爲邪

原稿缺二十

遠。蓋此其所謂者也。且如後漢倭國列傳所載。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以爲倭國之極南界也。魏晉以前。天朝未有通中國者。所謂我極南界。卽是古南倭也。其傳倂載夷洲澶洲。而鮮卑傳亦有檀石槐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之事焉。呉志又曰。大帝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等。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所絕遠。卒不得至。但得夷洲數十人還。是時亦莫有異邦之人。來擾我邊境者。據西洋所刻萬國全圖。本邦及流求蝦夷。並在海中洲嶋之上。或絕或連。以爲東

方一帶之地。其他可以爲國者。如彈丸黑子。亦未有之也。然則鮮卑所擊者。古北倭。後所謂蝦夷。而呉人所至者。亦是古南倭。後所謂流求而已。若彼二國。方俗雖殊。然方言頗與此俗同。如其地名。與此間不異者。往往在焉。且夫後漢魏晉以來。歷世史書。並傳我事。而有與我不合者。蓋與彼南北二倭相混而已矣。世之人繫以爲其懸聞之訛。非通論也。初隋人名曰流求。其所由未詳。曰。自義安浮海。到高華嶼。又東行二日。到黿鼊嶼。又一日。便到流求。義安卽今潮洲。高華嶼。後俗謂之東番。卽

今台灣。鼅鼊嶼。卽今其國所謂惠平也嶋。明人以謂熱壁山。又謂葉壁山。古今方音之轉耳。據此而觀之。流求本是其國所稱。而隋人因之。亦不可知也。國人之說曰。永萬中。源爲朝浮海。順流求而得之。因名流求。明洪武中。勅改今字。蓋不然也。隋世旣有流求之名。而元史亦作瑠求。且據野史。爲朝始至鬼嶋。其地生萑葦之大者。因名曰葦嶋。明人又以謂於古爲流虬。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出世法錄。蓋亦不然也。其國未之前聞也。隋人始至。以爲流求。且謂國無文字。豈

有取虬浮水中之義也哉。不强求其說可也。其國風俗。隋書所載最詳。後之說者。因而述焉。明嘉靖中。給事中陳侃與行人高澄。往封其國。及還上使琉球錄二卷。言從前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錄史館。詔從之。後人遂以陳氏之書。爲得其實也。前者寶永正德之際。中山來聘。美每蒙　敎旨。得見其人。采覽異言。因知陳氏所駁。未必盡得之。而從前諸書。未必盡失之也。蓋自隋至明。歷十世之間。其國沿革。復有不同。而君長之號。國地山川之名。與其風俗語言。古今殊異。豈能得無訛謬於其間哉。雖然美嘗據國史考之。於隋及歷代之書。證以其國人之言。古之遺風餘俗。猶存于今者。亦不少矣。乃紬繹舊聞。以作南嶋志。庶幾後之觀風諏俗。以有所考焉。享保己亥十二月戊午。源君美序。

按己亥其四年也。清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錄。記琉球事。甚爲周悉。觀其序。則其書之成。在康熙六十年。而當我享保六年。然則後南嶋志之著。卽二年耳。

采覽異言序

昔天敎之來。起自番舶通利矣。法本出于大西邏馬國。西南諸國。鮮有不奉其敎者。蓋敎之之術。所以惑世溺

民。其甚如此。我自國初。乃設其禁。而舊染汚俗。弊亦滋甚。及寬永間。嚴申戒令。諸番互市。一切沮之。嗣後番人來獻。以求關市。明正典刑。驅之出境。久之其黨少弭矣。寶永戊子秋。薩州管內。多禰海上。忽有大船一隻。隱見出沒。已經數日。竟指西去。是日嶋中見一人。被服如我俗。而語不可曉者。州卽報長崎。尋送到官。有司歷閒海商。皆莫能曉其辭。獨和蘭以謂。蓋係邏馬國人也。及文廟嗣位初。降　旨長崎。起送其人于都下。和蘭通事從之。是歲己丑冬十一月。特　命臣美按驗事由。初長崎報

至時。上居館副。顧問及此事。臣美不敢對。上復問。乃對曰。未審彼來求我言。猶不通。何曰達志。且彼亦人耳。苟有其言。豈惟鳥語牛鳴之比哉。至是。上乃先試謂臣曰。彼人將至。以美前日之言故耳。爾其問焉。因傳譯咨諏方俗。其言侏離。似不可辨。徐而節之。西人用東語。唯其聲音隨方而轉耳。於是美就而問焉。彼於我言有所不解。輒出懷中小冊。檢閱以答。其書則大西所刻。此方寄語也。他日乃示之以官庫所藏和蘭鏤板萬國輿地全圖。而其中有未盡辨者。使通事翻之以和蘭語。其說靡靡可聽也。居未幾。彼稍熟我語。略無滯凝。神領意得。如響應而鏡照。坐使絕域萬里。超然遠覽。歷

歷在眉睫間。第如其人。實係邏馬教主使者。不惟陳訴彼冤。求開我禁。蓋亦欲爲諸番遊說。以求貢市也。明年庚寅春。和蘭入貢。美復奉　明旨。私其使者。質以舊聞。旁及時事。繇是每貢爲例。續以後語。筆之於書。與和務八都底伊須多之呂底邏馬人也。凡教門所稱宗派。繫之于上。族姓繫之于下。八都底伊須多。卽是其名。懷中二冊子。其一曰比伊多散務止流年。日本紀事也。其一曰底幾之與奈阿與年。日本寄語也。已流和利須良流底務。幾與底與年佛多務。字伊呂務和阿加末務須。皆和蘭人姓名。良流底務頗通天文地理。兼善番書。佛多務寓住仰度凡六年。習其方俗。三人皆其綱首也。和阿加末務須老于醫者。自少游學西南諸州。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是皆美所遇之人也。西圖和蘭阿年須底流多年所刻。與阿務不良阿擭阿年須底流多年卽其國都名。

舊爲之辨曰五字。一作敢爲大言耳。美乃曰。

若夫職方之氏。輶軒之使。辨其邦國。采覽異言。如我鉛槧之餘。亦何足錄焉。正德癸巳春三月。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序。

題采覽異言後

浙西李之藻刻萬國坤輿圖。萬曆年間。大西利瑪竇重修攷定。附以南北半球圖。事具二子所敍。而一時薦紳。楊景淳吳中明之徒。贊述焉。正德己丑冬。美得遇西人。乃按其圖。訪以方俗。其人曰。此圖明人所作。稍似緻密。然與地理不合。莫由依據。敢辭。美意謂彼不解漢字。强

爲之辨。曰是則歐邏巴人利瑪竇所攜入于中州者。世稱其善。子無取焉。獨何與。曰。某未嘗聞我有其姓名者也。曰。西教東漸。自利氏始。子不知其人可乎。彼笑而不答。旣而索得西圖於官府。以示之。披翫久之曰。是和蘭鏤版。蓋百年之物也。雖我西土。亦不易得。某與此圖唯得三見之矣。於是左把右指。章步淮南子。卽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而至于南極云云。亥算。山海經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豎亥左手把算。右手指青丘北。使人不待窮夫轍迹。而周游乎八極。名山大川。舉望而出。殊方絕域。隨顧而在。亦奇矣哉。誠

得其術也。明年春。和蘭入貢。美私其使者以質焉。對曰。輿地全圖。舊有數本。此販弊邑所刻。去今既及一百十三年。先是西土佛來。釋古者始唱天教於東南諸州。其塔今在印度地。香華之盛。一百七十年於茲矣。歐邏巴人。未聞有利氏之子者也。美尤怪焉。嗣後適得金闔鐘始振闢邪論於新增大藏函中。因知竇本生於廣東旁近海嶋間。北學於中國者。實非西方之人。則前者之說。果不誣矣。李氏之徒。徒嘆其學在夷。而不知用夏變於夷也。故今我是編。所採其說。係之明人者。蓋從其實也。

源君美書。

蝦夷志序

蝦夷一曰毛人。古北倭也。北倭出山海經。漢光和中。鮮卑檀石槐聞倭善網捕。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鮮卑東胡種。即今韃靼東北地。所謂倭人。即北倭也。夷俗善沈沒捕魚。於今亦然矣。夷多種落。曰渡嶋蝦夷。其在東北海中者。曰北蝦夷。曰東蝦夷。其徙居于內地者。北謂越國。東謂陸奧國。曰齶田。一作飽田。今作秋田。曰渟代。曰栅養。一作城養。曰津刈。一作津輕。又作都加留。皆東北之地。宋書曰。毛人五十五國。唐書曰。倭國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總言其內外種落也。夷種分居內地。其始不可得詳。景行天皇征東詔曰。東夷犯邊界。以略人民。往古以來。未染王化。由是觀之。其侵犯內地。蓋由來既久矣。而叛服亦屢矣。齊明天皇四年。遣阿倍臣率船師伐蝦夷。齶田渟代酋帥迎降。渡嶋蝦夷亦來會。乃定渟代津輕二郡郡領而還。五年。復遣阿倍臣率飽田渟代津輕膽振鉏等酋帥。以伐蝦夷。乃徇其地。遂置治於後方羊蹄而還。後方羊蹄。讀云之利邊之。今南部之利邊之之地也。即是歲秋遣使

率陸奧蝦夷。以聘于唐。唐書曰。永徽中。我行人與蝦夷偕來。即此也。時高宗問我行人曰。蝦夷幾種。對曰。類有三種。遠者都加留。次者麤蝦夷。近者熟蝦夷。今此熟蝦夷。所謂三種。擧其在荒服及內地者而言也。出日本紀註。所載伊吉連博德書。都加留。即是津輕。是其在內地而遠者。麤猶言荒也。是其在荒服。即次遠者。熟謂其居內地而近者也。厥後凡稱蝦夷者。皆謂其在內地者也耳。天平寶字六年。東海東山節度使藤原惠美朝臣朝獦刻石於鎭守府門。以誌四方道里相距近遠。曰去蝦夷國界一百二十里。其石於今見在府城舊址。其石古俗所謂壺碑。則知宮城

郡北方數百里。盡沒于夷地。古謂百二十里。今法二十里。准至其驅之荒徼。悉收東山地。因海爲塞。則征東將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之功。蓋以爲大也。史闕不傳其事。可勝歎哉。嘗聞之津輕人。坂將軍行營之地。往往而有焉。土人亦說其事。猶如前日。唯其文獻無足以徵者云。厥後六百五十六年。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于夷中。遂取其南界。以定北地。是嘉吉三年也。信廣若狹國人。始稱武田大郎。後稱蠣崎。又改稱松前。蓋因地名也。自此以降。子孫世世。據守其地。而迄于今。東顧之憂久絕矣。因輯舊聞。以爲蝦夷志焉。享保庚子。正月庚寅。源君美序。

與土肥元成書

所聞或引括地志云。則天武后改倭國。曰日本國。蓋因史記注所引正義之文而訛也。括地志。唐貞觀中。魏王泰命蕭德言顧胤等撰上。當時豈有稱謂武皇后者耶。正義者。開元諸王侍讀張守節所撰。而其所引括地志。止係百濟國事耳。史註所引。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卽是正義之文。而猶言武后改名倭國。蓋存其中國之體也。亦據唐書所載咸亨元年倭更號日本。此時高宗既委政武后。然則其后字下。或脫時字。亦未可知也。近世學士無史學類如此。吾輩可以爲鑑戒。

論互市榷場

西洋諸番。蠻據古俚麻剌加爪哇呂宋等國。皆以利誘之也。洋舶載貨。脅以珍奇。請置榷場於要地。以通互市。夷中固安于無法。而其關防不嚴。因託盜賊水火。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既而內築保壁。外分其屯戍。隱若一敵國矣。夫利之所在。權之所歸。富者爲之貨殖。貧者藉之衣食。恩與威行。皆其私人。攘臂一呼。聲應四起。客轉而爲主。反掌而已。南方之俗。古稱簡慢。利孔一開。奸詐百出。眞是七日而渾沌死矣。

律呂說

周禮十二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者爲律。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六者爲呂。本朝樂譜。亦分呂律二調。而其所謂呂者。黃鐘宮無射商仲呂徵黃鐘商仲呂宮夾鐘商。此則本朝所謂雙調也。樂家之說以雙調爲無射徵。然今詳其聲調果是夾鐘商也。別有論著。仲呂商等也。所謂律者。仲呂羽無射羽黃鐘羽角等也。按此與三代之律。全不相合。不知何據而制此名乎。蓋亦初出于俗間所呼。而承襲日久。不覺其

訛者已。

起請文考證

本朝所謂起請。蓋盟書也。按日本書紀。誓約二字。讀作宇計比。（三字以訓）後世所謂起請。其字亦讀作宇計多都流。（五字以音）雅言則曰誓約。俗言則曰起請。其義相同。天德之比。前中書王有山亭起請。載在本朝文粹及朝野群載。其文非後世所謂起請。即自誓遯世之辭也。同時又有叡嶽僧良源之起請。（源康保三年補天台座主。滅後勅謚慈惠。）世謂之勸請起請。著聞集云。有阿闍梨賀緣者。與天台座主慈惠不相善。妄稱惠以爲濫行肉食之僧。惠爲之作起請以披露。三塔薩戒記云。勸請起請。所悉載諸佛薩埵諸天善神之名也。卜部兼好云。勸請起請。自慈惠始。蓋後世稱盟書。謂起請文。權輿于此。然而貞永式目。起請裏書。載白河鳥羽之時。既有起請文。未知孰是。大治中。有太宰府安樂寺僧。爲起請以藏于北野神廟。其詞載在東鑑。蓋是昭告其祖神而垂氏族。爲僧之鑑戒也。高倉帝幸嚴嶋之時。相國平清盛要帝與已盟。帝不得已。賜以起請。事見于源平盛衰記及平家物語。東鑑亦載源賴朝

疑其躬範賴義經等蓄異志。二弟各上起請。矢以靡他。但義經所陳不可得而考。範賴盟書。乃後世起請文之體也。貞永中。鎌倉幕僚相與詛盟。其辭見貞永式目條末。近代所用盟神之辭。以貞永起請爲定式。爾後龜山後醍醐兩朝。共有賜告文於武臣事。所謂告文。亦是所以告神而誓也。源義經與江廣元書。有書起請於牛王寶印之裏語。所謂牛王。蓋神璽也。所在名神之實印。諸尺紙。俗稱之謂牛王。以載盟辭於其紙背。按璽字俗作壐。遂轉訛分壐字。以作牛王也。後人亦曰。古有歃血與下手書。遂灑指血於押字。以爲之記。抑亦叔世之俗與。前所謂起乎白河鳥羽之時者。蓋指若此事而已。源璵考。

鞍馬寺所藏古甲記

庚寅之冬。奉使在京。獲觀源廷尉義經甲于鞍馬寺。他日京尹亦借得山中所藏敝甲。與我同觀之。訪之寺僧。不知何人物也。若其甲制。圖列于後。鍍金鐵胄三。皆失其鏂鍜。金銅刻鏤以爲胄飾者十有三。並如所圖。蓋委于庫中。歷世既遠。摧折斷缺。亦可甚惜。然其形製位置。

各有所相宜。可以想見舊制也。其一置大火珠於頂上。而眉子隱隱。有波浪紋者。小乳鐵盛。俗之所稱星冑。裏以鍍金銅片。與左右珥有波浪紋者。龍之大小六。而蟠者立者行者。併是爲一。其二額上塗金飾者。小乳鐵盛。額上一面塗金飾。與眉子有雲氣狀者。左右珥有日月龍雲之象者。龍翔將降者。併是爲一。其三頂如米囊子頭者。小乳鐵盛。裏以鍍金銅片。溝文似瓦。轂子數狀。其頂如米囊子頭。與頂上眉子及左右珥之飾。有寶珠雲氣狀者。併是爲一。以余考之。其一源將軍義家八龍之冑。而二龍則亡矣。其二亦是將軍物也。飛騨守惟久所畫將軍東

征圖中。其所藏卽是。古人所傳八龍之說。頗有異同。或云。將軍東征日。刻金造龍者八。以爲甲飾。或云以飾甲冑。其孫廷尉爲義傳寶之。保元之役。以授其子下野守義朝。平治亂。義朝亦授其子義平。兵敗不知所在。或云。源廷尉義經八龍之冑。刻銀爲之飾者。前後各三。左右各一。卽是先將軍東征時物。乃至保元季父爲朝所藏也。據今所觀。後說近是。龍首如蘭陵王假面。額上飾者。當在前面正中。其尾繞出于後。龍身長與珥等者二。當在左右珥上。所謂前三而今所存。唯其右珥上者耳。龍起而立者。當在後面正中。龍身與之相稱者二。當在鍜後面之上。所謂後三而今所存。唯其左者耳。龍身稍長者二。當在錏鍜左右之下。所謂

左右各一。而爲朝所藏。自倣其制。而飾以金銀也。事見于後。刻銀所飾。蓋廷尉在官時。復其舊物而倣之。猶季父金銀者。並非眞八龍也。既而廷尉不爲其兄所容。去赴南海。其將去日。舉而付之鞍馬寺。寺則廷尉幼時托身之所。而僧東光乃是其師。於是乎是物藏于山中久之。遂亡其傳也。苟非神物爲之呵護。則當與其不傳者偕亡。雖然其在輦轂之下。四方之會。而湮伏不聞於世。五百餘年。未嘗得遇識之者何也。噫亦可勝嘆哉。

鹽竈社考

東陸州鹽竈社。祝號条式。不載祀典。而文獻不足徵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或曰。昔在草昧之世。武雷槌神經津主神以岐神爲鄕導。征是四國。平定天下。後武雷槌爲鹿嶋神。經津主爲香取神。岐神止于此。神皆有功于是州。州人乃廟祀之。以鹿嶋神爲左社。香取神爲右社。而岐神爲別宮。總稱謂之鹽竈神社。或曰。鹽竈所祭之神。卽與南紀熊野鹽屋王子同。伊佐奈伎神子鹽土神也。曰猿田彦。曰岐神。曰道祖神。曰國勝事勝長狹神。皆其異稱也。美按神祇式。州之信夫磐城等郡。有鹿嶋

神社。牡鹿行方等郡。有鹿嶋御子神社。黒川亘理等郡。有鹿嶋天足別神社。及亘理郡有鹿嶋伊都乃比氣鹿嶋緒名太等神社。栗原郡有香取御兒神社。黒川郡有行神社。皆是每歳祈年祭案下班幣。及國奉其幣者。而宮城郡。莫有鹿嶋香取岐神。及鹽竈神社焉。舊事古事日本紀等書。未嘗謂伊佐奈伎神有子鹽土神也。猿田彦或稱衢神。前說所謂岐神不與之同。長狹古之薩國主神。薩國卽今日向之州也。前者二說之言。未知是何稽據也。以余驗之。鹽竈神社。載在祀典。崇奉祇恪。不僻

益虔。所謂名神太社。凡皇家大祭祀。則莫不與焉。但其祀號。今昔與稱耳。蓋古之神聖。德被四海。廟祀百世。以到于今。按史太古二神。有男名宇比地邇。女名須比智邇。古之神聖。多稱切德。以著其號。古言宇比地邇。猶言煮海也。須比智邇。猶言煮鹹也。至後傳今字。以記古事。宇比地邇。作泥土煮。須比智邇。作沙土煮。蓋惟二神始爲魚鹽之利。以贍民用。故名。州之宮城郡。有志波彥神社。栗原郡。有志波姬神社。方言志波。卽鹽也。鹹潟之志波波由斯猶言鹽味也。彥讀云日子。姬讀云日女。日子日女。古男女至尊之稱。則知二郡所祀者。宇比地邇神。須比智邇神。是已。郡名宮城。乃神所都之墟。而古史所謂高天原地。與州壤相接矣。高讀云多珂。天讀云阿麻。古言天謂之阿毎。海謂之阿麻。天亦呼云阿麻。其音之轉耳。原讀云播羅。播羅上也。日本紀河上讀云箇播羅。卽此高天原乃言多阿海上之地也。古者其土壤最曠。後分爲常陸陸奧二州。凡讀東方古書。宜通古言。而不拘今字。則思過半矣。但其說極長。且我有其書。故略于此。後俗以鹽戶所在。故稱之以謂鹽竈神社。而古時祝號遂失之矣。其有二社。蓋配以其日女神也。古言和氣男子通稱。今字作別。別宮猶言鹿嶋香取等御子神社。乃神之子若孫。亦未可知也。或曰。按風土記殘編。是郡有

志波彥神社。有鹽竈神社。其所祭之神。本自不同。而併以爲一。豈其然乎。曰。元明和銅六年。勅京畿七道諸國。撰風土記。天平初。書成奏上。而其所謂殘編載多賀城碑事。碑者天平寶字六年十二月。鎭守府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獦所建。相去風土記奏上。無慮三十餘年。安有預記是事乎哉。其餘則亦可知也。據僧仙覺萬葉集註釋。文永弘安間。風土記全書猶存。自是之後。其書散亡。於今則僅存一二矣。嘗觀所謂殘編二十餘卷。其書體裁。與原本不甚相似。且其文字鄙陋。實是兎園籯冊

耳。其中一卷跋云。右加賀國之小帳也。可以證已。嗟夫上世之事。若有若亡。正史實錄所不載。吾斯之未能信。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穀梁氏曰。疑以傳疑。聊述所見。以俟博古君子而質焉。

鹽竈松嶋圖誌序

天下名山水。世之所稱可勝數哉。而號爲神奇靈秀者。多在東西焉。萬物之生。發育於東。擊成乎西。蓋天地英靈之氣所鍾。不在乎此。必在乎彼。理或然也。司馬遷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土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美於蓬萊。言之亦然。其物禽獸皆白。黃金白銀爲宮闕。皆是燕齊怪迂之士。夸誕虛妄之言。今夫我東方國於萬國之東。距此已東。寸土尺壤。似稊米粟粒之不在。則知古之所謂日下暘谷。蟠木扶桑。大平之人。君子之國。及神山羣仙之居。皆是我式圖之中。或今古異稱。或方言殊譯。不可得而考乃者。

文廟之世。美屛奉　明旨。屢遇西洋喎蘭地人。以訪四方風俗。喎蘭地人者。以善游布地。名于天下焉。且觀其國所鏤萬國地形圓毬半毬等圖。略聞其說。我在東方。則大地上下之極際。而我東方之東一邊地。薾出於彼所謂地平線下。蓋東陸瀕海之處。古人以爲天地之奧藏是已。美竊以謂是則陰陽晝夜之所分。而衣被日月之精華。最爲萬國之先。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天地之至美。必其在乎此。及觀洞巖源義和氏所撰鹽竈松嶋等圖誌。則知其果然矣。但其地名古未之聞。天朝地志散亡久矣。無由考詳已。今據圖誌。其地則在大海之濱。曲岸回渚。連抱四合。隱若大環。獨缺其東十二。鹽竈之浦。在其南陬。而有左右二社。蓋是太古神聖。始作魚鹽之利。以贍民用。後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舊稱之曰志波日子神社。方言志波。卽鹽也。日子乃古之尊稱。皇家祀典亦與焉。郡曰宮城。卽神聖之墟也。去此水行一十二里。而到松嶋。松嶋在其西灣。海中洲嶼。大小凡百。赤壁白沙。棊布星列。登高望之。則鬱鬱蒼蒼。皆是青松之所蟠根也。故名云。若夫雲烟開歛。濤瀾起伏。鳧鴈飛鳴於

豈非其性歟一作豈是其天性歟

其前魚龍出沒於其下。四時朝暮。雨暘晦明。變化倏忽。不可盡狀。古之所謂蓬瀛之洲。其奇如此耳。而前人之述亦備矣。今復何言。雖然有一焉。東陸之洲。古稱其俗勇悍。好相殺略。美嘗聞東方之人仁也。其俗尚如此。何其反也。古者是洲。爲毛人所據也久矣。漸染之弊。或其然也。仁者必有勇。豈非其性歟。昔岐豐之地。周人用之。以興起二南之化。秦人用之。有併吞八洲之氣。顧其導之之術何如耳。況洲之人士。出乎天性者哉。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安知其風俗之變。罔俾其

山水專美於天下哉。若其登臨遊覽之勝。以此自多而已。非美之所望也。於是乎言。

江關遺聞序

天地果不變乎。古今果不變乎。蓋自其變者觀之。則旦暮而千載也。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千載而旦暮也。故以其不變。而觀其變者。則一日萬變。未嘗知有其變也。夫耳目之爲物也。耳之於聽。能聽其所聽。而不能聽其所不能聽者。目之於明。能視其所視。而不能視其所不能視者。聽雷霆於百里之外者。如鼓盆。望江河於千里之間者。如縈帶。以其相去之遠也。故居于千載之下。而求之于千載之上。以相去之遠。而不知有其變。則猶刻舟求劍。今之所求。非往者所失。而謂其刻在此。是所從墜也。豈不惑乎。今夫江戶者。世之所稱名都大邑。冠蓋之所集。舟車之所湊。實爲天下之大都會也。而其地之爲名。訪之於古。未之聞。豈非古今相去日遠。而事物之變亦在于其間耶。蓋知後之於今。世之相去愈遠。事之相變愈多。求其所欲聞。而不可得。亦猶今之於古也。吾竊有感焉。遺聞之書所由作也。有客嘲之曰。夫聽鼓盆於

百里之外者雷霆也。縈結之帶。豈其然乎。望縈帶於千里之間者江河也。潢汙之流。豈亦其然乎。詩書百家之言。傳之百世。以到于今。唯其人也耳。今子欲子之言以垂之不朽。亦猶求劍之刻舟也。何其言之相背戾耶。吾笑而對曰。古有里老好植果樹者。隣人與之戲言曰。比及其結實。則翁之墓木拱矣。里老慨然曰。我先人之言。亦如子言。是以我園中無有果樹焉。以到于此。望我寧先。尚爲兒孫計未晩也。此言雖近可以喩遠。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其爲變者。不可知之。則子果知無有後之君

予詢言於芻蕘者哉。遂以爲序。

青山公奇石記

青山藤公出鎭河陽之明年。圖其所得奇石。求文於美以爲記。美發書披圖。其石大如拳。形似商著尊。其色黳黑。頂有白脉一帶。若蠟封其蓋然。可以奇也。世人之所共愛石者。多取峰巒屼嵂坡陀之狀。公乃以此不取於彼。吾竊疑焉。大凡天下所寶。皆其難得之物。蓋夫通都大邑。舟車冠蓋之會。兼有山水登覽之觀者鮮矣。是以賢士大夫。有幽人高尚之致也。托於彼以寓其意。方且

欲之而不可得之故耳。河陽爲州。峻極之嶽。表于東海。群山環列。曠野平衍。大河之來。嶽下泉水。傾折駿奔。流入于海。道家所謂蓬萊之丘。其山河之勢。奇偉特絕。冠于天下。而皆是公几案間物。豈復待求諸外者哉。蓋尊之爲物。所以成禮合歡。而家所常有。亦其得之固易求也。而猶有取於此何哉。今夫河陽。實惟我
太祖始基之地。陵寢斯在。猶周之鎬京。漢之沛邑。千秋萬歲後。 神靈猶思之。而天下之人。亦思其功德流澤。所以不能忘也。故
獻祖已來。眷是別都。委以管鑰。乃惟當代信臣。皆所謂公侯干城者矣。公勲舊之冑。典領親軍。累擢給事左右。兼掌喉舌。歷事四世。乃拜是命。過亦榮矣。公以耆德。當此重任。聲威所加。如此其赫赫也。實佐僚屬。以事到府。進則誾誾如。退則怡怡如。唯敬爾。當是時。公欲與親戚故舊。擧酒於一堂上。歡欣愛洽。偕樂登臨覽觀之樂。其又可得耶。美逮事
文廟之世。望其風範。退而歎曰。公可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也。況今居守之職。匪躬之故。公不顧其家也明矣。

雖然天倫之感。于情有不自知其然而然焉。理固然也。且聞公得之於是歲孟夏初五。適是去歲拜命之日也。豈其爲祥乎。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美爲公賀焉。晉文公爲公子在乎外也。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擧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舅犯曰。天之賜也。稽首受而載之。於後公子復還。侵曹伐衞。遂取五鹿。天事必象。亦有如此。若予雖老。幸待公入覲之日。忝從子弟之後。尊壺洗爵。聽鹿鳴而笙南陔。以稱壽於堂上。尚未晩也。謹記。

問日持上人事跡書　代人

未接清顏。久欽香名。今次因新總管往蒞貴邑。敢奉小簡。以致意于左右。緬惟各位。道體佳勝為慰。抑我宗祖高弟六老之一日持上人者。駿州貞松蓮永寺開基之大德也。相傳暮年渡海而西。其事始末不可得考。近者蓮永寺住持日圭寄書見示。其略曰。日持上人本朝正應四年。歲在辛卯。正月朔日。弘安五年。宗祖示寂。爾後十年也。扶桑倫類錄作貞應者。傳寫之誤也。自松前開洋。至北高麗。遂建一寺。曰持統山博傳寺。其忌辰則十二月七日也。但未知何年。此出於身延所傳也。如本山則只以十一月朔為會式耳。持師法第四人。曰敬圓達進日圓有故。不與渡海也必矣。其餘三人從否未詳。天和壬戌。朝鮮來聘。前住僧日閑以書問焉。不得其報。于時常山源義公亦問韓使以此事。如其所對。則未之聞也。正德改元。朝鮮信使來過本州。憩于實泰寺。予因得一問。應接百端。亦無答書而止云。予竊按今謂自松前至北高麗者。蓋是女直地方矣。相傳上人初有入元之志。不知高麗弘法之後。果能入中州耶。正應蓋當元朝至元之末也。正應一作正和四年。未知孰是。貴邑之於朝鮮。殆

為密邇。傳聞所得。或有其據。設使質諸韓人。宜若易然。今謹揭間目于左方。

一日持上人渡海時。年紀幾許。當高麗氏何王之時耶。

一上人遷化年紀幾許。在何年耶。

一上人法流相承至今。有克振宗風者耶。

一所謂建一寺者。的在何郡縣。今尚存耶。

一倘有願瞻仰祖德一拜遺址者。我朝廷舊制許之否。

以上五條件。請垂指教。萬一得聞其大概。則數百年來宗派之大疑。一旦忽祛。悉賴老師之洪庥耳。統祈恕亮。不備。

告瀨戶神文　代人

伏以乾坤始闢。靈蹟從此而存。日月長懸。聖功與之不滅。為德其盛。舉世所尊。須盡如在之誠。豈失可射之敬。是故禱爾之語。猶徵于今。庇我之言。又錄諸古。作威且作福。同權皇王之治民。長之而育之。比愛父母之養子。上而一人。以祈永命於赫赫。下而群姓。以仰介休於冥冥。萬方齊觀。百世一致。恭惟本社瀨戶神位。地占勝景。天造名區。建彼玄宮。實為一方之鎮。護此青土。固有三

嶋之稱。逕威亘古今而無窮。徽福達上下而不匱。峻命有降。明禋可欽。■■稟性庸愚。慚未能克前人之烈。存心敬畏。冀不敢貽後葉之憂。依泰階之太平。請神德之蔭庇。一身非圖利達。合族只期平安。所願永使子孫不隕祖業之美。旁及親戚。無失家法之懿。進有干城之望。退有鄉里之譽。內無侵于百病。外無傷于千災。共錫康寧。同躋壽考。仰祈神鑒。俯賜下臨。

詩

詩草餘稿等。不載者。錄于此。

竹石鎮歌

洛邑稻若水氏家所藏竹化石。蟠根一節。質若玄玉。天然鎮紙。邈絕人工。蓋南海所產數百年以上物也云。

穆王神駿若龍飛。周流八極遊忘歸。萬里一休玄池上。三日廣樂駐驂騑。宴酣手種蒼筤竹。白雲千載共依依。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說卦曰。震爲蒼筤竹。註。幼竹也。震雷一夕地中起。拔根折幹紛煙霏。蛟龍捲去鷁雲際。落星往往散珠璣。左氏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南部新書曰。祕省內落星石。碧水深沈琅玕網。三寸寒玉黯含輝。異魚圖曰。琅玕青色。生海中。海人以網於海底取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總龜對類曰。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鮫人夜合珊瑚市。傳到人間知者稀。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鮫人海上有珊瑚宮。○番禺雜記曰。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往往得異物。桂海石梅疑可比。占城黑竹似而非。桂海虞衡志曰。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質爲海水所化。如石鍾石暇之類。湧幢小品曰。黑竹如藤。長丈八尺。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竹。產占城國。若水先生今博物。聲名歘然振帝畿。一顧千金寧問價。案頭長對讀書幃。古來松柏皆能化。歲寒心事亦何違。白孔六帖曰。回紇拔野古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化爲石。色蒼節理猶在。號康干石。○桂海虞衡志。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爲石矣。君不見君平唯識銀河石。天孫織錦著支機。博物志曰。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還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唐詩曰。尋河取石著支機。

寶永丁亥三月七日夜作。白石生在中甫。

奉壽臺老藤大人五秩生辰詩壹章伏乞政。

天地風雲會。邦家社稷臣。明朝當上巳。初度啓良辰。鄭國猶餘俗。崧高此降神。三河名族舊。兩世主恩新。東洛周元老。南陽漢貴人。是觴臨砌尚。桃李映門春。鶯鳥遷喬樹。龍魚躍要津。瓊林傳勝事。應是燕嘉賓。甲辰三月

初二日。源君美拜。

失題

八萬大衆繞座。人間天上丈六身。七重寶塔湧地。雲表天開丙由旬。八萬聖經說法。過去未來十二因。四七達磨面壁。海南濮北九載春。東西曇摩浮海。一花五葉南北春。十八諸賢結社。溪邊橋上三笑身。六十放翁愛梅。樹間花下幾億身。

賀安子先七秩

周家太史卜熊非。乃見當時大老歸。君是今年纔七十。陽春還自和人稀。

伏承特旨。近侍　御座。以觀朝儀。

扶桑日湧海雲紅。萬雉春城佳氣中。定識夜來天象動。一星近傍紫微宮。蜀素列仙傳陳摶遇宋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因同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

天爵堂賞月。和鳩巣韻。

金風吹月上南樓。萬里江光烟霧收。鴻雁霜飛連地落。魚龍潮湧捲天流。霓裳欲問銀橋夜。仙斧應修玉戶秋。不厭望中雙鬢冷。老來偏喜伴清遊。

謝人惠壓尺

美人千里贈珍貨。擬琅玕。珠鎮押銀蒜。玉鎮疏石蘭。披書風不動。照案雪猶寒。永荷丘山重。瓊琚欲報難。唐詩中和節詔賜公卿[illegible]云。捧觀珍貨麗。云。如荷丘山重。且酬方寸功。

聯句

失題

青冰松是冷。白石翠浪麥方秋。雨足蔬籬早。蘭洲雲膚潤礎幽。提壺宜勸酒。新川撥棹欲求鱸。樹暗晩烟色。菊坡邊香夜月謳。天機霞織錦。石雷鼓電捷矛。龍戰秦爲漢。川鷹揚殷變周。一人清四海。洲二客泛同舟。黑霧家何在。坡紅塵道共由。馬肥嫖策瘦。川鳳去嘆歌留。衰矣霜披菊。石美哉露洒萩。僧還還返照。坡士尚尚名流。高卧陶窻北。洲醉眠畢甕頭。竹聲鶯嘰嘰。石柳陰鳥啾啾。棋罷隕星五。洲醯爭亡國九。生涯粱未熟。川老嫗鮓增憂。拜賜魚池吏。坡論交燕市儔。泉飛虹勢白。石潮湧日華緅。水則不容測。川艸猶或似猶。曉行珠屐滑。洲宵飲玉杯浮。鱸膾萬錢箸。坡鶴齡滿屋籌。桃從西母贈。川芝爲上仙求。碧篆爐薰斷。石朱絃琴曲愁。讀書聽身漏。坡奮杖戲毛

毬。年吪初平石。洲 鵠哀望帝州。花飄春亦暮。石 葉密夏
方稠。知是新温故。洲 變能剛雜柔。唔咿東壁燭。川 娉婷
後宮鉤。吹管蝶隨來。下拔〇以失

酷暑聯句

朱火燎原熾。川 赤雲煮海鹹。流金虹截雨。洲 爍石水堙
源。池變枯魚肆。石 七焦羅雀門。午天眞食日。洲 丁夜尚
温暾。月痛冰方解。川 雪山電欲奔。稻畦龜兆坼。石 槐樾
鳥群毛。襪襪氈中苦。川 紗羅爐上蹲。奇峰尖出岫。洲 炎
霧黯成昏。渴飲袁劉酒。石 嘲招荊楚魂。巫尪惶旱魃。洲

蠅蚋資煩寃。雨注臨淄汗。川 氛兼夢澤呑。仰憂鳶跕跕。
石 顚視鶴貫貫。十扇奴疲臂。洲 一餐老絶飧。火龍飛霹
靂。洲 燧象怒墩瀾。有虐如炮烙。石 無焚不烈燔。熱腸寧
漱石。洲 炙背那窺園。疑益烈山澤。川 致難賦陸渾。萬牛
皆問喘。石 集鵬竟能言。商代望霖久。川 秦時伏祀存。粉
將湯餅試。洲 書爲晒衣論。滿野朱提草。石 連家赤火盆。
鄭瓜心未鎭。洲 揚荔腹仍溫。穿岸應無地。川 履霜徒有
坤。忽凌頭痛險。石 焉徯氣蘇恩。不見九烏落。川 徒聞眾
草蕃。禰祀圭璧卒。洲 象服綌絺袢。雪白鼠毛布。石 景朱

犢鼻褌。昊天何赫赫。洲 熱客故喧喧。如燬傷王室。川 何
辜吽帝閽。憂心偏憚暑。石 詠嘆欲除煩。川

白石先生遺文終

鳩巢室先生傳

先生諱直清。字師禮。一字汝玉。小字順祥。号滄浪。命其齋曰靜儉。江戶人。其先出自山陽丹治氏。食邑於備之英賀郡者。稱爲室氏。蓋因地名也。父玄樸。号草菴。以剛直不遇於世。自備徙攝。遂徙武。産先生于谷中里。先生幼而聰悟。有老成之氣象。寬文壬子春。加賀侯召講大學章句。時年十四。侯嘆曰。眞英物也。乃祿之。令就學京師。有神童之稱。又遊順菴木下氏之門。順菴每稱曰。師禮忠信篤敬。有志聖學。吾益友也。先生又從羽黒成實

學。成實之學。出於山崎闇齋。以故滋明經義。元祿中。先生在加賀。得永氏廢宅在城西者。買而居焉。號鳩巢。藩之士大夫。皆矜式焉。奇材偉器。往往出其門。著大學新疏。發明章句之蘊。又著義人錄。使天下後世爲人臣者。有所儀則焉。正德元年。以新井君美薦辟。爲學職。適朝鮮人來聘。奉　命接之。往復贈答之什。積成卷袠。時君美寵遇尤盛。政事悉決君美。盛名赫赫。朝野翕然推之。先生與書曰。昔在延喜中。菅相公起自儒家。執柄三善清行諫以愼身遠禍之道。夫菅公才德傑出古今。居且

奭之重。天下之所畏服。而清行以一介之賤士。獨冐其威嚴而言之。恭靖先生嘗與僕論此事曰。清行天下之奇士也。僕謂清行豈求奇士之名者耶。實出愛菅公之深耳。今吾兄德望之隆。未知比菅公何如。然而其於學術文章。恐非菅公之所企及也。加之遇　明主特達之知。言聽謀行。菅公之後。未聞有儒臣若吾兄者也。僕多年辱交誼。眷顧日厚。竊謂愛吾兄之深。誰有及僕者乎。清行能言之於疏交之菅公。而僕以同學之故人。豈可默默無一言。抑愼迎接。遠權利。是常人所同知。不足爲

吾兄言也。吾兄於　朝廷。將順匡救之功。赫赫在人耳目。然比古人有大勳勞于天下者。孰優孰劣。天下後世。必有公論。以吾兄之明達。豈有以是等。內滿其志。外見其面乎。但盤根錯節。遊刄有餘。故其詞色之間。剛銳果敢之氣盛。謙退抑損之意忘。蓋有不覺然而然者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功。喪其功。伏願吾兄不有其善。矜其功。孟之反策其馬。聖人稱之。馮異避樹下。古今美之。是吾兄所以可法也。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位愈昇。心愈降。

譬如造堂。上添一尺之崇。則下增一尺之基。不然必傾覆。方今　明良在上。如菅公之於延喜之事。萬萬保無之。然虧盈益謙。天下不易之常理。可不慎哉。爰聞吾兄寵榮。不以祝而以規。伏乞哀愍察納。（此書本以國語爲之。今代以漢字。）無幾　國家不幸。君美遂不終其志。果如先生言。二年春。賜第宅于駿河臺。世以稱駿臺先生。有德公繼統之後。領高倉館教授。都下翕然嚮慕。受業者日衆。擢授　殿中侍講。此職之設。自先生始。嘗受命疏五倫五常名義。記以國字。述六諭衍義大意。官命鏤之。布于天下。先生嘗著論孟中庸及易經廣義。未及考訂。罹災而亡。後感末疾。不能重屬稿。陳疾乞老者再三。優　命不允。猶帶職名。家居以頤養爲事。每吟上蔡詩云。透得利名關。方是小歇處。人喻得此句。則終身可以無憂矣。病間著駿臺雜話。有　旨上之。時學風漸變。横議載路。詭譎險薄之言。聳動人聽。舉世靡然。淳風幾息。以故先生謝絕生徒。掃迹自守。蓋得否亨之道矣。然有篤志來請者。不復甚拒。力疾指教。諄諄乎各因其材而篤焉。著太極圖述。弘闡精微。俟後學乎來世。是先

生之絕筆也。享保十九年八月十二日。卒于駿臺賜第。年七十有七。有鳩巢文集十三卷。後編二十卷。補遺十卷。今行于世。男洪謨字孔彰。繼其業云。

論曰。我邦醇於洛閩之學者。山崎闇齋中村惕齋二人而已耳。然闇齋乏從容涵泳之味。惕齋少苦心力索之功。唯先生集其成者也歟。當時物茂卿之徒出。異說蜂起。先生獨卓然以道自任。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善類爲之踊躍。斯道不墜于地者。實先生之力也。綱齋淺氏曰。羅山子之功。不在十哲下。余於先生亦云。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目錄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之上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序

田制考序

古者聖王效天法地開物成務時莫先焉自堯命羲和定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舜在璣衡以齊七政禹陳洪範協用五紀蓋皆所以重民事也故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陰陽寒

暑無形而運于下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往來盈縮遲疾其抄忽微芒之間亦有時而不齊積之之久不能無差繆是以曆象以來其始未嘗不精且密而其後多踈而不合理固然也不合則不一不亦變其法以求其合故易革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堯以天下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自殷周後革命創制修治曆數以改正朔而未始有改其時也故明之云爾孔子告爲邦於顏淵其始曰行夏之時蓋是王政之所先也先儒解之曰自曆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敎民事者至夏而悉備矣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時也至於孟子論王政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其言頗與孔子不類何也蓋自黃帝畫野分州經土設井以至禹治洪水因定九州貢賦而後殷助周徹其法雖異其實皆是什一而經界井地未嘗有變其成也是以春秋之世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人曰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季孫欲以田賦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方是之時欲行夏時亦唯舉而措之耳延及戰國天下大亂諸侯惡

其害己皆去周之典籍而井田之制始已壞矣孟子欲行王政何遑及彼時也故先儒以謂孔子言經世之大綱孟子論濟時之急務言之不類其時之然也其於齊梁之君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豈是與孔子之言不類者也耶秦并天下先王之大經大法盡皆亡滅矣及漢乃造漢曆以行夏時其後歷世皆因而無改之孔子之言實爲萬世不易之法而孟子之言遂不行于世唯有唐班田之法頗與古

制相近耳。雖然後之所謂用夏之時建正於孟春以爲人統。其餘亦唯群忌苟禁。安在彼欽若敬授也哉。於是乎則知孟子果能學孔子者也矣。天朝曆法。其始莫聞。據史欽明之世。百濟每貢其曆博士。分番交代。以供厥職。蓋其事自三韓內附始也。古者三韓漢始定其地。以爲四郡。亦因置二府。至後三韓鼎立。亦皆受彼正朔。由此而推之。天朝曆法。亦行夏時。其所由來。亦既尚矣。故今置而不論。欽明十四年六月。勅令百濟所貢博士等。宜依番上下。又以卜書曆本及藥物爲付送。明年二月。百濟所貢五經博士王柳貴。曆博士王保孫等。省依請代之。是歲甲戌。當梁元帝承聖三年也。

先是天朝行曆。蓋取大初四分三統乾象景■等法。而其用何法。亦未可知也。且百濟貢其博士等分番上下。所始不許。據史應神之世。百濟始貢博士王仁。繼體七年六月。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十年九月。貢漢高安茂。請代段楊爾。從之。其餘無有所書。而後見于此。蓋易曆醫卜等博士。依番上下。其所由來。亦既久之。史文闕畧。不可考已。後四十八年。推古十年十月。百濟僧觀勒來獻曆本及天文地理等書。亦兼通其術。勅分命諸生就學焉。陽胡史玉陳傳其曆法。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新曆。是歲當隋仁壽四年也。初觀勒所獻。蓋是宋何承天元嘉曆。因取其法用之造曆。持統紀所謂始行元嘉曆是已。後八十六年。持統四年十一月。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蓋謂兼用二曆之法也。是歲庚寅。唐嗣聖七年也。儀鳳曆。唐所謂戊寅元曆。而彼已行之十五年于此。實錄云。始用元嘉曆。次用儀鳳曆。蓋其後遂廢元嘉曆。專用儀鳳曆耳。後六十七年。孝謙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勅令曆算生講習漢晉律曆志大衍曆議九章六曹周髀定天論等書。七年八月。遂廢儀鳳曆。用大衍曆。是

實一作律

術一作衍　[illegible]

歲癸卯。當唐廣德元年也。大衍曆。僧一行開元中所作。後十七年。光仁寶龜十一年。遣唐錄事從五位下行內藥正羽栗臣翼。獻寶應五紀曆曰。方今唐停大衍曆。唯用此法。明年。天應紀元。勅因改曆法。本朝司曆未嘗習五紀曆術。猶用大衍曆。五記曆凡四十卷。唐寶應元年所作也。後五十五年。仁明承和三年七月。今歲頒曆以是月爲小月。博士等議各自不同。至是廷議遂據七曜曆法。改爲大月。餘亦改其大小爲初。後漢光和中。劉洪作七曜術。而後陳隋及唐所述。凡二十九家。所謂七曜之說。亦不知是何書。後一年。文德齊衡三年。陰陽頭從五位下兼行曆博士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奏請用寶應五紀曆。延議以爲國家據大衍法造曆尚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後三年。清和貞觀元年。渤海國大使馬孝愼。奉獻長慶宣明曆。因奏言唐家所用也。三年六月。眞野麻呂復奏曰。以彼新曆。比校大衍五紀二曆。且察天文。且參時候。二曆之術。漸以麤疎。又校唐開成四年天平十六年等曆。不復與彼新曆相違。曆儀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方

今唐開元以來。三改曆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言事理。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詔從之。始用長慶宣明曆法。後七十五年。朱雀承平六年十月。權曆博士葛木宿禰茂經奏議。以博士大春日朝臣弘範所呈明年丁酉曆本。爲多差謬矣。七年十月。乃命弘範茂經共議明年戊戌曆。二人所議不合。因命大宰府寫皇唐曆。蓋記文類畧。其顚末不可考。是歲丁酉。後晉天福二年。先是乙未歲。後唐既亡。天下擾亂。蓋大宰無有所得已。自是以往。本朝司曆所業不精。僅有賀氏獨傳其家學焉。皇室漸衰。遂失厥職。民間所行。唯用宣明曆法耳。逮乎近世。寬文末始有建議以請改曆法者。貞享元年甲子十月。取用元授時曆。以造新曆。名曰貞享曆。始自長慶宣明曆法得行于此。凡八百二十三年而廢矣。

竊倣孟子所學之法。以作田制考。維我東方上世之制。猶三代封建也。中世已降。猶秦漢郡縣之制也。田賦之法。上世則猶夏后之貢。中

世則猶周人之徹。而後做唐班田之制。及皇綱不振。班田始廢。亦猶周末諸侯去其典籍也。過此以往。古之良法美意。亦皆蕩然矣。因叙歷代田制。以爲第一。凡二卷。

貨幣考序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耕稼佃漁之事。貨謂布帛金玉之屬。二者民生之急。食爲最急。而貨次之。皆所以養民也。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古者聖王之制財。所以利民之用。而非所以自利之也。所以厚民之生。而非所以

自厚之也。政者正也。謂身正其德。率而教之也。仲虺稱湯之德曰。惟王不殖貨利。是其所以建中于民也。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鈞是財也。周之所以得民者。殷之所以失民也。顧其聚散何如耳。三代之後。號爲天下富强者。莫盛於秦與隋焉。秦滅六國。而得天下。隋併南北。而一四海。二君者。世之所謂英雄智勇。而非庸愚闇暗之主也。始皇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文帝每旦聽朝。日昃忘倦。五品以上。引坐論事。

晝作[illegible]

衞士傳餐而食。二君爲政。其勤亦如此。然陵土未乾。海宇大亂。其富且强。所以自恃其力者。適足以顛覆其天下矣。由此觀之。天下大器。非力可得而守之者也。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夫天地生物。皆有其數。故不在乎彼。則在乎此。未始有其無所不在也。而利之所在。民之所求。求而不足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盜。夫居乎上位。爭民之利。法以奪財。至窮而盜。則刑以殺之。古

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是罪。民之徇財。其爲利急於水火也。其爲害亦大於水火也。哀哉古者聖王之理財。所以仁民也。後之暴君。禁非。豈必義刑之與義殺也耶。不可不以辨也。因作貨幣考。第二。凡二卷。

車輿考序

車制尚矣。其見於經。則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四代之制。可攷諸禮已。孔子告顔淵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夫孔子歷考先王之禮。以示後王之法。而特擧此二者而言。則蓋是

其於禮。最貴且大者也耳。虞書曰。車服以庸。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袞冕黻珽。昭其度也。亦可以觀之矣。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周書謂之次輅。孔安國以爲木路。曰木則無飾。鄭玄曰。不髹以華漆之而已。禮亦謂之素車。所謂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已。或解孔子之言。以謂殷尚質。殷之輅則得乎其質之中者也。以余觀之。蓋此非特爲尚其質也。亦以爲其稱也。何哉。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以此而言。不止殷質。夏未嘗不質。而虞亦未嘗

不質也。不止周文。殷亦未嘗不文也。且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故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然則孔子於四代之制。取殷之輅。非特爲尚其質也。夫禮莫大於祭天。祭天本質。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如是而后宜。蓋是所謂其稱也。夫王者立一代之制。豈止乘輅服冕而已哉。特舉其貴而大者而言。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及大夫士。庶服器物采。登降度數。凡損益取舍。以制其過。固可以例推也。夫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維我東方禮之所由起也。故設官分職。制禮作樂。莫先焉。蓋其禮之初。以素爲貴。而文物聲明。莫不皆備。間亦有與彼三代之制相同者。唯其車制古未之聞。中世已降。乘輿用輦。輦夏后之末所作。名曰輿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皆使人所輦也。秦以輦爲人君之乘。漢亦因之。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天朝之制。亦唯使人而輦已。皇后皇太子及王公以下。車輿之制。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乘輿

及皇太子以下鹵簿。并附見焉。作車輿考第三。凡二卷。

冠服考序

冕弁衣裳之制。古未之詳。所可考者。惟虞書言服章。戴記言冠制耳。古者敬重冠禮。三加彌尊。始冠布。次皮弁。次爵弁。皆士服也。雖天子之元子。始冠亦服士之冠。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冕服之用。自天子下至卿大夫。凡奉祀朝聘大事則服之。士之服則自皮弁以下而已。孔子嘗稱禹致美乎黻冕。又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遇之必趨。夏后之質而致其美。孔子雖褻。必以禮貌。蓋先

王之禮。象物制服。以辨尊卑。使服之者。以養其德。示民有上下之別也。非爲其觀美也。虞夏商周之際。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孔子於四代之禮。特曰。服周之冕。蓋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夫治天下者。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而孔子特舉其最尊且重者而言。則知其餘亦皆當以例推也。戰國之世。趙君胡服便于騎射。而先王法服。其制始變。秦出於西戎。素不習禮文之事。且欲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人。故滅六國之後。每獲其君之冠。

以賜近臣。烏能參考損益先王之禮。以立一代之制哉。漢初高帝不好儒。用事者推魯無文。不過盡遵秦規而已。因是西京二百餘年間。亦未能有其制也。及東漢永平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以制冕服。郊天地宗祀明堂則服之。魏晉已後。亦因漢制。然皆非所謂先王法服者也。昔在上古東方之俗。男女以玉爲首飾。頗近卷冕簪珥之制。而古人相傳云。天皇冕服。自應神始也。若彼弁制。我亦有之。而其制之初。靡有所聞。蓋其來最久。

而失其傳也。因叙歷世以來。儀章制度。可得而考者。作冠服考第四九三卷。

樂舞考序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樂也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也。夫天地之生。人爲貴。然血氣心知之性。不能無其偏。哀樂喜怒之情。莫得有其常。故禮以爲之節。樂以爲之和。所以敎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陰陽始交。物猶鬱結。未能通暢。雷

一震焉。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者。蓋天下之動。莫疾乎雷。物類相感。莫神乎聲。聖人觀象於雷。以和人心之形於聲者。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之舞。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莫不使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也。及其至也。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萬民以之而諧。閨門族黨。無不和協者矣。百物以之而致。鳥獸草木。無不順成者矣。故舜命夔曰。女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夏商之際。靡有所聞。周大司樂掌敎

國子。其教之之法。周官備焉。蓋其聲歌各有所宜。亦猶
舜命夔之職也。至春秋時。吳公子札聘于魯。請觀周樂。
見舞箾韶。曰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
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亦聞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傳曰。韶繼也。又曰。樂者德之華
也。蓋舜之德。重華協于帝。夔之樂。克奮至德之光。方其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其情文之備。聲容之盛。雖經乎千載。遺風餘烈。尚
猶不絕。所謂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亦如此。故孔

子告爲邦於顏淵曰。樂則韶舞。且夫聲氣之感。各以類
相動。倡和有應。善惡相象。是故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而治生焉。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淫過凶慢之聲。爲設禁
焉。孔子又曰。放鄭聲。鄭聲淫。蓋此先王所以立樂之方
也。當是之時。周室既東。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論而
定之。所謂吾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雖然
晏嬰之賢。猶毀孔子於齊侯曰。孔丘盛爲聲樂。以淫愚
其民。不可以示其教也。陵遲以至戰國。魏文侯最爲好

章一作[illegible]　獨一作復

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臥。及聞鄭聲。余不知
倦焉。自此已降。流污沉佚。遂往不反。及秦二世。尤以鄭
衛之音爲娛。卒於滅天下矣。漢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又有房中詞樂。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作武
德文始五行等舞。或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五行舞
者。本周舞也。大抵皆因秦舊章焉。武帝定郊祀之禮。乃
立樂府。采詩獨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所集
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
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世。鄭聲尤甚。哀帝性不

好音。及卽位。下詔禁之。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
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以壞於王莽。東漢之世。
亦未有立禮成樂也。自魏晉以後。歷世皆依漢代遺聲。
但改樂章而已。至隋併南北。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
其器千百。分爲九部樂。唐初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
九年。始作大唐雅樂。又置教坊署。而讌樂清樂散樂之
屬隸焉。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
教坊諸部樂。宋陳氏樂書曰。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
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蓋自秦漢以來。所謂雅樂。亦皆

異一作其　祀一作祉

非先王所以風化天下者也。天朝之樂。有聲樂者。有舞樂者。其來久矣。蓋是其始出於祭天神也。郊祀朝享。各異所用。亦有若彼雅頌國風焉。歷朝制作。略亦可考。孝經緯曰。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而舞。助時生也。唐賈公彥以謂。樂有二名。此間之樂。亦有是象。而到于今。每奏樂舞。其始則陳之。但其所始。莫得而考。隋七部樂。有倭國伎。不知亦是何如也。初自三韓內附。各獻其國樂。而貢其樂生。於是始有高麗百濟新羅及渤海等伎。其後東西通聘。本朝伶官。亦傳彼樂。於是後有隋唐及西涼龜茲踈勒天竺林邑扶南等樂。而其所傳者。彼之所謂俗部胡部及散樂雜戲。故用之於歳時朝會燕享。而郊天祭祀。則不用之。皇室漸衰。古樂多缺。新樂迭興。猶周之末世也。而後之所謂古樂者。古之新樂是已。而其使後之觀者。亦唯恐卧。何也。馬氏通考曰。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

聲一作衛

度曲皆任韎之雜樂。毋害其為安且樂也。如其政事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柷敔。循雅奏。毋害其為怨而怒也。予竊疑呉札之所觀非虞廷兩階之舞也。孔子之所聞非后夔九成之奏也。魯國得用天子之樂。其僭也。陳氏有傳先代之樂。其奪也。安在其政和而世治也哉。雖然千載之遠。遺風所在。使人興感。不可以已。無他。其聲容之盡美盡善。以至於斯耳矣。且孔子之聖。所惡於鄭聲之亂雅。亦何其末也。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唯君子為能知樂。子夏曰。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馬氏之所論。聲耶音耶樂耶。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五。首叙歷代樂制。本朝樂府。前人之述。自有其譜。毋庸贅叙。次樂器。次樂曲。凡三卷。

職官考序

孔子告顏淵以四代禮樂。而繼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蓋所以示若彼禮樂。必其如是然後可得而行也。戒飭之意。亦甚深矣。孔子深戒此二者。蓋所謂惡其似而非者也矣。靡移流蕩。五音皆亂。迭相廢晉。可以知其聲之淫也。進俯退俯。俳優侏儒。獶雜子女。可以

知其樂之淫也。若夫巧言如簧。盜言如飴。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何以知其佞而遠之也。樊遲問知。孔子曰知人。問仁。曰愛人。樊遲未達。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聞而嘆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擧伊尹。不仁者遠矣。由此觀之。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其遠佞人之謂與。昔者皐陶陳謨於舜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言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苟能知

而仁。則雖有佞人。無所施其術矣。善乎宋程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得孔子放鄭聲遠佞人之意矣。因繼樂考以職官考第六。夫唐虞三代。其官世倍。古今沿革。其來尚矣。故周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未有如後之文武內外淸濁之別也。漢氏擧賢薦能。古意尚存。魏始創九品官人之法。其弊遂至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族。先是漢立任子之法。蓋是古者世祿之遺意耳。王吉猶論之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擧皐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己。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而況於唯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乎。降至南北。南人有言曰。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豈是先王立賢無方之謂也哉。維我東方。中葉已降。皇室政衰。職此之由。亦不可不以辨焉。凡五卷。

尺牘箋序

竊覽古今文人雅士。善於簡牘者。必事據出處。筆下數語。或千里致情。往往競艷於翰墨之餘。自若不假磨洗。而盡極巧妙矣。然其長短接續。未嘗見有一字破費處。置分明。皆以其濃。但可掬焉。余茲莽蕩雨窗寂寂。倦讀之暇。謾草所見。不辭一刻。僅與童輩是非者。倘經大方一矚。則不遑揜醜云。旹貞享歲次戊辰仲春日。白石子書于片雲僑居。

采覽異言輿地總序 附凡例

美嘗聞西人輿地之說曰。天形渾圓。地居其中。海水相

所共爲圓體猶雞子中黃狐居青內唯天包于外旋轉不息地凝于中確定不動而上下四旁皆有人居焉天之旋轉相爲其樞者如輪之有轂如磨之有臍名曰南北二極二極相距正中之界名曰赤道界之南北斜絡於赤道者名曰黃道黃赤二道卽是太陽經行限界四時寒暑晝夜昏曉所以相分也夫天地之體共是渾圓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但天包地外爲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爲甚小其度狹每地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極星高低各差一度則

知地之周圍有九萬里隨人所居之地太陽所照亦自不同居赤道下南北二十三度半之地者春秋二分太陽正過其上日中無影春分之後太陽漸北則其影在南秋分之後太陽漸南則其影在北其地常燠其人昏惰南北二十三度半以外截至六十六度半之地太陽所經不遠不近其地不甚冷熱其人亦多聰明南北二方自六十六度半各抵其極太陽餘照時見時隱隱見之候相爲晝夜因此推之其地甚冷若夫地旣爲圓體固無上下方隅姑從人所居乃分五大州以爲上下兩界耳蓋南北極界亦各有大州而生人已來足迹未到之所置而不論此其大較也

附美擧示明儒所刻萬國坤輿平面半球等圖以問其說西人笑而對曰我方舊有地球圖近古已來和蘭鏤板山海輿地全圖盛行于世地形渾圓本無可畫以入圖譬如鑿經有人形圖必要向背二圖始可明全體故其圖分爲二圖並以南北極爲經赤道爲緯周圍分度皆與天應凡五方四海方之各國海之各島其形勢之高卑曲直廣狹遠近道路之所由水陸之所産無不具載推步有法測量有度因小知大因顯知微盈尺之幅範圍天地可謂繹千古未發之秘矣近觀支那人撰作平面半球二圖不惟疎漏頗多亦其謬妄特甚若其所謂平面者地之圓體變成扁土至如半球最爲無理中分南北爲兩界縈繞東西爲四圍果如是圖則是其南界無北而其北界無南也且物象有圖要使人便于觀覽耳天壤之間人迹所及古今未有到于極星直在人上之地者則是圖不作而可也

凡例

一西人山海輿地全圖明儒所譯方國及人物名義質諸西人之言率多紕繆大抵西方音多字少故記其言字有合成而無音所遺中土字多音少故翻彼語音有轉假而無字可該且絕域殊譯歷代異稱而中土之人各隨所聞轉假用字其音所訛亦皆在彷彿間耳我今所譯其端在於別音凡聲音所象一如華之有譜按譜而求音則殊方之言可盡譯也若其義例共詳于譜故不贅焉

一大西方國之言。亦自不同。其凡有三。曰邏馬語。蓋其中土正音也。曰意大里語。蓋其西南之言也。曰和蘭地語。蓋其東北之言也。又有波爾杜瓦爾語者。書中嵌注。邏意和波等字。要辨其異。其無所註者。蓋彼方通語也。

一西方之語。中土譯文舊有異同。並今附註。若其舊譯。或有遺漏。或有疑滯。姑闕以俟。

一凡亞細亞諸國。雜見元明史書者。略取其說。以備參考。

集古圖序

虞夏商周之制。天子有宗器焉。諸侯有分器焉。所以茂昭明德。而鎭撫社稷也。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兌戈和弓。垂矢之屬。及魯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陳有肅愼之楛矢石砮。皆前代之物。歷世所以傳寶之也。迨于秦併天下。滅諸侯。燔諸書。壞禮樂。舉先王之制。與其器俱亡。漢氏以來。時有獲先秦彝器。亦唯供奇古寶玩之具而已。安在其茂昭明德。鎭撫社稷者也哉。雖然後之君子。因之以觀其象。以考其制。足以徵先王之禮。或有之矣。恭惟本朝皇天眷佑。神聖承統。永嗣無疆之大歷服。郊社宗廟之禮。生民已降。未墜厥典。迺至天府所掌。凡國之玉鎭寶器。莫不皆有。其他神廟佛宮也。臣故族之家。所藏亦各不失其寶守焉。是則天地古今之間。四方萬國之所絕無。唯我日東爲能有之矣。而我所閱者。亦不爲不多。每得傳摹圖寫。所以昭其度數文物。纖悉無漏。寖盈卷軸。非敢以器爲玩也。若夫觀其象。考其制。以徵其禮。則庶幾後之好古博雅君子。亦將有取焉。正德乙未春三月。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謹序。

停雲集序 附凡例

予昔從先師所與交遊。皆一時之儁。講詩書。談禮樂。旁及子史百家之言。遊息之餘。命酒賦詩。迭唱迭和。連篇累牘。翰飛墨落。風生雨集。如予材劣。執鞭周旋其間。而樂相得之歡。若張樂洞庭。大戰涿鹿。未足以喩其壯觀。然當斯之時。忽焉不自知樂也。不圖數年之間。山頹梁摧。交游日彫散。雖有二三新知之可樂。於其風流雅致。索然無復往時矣。是歲之春。挈家海濱。與魚工舟師雜

處。慨然寓匪兕率野之歎。適會都下有災。親戚義故。亦皆濺在草莽。乃僦一廢館以居。從者數十口。僅庇風雨而已。居所當大江口。枕席之下。天水相接。雲帆出沒。烟笛四起。偶得故人詩二百餘篇於敝篋中。時時倚檻擊節。商聲歌之。波瀾爲之洶湧。魚龍爲之悲嘯。因思昔游。恍在心目。不復自知此身在困厄之際。既而觀其姓名。多爲鬼錄。猶有存者。流離契濶。落落如星辰。嗟呼予於諸子。犬馬之齒。既居一日之長。而天不假年於彼。人慭遺一老。以有感斯文何也。遂錄其詩。都爲一集。庶其不朽。且欲使我之後人。知先友亦有若斯之人也。丁酉仲夏。白石序。

凡例

一是編以停雲名。義取之陶靖節思親友詩題也。

一凡是編所錄。只係交友詩。至如先師子弟諸作。則不敢載焉。

一凡交友諸作。曾經梓行者。既傳于世。故不復載于此。

如和韓倡和集所載。及南國華登東廓山詩。即此。

一平昔所得交友詩。各家篇什。其數不少。歷年以來。災火鼠蠹之餘。今所存無幾。是編所錄。即從其所存。或載曾所記者。故不免闕漏。

方策合編序

周官大祝六辭。一曰辭。二曰命。皆王言也。王者撫邦國。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必有其辭。而諸侯之邦交。講信脩睦。亦如之。是以草創討論脩飾潤色。鄭國衆賢各盡所長。慎重其事也。故孔子曰。愼辭哉。聘禮云。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者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春秋之世。天子諸侯之辭。左氏所傳可得

脩一作修

而考。蓋自周以上。莫有天子相告之辭也。至漢天子與匈奴單于相遺以書。單于猶漢言天子也。晉代已降。南北分裂。乃有兩朝天子通問之書。及宋於遼金聘問往來。遂無間歲矣。世變至此。亦可慨哉。恭惟東方與西隣交聘。肇自神后併三韓始也。當是之時。我未有今字。使譯將命。唯有言辭耳。推古之世。與隋通好。於是乎則東西天子相聞以書焉。唐初太宗遣使修聘。我不受其書而却之。蓋以無禮也。高宗及新羅共滅百濟。既而屢請和好。自是而後。東西聘問。亦唯行人以言將命。若有故

則加書彼其書式。亦倣漢於匈奴故事。蓋欲存國體也。天曆間。吳越錢氏來聘。以求天台教法。乃勑左右丞相。報以書幣。本朝輔臣外交以書。並昉于此。永觀初。僧奝然西游于宋。太宗存撫甚厚。賜以紫衣。及還乃遣弟子。奉表謝恩。奝然本是方外之徒。置而不論。已昔者美遠事。前世幸遇盛際辱蒙。延對每預。顧問退而蒐輯。邦家典故參之時事。庶其有論思之所補。且如東西辭命。可以贊野謀者。合成一編。變故已來。投散事少間。發篋所輯而閱之。頗知其有挂漏。竊自嘆曰。是書之

編蓋本乎。前世求聞師古之意。豈以美之鄙而廢也。於是博極載籍。益加採錄。凡其為文二百一十七篇。附以古今體詩二百七十七首。總為一十卷。遂作之序以述焉。己亥十月望。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書。

東音譜序 附凡例

六書之作。皆象也。八卦之畫。伏羲氏之字而已。蒼頡因制六書。鳥跡科斗古籀篆隸之文。歷世損益。變體百出。迨乎兩漢。雜以古文。署篆八分。爲之魏晉以還。隸書遂盛。東方文字之興。由來遠矣。唯其爲體列國不同。始傳漢隸。卽魏晉之際耳。當是之時。古三韓地咸皆內附。百濟初獻經典字書。乃詔徵博士。時應此選者。其先漢人避亂於海外。乃以中原之音。爲傳世學。至於天朝置史列國。以述四方之志。專行今字。而古文盡廢。蓋是不但讀書講學而交隣使命。藩國政令。各適其用也。若其國中所用。則其例有二。曰取義。曰借音。取義者不必用其音也。借音者不必用其義也。百濟復獻佛書。會有一尼自吳地來。乃操吳音。諷而傳之。於是乎字音始有漢吳之別焉。隋唐以降。兩國聘問冠蓋相望。東方搢紳從學

於中國。唐嗣聖初。有續薩兩生者。而至于斯最精聲音。乃詔並拜博士。命大學諸生。諷習焉。音韵立學。而置博士之員。卽始于此。延曆間屢下制詔。天下之學。明經諸生皆正其讀。一依漢音。莫用吳音。凡明經宏詞科當就試者。必先習毛詩及爾雅音。嗣是以來。諸儒切韵之書。亦從而出焉。東方音韵之學。此其大較也。唐末之亂。聘問遂絕。而方外之徒。西遊求法。無代無之。延及明季。吳越閩廣人。往來相踵。以迄于今。如其方音。皆有異同。學者疑焉。我嘗觀魏晉以來。歷世史書。記我東方之言。大

半與我不合。夫中國之書。本乎象。以形兼聲。故字多而音少。外國之書。出於音。以聲兼形。故音多而字少。如我東方。則無有之矣。凡外國之言。與中國異。其字雖多。亦非所該。故諸家方言之書。聲音轉假。多依彷彿。間且所用之字。古今方俗。各自異。豈能得無傳訛哉。美昔在前代啓奉　明旨。訪問殊俗。采覽異言。竊自以謂五方之音。本非文字之可該。音託於字。不如音托於音之近。古者樂曲有譜。蓋尚音也。東方音韻之學。舊有母字。今當借之以記其言。其字如琴譜而五音七聲。莫不共備。用之之法。凡一音一字。其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從衡展轉。呼吸闔闢。足以括天下之聲。古人創意之妙。亦乇如此。豈其不奇也哉。美雖不敏。亦有取焉。略定其例。因作之譜。以便覽我所記之言者。此年實享保己亥冬十二月甲子。源君美序。

凡例

一東方音韻五十母字。蓋本于悉曇金剛文殊問。而有數字重出者。猶華嚴母字兩阿濊。因今從舊圖。

一東方音韻母字。蓋倣琴譜而作。但合字之法。不具其體耳。琴譜字母。一音一字。而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猶梵有半滿之字。於絃上之音。曲盡其妙。故今凡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皆倣琴譜。以立合字之例。

一外國字母。或取五十。或取四十二。或取三十。即今取二十四。至如東方所用之音。則唯有烏意阿那牙數字而已。其他無字。皆爲二合三合之音。凡東方字母。自古所用一音一字。故今一皆依舊。不作新字。美昔遇和蘭人。獲觀其國字。因請以其字寫東方音韻圖。第一行喉音五字。止是一韻。其他字並皆二合三合。必取喉音之字。以合其體。即是方音之所謂外國喉音特多者耳。因知五音皆統于宮。亦以見此圖之妙。

一中國之字。其書下行。蓋以一音一讀故耳。外國之字。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故其書不得不橫行。左之右之。亦從其俗耳。即今所定字例。凡其音二合者。皆從右行。以便合呼。

一凡二合音。與翻切法別。而有開有合。其音亦異。詳見于譜。

一凡字各有發送餘收之聲。而二合三合四合之音。所該者多。故今所定字例。凡一字之中。以發聲爲頭。以

餘收二聲爲尾送聲在其右傍而餘聲亦有初發之餘有送氣之餘詳見于譜

一凡收聲平上去則有脣舌喉三音入聲則有脣舌牙三音其平上去聲喉收者與鳥之餘聲相混脣收者有始終皆合之合口有合卽開之合口皆宜辨明

一凡平上去入乃清濁輕重並有舊譜一皆從舊

一東方字母音釋明人所註音多轉假而在彷彿間今所附注乃出於長崎市舶務各州郡通事所塡者亦多轉假且平上去入不甚分曉姑存一二以備參攷

一是書本爲記異言而作外國之音與中國異故今音釋取義亦多與舊說不合覽者恕焉

高子觀游記序

寶永庚寅冬美奉使西上初見高子道周於京畿之間後二年高子亦抵江東屢得見之矣高氏之先出自渤海數世之祖寓我西鄙厥後徙爲長崎人道周始出從仕旣去隱於攝城予因訪西土風俗乃知其壯時有志四方遊徧名山亦能言其山水之美登覽之勝使人條然有上會稽探禹穴之想而不厭于闓焉居未幾而還乃自擇昔遊之最者爲之圖以贈且屬予爲記予少有高子之好而以親老求斗升之祿從游以來奔走東西棲棲遑遑凡足跡所至殆半天下矣然未暇一登所謂名山以償平生之志旣而遭遇一時擧從大夫之後以迄于今志氣俱衰而又多疾幸得其所圖撫琴動操以使衆山皆響而已若夫高子所遊皆是天下之大觀非天下之至文孰能得傳其奇哉予之於學術文章亦唯知好之猶一丘一壑徒自往來于懷且古之君子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特以其人耳

苟以其文則予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予之淺陋亦非其人也高子請於予新氏以老於文學名於當時其所請不於彼而於此無乃好奇之過乎因辭高子屢請不已蓋其所欲我知之矣天下名山號爲奇偉秀絕者古之賢達勝士窮極幽險以傳之也然後非其爲奇偉秀絕也自有宇宙更千百年雖未有一人之至於其上然其所以爲奇偉秀絕固自在焉者矣譬如天宇開豁陰翳解駁巖崖秀聳可以挾日月可以摘星辰而不加其高峻噴雲泄霧雷雨震電窅窅冥冥至無所見而不加

其幽峭。而況其所以傳之者乎。其文辭之工拙。烏能爲之軒輊也哉。高子只欲得其同好者。以記其遊之歲月。而未得其人也。得如予之所好者。斯可矣。不然則高子豈不知予之不文者也耶。何其所請至于如此。高子達矣哉。予亦何辭。雖然予嘗聞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昔者鄭國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予今所記。則裨諶之事也。如其潤色。世多君子。高子其請焉。是歲享保庚子春三月。筑後守源君美序。

孫武兵法擇序。

孫子兵法。魏武帝所註者。司馬遷稱孫武十三篇。是已。而班固藝文志乃言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以爲武所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後人因謂孫子亦有未盡之書。或謂孫子十三篇。其文辭完全而貫穿。非筆削者也。蓋秦滅先王典籍。焚詩書百家之編。至漢孝惠時。除挾書之律。孝武始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厥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史遷繼其父志。乃抽石室金匱。自成一書。而於孫武兵法。兩言其十三篇。且其言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孝成之世。秘府之書。頗有散亡。乃使求遺書於天下。分命劉向等校焉。而任宏校兵書。每一篇就。向輒條其篇目。錄其指意。向卒後。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之業。歆遂總括群書。著爲七略。王莽之末。又被焚燒。世祖中興。又集新書。班固傅毅典掌焉。並依七畧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藝文志。繇是觀之。漢書所著孫子八十二篇。乃所任宏所校遺書。而稱焉耳。魏武獨取十三篇。乃

自爲註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自晉氏亂。中原板蕩。渠閣文籍。靡有孑遺。而後世所傳孫子兵法。與漢志不合。牧意以謂魏武所定。而非孫武之全書。予嘗觀其書。與管子越語。相出入者頗多。蓋孫武齊人。而學管子兵法焉。又其爲吳王所稱。十三篇者無疑也。自魏武後世所傳孫子註。亦爲不少。宋元豐中。集次武經之書。以孫子爲首。天下之士。教習兵法。乃自孫子始。而世之議者。以謂武書所以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者。固無足取也。然武之所論。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

之生而不冐危修道而保法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全爭於天下若夫利害之權奇正之變攻守圍禦之術一皆以爲末事也考其辭雖未盡粹要其歸與仁人之兵異者鮮矣昔者趙括言兵事天下莫能當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其變也兵書豈易讀哉後之讀孫子者大率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故武之本旨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齎而不發遂使其書以爲一切變詐奇詭之說耳世之論兵不復知夫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其流之弊以到于今

吾竊慍焉乃敢會衆說因校其可見者以俟夫講武者考而擇焉予豈好論兵者哉蓋有不得已也享保壬寅七月戊午紫陽源璵序（先生初稱勘解由勘堪音相近清鄭任鑰序先生集稱新堪蓋謬傳畧稱之先生亦有時自署云）

新井家系序

東方諸姓蓋古之世爵後因爲姓（新撰姓氏錄序云謹德考功胙土命氏國造縣主始號於斯自謂之也）非若彼虞夏商周之世因所生地也然其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則其道一耳矣若夫賜姓命氏乃自垂仁始而後史不絕書天武改定天下族姓分爲八等卽始魏氏立九品之制差第其閥閱頗多所升降（古語拾遺云至于淨御原御朝改天下萬姓而分爲八等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卽謂之也）或同出而異等高下懸隔亦其紛亂不一而帝世所賜僅止五姓一百五十四氏其餘則莫有所聞迨弘仁初乃撰姓氏錄甄差群姓以皇族爲首國族次之番族亦次之凡二十姓一千一百八十二氏猶且有未定之姓氏云夫世祿之家以氏族相高天下之俗皆是也若我東方別生分族以其世爵則姓有尊卑氏有大小自古固然也至其弊也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唯論有門

地非復辨賢否擧世所尚權有所歸竟使嚮所謂帝出之裔神明之胄累葉陵替莫有著姓皇室式微矣世道之變一到于此可勝而慨哉當爾之時權貴之門其第所宅衣冠相推以爲其號亦其尊之也流習所徇煽以爲俗至若郡國豪傑各自相稱以其食邑亦猶古者別其族也降及喪亂之際故家遺族往往有也不可紀而不知其所自出擧前世所號稱之爲氏者夫姓非天子不可以賜氏非諸侯不可以命而族人子弟相稱相呼所行于家里豈此古者受氏之義也哉劉氏起自沛中

爲天子。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其名姓不傳也。李氏出
于隴西、有天下、成紀人之前不知何始。其世系不詳也。
漢唐之盛、亦猶如此、而況衰宗落譜。莫有所考乎。繫之
地望、而考其所出、質之氏族、而知其所別、信以傳信、疑
以傳疑。此余家系所由作也。且嘗聞之、聖人之治天下
也、其不可得變革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
有別也。尊其祖、敬其宗、收其族、以序昭穆、正昏姻。人道
竭矣。嗟亦是我所以望於吾後人也。享保癸卯秋七月
戊亥筑後守從五位下源朝臣君美序。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

因恐脫緣字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之下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雜著

排佛論（中大兄皇子天智帝名。誅蘇我父子）

敎化之於風俗。所係大矣。豈可不愼哉。顧其導之之術何如耳。佛氏之敎。傳自百濟。初我俗未習。或廢或行。獨有蘇我氏之家。世尊信其法。及上宮皇子升于儲位。與大臣馬子大倡其敎。造塔廟度僧尼。講其書爲之疏。乃至製憲法十七章曰。是我所以流布諸惡莫作之敎也。（出四天王寺藏發願文之語。）天下靡然嚮風成俗矣。夫天下之惡。臣弑其君。莫大焉。上宮己能爲佛討賊。（事詳于發願文中。）莫能爲君報讎何也。（馬子弑崇峻帝。）大抵佛氏之敎。其言善云者歸之也。其言惡云者反之也。忍辱柔和。是爲人因報怨無所發憤。（瑜伽論二因緣云何等爲二因緣一忍辱二柔和云忍辱者謂於他怨終無返報柔和者謂心無憤性不惱他。）而綱常倫理。置之不問。遂率天下。俾莫知有禮義廉恥之節矣。中大兄討蘇我氏亂。史之所紀。皇子與中臣連鎌子。同學周孔之敎於南淵先生所。於路上往還之際。乃定其謀。仲虺之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

若者亡。皇子天錫勇智。聿求元聖。與之戮力。雖曰未必由學。亦其有獲于古訓。蓋亦不誣矣。使之處上宮之地。元惡大憝。獲免天誅。亂靡有定。亦何至此。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上宮獨自信佛。忍其主辱。而使其子孫亦忍辱其宗。悲哉。或曰。上宮何可當也。當是之時。外戚之權。猶水之方盛。火之方熾。帝子皇孫。莫非其親也。卿士大夫。莫非其黨也。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積惡之殃。罪亦貫盈。中大兄撥亂反正。亦如摧枯拉朽耳。曰昔陳簡子弑齊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魯君。請討之。於傳有之。曰。魯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據史上宮太子薨。諸王諸臣及天子百姓。長老如失其愛兒。少幼如喪慈父母。哭泣之聲。滿於行路。曰。日月墮矣。天地壞矣。自今以後誰恃矣。上宮果能有爲。則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而人心所服。奚翅齊魯之衆。中大兄擧事。其與之者僅五人耳。安任其能摧枯拉朽也。孔子既老致仕。而其弑君者齊人也。猶且三日齊而請伐之。蓋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而況國之儲貳。

於弑我君之賊乎。上宮素好善之人。使其能自得師與聞周孔之教。無義無耻。豈其若彼而已耶。南淵先生乃古之隱君子。蓋避其世者。史没其名。惜夫。

樂山亭記

苟有求而得之於彼者。非我固有之也。同氣相求。同類相應。其所同者。物皆有焉。非取之於彼也。知者於水。仁者於山。亦是已。水流而動。知之類也。山止而靜。仁之類也。故知者而樂水。仁者而樂山。若彼山之與水。非能使人仁且知者也。樵者日與山居。漁者日與水游。而不可

與之共語仁知者。非其類也。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其聲則峩峩乎。志在流水。其聲則洋洋乎。其志之所在者。非手非指。非絲非桐。得之心。應之手。以形其聲。是則精之至也。雖然。譬之犀牛望月。月形入角。其爲之形。有所由以生。非其固有之也。是以其爲之效。唯止絃聲之洋洋峩峩而已。安在彼樂與壽哉。古之聖人。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樂天知命。安土敦乎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行乎夷狄患難。無不入而自得焉。况於其氣與類一者相合乎。由是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豈不然歟。吾友山順之官於泉州。其燕息之居。名曰樂山之亭。蓋其起居飲食。與東南諸山相接于几席之上。因請美爲之記。泉爲州。當西南之水會。治所在其海口。古之時。海外諸船輻湊所至。所謂沙界之津者。民物富庶。百貨旁午。而風俗之美。於今亦都也。其西則與大海接。孤嶼長洲。出没于波濤蒼茫之間。東南諸山。若遠若近。崎而爲嶽。峻而爲嶺。層巒疊嶂。聯亘數十百里之外。蹁爲山水清遠。而若其諸山。非州之所有也。順之取之於彼。而不取于此。或疑其有求

於外焉。美與順之結交。幾三十年矣。嘗試其在乎貧賤患難者。而未始見其貧賤患難也。苟非有所得。豈其然乎。既而從仕。雖不足展其才。比之前日。官亦達矣。而其心所樂。果復如此。且夫學也者。所以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而彼仁且知者。其自少所志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宜乎其取類於山之深矣。嗟乎吾衰既甚。不及見其德之效也。至若彼樂而壽。則我望順之也久矣。順之其勉哉。享保庚子冬十月。白石源君美書。

記義奴平八事

國家驛傳之制。沿路州郡守宰。掌驛遞次舍供頓等事。總以執憲司會之職各一員兼領焉。延寶四年丙辰夏。東路旱傷。驛戶凋弊。官發金穀賑貸。（每驛金三百兩。糙米一百七十五石。）委本管州郡。每年出舉。以其息利。分頭量給。既而東海濱名郡所管白須賀驛。爲郡違符旨。不肯遵行。不露實惠者十有八年。元祿六年癸酉夏秋之交。旱疫並行。人亡馬斃。不能爲役。於是驛民具狀申訴。衆推其長赴官以聞。官乃聽於本郡陳告。衆皆危懼曰。我郡方命。民苦積弊以訴于官。官輒下郡分理。是餧肉於餓虎也。蓋受賂欲庇之耳。或有賍吏以反其言者。明年甲戌春正月。郡誣以誣告。繫驛長於獄。驛長有家生奴。時年十八。旦夕入視不離其側。給飲食候言聞者九十日。郡忽縛奴拷問。告狀首謀人。奴不以實告。郡遂放逐驛長。禁入于都下及本管地方十里內。田宅資財盡皆籍沒。驛長家人奴婢。不爲不多。無一人敢從之者。唯其家生奴與主及主母主婦俱去。寓于三河鳳來寺山下。一家四口羸身而來。饑寒交至。主家族人。亦皆畏官。不敢顧恤主婦

之家。稍稍以米粟給朝不及夕。奴乃借錢於人。販魚鹽及瓦缶之屬。錢空則賣傭。以供其奉養焉。十一年戊寅秋八月。次相源君昌尹（米倉丹後守）奉使西上。路過三河。奴伏道邀訴主家寃枉。居數年。會鳳來寺僧將赴都下。奴請爲之傭隷。因託其僧。得以附赦帳。附赦帳者。國家赦例。每爲祖宗追崇冥福大設齋會日。行之先期。凡犯罪家族。赴于會場。因請赦除。導師具注其姓名於帳籍。申送于官。是故常也。十五年壬午五月。主家會赦聽還。而其田宅既歷沒官。欲還無所。奴又爲人傭而來。數邀輔相藤君喬知（秋元但馬守）於衙門外。以狀申訴。且請所沒田宅。藤君乃命於本管官府陳告。官給引照回本郡。責保於主家族人。不聽主從去其所在。叫訴寃枉。蓋官指使之也。寶永五年戊子秋八月。藤輔相自皇京歸。日奴邀中路泣訴而言曰。初家主被誣竄逐。九年會赦聽還。奴以其無所歸。稱訴于公。再得罪禁錮。亦既五年。藤君爲之惻然。引來于赤坂驛。給以食。還之。且使其人言曰。當附赦帳耳。奴因欲赴都下。自慮君以情告主。必也爲保人拘留矣。遂逃去。乞食於路上而來。復出訴于藤君。

君面論曰。官各有職。當告於本管官府。君亦屬某官。官責以健訟。禁之逆旅舍一箇月。乃斷以籍沒財產。雖會赦不放免。論奴更自念。素情不遂。歸望亦絕。要有賣爲他家奴。所得傭直以充本主衣食之用而已。遂因逆旅主人自鬻。爲城東賣豆腐家之奴者五年。頗得造豆腐法。後去爲城西賣豆腐家傭作者三年。

文廟嗣位之初。郎下　明旨。行寬政。赦有罪。去事之妨民。于時先補蔭子者。七百三十一人。次之赦有罪者。八千八百三十一人。蠲逋貸者。鉅萬計。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因　聞諸路水馬驛遞運所以兼平

日久。事務日多。近驛郡邑。亦或因之以罷弊。乃　命有司。議其利病。復置司會貳職二員。參詳焉。正德壬辰春三月。改修驛傳之令。是歲東海一路。徭役所減。視之前歲。爲人夫者一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爲馬西者四千八百二十三。他路亦准之。前歲東海一路。徭役夫二十三萬五百五十八人。馬四万一千二百三十一四。五年乙未冬十月。府中聚會。憲使某官語于同列曰。比年以來。有人行販豆腐。每見其輒下擔伏道。色常悽慘。似苦煩冤。無以自明者。諸君亦見之乎。某官曰。是奴爲故主屢以冤告者。事歷累政。案不可移。且請所沒田宅。其情不可測也。憲使復問參郡官曰。君等以謂如何。菅君美雅左衛門荻原源曰。部職未審事由。憲使疑其有枉。當不得不理耳。衆皆以爲然。卽召奴勘問其狀。悲憤口不能言。憲使乃委菅君更加辨究。菅君因引于私庭。叩階徐問。其言若無可疑者。參以都下前後主家之言。二人皆稱。未始知其事情也。雖然彼其爲人誠信。必其靡他。乃至移于本郡。咨詢追問。具得其實跡矣。郡且報曰。籍沒家產。其田園則抄劄入官。宅舍則賣與某人。某官堅執前議曰。籍沒財產。未有放免之例。若聽其

所請。依價收贖。菅君駁曰。籍沒財產。雖會赦不放免者。本依犯罪論。無罪豈合沒其產。且依價收贖。猶贖刑也。舊冤既白。今日卻斷輸贖。未知據何條例。衆亦疑以爲奴之本情未可測也。議不果行。明年丙申春閏二月。官遂斷曰。籍沒家產。在官者聽贖還。在私者聽和買。若其估賍。則官據本管地方當時下等物價估計和買。亦不得過其原價者。奴泣謝而去。卽赴本郡。先問其田應用價金一十一兩。始自驛長爲其民獲罪於郡。二十四年于此。前爲郡者。亦以罪落職。其後任郡者。欽遵前符賑

給如法。由是驛户之人皆無不憤彼寛而德之者。然奴
年少時從主而去。屢得罪於官。且逃其主家。主家族人。
亦猶疑之。其他無相識可以交錢物者。奴自懊恨而歸
都下。前後之主。爲之相識各出家財以假貸。奴乃請于
官。官依准。菅君使人問之曰。有田而無宅。汝主焉歸。曰。
非所敢望也。其人曰。官既許之。何爲云爾。奴卽歔欷掩
涙曰。嘗聞之。宅價三十金。非我力所能及也。菅君聞而
嘆曰。良哉。適有京師商客來於君家者。竊聽奴言感泣
而去。他日奴復諸其宅。蓋以京師之商。分其槖裝。爲之

周濟故也。未幾菅君遷爲他職。是歳夏四月。
章廟昇遐。
上以
文廟遺旨入嗣　大統。秋七月。奴謝恩於官。且請曰。幸
沐鴻澤。本主得歸。雖然微爲後主者。奴亦不及此。且夫
買田買宅。實賴衆力之所助。報恩報施。豈能一身之所
任。伏請鈞裁。奴今所得者。並聽還本主。本主今年六十
又四。流離之際。殘喘僅存。別差一人。代奴修業。上課公
役。下給私養。奴自誓如初。周旋進退於都下兩主之間。

歳得顧錢。以償宿債。是區區之志。所以報恩報施之私
願也。有司至此。則始信非其爲己謀也矣。乃具開事狀。
實封啓　聞。且請奴自贖得本主田宅。官出府金。照其
實價以給還。冬十一月。有　旨准請。嗟呼奴賤役也。非
知有君臣之大義。非知有忠信義節。所以見稱於世也。
而考其所行。寗俞之愚。晏嬰之順。亦何有加焉。豈不賢
哉。蓋如彼二子。世之所謂世臣巨室。嘗與其君同休戚
者也。奴所得於其主。僅不過一飯一衣而已。固非有爵
秩祿俸。可以望其報禮者也。後之士君子。爵非不隆。祿

非不厚。信任寵遇。非不專且優。而所以事其君也。阿諛
逢合。唯身是謀。利之所在。不顧其義。忌恩負德。求容當
時。苟推其心。凡奴所處。皆所深避而不肯爲者也。獨怪
古之忠臣烈士。仗義勵節。至於其能全身以濟君。若奴
之所得者幾希。何也。豈其誠之未至耶。抑亦命之使然
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先
民亦有言曰。匹夫而爲百世之師。嗟乎人之爲臣。唯知
有其身。而不知有其君者。聞奴之風。宜少知愧哉。奴名
平八。其姓氏未詳云。享保二年丁酉春正月之望前毓

誌一作識

後守源君美書。

奉答本鄉平先生問目　附平信如問目

第一條

東方文字其來尚矣。蓋太古已降。歷世變其體。列國異其制。而無由考詳。

歷世書體之變。猶書契以來。變體百出。且其爲制。亦猶梵書右行。佉盧書左行。蒼頡書下行。各土異俗耳。

俗間所謂神代文字。美嘗得與聞者凡五。或有其字不可讀者。或有其體不可辨者。或有如科斗書者。或有如鳥篆書者。古體之變。蓋亦如此。天武之世更造新字四十四卷。其體如梵書。又有肥人書。有薩人書。而肥人書一二字。卽今猶有通用者。古者列國。各有其字。亦可以證。古之王者。封泰山禪梁父。管夷吾所記。自無懷氏以下七十二家。其六十四家。無記錄者。孔子亦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天朝國史。自舊事始。而舊事所記。亦猶夷吾所記。揚朱所謂或隱或顯者耳。而況如孔子不得而數者乎。

美竊以謂無由考詳。卽爲之也。

卜氏所傳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九字。乃是灼龜之兆。猶卦之有爻也。古人有言曰。八卦是庖犧氏字。然則方功義兮。以謂之字。亦可也。其實非所以代結繩者矣。古事記云。應神之世。百濟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恐誤。日本書記以謂諸典籍。蓋有故也。

千字文。梁書勑周興嗣所選。若其千字。則鍾繇王逸少所書。蓋有二說耳。方魏晉之際。豈得有是書哉。記云。其書一卷。或是史游急就章類。卽是爾雅小書之書。後人因以爲千文而已。

漢隸傳來。蓋在乎應神之世。美嘗考之。不止漢隸。始于此。行書草書。並傳于此。亦同其時。

日本紀私記云。今按假名本也有二部。其一部者。和漢之字相雜用之。其一部者。專用假名倭言之類。上宮記之假名。已在舊事本記之前。又云。假名之起。當在應神之世。遣新羅招文人。僅習文字之時也。美謂此間之俗。呼爲假名。卽是草體。則凡隸楷行草。皆是

一時傳之矣。唯其謂新羅者訛。當作百濟。
古者殿門額。卽是飛白體。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張懷瓘以爲本是宮殿題署者。空海逸勢之徒。親見唐朝之制。以倣其法耳。

第二條

姚令威曰。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曰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書爲隸。美謂此間之語。雅言謂之隸。俗言謂之眞。卽是楷字。蓋傳唐人之語也。以八分爲隸書。自宋歐陽子始。非古也。

第三條

美嘗觀四天王寺西門額。及寺寶上宮太子疏楷書者一卷。其疏則元弘天子親寫太子書者。非其眞蹟也。若彼門額。則寺僧亦以爲野道風所書。美又嘗觀野氏三體千字文。草書神品。寺僧之言。蓋有受之也。

第四條

新唐書所載。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眞人興能。據史實爲九年十二月。以布勢朝臣清直充送唐客使。天應元年六月。送客使等自唐還。是歲辛酉。建中二年也。興能卽是清直。猶妹子稱因高。葛野稱賀能。以我方音相通故耳。舊唐書以眞人爲天朝官名。新書又以爲因官而氏者。兼襲之謬矣。

第五第六條

楊億談苑。左大臣道長書。道長卽太政大臣從一位。世稱御堂關白。于時爲左大臣正二位。公家系乃載寬弘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入宋寂照上人書來。蓋其書則報之也。國王弟野人若愚。卽中務卿親王具平。村上天皇第四子。實是冷泉圓融二朝皇弟。世稱後中書王者。其所稱如此。猶寬平上皇賜渤海使人書。自稱野人。又稱無名耳。治部卿從英當作俊賢。其書則章草字體相似而已。據公卿補任。源朝臣俊賢。寬弘五年九月。爲正三位中納言兼治部卿。治部省掌僧尼之官。故其書以稱焉。是年十月。叙從二位。

此間之人。莫識俊賢工章草。猶不識清直善書。乃是王獻之所謂時人那得知者也。唐宋元明諸名家皆

以爲莫能及。豈其徒然也哉。

辛丑四月十一日　筑後守源君美謹書

附平信如問目

因源義和奉質白石先生問目

日本文字。起于何世。漢隷眞行草書。肇于何時乎。不詳其來由。如何。

愚竊聞日本元有國字。至于推古朝尚存。今卜部家藏而不可讀焉。蓋隷書乃今之楷書。按古事記應神十六年。遣使於百濟徵王仁。王仁持來千字文。此千文者。非今之千文。魏鍾繇書。此時王羲之未生。則又非羲之千文。況周興嗣次韻本哉。愚管見如此。奉請是正。（桓武以前。殿門額用漢隷。嵯峨已往。用眞行草書。事見日本後紀。）

隷有秦漢古今之辨。見古學編。續日本紀已下國史。言隷者。似指眞行書。如何。

四天王寺西門額。世傳以爲上宮太子書。又爲小野道風書。此時草書不可有之。後説近是。如何。

新唐書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眞人興能獻方物。眞人蓋因官爲氏者。興能善書。紙似繭而澤。人莫識之。

愚按。眞人興能國史無所見。寶龜八年。遣唐判官有海上眞人者。十一年。隨新羅使而還。是年建中元年也。其餘寶龜中遣使。無稱眞人。或云。興能者藤原賀能也。然時代相後。新唐書其末王曰桓武。遣使是卽賀能也。如何。

書史會要載。南海商人船。自日本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若愚章草之妙。中土能書者亦莫能及也。

愚按。若愚無所據考。然皇朝類苑引楊億談苑。載若愚與寂照書。其後題曰。寬弘四年。蓋具平親王冷泉圓融之朝皇弟。而寬弘六年薨。恐是具平親王歟。又或國王弟而稱野人。必出家隱者。愚按。本朝文粹延喜上皇賜渤海裴頲御書後。稱野人。又稱無名。然則具平亦隱者乎。

皇朝類苑。左大臣道長野人若愚治部卿源從英。凡三書。皆二王之迹云。　又從英與寂照書。後題曰寬弘五年。

或謂寛弘二年源俊賢無治部卿俊賢二字草書與從英相似筆畫相類或云從英當作俊房從俊字似英房訓同然俊房非寛弘中人也

享保六年辛丑四月　本鄉平信如謹書

答友人

龍本天物豈必待西河一渾水哉方其震雷猶在乎地向無寸雲可以輔飛騰之勢深藏於藕絲穴中蓋亦其時耳然惟其能潛亦以觀能德焉百蟄且有可振況於衣被五色膏澤斯民者也耶謹答

題七賢盃

七賢盃藏在于洛東山銀閣一套七盃朱漆金書竹林七子姓字少壯者盃淺老大者盃深蓋是東山大將軍之物其字所自銘也去歲吾西上之日過寺得一見之以爲奇絶南禪長老晃公因爲余使工摸作器成見贈形制字樣一如其舊長老持戒而作酒器居士不飲而愛酒器二人者所爲如此可以發一笑也正德元年五月十一日

白雉帖題辭

古之名畫摹寫人物未有不出故事者使後來觀之者不問而知其事不名而知其人若所謂望而知伐莒然豈其使觀之者意而得之固難其觀之者意而得之豈獲易也吾聞東郭郵齊人也素知莒之所以可伐故意而得設令晉楚之人望而視之焉則惡知其口開而不闔非莒與柜之謂乎又惡知其舉手而指非爲雲煙飛鳥過于其前乎若使目不識聖賢之書徒觀夫衮衣繡裳負扆南面而立者混不曉其周公負成王之圖觀夫河目隆顙獨立儽然如喪家之狗者卒不曉其孔子立

鄭門之圖吾故謂繪事之可傳于世者亦不可以無記焉去年冬朝鮮修聘我其報禮有例附使者其中貼金彩畫屏風繪我古聖主賢臣良將勇士才女使婦名山大川宮闕廟堂鐘鼓樂舞等臣美忝奉　明旨遂識謂畫面無記事彼未必識其情乃　命臣高伐記其事凡十五篇如不須記者單志其名就俊使乎題於屏書凡五體於是炳焉煥然能使外域之人一展眉目間了然識我古君臣之盛德偉業者猶如縉紳諸生之能識周公孔子之盛德偉業焉不翅如齊人之以微射明而已

矣。高氏二子。特以其州本五體勒石。因叩予請書其由。予拙於文辭。焉得書。然惟向者予幸得與末議。於義則似不可却以辭焉。若其書畫工拙。予素未識。且置弗論。要至于記文之縱横變化。無不各極其致者。予又安敢措言其間哉。正德壬辰春二月旣望。筑後守新井君美題。

附鞆記後

我俗所稱鞆繪。世傳以爲水渦之象。亦因借用巴字。非也。虞書藻火之火。周禮畫火以圜。及宣和博古圖所圖古器。飾以圜紋者。皆是我所謂鞆繪也。鞆者古射著臂以避絃之器。源順以謂鞆俗字。當作鞁。今撿諸書。竝無鞆字。蓋我俗所製。從革從丙。丙字俗讀爲火之兄語。與火之繪同。其器用革爲之。以火繪之。義取于此。火亦轉言鞆繪者。其所畫之象如鞆也。出雲州所隷畫曇郡。古稱繪鞆。上古神人。相其地勢。似畫鞆之象。故名云。古之畫飾用火者最多。橋梁舟車。亦皆畫之。於今所存者。唯有樂鼓舞臺。及屋尾之飾而已。後人諱災。故稱之鞆繪。亦附以水渦之象。而其義亡矣。丁酉三月書。

跋那須國造碑

右那須國造碑。貞享中。故常山源公得之封内。摸而傳之。乃建碑亭。以置守戸。碑已埋沒。九百九十餘年。而復見于世矣。嗟夫物之顯晦。固各有時耶。美今所得一本。所謂傳摸補足。非其眞者。恨未見石本也。其跋曰。元年上二字。不甚分明。乃摸印見之。永昌二字也。然本邦無永昌號焉。飛鳥淨見原天武朝也。天武有朱鳥號。永昌字形。稍似朱鳥。想是歳月之久。字體訛鈌也。因推爲朱鳥號。後考之。朱鳥元年。歳在丙戌。而此曰己丑。則非朱鳥也明矣。今按唐武后永昌元年。歳在己丑。而當持統三年。此時本邦年號闕。故假用異域年號乎。美竊疑以謂維我東方。建國已來。未始有稱藩異邦。奉其正朔者也。僞周之號。亦何以假爲。若其果然。則文武四年只用甲子何也。以余考之。或以爲永昌元年者。卽是朱鳥四年也。持統稱制。無改前朝之號。蓋以其攝也。據史持統四年庚寅正月朔。始卽天位。亦足以徵矣。歷代縣遠。文多刓鈌。不可盡解。但其四字。僅存三畫。而右旁轉折處。隱若挑勾勢。上頭一點。乃是剥落之跡。遂使觀者以爲

元字耳。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鳦。孰知鴻飛冥冥哉。美
嘗聞之。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魯仲連齊國一
男子。欲蹈海而死。義不帝秦之故也。堂堂天朝。豈復有
假以僞周之號哉。我學淺陋。性且不好臧否人物。雖然
事之關係則重矣。大矣。敢不得不辨。享保辛丑秋七月
二十二日。源君美書。

題親書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六百卷募緣疏

吾昔時家貧不能得書。就人假借。手自寫錄。往往卒業
焉。慨然竊有蜀人鏤版之志。而未果也。頃聞雷山長老

慈海自初誓以親書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轉之誦之。普
濟群生。功既及十之一。乃得主席于是州藏國禪寺。而
寺原無藏經。傳錄甚難。方今欲併衆力募一本。以訖其
功。請予題緣疏。吾未與聞釋氏之說。又未知其轉經功
力果何如也。雖然善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而我自
恨學之不成。志之不遂也矣。且聞其寺蓋是我遠祖所
剏造也。義亦似有不可以固辭者。故述其大略。以忝所
請。寶永五年閏正月。新井君美題。

文昭廟寶鐘銘

奕奕寢廟。於穆皇清。思文烈考。維德之行。不顯不
承。祀事孔明。鼓鐘喤喤。降福穰穰。祈天永命。萬葉無疆。
元子元孫。以孝以享。

多賀城古瓦硯銘　應洞巖需

金玉其相。如圭如璋。德音無瑕。何以不臧。秉心塞淵。曰
求厥章。以介眉壽。萬壽無疆。

偶記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爾雅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
者是也。顧其賜玄圭。以告成功。則當在舜陟帝位之初

年。然則即位之初。告咨十二牧者。仍其舊職也。次咨禹
者。賞其成功。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也。虞史立
言之叙。可謂不紊矣。不然水土既平之後。尚安以濬川
爲哉。諸儒皆以鯀之殛死。禹之治水。爲攝位初年事。而
肇川封山。或以爲攝位之末。或以爲即位之初。第弗深
考。遂致紛紜之說耳。嗚呼在古之時。未有列州。舜始置
十二州。不久至禹。遂以爲九。及其受禪也。貢金九牧。以
鑄九鼎。自是以降。地名沿革。方幅分合。歷世或異。而其
爲九州則一也。是禹之九州。天造地設。一定而不可易

矣。辛丑八月初三之夜燈下書。

詩　詩草餘稿所漏。錄于此。

謹賦攝政大相國殿下文房四賢之詩

公新製文房四器。所謂劉司空者書刀也。胡補
闕者法糊也。溫平章者溫器也。牙光祿者研光
也。其刀製如斤而圓櫓。烏木曲柄。鑲以鹿角。適
筆誤墨汚。則可以刮之者。其糊煮海藻製之。東
以紅紙。形如筆管而短。用時湯漬其頭。則和柔
而黏。可以搨平其刀痕。不起毛也。溫器以黃鍮

作之。大如拇指。爐內煨而溫之。熨其搨濕處。使
莫之沾且皺也。研光以象牙作之。製與溫器。大
同小異。二器亦以烏木為柄。以鹿角為鑲。四器
皆有雅致可觀。而公命之以賢者。蓋視有其實
者之能也。

賓鐵凝霜免膽寒。青萍一片月兒團。研池雲起龍蛇出。
走紙風雨黑漫漫。宋斤魯削已遷地。却勝郢人斲鼻端。
烏鰂墨痕何足滅。蒼蠅屏上不須彈。碧海珊瑚枝尚短。
金莖沆瀣露初乾。豹毛自澤斑斑色。獺髓能醫點點瘢。
香爐峰頂烟籠日。鈷鉧潭中水不瀾。玄錫磨瑩玻璃鏡。
明珠走轉瑪瑙盤。天朝上公周冢宰。當今居攝總六官。
吐握躬勞天下士。敬賢常得萬人懽。多才可繼考工作。
文物典章絕不刊。玉堂新樣瑚璉器。巧成字字爛琅玕。
衮職由來無所闕。補天五色斗間看。太平天子多暇日。
爲寫小人稼穡難。

和泉南唐生中秋所思韻二首

故人南海月。萬里對秋明。潮湧金波潤。星涵碧漢清。龍
舟飄笛曲。鮫室響機聲。忽寄絃歌興。相思舊武城。

今歲中秋夜。愁來負月明。先生天契濶。風露月淒清。孺
子置芻邑。隣人吹笛聲。感君千里贈。何以報連城。

丙戌春。自壽五十。

青春初度日。社雨潤芳菲。綺樹迎鶯出。銜茅待燕歸。當
年寧學易。前事復知非。賴此治聾酒。翩翩舞綵衣。

和雍丘詩

故園花隔楚江春。客裏春兼白髮新。年年逢君花堪憶。
今日相逢花若人。
勸君莫問東流水。花開花落春相似。不用花前不醉歸。

一曲狂舞爲君起。

失題

星軺一夕度天津。到處賓筵盛八珍。虎踞山川王氣壯。龍飛日月皇華新。三秋鴻雁同作客萬里松楸更思親。却愧木瓜難報贈詩成珠玉共璘彬。

謝崎陽人寄壽帽及王母下降圖

崑崙之丘赤水陽青鳥西來萬里長群玉仙人開策府。金簡丹書爛成章。二十八宿何燦燦雲漢昭回日月光。瑤池忽降王母駕白雲歌謠奏八琅當日待詔金門老。

歲星隱見六十霜。應許他年一偷果蟠桃花樸紫霞觴。

自註云。贈者凡二十八人。

祝田翁八十壽（田翁祖朝鮮人。）

丈人先世出朝鮮不獨秦童採藥船。殷代少師餘故國。周家大老共歸年。龜疇五福先彌壽鶴算千齡豈問傳。眷憶鴨江春水色芳樽浮綠綺筵前。

自題肖像時奉使西上

蒼顏如鐵鬢如銀紫石稜稜電射人。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南海祇氏曰。此公本色。

奉使西上。留別新友。用前韻。

鐵鎗丈八黑蛇身。驄馬驕行立若人。休折武昌門外柳。主恩須賜玉麒麟。

和搢巖詞兄中秋韻

雲物凄凉洗素秋。雨痕暮過庾公樓。斷鴻出塞邊聲早。積水連空月色流。北海盃樽違伏枕。西園冠蓋憶同遊。清朝[illegible]無歡樂短褐誰歌寧戚牛。

靈山鎮

靈山開巨鎮鄉月照雄藩鐘鼓千峯動。貔貅万竈屯。出

師資上畧刻日復中原一夕長星墜。年年哭嶺猿。

驟雨

百里雷聲動蛟龍冲遠天。小魚并雨落。輕燕逐風旋。林下叢青靄崖頭走白烟須臾虹影斷斜日亂鳴蟬。

次韻擬上元應制二首

清都咫尺近天顏紫極九重啓鋏關。五色彩雲盤鳳闕。一輪素月滿鼇山。珠簾高捲星辰上。寶扇雙開錦繡間。幸爲春和調玉燭宵移嚴仗擁仙班。

紫禁春城寶氣浮。南端傳蹕拜宸旒。夜珠光動双龍燭。

仙管聲來五鳳樓、天靜月中留綵仗、星回雲裏下紅毬。
聖明自有同民樂、共沐恩輝記勝遊。

次古寺韻

古殿崢嶸鎖化城、層巒遥隔世中情。龍歸陰洞行雲濕、
鶴踏長松落雪輕。滿壁青燐金像暗、當窓白日玉毫明。
傷心欲問前朝事、草沒殘碑綠蘚生。

燕

差池渡海津、復見畫堂春。不道滄波濶、歸來爲主人。

春日送人

楊花飄盡水生衣、可忍春歸客亦歸。不似雕梁新燕子、
風前猶作一双飛。

別後寄友人

一別河梁久索居、西風日日柳條疎。東流不到西山曲、
双鯉難傳尺素書。

題畫鷹

八月陰山白草寒、單于縱獵醉金鞍。聖明不奏長楊賦、
徒使秋鷹畫裏看。

閨情

菱花鏡裏綠鬟垂、遺却金釵意自疑。記得夜來明月下、
玉堦回首立多時。

征婦詞

將軍西出玉門關、搗練金閨素月寒。不見沙場征戰苦、
逢人猶問破樓蘭。

讀秦記

霜刃一銷皆入秦、咸陽銅狄爲傳神。莫言天下渾無事、
猶有江東學劍人。

烏江

散盡吳中兵八千、東來自許父兄憐。君王曾有上游計、
不信烏江艤一船。

明皇乘月御笛圖

漁陽金鼓振潼關、萬乘旌旗入蜀山。夜到行宮吹玉笛、
不教胡馬月中還。

賦得雁有欲歸聲

京洛紅塵染素衣、滿城花柳自芳菲。一聲過雁朱樓上、
似勸遊人欲共歸。

賦得竹風如雨

玉立森森翠欲流。美人翠袖挹雲脩。細聽簾外微風動。
十二巫山暮雨愁。

折楊柳

楊花綿白柳條青。笛裏春情不耐聽。莫恨江風吹作雪。
猶成點點水中萍。

宮前螢

景華宮殿夜螢飛。亂點輦前歌舞衣。却恨江南烟柳晩。
錦帆一去不思歸。

古意

香羅如白雪。出自鴛鴦機。裁爲身上飾。春殘減舊圍。朝
採陌頭桑。行雨沾妾衣。沾妾衣尚可。雨晴郎不歸。

秋興

張翰初在洛。京塵化素衣。忽値秋風起。决然千里歸。八
王方倡亂。晉室日衰微。滔滔天下是。三嘆早見機。使翰
眞有見。胡爲受齊非。見機已晩矣。於去當庶幾。

和西山古風二十五韵。增至四十韵。

唐虞去我久。時運或否泰。浩湯汨鴻日。民罹蟲蛇害。伯
益烈山澤。神禹濬畎澮。巢窟移平土。萬世繫其賴。有夏
政漸衰。五子歌聲慨。玉食求龍醢。御龍旣懾竄。成湯雖
懋德。太旱望滂沛。悲哉瑶臺宴。成林割炙膾。殷盤猶未
遠。賢聖六七外。象箸初開釁。玉杯極侈大。顧彼岐之陽。
鸑鷟飛翽翽。皇天訖殷命。獨夫罔懲艾。成康光先烈。靈
物在郊藪。黍離王風降。宗周亦顚沛。舊物復何有。秬鬯
誰其賚。汲汲魯中叟。泣麟霑衣襘。胡爲絕代下。澆風日
晻藹。秦刑及典墳。漢儀出綿蕝。遺編發墻壁。餘燼吹埃
壒。諸儒頗傳經。白首兩眸眛。洙泗淵源遠。百丈泝急瀨。
巍巍我東方。仁氣自蔥藹。一姓億万斯。宸極御圓蓋。棣

稷君臣間。鑾聲和噦噦。温潤蘊珠玉。誠信肅蓍蔡。邁乎
善居喪。降志與義會。孰作衆杼討。聖心懸風旆。青牛不
度瀛。鬼祠那間厲。飄飄徐氏子。徒望五雲靄。万里漫求
仙。于采芝草翳。桂舟何所載。幸未薦織貝。煥煥一百篇。
文字新如繪。爾來二千載。儒風襲冠帶。環海聽絃誦。詔
舞和鳴鏞。教化祝鯤鯪。英材育松檜。寧誇雕蟲小。登用
巖牛大。君今得所攄。綿蠻止蔚薈。逸步遇伯樂。何患困
騏儈。春華旣敷榮。碩實宜固蔕。長期廊廟上。金盤薦李
柰。

西山呈朝鮮蘉餅於順菴先生。先生令嗣以詩見謝。西山依韻敷衍。賦古風二十韻。兼寄僕。謹以和。

象箸始製瑤臺起。被髮佯狂爲慟神。餽云赤烏流王屋。
誰抱寶器陸續臻。白旗一麾万丈倒。周雖舊邦維命新。
東走何人超遠海。万里避地都邊垠。化行八條變頑俗。
法授九疇肅來賓。遺風千載猶柔謹。往往人材毓席珍。
冠辨衣錦及俎豆。塯鉶瓶垣貴朴淳。對海太守舊隣好。
行人拭玉聘問頻。蓍龜卑比傳物產。分得上黨五葉春。
碧甌縹甆極絕品。甄陶自如太化醇。西山家藏玉餅子。

秋瓜落蔕翠毬均。封豕彭亨豊腹滿。野鶴軒昂長頸伸。
精緻堅密不呰窳。因憶有德在河濱。竹爐溫酎靈籟響。
依稀鳳鳴學伶倫。數爵解得相如渴。一洗胸中万埃塵。
興逸百篇拂絹素。鐵畫著然楷法真。揭來讀書薔薇洞。
短檠守夜坐向晨。苦心已斷邴原飲。小槽珠滴未濡脣。
書格筆牀當時急。不用奇玩雜前陳。樂只君子無限壽。
好捧一杯長相親。

登淺香山

天符初剖九重關。大王聲華動東蠻。東藩將帥迎牙纛。
悚辨弓劍道左班。瓊筵高會香山上。桂酒椒漿饌白鷴。
獻酬百拜禮容肅。賓意未飽怒踈頑。近前美人誰家女。
翠翹玉釵綠雲鬟。起奏清歌肅金爵。震威頓霽一開顏。
亦知風刺感人遠。朱絃三嘆誰復刪。宴罷歌闌人何處。
徒有遺響託人間。我賦東游秋風晚。長歌吊古登香山。
山中古井無人識。幽泉下咽水潺潺。轆轤索斷銀缾碎。
玉甃零落綠苔斑。不照當時紅粉色。但見山頭雲影閒。
雲去雲來山長在。日落千峯飛鳥還。

菊有佳色

千林搖落日。孤秀向嚴霜。百煉黃金嫩。三燒白玉光。應
須看晚節。非獨爲重陽。況復東籬下。南山佳興長。

折楊柳

欲折綠楊枝。嬌嬈不自持。春風似相惜。偏向手中吹。

辛未中秋和韻

武昌樓上夜蒼蒼。鳴管吹晴興正長。金井新添梧葉影。
珠簾忽動桂花香。連城還璧完無玷。明月投珠暗有光。
王粲從來常作客。浮雲何處望家鄉。

蕎麥麫

落磬玉屑白皚皚，素餅團團月様開。蘆倒孤洲吹雪下，蓬飄平野捲雲來。鸞刀揮處遊絲亂，翠釜烹時疊浪堆。萊菔葷葱香滿椀，肯將麻飯訪天台。

中秋小集，天滿取得盤中蒲萄而歸，戲簡。

西域蒲萄入漢家，並傳苜蓿石榴花。天滿夫子眞仙客，亦泛銀河八月槎。

春雨

羅幃繡幌曉生寒，卯酒醺來倚畫欄。桃李花明楊柳暗，春光偏向雨中看。

題丹生八詠卷末 丹生勢陽地名。

丹丘夫子白雲篇，八角芭芒星斗纒。願我挂冠神武日，安能洞裏訪神仙。

絶句

垂楊垂柳綠緣緣，花落何堪上舊枝。非是春風吹自別，人心不似待花時。

謝南紀祗伯玉贈金漆斑木枕

鷓鴣寶枕錦斑斑，原是南金欲報難。只有相思無近遠，清風明月夢中看。

春初和韵寄滄浪

漢廷瞻望馬荊州，絳帳東開負笈遊。孤館聽鶯消白日，高城送雁瞰蒼流。五言曾識蘇卿節，八詠今知沈約樓。借問太玄千載後，有人門下姓爲侯。落句答來詩之意。僕曾有東門退隱供養老之句，兄蓋用之矣。

和堀山氏見賀生孫之作

男婚女嫁事初成，復見兒孫數後榮。五嶽從今遊有日，名山到處擬芝英。

右三十四首，荻原承囑侍醫竹內宗甫所贈，聞

今之新井氏者，乃其門人也。故得之先生手澤，及鳩巣南海等所記云。

失題 此詩蓋先生所贈南國華者。

關山千里路，江海幾年情。夢寐思儀貌，人物擬莪菁。文字慕建安，壯密起劉楨。早爲觀國賓，非關魚尾頳。胸間萬卷書，腹腸可柱撐。逸足推騏騄，良材計松樫。挾簡登台嶽，盤紆出化城。雲樹鬱森森，時聞仙梵鳴。白水流沸騰，青山繞纓縈。風景先瀟洒，有應頓欲清。高門兀崔巍，徹巧極毫芒。虹霓回蓬宇，翁仲立其傍。日中窮天末，脚

下縮地紘。中殿殊崛崎。珠玉相映明。周軒臨絕壑。延閣連崇岡。園中多竹樹。定識來鸞凰。凭欄試一望。四圍總鬱蒼。有時晝已昏。雲氣似高唐。鱗鱗起陰嶺。乘風入九閬。蛟龍忽行雨。颯然鳴屋桁。瑞烟浮綺席。佳氣傍朱楹。樹抄霞裁綺。艸間露綴瑛。一日一宮間。氣候轉可驚。實增比鷲嶺。玄宮撲雁堂。掬水尋初地。雨花迷上方。蘭蕙薰藻井。日月懸綉甍。衆會奏鐘鼓。和鳴聲鏗鏘。惟嶽元嶙峋。宮巍削不成。紫蓋落水中。六道白氣横。綠波蒸薄霧。寥寥可直瞪。大紹意未解。忽聞千里颷。雲霧一時盡。

豁然氣崢嶸。又聽江聲起。滮滮鳴刀槍。不知如此處。奈何得無生。滄洲隔人間。悠然思羲黃。絡繹明鏡中。人影各激揚。疑是水精宮。何復間蓬瀛。情景兩相得。心澄水更澄。從此何所求。昂[illegible]驕盈。胸中容天地。忽爾悉世榮。常恨揮大筆。不成豪放名。自悲才不及。竦然心未平。看君抽秘思。紙上[illegible]。天台如面見。笑却桃源行。天性自聰慧。凄眸有青睛。知是杜家老。應休倣比征。君家耽文字。常[illegible]星泓。今値治平節。不須賦伐櫻。平生好寬弘。未嘗爲相輕。志氣復耿介。獨立守銑銑。何當攀仙桂。相逢歌野芊。可羨子多能。由來妙丹青。風神最高徹。何人稱寥馨。鳳雛雖終貴。惜不早振翎。爲道松栢姿。不似蒲柳零。眞龍無人識。相視爲蝘蜓。郭奕心先醉。一醉長不醒。談理盡微妙。吐辭入窈冥。文采眞繡虎。嘯風生晶熒。把詩倚几案。色映紫翠屏。吟罷餘音在。三日尚繞梁。明時生偉人。堪光堯年蓂。懿德與瑞草。千載共流芳。吾輩只碌碌。資質偏沉瞑。辭鋒舊自鈍。因君發霜硎。詩病今愈窮。因君加參苓。南薰春草長。往往夢池塘。仍思九罭魚。何有漏鱣魴。定期五色賦。燦燦入明光。詞壇早

破敵。元功嘆嵬煌。恨君背來雁。萬里趣行裝。天涯已別後。雲雨各飄颻。要知相思意。月落百花場。長天不可盡。微茫隔參商。此時怨應深。何忍餞通莊。羸馬一異群。更恐顚且僵。君今比張仲。孝友護萬祥。歸期已將近。北望頻里鄉。只愧將巳曲。難堪酬麗章。不如一樽酒。相對盡餘觴。

悼亡

落月下階除。飛螢影亦疎。窗中人不見。猶照架頭書。

和寄寬齋韻

十年詩思向誰開。風月只甘鷗酒杯。依舊寸心猶未已。郢中一曲起予來。

奉賀洞巖源先生七十生辰詩三首

仙臺臺上五城樓。河上仙翁向此留。遥寄人間難老曲。長生何必訪丹丘。

芝蘭玉樹滿庭香。遍勸南山萬壽觴。東望蓬來多五色。天風吹上彩衣裳。

君言六月我生初。七十當年慶有餘。若是儒林尋故事。濟南口授與墳書。右壬寅六月朔旦作。

六十生辰。用五十自壽詩韻述意。

六十懸弧日。應知筋力微。聖恩無復棄。衰病未曾歸。夙昔甘盤舊。流年蘧瑗非。羞將雙鬢白。謾自照緋衣。

弔藤公實方墓

昔日藤公宅。禪林一逕深。東陲千里淚。北闕百年心。蒲葉無人識。松聲幾處尋。山中墳四尺。空有綠苔侵。丙寅八月廿一日。過千歲山下賦。追憶舊事。茫如夢耳。

和復菴菊花行十五韻

近者世賞大菊。夏月開者。亦似黃花盛時。去秋

有下恐脫一句押韻者

洛陽出與品三種。其中有經一尺二寸者。此方所出亦三品。有經八寸二分者一種焉。

種松唯見老虬鱗。種竹唯見棲鸞筠。誰思種菊如種玉。徑尺花開可忘貧。奇品歲增新菊譜。劉王范史昔成塵。焉知黃花非正色。莫比幽姿是隱淪。芳蘭還自爲蕭艾。杜衡亦能亂細辛。南陽大菊介眉壽。縱使中年踰七旬。花師巧奪天工妙。何嘗輪扁老斲輪。龍腦鵞毛皆舍舊。金盆銀盂不厭新。百煉精鋼應繞指。一點靈丹便通神。世間萬事何無有。大禹惟聖猶裸體。少康之子從文身。

公孫盛開招賢館。子陵徒弄釣魚緡。古來萋斐成貝錦。蒼天豈必得勝人。近見繁葩映朱日。定期濃艷媚青春。君不見義熙年後人尚在。頭上時戴漉酒巾。

席上和祇伯玉韻

十年長鋏不堪彈。萬里西風羇思寛。示我清篇開叢桂。報君雜佩綴幽蘭。紅楓江畔斜陽盡。白雁洲前過雨殘。世事唯歸長嘯裏。蘇門此去欲聞鸞。

席上賦得十日菊

黃花杯酒辭金香。盞把摘殘昨夜霜。好泛落英留客醉。

實心不獨爲重陽。

冬夜會祇子宅

城西揺落日。斜杖夕暉時。寧負黃金諾。來吟白雪辭。錦繡時薦酒。銀燭共圍棊。歡樂應終夜。幸憑玉漏遲。

讀書詞

貧家讀書子。常苦少藏書。富家讀書子。常苦多藏書。貧富二家子。少長讀一書。所見還淺深。果是非其書。讀書聊復爾。況又難於書。讀書行之始。故要博渉書。君子百行者。不愧所讀書。讀書能若此。始爲能讀書。爲告讀書人。尚其能讀書。

戯謝洞巖老惠金烟管二十韻

相思千萬里。芳草既爲烟。遥謝琅玕贈。何酬錦段鮮。斑斑雙淚竹。髭髭並頭蓮。鶩管長且細。螺杯小復圓。學如象鼻曲。鬣若馬蹄翩。聊比繞朝策。那論武子錢。碧筩宜共飲。青簡豈須編。王衍曾揮麈。蘇卿本嚙氊。趣同餐蔆境。狂似嗜茶顚。絶勝檳榔醉。要將桃李憐。丁香香自結。柳線線猶牽。朱焰龍啣燭。丹鑪虎伏鉛。飛灰金琯内。擊節玉壺邊。流火歌豳雅。薫風和舜絃。帷中非借箸。陌上是遺鈿。不羨飡霞客。還懐服氣仙。吐成玄圃霧。漱作白雲泉。嘗熱心良苦。紉蘭佩可捐。徹陽囬黍谷。尺寳出藍田。因識蓬瀛侶。徒勞採藥船。

烏江詞

楚帝爲君楚王臣。楚雖三戸足滅秦。沐猴何厭秦中苦。咸陽宮室化成塵。龍文之鼎黃金印。印可刓兮鼎可扛。刺刺猶説婦人語。笑見鴻門白璧雙。項莊拂袖爲誰起。劍舞未終聽楚歌。上游帝子今安在。江東父兄奈我何。

卜居作

今歳春初有司籍我宅。將入官。適値都下大火。避地海口。到秋初卜郭北林居。

滿城花柳半凋殘。嘆息人間行路難。烏鵲月中三匝急。鷦鷯林下一巣寒。還同東海乘槎去。且對西山拄笏看。楚客卜居堪可賦。卽將秋思託幽蘭。

移居内藤宿

青麥阡阡秀。紅桃樹樹春。烟中聽犬吠。似有避秦人。

贈南藩祇伯玉

宣化周南國。正風及汝濆。犬牙疆埸闊。鶉首列星分。社

稷宗藩衛。干城大國軍。摠陰光爽葉。棟萼吐餘芬。玉酒菁茅縮。金包橘柚薫。神山鼇共峙。滄嶼鶴成群。鵠渚靈軿下。鳳樓仙管聞。朱門增氣色。畫閣借氤氳。圜綠歌淇竹。池香採泮芹。鄒枚皆賦雪。荀陸既披雲。府僚知多士。才華見妙文。賈生年少傅。却恐未如君。

寄祝南紀祗伯玉五十

嘉賓初度會。春日正遲遲。南極新添老。西河舊得師。鹿鳴卿飲酒。麟趾國風詩。學比陳良悅。賢推蘧瑗知。鶯聲遷苑樹。蘭葉映堦墀。應是縣弧地。扶桑借一枝。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終

跋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後

余總角讀先生答建部內匠頭書。有云。合則鞠躬盡力。裨補闕漏。違則深藏其身。高栖其志。於是始知其爲人。竊有所慕焉。及長數閱遺書。多是國家有用之書。自非博物洽聞。洞見古今。而尤明邦典。安能如此乎。栗山柴氏曰。在中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非溢美也。獨恨先生之後。明邦典者寥寥莫聞。近時有頼襄者。好討論國史。其文可觀。而猶有未能出其範圍者矣。嗚呼先生之有功于邦典。豈淺鮮哉。宜矣。至今百有餘

年。海內稱之而不衰也。特惜其遺書多羅火災。而今存者。不及其半焉。余舊藏立原萬所纂遺文二卷。又求其所漏。相繼收錄。頃𣗳宇林祭酒示白石遺稿外集輯錄頗多。萬所纂亦悉收在其中。於是除其二卷既刻者。更編其餘。并余所嘗收錄者。校其異同。合爲二冊。名曰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後之人補其所漏。則余所望也。

天保辛丑七月既望。節山板倉勝明書于安中城齋署亭。

大岡讓 著

日本外史評論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京都賴又次郎等刻本

據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
京都賴又次郎等刻本影印

外史評論例言

一余嘗欲就襄史以集評論。因讀前輩議史之言。而有得余所欲言者。則鈔其的確者。歲月侵尋。殆充巾笥。比來刪訂。遂成斯編。古人有言。自非胸中有定見有定識。何由裁衆言之殽亂。以就一是之折衷耶。余賤陋書生。固亡一定識見。故一事而存衆說。是欲使讀者去短取長。補偏救過。要歸至當也。

一斯編所錄前輩論說。豈止於此。然域於睹聞。獨力搜羅。不獲兼之。必有遺漏。更有所獲。則當待異日而補焉。

一凡事。自卷首漸次皆舉大要。其欄外記幾葉。以便考索。讀者當先詳各家事迹。而後及斯編矣。

一山縣氏纂論。直錄論者姓名。今乃倣其例。若林道春山崎嘉是也。

大岡　讓識

賴襄。字子成。號山陽。

藤原肅。字斂夫。號惺窩。

林信勝。字子信。號羅山。薙髮稱道春。

新井君美。字在中。號白石。

室直清。字師禮。號鳩巢。

伊藤長胤。字原藏。號東涯。

物部雙松。字茂卿。號徂徠。

左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杜注。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

祭賴襄文

嗚呼文才之難。旨史留令而下。獨推韓柳歐蘇。彼褒然稱名家者。世不乏其人。而其膾炙人口。犂然中心者。天壤之間。豈易得乎哉。以支那四百州之大。猶且如茲。則在我秋津瑞穗之州。歷歷罕逢。胡足深怪。神武以來。且措不論。逮德川氏之龍興。惺窩作倡。林氏繼起。既而新室伊物之儔。翩然駢出。樹幟劃溝。帝制自擅。然而大業盛事。委靡未振。以有待乎後人之闡發之也。至我子成。文才天授。別開生面。文宗八家。而不承其範圍。詩步趨宋元。而不隨其圈套。胸羅四庫之書。巨眇細昕。綜覈臚列。故其發而為詩為文。為史策。奇正萬變。波湧電發。操觚之徒。相顧失色。加之潛心　皇朝綱羅今古。理氛之原。沿革之由。莫不窮究。嶔崎歷落。技戟成隊。其在京寓久。文名籍然。衣被海內。讀書子仰之。猶瑞星祥雲。間有毀譽不公。且評變氛。而隱然執文壇牛耳者數十年。莫敢或爭。若其外史新策通議樂府者。實　神武以來創見之書。而其詩篇及雜著短章。悉備大家手段。其或恃才揮霍未歷鍛鍊者。未必無之。而細瑕小疵。未足以訾議者也。要之　本邦自古及今。於詩文二途。未有駕而出

慭遺。謂強留也。

古賀燾。字溥卿。號穀堂。

其上者也。書畫雖其餘事。亦優入神品。可謂文苑全才。藝林鉅匠矣。余交子成。垂三十年。其間久離暫合。不可勝數。而其合也。未嘗有淹三日者也。唯其臭味相合。而嬰懷最甚者。則去年嵐山之花。鴨河之水。抵掌罄驩。以為千歲奇觀者。宛然在目。而遽為永訣。且通議之評。酬其深囑而生前不逮。冥冥之中。負茲良友。胡天道無知。不慭遺伊人。以福天下讀書子。而奪之之速耶。余將過三株之里。弔其遺孤。閱其文藻。覯物懷人。以侑薄奠。哭知己於九泉。而官守有禁。不能自專。姑陳哀辭。以代蘋蘩。嗚呼哀哉。

古賀　燾　撰

引用書目

羅山文集　鵞峯文集
日本逕史　垂加文集
集義和書　本朝孝子傳
國朝諫諍録　閑際筆記
愼思録　日本人物史
保建大記　栗山氏弊帚集
足利將軍傳　忠孝類説
中興鑑言　舜水文集
大日本史賛藪　倭史後編
三忠傳　藩翰譜
讀史餘論　徂來文集
鳩巣文集　駿臺雜話
紹述文集　橘窻茶話
西溟餘稿　澹泊文集
湖亭渉筆　烈祖成績
新安手簡附録　明霞遺稿
武家閑談　本朝通紀
蜕岩文集　紫芝園稿
猗蘭臺集　周南文集

常山樓筆餘　逸史
通語　中井氏弊帚集
國史綱目　思玄亭遺稿
淇園文集　素餐録
冬讀書餘　静寄餘筆
春水遺稿　精里文稾
高山正之傳　孤山遺稿
續蘭室集略　國史畧
拙齋小集　皇朝史略
明徵録　續皇朝史略
征韓偉略　山陽文稿
通議　日本政記
山陽遺稿　行雲樓遺稿
讀史偶論　國史纂論
娯語　泰山隨筆
醍醐隨筆　南里文集
毅堂遺稿抄　泰庵遺稿
温山文　愛日樓文集
今世名家文鈔　磐溪文鈔
南山遺事　南山史

一葉

巖村秩。字大猷。號南里。

日本外史評論卷一

大阪　大岡　讓　纂著

目次

前記後記目

巖村秩曰。蓋鎌倉氏以降。武人代管轄天下。故必受征夷之宣於朝廷者。而後乃得列正記。所以正名分而一統紀。其意固美矣。然新田氏未膺征夷之任。特以專兵馬之權。得列正記。而織豐二家總軍國之重。顧以無征夷之拜。置諸前記。一與一奪。自亂其例。有未厭人意者。然以大史之撰。其例猶有自相牴牾者。況此書曷用深推究也。

牴牾。違戾也。

六葉

平氏

藤原秀郷見將門

下野掾秀郷

相馬小次郎將門

齋藤馨。字子德。號竹堂。

喋々。多言便語。

齋藤馨曰。秀郷何如人也。曰其迹則誅叛賊而安國家也。謂忠可也。其心依違觀望。見勢而變也。謂忠可乎。不忠其心。而忠其迹。猶且得忠臣之名于天下者。幸耳。何以知之。當將門之叛也。秀郷不敢舉兵討之。造其營通謁。將門喜迎之。髮不暇結。喋喋款語。畧無威儀。秀郷出謂人曰。輕率如彼。不足成大事也。遂與平貞盛討之。討之者迹也。其造謁之心則何如耶。說者曰。秀郷之謁。非就而降之也。欲窺其隙而謀之也。余謂不然。秀郷果欲謀之。何必造謁。顧此時。將門舉事之初。將士未甚服。而秀郷名已著。故其至也。將門喜之。喜其至則必恐其不至矣。乘恐之之勢。討未甚服之敵。秀郷何不移其造謁。而一見於旗鼓之際。吾將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然則秀郷之謁將門也。豈不曰將門王族也。為王可也。我藤原氏也。相王而為關白。為大臣可也。聞純友既以是與將門約。將門果足相耶。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是其所以造謁也。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為。故去而討。若使將門結其髮。安其語。而畧修威儀。則秀郷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則秀郷未謁之前。其心有叛賊而無朝恩。苟有叛賊而無朝恩。是亦將門耳。純友耳。秀郷同其心於將門純友。而比其名於貞盛經基。故曰幸也。

伊豫掾純友

鎮守府將軍經基

八葉

鳥羽法皇立後白河帝

權中納言光國

源光國曰。鳥羽法皇寵美福門院。錮於哀誓言無不聽。后以　近衛之崩歸罪於　崇德及藤原賴長之蠱祝。故勸　法皇不立重仁親王而立　後白河帝。此國家治亂之所係也。　後白河之於　近衛兄

蹀血。師古曰。蹀。謂履涉之耳。

詩箋。長舌。喩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乱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

栗山愿。字伯立。號潛鋒。

關白忠道。慫慂。勸也。

伯仲。喩兄弟也。

也其事異於　顯宗　仁賢之推讓不宜以兄繼弟世嫡相承在禮為正衆心輿論實歸重仁而艷妻煽方處　法皇惑其言而立所不當立遂激　崇德之怒陵土未乾京師蹀血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信矣然保元之禍推原其本實基於白河帝好色焉　帝鍾愛待賢門院而遂至敗斁彝倫　法皇亦知　崇德之非已子嘗有叔父子之語故不慈於　崇德固非一日而后之狡謀亦因而易入可不戒哉

栗山愿曰　近衛帝　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為四子而長於　近衛帝既十二年矣昔　顯宗以　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已也固非常經也　後白河將在所當立耶應及於　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　近衛之後皇嗣至重天位至貴天人係焉　法皇不察天倫之敘衆心所嚮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慫慂贊成以阿順後宮　法皇之過舉固已大矣而忠道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乎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敕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敘彝倫規正

同上

同上

晏駕。凡天子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

邑虎傅翼。綱目集覽傅讀曰附。著也。韓詩外傳。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

饑鷹飽肉。魏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喩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布乃解。

山縣禎。字文詳。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太政大臣清盛

宮壼則亦末耳一朝晏駕昆弟交鬨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傅翼饑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大觀非望西滅東起怯恇委靡惟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

崇德上皇舉兵

山縣禎曰　近衛　後白河之立雖非　上皇意然其父之所命豈得違之哉而待父沒而起兵將奪其位不義亦甚矣如賴長則助成其不義者也苟事上皇者與從其不義而隕命於矢石之間就戮於斧鉞之下不若諫而死之愈也而賴長以下從之者皆圖其利徼幸萬一耳　後白河之於　上皇雖兄承其統則祖也舉兵而拒之其罪亦大矣速奉璽而上之遜其位可也苟事之者亦宜以死而諫之也而關白忠通輩以與其弟賴長不相能欲因事誅滅之是以幸其兵討耳當是時三綱淪天理滅君臣上下各恣其利心以致大亂可勝歎哉

清盛應召

栗山愿曰平清盛母乃重仁親王乳母也　鳥羽帝遺詔將士而獨不及清盛蓋疑之也而清盛應女院之召不與　上皇異圖比之源為義明暗果為如何

十葉

或謂清盛忍乎重仁將何所不忍曰。王法先義而不
先情論公而不論私猶衡平鑑明也未來不迎既往
不追視向善之方開改過之道是以雖姸媸不可逃
輕重不可差而無敢怨之者如夫保元應召女院平
治脫帝賊中皆清盛之功。以其後來之罪惡縱令
日之忠勲豈王之大法哉

上皇遷讚岐

又曰。帝既無菟道顯宗之讓而上皇亦乏
仁德仁賢之德以母兄之親太上之尊欲託軀於
叢林山野猶不得已也可勝嘆哉蓋桓武遷都以

同上

中納言信賴

降。廢天子在焉未聞流天子也至是禍門一開因襲
為例承久元弘。陪臣之處天子每常遷之荒陬僻海
而後已夫上皇擁亂召兵醞釀積欝既如彼則六
軍一敗髠髮乞降非悔非改過也非勢窮力屈也徒
畏死耳其不知耻亦甚哉

藤原信賴作亂

又曰。後世人主禁中與居婦女也嬖幸也庸人邪人
也平治之亂雖承于保元而職由信賴矣嗚乎男寵
之害舊矣然未聞召禍如此之慘也孝謙之廢皇
太子以私通侍童彼其淫穢放縱顧不啻此也則其

十二葉

少納言通憲。剃髮號信西

青山延于。字子世。號拙齋

左馬頭義朝

馴致。以漸而致。曰馴致。

發責之詔蓋欲以構成其罪者而若信賴寵滿志驕
以庸劣逞凶邪上皇坐受之幽辱而不察信西所
謂反臣在側而不知忠臣諫之而不悟者豈不為之
發也乎。

青山延于曰。信賴庸劣。包藏禍心藉上皇之寵欲
秉朝權為藤原通憲所抑不得逞其志竟誘義朝以
為已黨至悖逆滔天原亂之所繇起蓋上皇之不
明有以馴致之也

清盛討賊

長井定宗曰兵猶炭火也火氣雖熾未徹炭心則浸

內大臣重盛

搢紳。搢。插也。紳。大帶也。插笏於

水可消覆灰可滅火氣已和炭心則不易消矣兵亦
然也其勢雖盛衆心未和謀慮不一則攻易拔擊易
破。人心已和攻守備全則勝之難矣宜哉重盛欲及
起兵之初而速馳討賊也。若微重盛之決策則清盛
失機必矣一失機則他日戰大勝兩皇永陷檻穽
都人大被其害宮室灰燼京師變為榛棘之地矣。
兩皇早脫虎口洛民早免賊害者重盛之計畧有得
其機也。

栗山愿曰。當邦家無事上之人欲振興廢墜以文飾
昇平則搢紳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必鑑戒古今有

十三葉

紳以記事。謂廷臣也。

往往。非一也。

赤族。漢書注。以為流血丹其族。徐氏筆精曰。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其家赤貧是也。

所退省而至得其志傲慢奢侈不能保然當天下有事則介冑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奮搏迅鷙以務乎自效而放横不法無復所忌憚其始乎忠功以起身而終乎凶悖以亡家者往往是矣是時車駕幸清盛家攝關公卿奔走其門挾天子以令將士所忌義朝舉族伏誅功名無復比肩武臣威望之盛源平以來蔑有也安知異日將相之權不既根于此歟又安知異日赤族之禍亦不已原于此歟

後白河上皇請信賴死

闕義寧。字子弘。

中井積德。字叔處。號履軒。

折簡。謂短牘也。魏志。王凌傳。卿

闕義寧曰吾聞之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後白河之謂乎已寵信賴因取顛覆之禍而未悔又為信賴手書請其死甚矣其溺於人也

中井積德曰嗚乎上皇之溺於信賴不亦甚乎然因此致邦家之疚而弗悟猶可也夫以萬乘之尊窘於豎子之手饑渴且不免壓乎遁出匹馬踏霜雪以脫虎口其屈辱辛苦無比雖欲不悔焉而怒弗得及六軍奏凱鼎肉在俎則信賴之腹背身首寸臠之猶不足甘心　上皇乃為之折簡飛節戀戀希其免死

十四葉

直以折簡召我。當敢不至耶。

何溺之至于此也是特不可曉者非邪

清盛流源賴朝

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蔡注。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

安積信。字思順。號艮齋。

林道春曰或謂舜之行罪也幽崇羽三危皆得其處所謂五流五宅是也平氏之流賴朝于豆州不得其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燼易發平氏於是失刑矣

安積信曰議者謂清盛欲殺賴朝除後患重盛諫止終為賴朝所滅是不智也且不謫諸西陲而放之源家遺澤之地故一呼而八州皆應可謂智乎予謂不

傫然。極困也。

中村和。字子緘。號栗園。

然彼傫然孤兒何所能為逆料後患而殺之是特姦雄猜忌之事仁者不為也設使重盛久在世清盛不逞凶虐雖有百賴朝安得濟其事不幸早世清盛凶虐益熾賴朝得投釁而興是非賴朝滅平氏平氏自滅耳昔周武王滅殷紂封其子武庚為諸侯武庚挾三叔而叛果如議者之言則武王亦可謂不智乎

中村和曰夫方義朝之舉事也賴朝年甫十三嘗勸其父逆擊清盛于途中敗走之間馬上坐睡且拔刀斬士冠此其膽氣勇壯而大將之度量已備矣雖庸人愚夫皆知苟活之則異日必起雲雨終非池中物

同上

大納言頼盛

姑息。姑婦女也。息小児也。

也。何況重盛之智。而有不知之者乎。縱令池尼與頼盛。固請宥之。為重盛者。不可不勸清盛除之。以絕後患也。若不聽。竊奪而殺之。其誰謂之不仁。況清盛欲殺之乎。然同池尼固請宥之。是溺於姑息之愛。而貽後之患者矣。

二條帝納故近衛帝后

源光國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大臣皆諫爭。獨李勣阿其意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二條帝欲以太皇大后為皇后。群臣以為不可。曰。神祖以來。未有立為二帝之后者。然　履仲草香幡梭皇后再為。　雄畧之后。事見正史。此雖非得禮之正者。皇朝非無其例。當時公卿偶失檢閲。而或有援武氏之例者。則益謬矣。武氏之事。固異於此。而　帝未嘗不以勣之言為是。其意亦謂此朕家事。不須問人。故外議一切不聽。至於　法皇亦以為不可。則以天子無父母之語拒之。不孝不君。甚於高宗之所為。其不馴致禍亂。豈非幸歟。

同上

大納言經宗　檢非違使惟方

清盛流經宗惟方

栗山愿曰。甚矣世多姦。而人多術。一邪之起。衆姦乘之。欲賣彼顯然之邪。以成隠然之姦也。蓋一邪之欲有厭。而衆姦之禍不測。信頼一庸人也。已所希不過將於禁衛也。經宗惟方。固稱多智。其意將謂我　帝之舅也。我　帝之乳母子也。我徒可執政耳。信西何為者。圓首方袍。翫邦家于股掌也。其志將以勦除信西而歸罪信頼。因覺信頼併及　上皇也。夫信頼之逆。雖三尺童子。猶知其敗。二人之智。豈不知其終不可依頼。而當其起事。信頼曰。　上皇可幽。二人亦曰。可幽。信頼曰。大將可任。二人亦曰。可任。蹐躳最翼。瞿瞿僕僕。若不敢為崖異也。信西既賊。清盛還京。則翻然如改志易慮。驟擁天子。歸六波羅。始也讒黜信西之兒。終也離間二聖之歡。天子已以其親子。已而不之察也。百寮又以其功于邦。而不之罪也。其隠然不測之志。於是成矣。嗟夫。螳捕蟬。而雀伺螳。不知有清盛者。擁九狹彈。以擬其後也。姦人亦可以戒夫。雖然二人者猶在。則清盛不得專朝。二人者之竄也。固二人者所自取。而豈直二人者之禍也。亦王室之不幸矣。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也。

僕僕。煩猥皃。

十六葉

清盛察誹謗者處法

阪井華曰。清盛既擅天下。撰京童數百人。巡察畿内。有一言及己者。輒吏其家。周厲王使衛巫監其國人

阪井華。字公實。號虎山。

周靈王暴虐後

秦始皇坑儒生于咸陽無他其不善甚於佗人故其恥深於佗人也清盛之於厲王始皇地隔萬里時曠千歲而其所為如合符節是亦孰教而孰使之也夫既有恥於不善之心則有趨於善之心心趨於善而天下之治亦隨之矣然厲王始皇皆亂天下而清盛亦終於亂亡者何也徒知恥其不善而不知充其善也

救得衛巫使監國人之謗者以告則殺之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或曰是障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王不聽

始皇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重盛徵兵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猶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益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僴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於此清盛欲幽　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雖出于一時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

僴然勁忿貌。

率卒通急遽之貌。

重盛祈死

貝原篤信曰重盛憂其父清盛之驕惡屢諫不見聽

貝原篤信字子成號益軒。

不可若之何於此乎慮其家必亡詣熊野神廟祈先父而死歸後偶甍按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柳宗元誹范文子不知命誠是也如重盛固是善良彼苟不死則平民之亡亦未可期也然先父祈死者為不孝請神求死者為不知命蓋質美而不學故不知其非也可惜哉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存焉則清盛不敢逞凶虐而社稷安亡焉則凶虐熾而天下亂何遽傚士燮之祈死也此則議者之論誠當矣但重盛之意蓋謂平治之亂義朝父子相戰遂殺之雖曰朝命不幸莫大焉清盛悖逆不幽天子不止當是時從父乎從君乎與生而視此悖逆不如死而不視之為愈也其志亦可哀矣雖然以大義律之究不免識者之譏也文天祥不云乎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入臣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善哉天祥之言人臣事君固當如是人子事父不當如是乎重盛若能自重忍憂悶致積誠喩父於道

淪胥。相牽引也。

清盛未必不從其言或不從而興兵犯闕則移牖下之死於清盛或馬之前事理俱盡無復可議此之不慮而厭一世之混濁從士變於地下遂至君臣淪胥以亡惜乎其有大賢之質而未嘗學也

山縣禎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兇暴祈死於熊野神而薨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生亦豈得祈而死乎觀重盛卻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舉世咸惑釋氏則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是事哉大抵野史多成乎釋氏之徒多傅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已

摩島長弘。字子毅。號松南。

摩島長弘曰君有累卵之危父有滔天之惡以一身之力任君父之安危天下望之兆民瞻之嗚呼重盛之任也固重矣方此時為重盛者當益竭誠盡忠維持保護死而後已是臣子之分也顧乃慘慘慽慽若無所容祈死於神是兒女子之事也夫重盛沈勇明斷能達事理何其遽然邪蓋尊崇浮屠沈溺寂滅之教視時察勢傷情疚懷知榮華之不久嘆罪障之無滅蕭然愴然義氣消磨壯志沮喪不顧人事之可盡而求一死之免憂遂至懇祈諸神是惑佛之所致也嗟乎使重盛延生二十年確然守大義委身竭力為

平氏之棟梁則或不至以如主葬于魚腹闔族沈於海底惜矣哉然死生有命非神之所司祈死得死亦命也抑又天之所以棄平氏者乎

後白河法皇移鳥羽

旭日將軍義仲

山縣禎曰法皇初為藤原信賴所拘再為清盛所幽三為源義仲所辱信賴清盛等之凶逆固亡論也已當是時上廢教化而無復君臣父子嘗流　崇德上皇又使源義朝殺其父上之所為如此是以逆臣相踵興鴟張跋扈至數幽辱至尊亦唯自取也夫人道者倫理而已矣天下一日廢人倫何以能治也哉

跋扈。猶強梁也。詩皇矣無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

維盛伐賴朝

右中將維盛

安積覺字子先。號澹泊齋。

上總介忠清

安積覺曰梁臨川王宏伐魏自洛口遁去百萬之師齊甲投戈填滿水陸宏素懦怯勸之使退者呂僧珍也昌義之怒曰僧珍可斬時有蕭娘呂姥之歌維盛初無退意勸之者忠清也淨海欲斬之時有兜首衣緇之歌何其相類也又有尤相類者杜佑曰昔桓溫舉兵東下往戰烏折中宵鳥驚溫謂官軍圍之既而定桓宣武雄爽猶以鳥驚致疑宜維盛之潰走也

清盛遷都

林道春曰清盛有若董卓高歡朱全忠然自漢以來

賊臣竊國命。將欲移禺。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卓不旋踵而死。曹氏竟覆漢。魏唐之祚。終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来一揆也。夫都城者。和州為善。是以上自　神武下至　桓武。大率都焉。如有間遷。亦為不多。城州之為地又益善故。　桓武相攸于此。為萬世不易之事。然清盛誇元舅之權。為遷都之事。暴虐滔天。壞民屋害人民者。不可勝計。故我與董高朱之輩列之。

藤原長方建議

同上

藤井臧。字季廉。號嬾齋。
囁嚅。口動貌。
趑趄。行不進貌。
齋藤謙。字有終。號拙堂。

藤井臧曰。凡大臣威權之重。同朝共國者。不可不畏敬焉。然倘至於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則可賤矣。豈丈夫之態乎。唯如漢公孫祿之於王莽。楊彪之於董卓。晉王祥之於司馬昭。謝安之於桓溫之類。而後足觀也歟。我左大辨長方之於清盛。則有優於此者。為國直言。而不避彼之怒毒。又且令彼感悟已非。略有悛心。賢哉長方也。

齋藤謙曰。北魏爾朱榮既行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諶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之事。當與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諶乎。諶國之宗

三十葉

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見洛陽宮闕壯麗。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夫榮之虓暴。靜海之狼抗。怍之者死。獨元諶以直奪其氣。長方以智折其鋒。能使暴人感悟。改其圖。抑亦偉矣。

清盛燒二寺

齋藤馨曰。自王政之衰。緇髡狂橫。南都比叡其尤也。當此時。雖有勇武之人。皆惑於狂誕之說。靡然屈手。折膝而莫之敵。彼見其如此。益以自恣。甚至使天子有不如意之歎。則是僧徒者。蠹國害世之姦民。而南

同上

巖垣松苗。號東園。

都比叡者。百世不拔之巢窟也。今清盛斷然滅之。斬二百餘人。燒一百餘人。亦足以落狂髡數百年張大之膽矣。推其心。則非悟浮屠之誕也。非除天下之害也。特怒其助賴政。而其為心也私。論其事。則不淪于流俗迷溺之見。而洩天子之蓄憤。掃姦賊之巢窟。其為功也大。噫南都一燒于清盛。而比叡再燒於織田信長。自此已來。雖有餘姦殘賊。而聲勢威力。不足復動天下矣。

清盛病煩熱

巖垣松苗曰。盛衰記平語等。佛者之作。故以燒南都

二寺為大罪且記清盛病燒灌水奇怪其狀作者意葢為燒寺之報也余謂清盛病熱之甚耳何可怪之有又以清盛為慈惠僧正後身其無定見固不足論也

知盛不納源義仲請和

齋藤馨曰治承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為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弃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讎積怨宜銘肝

肺即不能一擊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肩是平氏之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子若卷甲戢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歎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為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雖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為平氏也自為也此時義仲生釁於賴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其借其勢以制賴朝苟得志於賴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不和亦敗和而忘平日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寇於明日不智但不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此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

重衡被斬

巖垣松苗曰鎌倉氏若仇重衡則宜自殺之而虜送諸南都委以暴僧徒報燒寺之怨非法也豪雄所為不宜如是

賴朝召賴盛

山縣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羞恥之為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絕

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百世矣而賴盛貪饕獨無愧乎其心何耶或曰宗清之救賴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顛踣覆亡者實基於此宗清豈得逭其咎哉曰然然初宗清之救賴朝義朝父子既亡於是惻其傫然無所恃以為藐諸孤復何能為乃請池尼而免之不暇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賴朝雖幼從父而叛則罪固不得免誅宗清以王法處之可也况他日闔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咎哉君子於人功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矣

安德帝崩

源光國曰。平宗盛挾帝西奔。京師不可一日無主。故立後鳥羽帝。其勢有不得已者。而帝之與後鳥羽。皆法皇之孫也。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法皇以為京師立主。平族絕望。可以招討慰諭。而神器得復。帝得以還也。平族以為帝我家之所出也。奉還京師。安乎天位。則我輩可以瞑矣。今彼既立主矣。是遂廢帝而名我為賊也。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餌敵。然則海上之崩。殆非法皇速之耶。當此之際。使法皇有宏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有以善處之矣。雖然。帝僅任衣冠。不知運祚既傾。而平時子之果決。固非法皇所能料。則亦未如之何也矣。

宗盛非相國子

巖垣松苗曰。論者言二位禪尼恥宗盛鄙怯。故云然。恐非實事也。余謂不然。二位尼畏相國之怒。故生涯不敢言。至是始告其實耳。相國梟雄。何生宗盛。賣傘僧之子。宜其鄙怯。林道春亦曰。宗盛非清盛之子。故昏弱也。

梟雄。綱目集覽。梟。勇健也。雄。武備也。仲馬曰。謂善鬪也。

上總五郎兵衛忠光

忠光圖刺賴朝

山縣禎曰。忠光之事。與豫讓酷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非有所為而為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而趙襄子則感讓之義。而宥其死。至于再而後不得已殺之。賴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與義理之志何薄。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之士也。

趙襄子滅知伯。其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得讓。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之。子不為報讐。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為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舍之。讓避而已。後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遺類。漢書注。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如淳曰。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孑遺為無噍類。

日本外史評論卷之一終

二葉

攝津守賴光

恬熙。安和也。

日本外史評論卷二

大阪　大岡　讓　纂著

源氏上

賴光遺馬

賴襄曰。攝政兼家之落二條京極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世傳以為宴集盛事。前此所無也。夫賴光時為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虞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恬熙為務。媮衣甘食。漁色鬪歌。而捕盜討賊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平治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

八葉

鎮守府將軍陸奥守義家

中納言匡房

張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過老人。墮履地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閔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乃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且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漢高定天下。

關白賴通

義家學兵

齋藤馨曰。吾嘗以為義家之用兵。得於天性。而成於百戰練磨之餘。當時將士。無敢議者。而彼匡房者何人哉。家世業文。未嘗一操兵。而僅抱一卷兵書。自以為知兵。是亦不過趙括之兵耳。而義家遽服其言。遂從而學之。何其義家之自輕也。曰。非自輕也。即自重也。昔者張良從異人受書。先儒論之曰。異人所教在意。不在書。今匡房之教義家。吾以為亦然也。義家身為將帥幾年。所向無敵。天下神明視之。其心因以為無復足畏者。方與賴通語之際。或有鋒銳太露。偃然自是之色。是匡房之所聞而惜之也。蓋自是者。任意而行。不敢用人言。其終必至于一敗塗地而止。故匡房折之。將以成就之也。不然。以縉紳執笏。未嘗一操兵之人。而折宿將名師於一言之下。以未知兵是從者之所以慍而告也。為臣者且慍。而義家夷然不敢慍。即待其出。禮之。是其虛心聽人之速。不待如良之納履約往。而後可教矣。蓋義家嘗自以為是矣。及聞此言也。啗然自歉之心忽生。自歉則臨事而懼。慮勝而進。必不以輕忽事。匡房所謂兵略。不在書而在此也。及後三年之役。義家見營外鳥亂曰。有伏。搩之果然。因謂人曰。是兵書所謂飛鳥亂行有伏也。吾不學則殆矣。是亦義家審地勢。不敢直進。故能然已。不然。悍然勇往。不暇顧書中語。而伏兵既環視而起矣。唯義家有學以知之。故此役三年而成功。使其不學。則將見其至於十數年而不已也。由是睹之。義家威重天下。善以功名終。由受匡房一言之教。故曰。是義家之所自重也。

厨川次郎貞任　三郎宗任

宰猶曰仕。

義家私闘

安積覺曰。武衡家衡之亂。義家血戰數合。敗而復振。卒能摧堅挫鋭。誅夷二虜。而奥地廓清。義家之功大矣。故其上解稱武衡家衡之謀反。罪既浮於貞任宗任。請速下官符。獻首闕下。廷議以為此私闘也。不可下官符。既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事遂寢矣。然以二虜之叛。為私闘。竊謂不可也。陸奥出羽之士馬甲兵。糗糧儲峙。皆公家物。而二虜徴發之。運輸之。疆場騷然。民不聊生。義家撃而平之。可謂牧宰之寄不忝其職者矣。蓋二虜之搆兵。起於吉彦秀武。憾真衡而

安倍安太夫頼時

非有逆上之名。故當時視為私闘。而其恣動干戈。攻剽國司。是亦反也。何得謂私。必若頼時貞任之塞衣川關。據鳥海柵。掠賦税。奪庸調。而後得謂之叛乎。當事者當議師之曲直。不宜計較賞之有無。義家之舉非歟。則當黜之罰之。是歟。則當優之勞之。而以議者之言。不下官符。是朝廷吝賞也。何以能服將士之心哉。姚令言舉兵犯闕。李懷光與賊連勢。德宗播遷而亂離相尋者。皆以恡賞也。設使義家部曲有怨望者。則朝廷將何以應之。吾未見其可也。雖然。為義家謀。則其請官符。當在繕兵赴敵之時。三年之間。歳月不

參議教長

髣彿。謂形似也。

鎮西八郎為朝

為不久。而必待平定之日。然後奏其形勢。亦已晩矣。故議者得以弄文而没其功。惜哉。

為義應召

栗山愿曰。源為義不克力陳大義。以諭教長。徒辟以晝寢夜寢之所髣彿。所以一為教長所屈。不能復對也。崇德上皇遣教長召為義。為義辭。教長曰。夢因無常定。故曰夢幻泡影。且身為武辯。説感夢拘忌。我不敢奏。宜親至宮辯之。為義言屈。遂赴調所。雖自知死于是役。分鎧冑於諸子。而於義何所補也。

為朝進言

又曰。寡不可以敵衆也。小不可以勝大也。不可勝不可敵者。常勢也。其敵其勝。奇也。故善之者。出奇無窮。不論小與大寡與衆也。且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而多多益辦者。韓信而已。趙括之於白起。王尋之於世祖。曹操苻堅之於周瑜謝玄。皆足以為兵多之戒也。源為朝膽勇明決。可謂善制奇者也。若頼長改志悔過。遏兵講和。策之上也。既不能然。任之為義。付之為朝。猶未失策之中下也。居然受敵宮門。非所謂無策者乎。

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也。使頼長用為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頼長不從平治

惡源太義平

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賴。要平清盛於安部野。義平之言。固為奇策。使信賴用之。亦未必不得志。而信賴不從。賴長信賴。剛愎自用。坐失機會。欲不敗得乎。雖然彼二子者。悖逆之臣。禍敗自取。何足道哉。

山縣禎曰。諺曰。山人知山。舟人知舟。戰略唯當委之武將也。而賴長自用。以取敗。亦可悲矣。其曰。張堂堂之陳者。與宋襄所謂不迫阻隘。不鼓不成列。同一迂回之言。適足以貽姍於後世矣。

義朝殺父

淺見安正。號絅齋。

淺見安正曰。嗚呼北畠親房之論甚當矣。余毎讀至為義言義朝若托我而來。吾必當換吾命以救之。見神皇正統記。未嘗不廢卷而歎也。義朝於是乎可謂喪人心之至。而罪實通于天。鎌田正清阿意飾非。主臣淪胥。以陷于弑君父之大惡。吁亦可醜矣。

准大臣親房

栗山愿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寧為歐血之趙苞。而不可為指心之徐庶。禍亂卽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俱就鼎鑊可也。源親房曰。子或兇悖。父得而殺之。石碏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也。

晉趙苞母為鮮卑所劫。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漢徐庶母為曹操所獲。庶辭劉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自此別。遂詣操。○衛石碏子石厚黨州吁弒其君桓公。石碏殺厚。

摩島長弘曰。保元之亂。義朝不能救其既降之父。其罪固不待言矣。然義朝殺其父者。出乎清盛之奸謀。清盛先殺其叔父忠政。為之倡。以使義朝殺其父。欲殺人之父。先殺其叔父。殘忍亦甚矣。故原其情則清盛之罪。固不在義朝之下。而史氏之論。獨責義朝殺其父。而不責清盛殺其叔父。是豈非先其罪而後其情者乎。

長田忠致殺義朝

庄司忠致

宇都宮三近。字由的。號遯菴。

宇都宮三近曰。長田忠致何為者乎。累世仕源氏。受其恤。且政清妻忠致之女也。舍君臣之禮。離姻家之親。弑其君。殺其婿矣。不信不義之甚也。

鎌田次郎政清　一作政家

栗山愿曰。摅虎投穽。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不惻乎救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身。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子有為。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

上總介高望

散位致頼

漢書藝文志。小說謂之稗說。街談巷論。皆小說之類。師古曰。稗官。小官也。

歷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頼。列源頼光之上。頼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頼之冑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為邦誅賊。未聞為下弑上也。若謂之忍殺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附之者有功。令將不惡盜人。而惡為之附。不亦悖乎。自源頼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稗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真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摩島長弘曰。栗山氏之論。其意以為。義朝王室之巨賊。忠致為邦誅之。固天下之所同快也。豈可罪之哉。且曰。忠致高望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為邦誅賊。未聞為下弑上也。是其辨忠致非義朝之臣。誠確矣。然察當時之勢。忠致雖不為義朝之家臣。亦得非嘗受其使令者乎。何以知之。忠致以女妻鎌田政清。政清義朝之家士。則其形勢可知也。況義朝平治之舉。不過欲壓平氏之權。以報其私怨耳。惟其所與謀不得其人。而妄蹀血王廷。故不免有亂逆之名。是淺慮之所致。而非寔有弑逆之心者也。然則忠致殺義朝。非為天下。而為清盛也。非為清盛而為已也。清盛果為忠誠之臣。則忠

首鼠兩端。鼠性多疑。行則一前一却。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兩端。

致為之殺義朝。於義或可也。然清盛者。其暴虐亦一義朝。則將何益王室乎。蓋平氏以重賞募獲義朝者。忠致為利所誘。以殺之後。果貪賞無厭。反為清盛所折辱。且終身首鼠兩端。不知守義。卒為頼朝所戮。其醜行如此。則彼豈知其於義可誅而殺之者哉。是忠致之狼性豕心。可惡之甚也。故吾聞其為利殺人。未聞為邦誅賊也。

源三位頼政

頼政說以仁王舉兵

源光國曰。源頼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為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為敵所逼擠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於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　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頼朝殄滅平氏。豈非頼政首倡之力歟。

詩。下國綴旒。箋。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

漢韓馥袁紹上劉虞尊號。虞厲色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汚邪。

栗山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毎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頼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

襁褓。繦褓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襁褓被也。孺子。幼少之稱。

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 法皇。脅迫 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旦夕。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遼宮軟質。灑血授袂。鼓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顛。出 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中井積德曰。世之論以仁者。稱以仁首倡義。誅亂雖事弗就。實感發天下義氣。卒除平氏。其義大足稱。吁。謬哉夫。高倉帝之與以仁。皆 六條帝之叔父。當六條帝之世。高倉帝固不宜立者。其立也。平氏為之。高倉帝不宜立。則以仁亦不宜立矣。以仁於 高倉帝兄也。於 安德帝伯父也。亦皆無可立之機。抑賴政之舉事。為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於以仁曰。王宜立者。嗟賴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為然邪。是求為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臣耳。夫以亂賊臣子。雖舉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也。以仁之戮。雖出於平氏之手。而亦天誅所不容。但其以誅亂為聲。宜乎後人之迷於茲也。故君子必採其源而誅

三十五葉

其心。

三浦大介義明
山崎嘉。字敬義。號闇齋。
次二郎義澄

三浦義明死

山崎嘉曰。義澄兄弟之不顧親之死。與漢之王陵趙苞異世同情之事也。可不哀哉。其扶父而去。則既已不能也。儻與父共死乎。或與父共降乎。此皆父之不可許也。必矣。然則與其違父命而死無益也。寧揖君而繼父之志者耳。使程子論之。則亦可與王趙同斷案耶。未可知也。

源光國曰。義明師子孫。應義舉。又守衣笠城。自以身為行路累。戒子孫棄己去。其志欲以死勸子孫立功名。在義明則得矣。而義澄等為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何也。當是時。義澄與賴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賴朝。孰重孰輕。安得棄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焉。足以扞禦。或不幸不免。與父同死。亦不失為孝子慈孫矣。今徒知從父命之為義。乃恝然去之。棄而不顧。豈為人子者所忍為哉。可謂不孝之甚者矣。

和田小太郎義盛。後左衛門尉。
恝然。無憂愁貌。
三十八葉
伊豫守義經
梶原平三景時

義經見賴朝

摩島長弘曰。山崎闇齋。黃瀨河詩云。昆弟久流離。相逢淚泫洏。不負此初志。惡乎有景時。此詩語雖不圓。

意則可稱頼朝之梟雄義經之精悍固不能相容然其積年流離卒然相會眞情之所發豈有他慮乎其相忌害夫友于之道者皆私心之所致也

源氏下

後白河法皇立後鳥羽帝

山縣禎曰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　安德帝尚在而京師別立主是有二王也其悖理亦甚矣易云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夫民有二君天下何以能定乎哉

義仲請討頼朝宣

四郎高綱

栗山愿曰法皇使義仲無請而不聽苟不爲此至於以身然存亡在天可否在此悖道苟免則非盡已順天者也頼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怒乎賜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怒乎賜義仲詔也至外患既除威福在已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擬朝廷之非而掩已之非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謀已公然怒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鷙悍無足道者反復時勢湊會事情則頼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

佐佐木高綱先登

梶原源太景季

室直清曰高綱景季單騎爭先登事可疑此時二人皆將兵者也今也渡水先登必當率士卒赴之豈可挺身單騎而馳乎況二人以獨身入數萬敵軍決無生全之理也此必各以其衆度中間或相先後而高綱以馬足健故遂得先渡也安有單騎相接而相告語而以言誤景季而後先之哉又聞兵家之語曰景季恐高綱先登先使人聞之每待其報以為警不知自視於人而擬之反落其後是景季之失也故自其臨川之時高綱已在景季先初非以智計先之也此說亦似有理不知然否

一士越後忠太能景

一士津和田三郎

濡滯遲留也

蠱惑左傳女惑男曰蠱惑於女色如彼惑蠱之疾

義仲二士諫死

藤井臧曰兵貴神速義仲惑色濡滯防戰失機其敗那足恠焉如能景之死雖似出於一時憤激之氣而自非有平生忠愛之實焉能遂至於此（義仲之訣妻藤原氏也情話移晷兵士慾恐其失機會趣之甚急義仲不出越後能景慍曰賊鋒已薄矣何眷眷一女子耶若不急出吾恐君之死不得其所吾與其生而面視之寧先死以待君於幽途忽自剖腹死津和田二郎亦諫死義仲驚而出）建武中新田義貞當伐尊氏於海西而不伐其後在叡岳亦當攻尊氏於京師而不攻皆蠱惑於勾當内侍也未聞是時有以死諫義貞者今以此類觀之則能景亦希世之忠士乎

九葉　藪愨。字子厚。號孤山。

十四葉　頼復。字支峯。號

義仲敗死

藪愨曰。義仲起亡虜。以寡勝衆。以弱破強。一呼而奪京師。抑何興之速也。入處京師。五十餘日。驕心一萌。一戰敗死。又何亡之速也。非知勇於始。而怯愚於終也。蓋由乎得人心。與失人心也。詩云。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其義仲之謂乎。惜夫使義仲少損抑謙讓。治御以道。則孰能禦之乎。

梶原景時請為逆櫓

頼復曰。源義經將攻平氏於屋島。艤舟未發。梶原景時進逆櫓策。進退兩便。義經挫諸衆中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即夜自將舟師襲平氏。遂克之。或曰。景時所言。實萬全之策也。義經不用其言。而克之。則出于僥倖而已。余曰。不然。義經所失在此。所得亦在此。而其謂之僥倖者。吾不信也。何以言之。夫平氏擧族。聚栖島中。我宜急擊之。不失其機。否則賊勢再燃。雖欲撲滅。不可復得也。其唯急擊之。何遑論萬全而待逆櫓之成哉。義經有見于此。是非景時輩所知也。所謂得者是也。雖然。所貴於軍。和而已。夫能和軍者。使人人戴我。同心戮力。如臂使指。若失其和。則縱令能成功。亦必將有忌功者。而乘其間。況景

時忌克殘忍。素好讒。而為源右將所信任乎。縱令義經善遇景時。猶或未免。而況辱諸稠人中乎。今有病犬于此。人過其前。彼將怒而噬。不必待投瓦石。而激其怒也。景時病犬也。而義經激其怒。是投之瓦石也。雖欲無噬。其可得乎。所謂其失者是也。嗚呼。義經不用兩便之計。孤軍單進。宜乎論者以為狂暴也。雖然。戰而制勝。非僥倖之可得也。義經用兵如神。安知非其胸中有定算。而不顧人言哉。是其所以定數十百年之禍亂於朞月之間也。余故曰。義經所失在此。所得亦在此。而其謂之僥倖者。吾不信也。

二十三葉　摂政太政大臣兼實

義經請討頼朝宣

栗山愿曰。當義經請追討敎。法皇使人問藤原兼實。兼實因奏曰。追討敎不當用之無罪之人。宜敎頼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然義經於卿功固大矣。罪安在。速奏之。若頼朝不奉詔。則處之違敎。以聲其罪。如此言順名正。不然。弟討兄。王師討無罪也。兼實之議。不曲折著明乎。法皇不能惇信義以持邦家。徇利食言。曾莫之恥。使頼朝肆其不臣。無所忌憚。邦之大綱墜矣。

青山延于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

節度。節制。法度。

宣使。法皇用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悔於天下哉。且頼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頼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為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擧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藤原俊兼以 法皇比晉惠帝。良有以也。

山縣禎曰。頼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頼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頼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頼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為割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為多。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遂意。是所以為頼朝不容也。夫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讒。自古而然。義經盍自罪自責。謹愼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 法皇而請詔。欲以討其兄。亦何逆也。

頼朝請置守護地頭

頼襄曰。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强。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

大膳大夫　大江廣元

流。為奢靡。克剝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頽。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

又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倉所以成霸業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焉。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貲進。非紈袴乳臭之子。則慧黠貪汚之人。知多取租稅。以資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令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盜。故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廣元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為名而請之。而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何哉。以六十六員。督天下之兵。其名輕而其實重也。其廢置之權。不總之朝廷。而總之霸府也。故曰總追捕使者。亦非有此定名也。而有此定實焉也。自是以還。國司雖

仍出於朝差。而非必有其實。徒有其名耳。不獨國司徒有其名也。總國司者。亦徒有其名。而其實則歸於總追捕者。是雖時勢之使然。其初植六十六人私黨。以簒天下。其術可謂簡捷也。朝廷以為是不過六十六負。何能為。而不知其失天下之實。而天下之勢。終大變不可復。可慨也夫。

義經姬靜

齋藤謙曰。方源賴朝之得志。王公卿相。孰不仰其鼻息。以為悲歡者。獨靜女以一纖弱之身。批龍鱗捋虎鬚。不為少屈。歌詞戀戀。言故夫不置。賴朝轉乾旋坤

桓桓。威武貌。

之威。竟不能加焉。於戲靜女不獨貞婦之德可稱。其義且烈。雖鬚眉男子。比之有愧色。

義經自殺

宇都宮三近曰。義經威武桓桓。所向得破竹之勢。二年之間。掃清天下妖氛。殄滅乃父大讎。可謂蓋世之功臣。忠孝之良將也。然恃勇功。持身不遜。使奸佞弄唇吻。兄弟搆難。終為東奥鬼矣。千載之下。至炊婦輿僮。惡梶原之讒。切齒瞋目。無不欲洗義經冤。於是又可見理義感人心也。

源光國曰。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

陸奥出羽押領使泰衡

機警。機變警器。

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已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義經機警絶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鎭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聲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

菊池楨。字叔成。號衡岳。

大納言時忠

此賴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東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

物部茂卿曰。義經不亡。賴朝不覇。世人至于今。悲夫。義經之勲。而弗報。天哉。雖然。是豈翅悲義經已乎哉。

菊池楨曰。天下談兵者。至言壽永文治之間。則必以源義經。瑣尾流離。死非其罪。為口實也。余讀其傳。慨然有歎曰。義經將畧有餘。而勇猛無敵。其公則爪牙王室。撥亂討逆。護神器於矢石間。其私則報不戴天之讎。以興乃宗。可謂功蓋海内矣。然有為可長大息者三。其一朱般平氏。頗極慘酷。而特納時忠之女。愛

二十七葉

土佐坊昌俊

陸奥守秀衡

俾之。是猶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其二腰關之寃未解。速還洛。治第于堀河。宴安鎖日。及僧昌俊銜使命來也。要之盟。且竟斬之。其三竊謀。矯太上皇詔。募海西兵。以襲鎌倉矣。有此三者。惜哉。功不足補其過也。不則雖賴朝剛愎强忍。雖景時嗷嗷罔極。安得其辭而徵之實乎。余於是乃知義經亦有罪者矣。

賴朝伐藤原泰衡

山縣禎曰。義經幼而託秀衡。少長於其家。聞賴朝起兵而來佐之。以討木曾氏。滅平氏。既而得罪於賴朝也。復逃而託秀衡。秀衡以其舊好之故。憐而匿之。亦

日本外史評論　卷之二　十九

二十九葉

霽怒。霽。雨止也。息怒。義猶雨止。

孳孳。勤也。

何深咎之。當是時。賴朝索義經甚急。是以怒其匿之者亦甚矣。然泰衡既奉勅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霽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奥羽强族也。賴朝欲滅之以成統一之業爲耳。固非討有罪之師也。

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

賴襄曰。賴朝定陸奥。令凡政皆因秀衡舊規。勿有所變更。亦慮擾民也。嗚呼。當是時。天下方貴驍虓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賴朝獨孳孳以養民爲務。可謂知爲政之本矣。

三十葉

十郎祐成　五郎時宗

工藤左衛門祐經

河津三郎祐重　一作祐泰

曾我兄弟復讎

藤井臧曰。或問。祐親咒詛祐嗣。使之死。慾奪其邑。祐嗣子祐經。不勝其怨。使人殺祐重。祐重祐親之子也。不可不與父同謀。然則其死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彼兄弟不再復仇可歟。曰。祐親詛祐嗣時。祐重弱齡。未可必與其謀。幸有祐親在。祐經不能殺之而反殺祐重。則祐經之報。固不當矣。豈此所謂殺人而義者乎。公羊傳亦曰。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宜哉兄弟之報於祐經也。曰。然則賴朝曷殺時宗乎。復仇者。律無其條。先儒論之曰。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

日本外史評論　卷之二　二十

乖先王之訓也。本邦從來。復仇者之得不死也。蓋據之。曷殺時宗乎。曰。嘗按曾我記。賴朝哀惜時宗。以謂群下爲彼所死傷者最多矣。其子弟與夫工藤闔族。豈皆掣肘而與彼相生哉。然則不啻無益於彼。抑幕下之一禍亂也。不若忍哀而殺之愈也。是主將之權變歟。蓋與周官和難之意。亦何相遠哉。

安積覺曰。報父之讎。事勤而志烈者。漢有蘇不韋。唐有張瑝張琇。皆死於非命。何孝子之不幸邪。若曾我祐成時致。則又非此曹之比。故林鵞峰論之曰。祐成時致復讎。雖瑝琇不可過焉。壯哉孝哉。所謂匹夫不

釋元皓。號大潮。

可奪志誠哉。

釋元皓曰。昔者曾氏死以復讎。生以易姓。邪夫。不易其姓。爲長其身。所以事母也。不長其身。又爲復讎。所以殉父也。生事其母。死則報父。均之孝也。嗚呼。死生亦大矣。曾氏之子。實丁焉。故稱於時。膾炙於人口。傳以至今。則孝憤義氣。磨不磷矣。夫爲人子。不宜若是否耶。然亦難矣。古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若彼兄弟者。能同乎其心者也。

中井積德曰。夫祐經者。實父讎也。殺之可也。業已得志。宜拘于司敗。以請罪。乃閙閧多殺傷人。逆揮刃赴中軍。其意蓋有不可測者也。異日設令太史氏有復其業而秉筆。則何攻哉。果合於義乎。書實而名之。可也。將爲不義乎。宜盜而絕之。若義而不書。實忠孝節義之士。無以勸焉。不義而章。攻雖立權之人。將生心焉。是二物者。吾未能有之處也。

三十二葉

參河守範頼

範頼自殺

源光國曰。範頼不揣頼朝之猜忌。發言輕卒。不能自白。遂罹禍害。而頼朝亦推力同氣。自鍛羽翼。真少恩哉。

長井定宗曰。範頼之見疑也。是由無根之流言。佞豎之譖口者與。蓋頼朝之智。而非不察之也。然鍛勳臣之權。欲獨恣大柄者。頼朝之陰謀也。故使人傳言範頼。反乃誘其事。放殺之者與。

同上

平賀四郎義信　後武藏守

凡守國者當則義信

頼襄曰。昔鎌倉之興。以平賀義信善牧武藏之民。手書褒賞。令諸國守護。當以義信爲法。爲義信者。寧不以爲榮。諸吏於國者。寧不爲其所鼓舞。彼右大將。亦非以馬上得之者耶。

同上

征夷大將軍權大納言頼朝

林恕。字子和。號鵞峯。

頼朝薨

林恕曰。頼朝口有蜜。腹有劍。而忍人也。其功大於清盛。而其罪亦大於清盛。陽尊天子。垂拱恭己。而躬提挈綱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此其忍一也。範頼侗而無害。何爲放之。此其忍二也。義經勇敢。有蓋世之功。何爲錮之。欺泰衡。以殺之。既而又滅泰衡。何爲食言哉。此其忍三也。納景時譖。愬屢辱功臣。何不察之。此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勳臣。而殺之。何罪焉。此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弟也。不授封邑。不加恩顧。共含怨。以至於死。此其忍六也。忠頼者。甲陽藩鎮。義定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而使懷怨自反也。此其忍七也。

上總介廣常

藏人行家

一條次郎忠頼

安田三郎義定　後遠江守

斯七者。其忍之大者也。此雖使頼朝能除其患以安其身、又所以自鎩其羽翼絶其種也。北條者。雖婿家。本是同姓之姦也。頼朝不知親親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縱忍心。以立私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也。頼家之愚。實朝之柔。寄意於歌鞠。以不悟之。修禪寺之暴卒。鶴岡之刺客。誰其為之。如北條。所謂操我戈以入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頼朝之謂乎。可不戒乎。

頼襄曰。源頼朝深知天下之形勢。其經營天下。備有次弟。大要不自用而用人也。其起於東國。躬被堅執銳。與敵血戰者。石橋一役而已。親與平氏對軍者。富士川一次而已。已而入據鎌倉。用八州豪傑。以自衛。如曹操據兗州。高歡據晉陽。蓄力養威。以觀天下之釁。未嘗輕用其兵也。及源義仲起。則一自將大兵臨之。徙其跡於北陸。何哉。八州雖形勢之地。不得甲信。則不成國。後世伊勢氏擅八州。而不得一西其鋒者。甲信為人所塞也。頼朝蓋知之矣。已得信濃。出兵中原易也。而不肯出。使義仲先試之。義仲百戰。挫平氏之鋒。而其鋒亦少鈍矣。於是頼朝徐起。以制其後。故用力約而收功倍。是義仲亦為頼朝所用。猶其用範

二位尼政子

趙普曰。陛下少天下耶。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曰。吾欲取太原。普黙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国。彼彈丸黒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

頼義經也。世傳範頼不若義經之精悍。而頼朝同視之。又惡彼愛此。獨遣此先往。及其久無功。乃命於彼。不知醫之善治疾者。既用硝黄。又用朮苓。義經硝黄也。不可獨用。必配範頼之朮苓。然後可以奏効。一谷是也。捕鹿者。掎而角之。掎者不緩。鹿將覺而先遁也。故先遣範頼掎之。而後以義經角之。以獲平氏。屋島壇浦是也。如人有左右手。右手尤可用也。而無左手。不能為右手之功。故頼朝善用人。而已收其功者也。其用範頼義經也。猶向之用義仲也。是以既收其功矣。則殺所用者。無足怪者。當東南未定。置奥羽於度外。如趙匡胤之後太原。知其不可不大用力也。其既定矣。於是乎。再自將大兵以治之。然亦非不用人也。初令泰衡殺義經。已殺義經。則以其不早殺。為泰衡之罪。以起兵端。是互用泰衡與義經。以取奥羽也。豈翅此哉。用藤原兼實與十議奏。以制朝廷。用六十六人追捕使。以制七道。其終始用人。以經營天下。可不謂巧歟。然而不察北條氏之袖手而簒其成功。其巧猾猜忍。自翦手足。足以資其簒耳。則是已亦為北條氏之所用而不自知也。可不哀哉。

政子割總守護地頭

比企判官能員　北條遠江守時政　征夷大將軍右中將頼家

安積覺曰。頼家昏庸。不能負荷基業。政子命去職。分天下地頭總守護於一幡與實朝。叔姪不兩立。外家爭權。雖中人以下。知其亂階。以政子之明敏。豈不策之。其意以為比企能員一幡之外祖也。彼恚其減割。從慂頼家。從而斃之。我有辭焉。能員既斃。則一幡不能獨立於襁褓之中。外戚之權。歸于時政。而我得志焉。蓋能員之戮。不待障蔽之語。而一幡亦不免死矣。

山縣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嚴嫡庶之分。正長幼之序。冢子兼家政。出於一。所以塞亂源。絶爭端也。今鎌倉氏割天下而二之。欲叔姪並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源出於北條氏之私心。恐其獨立。嫡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欲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或曰。政子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立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乎。而未聞以其不可而爭之。則其意亦可知矣。

北條時政殺頼家

巖垣松苗曰。頼家繼父業。以覇天下。而極奢侈。恣女寵遊戲。于詠歌蹴鞠。不省國政。遂為北條氏奪其權。修禪寺之禍。是誰過乎。北條氏姦謀。亦成於頼家無道矣。蓋天道好還。乃父以詐力化家為國。跋扈朝廷。豈能久乎。

庄司重忠　相模守義時　五郎時房

畠山重忠死

源光國曰。重忠忠亮誠愨。雅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老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攝州拒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貝原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其惡。若本邦北條時政之於畠山重忠。蓋先剪其所忌者也。

忠鯁。骨鯁四支曰鯁。故君謂忠臣亦曰骨鯁。

頼襄曰。畠山重忠稱忠鯁不倚者。亦助北條伐比企殺其君之子。而不恤。何哉。無他。亦助成黨爲爾。已而重忠終斃於北條。與源氏無以異。甚矣私見之難免也。

武藏前司朝雅　論語朱注。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

時政謀弑實朝立朝雅

齋藤馨曰。實朝與朝雅。則比孫也。彼婿也。其女之所生。與女之所配。其親疎亦有間矣。而今廢親立疎。用心迂謬。豈老悖顛倒。遂惑於後妻浸潤之譖而不悟耶。蓋實朝雖幼。亦君也。我欲以孫視之。彼不肯以祖仰我。且我既殺頼家矣。實朝自顧安保。不復遺頼家

之禍耶。乃先制之謀。於是乎生。至此時時政免誅之不暇。而何有於祖孫。吾是以先廢之而立無功無望之女婿。如異日立親王。威權在已。欲立則立。欲廢則廢。唯吾所為。而無敢違者。然後廢之自起。而代之不難。故立朝雅者。特以其源氏故。姑置諸將軍之位。觀天下之變爾。非立之也。試之也。不然時政雖老悖昬。用此迂謬不情之事哉。

和田義盛敗死

源光國曰。北條義時。欲擅兵馬之權。內所忌者。幕府之老臣宿將。而和田義盛。宗黨之盛。甲于鎌倉。是其所最忌也。方義盛請赦胤長。勢甚憑陵。義時面縛胤長以辱之。此激其怒使速反也。義盛不悟其陷已死地。猝然發兵。銳意一戰。子姪強梁之徒。唯恃勇力。無復籌畧。飄忽震蕩。如水潦之暴至。而其乾涸可立待也。朱伺有言。兩敵相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義盛不能忍。遽興忿兵。義時忍之。實為應兵勝敗之機。不待交鋒之日而決矣。

平太胤長面縛。謂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也。

猝然。倉遽也。

賴襄曰。和田義盛之舉事。非反實朝也。亦非忠實朝也。特疾北條義時。而欲奪其權。故謀取實朝。以治之而不克也。或曰。義盛受實朝密旨。以圖義時。反為其所激而怒。輕舉以敗。故實朝嘗眷顧之。又寵其孫朝盛。及事作。將士疑所屬。可以見焉。吾謂激而怒則然。曰受密旨則不然。夫義盛視利。不知義者也。初要賴朝於困窮。預求為侍所別當。其人如此。故一幡之禍。賴家命之討北條氏。乃先告之時政。以誤賴家。何敢受實朝旨。以圖義時哉。實朝亦不至察義時之姦。引義盛自援也。其頗眷之者。以其更事。欲聽談說耳。寵朝盛者。愛善歌耳。觀其戒朝盛。勿同宗族亡。使誠有密謀。何以顯之言迹如此乎。且義盛亦何以舉族嗷訴乎。凡圖是人者。是人唾我罵我。我不肯怒也。怒者非圖之也。使之怒者。乃圖之也。吾故曰。義時與實朝圖義盛。夫此事何由而起哉。泉親衡擁千壽起兵。千壽故賴家子。是實朝所大忌惡也。而義盛子姪黨為。故義時乘其畏而讒搆之曰。欲為賴家復仇。不然。知和田氏之為強宗。公然縛其姪。以面辱之。夫唾人罵人。而不顧者。必有所恃也。義時之為之。非恃實朝之畏忌之哉。將士疑所屬。則以實朝不在幕府故以其手書令之而定矣。嗟夫義盛雖不能忠實朝。而能疾義時者也。義盛亡。則義時無復所憚。而實朝勢孤。是以遂斃於義時。而其斃之。則使賴家子乃其所

小次郎親衡

以讒搆義盛爲而自用之也

征夷大將軍右大臣實朝

公曉殺實朝

駿河前司義村

又曰北條義時之弑其主也已不下手也假手於其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脱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古弑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也蓋義時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已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也而義村與其謀者也大江廣元亦知其謀而爲不知者也史稱廣元與義時議諫實朝驟進官位必嬰禍殃又勸實朝及未昏行禮衷甲而往不聽皆於事後飾言於衆以掩已知其謀耳豈非欲掩益顯者哉

山縣禎曰殺賴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則不可以爲父讎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爲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況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矣豈陷乎義時之詐謀而爲此迷謬之舉乎亦可憫已

日本外史評論卷二終

三葉

日本外史評論巻三

大阪　大岡　譲　纂著

北條氏

政子出奔

八牧判官兼隆

安積覺曰。平政子不稟父命。奔于頼朝。本既不正。焉能保其有終。然政子一流人。不可以此責之。當是時頼朝一覇囚耳。非平兼隆憑藉清盛聲勢之比。而寧負此適彼。不可謂無婁昭君識神武之風也。

後鳥羽上皇討義時

十四葉

又曰。北條義時悖逆之甚。開闢以來所未嘗有。然後鳥羽上皇寵任嬖幸。信用讒諂。殆使生靈墜於塗炭。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故三道進兵。震驚宮闕。遂有辭於天下。源親房以為承久之事其曲在上。斯可謂公論矣。

長井定宗曰。北條氏無君恣權之罪。舉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是之時。義時父子。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然。無不從服者。視之京師。則有人有道。而上皇不量其時。欲驟動凶器討之。豈能濟哉。上皇若欲討北條氏。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懐。而後有討則東

軍詎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不時動則不成。不成則不勝。必然之理也。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輕遽舉事。臣倉卒應之。而宇治勢多不守。上皇蒙塵。群卿戮辱。嗚乎。可不痛乎。

袁紹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為公惧之。紹不聽。操與紹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輜重。紹軍大潰。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愎諌違衆。輕遽舉事。未有不喪國者也。袁紹不聽田豐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淝水之衂。是以人君兼聽廣納。然後舉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継切諫。土御門帝亦諫止之。帝皆弗納。蓋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徳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帝之不及徳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十九葉

漸憤歐血死。秦議大舉或謂晋有長江之険。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断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已而秦兵逼肥水而陣。晋謝玄等大敗之。

右大臣公継

雷震危

齋藤馨曰。兼久之役。大江廣元為關東謀主。而義時遇雷震。危惧不安。乃附會為説。使其斷然決之。則執天子幽上皇。千古未嘗有之變。於是乎成。而其罪始不容誅矣。故世之議廣元者。以為微廣元則義

二十葉

日本外史評論　卷之三　十三

時之逆。未始至此。而即有之。亦遇天變。必且氣沮心
喪。而事或中止。今廣元一言。未決之謀已決。將沮且
喪之氣亦大奮。是義時之舉實廣元成之。而其罪在
廣元。不在義時也。余謂不然。義時之姦雄。豈待他人
之指畫口授而後決事哉。蓋其發源氏。而奪幕府兵
權者。一家相承之謀。而固亦自知其有罪也。既有罪
則朝廷必不能無問罪之舉。一旦王師來征。將何以
應之。於是必有應之之道。而後可以有為。故其聞三
浦義村報曰。我知有此事久矣。是義時犯闕之謀。已
決於數十年之前。而萬不可易。豈啻兩一時之變所
能沮哉。然而義時於是遽疑且懼。必聞廣元之言而
後定者。吾以為是廣元之見用於義時。而不自知也。
廣元三朝遺老。練達世故。一言以為可。則一府之士。
皆無不可。今義時之謀雖決。而衆心未全決。適有天
變。安知無禍變乘之乎。於是義時陽為危懼之狀。使
廣元分疏解釋。將士聞之。其心始定。是廣元定將動
之變。而分義時獨擅之罪。蓋義時之術也。

義時徙三上皇

源光國曰。北條義時竄逐三上皇。敢行大逆。不亦無
忌憚之甚者乎。君子於是乎有以歎世道之大變。而

同上

日本外史評論　卷之三　十四

義時之罪。不待辨而明矣。
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土御門帝
之篤孝酷似　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後鳥羽）
欲立　順德帝。而使　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顏。
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
帝諫之。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　本院從
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
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逆。而　帝必欲
與　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虺蛇之與處。蒼梧之
駕竟不返。天乎。（土御門帝立。後鳥羽帝第三子守成親為皇太弟。後鳥羽深愛之。因使　土御門遜位。　土御門雖意不慊。而無幾微形于色。閑居優游。歌詠自遣。後鳥羽之討北條氏。土御門謂時未至。屢止之。後鳥羽弗聽。）

建兩六波羅府

賴襄曰。北條氏既定承久之難。留部將鎮京師。建六
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篝卒隷焉。名為護衛宮城。其
實鎮壓之。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
焉。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
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
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
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凡鎮兩

同上

武藏守泰時

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是可以為後世之法矣。

泰時訪高辨　泰時嘗見僧高辨聽法。偶及治國之談。高辨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原。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莫不愈。世之為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則姦偽益起。風俗日偸。欲為之治。末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治之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萌。衆禍競起。足下執單政。躬自率厲。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行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足下之心耳。古人有言曰。其身直。則影不曲。其政正則邦不覺正也者。無欲之謂也。足下心誠能存之。則人人薰德而知足。不勉而行。治可庶幾矣。一有爭訟者。則自反而痛懲。不可加罪於彼。譬如身不正而惡影曲。不正身而欲罪影。其可得乎。泰時大感悟。常謂人曰。我備乏執權。獲免罪戾。高辨之力也。

論語朱注。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安積覺曰。僧高辨之對泰時。務欲反己而以清心寡欲為本。其言固美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聖人之言。炳如日星。當時學術廢弛。惜無有以其言告之者。故高辨本原其意而推廣之。反覆曉譬。誘掖獎勵。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君者源也。水也流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唐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

同上

廿二葉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注曰。夫無用則無所寶。有用則寶也。無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有用而弘道。莫大乎位。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可得矣。賢哲之言。古今一揆。高辨出世之人。而能為經世之言。苟有裨於世道人心。吾將取之矣。泰時能用其言。以身率下。政令簡明。紀綱整肅。盜賊屏息。士民富庶。貞永式目。至今立為準則。然使泰時能聞聖人之道。則以死諫爭。不使其父陷於不臣之罪。而鎌倉之治。益有可觀者也。刑賞忠厚之言。不出於儒者。而出於釋氏。世道隆替。從可知矣。

義時卒

菊池禎曰。關氏謂北條義時偽善者。而塗人之耳目。寘天下於術中。愚弄大寶者也。初其父時政。奇貨賴

覬覦。欲得也。又希望也。

尸位。言身居位而無功可紀。與尸何異。

朝子婿養之。因是興宗事既成也。賴朝懷鬩墻之心。放逐義經。疏遠範賴。當此之時。時政竟無一言諫爭者。可知其覬覦已萌焉。義時繼起。益修前業。且江廣基賛成之。其屠和田。嗾公曉。及檻穿舊功臣。而歸惡平景時。咸出於其姦計矣。然而請王子於京。尸位奉之。身不去臣職。以號令天下。天下翕然無非之者。是能巧偽善者也。夫奪齊者田氏。分晉者六卿。豈獨咎北條乎。

大江廣元卒

賴襄曰。抱濟天下之才。而不之用。是士之所謂不幸

也。雖然。用而不得其當。不如不用之為幸也。夫吾才不可自用矣。則必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吾事。夫苟用人以成吾事。而不服擇其人之善惡。遇善人可也。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少。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為天下之戮者幾希。吾於大江廣元乎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為源頼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為頼朝之用廣元。吾以為廣元之用頼朝也。承久之變。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頼朝之起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效力戰鬭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教之。始説而從之。北條氏遇京師撥至。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辭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為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夫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吾何有哉。是以頼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簒竊。而一不肯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不忠

齟齬。齒不相値曰齟齬。

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則頼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攘王權如此哉。承久之變。流竄帝王。敢行大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辦。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已。故不能不竭力扶之。是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初念。或不及於此。豈不可惜也。且吾又有為廣元惜焉者。夫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符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頼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箝制之。使不能肆其噬搏。以陰報朝廷者。豈為無計哉。嗚呼。豈為無計哉。

桀黠。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若桀也。

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覇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朱註。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同上

政子薨

齋藤馨曰。甚矣乎政子之似智而實愚也。吾求古之女主幹事。敗家禍國者。無如漢呂氏唐武氏。而政子之禍。甚於呂武。呂氏負高祖約。遂王諸呂。而劉氏之子孫。未至於絶滅而無餘。故文帝出而劉氏復安。武氏雖奪位于一旦。而竟以自悔。反號復辟。唐祚尚存。此皆處心積慮之所為。然且有所憚。而不敢壞亂敗

滅也。如此。政子乃以將家一老婦。而扶持二子。以守
先夫被堅執鋭之餘業。當内外兵興。覇府紛擾之時。
坐為之鎮主。取舍辟議。蕩定禍亂。置關東於不抜之
固。是其智丈夫之所不及。比諸呂武。而不媿。雖然政
子所守者。先夫之業也。非私親兄弟之業也。繼先父
者。非二子而誰哉。二子令終。而先父之業固矣。政子
之責亦塞矣。不幸長子荒淫。不堪其任。奪而與諸季
子尚可也。季子能繼覇業而不失。是政子之責也。今
也賤孫弑季子于肘腋之間。而政子不能防。私親兄
弟。日夜胥議于外。以為奪覇之計。而政子不之知。他
日克守關東於兵興之日。然其所守者。為私親兄弟
也。非為夫家也。向使政子其志在奪源氏而自立。猶
呂武之於漢唐。則其事雖逆。其志尚雄。謂賢不可也。
謂智則可也。顧政子之志。唯在保先夫之業而不失。
故時政之謀殺實朝也。乃奪實朝而逐時政。其所以
逐父而不恤者。為子也。所以為子者。乃所以為夫也。
苟有為夫之志。豈無處之之術。今乃憒然託其子於
包藏禍心之父。僅脱其命于鼎俎。而又託諸大姦似
忠之弟。使其借手他人。以殺之。忍視先夫為不食之
鬼。而莫克救。猶且抗顔稱主。自率先夫訓練之將士。播

遷天子。為私親建不抜之基。是無呂武之志。而成
過呂武之禍。然則智耶愚耶。

頼惟完字千秋。號春水。

泰時卒

頼惟完曰。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大
凡以身負國家大任者。宜必兩全而不偏焉。蓋兩行
者。實相為用。而不得相害也。雖然。負國家大任。能使
之相為用。而兩全焉者。古今有幾人耶。平内府盖庶
幾焉。而早殞其命。雖有可觀。幾希矣。獨若北條泰時
其人也乎。其父義時之將抗王師也。泰時引義以諫。
可不謂尊王之厚。愛親之周哉。獨怪田馬請命而往
何幾。其嘗諫之也。何故。豈非以其抗王哉。諫不聽。而
及干戈。非敵王而誰敵。義時得 帝詔戮 帝左
右。餘忿未散。分處 三帝帝子於邊陬。逆專廢立之
權。逆亦已甚矣。當是時。泰時就之請。疇昔之言。則雖
逆戾如彼。惡知其不為戎衣尚緇之平相國哉。怡色
柔聲。繼以號泣。而不聽。則 三帝汎海之後。建回鑾
之議。亦可為也。不能為之於生。則為之於死。義時既
逝。勢有不可者乎。其心苟有在焉。則二十年間。豈有
不得其幾耶。 一帝既崩。 二帝猶在。使 三帝帝
子。沉没海天遼絶之方。豈人臣而可忍乎。當其父專

易朱注。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

相模守貞時

相模守高時

廢立。不能使之踐前言。猶可恕也。及其既逝。遂不肯救其非。則有不可勝言者。是父而有是子。使是父終於逆。是子豈得曰幹蠱哉。不臣不子。責在一人。其惡至子孫而極矣。若夫貞時立二宗迭立之議。高時踐逆戾之轍。可以見也。彼雖皆犬彘。寧不識義時之罪耶。其心必曰。家泰時之仁人君子。且猶為之。則履霜之漸。啓之者誰也。世之於義時。貞時。高時。則欲食其肉寢其皮矣。於泰時。則北面稽首。執鞭之願。夫當其將出師而進諫。又回馬請命。及其戮王臣。頗有論救。臨分采地。已寡取之。就一僧受教請益。是皆仁人君子之事。世欲為之執鞭。不亦宜乎。雖然。此數者。是小德耳。君父之際。大有可議。乃小德之美。君子措而不問也。修其小者。遺其大者。雖多亦奚以為。蓋其巧譎智詐。籠罩內外。回互纏絡。無計不備。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當時朝野。莫有一人執三帝帝子歸宮之議者。一人之手。能掩天下後世之耳目。不亦巧之甚乎。今雖愚人。謂之曰。爾為義時之徒。必艴然怒曰。為泰時之徒。必欣然喜。猶不與平相國。而與平內府耳。然吾欲為內府之徒。不欲與泰時也。嗚乎。世之願執鞭焉。不獨忠孝之理耳。使泰時而可與。則天下之苟遂其

或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

艴然。怒色。

非。而忍其君。皆仁人君子也。皆忠孝之士也。噫。初北條義時之欲發兵也。泰時諫曰。昔平相國暴橫罔君。故大將軍受詔。掃殄之。上下安堵。爾來關東相承世奉朝廷矣。而今無罪被誅。非議者之謬耶。然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亭毒長養。無非帝力。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尚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焉。倘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不亦可乎。義時沉默良久曰。汝之所言。則政正國治。明主在上之事也。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抱愁怨。關東所管。獨免荼毒耳。關東夷滅。政出一塗。則置蒼生於何地耶。自下刺上。雖冥譴可畏。不為一己謀代天下之憂而憂耳。關東得志廢立。明固皇基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鑑我心迹哉。且非震驚宮闕。鋤除國之佞倖而已。汝速發。泰時帥兵。遂犯京師。○山縣禎曰。泰時之諫義時。義正而言切矣。然而不能反覆熟諫。以拯父於不義。舉兵犯闕。亦何能逭其罪哉。及京師陷也。則誅首謀者可矣。而遷三皇於遠島。不亦甚乎。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堦。桀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教勤儉誡掊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若此。況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

掊克。謂聚斂也。

二十五葉　若狹守泰村　能登前司光村　秋田城介景盛

而朝天下者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三浦泰村死

源光國曰。三浦泰村納弟光村之言。謀殺北條時頼。而畏首畏尾。反為所乘。雖由安達景盛之激成。然觀光村臨死之言。則攝政道家。蓋有所密屬焉。遂以優柔不斷。陷於禍害。擧族殲於法華堂。而咎義村嗜殺之過。不亦悖乎。其女野本尼欲以一婦人滅北條氏。而復父讎。其志可謂烈矣。

二十六葉　相模守時頼　征夷大將軍左中將頼嗣

時頼廢頼嗣

山縣禎曰。强臣專權。大率利幼主。是以自王室之衰。天子稍長則皆廢禪位。白河上皇以還。政出院中。源平氏興而更制其君。而至一時有三四上皇。鎌府亦效之。北條氏擅權。大將軍常不得久其職。唯幼冲備位焉。已至於其屢逐主。則專橫亦滋甚矣。

同上　左衛門藤綱　宇野鼎字士新。號明霞。

時頼擢青砥藤綱

宇野鼎曰。藤綱之仕北條氏。可謂得君哉。盡言而莫聞違衆而無譏。當是時。西有皇。東有王。而政在北條。北條氏之事。君子難言之。而藤綱仕為其臣。雖然能用其才。而不失其道。如以所仕賤其人。若董安于亦廢矣。

齋藤馨曰。青砥藤綱。斷某與北條氏邑民之獄。衆皆曲某。而藤綱直之。及其報也怒曰。斷訟持平。不特為汝。恐有以冤害政也。苟以我公平乎。相模公宜見報。何取汝報。嗚呼。藤綱之志。於是乎見矣。北條氏執霸府之權。將斷天下之曲直。而曲先在我。誰敢從之。今某者賤士也。賤士之獄。小獄也。枉賤士之直。失小獄之斷。猶之可也。然因是而不悛。至刑政之大者。莫不皆曲。則天下之直常屈於執權。而執權之曲常加天下而有餘。是將得怨於天下而敗亡之禍必至矣。於

是奮不自顧。闢難開之口。犯必激之怒。甘不可測之禍而不避。申直於賤士。而斥執權之曲。挺然忠直之志激厲一府。讒諂面諛之風。而為執權者驕盈自是之氣。亦自此沮喪斂抑而不肆。其為忠也大宜乎時頼之任而用之也。

二十七葉

時頼卒

源光國曰。世謂時頼為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徒勞於自為。非為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頼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閒人耳。夫天下之大。郡國之廣。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偽哉。然擧一善則

二十八葉

跋涉。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耿介剛良曰。謂執節之士也。

相模守時宗。

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壞納敝屣。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體。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為。未可以此訾之也。青砥藤綱耿介鯁直。時賴推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賴在職之日。能得人材如此。豈謂不急於求賢哉

元兵來寇

又曰。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何文著等。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烏乎可。曰不然。彼挾強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凌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弩辯。以脅制我。是欲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颶風大發。戰艦覆沒。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

山縣禎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　皇祖之神威赫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窈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陲防禦之有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功為偉矣。若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有國家者。豈可獨恃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哉

三十葉

征夷大將軍二品惟康

貞時廢惟康

賴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敢廢立天子。進退宰輔。易置大將軍。如弈棊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曰。天之立君。為民也。非為君也。而暗君以為為己也。猶君之置相。為民也。非為相也。而庸相以為為己也。後世人主。務奢泰淫佚。以位為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為當然。是以盜賊公行。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也。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

三十一葉

衙。官吏階位曰衙。

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衙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模守武藏守。而相模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為天職也。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無比之賊。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為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

呼。豈無天道哉。

安藤尭勢與族季長反

五郎三郎尭勢　又太郎季長

又曰。兼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至此陸奥人安藤尭勢叛。鎌倉遣兵擊之。不克。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而北條氏兵威之絀。亦始於此。雖無王師。其亡決矣。況天討衆之乎。夫其兵卒非必有鉄也。糧餉非必有之也。將帥非必無才也。昔者以新造之家。嚮背未定之時。而能抗拒天子之討。挫六軍之勢。如摧枯拉朽。今藉累世之權。四海盡服之威。乃不能克一安藤尭勢。是其故何哉。兵之強弱。不在其鋒

三十二葉

而在其本。本弱則末絀。譬之木。心蠹。當其未蠹也。加以大風暴雨。而挺然不折。一得蠹蠹者。其心而已。其幹之壯。枝葉之茂。依然也。童稚攀搖之。而動矣。故北條氏之兵力依然也。高時一為頑率奢傲。以失人心。則其招衰絀。如此抑不唯此也。其外戚與家宰。專其政。政以賂成。是北條氏之大蠹也。尭勢共其族爭邑而訟。内管領長崎高資兩受其賂。不決。所以怨而叛也。所以討而不克也。豈不可為後世之戒哉。

泰時立後嵯峨帝

巖垣松苗曰。泰時以　土御門帝嘗諫　後鳥羽東

征之故。　四條帝之崩。固請立其子為後。以秋田城介義景為使。義景問曰。先臣請闕忠成王 順徳帝子 立則如之何。泰時曰。若然則宜廢新主立　土御門帝子。何憚之有。甚矣其無禮。孰謂泰時為賢乎。

三十三葉

貞時廢後伏見帝

巨勢女仙曰。凡民買一僕。猶欲久在其家。雖一邑一縣之主。亦非至惡。則無有朝命夕罷之義。　帝在位僅三年。無一失德。逼使讓位。是何道理。貞時專恣不可勝誅矣。

同上

二統

賴襄曰。兩統迭立之議。出於北條氏。猶其分攝家為五派。使其勢相爭而不相合。而我得權樹恩於其閒。可謂巧詐極矣。而其取滅亡。實基於此。夫以赫赫天統。而敢分析之。以便於己。至每十年相更。惡有不獲罪譴於祖宗之靈者哉。蓋後嵯峨生後深草龜山二帝。其母同也。而後嵯峨專屬意於龜山。遺詔母后。以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以封邑。則大統已定矣。故後宇多以龜山子嗣立。宜也。而後深草以失勢憤懣。倚北條時宗。以立其子。伏見帝又倚北條貞時。以立其子。而後宇多持先皇遺旨詰之。於是乎迭立之議出。宜若出於不得已也。然當後深草伏見之託使時宗貞時。仗正義辭之。何有此紛紛哉。所以不辭者。非謂是可以持我權而樹我恩也耶。抑亦有故也。後嵯峨雖為北條氏所立。然常陰憤皇國之陵替。而冀於匡復。雖已不得其時。望之於子孫。以為後深草之孱弱。不足有為。見龜山有英氣材力。可以庶幾焉。觀伏見帝告貞時曰。龜山每切齒兼久之事。立其後。非御家利。然則當時中外頗察其旨。是北條氏所以右後深草之統也。龜山之愛皇孫。祈其得位。猶

後嵯峨之於己也。及花園之議儲。當立後二條之子。而後宇多曰。吾有所慮。故先立後醍醐。由是觀之。兩皇亦不得其時。而望之於子孫也。而後醍醐能不負其望。誅宿猾於斧鉞之下。復除難雪大恥。後嵯峨之志。於是而成。列聖在天之靈。可以少慰矣。

二階堂出羽入道道蘊
壟壟。不撓之意。
長崎長左衛門高資

二階堂貞藤諫高時

源光國曰。二階堂貞藤。諫北條高時。正議讜論。壟壟可聽。長崎高資。一言以排之。成其逆謀。罪不容於誅矣。然貞藤志在尊王室。而終以反謀見戮。此又何耶。

倔強。梗戾貌。

高時徙後醍醐帝于隱岐

又曰。後醍醐帝之初年。皇太子邦良既薨。天下咸知冊立太子之為正也。北條高時不奉帝之詔。立量仁親王為皇太子。及帝討己。遂使皇太子踐祚。承其旨以遷帝於隱岐。彼將以為承久無所稟命而遷三上皇於海嶋。我奉新主之命。不敢自專。以帝廢帝。有何不可。故率意行之。無所忌憚。孰知天下人心之所嚮。不在新主而在帝。跋扈倔强。罪無所逃。不旋踵義旅四起。鎌倉崩潰。百年之基。一炬焦土。高時昏憒。不修泰時時賴之政。朘民膏血。窮奢極欲。此

平一葉　左馬權守時行

固不足道也。抗拒王師。無復人臣之禮。自招天誅。終致族滅世。以陪臣執國命。其禍至是稔矣

時行請討足利尊氏

又曰。北條時行。謀討足利尊氏。以贖罪。而朝廷許之。其父既誅夷。身亦為亂賊。乃納其降。而授之兵。政刑何由立哉。然時行窮蹙。無所容身。朝廷不受其降。則折而入於足利氏。此必至之勢也。與其使彼用之。更生一敵。曷若使之自効。以充馳逐之用。此治世之與亂世。所以施設之不同。而當時吉野公卿。蓋亦慮及之矣。

日本外史評論卷三　終

日本外史評論卷四

大阪　大岡　讓　纂著

楠氏

[illegible]

無禮講　後醍醐帝謀北條氏失人心。謀誅滅之。與藤原資朝藤原俊基謀。擇武人可用者。每會議脱衣冠。縱酒爲其歡心。稱曰無禮講。又憚外議。召僧玄慧。講韓文。事覺訊俊基。俊基曰。吾文臣。不知他。唯知玄慧講文。是文禮講。謬傳爲無禮耳。

源光國曰。色聲貨財。交驩將士。兵家非無其術也。然從事於燕享之間。亦動以禮。而裁以義而已。未聞絶滅禮義。而能有成者也。藤原俊基。藤原資朝。以親臣與大謀。倡爲無禮講。則先自取敗闕之道也。二臣豈不聞藤原成親鹿谷之事乎。意必蔑視彼之所爲。而反蹈其覆轍。悲夫。

權大納言成親

河内守正成

熊沢伯繼。字了介。號蕃山。

後醍醐帝召正成

熊澤伯繼曰。不知而得乎天。之謂氣質。知而爲我有之謂德。楠正成兼智仁勇而有之。若使聞聖學。可謂文武君子矣。又曰。當時北條氏。陪臣執國命。而正成之於北條氏。固無君臣之誼。其應召勤王。亦宜矣。若君臣分定。如今代。余未識其果應詔否也。

雨森東。字伯陽。號芳洲。

徐庶謂劉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備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藤井臧曰。楠正成。本邦之孔明歟。　後醍醐之爲君。不逮昭烈帝遠渠。之所以不至將相也。

雨森東曰。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　皇之不可與有爲。不俟三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乳世之遺民。進退由已。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幾乎。　皇之不足與有爲也。彼知之素矣。

安積覺曰。楠公於高時。唯顧君臣之義如何耳。蓋金剛山下之地。係公家世襲之邑。而實爲朝廷之臣。是其所以速應　後醍醐之命也。關原之役。高橋修理自足利氏時。領美濃北山數邑。拒石田三成之徴檄而不出。當時諸國士豪如此者。往往有之。況方元建王化未熄之際乎。亦不足恠也。

高山彦九郎

高山正之。嘗見室直清所論著。至於論楠公以應召造笠置。爲度量不足。引諸葛亮三顧乃出廬之事。以議之。憤然罵曰。腐儒何論事之迂也。夫元弘之時。豈可與三國同年而論哉。劉漢之末。天下分裂。豪傑並起。當此之時。劉玄德者。故履織席之人。自稱曰王室之冑。豈能辨其眞妄哉。亦猶今世奴僕輩。號源平以自誇者也。孔明之三顧而出。於我

雍容。閑和貌。

何所擇。當公之時。必以千百疲卒。而分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伍。雍容指麾。以臨北條足利百萬敵。曰。是我三代節制之師也。有機會而弃之。曰。君子不臨危也。然後始免為功名之徒耶。設使為此論者。當公之時。其所成可觀已。我嘗論公之忠與亮不相下。而其才不可同日論也。亮三分天下而有其一。東連強吳。則又有其二。有其二。而不能勝其一。孰與公以千百疲卒。奪六十州於賊手。而援諸天子哉。亮上有專任之主。下有用命之將。子午以南。南海以北。尺地寸州。無不從其號令。擁焉而

木牛。諸葛亮與杜叡胡忠作之。象牛馬狀。貯米其中。而機巧使可行。以運糧。

北出者六。終不能制曹丕一豎子之命。足利尊氏之雄畧。萬萬曹丕。而 延元帝之任人。不望先主之萬一。公乃以河泉之卒。受新田義貞之節度。而尊氏二十萬兵。遇公一擊。則京無人影矣。故使公居亮之地。則尺組係曹丕頸。而獻諸雒陽廟。如刺蜚矣。木牛流馬。無以為也。而 延元帝不知用諸我以定七道。命也。吁其遇多難。間關百折。垂成社稷大功。則賊尊氏。賊清忠。耦而陷之。想夫含憾入地之時。其心固何如也。而後人亦安坐綏頰。欲以議其失。天地之間。何多尊氏清忠之黨。而少公之

六合。上下四方。

心猶以為速。雖累百顧。猶未為緩焉。如楠公。則異於是。赫赫天朝。神器之所在。六合之所仰。閥閱以來。神聖相承。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率土。孰非皇民。而楠公則廷臣之裔。而畿內之民也。雖無召命。豈視國家之難。恬然自安哉。聞 天皇蒙塵。奮然投袂而起。安得效彼諸葛輩之為也。讀書如是。雖百萬卷。何益乎。取其書。投之堂下。

賴襄曰。我大儒某氏。嘗議楠公曰。俗人以正成比武侯。非也。武侯懷抱道德。三顧而起。正成則應召即出。武侯用三代節制之師。正成則權謀奇譎。行危求成。正成不免為功名之徒。安得比武侯哉。予始聞之人。即曰。是非某氏之論也。已讀其書。信矣。則每讀之。未嘗不切齒。夫使公在亮之地。則亦如亮。亮之時。天下瓜分。而公之世。則天下皆一王赤子也。狗鼠之賊。辱我父母。何得不狂奔盡氣。持梃逐之。雖不召而出。可也。食君之土。為君之臣。當君之危難。則深坐高視。據案披策曰。我懷抱道德。君不三顧我。我不肯出也。然後始免為功名之徒耶。豪傑作事。因機制變。以少摧衆。轉弱為強。唯我所長是視。權謀可也。奇譎可也。行危求成可也。亦

徒也。

山縣禎曰北條高時罪惡貫盈加以長崎高資之驕橫衆怨民畔天下思亂而　帝乘其時以圖誅之雖一旦蒙塵亦首徵楠正成於行在詢以計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數出奇以挫敵威武震天下是以　帝雖一遷海島天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鑾輿得再還京師者雖時運使然亦由　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人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效不亦大乎。

長山貫曰先輩論楠中將諸葛孔明優劣者頗多矣

孔明者王佐之才楠公者本朝名臣也其優劣未易論也然先哲謂孔明有五失其一蜀劉璋迎劉備而容焉亮勸備襲取成都蔣琬駁之曰反扼其吭而奪之國非義也其二街亭之敗馬謖違節度亮収而斬之羅大經非之曰蜀之人才日耗而失一將以為失計其三馬謖才器過人亮深獎賛先主臨終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矣亮不可舉為參軍果敗事胡致堂議之曰短於知人矣其四曹丕之簒獻帝亮勸備即帝位費諱以大義諫之亮怒黜之俞文龍著論曰不忠於漢帝矣其五亮訓後主使讀申韓後儒多

申韓。申不害。韓非也。

非焉以孔明正大謹嚴而尚不免輿議如是矣如我楠公則至五百年之今未聞有容非議於其間者也由是觀之則其優劣自判然。

菅野潔曰或問曰諸葛亮者蜀漢之名臣也楠中將公者我南廷之忠臣也二人皆命世之英雄矣抑亦有優劣乎潔對曰鳳雛者非倫也何必於優劣孟軻氏不云乎尚論古之人於是論其世漢之季天下鼎沸而魚爛曹也孫也劉也謂之三國既已三國矣天下無復有漢也夫劉備者推埋屠狗之兒耳自稱為漢冑鼓唱閭左因以借恢復之美

菅野潔。字聖輿。號白峯。

鼎沸。言亂如鼎湯之沸也。

名而亮能扶翊之以使成之名也蓋亮之於備猶備之於漢矣曰亮在草廬亦劉氏之民耳劉氏而起者亮豈不扶之乎亦何暇問其眞僞曰使亮果慕漢若孺子之慕慈母則其眞僞固不暇問而且何三顧之間又何扶曖昧傖父之劉備而擲頭然旧閥之劉璋耶是決知其不然也且三分鼎立之策亮已決之於草廬見備之初而謂之恢復者謡也故至其三顧相遇之際則曹亦可孫亦可又何擇焉瑾仕孫其兄也誕仕曹其弟也亮未嘗一言沮之則其情亦可以見矣若我楠中將公則首應

曖昧。不明也。傖父。吳人謂中州人為傖。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朱注蹇蹇難也。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蹇難至甚。故為蹇於蹇也。
從容。不迫之意。
草文曰右文。
頡頏。飛而上行曰頡。飛而下曰頏。

婁賁之名。率敵愾之師。勵精金石。比身毫毛。所奉
則　神統無二之主也。所討則强梁逆匪之賊也。
亡論奇計神算。待敵如鼠狗。即其忠烈義氣。直邁
孤守。位固不稱其德。而能効蹇蹇匪躬之節。運當
坎否。廟謨沮格。而從容殉難。垂義訓于後昆。故其
精氣炳爛於天壤間而不衰。蓋若公則日月不足
以爭明也。星辰不足以爭高也。而況亮乎。亮欺孤
弱。損唇齒而數為魏兵所挫。受兩朝之遇。馮諸將
之翼。而猶不能遂其業。亦獨何為者也。嗚乎自世
之右文也。目擩西土之書。動輒頡頏彼我。殊不知
彼之書。概過縟溢美。不可盡取信于史也。如之何
其遽擧之優劣。以為尚古之論乎哉。

八葉

備後三郎高德
古賀樸。字淳風。號猪里。
論語朱注。志士。有志之士。仁人。

　兒島高德謀奪駕

古賀樸曰。方衰乱之運。君臣大義。不在搢紳。而在武
夫悍卒。不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
之不可得而磨滅者。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
郎是也。
山縣禎曰。余觀天王寺所藏高德旗幟。圖有文。其略
曰。開闢以還。有君有臣。有父有子。忠孝事之人道乃
然也。若背此道。則天地之所不容也。故志士仁人。無

十葉

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范蠡越謀臣也。助越王句踐。滅吳雪會稽山之恥。
治部太輔公綱
村田通信。字自新。

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吾雖不肖。碎肺肝。運智
計。時為范蠡。欲一為君雪會稽恥。為吾徒者。宜輕生
命於塵芥。曝尸於軍門。以此觀之。後醍醐帝之欲
圖北條氏。蓋非一日。而天下忠義之士。亦有密應其
志者。而待時乃發也。蓋高德父子忠烈非一。且感激
奮厲之所為。而義理之心。發乎肺肝。確乎其不可奪。
宜乎其精忠義烈。歴艱難涉困阨。而終身不變也。

　宇都宮公綱班師

村田通信曰。古人有言曰。能弱能强。隨時而進退。因
資而成功。正成能達乎此道。故其能屈伸如此也。

十三葉　十四葉

易朱注。左次。謂退舍也。程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亡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
富士名判官
伯老守長平
大宰純。字德夫。號春臺。

山縣禎曰。正成聞宇都宮氏來。不戰而退。似怯也。然
避其鋭而不損士卒。更出奇以走敵。是不戰而屈人
兵者也。非老於謀畧者。則不能也。易曰。師左次。无咎。
未失常。正成之謂歟。

　冨士名義綱謀脫帝

源光國曰。冨士名義綱。憤　後醍醐帝之幽辱。窃勸
幸他所。事若發露。蹙其身。而謀及此者。其心豈以
帝為奇貨哉。蓋天理之存於人心。不容泯滅者乎。

　名和長年迎帝

太宰純曰。當是之時。文武諸臣勤王者。不數人而足。

十八葉

艅艎。海船也。

權中納言藤房

岌岌乎。不安之意。

然。帝還自隱島。所以車駕無虞。則長年之功居多矣。當艅艎泊名和津也。微長年殆矣。

藤原藤房舍官去

林道春曰。有文衡者。説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燼。今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哉岌岌乎。文衡其知人乎。其后果有建武之亂。嗚呼。如藤房事君也。可謂忠矣。而帝使之不以禮。如藤房諫君也。可謂反覆矣。而帝變乎色。及其屢諫而不聽用。則去。惜哉。帝之固少恩哉。嗚呼。後嗣王其鑒焉。

山崎嘉曰。正成可謂諸葛孔明之亞也。藤房辭官。可也。為僧何耶。

佃六郎左衛門

藤井臧曰。或問。世人傳稱。藤房嘉遁之後。為浮屠。妙心禪寺第二祖授翁宗弼是也。非翅稱諸口也。為扶桑隱逸傳者。公然著之于篇。未知然否。曰。不然。避世晦迹之高士。豈可主張於官寺。而禱寶祚。接檀越。訓道大衆哉。且嘗按吉野拾遺記曰。新田義助自越前。朝于吉野。語諸卿曰。越前有山。名鷹巣山。山上宜構城壘。故遣佃時義。歷視山中。其幽邃處。有一道人。端坐樹下石上。貌似藤房。時義還告。我乃往視。至則無人。石上唯留倭歌一首。藤房之真迹也。其歌曰。象毛又浮世乃人乃問来禮波空行雲尔宿求天牟 后又游海西云。其非授翁明矣。

巖村秩曰。世傳藤公逃入北山。為僧。後主洛西妙心寺。所謂第二世授翁者是也。為浮屠之言者。又造其髮塔。撰銘辭。以取信於世。何其矯誣之甚也。或曰。藤公賢則賢矣。然未必聞道也。子奚必異於其為浮屠也。余曰。不然。余之於藤公。非異乎其為僧也。異於其主妙心寺也。夫藤公之心。乎南朝。死生以之。其逃位非得已也。推其心。巖居谷飲。未嘗一日忘其君也。吾聞。妙心寺主。朝廷待之甚渥。賜號國師。其出入禁門。趨瞻天顏也。不在五山諸刹之下矣。藤公嘗仕南朝。一旦祝髮披緇。恝視舊主。而不顧。與北朝公卿百僚。駢肩累迹。出入禁門。其忍為之耶。況當時幕府尊氏父子。皆包藏禍心。以覆南朝者。藤公見之。將唾其面而罵之。安能低首甘心。以就下風乎。主妙心寺之事。可見其必無也。

昔　後小松帝嬖一宮人。見其中藏刀焉。怪而訊之。答曰。妾舊南朝宮人。嘗受恩南朝。藏刀者。欲以報南朝也。不圖天威咫尺。畏惧不敢發焉。事既至此。請就顯戮。帝憫其志。赦而放之。宮人有身。生

林靖。字彥復。號春德。

中興。王室中否而復興曰中興。

男後免為僧。所謂一休者是也。使藤公而果主妙心寺。則有愧於斯女子多矣。

林靖曰。藤房避去之。亦所以諫之也。猶庶幾帝之驚而省。而驚而改之。益其或然。

齋藤馨曰。元弘中興之際。藤原藤房與楠正成。均稱賢者。而天下復亂。藤房去之。正成死之。或曰。去者有明哲保身之義。而無見危致命之節。謂愛身可。謂忠國不可。謂不異于正成至死不變之精忠大節。尤不可。故比二公而同之者過也。予曰。去之與死。難易異矣。至其為忠國。則未嘗不同也。誠使

狼狽。猝遽失措曰狼狽。

詩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藤房愛身而忘國。則笠置之役。顛頓狼狽。不離帝左右。至于避雨樹下。就囚東阪。而不辭。當是時。欲去則去可也。曷用此傾覆流離。備嘗百難為哉。此其不欲去。亦已灼矣。而天下既平。帝心就怠。日耽佚樂。而忘萬機。怨憤思亂之士。環視于海內。而莫之悟。於是藤房天馬之諫。出於痛哭流涕之餘。而帝曾不聽。褎如充耳。故藤房不得已而去之。去之者。非忘君也。思君也。其意蓋謂。我去而帝心一動。或能悔其非而改之也。帝果改。則雖過敗之餘。亦足以有為。而無一藤房何害。爲且也

藤房既去。而正成尚在。足以任天下之安危存亡而有餘。故藤房斷然去而不疑。而帝見其去。猶且怙不知悔。居然由從前之道。而不改。天下果亂。又不能用正成之計。使其至謀良策。徒為鋒鏑之血原野之骨。而莫敢惜。而赫赫皇統。亦終于委靡不振。是豈藤房之所能知哉。故予謂藤房之去。非欲去也。欲以去諫君也。藤房去而思君之志。忠國之誠。愈益見矣。乃謂視正成之死而易。則可。謂其心不同。則不可也。世傳藤房將去。見正成。竊語其志。正成曰。在公則去也。若余者第有一死而已。藤房將去。

招。正成談論。移時。嘆息曰。方今兵亂之後。剝民之膏血。大興土木。善政無聞。牝雞司晨。豺狼當路。其論功行賞。宜以足下為第一。赤松父子。舍生苦戰。六波羅之亡。彼功許多。封拜不及尊氏兄弟。染指神興。蔑視朝廷。擢為一人。賄賂公行。言路梗塞。君臣嘻嘻。如燕雀處堂。大厦之將顛。非一木所支。我將去。從人臣之禮。足下武將。義不可去。宜盡忠報國。正成流涕曰。其非不知時事。然握兵權。當與國同存亡。未幾。藤房去。正成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大亂將興焉。

由此觀之。藤房之去。唯有正成留而任他日之責。是一藤房去而一藤房尚在。故可去也。不然。一藤房固可與君偕存亡。何遽去之。而屏營于山林之間哉。後之人。不問其所以去。而但以去為非。過矣。

源光國曰。後醍醐帝之英武。十倍唐德宗。而其待

諫臣又不能及奉天之難德宗與陸贄在道相失驚憂涕泣其見親厚至此贄前後累上諫疏德宗雖不能盡用而亦優容之事必與之謀當時謂之內相其不失舊物者贄之力也至置之厄危於奉天藤原藤房不離左右死生以之為帝腹心亦猶贄爲及皇運開泰四海統一則帝不念其勳禮接無所加一聞天馬之諫怒形于色何其待諫臣之薄也德宗待贄雖厚而不能甄別忠佞故裴延齡進而贄謫于忠州帝方復位之初驕心漸生藤房見幾而作雖古之所謂明哲保身者何以過之諫臣去國識者預憂其再亂果如其言悲夫

奥野純曰北條高時謀不軌後醍醐帝發兵誅之天下既定帝行賞不平將士觖望適鹽谷高貞獻千里馬群臣稱賀獨藤原藤房諫之帝弗懌爾後屢諫皆不納藤房遂棄官而去爲僧不復出夫人臣之事君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固人臣之常規也而有不必然者世臣是也世臣奕世爲朝廷恩遇位階隆重任國安危君存與存君亡與亡非若羇旅之臣一朝不遇而可去也若道不行致仕則可去則不可雖則致仕國有大事猶當爲輸心不可一

（頭注）奥野純字温夫號小山。觖望。怨望也。謂不滿所望而怨也。

二十三葉

日忘君也宋富弼以諫不行致仕家居然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夫弼非世臣也猶且愛君如此況世臣乎今藤房言不聽乎則致仕家居若富弼而可故羇旅之臣而不去則有竊祿之誚累世之臣而去則有忘君之誹此不可不察也且也此時朝廷無人藤房去誰能輔帝匡秕政者爲忠臣者就使其身不用安忍視其亂而去乎藤房自爲謀則得矣於世臣輔君之道則未盡也

正成奏言

青山延于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席卷而東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爲失策鄉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銳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嘆也夫

（頭注）席卷。謂速捲取也。

二十五葉

正成死

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

（頭注）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

賊將尹子奇圍睢陽。張巡許遠

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與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簴。功垂成而覆。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一門。盛矣哉。

源光國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呉。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

死之。巡先守雍丘。共務軍寧陵。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卻賊。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

赤阪。據千劍破。皆以孤墉。禦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蒙推奬。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强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

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殺。

湯淺元禎。字之祥。號常山。

帶刀正季

室直清曰。或謂金剛山上有祠。曰南木明神。祀正成配饗孫呉。正成嘗有言。我立功於天下。祖孫呉也。故祔祭焉。嗚呼正成遺愛存乎民。不衰如此。但以正成之絕倫雄才。猶不學聖賢之道。而其致力者。獨止於孫呉兵法。豈非千古之遺憾乎。且如其七生滅賊數語。可謂不知性命之理矣。何其陋哉。

湯淺元禎曰。楠河州之功業不遂。致命湊川。其臨終。告弟正季數語。髣髴乎唐張巡。千載之下。凜凜有生氣。室師禮著書。誹之。實由不知忠臣憤激之志也。先輩所謂理學之弊。抑謂此類乎。

梁田邦美。字景鸞。號蛻巖。

尾藤孝肇。字志尹。號二洲。

區區。小也。

梁田邦美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矣。楠子而傷勇。可謂忠乎。當是時。壬人制肘。朝無屈軼。即不死戰。必死諸。以故欲為社稷自玉。而不能自玉。為悲夫。雖然哉。訓子以義方。克繼其志。既亡猶之乎存也。此之謂忠之至也。

尾藤孝肇曰。楠公之死。世歸咎藤原清忠。清忠之罪固不可逭。然彼亦截截諞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奸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興廢天也。區區佞人。焉能使公死生哉。

中山忠義曰。保平以還。本朝為戰國。諸士進退得失。

大槻清崇。字士廣。號磐溪。

載於簡策。傳於口碑者。幾何乎。特如楠判官。可謂三德兼備之名將矣。雖配祀諸葛孔明。孰謗議之乎。佑正統天子。而不顧身。合天理。無私心。可謂仁矣。運籌決勝。可謂智矣。破堅摧鋭。可謂勇矣。

大槻清崇曰。可以死而死之。吾邦武人恒態為然。曰可以無死而不死。則未始慮及乎此。豈其勇敢剛烈之氣勝。而有察理未精者歟。嗚呼死生亦大矣。可以無死而死之。是之謂傷勇。可不思哉。史稱正成之敗於湊川。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走入民舍。釋鎧自殺。夫圍可潰而不潰。身可生而不生。雖公心未易測度也。抑非決於可以死一語。而不暇顧其他耶。當是之時。王室雖一朝復矣。國賊犯闕。海内擾亂。而天子塵再蒙。為武臣之職。未可謂之盡矣。公不自云乎。吾死天下盡歸足利氏。是知公一日不死。則天下一日未歸足利氏也。為公計者。宜以其當日所以懇懇戒兒者。反自任其身。脫然拔軍獨歸河内。招集義故。再據金剛山舊址。以遏賊東下之勢。則天下向背。未可知。而誅國賊。以復正統天子。尚有可望焉必也。百戰力盡。而萬不可為。然後以身殉之。未晚也。今乃先新田諸將尚在東西。義旗未散。而

俄自引決。所謂可以無死而死者非耶。雖然是求備於賢者之言耳。如公之忠勇義烈。今古無二。豈可容喙哉。

長年死

女謁。婦女請謁。

源光國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奮身橐鞬。不惟拒守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建不世之勳。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譏殉國之晩。故力戰而死。非也。當是時。紀綱紊亂。諫臣去。而良將藏。女謁不可遏。恢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効死已久。適有里巷之言。觸其機耳。儻以輿人之誦。決其死生。則使之不可生而死。亦可為之乎。此非知長年者之論也。

北畠顯家戰死

鎮守府將軍顯家

右大臣顯信

岡田僑曰。源顯家舉陸奥兵。敗尊氏于京師。再舉敗義詮於鎌倉。其功烈最偉矣。惜其不守要害。縣軍長驅。賊躡其後。一敗殞命。非由失地利耶。方顯家取鎌倉。關東奥羽多屬尊氏者。未可遽出兵也。使其據鎌倉。招致東北官軍。蓄力養威。族其兵集。使弟顯信率諸軍西向。則有應援之繼。而無回顧之患。尊氏既失關東之援。勢沮意惧。不能久留京師也。我因與楠和田諸族合勢。伺釁乘機。可以制勝。此萬全之策也。計

不出於此。以無繼之兵。當猖獗方張之賊。宜其取挫衂也。雖然。當時至尊播越。顯家切於勤王。奉命即就途。不暇其他。亦足以見臣節之純矣。

帝崩

青山延于曰。帝以英邁之姿。慕延喜延久之風。鋭意圖治。元應之政。有可觀者。播遷之禍。雖帝自取。然非素有失德取怨於天下。故海內憤怒。英雄陳力。竟能以少康一旅之衆。復齊襄九世之讎。雖帝之英斷使然。亦會時之可為也。及其欲滿志得。極奢侈。流盤樂。信讒言。黜忠勳。終致大亂。使逆賊滔天而京師再陷。此無他。由駕馭失宜。而措置乖故也。請嘗論之。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顧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奉護良出鎮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古。惜乎帝雄武有餘。而英畧不足。才知絶人。而明德有闕。此其所以大業不終。僅止偏安者歟。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齊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為紀侯所譖。而烹于周。至襄公八年。遂伐紀而復之。

青山延壽曰。百川注海。而海未嘗溢。及一雨至溝渠皆盈者。其所容大小異也。是以君子尚其志之大。志不大則易盈。盈則驕溢放肆。何所不至。吾讀後醍

青山延壽。字季卿。號養齋。

醐帝紀。未嘗不恨帝之志之不大也。嗚呼帝之才。足以蕩平宇內。而其量不足以籠絡宇內。故惟知有高時。不知有天下。其夙夜兢兢。勵精廣政。為有高時也。置記錄所。親自聽訟。為有高時也。開倉發糶。賑窮民。為有高時也。引藤原資朝。參預機務。為有高時也。欲以護良親王為太子。為有高時也。故一旦高時伏誅。帝亦耽酣宴安。豔后用命。前日之兢兢果安在。武夫失望。往往歸鄉。前日之記錄所。又何用。護良親王之賢。以讒幽放。赤松則村之功。弃而不錄。何前後相反之甚也。是其志在滅高時。天下一日無高時。則沈酣怠廢。以一高時之有無。變易至此。是非其志之小乎。若使帝之志大。高時雖滅。我固自如。則驕怠何緣而生。讒間何緣而入。武夫何緣而懷觖望。奸雄何緣而生覬覦。故中興之濟否。在帝之兢惕與不而已。高時之未滅也。朝廷皆謂縱能克之。不數年未能平其巢穴。而北狩之駕。一旦南指。海內響應。數旬之間。鯢鯨以梟。皇威以張。上雪四帝幽遷之大耻。下振朝廷二百年之苟且。何其壯也。於是帝之志不得不盈。而廷臣亦凌轢。武臣皆謂天下無敵王師者。不知高時之亡。雖由帝之英略。亦彼驕

赤松次郎則村入道圓心

凌轢。蹴蹈也。

盈自取而高時雖亡我苟不兢惕天下豈更無高時是所以中興之業成而後隳也向者　帝之討高時也若成而復敗敗而復成懲心罷精積七八年之久而始遂其志豈遽生侈心哉唯其定之也易故其失之也亦易然則高氏之反也　帝備嘗艱苦若能誅高氏則天下果能治乎曰否高氏擧九國而來楠正成奏以奇策廷臣沮之曰九國之兵不過八州八州之兵吾已殲之高氏何能爲朝廷狃前日之勝不復以賊爲意於是可知矣高氏亡則吾恐朝廷皆謂高時之强吾能殲之高氏之奸吾能破之如此則廷臣益驕肆　帝亦未必能如前日然則能使　帝兢惕者在誅高時之時不在誅高氏之時然是抑末也苟使　帝之志大高氏何以反南北數十年之爭亦何以生哉

北畠親房保關城

粟山愿曰是時也衆輿播遷賊兵四塞間關海道危如累卵雖三尺童子知天下之勢無如之何公惓惓曰老至齡在一瞬區區一心將以餘命報之　先帝夫公同時有識而憂君者咸曰藤房藤房見危而諫諫而不聽則去矣公與藤房皆世臣貴戚當與邦同休同戚者也公之辛勤漂泊雖似不若藤房之果決勇退其忠厚惻怛憂世之識蹈萬危而益固其忼慨慷烈敵愾之志瀕百死而不屈者未必不出藤房之右予於是知其才則眞其才其識則眞其識而非後世才識者所及也嗚乎南朝有臣如此宜矣賊以烏合陥天下不能以天下犯吉野

（頭注）惓惓劉向傳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安積信曰當是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强寇屹爲南朝元老先賢稱爲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晋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奪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爲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乎若親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爲不然耶

（頭注）屹獨立壯武貌

岡田僑曰源親房之乞援於結城親朝也源義公論

浮。過也。

尹子奇寇睢陽。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下皆為泣。

之曰。闕城之圍。急於睢城。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人或疑之。謂親朝罪浮進明。似矣。張巡守城而死。親房弃城而走。二賢之行。相反者。何也。曰。所處之勢異。而所任者。不同也。夫睢陽為江淮咽喉。無睢陽。是無江淮也。所係至重。故巡不可以去睢陽。唐因得全江淮財賦。以濟中興。則巡之事畢矣。關城之於朝廷。非如睢陽之重也。親房之所以去吉野而東者。用結城宗廣計。欲奉 後村上帝。如陸奥圖恢復也。不幸沮風船漂。至常陸。宗廣路病死。親朝以父死懷異圖。小田治久亦叛。是以入保關城。非其初志也。親房為國元老。內輔佐幼主。外籌畫軍旅。實與國家共休戚。不可守一城而已也。其意以為嬰孤墉徒死無益。不若還輔君為後圖也。此大臣為國家深慮者。親房之不可死於關城。猶巡之不可不死於睢陽。使巡為親房。亦不過為親房所為而已。所謂死輕於鴻毛。亦重於泰山。非此之謂邪。

河内守正行

正行死

源光國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宗黨疏屬。皆力戰死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效歟。

藤井臧曰。或曰。張巡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挑戰。之所以不成也。寧遷緩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蓐。雖悔無益。不如舜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慮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廷尉已知。 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

齋藤馨曰。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偏海內。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護者。於此時。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就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吾惜正行以身係國家安危。若是其重。而自視甚輕。蚤死於未當死之日。使

高武藏守師直
山名相模守清氏

於與之國家。輙就衰廢也。然則當以何時死。曰。死於一二年之後焉可也。蓋足利氏之父子兄弟。與君臣上下。皆以利合。不以義合。其初同心戮力。以為安身計。及其久。則驕傲背戾。互相侵奪。不至相食俱斃不已。正行死後。未幾。師直與直義生隙。而直義降南朝。自是以後。直冬清氏相尋而叛。或離或合。紛紛乎莫定。凡圖敵者。必離而間之。今敵不待我之離間。而自相離以成間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南朝非不知其可乘。然無一將有名望者。為之統師徒。舉彼亂臣賊子。而付以主將之任。是

以軍無紀律。旋得旋失。致使可乘之機。為不可乘之勢。使正行尚在。則以正成之嫡子。率二代訓練之部屬。威名之著。士臣之精。當時無比。雖有來降者。勢必不過為之臣僕。而進退之權。彼不敢專。以此乘內生隙之敵。其復中原。而散　先帝之憤。遂乃父之志。不難。正行必若此而後死可也。但其多病。自恐死於病。不死於敵也。故聞師直之來也。輙自以為當死之秋。拜天顏。題廟壁。皆以死自居。其與師直戰。奮擊衝突。殆且獲之。亦可以潰圍而出。乃遽死。而不知其未當死也。正成湊川之役。獻策

左兵衛督正儀

而不用。知天下之事不可復為。故自決死。而尚留正行。屬後事。不許其從死。則乃父之志。必在其不死而有為矣。是其父當不可為之時。猶留其子而冀其有為。為之子者。蚤死於可有為之日。而使國家之勢終於不可為。吾是以為正行惜焉

山縣楨曰。楠公嘗櫻井驛。警正行曰。汝雖幼。勿懈于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為務。嗚呼。此言也。實楠氏一門忠義之所本乎。楠公家訓所尚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

楠正儀卒

賴襄曰。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恥。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為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為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為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恥。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為楠氏惜者。謂之虛傳矣。

「以上」

按楠家全書曰正儀北降之說者僞也若或北降必一時計策井澤長秀亦疑之曰正儀北降之事無定據矣新井君美讀史餘論亦云正儀之降可疑也

長良承芳著論曰世所傳如太平記增鏡後愚昧記梅松論花營三代記櫻雲記之類皆阿世曲筆往往搆事誣人大日本史所據諸書皆出於北人之手故以為正儀實叛與大友少貳等諸叛臣同傳可嘆夫唯南朝紀傳一書信而有徵又曰正儀之於足利氏讎敵之巨魁也方其初謂宜嚴修歸

降之禮以白日行事何為向昏夜使之執謁耶是尤可疑也（花營三代記曰應安二年正月二日楠木左兵衛督約降仍賜書二月七日下令於和泉河内告正儀歸降三月十六日命赤松大夫判官入道等南征援正儀廿日正儀退拠天王寺四月二日入洛即夜謁管領頼之三日夜謁幕府廿二日還河内）再按紀傳曰建德元年春頼之發兵河内正儀據城防之建德元年即北朝應安三年三代記櫻雲記並書正儀北降係應安二年則此舉也正儀臣足利氏之後乃一年餘矣頼之之討不知何故事互牴牾無所適從可見正儀之降非其實也彰彰乎明矣時人書之叛者為頼之詒也後人議其不義者徒信妄傳也其如夜謁之謀密索其形貌年齒克肖正儀者使優孟為孫叔敖以瞞一時之人耳

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為出援師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掩也

按桑華記吉野物語南朝紀傳將軍家譜本朝通紀等書不載正儀降事也花營三代記後愚昧記細細要記豫章記其他後深草院關白記櫻雲記渡邊文書三刀屋文書三法師話等類正儀北降及戰爭之事往往載之則斷謂之虛傳恐非

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　後村上之正平二十三年　帝崩　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為將軍細川頼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頼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頼之請救之諸將不肯頼之恥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為將後戰闘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　後亀山之天授弘和間頼之遭讒見

細川相摸守清氏

斥。天授五年。頼之罷職。元中八年。頼之還。再任職。中間十有二年。而山名氏入寇。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益沒。而頼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閒歳而南北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為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恥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頼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為南人所以能數來者。頼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　長慶新即位。銳意用武。敕東西諸將。一時並起。益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　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為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為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閒。以存南而遏北也。頼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窮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頼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

彈丸黒子。喩地小也。

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效哉。及頼之再入。先覺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之降。非其素志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閒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貪爵賞。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為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隆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巖村秋曰。世傳楠正儀晚節叛附足利氏。余未敢以為信也。正儀信義人也。其接人無叛。一出於信義。故其部下皆樂為之死。至使讎人之子寧負其主與父。而不忍剸刃於正儀之身。唯其如是。故能據彈丸黒子之地。鼓疲殘脆弱之衆。以與足利氏相持二十有餘年。夫能信義於其部下。以及讎人之子。而獨不能信義於其君。此豈近人情耶。曰。然則世之所傳者。妄耶。曰。此蓋訛傳爾。然亦有自來焉。建德之初。細川頼之相足利氏。既審時勢。又知名分。其有事於南方。文武兼用。媾和諭降之使。在其閒。正儀亦量時揣力。依違往復。不敢鳴大義。以卻其使。以絕其歡。楠氏諸人。

内訌。内乱也。訌。諍訟相陥人之言也。畠山阿波入道道誓

稍不悅其所為遂疑其降志忍詬辭服於賊此其訛傳之所自來也吾嘗論楠氏父子兄弟皆盡忠王事者也而其事則不同大楠以興復天下為志者也故興復可為則建避鋭覲釁之策策不用興復不可為則死之而弗疑二楠以保護行在為事者也高師直之來寇衆寡不敵正行宜襲其父避鋭之謀而乃循湊川決死之策幸而自死之後賊庭內訌北軍徹壘不然行在殆不可守矣正儀唯知之故他日畠山國清之大舉來寇不敢與戰知賊之犯兵忌而來故移皇居徹保壘退據金剛山以覲其釁既而賊遷延不出其所料此其量力應敵以能保護行在可謂善學其父者惜乎威望不及其父才武可愧其兄而又遭足利氏之方盛故奄奄不振也假使正行有正儀之持重堅忍則正平之初猶可以有為正儀有正行之才氣勇武則建德之末必不招附賊之嫌吾深為二楠惜且悲之或曰正儀附賊事載愚昧記三代記歷歷有徵而子獨以臆決之可乎曰二書皆成于足利氏時惡保其可信且夫正儀之子孫無有顯者野史載正勝正元

按河州北山氏系圖正儀之子有正勝攝州寺內

巨擘。大指也。

氏系圖正儀之子有正秀一有正勝無正秀一有正秀無正勝蓋同人改名乎（按正儀降參考載正儀子三人正勝正元正秀不知其所據又按南朝紀傳載正秀謀伐義滿遊高野又楠氏系圖有正秀無正勝正元今無所考證）

古來相傳正儀之子正元狙偵義滿欲刺之事發見殺未知所出後崇光院記永享元年楠五郎左衛門尉光正法名常泉匿於南都搜索見殺或謂此乎其後子孫相繼奉行宮遺裔屢舉兵到于文明年中云

若存若亡要皆與諸楠同改姓易號潛匿草澤以終其身爾南北之時諸將叛服亡恒而其附賊者大則受國小則併邑綿綿不絕如結城宇都宮千葉大內皆是也況正儀南方之元師諸楠之巨擘設使叛附足利氏寧無茅土之酬及其子孫者耶正儀之後寥寥亡聞焉亦可以證二書之不足信矣

松島坦曰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則曖昧之跡不能無疑于後世假令其志不愧天地亦知者鮮矣唯天下闡幽之士就其人而論其事百世之下足以明其疑矣余讀史至楠正儀投北朝之事竊有惑焉及覲阿王事而有所大悟阿王者赤松氏之臣宇野氏之

孤。而楠氏之讎也。詐降欲剌正儀。感其恩。不忍剌曰。剌之則傷恩。不剌則背義。有一于此。生又何為。抽刀自剌。由是觀之。正儀非有平居忠厚慈仁入人之深。曷能至使敵讎消滅其戕害之心。如是哉。昔者趙盾驟諫靈公。公使狙麑賊之。乃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嗚呼麑不賊盾。以忠臣有功社稷也。阿王不剌正儀。雖非為社稷然。其感於誠則同矣。苟有忠厚慈仁。足以感寇讎。何忍叛累世之君。而降父兄之仇乎。當此時。南朝摧折之餘。兵氣不振。而 長慶好攻戰。厭和議。正儀懲父兄相繼決死。大功不就。故屢諫之。諫之不納。其勢違旨。則怒逐之。正儀深謀遠慮。知已知彼。唯唯諾諾。不忍顛社稷。故含垢忍恥。不顧一時之屈。而欲立千古之功。譬之羸疾之人。攻擊難投。調養復元。苟利于疾。不擇葠著與尿屎也。而或咎其污穢。特不察耳。惜乎 長慶之不明。不知其謀之所在。使其功遂終于無成也。而後世徒見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而起疑於曖昧之迹。是亦正儀之所笑而不辨也歟。

長山貫曰。正儀北降之論紛紛。忠佞難辨。然就其事跡而推之。如當時史乘所載。則正儀見危弃君。

相軋。相傾陷也。

而降。顯戮在不赦矣。以故 長慶怒。遣和田等攻之。相持數年。而其歸順也。 後龜山不加譴責。委任如故。尋陞榮官。何濫賞之甚哉。要之 長慶立好攻伐。君臣不和。臣僚相軋。細川頼之乗其機。百方講和。正儀亦察時勢。私會頼之於東寺。以議南北之和。盍出乎 後龜山之密旨。而非計正儀一身之降也。不然。正儀歸順。何猝忝參議之任乎。然與敵將私相會。是正儀之所以不免反名。而知其冤者止 後龜山耳。北朝檄告正儀北降者。出于離間之策。而頼之出兵援正儀。入之河內者。欲使正儀居間。謀南北之和也。然 長慶佳兵強梁。正儀陰翼蔽南朝。含垢包恥。苦辛経營者。十有餘年矣。天授五年夏。頼之遭讒罷職。正儀亦決志歸順矣。無幾。義滿悔悟。召頼之。而親信如故。元中八年。頼之復職。尚執前議。頼之正儀已没。義滿繼其遺意。遣大內義弘六角満高。請和於南朝。 帝敕許之。神器復京。南北歸一。於是正儀之志始成矣。嗚呼赫赫天朝。萬世一系。列聖相承。以奉神器。神器所在。乃正統矣。一旦雖正閏相軋。竟致混一者。抑誰之力耶。夫南朝出乎 龜山。北朝出乎 伏見。

左京大夫義弘
大膳大夫満高

瑣瑣小貌。

自天與宗廟而觀之。則豈有南北分瓜之別乎。天已厭其亂。祖宗誘其衷。神器復京。北朝具禮受禪。正閏卒歸於一。帝統連綿。至于今日。則正儀不特有功勞於南朝。而有功天下萬世於朝廷之上者。豈不偉哉。後世只見瑣瑣一時向背之跡。而論其曲直者。余之所不取也。

成島讓曰。春秋之法。褒善貶惡。苟惡矣。而進於善。則勸之。褒之。苟善矣。而趨於惡。則懲之。聖人之設法嚴。而待人寛如此。正降之降。特出於同族相害。而不得已焉爾。故一旦北趨。以避其害。迨後反正。効忠。觀於平尾之戰。可識也。其去可懲也。其反可勸也。余於正行。責其畜殖於正儀。許其自新。俱取春秋之義也。

間。罅隙也。謂猶其罅隙而非議之也。

野山朝陽曰。楠公之死。我不能間然也。蓋爭乎龍逄比干矣。其子正行。不忍坐視朝政不公。遽促其死。最當其機。但其致南廷自此不振。則正儀有疾而死。可謂勝於乃兄矣。雖然三楠同一。忠烈義武。其論優劣抑亦末也。

日本外史評論卷四　終

附錄

論楠正儀　　牧園　豬

或問曰。吾疑楠正儀久矣。正平六年。行在使正儀之人賜書於足利直義。直義復就正儀之人上書啓事。不允。復使正儀之人卻其書。其使者至尊氏。尊氏寵賂之。其使者曰。公家武家之和議。不可復成。以北畠禪門等拒塞之也。楠已屬於武家。若速發大軍。攻吉野。楠竭力從事於斯。其取吉野。不久時日矣。地藏院記。園大曆云。然則是時正儀已通於足利氏。圖行在者非耶。答曰。不然。初直義之乞降也。主正儀。正儀奏請其事。故吉野事書曰。東條之徒。有請云。既而直義復叛。故賜書於直義。責讓之。直義復上書。乞舉軍國之事。委任於武家。而不允。卻其書也。其每使正儀之人往復者。正儀主其事故也。正儀之使者。至尊氏。尊氏寵賂之云云者。是時尊氏直義外相和好。内實相猜疑矣。尊氏又欲講和於行在。故延正儀使者。寵賂之。要使正儀復圖和儀也。其使者知和之不就。故且為詭激之辭。以謝其事也。其言楠已屬於武家者。先是朝廷以直義為武將。赦官軍。悉隷之。故云爾。非其使者有反心也。又非正儀之所知也。夫兵家使者。入

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

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

敵地。視其便宜。一時詭隨詐合。豈足恠乎。正儀忠事乎行在終。後村上之世。又尊氏直義相賊害。及尊氏義詮懇懇乞和於行宮。太平記圖大畧。可證也。又問。太平記載。正平七年。後村上在男山。敵來圍焉。潛出。正儀等圖繼援。其兵未發。城已危急。公卿嘲正儀曰。正成子。正行弟。而不肖已甚矣。果然則世人併稱三楠。不亦妄乎。答曰。不然。帝之在男山。既舉兵士從乎軍役。其留守者與有幾。而使正儀調餘兵擁大敵。豈四五日之所能辦乎。公卿無兵略。在于圍城中。怯懾匆遽。欲弃城而走。故喋喋云爾。此非正儀

之罪也。正平七年四月。義詮圖男山。正儀及和田正忠還河内集兵。正忠急病卒。官軍聞急。宗良親王發自信濃。新田義宗自越後。桃井直常自越中。吉良滿貞石堂義房自駿河。土居得能自伊豫。援軍未至。五月十一日夜。帝被甲御馬。潰圍幸南都。賊前後來遏。藤原隆資等三百餘人死之。一宮有種遁。帝藤原康長擊踣之。至木津川。敵矢及御鎧。康長單騎防戰。忽有兵百餘來。擊賊走之。十二日還幸賀名生宮。夫公卿每不罪已。而罪人。是行在之所以不復興也。夫正成正行。既知朝廷無遠圖。吾事之不可孤行乎閫外。一旦克敵。非國家之長算也。故相繼早決死矣。正儀亦有觀乎此。及此時。行在愈衰。正儀知已亡則行在不復支也。故以保内地護行宮為已任。不務攻伐進取。而納撫降附。贊成和議。每不欲自我啓

賈季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兵釁。是正儀之本謀也。正成正行相繼死難。於此時。朝廷恐懼修省。遠念列聖之德。近恤兆民之苦。不罪人而罪已。以修德政。則正儀之本謀。或可擴及於遠。其功業儻有所立矣。夫内外不相副。雖有良將。莫所施其勇謀。故正成正行死。而朝廷不復振。及正儀策不行。而行在不可復為也。其時勢為然。正儀所謂冬日之日者。非當時諸將之所企及。併稱三楠。非妄也。或問。豫章記載。正平二十二年。細川頼之為足利氏管領。以籌策降楠正儀。其說如何。答曰。南方紀傳載。頼之屢請南北講和。兩統迭立。意者此時正儀執奏

右京太夫頼元

其請。欲贊成其事。故北人夸大之。云云乎。是年。足利基氏死。公卿將士咸喜曰。基氏死矣。來歸者必多。正儀獨嘆曰。朝廷修德政。雖多强敵。必降服。不然。强敵悉亡。復相繼起矣。已不自修。幸敵之亡。難矣哉。其意見可觀矣。其事見於頼之物語云。建德二年。義滿使楠正儀還河内。圖吉野。援正儀北降。花營三代記。櫻雲記。並係應安二年正月。頼之請發諸國兵。援之。諸將以為正儀不能自保河内。而來奔矧南鄉乎。必無利也。義滿從之。頼之恥言不行。辭職屏居。義滿親臨起之。遣其養子頼元率兵援正儀。諸軍數破王

師神器之復于京師。蓋本此舉云。

或問。三法師物語載正儀怨望行宮違其敕。又約降於足利氏。其説如何。答曰。此時正儀形跡一擬于反人。其所記載豈翅三法師物語乎。又花營三代記載正儀乞降。故許之云云。（三代記曰。應安二年。正月。正儀乞降賜書許之。二月七日。徇和泉河內。以楠氏降附之由。四月二日。正儀入京。夜謁賴之。三日。夜謁義滿。廿二日。還河內云。細細要記同。是）後愚昧記載正儀與南方向背。其親族離畔。相攻擊。正儀不克。出走。其與我約降在去年矣。故執事欲援正儀云云。是記者皆不悉其情勢與其本志而已夫。後龜山其貴宜立。其德宜君。後村上之所

屬意也。長慶好攻伐。厭和議。正儀欲奉後龜山成其本謀也。彰彰然明矣。及後村上崩。長慶自立。是其所以為觖望也。及後村上之季年。與北方和矣。及長慶之立。敕四方擧兵。正儀驟諫之。長慶不從。正儀慮長慶昧乎攻伐。悉喪內地。廼擁兵而不應敕。是其所以為違敕也。長慶赫怒。敕和田橋本等擧兵逐正儀。於是正儀知長慶之不可為也。欲終奉後龜山。復講和保地也。廼就賴之謀援據爲。是其所以為約降也。是時知正儀之志。欲濟其事者。賴之一人。其事有觸當時忌諱。又非他人意見之所

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赤松律師則祐

及也。故不表顯其事。默契領意爲。是以當時記載皆如是。

又問。吾子言後村上之季年。南北講和。及長慶之立。破和議。何以言之。答曰。夫太平記訖乎後村上正平二十二年。後光嚴貞治六年。細川賴之為足利氏管領。條先是三四年。莫記纖句爭戰。其文尾以四海無為為結語。又題其書曰太平記。又按新葉集。正平十九年以後。後村上屢行幸于住吉。其事有類於夏后游豫之度。以是觀之。是時南北講和。弭兵必矣。諸書遺佚耳。按赤松則祐觀鼓瀑布歌序曰。應

大內介弘世
左京太夫時氏

安之初。關東關西官軍。同時蜂起。故赴警衛于京師云。又喜連川系圖載其秋新田義宗脇谷義治起兵。與上杉憲將戰敗亡。是正當正平二十三年。後村上帝崩。長慶之時。以是觀之。長慶新立。破後村上即位故事。敕四方擧兵。而官軍應敕擧兵可以知也。是余之所以云云也。

又問。吾子言正儀持講和保地之策。及于正平之季。愈益執本謀以諫。長慶擧兵。竟至於擁兵得罪也。吾未知其果是。答曰。吾子不見太平記載（後村上）正平十六年之事乎。其時大內弘世山名時氏石堂仁木

等降附。行在頽振。而義詮愞弱。其宰貪殘。其諸將不服。又會北京空虛。於是細川清氏來奔。言其虛實。請攻北京。自今觀之。似可為之時矣。然正儀建議。辨其不可。後果如正儀之言。及　長慶之立。正平二十三年三月卽位大內山名等。既悉叛去。外援如鐵。加之行宮多故。人心不一。而義滿類之君臣際會。一時風靡。南北形勢。非復十六年。彼此易地之比也。先是畠山國清之入寇也。其諸將不和。尚猶內地失守。大事將去。正平十四年十一月。畠山國清帥關東兵。入京師。十二月。義詮發兵與國清南侵。是冬。以戰將犯行宮。車駕發自天野入金剛山觀心寺。十五年正月。楠正儀和田正武拔赤阪。福塚某河邊某等拔平石。眞木野某酒邊某拔八尾。大和河內兵拔龍泉。義詮大綱言陸俊守紀伊最初卷二月。國清進屯津津山。丹下。俣野。誉田。酒句。水速。湯淺。志貴。諸氏叛。降于國清。四月。陸俊與畠山義深。戰于龍門山。大破之。紀伊守護塩谷某死之。尋陸俊與畠山義深戰敗走。保阿瀨川。是月。陸良親王拔灌賀名生行宮。及公卿第宅。關白師基討走之。閏月。龍泉平石八尾諸城陷。五月。赤阪失守。正儀退據金剛山。是冬。仁木義長歸順。今彼內和。兵強。又非其時之比也。於是時。　長慶欲擧兵討敵也。正儀智謀老練。過絕一時。累世握兵權。為其藩鎭。義豈唯唯從其軍役。速國家顚敗乎。雖欲無諫爭之。可得乎。其違敕非擁兵。豈又有他哉。是余之所以遂言也。又問。吾子保正儀之北投非叛降也。吾未信之。答曰。余據太平記。吉野物語。觀正儀之為人。雖其強勇

靦然。面目哉。

果烈。如不及正成正行。亦其慈愛惠和。深思遠計。與時消息。効忠于行在。不為紲劣也。豈以國之榮悴。家之存亡。失其大節。靦然降於累世之仇讎。以忝其父兄者。若正儀。及正平之季年。見行在之將墜。而實叛降於足利氏耶。至于弘和之始。國步愈蹶。人情益兇。是時正儀何與足利氏絕。而効忠于行宮。沒身不渝。其子孫世世殉節。與行宮遺裔相終始也。以是可觀正儀執本謀。始末如一。未曾背行宮也。其見放逐而數年寓於敵地者。其奈罹時之不淑也。

又問。如吾子之言。正儀踣納于　後龜山。然及　後龜山卽位。其屢攻正儀。何也。答曰。　後龜山新立。如其軍國小大之事。悉出于　長慶之手。故其徒來攻正儀也。其時　帝亦不得不受制乎　長慶。其事非出乎　帝之意也。

大日本史曰。文中二年八月二日。　天皇讓位於皇太弟。熙成孫吉野。從御玉川宮。紀稱曰太上皇帝。是年九月。親書願文。有禱于高野山。明年。猶以院宣號令紀之將士。薙髮法名覺理。號長慶院法皇。不知其所崩處。長山貫曰。長慶與後龜山。兄弟不和之事。見于諸書。高野山所藏願文。保己一論曰。疑是非南北戰爭之事。必兄弟生隙。爭雌雄之事邪。又按。長慶好和歌。天授二年夏。

歌千首。而當時所撰新葉集。不載一首。是兄弟不和之一證也。又關白師基。及前大納言光有歌。有任三代之語。則知長慶為闕位者。可知也。事見北咲松

於是賴之數出兵救正儀。爲其他將士咸遷延不欲涉河。其後　帝如吉野。　長慶上皇退于紀伊。其地戰鬪不熄。而大和河內攝津等無事。是時雖正儀未復歸隱蔽吉野。保寧內地。可以觀也。其後復歸官至參議。非有功勞而寵獎得如是乎。

又問。正儀之北投也。賴之為正儀百方保護。其極至辭已職爭之。其故何也。答曰。是時為其主忠計。而患海內塗炭者。有正儀賴之而已。賴之當足利氏隆際

委任無貳。靡言不從。欲擁立兩統。平治海內。其於兩統。無所偏倚也。正行值行宮之陵夷。其策不見用。知其不可挽回也。欲維持世統。期丕時乎後代。故循循然為行宮謀講和迭立。無視一時屈伸也。同類相求。同朋相照。其策并行。不相悖。所以相依託也。不然。則正儀者。春秋三叛人之徒也。賴之自任以海內之重。豈為一叛人。如是汲汲棲棲。致力勞師乎。及賴之屏于南海。正儀亦與足利氏絕。蓋以失其耦。而事之不可保也。

或問。正成子立乎一圍城中。竟建回天不世之功。正

胡尾。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朱傳。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掘越。勃然起也。沛然雨盛貌。

儀失措胡尾。何與正成背馳乎。答曰。正成之時。北條高時恣暴昏兇。　後醍醐帝增修德政。海內翕然想望。　帝德洋溢也。其確乎守一小城有恃乎此也。果群雄崛起。滅北條氏矣。及　帝怨德海內復歸武家。沛然不可禦也。及正儀之時。海內愈益親附武家。鄙陋公家。而朝廷無經世濟民之略。正儀策不用。是其所以致胡尾失措也。

或問。諸葛孔明知漢賊不兩立。以出師討賊為己任。不逆料成敗利鈍也。如吾子之言。正儀至忠矣。正儀何不則孔明之事。敵愾攘地。興復為己任。而畏縮沮

撓乎。答曰。孔明者。天下之一人也。談何容易。正儀雖一時宿將。勇謀決勝。不及正成。正行也。威風動衆。不及顯家義貞也。以勇謀威風不及四公。安能影響乎孔明之出師討賊。若使正儀強傚於孔明之故事。必蹈姜維之覆轍者也。其持保境之策。甘憒憒之譏者。可謂知己知彼矣。亦是其善學孔明者。所謂魯人之學柳下惠。未有似乎此也夫。　長慶當足利氏最盛之時。欲驅周餘之孑遺。殉乎攻伐。以取大業也。譬如多年宿疾羸憊之人。氣息僅存。欲服峻劑。遠起也藥力一激。不就木者幾希。故善養者。不過乎盡滋潤溫

補之道。以終其天年也。正儀老成沈深。含垢忍詬。流離依違。如兼如失。以隱蔽行宮。保護內地。亦類也。故余以為正成恢復大運。其業不卒而死乎。始正行殲父之業。其力不足而死乎中。正儀收合遺燼。維持澆運。而生乎終。雖有剛柔死生之異。竭忠乎朝廷。可謂不相戾矣。嗚呼。奠行宮于南國。支持正統五十餘年者。誰謂非楠氏三世之力乎。

或問。元中之季。大內義弘謀講和。約迭立。既而北人反其約。南人屢起。竟以敗亡。先是使正儀能成講和。亦如此。然則正儀之策。不亦左乎。答曰。夫事之成否在時。逮正平之季。行在雖衰。內地未裂。四方服者存。斯時。南北約迭立。而有違變。則退保內地。煽動四方。亦足以相持也。北人有所畏矣。至乎元中之終。內地削盡。四方糜滅。時已去矣。北人視之。如贅疣。有何怖畏。而踐其約乎。尚且致南人𨀉起。畿甸騷擾。若逮其時。北人安得反其約。是正儀之所以及時謀議。諫爭也。其事不行。亦天矣夫。

按花營三代記。初賴之處正儀于河內。和田湯淺等來攻。爲賴之使賴元與諸將救正儀。終克之。賴之又使其族氏春圖河泉。　後龜山帝如吉野。藤

大納言隆俊

修理大夫義理　陸奧守氏清

播磨守滿幸

原隆俊與氏春戰敗死。　長慶去天野。退于紀伊。賴之又使其族業秀等圖紀伊。數年不克。義滿更命山名義理山名氏清等。無幾拔和泉紀伊之數城。連報其捷。既而義滿罷賴之職。出之就國。以斯波義將代之。義理陷紀伊。氏清陷和泉云。又按明德記。義理領紀伊。氏清領和泉。其他族人領數國。強橫汰侈。已甚。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山名滿幸得罪于義滿。勸叔父氏清叛曰。今察京師舉指。其意在剪我家族也。去年命吾輩墜豫州家領。令又赦其族甚閒。吾輩可以知也。君盍先爲吾族強大。一時無比。今圖國家。豈為非望乎。吾族同心舉兵。諸家在京者。誰能禦我。一戰克京師。四方誰不從。土岐富樫。皆不得意也。最先從我矣。今舉兵也姑不旌圖國家。以修武州昔年之怨為名。亦可矣乎。請君熟圖之。武州者。謂賴之也。武州常久臨終。使賴元言於義滿曰。山名氏強梁蔑上。有年矣。老臣每規使其戒愼焉。今既伏誅矣。老臣宿憂關未見有犯上者。老臣死無遺憾矣。如賴元豚犬庸愚。非當路之器也。君善處之。言未終而逝。今余以是觀之。益賴之使已族人圖內地。使正儀謀講和者

治部大輔義將

欲以漸撫定南國也。義滿嫌其遲緩。更命山名氏。果有功。賴之慮山名氏強橫吞噬內地。其後割據盤結。不可復制也。言諸義滿。沮遏之。山名氏亦訴賴之於義滿。斯波義將土岐等。釀成賴之之罪。賴之罷職。義將代之。與山名氏相控援。其後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於是山名氏不得意。爲滿幸以修舊怨爲言。賴之亦臨終云爾乎。又按須波部氏及通法寺文書。倭漢合運曆。弘和二年閏正月。正儀與山名氏清。戰于平尾。見敗。其族死者六人。士卒死者百四十人。保舊要害云。益先是賴之處正

儀于河内。委以內地。謀媾和也。賴之罷職就國。義將代之。當路貶斥正儀。（義將令澁川長壽王書可徵）使氏清侵奪內地。於是正儀露本色。與義滿絕。鎮內地。打行宮與氏清戰。不克。保赤坂千早等乎。併錄備後考。

日本外史評論卷之四　終

日本外史評論卷五

大阪　大岡　讃　纂著

新田氏

[illegible]　村上彦四郎義光

村上義光稱護良死

永井定宗曰。義光自從親王。周歷南紀之間。以往百戰萬危。不顧其身。終為親王之紀信。真可謂千古之英雄矣。親王嘗以義光比北宮黝。然黝也徒有勇而無義。如義光父子。義勇兼盡。豈宮黝之所能及也哉。

鹽谷世弘曰。世或以漢紀信比義光。然信死而劉氏

楚圍漢王於滎陽。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

賴爲以帝。則信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義光則先死以活。死而王亦抱大冤以死。義光之目。其得瞑於地下乎。雖然義光之死。予竊謂之幸矣。中興之業不終。非臣下之力所能回也。以新田公之雄勇有衆。其終乃中流矢。殪於一無名賊兵之手。夫同一死也。中流矢。殪於一無名賊兵之手。孰若當大軍之鋒。赫然稱皇子以死。而中興之事。暫舉乎哉。

同上　刑部卿義助　左中將義貞

義助進言

齋藤馨曰。夫新田義貞。初圖干劒破。既有勤王之志。就護良親王。承綸旨而歸。則其舉義也。宜其豫謀素

十葉

定。萬不容已。何於斬使之日。轉疑且惑。其計不能決也。且斬其使。而欲其主之不怒。難矣。則斬使之日。必有應敵之策。然後可斬。今乃激一朝之忿。斬大府之使。征討將至。方且恐恐然懼其不免。將取決於紛紛衆議而定之。豈其勤王之志雖定。而衆心未可測。故因斬使之事以試之耶。爲義助者。亦不定其議於兄弟密邇之頃。而發之衆議紛紛之際。不幸義貞從衆議。不圖進取。則未可知其成敗之何如也。而衆議遂從義助者。豈非幸乎。吾反覆考之。而知其由爲蓋此事也。義助與義貞。未斬使之日。計議已定。竊發之事

勢未迫之先。人皆見鎌倉之政體雖亂。威權自若。而其心危疑不安。或將竊通於敵。而圖變於蕭牆。亦未可知。故今斬其使。而爲之族者。知罪不免。衆心不期而一。我因是以決其議。乃率一心之族。而乘懷怨之敵。一鼓破之不難。是義助所以議于此也。義助之議發。而此舉始決。則謂義貞勤王之功。義助成之可也。

護良遇害

源光國曰。護良親王。天資雄勇。武藝絶倫。敵王之愾。誓殄强寇。艱楚崛嶮。幾瀕九死。終能建牙吉野。號令四方。新田義貞。赤松則村。東西起義。而車駕反正者。

反正。復帝位。

晉獻公信驪姬讒。殺太子申生。秦李斯趙高矯遺詔。殺長子扶蘇。隋高祖廢太子勇為庶人。初高祖使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高祖性節儉。勇服用侈。恩寵始衰。勇多內寵。妃無寵死。而多庶子。獨孤皇后深惡之。晉王廣亦自矯飾。為奪嫡計。后贊高祖廢勇。

三宅緝明。字用晦。號觀瀾。

親王之功居多。爲親王見尊氏不臣之漸。必欲誅鋤之。尊氏忌親王之威名。讒構百端。是親王與尊氏勢不兩立。天下安危一係於此。而尊氏狡獪。通裏謁而設機穽。帝不問其曲直。赫怒而囚之。親王不勝憂憤。上書訴寃。有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至今讀者。為之嗚咽。隋太子勇為男晉王廣所陷。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文帝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親王所上書。亦為有司所沮。不得奏。寃枉之痛。如出一轍。文帝附勇於廣。而帝附親王於足利直義。是皆自隨奸人之計。而招國家之亂者也。孰謂帝之英武強毅。而壅蔽一至此乎。直義拘親王於土牢。遂枉殺之。而帝猶不知。世以不慈不明譏之。亦宜矣。

三宅緝明曰。不知而為之。謂之愚。知而為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尚矣。而聰察之主。材智之臣。每為其耽溺蕩不復返。以至喪身覆邦。其不知而為之歟。抑知而為之歟。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況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慮莫若姦賊。而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又無之比。而卒受欲詔。執兒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

發縱。謂解紲而縱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也。

川北重憙。字卿。

乎茲。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

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縱令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麗姬讒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為所魚肉何耶。

川北重憙曰。護良王提烏合之軍。濟　元弘帝於屯難。不匝歲而能成其功。可謂希世之英才矣。惜智不勝其勇。才不勝其明。察乎近少而昧於遠畧。以不令其終爲初。帝之蒙塵也。王能挺身於桑門。提三尺雄視東西。既而義兵不振。削迹四方。千囬百折。強剛不屈。豈不勇乎。及帝復祚。知足利氏必反。劾奏請

臲卼。不安貌。

除害豈不明乎。然而反陷其術中而不自知。何耶。昔陳平之安劉氏晦心跡於當時。郭子儀之保唐室同制行於時俗。是其所為雖如詭乎正。而深智大畧亦存其中矣。使王計出於匪躬。莫如上表還山陰養勇智。舉海內勤王之師。運諸掌上。又陰陳誠於帝。說帝以袪故習。撫新附。體大臣。抑內權。至其帝心不悛。神器臲卼。而禍機再動。而後擐甲再起。亦未晩也。此之不圖。與武夫悍卒。爭一旦之功。終殞其身。何其無謀也。

義貞討足利尊氏

尾藤孝肇曰。新田伐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畧非不佳也。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將畧雖佳。亦將奈之何。

齋藤馨曰。王室衰而足利尊氏之覇成。然其所以成者。新田義貞成之也。其故何哉。用兵之機。如防火然。火之未熾。滅之誠易。我撲之未滅。而優游觀望。將待援至而謀。則死灰復燃。卒為滔天之燄。今吾兵足以致勝矣。然且遲疑而不進。則彼勢再張。不可復制。尊氏始反。義貞征之。沿道敵兵莫不皆破。一破之矢矧河。再破之鷺坂。三破之手越河原。而至伊豆府。將逼鎌倉。尊氏懼入佛寺。欲薙髮以降。將士皆不知所以

為禦者。義貞韡此時不進。而待山道軍數日。山道軍未至。而我氣已倦。是以尊氏欲降之心。變為拒我之計。將士之畏懼者。又奮而欲鬪。彼乃據函根竹下之嶮。我不得輙進。地利不便。一戰即敗。自此而往。天下之事。不可復為矣。何者。海內武人之怨王室仰尊氏者。皆顧名分之順逆。成敗之未可知。而其心未決。至義貞敗而尊氏入京。乃曰官軍不足畏也。何憚而不歸將軍哉。天下之勢。自此而去。則此一戰者。興廢治亂之所由判。而惜乎義貞之不察乎此也。使其乘累勝之威。疾馳而進。如雷霆之擊。直義敗走之餘。計無所出。必與尊氏俱竄而降。則不日而事定矣。義貞之攻高時也。出其不意。乘勝而進。故鎌倉不能禦而一舉皆亡。何義貞之於鎌倉。得之前日。而失於今日也。或曰。前日之鎌倉。士心已離。而今日則人望所歸。縱令一勝。必未可拔也。曰是則然矣。然其前有北條時行者。以世覇之遺嗣。乘怨王室之士心。據故府之地。勢必難拔。而尊氏忽破之。則尊氏之據鎌倉。事出草創。人心未定。破之又何難哉。而義貞坐養其勢。過矣。及尊氏西走。義貞又不窮追。致成再燃之勢。此世之所議也。然此時天下之心。嚮尊氏已固。故勝亦興不

二十五葉　美濃守貞滿

勝亦與其勢不可以一勝敗沮而使其然者由其初之一敗也不破之於初而窮之於西走之日亦晩矣故曰尊氏之覇義貞成之也雖然義貞致力乎王室而鞠躬盡瘁圖恢復於垂死之餘則其一心貫日之忠可以掩用兵百敗之罪矣

堀口貞滿攀轅泣

源光國曰堀口貞滿一介武夫而攀轅之諫忠憤激昂能感悟人主致有慰諭之詔經畧之舉此豈野戰為雄者之所能及哉

二十六葉

瓜生保母

又曰瓜生保母不哀其子之戰沒而激厲新田義治杣山義旅得賴以振可謂女丈夫矣

二十七葉　左衛門佐義治　越後守義顯

義顯自殺

又曰當今莊淨慶之徼歸路義顯欲以身代衆死淨慶感其言而徼備將畧已見于此矣及入金崎城且戰且守遂以衆寡不敵伏義而斃惜哉

二十九葉

義貞死

又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家之冑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向若疾風掃枯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搆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竟不免敗衂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乗之逞其詐力也嚮使　後醍醐帝能用楠正成夾攻之策則義貞得展其材畧而尊氏之勢日蹙矣禁門不守乗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款請還駕　帝亦知心墮其奸計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面諭義貞奬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之志不少解弛於匡復誓天地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

能伸於後世天果不祐忠賢乎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臣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少哉

貝原篤信曰新田義貞若殪尊氏而得其志則反逆爭奪亦當如尊氏矣是以楠正成夙知恢復之難做也故於湊川先諸將速戰死矣愚謂是何言也司馬公有言曰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於無過中生有過義貞之事君上也始終勳勞于王家未見謀叛之微兆何以知其必反乎是所謂於無過

中生有過也蘓老泉作高祖論疑樊噲之將反其意亦與或人疑新田氏之說相似盖叛迹未見矣其逆詐之深刻乎大抵事功之學文人之論往往以利害為主而不本仁義之正理故其說多慘刻讀之人可辨當否不可妄信而繆迷之也

中井積德曰義貞王臣也尊氏叛人也律以春秋之法則一順一逆如氷如炭豈容異議焉然論其世而繹其情則亦有五十步矣百步者盖文治以降海內安於覇政不知名分者百五十年一旦業業再造世事一變德澤未加而横政剝膚百姓慕舊武人思亂望叛者而歸焉猶水之趨壑也是二人者寵榮既就雄視乎一世自營之心未戢桀頤於覇圖之日久矣卒然激私憤而交搏亦未遑辨順逆也尊氏兵起於關東拒王命為逆義貞奉王命徂征為順其事相反其心則一義貞尊氏易地皆然夫義貞幸躬在京畿不為叛人幸就聲罪之師為天下忠義之首幸死于王事遺聲百世使兒掩泣其亦不幸不為叛人弗為百姓所歸焉不幸王師旅孤海內武人之心不幸翰王事顛蹇相繼以隕其躬卒弗能酬素志矣不然義貞勇謀十倍

三十葉　三十一葉　三十二葉

於尊氏而為其所窘豈天云乎哉或曰縱令義貞叛姦謀忍心必不至如尊氏之甚也是言近之即謂雖易地必不叛則吾弗信也

藤原氏削髮

安積覺曰唐昭宗以宮人陳氏賜李克用後及克用沒陳氏為尼　後醍醐帝賜宮人藤原氏於新田義貞聞義貞殞命亦削髮為尼守節而終克用惡朱全忠而志在興復唐室義貞惡足利尊氏而志在乗輿反正二帝之賜宮人皆所以褒寵其忠純而二宮人之志操亦可嘉尚也

義助卒

脇長之字子善號蘭室。旁午一縱一横為旁午也猶言交横也。

脇長之曰嗚呼天下大亂残賊競興干戈旁午而臨機決策每以寡克衆彛倫一斁君臣父子昆弟叔侄朝夕不保而優盡其道焉自非智勇兼備而誠惻有餘者其孰與於此義助之不壽實王家之不幸矣義助而在耶南海之軍必振西州之兵必應之中原可圖也東北可服也豈可不深惜哉

兒島高德欲襲尊氏不克

巨勢玄仙曰高德固有文武之才而南朝不知登庸惜哉

顚沛。傾覆流離之際。

右兵衛佐義興

山縣禎曰初　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　帝幸舟上而先至勤王爲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憤之意尙潜身以狙擊大讐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顚沛流離以死惜哉

義興死

源光國曰新田義興雄毅絶倫爲敵所誘沒於河水石虎之尸獨倚橋柱不流況義興忠勇兼資英氣勃勃如生宜其爲厲至今血食也

焦。燼同。復火也。

足利氏上

修大内

三宅緝明曰秦以天下之力作阿房未成盜賊起爲楚炬所焦而　帝甫歸闕命廣大内成輙爲賊火所燼昔人已爲秦憐之而亦我將爲　帝悲之嗚

武人募賞

又曰方　帝之維新海内之民起而想其德音矣若乃源氏以來守護家人來萃闕廷者如失林之鳥虛

矛盾。或曰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

聲且驚思以偵政之向背而措身之去就雖一文書行下傾耳潜聽而號令之發朝定暮改彼奪此予内批廷斷每爲矛盾論功主吏依違沮閣往往以數人爭一賞邑所在爲之擾動是將俾綸綍之言反覆泛濫不知適從而究其所由一不過出愛聽蔽冒之私彼亦何苦坐受屈抑容不待英雄創手以蹶起也哉當時已有妄綸旨之譏（有作匿名書歷詆時政者首曰妄綸旨。）而赤松圓心拒王師亦以此爲詔　帝之心表於天下何如邪

赤松則村叛

征夷大將軍權大納言尊氏

源光國曰則村首建義旗其功大矣　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　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爲憤恚怨望磨牙搖毒肆其噬螫蓋由中興初政倖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説尊氏狥四國略九國擁立閏位假其號令終爲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爲也蓋則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爲不知名分之所在良可惜也

新田義貞不追窮尊氏

安積信曰。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投天下之機會。機會難得而易失。可一鼔而禽。此王室中興之機會。其投不投。間不容髮。楠氏有見於此。故勸義貞西討。義貞顧妮一婦人。遂失之。由是尊氏凶焰復熾。勢如破竹。楠氏諸將皆死。而天下之事去矣。嚮為得天下而不為。今為一婦人而為之。無乃失其本心乎。莊周云。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夫恒人死衽席。不過殺其身。今殺數十萬忠臣義士於衽席之上。不亦大可哀耶。語云。千仞之堤潰于蟻穴。又云。人不躓于泰山。而躓于蟻垤。千古英雄以此誤機事者。不可更僕數。嗚呼。予獨為義貞道哉。

後醍醐帝以偽器傳新主

林道春曰。我朝禪受。有三神器。夏鼎。秦璽。漢劍。不足比並焉。南帝傳神器。有真矣。尊氏犯闕。則為賊。故別立 帝。遜於二帝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也。昔聖人作春秋。齊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其誅心之法。聖筆嚴矣。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為賊。其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

信賞必罰。必審也。信而後賞。審而後罰。

尊氏慕右大將之信賞必罰

齋藤馨曰。史稱尊氏嘗謂直義等曰。右大將之信賞必罰。翕服人心。然用刑苛刻。殺戮骨肉。可憾。我則不然。苟有降附者。不問深讐大敵。已土安堵。況有功之臣乎。是尊氏之術之所由出也。尊氏生於賴朝之後。而其材不及是。以及勝賴朝也。賴朝之前。天下未嘗有若賴朝者矣。故見骨肉之逼。與士臣之强。是他日將復為賴朝也。及今不可不制。於是剗之鋤之。極其力。而外家無手奪之易於拉朽。尊氏生於其後。視之審矣。因自以為賴朝智勇絕世。且然。況不為賴朝者乎。是以反其所為。賴朝用刑苛刻。尊氏優賞多賜。賴朝殺骨肉。尊氏封子弟。遂以此術成其業也。夫無智勇乎已。而欲役人之智勇。不可無以結其心。尊氏割土地。頒金帛。務充其欲。而天下之智勇。為之傾囊倒囷而出矣。然取智勇於人而已。無智勇以制之。彼將侮我而不為我用。尊氏封子弟於東國根本之地。使與京畿成本末相維之形。而彼不敢侮。然後彼之智勇永為我用。而其背叛無足慮矣。是尊氏取天下之術也。

尊氏興天龍寺

巖垣松苗曰。尊氏悖逆獲罪。後醍醐帝甚多。帝崩後。思身後罪報。恐懼不自堪。因建此寺。為帝修冥福。以贖己罪。淺民媚佛。而不知罪上加罪。噫。

出雲判官高貞

鹽谷高貞讒死（高貞妻有姿色。高師直百計挑之。弗聽。事播都下。乃欲殺高貞。以奪其妻。譖之尊氏曰。貳於南朝。高貞聞而大懼。挈家潛奔出雲。師直怒曰。憾不早殺斯美女子也。遽請尊氏發兵追之。且囑必生致其妻。追兵及之。高貞妻道自殺。高貞既至出雲。亦自殺。）

古賀樸曰。方後醍醐帝之反正。高貞歸順。出於不得已。帝輟宮人賜之。蓋欲收其心也。然不旋踵而叛降足利氏。忽以宮人故。遭奇禍。致滅亡。良有以也。

寧馨。猶言如此。

岡田邦彥曰。鹽冶高貞。反覆小人也。初建武帝在隱岐。以藤名判官為使。召高貞。高貞持兩端。不奉勅。逮興復時。才從官軍。而不建一戰忠功。從新田氏東伐竹下之役。叛降足利。寧馨小人。遭讒死。以伏天誅。亦宜哉。師直逞威權。滅人之家。後亦失勢。為人被滅其族。豈非天道好還乎。抑如翁主（西臺翁主。即高貞妻。）為不忠不義之人所尚。又為不忠不義之人所殺。美人薄命。深可歎惜焉。雖然翁主貞故也。以誦戒姦古歌。不肯汚身。亡愧從一而終之訓云爾。

二高被殺

藥師寺次郎右衛門

三族。父母妻三族。

越後守師泰

源光國曰。魏曹爽為司馬懿所圖。兄弟相對。計無所出。師直兄弟。一朝窘迫。茫然罔措。亦與爽相類。藥師寺公義雖無智囊之譽。而勸二人引決。則勝於桓範之進謀矣。爽義不用範之策。竟夷三族。師直師泰不從公義之言。遺臭千載。小人之情狀。如出一轍也。然師直兄弟。籍尊氏之威。肆其凶暴。虜略子女。奪田宅。搆陷諸將。傷害骨肉。欲得直義而甘心。以兵圍尊氏之第。驕汰悖逆。其罪浮於爽義矣。

直義暴卒

又曰。足利直義。以狡黠之資。挾強幹之才。見事敏速。投機果決。其在鎌倉。輔正成良親王。在京師。肅清輦轂。皆有可觀也。然險邪之心。終不能悛。勸尊氏反。計弑護良親王。皆出其謀。而酖殺東宮及成長親王。實與謀焉。及其志滿意得。欲除高師直師泰。反為所逼。計究兒首。佯為歸順。以幾王師。當此時。朝廷從藤原實世之議。因其降而誅之。豈不快哉（直義上書南朝。請歸順。下公卿議之。實世曰。車駕播越。百姓流離。十餘年于今。皆彼凶豎所為。而今窮蹙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報私讎耳。宜乘機誅戮。以絕後患。藤原師基等議謂。直義降。則尊氏可平。後村上帝從之。）或者贈書雖以大義論之。而欵附非其本心。竟何益哉。卒之兄弟鬩牆。兵連禍結。養姪為子。使敵所生之父。凶悖極矣。

世傳直義遇酖而死。天道好還。出乎爾反乎爾。其殆然也。

尊氏為劍良基為璽

山縣禎曰。嗚呼無神器而立天子。後白河法皇作俑。而後世逆賊傚之。亂之不息。職此之由。可勝歎也哉。

尊氏薨

林恕曰。尊氏之功。輕於清盛賴朝。而其罪相均也。以私怨詐義貞。忌勇才殺護良。矯詔命稱將軍。燒大內屠帝都。喚天子以兵護之。此其罪之大者也。唯其所以得天下者。由能用柔也。當時武夫。不屬彼則屬此。不從此從彼。而人皆憚義貞之猛。而喜尊氏之柔。猶如新市平林之兵。欲伯升以立劉玄乎。然讒附直義而鬩墻。委任師直而魚爛。登用直冬。而父子相夷。封賞時氏高經直常等。而皆耦語謀叛。其不知人者明矣。唯此柔懦非統御之才故也。

源光國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為一世之雄。讒構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屢摧衂。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

喚。使唆也。

左兵衛佐直冬。尾張守高經　播磨守直常　統御。言難制御也。

燄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効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問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翳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觖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廢紀綱之所致也。

安積信曰。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覇天下者。殊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擧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帝論功以尊氏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觖望之心。戢翼匿爪。伺時釁。讒護良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姬。横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党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

膏腴。土膏肥腴之地。

伊豆守重能

駐蹕。車駕暫止曰駐蹕。

狀與之相訟。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適入寺截髻。第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喩。又陽為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乃率兵犯闕。為王師所敗。倉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燄復熾。然恐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將士。并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於叡山。乃詐乞降。回鸞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隨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

三十二葉　三十七葉

左兵衛督基氏

征夷大將軍大納言義詮

左京大夫義長

畠山國清說基氏

源光國曰。畠山國清進南侵之策於足利基氏。以釋義詮之疑。其實不在犯吉野。而在除仁木義長。基氏方以不得於兄為憂。故其術易售也。及事敗奔還。基氏數其罪而逐之。終為叉虜竄死山谷。市權徼利之徒可以鑒矣。

基氏薦細川賴之

齋藤馨曰。方室町之初。天下之人才。列幕之臣。非暴悍驁戾之武夫。即鄙瑣庸劣之吝徒。求一有智慮者而使當國家之務。亦不可得。然以余觀之。非天下之

無人才。乃尊氏義詮之無識也。苟有識則賴之之賢何待基氏而知之。豈賴之愚於前。而賢於後耶。蓋尊氏義詮以賴之為愚。故賴之從而愚。基氏以賴之為賢。故賴之從而賢也。賢愚不在我而在彼。故微基氏。則吾見賴之之賢。駢首於武夫吝徒之列而死也。一薦之而輔幼主。綜幕政。馴強臣之跋扈。天下後世之所以一定而不搖者。皆出於其區畫處置之餘。是賴之之功。即基氏之功也。蘇洵嘗論齊之亂。而以為亂之所由者。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余亦論室町之覇。而以為覇之所由者。不曰尊氏義詮。而并不

同上

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義滿

曰義滿賴之。而曰基氏也。義滿為室町之英主。其設心處事。迥出於父祖。而賴之三世元老。叔父薦之先人託之。鞠育之勞。輔導之恩。槪出于其手。而顧容區區之讒。一旦斥逐。雖悔而復之。然不能盡其用。是其識不足也。而基氏少出在東。宗家諸臣之賢否。宜莫由悉知。而深知賴之之賢。則其識何如哉。

賴之以義詮遺託輔義滿

室直清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遺命。輔幼主。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小術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弱之主。

輔翼之以聖人之道。豈不為一代英主哉。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不得免其罪矣。

三宅緝明曰。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不知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覇基也。將死。擢細川賴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賴之亦能盡心輔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之威。并吞南北。如源賴朝驕養一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儔哉。有邪者勿忽諸。

山縣禎曰。賴之之相義滿也。薦正士。屏佞諛。制訓戒。以須士臣。欲以匡君德。篤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可謂盡心。但其置佞坊一事。則幾乎好奇矣。吾聞古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為勸戒也。未聞教人為不正事。以正人心美風俗也。且諛讒諂諛者。人主之所悅。若褻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是欲矯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為。曷足以為美談耶。

二十四葉　刑部少輔憲春

上杉憲春諫死

左兵衛督氏滿

藤井臧曰。諫死。蓋不必是社稷之臣之事。上杉氏世家大臣也。氏滿有過。則當直諫。若反覆之不聽。雖行

伊霍之事可矣。至於殺身。則未晚。其死之當否。不能無疑矣。

二十八葉　修理亮時直

小林時直諫山名氏清

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又曰。人之所惡。莫甚於叛君。故周武以聖人行一時之大權。猶未免為夷齊所扣馬。氏清以常人起無名之師。弃恩忘義。專從己欲。天下孰不之惡。且夫師之老壯。在曲與直。自反而縮則為壯。否則為老。安獲其不遂敗而身死也。小林時直豫憂而切箴之。蓋亦有所謂扣馬之心。後世人臣之不幸遭此患者。豈可不以為準則哉。至其不慕首陽之餓。而致衛難之死。亦不可謂之過也。大抵本邦士風之高。乃不在彼而在此也。

四十一葉

賴之卒

又曰。或云。細川賴之卒。足利義滿親送其柩。不過於厚乎。曰。古禮君之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焉。於士既殯往焉。因是睹之。義滿此舉。亦必不可為過矣。義滿之於賴之。成王賜禮樂於魯之意乎。

四十二葉

義滿起金閣

栗山愿曰。義滿營北山第。宏敞瓌華。光彩可鑒。時人呼曰金閣。第宅之壯。自古無有也。僧雪溪對義滿戲

伊豫守貞世

中務少輔仲秋

曰。乃西方極樂界矣。嗚乎為義滿者忍以一第之故。鏖大内之萬兵。火界浦之萬屋。而身臥金閣。以謂之極樂邪。初義滿起第北山。使諸將助之。且令曰。使士卒充役。大内義弘曰。我卒可役于弓矢。不可役于土木。義滿雖不之罪。而大憤。義弘亦不自安。遂反死。

今川貞世卒

源光國曰。今川貞世能拒大内義弘之邪謀。而不能勝其讒口。卒被義滿之疑。幾墜鎮西之功。君臣之際。誠艱乎哉。然貞世以國讓於兄。既難矣。兄死又讓于兄之子。益難矣。觀其遺訓仲秋。莫非修身齊家之道。豈可以介冑之士。概視之哉。

明主封義滿為日本國王

山縣視曰。義滿稱臣外國。受其封爵。以為榮。是詒臭千古者也。

足利氏中

征夷大將軍内大臣義持

虛器。不得有為。徒尸虛位。

義持辭太上皇號

安積覺曰。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當是時。天子徒擁虛器。居萬乘之尊。而無一邑之可與。故假名以寵之。幸而義持辭而不受。使其受之。則啓魏晉禪代之心。亦未可知。岌岌乎其殆哉。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頼朝遂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議。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甚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宄絶覬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朝廷之尊。萬古如一。神州之所以冠萬國可見。

義滿定三管四職七頭

新井君美曰。義滿此舉。擬皇室所謂五攝家七清華也。皇室之有攝家。是乃朝廷之衰。而攝家之分五流。又其衰也。義滿傚衰世之政。實不學無術之過也。而幕府之衰。亦基于此焉。義滿驕侈。動輙僭擬皇室之禮。其無知妄作。往往如此。

大納言義嗣

義嗣暴卒

佐佐宗淳曰。義滿嘗愛義嗣。殆有廢嫡之意。然義持無一毫望之色。義嗣謀反。措而不問。至再反。則不得

八葉

安房守憲實

已而殺之孝友之至也

永井定宗曰古人立子以長不以幼弟雖有功不敢先於兄古今之通義也況於無功乎義滿溺私愛使弟踰兄縱驕之以至是義嗣之反逆義持之殘忍實由義滿失親愛之道如義滿可謂啓禍端者矣

上杉憲實自殺不果

栗山愿曰古之稱忠義也未始不原乎天性發乎誠惻而後世之趨義鮮不以名夫名豈非重事哉上杉憲實蓋亦知名為重事也一則曰自死而不能也遂披緇兒髮蔬食苦行將如無所容焉予特哀有愧於心有畏於名而窃恡其伏刃二而遂不決何也今夫婦女之居室生未手刀繩然方其悲羞激迫也伺守者怠獨能引決有濟志也憲實之知勇謂曾不如閨閣之人乎蓋有不出乎誠惻者矣則其餘可從而知也至遂擐僧衣擒遺嬰則其不可復掩也他何名之議哉

左馬頭持氏

永井定宗曰憲實為昏主盡忠始終不渝雖諫不聽枉受譴責然不敢怨自引咎將自殺者數矣雖古忠義之人孰能出其右哉惜乎先使持氏為賢主憲實輔佐之則國家乂安亂由何起哉持氏昏闇追放諫

十葉

臣姦邪得志使持氏長惡重不義家亡國破流汚贖於千歲豈不哀哉

青山延于曰方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為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已陽為窘迫就死之態以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决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刃之非本心也此豈古人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左京太夫滿祐

赤松滿祐弑義教

征夷大將軍左大臣義教

佐佐宗淳曰足利義教以緇流入嗣好兵嗜殺滅同姓殺羽翼關東遂為上杉氏之有取於彼與於是仁者不為而況於取諸同姓與諸異姓者乎不仁之甚也數出兵於四方殺戮無辜殺一色義範而奪其妻水中之恠小人之妖不可謂無餘殃宜哉為赤松滿祐所弑可不戒哉

刑部少輔義範

賴襄曰叛逆罪也逆至於弑大罪也故行弑逆者不論而可可論遭弑逆者之所以速之足利義教之所以遭弑者何在在其待將帥無恩意邪驕而不加禮矣信讒殺之矣使人人自危雖無赤松滿祐而恐不

兇焉。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二者何也。曰。威權不立也。義教之速此禍也。非由恃其威權太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之遭弑焉爾。曰。信長則然。義教則不然也。義教自以為威權已立。為可恃也。不知足利氏之威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闕一。而義教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愛而畏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

越後守持貞

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舍。以全其夫妻。人人知之。不知非有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狎。狎則輕。輕之之至。心鶩於外。而疾視其夫。甚則陰覺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夫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將帥。皆如驕婦。不畏其夫也。數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叱怒。不足恠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義滿之世。威令稍振。諸將莫不敢戴上者。而義持庸懦。當時無事。優游宴晏。寵赤松持貞。滿祐與之訴。而不得直。怒焚其第。據邑而叛。下教討之。而諸將不肯往。遂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足利氏之威權。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目無將軍久矣。而義教則以為畏已。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復致其怨叛。幸而克降之。復赦而近之。滿祐憤怨填胸。而義教不以為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我何也。於是亦庇持貞之從子。欲諭滿祐割予之邑。為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竊叛焉。莫我能誅也。今弑焉。誰能禁我。是其所以敢剚刃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雖赴討。亦恇前後。逗撓不進。但山名持豐欲復興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肯感奮進擊。必於復

右衛門佐持豐

大膳大夫持頼

君仇乎。故足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立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義持義教。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發於赤松氏。天也。足利氏或縱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山縣禎曰。義教嘗殺一色義範。土岐持頼也。天下以為冤。世傳義教屢夢二人為崇。至是又臨水見二人影。心甚惡之。遂遭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殺義範而奪其妻。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幼子。

熊谷左衛門尉

征夷大將軍左大臣義政

簡子臣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也。

究索其爭義。照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緩急。必不可得逭。亦有其理焉耳。

熊谷某極諫義政

藤井臧曰。夏禹聞善言則拜。齊威王面刺已者。上賞之。上書諫之者。中賞之。謗譏於市朝者。下賞之。趙簡子以不聞其臣周舍之謇諤為已憂矣。而今義政不拜之如夏禹。賞之如齊威。猶之可也。憂之不若簡子。亦猶可也。至於大怒而逐諫者。則已甚矣。祖尹諫紂。雖紂亦有不怒。義政其何為者乎。或曰。陳洩冶能諫

芻蕘。毛傳。薪采者。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採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孔傳。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執技藝以諫失常。

靈公而死。春秋書名且無褒詞。是由洩冶於靈公親非貴戚之卿。而位不為上大夫也。觀之則義政乃怒直純非其人而諫已。亦恐有理也歟。惡是何言也。詩曰。詢于芻蕘。是雖采薪之言不弃也。書曰。工執藝事以諫。是雖百工之人猶得諫也。國語曰。庶人傳語。言卑不能直達。傳語以達王也。加之古者朝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鐘鼓之縣。以待四方之士。是皆以為擇人之貴賤與親疏而聽其言乎。若洩冶之事。不幸為姦邪所殺。非靈公殺之。春秋雖無褒詞。而文定以為不愧乎史魚之直。為忠士者。豈可不取法哉。曰。

古者諫無官。故人人得以言焉。漢興以來置官。既置官則非其官者。何必敢諫。曰。明主不拘於官。其言善則納之。賢者亦不必拘官。有當言者。不得不言。故如唐孫伏伽。以萬年縣法曹諫高祖。大見悅。劉蕡以布衣諫文宗。為論者所取。我元正天皇亦命屬司。令言意見。廢帝乃令五位已上悉書意見。密封奉之。本朝中朝古來如此。詎以非其官而言得罪也哉。曰。非其官而言之之不可得罪。則聞命矣。大雅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直純所進之言。蓋訐直而不和。所以取忤也。儻其溫厚和順。則必洽乎。惜夫言也。曰。不然。主明

武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衣袽。程氏曰。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

則其言雖極訐直。亦不忤矣。漢汲黯有陛下多欲之語。而武帝反知其為社稷之臣。唐張玄素有桀紂同歸之對。而太宗不但從其諫也。賜之以絲二百匹。此屬不為不多。許直何必其忤。所患唯在義政庸暗之甚而已。雖及人心寖背離。武威將不振。猶不自知衣袽之戒。直純無然泄泄。可不謂忠哉。義政反放逐之。而其所親信者。多皆阿意順旨。固寵持祿之輩。及女謁茶道之徒爾。烏乎憯哉。

安積信曰。足利義政。好奢侈嬖群少。征賦什倍前代。天下凋弊。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論

么麼。細少之謂。斗筲。謂鄙細也。泄沓。邪媚之態。

偘同侃。剛直也。

時政。義政怒奪其邑。逐之。予謂天下將亂。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立朝廷者。皆么麼斗筲之徒。俛首承睫。阿諛泄沓。惟固寵持祿之是務。是以奢侈益長。而不知諫之紀綱益壞。而不知正之。乾象變于上。人心叛于下。而不知為其戒。天下之勢。駸駸焉如弊船之陷于深淵。而不知為之防。遂至敗亂四出。不可振。世稱人主之庸愚者。必稱桓靈。然桓靈之世。猶有忠烈慷慨之士。群起于其下。砥礪名節。抗論時事。偘偘不少回避。雖駢首駢頸。就菹醢之誅。而正氣正詞震撼宇宙。足以振起天下忠義之心矣。是猶有可稱者。至

啾啾。鳴也。

于義政。則闔朝皆斗筲小人。佞媚成風。莫肯一人致直諫。是以益耽驕奢樂宴游冗費不貲。熬天下之脂膏。摧生民之骨髓。以塡溪壑無厭之慾。禍亂將起。而上下同惡。恬不自省。不及乎桓靈之朝遠矣。當是時。幸有一人。爲悼天下之將亂。怨生民之塗炭。上書論時政。所謂啾啾百凡鳥。獨見孤鳳皇者。尤可嘆奇焉。且其人不出于朝廷百僚之上。而出于草茅布衣之中。義政宜加崇褒。以立從其言。而赫然震怒。奪田宅。逐之。在廷諸臣。袖手不敢救止。可謂朝有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必有其政事不

惴惴然。恐懼貌。

足服人心者。政事誠善。人心誠服。孰肯議之者。故先王開四門。建四聰。謗木諫鼓。以達下情。惴惴然惟恐其過之不聞。此其所以民情通而天下治也。

足利氏下

義政起銀閣

義政築東山別業。起銀閣。以擬金閣。移居之。勅賜號東山殿。使狩野祐清畫瀟湘八景于殿內。命五山僧徒題詩於其上。集古器名畫數張。茗讌以遣世慮。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近。自是之後茶事盛行云。〇本多忠統銀閣記畧曰。義政為人懶惰。不能親政。及壯歲厭逸。至今花閣猶存。先閣之事不足詳焉。余乃觀其跡。誠知義政之與茶

書五子之歌孔傳。作。為也。迷亂曰荒。女。女色。禽。鳥獸。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飾。蓋此衆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伊訓孔傳。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淫戲敗德。常淫過之風俗。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

故忘其身也。

新井君美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于身。足以亡邦家。況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為孽。自為孽。不可逭者也。而今人不知儆尤之戒。尚有慕其風者何耶。

三楽

規而不樹者年有德臧遺之意雖頑嚚觀此之足詞跡亂之
風俗有一週則德義墜失亡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亡之道

修理大夫定正
備中守持資

上杉定正殺太田道灌

青山延于曰。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玉死而楚國弱。伍胥死而吳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而隋室傾。岳飛死而宋師熸。凡此數君者。皆自破其干城。以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國也。上杉定正任用貪長。國富兵強。威震關東。及一旦聽讒殺之。人心瓦解。疆土日蹙。卒為北條氏所并。此理之必然。何足怪哉。

同上

義政薨

佐佐宗淳曰。足利義政。好奢侈而不惠下。厚賦斂以奉諸己。屢興土木之役。徒勞畚鍤之夫。防忠臣之諫。納婦人之言。柔弱無斷。承制強臣。送義視於敵陣。兄弟鬩墻。遣政知於關東。同姓窺隙。上行下傚。理之常也。斯波畠山。山名冨樫之屬。悉皆本支分爭。骨肉相害。禍亂之大。未曾有如此甚者也。是以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四海長為戰國。宮室臺榭。家乘朝典。悉係兵燹。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墜露霑行人之衣。禽獸偪縉紳之居。其血食豈不幸虖。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志者矣。以八歲童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曠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窮極奢侈。至花亭之費。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値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傚。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斂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概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己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而讓職之明年。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義政竭海內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民養一人也。故明

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惧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宰天下者乎奪民所以生活以資已逸樂而有不亂哉

四葉　左兵衛督政知

茶茶弑政知

山縣禎曰吁嗟天下之無君也久矣亂臣賊子繼踵而不能誅之以正典刑可謂有君哉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而不得為君之道雖有之猶亡也蓋足利氏以悖逆取天下不知明倫理而施教化是特姦賊之雄何君道之有子孫衰替遂致天下之大亂也固宜

六葉　左京大夫政元　征夷大將軍參議義澄

賊殺細川政元

又曰細川政元不修人道而信鬼神好行奇衺其取死宜矣足利義澄為天下之主將不能討亂臣賊子反命之襲其職（或曰職當作後按續皇朝史畧細川澄之怨父政元潜與香西元長等謀弑之義澄命為政元後）亦何失道之甚也

同上　左京大夫義興　征夷大將軍權大納言義植　大内介政弘

大内義興奉義植入京

岡田僑曰夫犯父君者天下之所不與其勢雖強大難以成功故善用兵者以義聲為先以有所擁戴以號令天下則雖其心未盡出於公然名順義正天下之耳目屬焉初應仁之亂大内政弘屬山名持豐拒細川勝元已而持豐勝元相尋沒勝元子政元遂專權廢足利義植而三好長輝又輔政元子澄元以亂京師則細川三好不獨大内氏仇亦天下之所同惡山陽山陰鎮西四國響應皆受其指揮長驅東上莫之能禦遂植幟京師復義植身任管領以制近畿是無他故以義聲為先其勢固足以鼓舞一時也所惜者義興失形勢之利離根本之地遠寓客土粮食不繼敵窺其虛是以不久而復失京師然後之豪傑起方隅者無不欲為義興之所為矣

右京大夫勝元　筑前守長種　左京大夫澄元

八葉

義澄薨

征夷大將軍權大納言義植

佐佐宗淳曰義澄為細川政元所立政不由己拱手承制猶嬰兒望乳何夫懦弱若其速正政元罪以逆義尹讓職而退則當免禍惜夫

十三葉　右京大夫晴元　左京大夫義賢　修理大夫長慶

義晴薨

又曰大樹之方顛也非朽索之所維也況天下之大亂也豈庸才之所治耶足利義晴孩提播遷雖為細川常桓所立輔弼非其人繼之以細川晴元六角義賢是皆不及乎凡庸之才任之何所濟耶三好長慶之明敏若早用之不疑則畿內不足治然却以為敵豈不過孛

二十葉

征夷大将軍権大納言義昭
右衛門督義景
大膳大夫晴信

義昭討織田信長

又曰。義昭去朝倉義景。任織田信長。可謂得人也。信長以命世之雄才。唱義起兵。取京師如拾芥。夫任之而不疑。則平天下不難。然為武田信玄所間。不量其力。而欲滅信長。不復誤乎。信長之於義昭。有切無罪。義昭於信長。有德無怨。然畔之何。夫少恩耶。以義昭一朝之過。滅室町二百四十余年之基。落魄幽辱。寄身牧伯。悲哉。

中井積善字子慶。號竹山。

中井積善曰。義昭狂昏。不足道也已。自其出亡。唯濃爲依。逮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諺所謂忘暑則忘陰者非邪。濃之於義昭。分既非君臣。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為不謹也。匡翼以正。不為不厚也。啓釁自彼者再矣。不得已乃放伐之。擧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乗。致寇之至。爭奪之世。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況速之乎。

日本外史評論巻五

五葉　新九郎長氏

七葉

九葉　荒次郎義同後陸奥守入道　三浦介時高　中務少輔持房

二十三葉　左京大夫氏康　左京大夫氏綱

日本外史評論卷六

大阪　大岡讓　纂著

後北條氏

長氏窺伊豆

支部瀬曰。早雲之陰窺伊豆也。堀越氏適有賊子之變。早雲聞之。援袂而起。遂誅其賊子。義烈之聲。激蕩八州人心。是以旗鼓所指。莫堅不陷。莫勁不破焉。

長氏稱北條氏

田口文之曰。北條老姦多智。伊豆是其本國。必有溯結民心者。高時之滅。其民不無思孺子之意。長氏察而識之。假言同姓。冒稱北條。以收民心。其術巧矣。

三浦義同弑時高

青山延于曰。三浦時高初受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搆難。身死國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氏康卒

安積信曰。北條長氏奮赤手。取豆相二州。氏綱氏康。亦皆一時名將。遂畧定八州。何北條氏之多賢子孫

彈正大弼輝虎

輜重。軍裝什物雜用而載之曰輜重。

二十五葉　武田四郎勝頼　左京大夫氏政

也。或曰。上杉謙信攻小田原。氏康嬰城不肯出戰。後武田信玄圍小田原。亦然。其畏甲越如虎。則名將亦怯乎。曰。此乃所以為名將也。軍志曰。知難而退。氏康固知甲越之不可抗。與其終不能拔。故堅壁清野以老之。及其惰歸而出輕騎而躡之。奪其輜重。是不戰而屈人兵。能以怯勝者也。非名將而能之乎。當兩上杉與足利晴朝大舉圍川越。時氏康提兵八千援之。大敗八萬之衆。名震關東八州。豪傑悉降。蓋其以寡兵當大敵。決然不疑者。固已知兩杉諸將之易與。故聚之川越。一舉取之。如探嚢中物。是能以勇勝者也。氏康頗通韜畧。故能怯能勇。非有全勝之策不動。非名將其孰能之。若武田勝頼。知勇而不知怯。知進而不知退。長篠之役。愎諫自用。一敗不復振矣。

城門榜令

又曰。北條氏政之亡。不在于豐公東征之日。而在于政令煩多之日矣。而氏政不知。耽宴游喜聲色。辟猶臥于積薪之上。而不知火氣燄燄已發于其下也。諺曰。旁觀者知。當局者迷。人之智不必相遠也。惟為私意之所錮。利欲之所蔽。遂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徒恃威力之猛。法令之密。而不知經常簡易之為可

三十葉

左馬助英春　左京大夫相摸守氏直

貴是以傑然行脚僧猶一見知其亡況雄畧不世出之豐公固知其亡久矣故斷然用兵而不疑不亦宜乎

松田英春固諫

淺見安正曰英春之志固可哀矣其告于氏直亦不得已之擧不為過焉唐李璀是已但李璀聞其父死卽自殺英春則不死于諫其父之時亦不死于告父謀逆之時又不死于其父被誅之時亦不死于城陷之時徒從氏直降敵獻城以令氏政兄弟至死終登高野山以保遺息此可恨也或謂是時英春年甚少

尾張守憲秀

以此議之過矣然英春以年甚少志節之可觀既如此則責備之義固不容已焉

安積覺曰直憲一作英春首其父憲秀之逆謀也不告則氏政父子被弑告則憲秀誅寧殺其父而不忍其君之就死其心良亦苦矣近世山﨑嘉著之大和小學與唐李璀併論故世人往往惑其說余更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璀併論哉璀言於德宗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使臣貴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又懷光璀之父敗死

三十一葉

加賀中納言利長

璀先刃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璀不幸而處大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沒事前田利長食厚禄保首領老死牖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為恥實為萬世之罪人不可與璀同日而語明甚矣

中井積善曰英春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耶蓋當其變熟諫若諍冀其一寤

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

豐臣秀吉以二總代豆相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一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晋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恥之此其所以覇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故殺父

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為萬世之慮。一旦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

氏政自裁

安積覺曰。北條氏政席五世之資。握八州之權。國富兵強。當時無與抗者。秀吉遣使敦諭。使之朝京師。禮也。氏政父子傲忽。以為我豈俛首立彼下風乎。彼儻怒而興師。何足介意。待其使甚疎。而遷延歲月。竟不朝。秀吉赫怒。遂假王命以討不庭。師出有名。所向克捷。譬如疾風之掃槁葉。厥功偉矣。自古負固憑險。不修德。而唯力是視者。鮮不敗亡。如蜀譙縱孟昶是已。

安積信曰。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為將者不可不察也。予觀氏政之用兵。與此語相背馳。能無亡乎。豐臣氏之遣使趣其入覲也。趦趄不果。反請沼田太閤偉畧。固已籌之熟矣。然勉強副其意。氏政猶不入朝。顧出不遜語。於是太閤用兵之意決矣。親率精兵二十五萬。征小田原。氏政不敢西嚮。發一箭。僅遣氏勝諸將。守山中。已則擁兵數萬。守孤城。坐待大敵。何也。氏政蓋謂往年上杉謙信提十萬之兵。攻小田原。乃父守城不出戰。遂解圍而去。後武田信玄入小田

左衛門大夫氏勝

原。亦然。我家已有成法。西師曠日持久。必師老糧竭而歸。我可得志矣。甚矣不知彼己之勢也。氏康智勇絕人。知甲越二主不能拔。故堅壁老之。今氏政才不如乃父。太閤雄畧偉度。又非甲越所及。而麾下名將。盡一時之選。氏政顧欲比之平氏富士川之役。愚矣。毛利氏土地兵馬之強。過北條氏。而輔之以二川之雋。然知太閤可霸天下。不乘其危。而反與之和。此神解孫子者。氏政此之不師。徒守故轍。何異於馬服君子讀父書而敗死哉。予為氏政籌之者。初太閤徵其入朝。即束裝上道。推誠求哀。保祖宗舊業。上策也。不然則捨八州諸城。悉聚于小田原。可得兵八萬。散金帛饗將士。慷慨流涕。示以必死。一軍自箱根下。一軍自韮山出。大戰于富士山下。決贏輸於一時。是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或可以徼倖萬一。即敗死。亦不失國君死社稷之義。中策也。擁大兵據孤城。坐待敗亡。是為下策矣。昔新田義貞率大軍攻鎌倉。尊氏親督將士下箱根而戰。大敗之。毛利氏之殲陶全姜於嚴島。織田氏之殪今川義元於桶峽。此皆氏政所宜師也。氏政既不出于上策。又不出于中策。顧以下策為得策。其亡無足怪者。雖然守孤城。禦二十萬之衆者

秦攻趙。趙王使趙括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後為秦白起所射殺。

治部太輔義元

美濃守氏規

半歳太閤終不能得一首級僅以詭計降之蓋非氏政之力乃麾下將士捍禦所致亦可以想見八州英武之風矣獨八州將士曾無一人為氏政畫此策者何也或曰北條氏規嘗言之矣

武田氏

上杉氏

晴信請殿

安積覺曰信玄不得於其父不悦於群下而善自韜藏一旦臨場決敵出人意表若齊文襄之在文宣時

其智豈易量哉唐太宗年十六始應煬帝之募説雲定興以奇兵竟解始畢之圍信玄雖非太宗之比出奇制勝如老成人則一也知人善使謀畫無爽卒能取信濃奪駿河東畧上野西徇飛驒凌跨五州世稱名將其機蓋見於此而其無父之心亦基於此

左京大夫信虎

晴信逐父

又曰孝者百行之本信玄逐父自立毀滅天倫大本既虧雖威震鄰境名垂百世不足觀也矣或曰子之論正而迂矣信虎凶暴天人之所不與且欲廢嫡易嗣武田之家不亦危乎信玄以不出世之資不忍坐受其制故不得已而為此謀竟能興隆世業開拓封疆是雖不孝於親而孝於祖先庸可譏乎曰不然信玄既為世子略渉書籍當講問安視膳之義起敬起孝盡為子之道盡道而不我愛廢立唯命是從於我何有哉其在危惧之地順從謙黙者皆偽也夫兇悍如信虎者以誠事之猶未易感動況以偽乎推是心也商臣元凶之事亦不難為雖終身不敢讀論語果何益哉曰然則信玄被廢退就群臣之列壓為一隊之長才略無所展而老死于牖下後世不復知有信玄者其可乎哉曰可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子

之為也未聞逐父遅志貪功徼利而謂之令名者苟盡為子之道則名之不稱世之不知於信玄乎何損且信玄之戰爭專為富國強兵而非敵愾之事以天子之命父不可逐而況於私乎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孝子之處變如斯而已矣衛出公拒莊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當是之時曾有聖人晋有正卿故子路有奚先之問趙簡子有戚之師雖人心泯於彼而天理存乎此若信玄之為則群雄環視恬不知恠姻戚如義元亦

貪利于己。反擠而陷之。詐力長而仁義消。人心泯而天理絶。禍亂何由弭哉。曰。卑之無甚高論。辨與申生。信玄不能學也。曰。吾近取以諭子。燕劉仁恭自恃強大。驕侈貪暴。及梁將李思安攻之。非其子守光擊而卻之。則燕幾不守矣。然守光悖逆。囚仁恭於大安山。可以存燕之功。而解囚父之罪乎。此必無之理也。要之守光特庸懦之信玄。而信玄則英傑之守光耳。至其叛父。則一也。雖百戰而百勝。烏能得贖其罪哉。

青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眞可謂亂世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鬩。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蹤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輒。其滅絶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諭晴信。以大義。諫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為利。而不知其國為之所幷。甚哉。權謀詐術之為害也。

韮崎之戰

天文七年。諏訪頼茂與小笠原長時謀曰。聞晴信逐父。人心不附。將士樹黨。擯異不相輯睦。宜乘此釁。以取甲斐。七月。二將率兵攻甲斐。逼韮崎。甲府以新逐信虎。見兵寡少。僅有六千餘。飯富兵部。甘利備前。小山田備中。板垣信方四將。探籌各定前後。兵部先與頼茂先鋒戰。晴信以麾下兵。繼之。備前備中信方相踵而戰。然敵兵多。我軍疲頓幾不能支。甲府留守原加賀。急驅市井丁壯五十許。擐甲。紙旗竹鎗。大譟而至。敵軍見之。敗走。追斬二千七百餘級。自辰至未。戰合凡四。皆以麾下勝。麾下兵小幡山城每戰揮鎗先衆獲首級。竟騎而與敵裨將。馬上相搏。斬之。被七創。馬亦傷疲。刀並所獲甲首四於鞍。謁見晴信。汚穢赤血所染赭白馬為騟。甲府壯士相謂曰。戰當令赭白馬為騟耳。

同上

（頭注）諏訪安藝守頼茂　小笠原大膳大夫長時　原加賀國房

安積覺曰。頼茂長時勇將也。信玄年纔十八。處危難之地。能却強敵。其後用兵三十餘年。未嘗敗衄。雖四境鄰敵。而無侵掠甲斐者。可謂希世之良將矣。雖非加賀之方略。則勝敗未可知。倉卒之間。能出奇策。邦有人。此之謂矣。

（頭注）板垣駿河信形

板垣信形賦詩諫晴信

藤井臧曰。易云。君子以同而異。蓋同者合其體也。異者其心異也。信形之於晴信。同其嗜好。以得相親。而後格其非。不亦同而能異乎。苟不能然。而徒直言強諫。則何能入之。如是其易哉。後之欲攻其君之蔽固者。可以師法焉。

（頭注）孟子朱注。三年之喪。服之輕者

山縣禎曰。晴信之逐其父而自立也。板垣信形。實與其謀。夫惡莫大於逐其父。而信形不能於此時諫之。反黨其逆焉。而今諫其喜詩賦。是所謂不能三年之

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不知義理輕重。如此。雖有忠諫之言。亦不足尚焉已。

戸石之戰

天文十五年。晴信攻戸石城。先此分遣諸將。以備隣境。故兵頗寡。栗原左衞門。蘆田下野等。各率數十騎攻城。小山田備中為晴信先鋒。諸角豐後為後拒。甘利備前。横田備中扼嶮。以備援兵。村上義清將兵六千援戸石。先鋒樂岩寺直衝備前陣。横田備中子十郎兵衞搏敵督將于馬上斬之。樂岩寺憲督戰彌厲。城兵見甲斐兵少。突圍出戰。信濃先方川上入道等皆敗走。備前備中前後受敵。力戰而死。義清乘勢欲擊晴信陣。山本晴行言於晴信曰。備前備中戰沒。義清將逼麾下。事急矣。得無良策乎。晴信患曰。信濃先方潰奔。勢不可遏。不如與小山田備中諸角豐後合兵。三陣為一。以決死。晴幸曰。設使敵後隊南向。則我得勝。晴信曰。我軍且不聽號令。豈可使敵兵如意乎。晴幸曰。臣試出一策。請使豐後所將五十騎受臣指揮。晴信即喚豐後諭之。晴幸率其騎去陣可五町。出其南。敵兵果南向。南向則我陣益整。不可復當。晴幸還白晴信。益步騎將挑戰。小山田備中張陣而進。敵兵不能支。遂敗走。晴幸急馳備前陣告捷。備前士卒。素習兵機。逐北頗有斬獲。晴幸又諭信濃先方將士。使還軍整陣。甲斐兵士。雖死傷甚多。而晴信遂得勝矣。

村上左衛門佐義清　山本勘助晴幸

安積覺曰。戸石之戰。義清軍鋒甚銳。信玄先鋒既敗。麾下亦危。非晴幸之進策。則豈能得濟乎。善戰者。因敗為勝。其斯之謂歟。太宗與竇建德相持於虎牢。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因而乘之。遂禽建德。晴幸之致敵。其有髣髴于此乎。兵家所謂大星晴幸之所決機。而其功不可掩也。

上田原之戰

天文十六年八月。晴信攻拔志賀城。休兵小室。初小縣守將真田幸隆。知春原若狹及弟宗左衛門辯而有武幹。授以方略。使往更叛詐降村上義清。因稱誹城為內應。請遣兵迎援。誓書定約。義清信之。簡驍兵五百。扮小縣若狹兄弟引入子城。幸隆閉門盡殪之。義清居常憤懣。於是聞志賀城陷。謂其下曰。志賀巡屬也。今不出兵。部下諸將恐懷離心。向墮彈正之姦計。多喪甲士。當與信玄會戰。而決死生。不然則斬彈正之首貫之矛。衆亦不快。若將校諫曰。本軍壯士多為彈正所誘殺。新進輩未習軍旅。且聞信玄兵多。宜避其鋒。俟時而動。義清弗聽曰。兵之利鈍。不在衆寡。我意決矣。遂將七千餘騎營于上田原。幸隆請為先鋒。晴信知義清志不許。命使為右軍。板垣信方將前軍。與義清兵戰破之。率部下兵。乘勝遠逐北。與後軍相去懸遠。不擇地形。向義清陣。撿所獲首級。敵偵知其驕惰。卷旗而進。急擊之。信方據胡床。兵不暇接。敵兵以槍叢刺。竟斃之。義清軍復振。整陣而進。典廐信繁。飯冨兵部等四將。迎擊破之。義清率精兵數百騎。突晴信陣。所向披靡。後軍馬場信房。內藤昌豐。横擊走之。諸角豐後。真田彈正。遮其走路。義清單騎揮刀。親與晴信鬪。晴信被創。已而義清墜馬。士卒擁之而去。是日。接戰互有勝負。晴信雖喪驍將。而終

得勝、斬首二千九百餘級。其後攻畧郡縣、併呑信濃、勢浸強大。實由此也。

又曰、魏相有言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義清不悟詐謀、亡失精鋭。此雖非小故、而所以興戎者、忿兵也。信玄提師攻城、不得、謂之應兵。而義清拒群下之諫、蓄怒而來、則信玄反為應兵。變化無窮、勢在呼吸、而勝敗之機、蓋決于此矣。夫義清之摧堅挫鋭、與信玄鬪者、雖能不食其言、此特隊伍匹夫之勇、而非將帥之事。

真田弾正忠幸隆

幸隆之譎敵、則高李輿謗、李茂貞之故智、而若狹兄弟、亦馬景之流亞也。權略之士、何代無之。顧在能收其用耳。

村上義清謁謙信乞援

又曰、信玄謙信、勁敵也。智勇略相當、適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斃。所謂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智勇不足恃、而無以相勝者歟。雖小大之不侔、較其才氣、則譬如高歡之於宇文泰也。今其言曰、當戰則戰、不能復避。來鋭而海野平之役、戰未及酣、俄收其兵。所言頗似相反、而實相應。何也。既曰、當戰則戰、明其不當戰則不戰矣。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謙信益達此旨。觀其談將略、信玄之謹嚴、謙信之果決、卒如其言、可謂知彼知己者矣。蓋信玄之兵似程不識之部伍、而士卒不若謙信之兵、似李廣之簡易、而勇烈過之。世或見其剽悍驍鋭、而徒目之為猛將。豈知量敵審己、未逮弱冠、而有老成之度乎。及壯、管轄諸州、威震關東。如其事業、則反在信玄之上。兩雄並稱、豈徒然哉。

宇佐美駿河守

宇佐美定行溺死

長尾越前守政景

岡田僑曰、宇佐美定行之死、余竊惟爲謙信命定行圖政景、定行獨殺政景而可。何必與之俱死。假令政景倔強、以定行之智、豈無奇策。乃輕死同溺、而謙信不為少惜、則知謙信意不獨疑政景、并疑定行也。蓋謙信圖政景、非以叛也。忌其能也。政景有姊夫之親、未嘗有過失、而猶不免。定行於謙信、非有骨肉之親。又嘗與其父構兵、特以其有才略、收為帷幕之臣。而其能遠出政景之右。謙信既忌政景、是定行也。定行諫而不聽、而後知禍必及已。故寧死而不辭也。

太郎義信

義信自殺

永禄七年中元夜、武田義信托觀燈、詣飫富兵部家、密語過夜分而歸。唯其傅曾根某、近書長坂某從焉。監吏偵察其状、明日、白晴信。兵部弟昌景侍側、進言曰、臣記世子年十六、初赴戰場、命兵部使衣我衣、閣下親行酒世子觴其兵部原美濃小幡山城山本勘助四人臣

等感泣竊謂未見如此盛事閣下恙愛日隆而世子何故包藏禍心自河中島之戰以降世子謀閣下以蓄異圖兵部身為重臣嘗讜言極諫纔之以死是兵部之分也今既不能諫衆又從而贊成之罪在兵部一人臣頗窺跡知其事自七月初每日通書兵部交結邪謀然又計非急臣欲假監吏發之然後上訴故延至今因探得逆義信手書有兵部應諾誠可嘉尚之語於是晴信陰為之備稍防溢甚至明年正月數兵部罪而誅之下義信於獄殺曾根長坂以下八十餘人十年十月義信自殺

安積覺曰義信悖逆天地所不容因之殺之孰云非宜然原其本心則信玄有以啓之彼聞其逐父以為為人子者苟有才能而不得逞志則雖逐父可也殺

梟獍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獍獸名食父此以喩不孝

之亦未為不可一有萌于此則梟獍之行何所不至嚮使信玄知愛子之道則擇師傅選僚屬屏憸邪遠讒佞教之以義方旦夕而輔導則庶幾不陷於不義而無父子相残之酷矣今既不然自幼至壯所講磨者軍旅之事所游處者健兒悍夫不服溫清之勤不問仁恕之訓肆意嬰戮不亦宜乎信玄為子不孝為父不慈天性毀滅倫理斲喪菑不逮身幸矣夫兵部甲斐之驍將也所謂赤備隣敵震慴當以功名令終而為潘崇之行凶徒之魁罪不容誅始與信玄逐信虎又與義信圖信玄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或曰義信

山縣三郎兵衛昌景

反狀未露事頗曖昧信玄不推覈其實而遽殺之不亦過乎曰不然昌景忠勇之士也其言不涉欺罔雖以百口保之可矣以弟證兄其事實難大義滅親可謂公忠又何寃濫之有焉

晴信卒

尾藤孝肇曰信玄謙信二公知以兵克敵而不知以智服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以德服心

中井積善曰嗚呼信玄逐父以簒國豺狼之行其不容誅也久矣世傳信玄嘗讀論語未卒數章拋地曰

咆哮熊虎聲

中庸朱注祖述者遠宗其道也

是病痛之書終不復讀其自蓋之深可知也列國恬然通好修盟初不聞聲罪之舉時有侵伐亦唯城地之爭已名教掃地哀哉且以其智力過絕長于軍事也咆哮猖獗所向無前雄飛乎山東數十年自以為得計海内引領思欲倣之亂庸有極乎後世談兵者祖述其法肖像尸祝究其欽仰惡亦何心與善戰者服上刑古之制也矧於凶逆之徒乎

勝頼陥濃諸砦 天正二年二月勝頼將兵入東美濃拔二城七月略遠江攻下高天神凱旋宴諸將昌宣與内藤昌豊相謂曰我武田氏之亡其兆於此矣二將詰問其故昌宣曰向取美濃數城今又有高

三十葉

斗入。斗絕也。
疲奔命。謂奉命奔走四方而疲極。

天神之捷。自是主公知勝。不復用諫。與織田德川接戰。一敗我軍。皆致死。而發國從之。是非因此捷邪。

岡谷繁實曰。世人論曰。武田氏之亡。不在亡之日。而在長篠之役。余謂不然。其亡也。不在長篠。而在救美濃十八砦之日。昌宣之論。先獲余心矣。

長篠之役

中井積善曰。甲侯驕盈愎諫。一敗塗地。亡論已。談兵者曰。長篠之地斗入甲境。向使甲侯收兵而還。救去而後出。救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而甲常有餘力。三舉之後。長篠可不血刃而收。乃南封之虜

三十五葉

涼德。涼薄也。

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貫禍。失策為甚。曰然矣。未也。其涼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訖莫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惧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為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惜於彼。而鑒於此也。

謙信卒

巖垣松苗曰。古今英雄之士。有才勇超于萬人。而終身之為倖於兒戲者矣。如長尾謙信是也。夫永元之際。皇室衰崩。霸王喪權。勇將智士。割據群國。虎視狼吼。互相吞噬。謙信以大名庶孽。崛起於其際。摧堅挫銳。前無勁敵。併據北越數州。而與甲之武田機山接

葷。葷辛菜。世俗云。肉食。
儼然。矜莊貌。
螟蛉之子。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注。螟蛉桑上小青蟲。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死。為其子。
桓文。齊桓公。晉文公。

壤。機山奕葉名將。身經百戰。跨有五州。世稱其用兵彷彿於孫吳也。謙信年未弱冠。與之爭雄。兵連不解者十餘年矣。未嘗挫衄其鋒也。如尾之織田。相之北條。帶甲十萬。疆土千里。莫敢與之抗。其他諸雄。猶群羊之於猛虎。垂頭搖尾。喘喘伏息而已。是可見其智足以決勝敗。勇足以懾群雄。豈可不謂之超出於萬人者耶。然觀其平生所為。則祝髮披緇。不畜妻妾。不茹葷腥。儼然持律僧也。而至行軍略地。則殺人盈野。血流為河。未嘗有勤王濟世之志矣。加之齊祖先之虜。養螟蛉之子。其屍未寒。生禍鬩墻。與國破祀絕者。僅

三十六葉

高坂彈正
一
馬場美濃

一間也已。智計雖多乎。膽勇雖多乎。徒足以行殘暴於一世已。自有道君子觀之。不亦兒戲耶。古人所貴於勇者。其以能立義也。所貴於智者。其以能知道也。謙信之才略。而苟能知道立義。則桓文之勳可建焉。惜夫。其不學無術。而闇于此也。

高坂昌宣死

岡田僑曰。高坂昌宣事武田氏。嘗得怯懦之名。其陷堅摧銳。不如山縣昌景。應變出奇。不如馬場信房。而深慮持重。以國家為憂。數犯顏盡忠規。則二人之所不及也。信玄之攻小田原也。昌宣諫之。以危道。信玄雖

不從。然嘉其忠讜。蓋亦知犯險深入敵地。非萬全之策也。信玄在世。號為勁敵者。無如上杉氏。海津城當上杉氏之衝。信玄舍二人。而獨使昌宣守之者。豈非亦以深慮持重之故耶。

勝頼城韮崎

中井積善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呉。沈尹戍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呉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善哉言矣。予也為甲亦云。

仁科五郎

仁科信盛死

室直清曰。仁科信盛。以近親受外任。奄遇社稷之傾覆。獨能以蕞爾孤城。與勁敵相抗。以至死不變。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蕞爾小貌。

小宮山友信赴難

安積覺曰。小宮山内膳剛直。數忤倖幸權貴。故勝頼惡之。及小山田將監忿爭。勝頼信讒逐之。夫遭讒廢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揄揚。而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難。慷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豈非曠日義士也哉。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若内膳者。其可以為人臣之勸矣。

長坂左衛門入道調閑
三浦右衛門佐義鎮
躑躅。行不進。
民部太輔憲政
菅野大膳亮
跡部大炊助勝資

二嬖逃

尾藤孝肇曰。武田勝頼之於長坂。其今川氏真之於三浦。其皆寵任無二。其見危而逸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愛之主死。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若長坂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用邪臣。未有不亡者也。上杉憲政之於菅野。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武田勝頼之於跡部長坂。皆聽其邪謀。以誤國家大計。竟以亡國。闇主所為。如出一律。可悲也夫。

武田太郎信勝

勝頼父子死

室直清曰。信勝幼弱。死社稷。可謂有君人之度者。至於見義明決。死生不移。雖古英傑之主。何以加之。信玄之卒。餘威遺烈未亡。當時老臣宿將猶在。使信勝以長君臨國。未必不恢弘祖業。不幸幼為凶父扶持。不數年。致内外離叛淪胥以亡。悲夫。

中井積善曰。甲之事可勝歎哉。當初信玄。以悖逆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呑四鄰。衆力勝天乎一時。以勝頼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亂賊刧奪之事。是以淑慝無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鏑。覆宗絕

嗣宜矣。世以成敗論人。亡國之罪。特責諸勝頼而不知其既隳於信玄纂國吞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為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頼。而尤當鑒於信玄焉爾。

山縣禎曰。勝頼之出新府也。信勝欲據城而死。可謂知國君死於社稷之義矣。勝頼不從。棄城而去。何其怯也。既奔天目。勝頼使信勝逃去。信勝弗聽。決死而拒敵。以殉父。尚知義哉。信玄無道。勝頼狂昏。獨有信勝能執義。足以為武田氏遺光耀矣。

織田氏懸令復邑

安積覺曰。信長之餌甲府將士。即武田信玄欺駿河將校之故智。而當時更事者。皆所目擊。而或參預其謀者也。距信玄死纔十年。豈皆忘之哉。唯貪利徼利之念甚重。而憂君報國之心甚輕。彼彪虎雄武之士。皆謂可以建牙堅纛。安富尊榮。延及子孫。而恬然不知坐於陥穽之中。可哀也已。

上杉中納言景勝

豐臣秀吉畏惡景勝

大槪清崇曰。豐公之畏忌上杉氏。猶畏忌蒲生氏也。而能不逢毒者。以其善於石治部也。余嘗論當時英

蒲生參議氏郷

雄。謂智勇材能。可與氏郷伯仲者。特有景勝耳。其前後皆封會津。以為東奥鎮撫者。亦以此歟。

毛利氏

深野康澄宮川房勝諫死 初陶晴賢之反也。其臣深野康澄。宮川房勝偕諫曰。先公殺一子以安社稷。與國同不感歎其忠識。今公為其嗣。反與此師。不忠孝之極。何不得人之惡受人之誅。切其罷矣。晴賢曰。事既至此。黨與亦衆。欲罷不能。汝助我以立勲𡖋。二人反覆力諫。晴賢不納。二人終自殺。

藤井臧曰。死於諫者。亦不一。為有其主怒而殺之。若關龍逢。王子比干。及呉伍子胥是也。有覩人之諫而見殺。爭之而已。亦死。若周宣王時左儒。及後漢杜衆是也。有不待其見殺而自效死。若我越後能景。上杉憲春。小林時直。平手清秀。及康澄房勝等輩是也。皆難得也。就中康澄房勝不敢違其先主遺意。而苟從晴賢。諫責極力。繼之以死。可謂純忠之士。晴賢乃欲

陶尾張守晴賢

詩毛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令彼助桀為暴。甚哉。不知人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二子有爲。

陶晴賢弑大内義隆

大納言義隆

岡田僑曰。義隆文弱。不能負荷先業。得陶興房扶持

陶兵庫頭興房

僅能守國。興房死後。政事廢弛。姦臣專權。終取篡弑

九葉

左衛門佐中納言隆景

大膳大夫元就

族赤。楊雄解嘲。將赤吾之族也。

李善曰。赤謂誅滅也。

十六葉

大膳大夫隆元

解體。言乖離也。

十七葉

伎倆。智計也。

之禍可勝嘆哉。

隆景進言

岡谷繁實曰。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向。無堅不破。宜以微力滅勁敵也。隆景年僅十九。具是卓識。他日元就之吞十三州。隆景之功居多。且其人品之高。與其深識遠圖。洞見事機成敗者。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也。應仁以後。諸將中。余最推隆景。

晴賢伏誅

或曰。晴賢忘恩規利。弑君奪國。其大逆不道。天地所不容也。故身誅族赤矣。弑逆之報。豈可遁耶。

元就得隆元計

古賀煜曰。以元就之至仁。新喪賢子。其哀戚之情。為何如。今之更然者。恐三軍解體。而奮厲以鼓作其勇也。行事則勇。而智在其中矣。

元就降富田

中井積善曰。嗟呼尼子氏受國七年之久。而無他伎倆。坐以族滅。可謂拙矣。毛利氏勞師勦民。取快乎以勝喪亂之世。而四境亡他虞。得專力於一方者幸耳矣。一時詭以為老謀良圖。豈其然乎。要之一成一敗。蓋君子無取矣。

二十二葉

鹿之助幸盛

二十六葉

清水長左衛門宗治

山縣孝孺。字次公。號周南。

三十葉

山中幸盛被殺

岡田僑曰。山中幸盛之起兵也。世或擬之伍子胥。張子房。子胥借吳以覆楚。子房借漢以斃秦。雖所行不同。皆能得為己所欲為。而幸盛獨不得遂其志。豈時勢有難易。而成敗不可預期耶。余獨嘆幸盛遇尼子衰亡之時。在富田圍城中。盡守禦之術。百敗不挫。城陷後。猶謀燃餘燼。以復尼子氏。奔走但因播備之間。流離顛沛。死而後已。雖事不成。其忠節固當不愧二人也。

清水宗治自裁

山縣孝孺曰。高松之役。豐王衆號十萬。宗治將數千兵。據彈丸城。當之不啻山岳之壓卵。百方攻之不克。百計招之不降。既而引水灌之。環城為湖。幾殆矣。及和議興。身死滿豐王之志。以濟一城之命。成二國之好。其處死也。從容愉適。歌且舞。如未嘗知死者。優矣哉。宗治之為將也。雖古詩書之教。乎無以尚焉。

隆景就封

中井積善曰。小早川氏。蓋之賢將。身致通顯。屢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亦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兼

金吾中納言秀秋

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宜矣

隆景請秀秋為子

藪慝曰。筑侯其暗於大義乎。鄫求嗣於莒。而春秋書滅。何則以祖先之國而屬之道塗之人。國也雖存與滅何擇。筑侯其暗於大義乎。孰謂筑侯知哉

隆景卒

中井積善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僂指於小早川氏。蓋始為明智之氛。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為搆禍。氛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豐家也。方夫織知其興。方夫

矍鑠老壯貌。
倥偬。事迫促也。

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矍鑠摧明人新勝之鋭。夫勇冠華域者為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亡失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譪乎趨禮讓。為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為重。讒夫側目。無間可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

青山延光曰。小早川氏智將也。終身事業。無非智者。而其智之明。亦由其好義。此乃父之遺風。而諸將之所不及也。當此時。天下皆尚武。而小早川氏獨以智擅

參議秀元
右馬頭中納言輝元

名。然古人所謂真智大勇者。小早川氏近之。太閤倚賴良有以也。

秀元諫輝元

古賀煜曰。此時西軍敗形瞭然。萬不得已而擧兵。惟有奉秀賴以令諸將一策而已。秀元之外。大坂群帥無一人見及此。何其憒憒也。

又曰。關原之役。薩兵鏖戰。多所殺傷。其貽害于我。實十倍於毛利之按兵觀望。而未嘗遭削地之辱。以其雄武悍強。克自樹立也。孱弱無所作為。望人不陵侮哉。難矣。秀元之見。可謂卓也已。

王猛臨終謂秦主堅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中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

爭衡於天下。衡秤也。言與天下爭強弱。猶爭輕重者。爭衡之低昂也。

輝元忘二叔言

安積覺曰。隆景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必勿與爭為。唯須固守封疆。昔秦王猛臨死諫符堅以勿伐晉。堅不能用。竟亡其國。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略擬之可也。

中井積善曰。以藝是擧為無謀。曰黄門氏忘賢叔遺誡。信姦夫簧言甘。為戎首爭衡於中原。卒以貽異日衰弱之殃。當是時。保守四境。修其政刑。審天下之勢。以決去就。則十國之封。孰加朘削。豈不惜乎。惠瓊一

六葉

書孔傳。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言誤國之罪。亦有不容誅者。書云。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可為藝之明鑑矣。

織田氏上

平手中務太輔政秀

平手政秀自殺

藤井懶曰。漢武故事曰。上嘗輕服為微行。公孫弘數諫弗從。謂其子曰。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雖不逮史魚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

右大臣信長

政秀之死。孰與弘之此行。皆後世人臣之所當知也。

大槻清崇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迷不自悟乎。侍臣之貢諫。亦非無謂也。特公不受以為己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天正中。信長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守京畿。近侍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忌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我何以得執弓矢以至乎此。我之所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曾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我追悔感感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君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公之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然臣秀吉繼乃公遺業。盡成其所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矣。

九葉

嗚乎偉哉。

美濃守義龍

彈正少弼賴藝

長井藤左衛門俊盛

齋藤義龍弑秀龍

山縣禎曰。義龍之弑父。其大逆固不待言矣。而秀龍本京西鄙人。以善歌謠東游美濃。因仕土岐賴藝將長井某。既而弑長井直仕賴藝。又逐賴藝。而盡奪其地。其姦譎凶暴如此也。而終為其子所弑矣。夫秀龍以簒逆而興。其臣子亦傚之。勢之所必至。亦何深咎焉。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然乎。

十葉

信長使祠官鳴甲于龜中

安積覺曰。壬申之亂。吉野大將大伴吹負。傳播高市。牟狹村屋三神。保祐吉野之憑語。以勵衆處一士心。遂使天武帝簒奪如其志。此吹負之將畧也。如齊田單用神師。晉李矩稱子產神教之類。自古皆用此術。信長豈能知前古之事者哉。特以英明之資。所施畧同。不期而然。此其將畧過人者也。

十一葉

信長襲斬今川義元

中井積善曰。桶峡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虐麥也。可以知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延義元氏之不足與

有為者決也。抑駿之封殖。奕世雄視關以東。當大有為之世。擁大有為之資。而一敗塗地。身膏鋒鏑。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

岡田僑曰。今川義元。因父祖遺業。并駿遠參。食足兵衆。與武田北條二氏連和。擧三國兵。西向以伐尾。當是時。義元目中無織田氏。而桶峽之敗。身首異處。將士瓦解。強鄰乘釁。嚮所修好結婚者。盡變為飲血之讎。終致失其國者。豈非以恃勝恃衆而然耶。自古恃勝者必敗。恃衆者必危。雖豪傑雄武之主。不能免也。

信長入京師

松永彈正少弼久秀

碌會編作錄。注。庸常也。

征夷大將軍義輝

中井積善曰。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讎。信長之出。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酧其志。京畿風靡。巢窟既覆。二氏實几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通。不復以為意。夫復讎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藉以徼富貴而已矣。信長託以啓雄圖而已矣。志滿欲足。委靡至此。君子以此卜二君之不終。然覩信長恭謙之美。法度之修。猶可以有為也。唯義昭碌碌。

安積信曰。松永久秀事三好。則弒三好。事義輝。則弒義輝。罪不容誅。乃其勢窮而降也。宜戮之以正弒君之罪。

明名教於天下。而非唯不加戮。反與郡邑。是賞不忠也。

信長修禁內

山縣禎曰。足利氏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兵爭不已。朝廷幕府。如存如亡。誰復知有天子將軍之尊哉。信長佐義昭。以興將府。營皇宮。以尊朝廷。使天下復知有天子將軍。其功不亦偉乎。信長始興。其規模覺出乎當時群雄之上。

大槻清崇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横。誰復問乎宮闕之廢

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今日恭順之美。蓋有由來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

信長焚叡山

中井積善曰。昔者浮屠最澄。藪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闢峻嶽。創巨刹。窮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弁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棊牙。徒侶三千。勢踰王侯。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輙擧甲要命。塵及鳳闕者。莫世無之。虎踞梟磔。朝廷不能制。爲使列聖旰食宵衣。或至發鴨水釆齒之歎。甚矣。異端之害

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載之頑弊深患一朝而剗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構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嘉惠之所覃為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忿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與於是君子葑菲采之可矣

皇宮成

又曰濃侯於是乎有禮禮國之幹也其勃爲以興不

杣川彌三郎高盛

亦宜乎

山縣禎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爲尊朝廷擧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稅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爲乎哉

杣川先登

大槻清崇曰宇水先登世知有杣原佐佐木而知有杣川者鮮矣抑前杣原之聯騎爭先孰若後杣川之單騎直進之最壯哉

石川丈山名凹號六六山人

信長曰今夜北師必走

又曰石川丈山嘗論右府用兵云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嶮難不問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而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拔國則源平已還靡可與準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論右府矣

備前守長政

朝倉義景淺井長政自殺

安積覺曰長政藉父祖之資雄視江北兵精力完而與越前相為脣齒固信長之所深畏也蓋長政不服則信長不能越近江而窺窬京畿故結昏以親之倍

約以斃之其遇信長實長政之不幸也

岡田僑曰余嘗咎長政不覺信長欺詐恃婚信約導其兵以啓西向之道譬如開鎖鑰以納盜夫江越脣齒之國可相合以救而不可離離則勢孤信長滅湖南此脣亡之勢也湖南亡次必及越前越前亡則湖北安得獨全哉此勢之必然者長政非無疑於此而當時將士皆淺謀無遠圖以其與六角氏世仇也慫恿講和欲倚信長以除六角氏不知其助寇亡援也豈非暗於見機之過耶信長既滅湖南定京師勢益強大及其加兵越前事已不可為矣然向使長政急

九葉

發兵出敵不意要擊其歸路或可以逞其志計不出於此猶豫不斷坐失機會及敵還向我而後乞援義景已不及矣且義景孱弱非父祖之比也長政不知其不足與謀而欲借其力以撃織田氏遷延之間使敵益得計計之失莫大於此然當是時久政猶議軍事多所牽掣雖有善謀難可得而行則非獨長政之咎也

織田氏下

松永久秀叛

十三葉　攝津守村重　悃愊。實情也。

山縣禎曰久秀悖逆不道罪不容於死久矣而屢叛屢免誅以至于今其死也晩矣上失刑使亂賊脱網而跋扈亂之無已職之由有天下者之過也

荒木村重叛

又曰村重以讒故叛於織田氏秀吉開諭再三悃愊備至而村重不聽蓋以反覆無操為恥也而及粮竭城危則獨以身脱委妻子士衆於囚虜而不顧亦何忍也一委贄於人而叛之非義也忍其妻子非仁也而了了為義君子固不取焉

十四葉　日向守光秀

明智光秀送母為質

中井積善曰光秀餌母以邀功犬彘不食餘江侯乃易肅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三綱斁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論實悖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失得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夫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夐然異科光秀豺狼亡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吾必賞之則為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欲以汨之今日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慾善矣夫

十五葉

光佐自遯

又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為處之之暴矣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為恥遂啓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歲彼此之民肝腦塗地所在黨與信誑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盍不可言矣吾聞之也浮

二十一葉

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為業貪嗔殺生為戒今而如此可勝歎哉

森蘭丸請賜志賀

岡田僑曰。自古以面首被幸者大率恃寵弄權。馴致禍敗矣。織田右府父子。皆有幸臣。如森蘭丸。頗有小心謹厚心。然右府嘗陳珍玩。謂蘭丸曰。汝所欲得吾輙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願得賜近江志賀郡。右府許之。是時志賀為明智光秀屬邑。光秀聞之疑懼。則其弑逆之禍。未必不兆於此也。

明智光秀弑信長父子

二十五

二十三葉

中井積善曰。鳴虖織田氏以田山倒海之勢。頓受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詬之不容口。爲至於其有功乎名教者則槩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之季。王室極其衰。織田氏定覇於其際。威振中原。既不疾有狄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傯。支費廣濶之日。營宮禁。辨供御。脩缺擧廢。賡章搢紳。比諸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薰猶相反矣。且不眩乎異端邪妄之說。不為無所見。乃燔叡山。屠長島。擠大坂。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

二十九葉

中將信忠

三七郎信孝

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又曰。信忠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剉其骨。汚瀦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抑情忍詢。完軀脫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之。未晚也。

秀吉殺信孝母

又曰。凡殺質泄憤。以絕敵人牽連之意。非良圖也。況羽柴氏之於三郎。其主之子也。其生母。其主之諸姬

二十六

三十葉

內大臣信雄

修理亮勝家

也。且三郎之擧兵。一婦人何知焉。乃處以極刑。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悔罪更過為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二郎討叛者也。然雄飛之志。深害二公子居其上。衆欲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已。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弃母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擧。不名為狂逆。則諡為頑愚。固不足乎列矣。

柴田勝家自盡

賴襄曰。豪傑擧事。不可以成敗論也。彼長其成。而短其敗者。非知豪傑者也。本能之變。太閤已討滅光秀

岐阜中納言秀信

立秀信佐之而柴田勝家舉兵而叛欲奪其權不能討君仇而嫉討者悖矣為此論者蓋震於太閤之成業而不知其他耳夫山崎之事雖太閤主之也信孝及諸將之功居多而太閤負其兵力已專其功矣自張大其舍信雄信孝而立秀信者利如孩也其寡國之勢不待智者而知則為勝家者悪得不爭而悪得目以叛叛織田氏者太閤也為織田氏討叛臣者勝家也勝家此舉不為織田氏而為奪權乎則必佐信雄不佐信雄而佐信孝其不為奪權亦明矣蓋信長諸子信孝最英武藉使勝家成此舉而仍列群臣受

制信孝而已安得有其權哉勝家之老事機豈不豫知之是其舉事非為織田氏而何然則勝家何以不速討光秀不速討光秀適足以見其忠之優太閤爾何哉光秀一在兇豎子或遅或速其斃必矣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也而太閤晨夜東馳急於斃之者蓋有説矣太閤之得計也其心必躍然曰機不可失矣若有先我而為者我志之成將期何日故其斃之也天下耳目悉屬太閤而信孝徒則落落焉故織田氏之安危不係光秀之斃否而係太閤之斃否太閤不斃織田氏不安是勝家所以不能不舉事

同上

當是時强將悍帥莫不屈首於太閤者勝家一舉事而太閤破膽太閤以莫世之畧擅二十餘州兵而不速得志於天下者勝家沮之也可不謂豪傑乎不成而死何病知不成而成斯以見豪傑也曰勝家所為未可信其誠為織田氏也彼勝家嘗事信行者信行為信長殺而乃事信長其為人如此此亦非也士為知己者死信行不知勝家豪傑而信長則拔為元帥豪傑勝家也唯豪傑勝家勝家故死於豪傑之舉而答之固不同也彼繩墨之談安可規亂世豪傑哉

信雄殺信孝

三十葉

中井積善曰嗚厚二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能協心戮力内撫遺民外懐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小鬩卒惹奇禍甘蹈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寤也悲夫

信雄招池田森堀

小早川知人之鑒夙目以豚犬洵不誣也

又曰三子者之於信雄吾君之子也秀吉其等夷耳一錮心於利害迷亂至此悲夫翩翩車來招我以弓豈不思往畏我友朋三子者故弗思之甚矣書曰弗畏入畏其可弗畏哉

三十三葉

左近將監一益

瀧川一益降

中表之親。舅之子為內兄弟。姑之子為表兄弟。曰之中表之屬也。前田與十郎種利

安積覺曰。瀧川一益當信長時。謀必中。戰必克。智勇無出其右者。及信長被弑。勢變事去。孤立無援。秀吉惜其才。使居木造城。而貪功徼利之心。終不能息。以中表之親。誘前田種利。使之叛信雄。而黨於己。奪蟹江城以媚秀吉。而欲與家康爭鋒。何其不自量也。及至勢蹙計窮。則斬種利。以圖苟免。何其不義之甚也。智勇俱困。流死北越。謀之不臧。終無容身之地。豈天褫其魄。狼狽至此耶。

中井積善曰。瀧川左近。反覆小人。唯利之視。卒以取敗亡。當時正之典刑。以懲將來傾危之徒。實其宜也。乃得死于牖下。幸亦多矣。蟹江之敗。織田氏為之求生。亦婦人之仁已。不足多也。

秀吉執臣礼

又曰。羽柴氏嘗立孺子秀信。為君。今又立信雄。為君。將寘秀信於何地也。彼既不戴秀信。猶何有於信雄。其詐諼亦明矣。乃甘為其所愚弄。而弗寤。為一時視其膝行之狀。忱然謂我能臣服秀吉。可哂矣

信雄辭封

又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為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之擧有自來矣。抑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爲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頒我朱章矣。德川氏知之而不辭。爲織田氏智慮不及乎此。一言攖怒。遂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豐公所處之暴。固不俟論焉。

詩氓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靜。安也。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

青山延于曰。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厚之。而陰擠之。欲奪其封。而無釁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為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

蒲生氏鄉卒

青山延光。字伯卿。號佩弦齋。

青山延光曰。飛州才器髣髴織田公。公善用兵。而嚴於馭下。飛州蓋皆類之。公殞於叛臣。而飛州斃於讒黨。何其相似也。飛州料豐公之必能一海內。故舍織田氏而歸之。然飛州豈忘公恩者哉。其罹奇禍。亦有

同上

由矣悲夫。

織田氏削髮

中井積善曰。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為一婦人守孑孑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七大夫為之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十萬人。遽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焉。蹙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為仁矣。惡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不嘉其可嘉。而不醜其可醜。一錮心於功利。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目之為覇

同上

木造左衛門佐

學。

木造具康諫秀信

又曰。石賊之難。天下侯伯。不能無病於去就矣。蓋惜姦而東焉者。嫌於負豐家。跋要盟而西焉者。疑於獎亂。或牽於情。或拘於勢。而内又懷一身之計。宜矣。其難察乎順逆之機也。當是之時。無之數者之惑。斷然可東而奸黨賊類。不得容喙。心事暴白。不愧乎天下後世者。唯織田納言為爾。木大夫所諍。吾無間然。若能幡然自奮。杖大義而首當賊鋒。則清洲為後援。萬無傾敗。且也凡豐家統屬。多其舊臣。即馳檄四方。喻

以名分。孰不聳動乎。

日本外史評論卷六終

關白太政大臣秀吉

日本外史評論卷七

大阪　大岡　謙　纂著

○豐臣氏

秀吉母夢日輪入懷

大槻清崇曰。世傳大閤母。夢日輪入懷。而生日吉。余嘗疑曰。天子象也。大閤雖位極人臣。旣非天子。安得成日輪之夢。近閱松苗國史畧云。太閤嘗自言吾母夢日輪入懷而生。余（秀吉嘗語侍臣曰。我出尾張民間。鞠養之役。焉所熟知。文墨之末。昧學之也。不圖今日爲天子關白。得與月卿雲客。周旋於廊廟之上。何其幸也。雖然吾母之妣入太內。爲廚婢時。得一近玉體。其夜夢百萬神符飛翔空際。自伊勢赴播磨。寤覺不絕。覺而有身。遂生我。後奉故右府公命。西征乎播磨諸州。會公遇害。反旆東上。一戰誅逆賊。然後朝命屢下。終得躋在此位。由此觀之。人生榮達。非偶然也。）

蓋隱然明其爲皇胤也。而當時不吐實者。憚朝廷耳。據此說。日輪之夢。亦匪虛說也。

燗一作炯。明朝也。

小早川隆景進言

山縣禎曰。小早川隆景。燗眼如炬。能料敵審勢。以爲毛利氏畫十全之策。其見卓然。且其弔喪助討叛賊。尤得交隣國之體矣。當是時。微隆景。則殆結怨啓禍。兩川之有功于宗藩。率皆如此。

明智光秀伏誅

漢高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漢高從之。

中井積善曰。光秀狂謀。祗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爲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旣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僅踰境而罷。枕干之義奚若。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爲也。可見矣。

尾藤孝肇曰。秀吉爲安土君割髮素絹纏首。以討光秀。其事與漢高縞素伐楚同。彼猶有三老之敎。此舉秀吉自爲之。其見事機有敏於高祖者邪。所以能統一海宇。其先以此服人心也。

大槻清崇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必一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天未嘗少假也。不見逐父奪國信玄乎。不免於微卒之暗砲。不見弑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踈而不漏。而況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秀吉葬織田信長

山縣禎曰。秀吉厚葬信長。可謂有禮于其君者乎。然織田氏有子有孫。不使之爲主。而秀吉自爲喪主。何也。蓋秀吉特欲務外觀。以收人望。素非出於至誠者

易。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朱註。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程氏曰。任將之道。當以長子帥師。弟子非長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也。其欲代織田氏之意。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賤岳之役

中井積善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愎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輿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愼哉。

秀吉城大阪

又曰。善矣羽柴氏之擇居也。大阪以形勝。占八埏之中。外足以統萬方焉。內足以翕四海焉。仁德聖治之迹。迨平安定鼎。永爲廢墟。王室既卑。霸王迭興。各眷

佐久間玄蕃盛政。

定鼎。謂定都也。

戀其土。不暇遠覽。自非羽柴氏雄圖。高出前世。惡得斷然定宅於茲。雖然。所務在險。不在德。故自以爲萬世金湯之固。而不免爲人作嫁衣之誚。悲夫。且當天下糜沸。干戈縱橫之日。窮奢土木。重役列國。以奉一己之私。彫瘵之民。孰得無怨嗟。特畏其威力。不敢肆其怒耳。不得誇以蕭何後世無加之說也。

秀吉分金

又曰。豐臣氏以智力定霸。其所施設。無足觀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也。豈其膽略絕人。器度宏濶。深得總攬之要。天下違則有威。從則

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邪。頒金一事。亦足以見其瓌磊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事掊克。左藏右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君子不韙矣。且也其所周。特係有祿爵者。寬租省征之政。則寥乎亡聞焉。如吾民何。

逕庭。隔遠貌。

秀吉造大佛

永井定宗曰。大佛殿作。俑于　聖武帝。而後賴朝繼而造之。古人誹之矣。而今秀吉傚其非。何耶。戰國以降。海內緜分。戰伐無虛日。農不就田畝。商賈喪產業。萬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而秀吉不顧惠養之道。殫

財貨。極民力。使斯民益飢且寒也。昔漢文帝欲作露臺。使匠人計之。直百金。帝以爲中人十家之產也。即停其擧。今秀吉費億萬金。而不顧之。功成事遂。果何所用哉。

中井積善曰。豐關白氏。非崇愚佞佛者。但其志既滿。務欲爲人所不能爲。以眩耀天下後世。故擧動往往如是。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二十歲。今也限以五歲。而木石之鴻大。負軼上古。其厲民爲何如也。古者惑而爲之。今則不惑而爲之矣。攷之其爲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更矣。出於不惑

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

後陽成帝幸聚樂第

又曰。王室之卑也尚矣。豐臣氏能執大節。舉盛事。使蒼生仰日月末光。比諸應仁間陵替之極。實爲霄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爲無所慰矣。若夫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策以笞群雄。戡定之勳。茂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嘉尚焉。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屋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以王家勤勞爲盟首。而其所主在乎使列侯不違己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憎矣。故曰。五覇功之首。罪之魁。善夫。

或曰。外史如建瓴水于屋矣。建猶翻也。如居高屋而翻瓴水。言向下之勢易也。

秀吉復分金

山縣禎曰。豐公頒分之舉。於此再矣。世至今稱其豁達大度。以爲美談也。然比諸　先皇屢免租。免調之政。則所施亦狹少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一且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心者。豈仁政云乎哉。

秀吉東征

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示其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見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副將軍。阿部駿河麻呂爲鎭狄將軍。延曆七年。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竝賜節刀。以征蝦夷。天慶三年。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綱解紐。禮典廢圮。群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廷出。節刀之制。邈焉靡聞。關白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刀。誠曠世之盛舉也。然其着假髯。帶金刀。務爲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師之所宜爲。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以知天不祚其胤也。

節刀。節以牛尾爲之。今以刀劍代之。故曰節刀。大將所摧者也。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讐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讐。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啓覇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歆慊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覇也。夫乘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爲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絶響。則斯舉也不可無焉。嗟乎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

秀吉誅大道寺政繁

安積覺曰。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

大道寺駿河守
加賀大納言

一葉

丁公嘗窘漢高。短兵接。漢高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漢高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塑像。塑捏土肖象貌也。

關東開剏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技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强。不能死守疆圉。而首降於前田利家。爲之先導。肆其反噬。秀吉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

○豐臣氏中

秀吉覲賴朝塑像

中井積善曰。英雄心迹。前後一揆。展矣。豐關白之尚友於源征夷也。抑其不善孫謀。身後姦臣誤事。令生前之鴻業盛烈。以旋天斡地者。不拯忽諸之亡。亦胡相肖之酷也。是可嘆已。

四葉

太宗征高麗。拔十城。然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十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

晉世祖既平吳。謂天下無事。盡去州郡武備。山濤獨爭之。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内諸郡。郭欽嘗上疏。謂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内郡雜胡於邊地。峻

朝鮮之役

林道春曰。唐太宗者。明君也。而以好名。故遣衆擊高麗。而敗績。生還者鮮矣。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也。二國之民命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

伊藤長胤曰。嗚呼此役也。彼我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不戒耶。古人有言。國雖大。好兵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不信。然昔漢武帝藉文景之富庶。縱己狥欲。窮兵四夷。卒速虚耗之禍。晉世祖狃平吳之捷。去州郡武備。遂使冠帶之邦。鞠爲氈裘之域。故曰。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易曰。君子以除

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卒爲天下患。

戎器。戒不虞。蓋當是時也。彼承昇平之餘。狃治安之規。專尚文事。武備委地。我國屬三百餘年戰爭之後。兵强卒武。猛臣謀將。雲集林會。豐公席累捷之積威。伐單虚之弱國。奔潰蕩盡。望風靡散。然而吾師之西也。使彼有豫備。豈至於如此哉。此由廢不可廢者也。吾師雖奏一朝之捷。逞目前之念。而墳土未乾。宗社顚覆。此由玩不可玩者也。猶之二者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弗戒耶。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當鞬櫜之日。不知休息之誼。益錮心於功名。窮兵黷武。驅瘡痍之民。於海外。毒流天

皆川愿。字伯恭。號淇園。

主計頭清正

攝津守行長

侍從義統

治部少輔三成

下。禍加殊域。殄其世。無復寧歲。一時戡定之勳。蕩然掃地。宜乎神人俱怒。竟成覆亡之殃焉。微德川氏。天下之亂。何時而熄。自古賢明之君將興。暴君必先爲之敺。於乎天也矣。

皆川愿曰。夫豐臣氏之伐朝鮮也。有三愆焉。蓋加藤小西不和矣。令爲先鋒。而不知其相嫉忌。以誤軍機。一也。大友義統怯矣。令據要衝。而不慮其或退崩之。以致前軍絕援。二也。石田三成奸矣。令掌軍監。而不意其有欺誣之。使諸將切齒憤怨。而卒以媒其後嗣之覆亡。三也。此皆以其驕慢之心勝。不能辨其人

獄。惡也。

之良窳。而不慎其任之之初也。且朝鮮。明之屬國也。我伐朝鮮。是亦伐明者耳。捕獸必有掎角。攻城必以前後。嚮令豐臣氏別出支軍。大張聲勢。南却彼閩廣以掎止其援兵之出。則朝鮮可取。而北京可襲矣。惜乎不知其宜爲之也。此亦失機之大者也。雖然自昔神后北征。三韓爲服屬我也久矣。中古已來。制馭失方。貢輸道絕。而我不能問其罪者。幾千年矣。元世祖踰海入犯。而我不能報其役者。五百年矣。外邦之謂我。豈不曰猶無有丈夫。無有弓矢矣哉。豐臣氏獨能乘戰勝之餘威。以耀干戈於敵。竟咎責朝鮮。并及明

罪。大兵踰海。一覆全土。俾外邦之民。迄于今。側目於我武威者。要豐臣氏之此役致之也。豈可不謂之絕世之偉功矣哉。

河原懋成曰。初我乘勝席卷。奪取兩都。目中無朝鮮矣。自常情觀之。可急以重兵扼鴨綠江。使明兵不得渡者。然占地甚廣。散戍各處。則情形俱露。委而置之。踵其漏。及遺喙伺隙。竊發重爲所擾。加明兵日至。我師暮氣難以當其新銳。故平壤一戰之後。不較勝負。而從容引退。屯駐釜山西生間。如鷙鳥匿形。時出游兵。擾其耕稼。搗其空虛。彼出我歸。朝鮮殘破之餘。悉

五葉　二十一葉

久而不能支。是粘罕虜宋之故智也。故秀吉不死。則諸將未可遽撤。而其封亦未知税駕之所也。

秀吉投錢

中井積善曰。豐公似襲狄青故智。然公之不學。豈知史冊上有是事哉。英雄一時機鋒。偶然有暗合焉爾。亦可以爲一奇矣。

秀吉許和

安積覺曰。沈惟敬。市井無賴。以辯智揣摩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阻加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爲

表裏。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爲國家者也。徐一貫。謝用梓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私爲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爲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辨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爲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爲甚。太閤不知其詐。以爲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文事。固無足怪。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帷幄。以備顧問。而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潭潭幕府。皆爲惟敬所紿。惜哉。至於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亨爲使。而惟敬大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

誤國家。其可畏也。

淺野長政進言

藤井臧曰。孔子曰。無遠慮則有近憂。信矣。豐公將自伐明。未發而有悔北之事。若無長政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踰大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昔者齊景公游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顏燭進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乃歸矣。中道聞國人謀不內也。又元世祖欲伐日本。王盤諫曰。日本孤島。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請勿伐。世祖遂以至元十八年發數十萬兵伐之。不克。生還者僅數人。夫顏燭與王盤。皆是欲使其主有遠慮而無近憂者也。其主一則從諫而不失國。一則不從而大黷武。併與我豐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察也。

中井積善曰。善夫彈正之爭也。雖其言不悉行也。一時狂謀爲之沮。則所補不淺淺也矣。自是役之興。中外明知其非。又知豐公之悍不可攖也。故與其言出而禍隨也。寧結舌以遠害耳。彈正忠憤之氣有積而後發。張壯膽批逆鱗。非有肥之兵變。以霽其惑。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謀士如林。徒知致死於鋒

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尚焉爾矣。

黑田孝高說秀次

藤井臧曰。秀次人說孝順。而不肯服從焉。人勸戰伐。而不肯承當焉。其不仁不勇者。可見知也。亦全不知善善惡惡三德之蔽。乃如是矣。若人在人之上。所謂簪裾徒在。厮養何殊者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宜其不久而戕及也。孝高讜言尤好。可謂忠告善道之者也。但不至三而止。爲可憾爾。

秀次自裁

安積覺曰。秀次以斗筲之器。居鼎鼐之任。驕奢淫佚。失爲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戮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畜生塚。果何謂哉。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爲。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抑亦甚矣。

中井積善曰。嗚虖秀次之昏極。自足速亡。然未有大逆之心。則其亡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廢立。而秀次之辜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死也。三成之

池籞。池中爲竹籬以養魚。

諸矣。殃及池籞。舉室魚肉。甚矣諸人之害也。巷伯詩欲畀豺虎者。不爲過矣。然使我無釁之可乘。無聽之可惑。則雖有百諸人。亦末如之何。可不愼與。

谷寛得曰。太閤之罷三成。與梁武之於朱忌唐德之於盧杞。何異。但於此獄。不爲其所惑者。可謂明矣。雖然二世而宗廟不血食者。三成不得不任其咎。則長國家者。好惡愛憎。不可不愼焉。

秀吉扯裂册書

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暗於事體。信以爲

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玆時。故舉一世爲沈竪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

山縣禎曰。行長三成等。欺君辱國體。其不可不正也。而太閤釋而不問。一失典刑。使小人益恣其姦詐妬忉嫉賢。離間君臣。莫所不至焉。故太閤屍肉未冷。交構禍亂。幾覆宗社。果誰過歟。

谷寛得曰。小人姑息之見。亦可畏也。承兑若從行長之言。使太閤信以爲實。得王明國。則及他日事發。不啻彪怒抛册書也。

大老奉行爲誓

中井積善曰。謂此盟也亡。益曰。心則不固。要以鬼神何益之有。豐公以威力屈群傑。猶雪壓竹也。今兇於竹曰雪融之後。毋挺然以興。果有益乎哉。

秀吉薨

又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閻。自奮乎奴隸之中。世傳其竊金霑寸祿。猶居環堵之室。時要高臺棄席而坐。瓦尊敗銅親酌而成儀。甚矣如此之敷也。然壯歲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略。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

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衂不得志者。小牧一役已。亦非如垓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游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黷武。務凌駕前人。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顚翁張子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晩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頑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騃。實豐公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非人。禍機既動。而不

後趙石勒嘗大饗群臣。問曰。朕可方古何主。徐光曰。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

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予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尾藤孝肇曰。豐國礌礌落落。氣象頗似石勒。而膽畧殆過之。其代安土氏興。雖未免欺孤兒寡婦。而掃蕩海内。以濟二百餘年塗炭之民。其功誰及之者。惜乎其能救亂。而不能成治。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若豐國可謂弗戢。

青山延光曰。天下不能無强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為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踔厲風

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為强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殆為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强矣。殊域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雄畧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齊明朝則一伐肅愼。當是時。視絕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下不以為勞。其强盛蓋如此。中古以降。王室稍衰。

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内。猶有不畏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延議難之。又何怪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横日甚。彼傲然以為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修使於明。

得其爵號。以誇天下。得其錢。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蕃國。足利氏之視明主。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王室。豐臣太閤興。而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之威也。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

兵庫頭義弘

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恥也。皇威於是乎赫然震於絶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并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懾歛手。不敢竊闚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友部淵曰。昔在漢武帝大擧擊匈奴。遂致府庫單竭。杼軸空虚。以是遷固皆譏切以爲黷武窮邊。襲跡亡秦。後世儒者。以其言爲口實。獨楊子雲謂。孝武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浪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近時錢牧齋激賞此論。爲知天下大計者。淵亦嘗以爲太閤之征韓。雖極海內之疲耗。而促豐家之傾覆乎。夷狄至今震惧皇威。不敢輙染指於我邊界者。蓋以有是擧也。明史稱太閤之威。振於西域。豈可不謂盛也耶。

嶋津義弘大破明師

岡田僑曰。當是時。主沒於內。兵連於外。天下洶洶。如蹈海水。向使義弘無新寨之捷。則韓兵尾擊躡我後。十萬軍卒。爲海外鬼。未可知也。

○豐臣氏下

右大臣秀頼
中納言秀家
左京大夫幸長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朱註。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前田利家卒

安積覺曰。關原記大全曰。家康在伏水第。召花山某問。利家臨終何言。對曰。利家深以不見秀頼成立而死。爲憾。瞋目大呼。而瞑。家康流涕感其志。后幾十年。加藤清正嘗語人曰。利家晩年頗志儒學。太閤薨后。招宇喜多秀家淺野幸長及余。語次擧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之章。余當時目不識丁。不繹其義。近年讀論語。頗能通曉。在今之世。不事斯語者。恐陷不義。或謂利家不學之術。儒釋王覇之辨。茫然罔措。余謂不然。天假之年。使之進學。則其所成就。不止于此。可勝歎惜。余觀此語。不恃利家志於學。清正亦知尊崇儒術。戰爭之世。皆所絶而無。而僅有。過於記誦詞章之學遠矣。

友部淵曰。利家。織田公之寵將也。織田公之所織太閤遭際機變。一時勃起。遂陵茂先公諸子。當此時。利家不可不與瀧川柴田諸將。戮力協謀擁護諸子也。而觀柴田就死。不之救。甘爲太閤所驅策焉。既已足以判其不可竭力於豐家矣。太閤晩年。欲託六尺之孤。老耄不亦謬也夫。

刑部少輔吉隆

大谷吉隆自殺

九葉

安積覺曰。北齊祖珽病盲。北徐州之亂。自秉馬臨陣。左右射。反者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散走。珽且戰且守。竟平其亂。珽雖有膽畧。而讒慝之鄙夫也。大谷吉隆亦病盲。而其志操迥出珽之上。奇畧趫衆。勇決挺群。始欲依德川氏。立功名。而終黨于石田三成。爲之謀主。非其志也。吉隆固知三成之無成諫之再三。而三成反謀已決。竟不能回吉隆。守匹夫之諒。以死許之。其經畧北國。訓練士卒。如臂使指。不攻府城。而直救北莊。馳咫尺之書。以卻金澤之大軍。其曉暢兵機。皆所不及也。曁乎東西鏖戰之日。豫知金吾中納言之有異圖。選六百之精銳。抗八千之勁兵。士卒皆懷其惠。無敢離叛者。及其戰敗。決然自屠。不受僇辱。豈非智勇出群者哉。

大槻清崇曰。在西軍諸將中。我獨有取大谷氏桓桓俠氣也。夫既知石賊之事萬不成。而反覆言之。不聽則曰。見其不成而棄之。不義也。是其俠氣與他諸將受一時誑誘。迷亂助賊者不同矣。

阿多盛淳代義弘死

安積覺曰。村上義光代護良親王而死。殆有紀信之節。大日本史書義烈傳。以爲人臣之勸矣。柳瀨之役。

十一葉

參議秀元　內膳正行家　越中守忠興　甲斐守長政　參議高次

毛受勝助。稱柴田修理亮。武藏野之軍。筱岡平兵衛稱瀧川伊豫守。青野原之戰。阿多盛淳。稱嶋津兵庫頭。皆代主君之死。以救急難。忠烈亞於義光。名節不媿前古。後之秉史筆者。其亦有所考信歟。

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被斬

又曰。石田三成。便佞狡黠。長于財利。喜爲逢迎。故秀吉擢自微賤。居五奉行之一。授澤山城。裁決軍國事。寵榮極矣。其志不厭。一旦擧事。動搖關西。如豐臣秀秋。毛利秀元。氏家行廣。皆知其託言擁戴秀賴。以濟其私。況如加藤清正。細川忠興。黑田長政。京極高次。亦能審其情實。豫料成敗矣。小西行長。朝鮮之役。頗著威名。徒逞血氣之勇。而不思善後之策。終與清正相軋。大爲諸將所惡。孤立無援。不得不與三成相朋比。錢鳳沈充之於王敦。傅亮徐羨之於謝晦。其勢然也。及其黨戰於青野原。行長一戰輒敗。束手就禽。爲世大僇。何前勇而後怯也。安國寺惠瓊。以才能有寵于秀吉。建牙列騶。勢與諸侯等。遂忘其分。黨于三成行長。幢幡爲旌旗。厮養爲隊伍。終不能支。一夫望風逃竄。近世僧永覺有云。僧家寄跡寰中。棲身物表。一切塵氛。尚當謝絕。況可貪祿位乎。一切文事。尚不可

十二葉

與。況可操武事乎。因論元劉秉忠、明姚度孝為佛門中萬世之罪人。況如惠瓊者。其為大罪又當何如哉。

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

伊奈圖書自殺

中井積善曰。圖書之死。舊志所載各異。或曰。家康之命也。兵部氏諫焉而不能得也。或曰。兵部氏之請也。家康惜焉而不能奪也。或曰。圖書自決也。家康兵部俱弗知也。要皆未得義之正。而莫詳其實。但其係福島氏之横也一矣。嗚虖福島氏新附之功。始乎是役。輒從以横。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始之慎者。猶且未易保終。矧始以不慎乎。宜乎福島氏之困於終也。

十五葉

加藤清正卒

巖村秩曰。夫秦漢以降。任託孤之責者。若漢霍光。諸葛武侯。吾邦細川頼之。皆其君待之甚厚。任之甚重。舉其國而悉付之。生殺予奪之柄。舉在其手。以此從事。未為甚難也。清正則異乎此。豐公眷清正。不為不親。然特收其爪牙之用耳。朝鮮之役。屢樹奇勲。然動為讒匿所中。然則豐公待之未為厚也。顧命之際。諸老奉行。布列要路。清正特與諸將奉職閫外而已。則豐公任之未為重也。然而清正不以豐公所以待己

自待。亦不以豐公所以任己自任。豐公既没。慨然以擁護孺子為事。關原軍散之後。執志益堅。方且淬厲其家衆。奮揚其勇武。内秉臣節於豐氏。外不失驩心於德氏。其意以為德氏苟善待孺子。則吾謹事之。不然。吾亦將有以處之。如不撤大阪居第。從孺子於二條之行。乃所以微見其意也。譬猶國碁當局。少下棋子。徐觀其變。而謹為之所。使敵手不得窺間投隙。清正之從事。其難如此。宜乎其誦曾子之語。有觸其心。感慨激盪。不能自已也。昔者漢廷之臣。武帝獨稱汲黯為社稷之臣。然使黯當大難之衝。唯有社稷與亡耳。未必能使社稷存也。清正非有顧托付授之責。非有生殺予奪之柄。以區區之一身。為豐家扞蔽者。十有餘年。海内望之。隱然如長城巨坊。豐家舊臣宿將。亦倚以為重。其為社稷之臣。不亦優乎。清正没三年。大阪難作。片桐且元欲有支持彌縫於其間而不能也。設令清正得其壽。則豐氏子母。必將有所恃而不恐。豐氏子母有所恃而不恐。則狂謀不入。狂謀不入。則兵端不啓。兵端不啓。則德氏無再征之勞。而豐氏之業。可以無墜焉。惜乎且元之不足以與於是也。

東市正且元

青山延光曰。肥州欲得良士。學相人之法。然竟不得

其要嘗曰。惟質直之士。可共患難耳。此言也。可以觀肥州之爲人矣。蓋肥州質直。故三成之徒。惡而羅織之。而肥州之所以免禍者。以質直也。肥州百戰。播威名於外國。雖百三成。有所不能。而欲以讒譖斃之。是自破其干城也。讒人眞可畏哉。

大佛鐘銘

中井積善曰。談者往往言。家康欲除秀頼之日久。而病其無釁。故假鐘銘興詛獄。以激其變。吁是何言之謬也。大阪異圖。在鐘銘前。如其占黒氣修軍備。招賀藩。可以見已。且元之東也。詛獄既白。其所詰。特在繕

兵募士。而且元又有我情呈露。不可掩之言。乃變之不待激於詛獄者審矣。家康務圖無事。而姦豎譊譊逐且元。啓兵端。西討之命。於是乎出。尚何有乎鐘銘。談者不究事實。妄弄筆舌。可憎矣。

譊譊。多言也。

和議成

又曰。大阪之役。議者往往曰。家康老謀雄圖。欲必取秀頼。而病堅城不可乎猝拔。乃托和議。設堙湟之策以爲再駕之地。秀頼以下。在其術中而不自知。以取覆滅矣。吁謬哉。是言乎。此從成敗之迹。言之也。已家康之不薄於秀頼。予嘗屢論之。以解世之蔽惑。是役也。以順應逆。傾天下圍孤城。夫孤兒寡婦。逋逃庶孽特机上肉耳。所謂地道橫穴。壁櫓崩陷。精兵百萬雲擁齊登之日。猶何堅城難拔之病乎。然顧唱和議。而後威力其欲。終始相完之心。可以白于萬世矣。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家康春秋甚高。朝不謀夕。而秀頼妙齡。苟欲除之。烏得望諸歲月之外耶。假令秀頼爾後潛伏不動者。十有數月。則家康固不及見其再舉也。議者必取之說。無所施焉。堙湟之約。固亦易制之勢也。亦易制之勢者。蓋絕復畔之意也。勢不可復畔。而畔。是自作之孽。又誰咎也。

秀頼自殺

又曰。大阪之事。不足道矣。主昏而臣姦。厠以黠婦二三宿將。亦無有深謀遠圖。唯僥倖萬一之福而已。要皆不量力。不度義者。是以畔而降。降而復畔。以流毒於天下。身首虀粉。使宗社塵滅澌盡而後已。悲夫。抑城陷之日。家康能收烈大之威。而尚降肆赦之命。於怙終之子。毋其深仁厚誼。有萬世不磨者。予嚮屢論焉者。豈不有以也耶。或曰。秀頼不死。於城中。潛奔薩以全終其事甚秘。故世寡傳者矣。嗚呼奚而然乎。好事者爲之也。糒倉之迹。較然著明。不可掩焉。且家康

惡得有元兇未獲。而遽旋駕於京師焉乎。

國松被斬

谷寛得曰。大閤嘗信石田三成之譖。斬關白秀次。後房三十餘人於四條磧。以逞其忿。今去其時。僅二十一年。併刎穉孫。爲有罪鬼出乎汝者。反乎汝者也。

憾。

片桐且元卒

中井積善曰。宜矣片桐氏之死也。其終身之經營。寸丹之傾奉。所以殫力竭智者。倐忽而塵斷澌盡。無復影響。以衰病之日。顧瞻興喪之迹。實有難爲情者矣。

或曰。其死非良死也。夫既有所逼。理或然。或者因謁談曰。淀臺右府爲厲也。其獰惡之狀。且元寤寐明見之。呼服謝罪。卒以致死。記述歷歷。相傳爲信。甚矣世之好恠也。夫死也者。生之盡也。形神朽滅。漠然無迹。其死于病。猶火銷於爐也。其死于兵。猶火滅於水也。雖順逆緩急之異等乎。其爲銷滅則同矣。更留何物爲厲哉。且也設令豐氏而果爲之。與自當有所讎何有於桐氏。設令桐氏而果見之。與程叔子所謂心病是已。婦女豎子之談。奚足置諸齒牙邪。

德川氏一

世良田次郎三郎清康　彈正忠信秀　安倍大藏大輔定吉　出雲守長親　左京亮信忠

安部彌七弑清康

安積覺曰。其子弑君。而其父居職自如。人皆疑焉。是不亮其心。而論其迹者也。初内膳信定獲罪於清康。信定織田信秀妻之兄也。信秀因啗以利。使圖清康。信定敢忘君臣之義。棄叔姪之好。據上野城。以應信秀。清康欲班師討之時。有嫉定吉之威權者。流言與信定通謀。定吉懼其無辜受誅。蒙叛臣之名。作書誓以質鬼神而靡他。授彌七曰。吾見殺。汝就執政而上之。頃焉營中馬逸駭擾。彌七躁妄。意父見殺。遽弑清康。及擒彌七之屍。得定吉誓書。諸將白其事於長親。信忠。

參河守廣忠　方面之寄。鎭一方自當一面　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家康　杉浦八郎

長親。信忠。知其無貳。宥之。定吉之寃。始獲雪矣。然定吉患其子爲逆。欲自殺。藏人信孝抗之。既而信定果奪岡崎。定吉艱楚辛勤。百折不日。抱負廣忠。周流二州。有狐偃趙衰之忠。而不愧申包胥之義。竟能納廣忠於岡崎。復疆圉於往昔。不以其子爲累。而至其孫正就。受方面之寄。居鈞衡之任。定吉之忠久而彌彰矣。

家康納糧大高

又曰。織田信長驍將也。其鋒未易當。故岡崎諸將。以納糧爲難。獨杉浦勝吉。能察形勢。而家康決幾易如

二十三葉

魏闕。象魏也。言其高大巍巍然。蓋指朝廷。
披猖。縦裂貌。

反掌。信長見家康軍嚴整。慮損士卒。故不邀糧道。知彼知己。豈徒驍勇而已哉。他年與家康媾和之心。未必不萌於此也。

一向宗之亂

中井積善曰。甚矣異端之害也。參人一闡邪誕之説。相率冥然。推及乎君父。悖逆之辜。固不容誅矣。夫佛入我邦。千有餘年于此。其蠹國毒政。莫世無之。及王室之衰。叡嶽寧京之巨刹。動輙扤兵於魏闕。可憎之甚者。然亦唯姦僧猾釋。冒利詐屈。以恣其披猖耳。乃至列士大夫。一朝倒戈反噬。貪心獸行。若是之甚。則

振古未之有也。吁嗟上失道也久矣。其御世帥民。長槍而已矣。大劍而已矣。禮教蓁蕪。學術湮晦。夫人茫然。罔所持循。足利中葉。威力亦衰。妖妄之辭。投間横出。構成一揆之難者。既三十年。時人慣見。或謂釋教所存。名教可廢矣。以致今日大逆之變。當初長國家者。不得辭其責矣。抑異一向之教。其爲説也。膚淺鄙俚。無足道者。而其蠱惑人心。比他爲尤甚焉。蓋以其單立成佛報恩之説也。亡學之人皆能曉解。以流俗自居也。愚夫愚婦。易因易親。以子孫繼續也。天下人情。常有所繫屬歸嚮矣。是以自其肇祖至於斯時。三

二十六葉

百有餘年。其勢張皇輝赫。日甚一日。在昔唐時。蜀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也。李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惜矣夫國家初時。無德裕之見。不能制之於始。而終以至蕃衍盤互。未如之何。今也其支派布滿郡國。窮侈恣欲。傲然無所施爲。而萬姓傾貲奉給。仰以爲活佛。可怪可駭。吾懼後世滔天之患。其必在于此也。

土屋長吉倒鋒

大槻清崇曰。初僧徒之誑誘諸將士也。曰。前死登天堂。卻生墜地獄。土屋氏亦一惑其説。而其改轍歸順

二十七葉

麴蘖。謂酒也。

大久保新八郎

書皐陶謨孔傳。言天以五刑討

也。忽反其説。以呼醒賊徒。使其悔恨謝罪。則謂之功罪相掩可也。要之士太夫惑一時邪説。是醉於麴蘖。而迷乎昏冥者耳。其本心未嘗有仇視君之意也。

大久保忠俊泣諫

中井積善曰。若是乎參國威刑之不立也。夫必罰之與信賞。竝行而不可偏廢者。雖三代之治。亦是物已。妖賊恣其毒螫。視勢不可。乃賣降市恩。家康英武。有意於正其罪。而大窪氏老謀。建匿瑕含垢之議。隨以虛喝之説。家康亦不能無恫疑。勉强從之。威刑一無所施。豈不惜乎哉。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未聞宥元惡之死。悉復黨與之官秩。令其與功臣駢肩翺翔。是不翅惡亡所懲。善亦無所勸。其曷以爲政。賞罰之柄。爲人上者。不可不愼焉。

百罪用五刑宜必當。亂征孔伋殲滅渠魁。六興師也。指義和。謂人之身。其脅從罪王師者皆無治。

家康置奉行三人

安積覺曰。鄭子産爲政猛以濟寬。鄭國善治。唐太宗置相房玄齡善謀。杜如晦能斷。能致貞觀之治。家康得參河。始置奉行。剛柔相濟。寬猛兼施。規模之大。可以推而及天下矣。天野康景幼從家康。往駿府。長而有斬獲之功。剛直明決。觀於其去與國寺城。可知矣。

天野三郎兵衛

豈依違兩可。無所操決。如五代憑道者哉。家康之用人。益有深意焉。

大槻清崇曰。德川氏之興。外得剛武之士。以啓土疆。既如此。內得賢能之吏。以固國本。又如此。大似類周家勃興之日也。文王之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德川氏之士皆有之。嗚呼。何其濟濟也。

詩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喩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德川氏二

三形原之戰

中井積善曰。武田氏用兵。髣髴乎孫吳。駕馭群傑。呑噬四隣。天下號爲强國。家康恃英特之資。角以智力之末。宜乎其侵軼難遏。而北門不啓也。三原之役。不勝一時之忿。輕挑勍敵。加以援師之畏懦。全軍覆沒。特賴群臣忠武致身之烈。得挺身而還。雖足以見平日得士心之效。而事亦殆矣哉。夫輸贏兵家之恒。而家康終身百戰。摧剛挫鋭。往往如振落。其大敗輿尸。唯此一役也。

夏目正吉代家康死

夏目次郎右衛門

青山延于曰。齊桓公之於管仲。晉文公之於履鞮。漢高祖之於季布。吳孫策之於太史慈。唐太宗之於屈突通。皆能忘其私怨而用之。故能濟其功也。正吉之黨逆徒。罪在不赦。家康宥其死而用之。正吉果能效紀信之節。嗚呼。家康之宏量大度。可謂不愧五君矣。

大賀彌四郎伏誅

安積覺曰。軍國多事。必資理財之臣。然後能得經畧邊陲。而控制强敵也。昇平之世。既不可闕。矧於疆場多虞。飛輓芻粟之日乎。然理財之臣。簡之實難。精敏捷給者。邪正叵測。詳審暢達者。忠佞難辨。苟非人君能燭心術之微。而察公利之分。則鮮不爲之所惑矣。大賀彌四郎。以吏胥之賤。掌賦税之重。家康委任之

而邦人皆以爲能此必精敏詳審其才有過人者而心術不正。賂權要以干譽媚左右以掠美也。蓋小人之欲溪壑難盈。非有飛揚跋扈之才。而陰蓄蛇虺蜂蠆之毒。豢養妻子庇護宗族。是誰之力。而其志猶歉覬覦非望忘覆燾之恩。而爲弑逆之計。同惡相濟。通謀敵國。幸而山田八造幡然悔過自首告狀。不然則變生肘腋。而其禍殆將不測。寘之極刑。未足償其罪也。

青山延于曰。甚矣小人之爲禍也。夫小人唯利是視。未嘗知義。以犬彘之行。豺狼之心。而懷溪壑之欲。甚

極必至於作亂謀逆。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小人之防微杜漸如此也。以家康之明。而大賀以理財寵幾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甚矣小人之爲禍也。吁有國有家者。可以鑒矣。

鳥居勝高死

（鳥居强右衛門）

安積覺曰。鳥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溪閻温之於馬超。東晉周崎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杲。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温爲超所殺。崎爲魏人所殺。仁杲埋感至膝。馳騎射殺。勝高爲勝賴所磔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取義。勝賴之

（奥平美作守信昌）（奥平美作守貞能）

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大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矣。

信康自殺

（三郎信康）

中井積善曰。信康不爲無罪。而死非其罪。後人悼焉。且家康之屢遷徙信康也。竟覬人或竊奉以逃也。然酒井大久保以下。皆自愛而憚於信康之雄豪。靡有

（左馬頭滿仲）（酒井左衛門尉忠次）（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平岩主計頭親吉）

能出力共憂者。竟迫乎江威。以至大故。悲夫。世傳家康嘗觀敎坊幸部萬滿仲者。泫然流涕曰。忠哉仲光。殺子以免君之子。今也亡夫。左右皆泣。忠次忠世在座。汗泚額。刮席不敢仰視云。噫嘻其愧怍若是。乃當日自私之心。昭昭不可掩焉。人臣之職果何如也。若平岩氏。初能不負傅職。欲殞首以脱信康。反拱手於遷徙之日。是亦可異者乎。且不乎。

○德川氏三

長湫之役

（武藏守長可）

安積覺曰。小瀬道喜評曰。世人稱森長可爲似久可

左衛門佐知定

成之勇武。遂至有鬼武藏之稱。其能戰能勝者。皆對小敵也。以此擬大軍。與少年血氣之所爲而取敗之道也。家康數與武田信玄戰。老練軍事。長可宜審諜畫備。銃矢於羽黒邑。爇林數擊其來進者。須日暮乘夜縱擊。則縱爲大軍。或能勝矣。寡兵而離邑。陣于八幡林。此其所以敗也。尾藤知定。矜己勇。以侮敵。氣象與長可相類。以此監其軍。秀吉之過也。竊謂不然。兵無常形。變化在呼吸。紙上談兵甚易。馬上指麾甚難。彼能爲之。我必出彼智慮之外。以困之。家康英略明敏。豈陷彼之計。而夜戰取敗乎。秀吉懸筭不爽。馳書

池田紀伊守信輝

以戒之。其此言乎。然其論長可恃勝。衒勇則善矣。

中井積善曰。是役也。羽柴氏之用信輝。猶柴田氏之任盛政也。德川氏之斃信輝。猶羽柴氏破盛政也。羽柴氏聞敗。即發是賤岳已驗之策。而德川氏一捷即退。亦柴田氏收威養鋭之説也。兩雄相値。奇亦甚矣。

於乎德川氏與羽柴氏交兵。此一役而已矣。羽柴氏之雄略。天下無敵。而卒不能尚於德川氏焉。世或謂德川氏之武。不及羽柴氏。吾不信焉。

又曰。是舉良可惜矣。方此時。羽柴氏威令。猶未暨四陲。而前後受敵。內有攜貳之勢。德川氏以全勝之威

乘釁而動。彼以其詐。我以吾信。彼以其力。我以吾義。人心所允。孰敢當乎哉。使織田氏有中人之資。進止一心。能供我一指之用乎。則羽柴氏之事去矣。不幸而和議速成。東面無事。羽柴氏乃得肆力于南北。異日席卷之勢。關西無立艸。於是乎德川氏亦末如之何。機會之難得。而易失。如此。豈不惜乎。

豐臣秀吉奪佐治室妻家康

又曰。以日向之死。爲可愍。曰。來之坎坎。一死以塞責。雖非義理之正。亦不爲不知恥矣。惜乎第取從令之決。卒以成大邦之醜矣。惡在其多智慮也。

又曰。豐臣氏回天之威。既樹萬全之基。於是苟能蕩滌前日詐力之習。推恩仗義。示以大信。天下孰不響應。猶何病於德川氏之不靡焉。乃區區欲繫以姻婭之私。而計無所得。遂殺女弟之夫。壞婦人之節。權以濟事。可醜之甚。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且也使婦人氏苟有古烈女之風。則事必不諧矣。秀吉之行險僥倖。豈不殆乎哉。

秀吉送大廳爲質

大和大納言秀長

雷同。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

又曰。豐臣氏錮心於功利。苟求其所大欲。至以母爲質。秀長之諫以正。乃目爲褊狹。後世或雷同其説。指

者故曰雷同

以爲非常之權。何繆之甚。昔者源義朝。外逼於王命。內不勝一身之私。遂弒其父。天下思唾其面。今也豐臣氏威福之隆。非有脅逼之勢。而特爲是不順之舉。恬然不恥何也。苟以是心。當怵惑窮慼之際。幾何不爲義朝之續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傳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之謂也。

家康入朝

青山延于曰。自古國家之興亡。未有不由仁與不仁者也。秀吉以梟雄之姿。席卷天下。逞其智術。以籠罩

天下。耀武於異域。以殺無辜之民。竭力於土木。以罄四海之財。蓋其亡。雖秀賴之闇劣。以致傾覆。亦由秀吉之不仁失民心故也。家康行仁修德。攻取戰克。四海翕然。天命歸之。所以國祚長久。萬世無虞者。亦由其深仁厚澤。浹洽人心故也。觀其與群臣言。未嘗不以生民塗炭爲憂。至欲以一身代億兆之命。眞王者之言也。非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與於此哉。

石田三成攻忍城

中井積善曰。三成虺蜮小人。豐公之入駿府也。既進邪說。以間德川公。幾誤國家大計。淺彈正之降忍也。又以忌刻之私。壞其垂成之功。隨侍擔板之見。不復存。傳謀灌城之策。疎拙自屈。即此三事。其所操持施設。可概知也已。爲之上者。宜擯諸四裔。以懲將來矣。豐臣氏之智。足以燭其姦。而反寵任之。以爲爪牙。終啓慶長滔天之禍者。獨何與。意其洪怨側媚之態。足以蠱惑主耳目也夫。嗟乎。難任人。虞廷所急。況於其下乎。異日豐家之鬼之餒。實自三成發之。君人者。不可不愼焉。

○德川氏四

增田右衛門尉長盛

三成長盛離間二家

安積覺曰。讒人構陷善良。其術多端。增田長盛之離間家康利家。巧言飾詞。即楚費無極讒郤宛於令尹子常之故智也。子常聽而信讒。遂滅郤氏之族黨。而禍楚國矣。利家仗義明敏。能察其姦。而納細川忠興之諫。終與家康修好。戮力擁護秀賴。不然。三州之地。恐爲他人之有。而子孫不能血食。危矣哉。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矣。

谷寬得曰。讒間之入。古今賢哲之所難免。但於其早覺而不爲彼所壞也。賢哲之異乎庸愚。天地懸絕。夫

自太閤之時。至關原之役。石田氏之行讒家康者。其麗不億。而家康雖時或爲動心。然其於鴻業也一無所害焉。而石田氏幸爲天下之大戮也。嗟哉太閤亦非庸愚也。而不投畀之豺虎者。其明不足歟。曰否。特喜其諂諛也。由是觀之。二世而宗廟不血食者。決非豐臣氏之不幸也。

七將請誅三成

又曰。或曰。家康於是乎從七將之請。則三成机上肉耳。何起他日關原大役之爲。曰不然。仁人之誅人。不得已也。而今而後三成服家康之德。知己之不當敵

而翻然改圖。使黨與皆喩其意乎。不戮一人。而天下平。且此時秀吉之墳未乾。石賊籍孺子以爲口實。而其黨亦多。如從七將之請。恐動天下兵。是家康之所以爲家康。而豈容喙於其間哉。

秀右衞門元忠

鳥居元忠留守伏見

中井積善曰。懿哉君臣相與之厚也。其孚誠相感與豐太閤威力駕馭之方。不亦異乎。元忠審勢而量敵。家康擇器而善任。咸可嘉尚焉。抑元忠既決志于死。而雍容如此。可不謂偉丈夫邪。

明智氏自裁

土佐守一豐

安積覺曰。細川忠興夫人。明智光秀女也。及光秀弑逆。忠興出之。流落丹後村里。以太閤之命。爲夫妻如初。當其時。諸侯之妻。入見側室淀夫人。忠興夫人恥其父爲逆。託事辭之。其志固已可稱矣。及大阪奉行。逼之入城。首倡死節之大義。晉沈勁死於洛陽之難。以狗邦。不以其父光爲累。而稱其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丈夫既難得矣。矧在閨閤之人乎。其恐陷犯上之罪。嚴禁部兵。不得拒闘。臨難周摯。自處決烈。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可謂兩得之矣。

山内一豐室

大槻清崇曰。夫人齊藤氏。燬書爲笠紐。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二十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内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

伊豆守信幸

安房守昌幸

眞田信幸室

安積覺曰。眞田昌幸之設心。甚於孟門大行之嶮。父子既不相保。豈能存乎祖孫哉。信幸夫人。能折其謀。故使信幸不失城壘。可謂女丈夫矣。及信幸從秀忠征上田。夫人以爲父子構嫌。隙兄弟爲仇讐矣。念室家則戰必不勗。乃謂保母曰。良人不在。無以慰岑寂。須使將士之妻子來此。妾與彼曹共叙處守之情。出

二十四葉

告之妻。皆喜。各携其子入城。起居夫人。接遇欵曲。留之不遣。其實以爲質也。由是士心純壹。得以無返顧之心。而用力攻上田城。其機警過人如此。宜乎不墮昌幸之計也。世傳昌幸不愛長子。而愛少子。遂至父子殊歸。然方其在犬伏。議去就。昌幸不强留信幸。使之各行其志。而信幸終能建功策勲。得贖父罪。以傳茅土於子孫。亦可謂既忠且孝矣。

元忠自殺

又曰。舍生取義。見危致命。固人臣之大節。而能蹈之者鮮矣。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受

主殿頭家忠　内藤彌次右衛門家長　松平五左衛門近正

日本外史評論　卷之七　三十九

留寄之任。守伏見城。四將誓心天地。捍禦大敵。孤城無援。内有反者。勢蹙力殫。而志氣不撓。裹創揮槍。伏正而斃。其忠勇壯烈之氣。烱烱上貫霄漢。真足以植綱常而扶世教也。家長之子小一郎。弱齡勇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或咎元忠不通權變。而拒豐臣秀秋。島津義弘之歸欵。以致城陷。非也。元忠豈不知二將入守。則城可以全。衆可以生。而轉危爲安哉。誠慮敵多詐謀。萬一見欺。則上無以報家康。下無以見士卒。寧喪元而不受辱。故守大經而不爲動。此乃所以爲人臣之勸。而或者收變之說。非所以垂戒者也。

三十七葉

二十八葉

常山大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杲卿送洛陽。安祿山數其反己。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恚。縛而咼之。比死。罵不絕口。

參議輝政

中井積善曰。嗚呼。鳥居氏諸人之節。與顏常山。張睢陽。肝膽相炤。奇矣哉。至於鳥居氏決死於受命之日。終始從容。處大事。如辦家冗。實可謂雄偉不常矣。且以孤兵當廿倍之衆。挑虎兕之威。以支蓊然東下之勢者。旬有餘日。武亦多矣。力竭勢極。闔城殉之。臣子之責已塞。無復遺憾焉。

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爭功

安積覺曰。將而爭功。忿戾狼鬪者。自古多矣。晋之王渾。王濬。宋之沈田子。王鎭惡。隋之韓擒虎。賀若弼。是已。渾將攻濬。田子殺鎭惡。若弼至相詬挺刃。亦已甚

日本外史評論　卷之七　四十

矣。然提鼓擁金。制三軍之死命。自非有藺相如。馮異之德量。則鮮謙遜讓功矣。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爭岐阜之功。幾至交鋒。苟非井伊直政。本多忠勝之正言曉譬。則田子鎭惡之禍。殆將起當時。兩雄俱驁而乖。其弊矣。由是觀之。徳川氏以二人爲軍監。豈啻料敵制勝而已哉。亦欲調停諸將。而師克在和也。

兵部大輔直政　中務大輔忠勝

調停。調和也。停。安定也。居中間和解彼此也。

西軍大敗

又曰。宮腰秀興曰。一書記關原之戰曰。大垣赤阪兩軍。相待二旬。終不交戰者。東軍待徳川氏之至。西軍待輝元之來。而吉川廣家通欵關東。使輝元不出師。

藏人頭廣弘

兵部少輔吉政

秀家三成不知其謀徒曠時日至九月中旬三成覺輝元不出勸秀家戰于關原余謂不然三成縱料輝元不出而攻大津田邉二城其兵未下五六萬宜待其至而安勸秀家出戰秀家亦不能堅守前議而輕信其說此其所以取敗也一書又曰關原之敗全在秀秋秀元之懐貳歸欵是則然矣然德川氏謀畧天下無出其右者待其至而急欲戰皆失策也又曰三成貽書田中吉政使爲内應吉政上其書德川氏曰可來此機以紿敵宜佯諾吉政不敢奉命德川氏曰既上其書何嫌之有吉政作書報之既而敵將議軍

事島津義弘言於三成曰内府屯岡山吾今夜密遣親兵放火陳營乘其擾亂縱擊之蔑不勝矣三成拒之曰此危道也田中兵部有内應之約明日之戰取勝必矣義弘爭之不得余又謂不然關東諸將屯赤坂既逾浹辰嘗聞秀家三成多方計畫不於此時誘致吉政而必欲待德川氏之至乎且吉政非大藩強宗縱爲内應無益於事三成不可恃以爲扳而拒義弘之謀畧也

岡江雪請凱

青山延于曰古之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

詩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九鬼長門守

下之務周公之東征也叙男女室家之情以閔從役之勞故其民悦而忘死家康之克關原也諸將皆賀而家康獨以諸將妻孥爲憂仁厚惻怛之意感動人心雖周公之東征何以尚玆異日家康再起大師諸將所以不敢辭破斧缺斨之勞者正以此也

九鬼守隆乞父命

中井積善曰舊志有言守隆氏歸嚮之深至於豎父交鋒而家康弗懌者獨何與吁嗟此其所以弗懌也學湮道喪人昧於大倫如此議者亦猶出是言可哀也哉父子而搆兵以至兩軍流血者亦莫非父子兄

弟曾虎狼之群之不若也

黒田長政請誘門徒撓京畿

又曰黒田氏所言豐太閤既施於紫海之策而獨家康斷然弗聽者有以也矣盖家康英明洞見異端之害又深知一向之教固結愚昧其害尤甚盖在參之日其宗作亂一朝煽動至於親戚勲舊畔君父而歸之織田氏時欲除其害以鷹揚虎搏之威用兵數年東撲而西燎竟不能芟夷焉家康覩聞之熟必有慮於後世益難制者矣夫有勲不得不賞焉有勞不得不褒焉當時或資其鷹犬之用以邀一時之功乎取

覩之日。不能不殊封大賞。以充其欲。爾後薰灼之勢。果何如哉。乃不聽於黒田氏。非特勝算既定。不俟佗援也。家康之思。豈不深遠乎哉。

天下門徒分屬東西

又曰。一向宗往日之變。家康深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賴。斯慶也。誓以永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家康審知其盤錯之勢。未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仗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為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鈞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

五十三葉　五十四葉

易程氏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

之柄。常在我。消天之禍。或可默銷。易曰。豶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矣。

豐臣氏以白綾覆城内道途

安積覺曰。夫儉者。人君之德。儉則可以長久。易曰。藉用白茅。敬慎之至也。大坂群臣。狃太閤之奢靡。欲以白綾藉席斥桐。且元一言以折之。可謂能知家康之尚儉矣。宋武帝挂葛藤籠麻繩拂。以訓子孫。孝武譏之至。謂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子孫不能遵其軌轍。率如此。且元之言。不亦善乎。

黒田孝高卒

中井積善曰。百戰百勝。兵家所難。唯如水氏。算無遺策。以平定九國。可謂殊勳矣。祿爵不辨禮義而受。人之通情。唯如水氏。前後退然辭避。如怯夫然。可以為勞謙矣。記所謂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者。庶矣。蓋如水氏之為人。非有才學聞識也。非有賢行茂德也。特天資沈勇。而有大慮。故所忖度。能不失其當。見時量勢。進退取舍。無徼倖之危。其於豐公也。揣見忌而能避焉。於家康也。畏盛滿而能損焉。智矣哉。秀忠目以子房者的矣。世或

五十七葉

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謂如水氏實有爭天下之志。特以年已老也。厭多事而不為焉。家康慮之亦深。為之備。舊志遂為紛紜之說。是野人喜談之過爾。既不知時勢。亦不知其多智善自處也。皆在予所削焉。

韓使入貢

安積覺曰。太閤秀吉竭天下之力。以攻朝鮮。不能得其一道之地。以為郡縣。慘酷之悲。遍於雞林。號哭之聲。喧於鯷岳。太閤徒耀威武。築耳塚。以擬京觀。將士七年之功勞。僅止此耳。家康反是。還俘遂生。撫以恩信。國王李昖懷其德而嚮化。遣三使。以獻方物。爽世

來聘其儀不忒可謂規摸宏遠矣以力服人者不能久遠以德服人者萬世不易仁之與暴其效果何如哉。

家康設茶會

又曰古無茶湯自足利氏開霸府將士往往作茶會以相娛義政逼於權臣孫于東山憂戚無聊日聚古器名畫以爲燕閒之資張皇茶事通於貴賤然未有定式而其稱茶湯者亦借禪家茶湯之名也至珠光紹鷗酷嗜之其法寖備盛行於世太閤秀吉亦嗜之千宗易領袖當時而法度大備遂爲享禮之一茶盧

之制極小纔容三四人主人點茶繾綣欵曲其要以敬爲主以儉爲先至於奢靡相矜簡傲相陵乃其弊也夫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强藩也以黨于叛徒則奪其國雖威武所加勢不得已而其心未嘗悅服也今家康享秀忠而景勝義宣與伊達政宗促膝接伴禮遇懇篤合驩聯交二將焉得不感激而銘戢哉

佐竹常陸介

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秀忠
中納言政宗

本多忠勝卒

大槻清崇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黄童皤叟所皆知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越思遊盤）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大久保忠隣被放

大久保相摸守
本多佐渡守

安積覺曰本多正信以元從之勳膺樞要之寄謀畧決機贊襄盡忠訐謨彌縫之功莫與爲比松永久秀所謂不柔不剛不野不飾迥出常流者殆非過譽也然其蹇蹇匪躬之節不勝細寵弄權之心席勢乘機欲傾大久保忠隣日已久矣昔齊管仲對桓公之問相不以非人情者爲可夫父子天性也忠隣喪子悲慟不能視事此人情之常而不能自已者也正信喪子不哀矯激莅政此豈人情也哉其欲借公私之説

以排擠忠隣識者有以窺之矣盖庚子之亂正信忠隣從秀忠攻上田城議既不合而釁隙自此生矣一旦得馬場忠時之告密幸其投機巧言加簧組織成錦漢絳灌之讒陳平其言淺而易見故高祖立辨其誣晉馮紞之陷張華其言深而難測援據古今從容近理武帝聞之動心正信之説殆與沈言相爲表裏也日月之時浮雲有時而蔽之自古傾陷大臣者皆用此術也忠隣幽囚端居思過不欲申理寃枉以傷君上之德能得大臣之體矣正信辯封大國善以功名自終則誠智矣其與正純相繼秉政威權烜赫謀

馬場八左衛門

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喩讒人集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不軌以覆其家忠隣竟得昭雪而子孫復其舊封世秉鈞軸正信讒慝之迹自不能掩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斯之謂歟

中井積善曰大窪氏爽業股肱而忠隣醇茂正信父子恣逞蝪之毒蜚語陷人以二帥賢明而弗察於此殆乎不可曉也當時謀臣林立正士踵武而不聞謇諤之言焉諍之者僅僅二人有浮屠焉一人而已是亦不可曉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興隆之運而見此不祥之事嗟乎悲夫

書孔傳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也。蜚語飛揚誹謗之語無根而生也。謇諤直言也。詩箋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病。

家康購求遺書

青山延于曰皇朝建國二千餘歲歷朝載籍莫不悉備應仁以後天下日尋干戈京師數罹兵燹秘府所藏焚蕩無餘其在人間者皆散佚及至家康定天下首慮及此購求天下之書於是壁藏帳秘往往而出皇朝載籍賴以得存昔漢武即位購求墳典六經乃出自古英主之所為固非常人之所及也

○徳川氏五

番氏明號哭

中井積善曰偉矣番氏批逆鱗而白大疑至誠動人置其國於山岳之安其功愈乎搴旗斬將陷堅挫銳

徳川家康引見氏明詰責之氏明蒲伏對曰尼崎要地戍臣奉國守之命不敢失墜片桐豈宋

者萬萬矣

板倉勝重巡行

又曰板氏豈非古所謂豪傑之士乎哉凡京尹之職甚要且劇天下莫尚焉且也獨任專斷無同僚可咨諏無上司可稟受當時又未有理官分其勞況於慶長初年禍亂僅定人心危疑之際乎又況於慶元滔天之變近在咫尺之地乎自非板氏絕群之才孰能當之

桂石雖新歸順而誠偽未的其陽托大阪陰合謀襲要地亦未可知焉若救之納之陷其姦計及矣且城中寡戍臣雖有英能單苟分兵助之餘衆不足以備不虞果其非偽而拘於職守不知變通乎亦唯喪淡城一支兵而已要地之固自若也與其失職速致上辱大命下累吾主不猶愈乎是以戍臣熟圖以從事

夫人出城

又曰夫人氏之出諸志多謂臨難苟免失節之大者

然其所記載又各不同蓋顛沛中一時所睹聞宜矣其致紛紜也唯有友山叟据米權老來所具說之實以辨世之妄傳鑿鑿乎可徵矣故余采而錄之或曰父老談有之曰自夫人氏之合巹也秀賴絕不相見淀氏亦不以婦視之乃名昏而實凶矣果然則其係逃難亦未足深罪焉矧不然乎曰薄乎云爾夫昏之名公也凶之實私也公可以揜私矣私焉得廢公哉抑荼丘之命也慈矣岡山之語也正矣皆大人之言也

爾伏冀賜財察家康辭色俱厲曰從命華辨支吾雖捉掘可聽而武州當日心事實不可測乃起將入氏明拔佩刀進曳裾攬淚曰武州公雖吾大夫人氏之出亦是麾下外孫祖孫恩義豈有他乎何見外之甚此事今日不自白更俟何日因大號哭家康降色曰孤既諒之武州其慎後氏明誓首曰有恐于前宜割父

秀忠答家康

以績被武州公忠誠讙悟終始如一前無怨後更何慎是服下猶有仰疑也勝臣萬死罔敢又命家康曰善矣武州赤心暴白孤無復微疑氏明九頓首而出

番大膳

板倉伊賀守

青山延于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蓋人君在位戒愼畏懼慮其危難察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而後可以持盈保安若恃治安驕泰自肆莫不致禍亂秀忠時兵革已戢天下無事然其對家康以亂之將生則可見其戰兢惕厲不狃治安夫如是禍患何自而生哉

家康欲官一士

又曰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國之存亡係俗之美惡故士重禮義俗尚忠厚國必長久士無廉恥俗尚諂諛國必危亡譬之人元

氣未衰則五臟雖病無害焉元氣已耗五臟雖未病不斃者幾希家康之治天下崇廉恥厲忠厚以養國家之元氣爲務國之所以長久非徒然也

家康見源賴朝榜牌

又曰昔周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蓋因其風俗而爲政用力少而見效速也家康之治甲州關東因其故俗修其舊制可謂善爲政者矣

又曰漢武帝用張湯而更高祖之法幾亂天下宋神宋用王安石而變太祖之法禍溢數世自古更變祖

孟子朱注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之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我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亦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

宗法度未有不致禍亂者家康諄諄以變法爲戒後世人君之所宜佩服也

家康三慮

又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蓋爲國家者慮患而爲之防思難而爲之備然後國家治安無傾覆之患也若患生而防之難至而救之則無及矣自古人君無永圖長慮而國家久安者未之有也秦銷兵器陳涉乘之倡亂晉罷州兵五胡乘之猾夏夫禍常生於所忽而變常起於不虞故天下雖安忘戰則危矣

本多正信辭封

中井積善曰本多氏之事多可議而斯言也忠蓋無私矣身際遭遇之會而能知止足之分實爲難得焉抑予因有感也蓋上下千歲彼此萬里而時勢人事有合一契焉者予嘗南游至芳山覽上古壬申龍興之迹乃歎言此何與明初靖難之兵相肖之酷也又嘗閱常藩之史論北條時政以曹宋司馬懿心迹實一其揆焉今本多佐州之爲創業謀臣也宛然趙普之於宋祖也皆可謂奇矣業已趙普視之則佐州終身之功罪得失不待辨而後明矣

同上

四十三葉

酒井雅樂頭
土井大炊頭
青山伯耆守

征夷大將軍左大臣家光

佐藤坦。字大道。號一齋。

天野康景出亡

新井君美曰。天野康景。上不害公誼。下不傷私恩。以殺一無辜為不義。而不屑棄萬石之祿。獨行其志。以潔其身。賢矣哉。

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為傅

青山延于曰。先王之教太子也。設四輔三公。選正人端士以輔翼之。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及小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及既冠成人。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其教之也有素。故從之也易。其導之也有漸。故化之也速。夫生而見正事焉。長而行正道焉。雖欲不正得乎。後世教導之術不備。師保之職不修。其教之也無素。故扞格而不入。其導之也無漸。故乖戾而難成。夫生而習驕奢焉。長而縱淫佚焉。雖欲正得乎。昔漢賈誼論治道。以教太子為先。非知治體者。何以臻此。觀秀忠之命三臣。可謂知先務矣。家光之克承洪基。恢廓鴻業者。蓋由所以輔導之者得其道故也。

佐藤坦曰。人臣之事主。雖各有一長。必相協和。以為一體。然後為之任。人主之使臣。雖悉知其能。必合并之以為一體。然後為之使。夫手資乎足。目待於耳。目之所欲視。耳必注焉。手之所欲執。足必徙焉。其為一體而相為用也如此。此三輔臣之在當時。以三德為一體。協和而合并。相待而相濟。嗚呼有此君。而有此臣也。斯可以見君範矣。可以見臣軌矣。

五十葉

井伊掃部頭

同上

板倉周防守

井伊孝高扯裂家康手書

安積信曰。夫以人臣裂公上璽書。非深慮遠識。為社稷致身。圖天下安危者。不能也。

勝重薦宗重

青山延于曰。古稱內舉不辟親。苟赤心報國。至公無私也。孰能與於此哉。祁奚之舉午。謝安之舉玄。狄仁傑之舉光嗣。韋純之舉纁。後世以為美談。若勝重者可謂不愧四子也。

或曰。知勝重之賢。而用之者。東照公也。從勝重之言。而用重宗者。台德公也。終始任重宗而不疑者。大猷公也。有此君而有此臣。啓萬世太平之基宜矣。

日本外史評論卷七終

明治十年二月二日版権免許
同十一年一月出版

定價金壹円三十錢

編輯人　大阪府平民
大岡譲
第一大區一小區十二軒八番地

出版人　廣島縣士族
頼又次郎
京都府上京第廿二區三本木上ノ町四百五十七番地寄留

同　大坂府平民
和田次郎兵衛
第一大區六小區博勞町二丁目五十六番地

同　同
田中太右衛門
第二大區四小區安堂寺町四丁目三十八番地

同　同
岡田茂兵衛
第一大區七小區博勞町四丁目四十六番地

中村正藏　著

日本外史新論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大阪松雲堂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大阪松雲堂刻本影印

毫髮無遺恨
波瀾獨老成

辛巳夏日書

頼襄

日本外史新論序

萬國交通。蟹行字盛行。則漢文或廢乎。噫惡然哉。三府三十六縣。三千五百萬人口。言語應酬。悉雜漢字而後行。況於詔令刑律學校事務乎。

是日本外史之所以大行於世也。而漢人亦翻刻以傳焉。吾縣圓龜中邨君三薰。余畏友也。詞章締交有年。而未知有此外史新論二十二篇也。所謂韞櫝而待賈者乎。頃者

應書肆之請。得 官許。將梓行。乞余序且批。余受而閲之。行文縱横馳騁。窮言竭論。而綽然有餘裕。其所發揮者。於本編有光。九原可作乎。頼翁必有起予之歎矣。余更有所

希望者焉。三薫老成。猶在教官。曰取所謂正則者。鞭策生徒。使拾級而進步。而本編實在其餘課中。然生徒之業。不過記誦耳。今出此新論。以皷舞之作新之。轉俗文為雅文。駸駸乎入古作者之域可必矣。果然乎。則自一校及諸校。自一縣及諸縣。而此二十二篇。或遂超海而西。使漢人與本編並行。施及蟹行萬國者。亦未可知也。是為序。

明治辛巳之夏

高梠　片山達撰

野田基書

日本外史新論自序

距今二十六年前、安政乙卯之冬、余之寓江戶茗黌也、與執友數輩謀、開日本外史々論會、始臘月朔、終念二日、每日一篇、以得論文二十二篇為程、西歸之後、藏在篋底、徒供蠹魚之餐、明治丁丑之春、適過丸龜書肆入江氏、主人謂余曰、先生文名夙著、盍出新著以驚人、上梓之任、小子當之、曰余嘗有日本外史論文之著、欲用

日本外史新論　自序　〇　五

副子之望何如、曰方今盛行之書、莫日本外史若、而貴著攀附爲勝尋常新著萬々、請速決之、余許諾、乃拂篋土之塵、驅冊中之蠹、淨書整頓、乞批序於高松冲堂片山君、々一閱批且序而見還、頗有揄揚之言矣、已卯之春、德島春暉都志君、以司法局之吏、派出在丸龜分衙、退食之暇、詩文自樂、余一見如舊相識、乃出視本篇、以乞月旦、君一瞥擊節曰、風馬牛相及之地、而未嘗知有文人如兄者、兄其自愛、其冬君乞數旬之暇、養痾於阪府、既而府書肆鹿田子、以君書為介、突如來訪、曰小子聞諸都志公、先生所著日本外史論文、天下奇文也、小子欲梓而行之、請允之、曰嚮與入江子約、宜就爲而謀之、謀諸入江氏、曰成於我與成於人、成則一也、宜取決於中村先生、於是乎上梓之權遂歸鹿田子、約既定、竊以謂余之不才淺學、如立德立功、素非

日本外史新論　自序　〇　六

所企及、然少小嗜文章之技、好論古今成敗得失、則至立言不朽、不能無意乎萬一、然而既遇片都二君之賞音、又得二書肆之慫慂、則半生鉛槧之勤、不全屬烏有、豈可不謂窮措大之大幸乎、及將得官允從事於上梓、粗叙顛末、併記私心之喜云爾、

明治十四年五月　中村桑撰

愛石亭書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上

圓龜　中村正藏著

冨士河之役。平軍五萬。源軍二十萬。其兵既有多寡。而維盛又庸将也。其聞水禽起。大敗走。不足深怪矣。方其初至駿河。齊藤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若從其言。速壓源軍。其勝敗何如。

敵之所計。與我之所策。出乎一轍。則先者必制人。而後者必制於人。制人者必勝。制於人者必敗。是必然之理也。保元之役。為朝義朝。皆建夜攻之策。頼長不用而敗。平治之亂。義平重盛。皆發相先之議。清盛速決而勝。如實盛之策亦然。實盛欲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廣常亦欲及平氏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摸。因是觀之。取武藏相摸。我亦所欲。彼亦所欲。源平勝負之所決。實在此一舉。惜乎忠清之沮。而維盛之不用也。使忠清不沮。維盛用之。則頼朝石橋敗走之餘。豈得遽服八州将士乎。維盛五萬之騎。加以武藏相摸之兵。其勢之盛。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且實盛之謀行。則涅髮鬪死之勇。不奮於他日。而發於今日。不輝於故郷而暴於東國。維盛雖庸愚。輔以實盛忠度智勇。而乘先制之勢。則雖不能獲奇勝。必無敗走之理矣。頼朝縱得十餘萬衆。在武藏相摸豪傑相告来降。武藏相摸豪傑相告来降。以重忠重長等為之倡也。然重忠父重能在京師。則重忠重長等亦持察天下之勢。急從頼朝耳。苟使維盛先取武藏相摸。而有駸駸乎日進之勢。重忠重長。以從彼之心。改從於我。以為彼為之倡之舉。反為我為之倡。武藏相摸豪傑相告来降於彼者。必更相告来降於我。苟如此。得七萬之衆。不在頼朝。而在維盛。不唯無敗亡。必獲奇勝矣。頼朝敗於石橋。雖兵勢復振。非有武藏相摸兵来降。十餘萬之衆何由立辨。且頼朝不用廣常之策。徇上野下野。然後進。維盛乘其間。取武藏相摸。則不特獲一時之勝。八州将士。一西一東。或信或疑。平氏之亡。不如此之速。而頼朝之覇。安得六年而底於成乎。予故曰。源平勝負之所決。在取武藏相摸一舉。

（片山仲堂曰。擬孟子之語而取法於孫子。）

（冲堂曰。果然乎實盛不失郷導之任矣。惜哉。）

（冲堂曰。因糧於敵者。蓋亦如此。）

為義之逭東國。欲因義朝請降。為朝曰。骨肉不

沖堂曰著著實際

可恃。不如赴東國倚其豪族。及為義不聽而降。

為為朝者。宜別有好處置。諸彥所見何如。

有臨機應變之智者。不必有克敵戡亂之勇。有克敵戡亂之勇者。不必有孝親悌兄之仁。吾閱史考源氏累葉之人。有智有勇者。指不遑屈。然大率骨肉相食。難得所謂仁者。義仲所謂源氏相肉者。非虛言也。義光舍官。赴義家之難。似有仁者矣。然惡侄義忠美名高官。使盜殺之。賴朝之初見義經大喜曰。猶見頭公也。相對涕泣。亦似有仁者矣。然及義經有功。猜忌益深。遂起兵誅之。今求有智有勇有仁者於源家累葉之中。蓋得二人。曰義家也為朝也。義家瀾達英果。承父祖之業。征伐東國。前後十餘年。誅夷封豕長蛇。八州草木。無不知其威名。其智其勇。固不待喋喋稱揚。吾獨欽恩信孚於人。而遜順奉於上。而有所謂仁者也。親信宗任。遂使其傾心事己。聽匡房之言。而禮之學之。喜義光來援。以為猶見先君。是固仁也。至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相與請留其子弟。擁戴之。欲獻武衡家衡首。廷議斥以為私鬬。而無怨上之心。則仁莫大焉。為朝之勇智仁。果何在也。為朝之見逐在豐後。自稱九國總追捕使。大戰二十。小戰二百。遂盡伏九國。豈非勇乎。九國守介交訴。為朝侵伐。為義坐免官。為朝聞而病之。至京師待罪。豈非仁乎。保元之亂。為朝建夜攻之策。及敗走。勸為義。欲走東國倚其豪族。豈非智乎。夫其勇其仁。已得能行其志。其智則賴長不用而敗。為義不從而見殺。不能遂其志。豈非可惜之甚乎。然賴長不用。有貴賤之別。新舊之等。其勢有不得已者。而為義則父子之親。急難之際。力請切諫。以死爭之勸之。豈有不從者。為朝之智且仁。而計不出乎此。吾甚惑焉。噫吾得之矣。語云。觀過斯知仁。計之不出乎此。即仁者之過。而遺夫智者也。以智言之乎。決不可降。決不可不走。而不以死爭之勸之者。吾知為朝之心矣。為朝欲射殺義朝。既而曰。父在此。兄在彼焉。知其不有所潛約。勝敗互相救護哉。為朝能孝能悌。以我推彼。雖骨肉不可恃。義朝必不至忍於父。萬一見罪。不過流謫。於是乎別父而去。其不與父同出降。疑於不仁。而吾察為朝之心。即用所謂智也。

沖堂曰仁者之過一語立論骨子前後皆顧之

沖堂曰史眼加燃犀

為朝之心曰。父若見罪而流。吾走東國。募諸源之兵。再圖恢復。拔父於幽厄之中。以復平氏之讎。義朝至忍於父。豈非為朝意外之事乎。其流大島。遂併有傍五島。又進琉球。嚴然為開國之祖。亦智勇兼用者也。且夫以為朝智勇。平氏不致之死而流謫者。亦保其仁者而不作亂也。嗚乎如為朝者。有勇有智有仁。其無好處置者。仁者之過。而即為朝之所以為為朝歟。

源平之亂。其成敗則不待論而明矣。因春秋之法。明其是非曲直。正其褒貶予奪。則義仲義經

沖堂曰是假例

之入京師。西狩之輿不返。其書法何如。

義仲之入京師。非義仲之罪也。平氏之罪也。乘輿之西狩。非義仲之罪也。宗盛之罪也。義經範賴之入京師。非義經範賴之罪也。義仲之罪也。西狩之駕不返。非義仲之罪也。非賴朝之罪也。義經之罪也。自保元平治之亂。平氏威權日盛。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暴虐。自重盛之沒。悖逆益甚。誅罰公卿。遷徙天子。驕淫奢侈。罪惡貫盈。神人所共憤。天下欲啗其肉。義仲奉以仁王令旨。名集義兵。不獨復源氏之讎。討天下皆怨之平氏。以拔法皇於幽厄之中。救萬民塗炭。名正事順。吾故曰。義仲之入京師。非義仲之罪也。平氏之罪也。義仲乘連戰累勝之勢。進至近江。如大川之決而沛然不可禦也。然為平氏計者。宜宗族一心戮力。衛護宮闕。邀而決戰。刀折矢盡而後已。縱令平氏敗亡無噍類。萬乘之尊。豈有西狩之禍。而宗盛恇怯。未見白旗之動。膽落魄褫。固執西奔之策。不用知盛教盛之諫。遂致西狩之禍。吾故曰。乘輿之西狩。非義仲之罪也。宗盛之罪

也。義仲之逐平氏。宜恪謹奉於上。寬和接於下。務反平氏之為。以執臣節。得民心。而恃功驕汰。奉法皇不遜順。法皇頗厭之。則義仲憤懣。四出鹵掠。法皇益屬意於賴朝。屢使使召之。義仲聞而怒。乃舉兵反。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法皇及帝於別宮。於是乎賴朝之討。師有辭。兵有名。加以義經範賴猛將。從兵如雲。電馳雷擊而至。義仲不支。遂戰死。吾故曰。義經範賴之入京師。非義經範賴之罪也。義仲之罪也。賴朝戒範賴曰。在軍務綏撫衆心。乃至進戰。愼勿犯先帝

沖堂曰。是斷案

沖堂曰。真個春秋書法矣

太后。願使二位尼奉帝而至。因是觀之。西狩之駕不返。決非頼朝之意。而義經不學無術。唯知進而勦敵為快。而不知犯上之為大逆。窮追疾戰。如鷹鸇逐鳥雀。遂致龍宮之幸。吾故曰。西狩之駕不返。非義仲之罪也。非頼朝之罪也。義經之罪也。夫四罪已有所歸。則是非曲直。從而明矣。是非曲直已明。則褒貶予奪。從而分矣。褒貶予奪已分。則春秋書法。不待筆而昭昭矣。

承久之變。泰時勸義時納降不聽。臨發問若遇

沖堂曰。用奇正二字立論在軍既然在國亦然

親征則如之何。義時曰降之。泰時遣安達景盛立後嵯峨天皇。景盛問。有新院皇子之立則如何。泰時曰廢之。夫義時泰時。悖逆無所忌憚一也。然而一則曰降之。一則曰廢之。且泰時初勸納降而及後則有廢之之語者何耶。

用兵之道有奇有正。正正之旗。堂堂之陳。由大路而進。以全力克之。是正兵也。仆鼓卷旗。馬束舌。人啣枚。求間道而出。以詭計陥之。是奇兵也。我國富兵强。有必勝之策者。正兵可用也。我國小兵弱。無必勝之計者。非用奇兵殆矣。良將之用兵。將伐東乃曰西。將侵南乃曰北。將進示之退。將退示之進。務匿我意所向。而示我意所不欲。及其發也。欲東者東。欲南者南。進者進。退者退。於是乎戰克功成。是亦奇道之巧者也。義時曰降之者。用奇兵者也。泰時曰廢之者。用正兵者也。泰時初勸納降。後曰廢之者。奇正兼用者也。然則降之之言。即廢之之心。廢之之言。即降之之心。義時之心。泰時之心。初非有二也。納降亦此心也。廢之亦此心也。泰時之心。非有前後之異也。由大路而進。

亦欲克敵也。求間道而發。亦欲克敵也。將東曰西。將南曰北。進示退。退示進。亦欲克敵也。曰降之。亦欲執國命也。曰廢之。亦欲執國命也。納降廢之。亦欲執國命也。降廢之異。非有異於義時泰時之心。因時勢而異也。義時之時。官軍之強弱未可知。人心之嚮背未可知。必勝之計未可知。其勢不得不用奇兵。故曰降之。泰時之時。京師已定。人心嚮背可知。必勝之策可知。其勢可以用正兵。故曰廢之。且夫義時能知泰時納降之諫。求名之為。而非本心也。故及對其問曰降

冲堂曰北條氏不臣之罪斷得無餘

之。泰時亦能知義時降之之言。掩惡之舉。而非誠心也。故遂不顧而行播遷之事。諺云。蛇能知蛇。又云。同穴之狐。嗚乎義時泰時之陰謀詭計。不待絮語深詰于曲室之中。而色授意受。目使心應者。抑亦可惡可畏哉。

足利尊氏叛官軍。擊走之。尊氏入鎭西。未幾九州悉附尊氏。是必非得其民心者不能。尊氏非有舊恩於九州。而得其民心者何也。

冲堂曰權之一字治

亂威安所由也曰恩澤曰威武非得權則不可矣善尋其言之

治天下者。曰權而已矣。權之所在。民歸之。權之所移。民趨之。自王室之權歸於外戚。朝廷之政。生殺予奪之柄。在其掌握。公卿百執事。知有外戚。而不知有王室。自王室之權落於將門。天下兵馬之政。盡出其手。國司領家。變為守護地頭。而守護地頭。皆將門所置。稍成封建之制。故天下之為守護地頭者。知有將門。而不知有王室。將及百五六十年。欲以百五六十年一變將門之治。復之王室之政。欲以百五六十年稍成封建之勢。復之郡縣之制。非有恩澤加於萬民。而威武震動天下者。非能也。而建武中興之業。曰恩澤

冲堂曰是得權者

冲堂曰是其反說

乎。欲以守護地頭所受土地。分與中興功臣。在廷衣冠之族。及妃嬪近習。非有加於万民之恩澤也。曰威武乎。賊勢之盛。如火益熱。而官軍之衰。如日方傾。非有震動天下之威武也。非有加於萬民之恩澤。欲以収萬民之心。非有震動天下之威武。欲以攝伏天下。是所以中興之業不遂。而天下之民復思將門之治也。故九國之民歸尊氏。非歸尊氏。乃歸將門也。非思尊氏也。乃思將門之治也。使王室之政果如將門之治乎。九國之民歸尊氏者。將改歸王室。使義貞居尊氏之地乎。九國之民歸尊氏者。將更歸義貞。其所思非其人也。其政也。其所歸非其德也。其權也。不然。中興之業。而輔以義貞正成忠勇謀畧。以鼓天下勤王之士氣。尊氏敗走之餘。安得舉九國之兵。再來犯京師哉。

勝敗之數。固在機會之得失。亨元二年十二月之役。義貞討尊氏。連戰累勝。勢如破竹。尊氏大窘。欲削髮出降。義貞至伊豆府。遲山道軍數日。於是賊軍復大振。若義貞長驅直至鎌倉。尊氏

必可擒也。而反為尊氏所敗於竹下。豈非失機所致乎。

冲堂曰承前篇來言機之不可失也

天下之民。十之二三有戴王室之恩者。十之七八有思將門之治者。十之四五欲從義貞。十之五六欲從尊氏。戴王室之恩者。知名分者也。思將門之治者。忘義理者也。欲從義貞尊氏者。慕家聲而攀附者也。以知名分之兵。當忘義理之兵。宜若拉枯摧朽。而不然者。時勢也。以攀附之兵。當攀附之兵。勝負未可知。勝負之分。實在機會。機之會焉。福在前而禍在後。得機

則福從矣。失機則禍從矣。用兵之道。有乘勢。有持重。乘勢亦有機。持重亦有機。吾觀義貞用兵。乘勢亦失機。持重亦失機。義貞討高時。八州豪傑。響應爭應義貞。義貞直入府中。乘風縱火。合兵鏖戰。高時舉族遂伏誅。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方此時。使義貞養威力不苟發。以成持重之計。與護良親王東西策應。與親王共奏曰。尊氏有異圖。請誅之。天子未必不允。設令疑親王不遽允。尊氏挾天子以臨我。親王擁重兵在南都。有追躡之憂。則尊氏力分勢離。必

冲堂曰既得機而又失之

不能舉族來攻也。而義貞棄鎌倉不守。使尊氏得占據焉。襲賴朝之業。何異守熊出其穴。使虎據焉。以圖己之勢哉。

冲堂曰好喩

尊氏之來躡而犯京師。其兵數十萬。其鋒甚銳。而義貞善軍。以寡擊衆。已走定禪。以三萬騎乘勝追之。遇夷遙射。伏尸狼籍。餘衆走合於尊氏軍。而尊氏軍充塞京師。義貞乃用詭計夾擊之。尊氏遂大潰奔。尊氏迫蹙欲自刄者三。方此時。使義貞乘勢直逼尊氏。必可擒也。而義貞自桂河還陣京師。使尊氏返襲。不支而退。誠可惜也。若夫竹下之敗。與不窮追

西奔而致使尊氏舉九國而來。是失乘勢之機。尤其大者。不復待辨論也。

冲堂曰真個失機之甚者

尊氏歸官軍。討北條氏。率直義之力也。開鎌倉府。破義貞。亦直義之謀也。其他密計陰謀。無不資直義者。然他日兄弟搆兵。大致禍亂矣。為尊氏計者。直義可除歟。將不除耶。

甚哉尊氏勃興之勢。與賴朝相肖也。南狩之駕。猶西狩之駕。義貞滅高時。猶義仲逐平氏。尊氏居京師。猶賴朝居鎌倉。而直義經營鎌倉。猶義經守護京師也。

冲堂曰余讀外史謂足利氏之慕仲甚於伯今得此篇乃知伯

之姦莫大焉

勅與之勢相肖則然。然義經將才。直義謀臣。賴朝忌害義經居京師尊王室而討之。尊氏則依賴於直義治鎌倉安人民而信任之。如不相肖然。曰吁是見其跡。而不知其心。知其始。而不察其終。尊氏不忌害直義者。其跡也。非其心也。其始也。非其終也。不見忌害之心於跡。不使其疑我。而我收其用。是尊氏之大姦也。不生忌害之跡於始。我姑用其才。而功成除之。是尊氏之深謀也。大姦深謀。不唯不使當時知之。不使天下後世知之。是不唯愚直義。并天下後世愚之也。

愚直義。愚天下後世者。何以言之。義貞奉勅討尊氏。直義及諸將。請邀擊官軍。尊氏曰。有削髮遁世而已。我終不能西向關弓。乃逃建長寺。切髻而未剔也。直義持偽詔泣諫之。尊氏不得已而後出戰。使尊氏誠不能西向關弓乎。何以不告而發京師。何以不見允而稱征夷將軍。不孝不悌之人。歐擊父兄。見逐於父兄。而後揚言曰。我不能抗於父兄。人豈信之。尊氏之言。何異乎此。而直義諸將。眄眙惶惑。纔能起之。嗚乎此術也。不唯直義諸將信之。天下後世。或為其所欺

冲堂曰所以為大姦

矣

罔。尊氏忌害直義之心。見於跡於終者。何以言之。由不置直義於鎌倉。而使與師直并執政而知之。初直義居鎌倉。修北條氏旧政。遠近歸心焉。為尊氏計者。宜以直義為鎌倉管領。與京師相輔弼。而令基氏領關東。基氏雖有才幹。不如直義得鎌倉之心。而不用之。忌害直義才畧也。狡兎死。良狗烹。所謂功成除之之時。於是乎至焉。且使與師直并執政者。非使其同心戮力也。蓋伺候直義也。故至與直義搆兵。豈待師直之讒哉。亦猶賴朝討義經。不待景時之讒也。雖然

直義謀臣。使直義而不叛。足利氏定天下之業。當及尊氏在時。骨肉相食。而誤肥家之策。豈特賴朝而已哉。故為足利氏計者。固應不除直義。而必至除之。尊氏之心也。世知賴朝必於除義經。而不知尊氏猶賴朝矣。予故不惜喋喋辨論也。

冲堂曰應起手為結

尊氏與直義謀。以義詮不武。使基氏領關東鎮護之。其慮可謂遠矣。及後世。其兵力倍於京師。於是義滿義持。始有滅之之志。至義教乃能成之。夫尾大不掉者。除之固其所。然鎌倉滅而京

沖堂曰天下之事有智略所不及者故曰人不勝天

師亦衰。則鎌倉似不可必滅。抑処之如何而可。

尊氏使基氏鎮護關東。其為當時計得矣。為後世慮則失矣。知子者不如父。尊氏已知義詮不武。難寄以重任。又必知基氏才畧忠義堪輔弼之任。而無背叛之志。故能断然使基氏擁重兵。而據八州形勝之地基氏亦能為義詮鎮護關東。奉京師約束。不敢失墜臨終猶且諄々託氏滿於憲顯。莫或倍畔。可謂不負寄託之任矣。然使後嗣子孫。才畧忠節皆如基氏則可。而忠臣之子。不必忠臣。故氏滿乃忘遺訓。欲圖義

滿。及憲春自殺而驚悔謀解。後又聞氏清叛。將發兵為其黨援。氏清敗乃止。設令憲春不自殺。而氏清不敗。則氏滿之兵。必交於京師之郊而後已。補義弘之反將與滿兼約西上。不及而敗。義持之薨。或屬意於持氏。持氏亦冀立。義教立而不得其志。則慍曰。何屈於還俗將軍。冠其子亦不受其偏諱。憲實屢諫。持氏怒欲發兵攻憲實。憲實告急於義教。義教遣諸將討之。持氏遂敗死。而關東之權。遂落上杉氏矣。因是觀之。氏滿以後三世皆欲圖京師。而終及於敗。尊氏所謂

沖堂曰好[illegible]應

相輔勿相背者。適足以相害矣。夫關東兵力倍於京師而圖之。京師亦不得不圖關東。已圖之則勢必至滅亡之而後已。然則義滿義持義教欲亡關東而遂亡之者。雖非計之得者。亦有不得已者。若夫京師之衰。蓋不在鎌倉之亡。而在義政廢義視立義尚。而名山名細川之亂也。

永禄三年。長尾景虎来京師。三好長慶尊之謁義輝。義輝班景虎於長慶之上。景虎密啓義輝曰。長慶輕蔑將軍。臣請擊殺之。以除將軍患。景

沖堂曰類手詩云接毅快骨高古景虎之請義輝不許不亦遺憾乎

又曰韓非子吻

虎之請之。義輝之不許如何。

景虎之請除長慶。久秀。雖出私忿。亦為室町氏計者。夫有人為我除凌上之姦人者。雖無彼之請。固將厚禮就焉而請之。況自彼而發乎。自非喪心病狂者。孰不知其利害得失。而義輝之不許何也。有人於此畜一犬於家。不知其風也。愛之而將有為其咋手足之患。於是乎有人進一狗曰。馴而殺。必能噬殺咋手足之犬。而除子之患。而主人猶豫不決。遂為其咋手足。豈不亦過乎。吾觀應仁以来室町氏之勢。非為畜狗

又曰二語能洞服其心事矣

所及噬臍希矣。政元廢義植。而立義澄。義興廢義澄。而復義植。高國廢義植。而立義晴。晴元奉義輝。而長慶迎立之。久秀弑之。嗚乎義輝能察前事如此。則其得失利害。不待景虎之請而可知。而況有其請乎。吾竊察義輝之心。蓋有所懲。而失其機也。所懲者何。曰義輝初召晴元。欲誅三好氏。反為長慶所逼。出奔近江。頼義賢講和。纔能得歸京師。以為景虎雖智勇雄於北國。長慶久秀。亦勢烜赫。事之成否未可知。故危而不許也。然則雖許不能必其克。而曰失機者何也。曰。吾觀義輝後容使使召景虎。而逢久秀之弑。則義輝未嘗不依頼景虎。吾又觀景虎之心。固有建幟於中原。并吞四海之志。然不興無名之師。不為不義之舉。為義清屢與信長交兵。遂復其地。為憲政與氏康搆難。遂迎憲政居厩橋。非信長欺義昭。秀吉愚信雄之比也。故使義輝許其請。不唯免見弑之難。必得再興室町之業也。及義昭走近江。託景虎以恢復之事。則已晩矣。故景虎不還許也。彼請而我不許。我請而彼不許。未嘗不在義輝之失機也。

長氏初依今川氏。今川氏之亂也。長氏有功。故使居八幡城。後徙居高國寺城。其得調伊豆。而奪之者。以有此資也。然則英傑如長氏者。無所依。不能肇基業乎。敢問。

英雄豪傑之抱大才雄畧。欲徒手圖天下者。非有所因。不能成功業也。所因者何。人與時與地是也。得人矣。未得時。其功小且遲。得人得時矣。未得地。其功之成。雖速且大。不能保長久也。頼朝之興。人與時與地皆得者也。故功成速且大。雖源氏三世而亡。北條氏資焉以保九世之久。秀吉之興。人與時皆得矣。未得地。故雖成功速且大。二世而亡。如後北條長氏者。亦人與時與地皆得者也。故成功速且大。保五世之久。長氏依今川氏。所謂得人者也。平今川氏之亂。與秉兩上杉之弊。与冒北條氏。所謂得時者也。據箱根之險。制八州形勝。所謂得地者也。雖然。人與時。當時之人與時也。非後世之人與時也。以當時之人與時。欲當後世之人與時。抑亦難矣。譬諸獵獸而獲多者。曰犬乎。韓盧也。曰時乎。大雪也。曰地乎。形便也。其獲韓

冲堂曰其勢險其節短是孫氏之兵也而此文克肖之

冲堂曰全篇四百六十許言無一語散漫余易謂可以壓此卷矣

盧已死而時亦非沍寒。同者唯地之形便而已。而欲獵獲如前時。不爲人所嗤笑者幾希矣。夫長氏之時。得人得時得地。故能得雄視八州。及秀吉之興。所謂得人得時者。在彼而不在此。彼挾得人得時之勢。以來逼我。而我之所占。唯地之形勝而已。而猶欲以前時得人得時之威與彼角逐。不知前時之人與時已去。而地之形勝不足恃。故遂并地之形勝輸於彼。以至於覆亡。嗚乎人與時與地。不可幸而得。適得三者。以立功業於一時。保其長久甚難。況不得者乎。

謙信有入京師之志。大發管内八國兵。期以月日。京師震恐。惜哉先發疾作。然余以爲使謙信不歿。决不能破右府。而建旗京師也何如。

冲堂曰風水之喩鍼線彌縫無隙可拔

力爭不如智鬭。力爭有形。而智鬭無形。有形者猶水。無形者猶風。今夫水之決。雖有東西南北之別。奔放衝突之患。其性有定。而其來有形。故善治水者。觀其來之勢。爲之堤防。爲之疏導。東西南北任所之。而乘其衰。奔放衝突避所向。而遠其害。今夫風之發。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倏去倏來。倏止倏起。有時乎發屋拔木。有時乎飄紙漂毛而已。其性無常。而其來無形。舉天下智者。未見有能治風者也。謙信之用兵。毎以力爭焉。而信長之用兵。毎以智鬭焉。信長先置天下形勢於胸中。孰强孰弱。孰可與孰可用。强弱之形。前後之畧。已了然於胸中。而後先弱者而加兵焉。後强者而用謀焉。可與者和而殺敵勢。可用者収而爲我用。或戰或和。或進或走。不論區區一隅勝敗。而収天下之利於全局。如怯而實强。如愚而實黠。故避武田上杉之强。與德川連和。伐淺井朝倉亡之。信玄死而武

田弱。又與德川北條約。夾撃而亡之。京畿大定。而後及毛利。其和戰之機。前後之序。未嘗紊亂。故智謀有餘。而兵力無屈矣。謙信未嘗不觀天下形勢。而有樹幟京師之志。然不論强弱之形。前後之序。以取勝爲先。以赴難爲義。故爲義淸與信玄交兵多年。使信長得乘間專用力於京畿。及信玄死武田弱。其釁可乘。守區區信義而不决。使信長得受弊而取之。爲憲政代氏康破之。關東豪傑響應。不知恩威相濟以服之。使已服諸將復附氏康。及京畿大定。鄰敵粗平。信長

無東顧之憂而後始欲與信長爭衡於中原亦已晩矣使謙信不死果出京師不無所謂奔放衝突之患而其性有定其形可見信長必避所向而遠其害或為之堤防或為之疏導以徐制其後也謙信雖欲以必勝之策斃之信長以詭計應之或戰或走一東一西倏起倏止其性無定其形無見謙信左顧右視必疲於奔走而無能為也設令謙信獲一時之捷舉動迅速無老成之計必不能服京畿人心猶關東諸將已附復叛不能保久也雖然信玄死之後信長以所

沖堂曰結學範增論

厚禮卑辭媚於信玄者事於謙信聞其死大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則當時所患唯謙信一人而已謙信而未死信長之枕不安嗚呼謙信亦一世英雄哉

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羽翼毛利氏其功烈歷歷皆足以驚人詳論二人之功則孰優孰劣

沖堂曰外史氏以毛利二子比孫氏兄弟而判優劣則在此篇以下詰

氣力豪爽指揮將士知進而不知退逢勁敵不屈下隆景不如元春以兄順弟能納忠諫之言而不拒以扞衛社稷隆景不如元春至深謀遠慮周旋敵國之間不動聲色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元春不如隆景遠

沖堂曰深謀遠慮四字射複前後

甚信長之見弑諸將將破和議隆景獨固執以為不可與秀吉和夫敵國有釁我之幸矣彼發將領軍氣沮廢及此時掩擊秀吉未嘗不奏奇捷以常人觀之諸將之議未為失而不許是隆景深慮遠計而非他人所及也元就之興因舉義兵誅陶賊是隆景所目擊信長之死復讎之任莫如秀吉者然則秀吉之所以暴大義於天下而勃興之機實在焉故今日得奇捷者安知不為他日召禍之地乎是以不采禍難不破和議功名富貴將與彼相同以傳於無窮秀吉亦

深德之而厚遇之果如隆景所策雖然是時秀吉遭遇變故軍情危疑雖強辭接我頗有追擊之慮故其事知有易處者秀吉已代織田氏執天下之權四方諸侯盡俯伏聽命於是乎欲以外甥秀秋為毛利氏後彼陽示厚意陰欲弱其勢拒名其怨不拒汨我宗家事甚有難處者而詭辭容計以拒之使彼無怨我而我亦得不斷血胤所損在隆景一人耳其遠謀敏機非他人所及也秀吉憂毛利氏彊大欲徙封於九州其意雖惡而其名美辭之甚難而隆景以詼謔之

言忠厚之意拒之。秀吉之威。亦不能强也。嗚呼。此三者。國家安危盛衰之所係。而隆景從容處置。而不失其機。使元春居此地。恐不能如此善計善處也。二人之優劣。於是乎見矣。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上了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下

圓龜　中村正藏著

義昭黠忠近侫掠民財賣私恩其他又多失行
自其取禍敗固亡論也若從信長言所爲所行
曾無可議則信長處之何如

信長之奉義昭非眞奉也取奉之名也信長之諫義
昭非眞諫也假諫之名也人之奉是人有可奉之實
也無可奉之實而奉之非愚則黠矣謂信長愚人天

沖堂曰曰黠曰詐是信長一生作用也照

下豈信之諫是人有進諫之愛也無進諫之愛而諫
之非迂則詐矣謂信長迂人天下將笑之信長惡足
利氏有將軍之名而無將軍之實不足以号令天下
志在混一宇内屈服諸侯以取將軍之實彼義昭者
特奔走流落一寓公耳其持將軍之号猶冨者破産
懷無償主左券問其名則千金而其實不抵半文錢
信長不欲未有其實而冒虚号故天子任將軍之命
猶且固辭不敢當而奉無實義昭豈非黠乎信長與

得如秦鏡

沖堂曰妙譬

義昭成而帰耳語長秀曰室町氏必再擧兵預修兵
艦備之已而果再擧兵夫諫之者欲其遷善也諫而
不用至擧兵是諫不行也然既已成則諫將再行諫
將再行而不復諫之知彼再擧兵而不預止之其志
將待惡稔罪發而後斃之有將斃之之志而諫之豈
非詐乎然詐之與黠亦非徒詐徒黠也取奉之之名
以收上下之心假諫之之名示無惡心於天下因是
觀之信長之志固在斃之而不在奉之是故義昭多
失行失政則禍速而小勵行修政則禍遲而大何者

行失政失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將軍之名不抵
半文錢行勵政修則人心服人心服則將軍之名將
生千金之價信長之志將攫千金而收將軍之實而
彼有將得千金之勢勢至百計搆之千方陷之也必
矣幸義昭多失行失政而不得人心故其禍止出奔
不然不能免死亡也信長処之之術蓋在此矣

沖堂曰照應

信忠聞本能寺變急保二條第衆或議曰及賊
未來馳帰安土建我旗鼓則數萬騎立至矣討
賊復仇一擧可辨信忠不聽遂死二條第使信

冲堂曰真個遺憾

冲堂曰再用熊死之喻各有所當也

忠從或議歸安土。其討仇不必待秀吉兵何如。
信忠之死京師。固盡臣子之道。而吾不無遺憾焉。均是死也。然死京師。得死之道而已矣。欲歸安土而死敵兵。死生未可知。歸安土而死。不唯死生未可知。或得斬仇人之首。而弔亡父之魂焉。熊出穴遊林。虎出其不意噬殺之。熊之子急歸其穴。與群熊合力。則虎可斃。而猶豫不決。又斃於丘。惜乎信忠之不歸於穴也。或曰。光秀之反。固出倉卒。蓋未暇遣兵扼歸路。然是信忠所不料。以為歸路梗塞。亦宜。且夫以赫々右府之冑。若死士卒之手。必取笑於天下。信忠所深慮。蓋在此矣。曰不然。事圖萬全而動者。平常之舉。君父之弑。天地大變。苟有可復讎之道。雖冒天下至危至難而行之。宜不顧而發。況萬一可成者乎。安土距京師一日程耳。有正路。有間道。由大津者正也。由滋賀者間也。縱令光秀置兵。安得正間皆置焉哉。故或正或間。與衆議其宜。電發風趨。歸於安土。大呼倡義。將士響應。數萬之衆可立而辦。信忠於是乎發哀。斷髮毀身先士卒而進。士卒憤怒。勇氣倍常。雖百萬之衆。

冲堂曰文如建瓴

不足破也。況光秀從兵。不出二三萬。而事出卒遽。衆心不一乎。不出四五日。光秀之首。可致麾下。而山崎之捷。不在秀吉也。凡英雄之行姦。其初未嘗不假義而濟之也。故雖秀吉智略出於天下。非有山崎之功。不能容易奪織田氏之權矣。信忠智勇兼備。屢從信長立戰功。為諸將士所親戴畏服。非一朝一夕。而討仇之舉。出乎其手。則秀吉豈得以愚信孝信雄之計。擬於信忠乎。然則歸安土之策。不唯討仇不假秀吉之手。使織田氏之業不落秀吉掌握者。亦在此一舉。惜乎信忠不用或者之言也。

冲堂曰起手亟責互用是從閑文法之道緊者

秀吉受西征之命。請信長曰。中國已定。則乘勢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一歲之入。遂入朝鮮。取明國。夫信長所命。止於中國九州。而秀吉所請。及於海外者何也。摘出秀吉胸筭而見示。幸甚。

大風飄瓦而觸吾頭。吾不能怒也。天下之事。有以虛致者。勇夫佩刀而立吾門。吾不能侮也。天下之事。有以實成者。夫虛則無意。無意則洞達恢豁。無生疑之路。實則有形。有形則沈實充塞。無招侮之釁。其唯不

沖堂曰前虛後實

疑故不及禍其唯不侮故不至叛秀吉發外征之議於信長之時意不在外征而在信長起外征之役於信長之後意不在外征而在諸侯不在外征而在信長者何曰秀吉憂信長外寛而內忌故功高而禍及其心曰是可以虛致於是乎及有西征之命忽發外征之議其言誇大而無忌其志濶達而可愛信長猜忌之心渙然氷釋不復置意於秀吉是無他焉虛也意不在外征而在諸侯者何曰當時天下之事將大定而所患在諸侯强大謀臣猛將碁峙星列于六十

沖堂曰以實為虛

餘州將復叛亂其心曰是可以實成於是乎以天下已定之勢起外征之役使夫人知鄉者之言非虛而畏服於吾大志雄略費其兵力糜其糧食疲勞其謀臣猛將削其强大之勢殺其英果之氣使天下諸侯生厭苦兵革之心吾可以乘其獘而徐定天下叛亂之心是無他焉實也萬一外征之事奏其功乎吾可以多割與土地於功臣遂宿昔之志然凌千里之波濤用十萬之師攻守異勢主客勞逸不同安能保萬全之勝故外征之役所謂孤注一擲者其虛仍在焉

沖堂曰虛實雙収

秀吉俄薨外征之役未見其利然天下諸侯厭苦兵革之獘德川氏代而収其利則與秀吉収之何異嗚呼如秀吉者巧於用虛實哉

孝高見外征無功論其所由似有所見及再征大閤以孝高充其參謀以此也然遂無功如前征之時孝高所論不當乎將非前田德川氏則不可乎

征韓後役之無成與前役不異者不在孝高之論不當在孝高之論不行也以秀秋為大將孝高充其參

沖堂曰司命之任不可不慎重焉眞個允論

謀以淸正為先鋒而不復以行長分其權秀吉頗似用孝高之言而曰不行者何也以用其小而不用其大也用其小而不用其大者何也曰兵之强弱勝敗在將之賢愚將賢乎變弱為强轉敗為勝況素强素勝者乎將愚乎强者轉乎弱勝者變乎敗況素弱素敗者乎故軍旅之事以擇將為先以任將為大孝高曰秀家非統御之才而秀吉以秀秋代之秀吉豈以秀家為非統御之才以秀秋為統御之才乎秀家雖非統御之才其智其勇堪方面之任者非庸才如秀

秋者所企及也。秀家猶不堪其任。而代以秀秋。猶謂虎不猛。而代之以羊。三軍之氣。何以得振。前役之無功。何以得償。使秀吉誠用孝高之言。欲償前役之功。宜以擇將為先。以任將為大。苟欲擇將任將。宜莫前田德川若焉。凡為將者。當以度量之大位望之高為先。不可專恃區區智勇也。況無智無勇。如秀秋者乎。且孝高所謂若孝高云者。望以己為將也。不唯參謀議而已也。謀臣之與大將。任之大小。大有輕重。謀臣者。運計於帷幄之中。補大將之闕。拾大將之遺者也。

孝高雖智謀有餘。素非統御之才。然其所自期在大將。而使其充參謀而已。則孝高之論不行者。非特不以前田德川為將而已也。嗚呼使秀吉自行則可。不然非前田德川。無堪大將之任者。秀吉之智謀才略。而計不出乎此者。豈非所謂為野狐所憑者乎。

沖堂曰絕好結語

家康之成鴻業。其神筭偉略。固雖非藉人力者。而非其父祖之創基輔佐之得人。恐其勃興不如彼其易也。諸君所見何如。

沖堂曰取譬基礎以

夫搆九層之閣者。必厚其基。堅其礎。故久而不傾也。

論興亡語。雖數陳而理則不可易矣

有拙匠人。欲速成其功。不厚其基。不堅其礎。而搆九層之閣焉。久而不傾者。未之有也。治天下之道亦然。吾觀豐臣氏之所以速興而速亡。而益知家康之所以久保天下之故矣。秀吉起於人奴。秉討光秀之機。欺罔織田氏子孫。唾手以取天下。非有祖父創業之基也。非有臣民浹濡之舊也。天下諸侯服從者。亦唯畏其兵威之強。而貪封爵之榮耳。故雖一時能攝伏天下諸侯。及秀吉之沒。柩肉未冷。諸侯多懷離心者。關原一敗。天下之權。遂歸關東。其所以速興。即所以

速亡也。譬諸致千金之富者。一朝而得之者。必一朝而失之。家康則不然。因祖先積德累功之創基。加以戴恩感義之將士。而介乎四隣強富之敵國。用心甚勞。拓土甚難。甚勞則智慮周密。舉事不苟。甚難則政令寬厚。治民不暴。有積德累功之創基。而加以智慮周密。舉事不苟。有戴恩感義之將士。而加以政令寬厚。治民不暴。故苟不舉事則已。舉則功必成。苟不拓土則已。拓則民必服。是以得尺土。則我尺土也。得一民則我一民也。雖無旦夕之功。至歲月積久基業牢

沖堂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沖堂曰遥々澗畔松鬱々含晩翠

固不可動搖故義名之高兵鋒之鋭遂雄天下譬諸闢百畝之田者寸寸而墾之尺尺而治之其勤勞之功非一朝一夕故必至傳之子孫嗚乎九層之閣其基不厚其礎不堅是秀吉之所以二世而亡其基厚其礎堅是家康之所以傳巍々之功業於二百餘年之久也豈特一時勃興而已哉

大阪諸将後藤基次真田幸村木村重成屢陳籌策大有所見而大野治長等輙沮之若秀頼以軍略専任此三人等以拒東軍勝敗如何

沖堂曰轉用不勞力

蘇子有言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吾觀古今國家治亂與亡之所由生莫不皆然故關東之興吾不曰大坂之役而曰關原之戰不曰關原之戰而曰小牧之和不曰小牧之和而曰清洲之盟清洲之盟信長與家康約曰兩家戮力征討東西織田有天下德川為之屬國德川有天下織田為之屬國由此觀之非織田有天下德川必有天下而信長已略近畿十餘州奉天子以号令四方殆有有天下之勢而禍生肘腋将成之業中道而廢若守清洲之約家康宜代信長執天下之權然信長子孫嚴然守遺業助以秀吉雄才大略故不敢發也及秀吉叛織田氏家康助信雄而起於是乎有小牧之和而小牧之和不自我而發自彼而起則天下之權隱然在於家康然秀吉威勢益熾諸侯争歸之代織田氏執天下之權故不敢發也秀吉疾篤召家康慇懃諭以託天下之事家康辭謝不敢當三成長盛等聞之交諫其不可秀吉已薨而家康威權獨熾諸侯多歸心者三成行長等屢

欲害之不成悒憤不勝遂與長盛正家相謀移書遠近糾合諸侯欲與景勝夾擊於是乎有關原之戰其釁不自我而啓自彼而發故諸侯多不心服者皆陰送款關東大旆西上西軍倒戈一敗塗地西軍諸侯争先乞降而賞罰黜陟皆出於關東則天下之權全歸家康矣勢已至此為大坂計者宜保護秀頼謹事關東不失其歡心關東必有善處之矣而以無謀寡慮之臣誘導寡婦孤兒輕躁發事天下無頼不逞之徒争應其募亦唯貪一旦之利耳夫以天下無頼不

冲堂曰以二短句收之奇

逞貪小利之兵。當天下諸侯日歸之師。猶驅羸羊以抗猛虎。勝敗之决。雖三尺童子知之。然則秀頼以軍旅之事。專任基次幸村重成。不使治長輩肘之。亦一旦之勝。而至恢復之事。萬々不能圖也。嗚呼池中之鮒。水將涸矣。與數升之水與否。其命之延不延。有二三日之別耳。任三人乎。與數升之水也。不任乎。不與也。

德川氏將士皆忠勇。信長所謂何多佳士也。其德果能得人乎。則有由來乎。諸彦幸教之。

冲堂曰養士二字徹頭徹尾

士之忠且勇者。非生而忠且勇者也。陶冶教育。得其道。爵祿恩澤。有其漸。而後佳士出矣。吾觀家康多佳士。雖出其恩澤入人之深。亦未嘗不由祖先養士餘慶也。親忠嘗誦信光之言曰。養一士。多於獲一邑。然混忠邪。濫賜予。則徒費民力耳。至哉言也。夫以利為利。一士安得多於一邑哉。然以利為利者。未嘗得利。而害從之。以義為利者。一士之利。豈唯一邑之利而已哉。士卒強也。甲兵利也。率以侵伐人之國。苟得一勝。則一邑可唾手而取。若夫士則非可唾手而得者也。世其祿。擇其才。勵以忠孝。施以恩澤。而後始得之。然獲一邑者。唯収一邑之利而已。服一邑之民而已。惟士也。得一士則足以養國脉振士氣。失一士則亂亡從而至矣。以士之一身。繫乎三軍之強弱。一國之盛衰。持資在也。扇谷上杉氏益盛。持資亡也。上杉氏頓衰。均之一上杉氏也。持資之存亡。上杉氏盛衰係焉。此可以知士之權也。泰親幼時曰。人生等耳。或為君。或為臣。分可隔。情可隔乎。至哉言也。夫上下之情不通。則人君渺渺於上。群臣泛泛於下。士之忠姦。無得而辨。忠姦不辨。則賜予濫。賜予濫。則人才何以得養。人才不養。則國之亂亡。可立而待也。上下之情通。則人君耳目聰明。無蔽壅之患。無蔽壅之患。則忠姦可得而辨。忠姦辨。則人才可得而養。人才養。則國家可得而興。嗚呼德川氏祖先。用心於養士者。其道不一而足。然觀此言。則可推而知也。信定簒立。廣忠出奔。國家岌々乎危矣。而定吉能保護於流離艱難之中。與諸臣通謀。遂納廣忠。歸則將士爭謁。國事乃定。家康質於今川氏而歸。參河父老。爭出迎之。已入延

冲堂曰證左

冲堂曰如讀韓非書

冲堂曰。掉尾有力

見將士。忠吉曰。臣為郎君。置倉廩。峙糧食。郎君以此多養兵士。揚武四方。及家康益盛。恩澤益深。養士益多。所謂酒井榊原井伊本多之族。以父以子。其恩如金石。其義如膠漆。是以戰則必克。攻則必取。義勇之名。遂雄天下。夫當廣忠出奔。家康出質之日。國家多故。非有祖先預養忠勇之士。安能得轉累卵之危。為高枕之安哉。家康獲總藏之死也。喜其父忠烈。載歸附之秀忠。謂曰。吾與汝以一口護身刀。是亦養士家法之一端也。

秀吉使柴田勝雅請德川入覲。勝雅委曲說之。家康起色曰。何啜啜也。秀吉雖衆。不過十萬。我兵雖寡。可得三四萬。要客兵於熟地。邀險而擊之。何難之有。勝雅等復命。秀吉曰。家康言良然。

夫秀吉實以為不能敵家康乎。抑又有說乎。

冲堂曰。彼以奇與詐。我以正與義。而勝負決乎筆下矣。

秀吉以奇。家康以正。奇正之相為勝敗。初無一定。然家康之正。出於義。秀吉之奇。發於詐。家康所恃以勝秀吉者義耳。秀吉為信長。復不共戴天之讎。以出於義。然禍難已平。欺遺孤庸弱。而奪天下之權。假義名

以濟私。行詐耳。家康思信長恩顧。為信雄起兵。大義暴白於天下。小牧之役。西軍十二萬。東軍二萬八千。以衆寡言之。東之不敵西明矣。然而有長湫之捷者。亦唯以義與正耳。秀吉奉天子。号令四海。天下諸侯。爭為之用。而元親貞政。皆應於東。欲夾擊秀吉。亦唯以義與正耳。秀吉能用詐與奇。故見東軍難必於克。則又乞降於信雄。養家康子為義子。卑辭厚禮。百方請和。及略定南海北陸。奪德川氏左右臂。則以為是可虛喝恐之。於是遣勝雅委曲說之。嚇以兵力形勢。所謂用詐與奇者。家康知其詐與奇也。以義與正。正言却之曰。要客兵於熟地。邀險而擊之。何難之有。歸語秀吉。能來則來。不能往也。方此時。秀吉威權益熾。南海北陸。已屬秀吉。則德川氏左右臂實已斷。雖有主客勞逸之別。以寡兵邀大敵。必勝之策。恐不能保也。而家康斷然保之。秀吉亦以為良然者。無他。家康恃其義與正。而秀吉亦知詐與奇之不能敵義與正耳。於是乎秀吉休兵力形勢之虛喝。而用卑辭厚禮之詐術。遂嫁其妹。質其母。以成和親。予故曰。家康所

沖堂曰以義之一字結局妙

恃以勝秀吉者義耳。家康嘗有言。問義如何耳。至勝敗之數。則乃公自計之。亦可以見其意矣。

景勝與三成。約東西舉兵。及西兵果起。景勝勒兵不動。何。諸彥有說幸見示。

沖堂曰當局而不迷者乎

吉隆謂三成曰。子不見夫奕棋乎。中手相對。算成者勝。即遇國手。其所為皆出我意表。內府國棋也。吾恐其出子之意表矣。善哉其言之也。景勝之與三成約者。欲與義宣合謀。下兵於八州。以撼根本。待家康自將來討。使輝元秀家等長驅踰箱根。夾而擊之。是所

謂算成者。若與中手相對。必獲勝矣。而不知家康之策。出我意表也。家康將討景勝。會政宗請馳歸備會津。家康笑曰。子又發故態乎。事平當賞以地。愼而勿還戰。西兵起。又諭政宗。固守四疆。使景勝不敢尾擊。因啗以大封。是出意表者乎。曰是固意表之事。然未也。義宣觀望持兩端乎。曰是亦意表之事。然未也。家康不討景勝。而急反大旆乎。曰是亦意表之事。然未也。然則意表之事何在。曰發間使遺書兼續是也。書之言曰。西兵起。內府將反大旆。子請制主君。勿使尾

沖堂曰果出意表

擊。果然事平之後。必保無禍也。兼續陰許諾。夫兼續者。景勝謀臣。而與三成通志者也。景勝之起兵。蓋率出兼續之策。主謀之臣。已陰與東通意。為自全之計。則必諭景勝以禍福。使其按兵不進。必然之勢也。然則家康之西。兼續請悉兵躡之何也。曰與東通意。還成陰謀。而不可使群臣知之。故請躡之者。陽揚言示群臣耳。景勝不聽。即兼續本志也。且夫秀康來請戰。宜會戰耀威武。而以不乘人危荅之。亦可以見本志所在。然則攻義光者何也。曰與東陰約不追躡耳。此

沖堂曰兩用本志二字如見其肺肝然

計也。不可使群臣知之。況隣國乎。而已不追躡。又不伐隣國。將受怯懦之名。於是乎攻義光。陽示不屈下於東之意耳。不然。他日降東之時。設令宥景勝之罪。不宜赦主謀兼續。而不唯赦之。賜以五萬石者。乃陰賞不追躡之功也。嗚呼兼續。為國與身謀則得矣。然謂之不負三成難矣。

慈之一字。恐未足盡治天下之道。而家康臨薨。召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敢問其意之所在。

沖堂曰。傳曰。慈者所以使衆也。此篇斷用可以見其衍義矣

天下皆知㗂㗂然布小惠之為慈。而不知蕩蕩乎行大道之為慈。慈者仁之用。而愛之發也。發於愛而不原於仁。是㗂㗂之小惠。而遂陷於私。原於仁而發於愛。是蕩蕩之大道。而皆出於義。執一國之權者。一國之父母。而一國之民。舉我子也。執天下之權者。天下之父母。而天下之民。舉我子也。經曰。父慈子孝。故為父母者。欲子之孝。則不可不行慈於子。慈行乎一國。則一國之為子者。皆起孝。慈行於天下。則天下之為子者。皆起孝。吾觀鎌倉開府以来。執一國之權。執天下之權者。能行慈於一國天下者蓋亦鮮矣。頼朝之置守護地頭似矣。然以陰謀詭計。攘王權者。不免於私也。而致勃興之業者。無它。由頼義義家嘗行慈於東陲耳。北條氏以陪臣執國命。弁髦天子將軍。大逆無道。罪不容乎死。而保九世之久者。無他。由泰時時頼等盡心民事。行慈於天下耳。室町氏十三世。兵亂相尋。而義滿之時。致小康者。無他。由頼之佐義滿。行慈於一時耳。至室町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方隅。以攻伐殺戮為先。而長氏元就等。能行慈於一方。故

沖堂曰。今維新。東照廟列祀典。豈偶然乎哉

皆雄視東西。織田豐臣二氏。雖乘機勃興。而不知行慈於天下。故其亡忽諸。家康蓋有見於此。故臨薨遺言家光曰。治天下之道在於慈。家光能遵奉遺訓。不敢失墜。以傳之子孫。子孫之所以保二百餘年之業者。亦能遵守遺訓。不敢失墜之故也。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下了

日本外史新論卷之下了

明治十四年四月廿六日版權免許
同　年九月　出版

愛媛縣士族
著述　中村正藏
愛媛縣下讃岐國鵜足郡土居村五百八十七番地

大阪府平民
出版人　鹿田靜七
大阪府東區安土町四丁目三十八番地

石川鴻齋　編

日本外史纂論

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東京金昌堂刻本

據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
東京金昌堂刻本影印

國史之盛行於世者。莫若外史。而其紕繆失實。亦外史為甚。劉原父云。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山陽賴翁。殆有類焉。故考據雖疎。至其叙治亂大勢。論王覇隆替之故。則慷慨淋

漓。一唱三嘆。視之嗚呼史。未易輙辨其優劣也。石川君華。抄本書所載人物。附以先儒論説。間述己見。上下數百年。忠奸智愚。利害得失。犀燃燭照。歷歷辨明。而年月姓字。瑣瑣異同。置不問之。蓋善學翁風。益傳其美。可謂

勤矣。余嘗課兒曹讀外史。叅以舊史。矛盾齟齬。不一而足。甚至引稗官小説。認假為真。乃著辨誤若干卷。以付諸家塾。然許以為直。孔聖所惡。攻短之與揚長。君子小人判焉。今讀斯編。忸怩愧赧。欲焚筆硯。回題數語。以自

誡云。

明治十年冬十二月上浣

甕江川田剛撰

大域成瀬温書

自叙（篆體）

保平以還。氣運寖衰。衰亂荐興。至足利氏。反覆相尋。禍敗接踵。求官者。以彎弓盤馬。干祿者。以擊劍扛鼎。士大夫。擐甲竭力於戰鬪。黎民就徭役。陷身於塗炭。於是。文物典章。一委緇流。所紀錄。往々成於庸陋之手。動傳會災祥。或誘導佛理。冠屨相雙。薰蕕同器。謊誕無稽。舛錯

亂實事。可復徵者尠矣。慶元以來。奎運循環。諸儒輩出。於是義公。慨然奮起。參考古書。始修日本史。冨贍浩穰。殆與史漢相頡頏。可謂千載不刊之書矣。爾來修史者。陸續並起。或有編年。或有紀傳。有擘要。有畧史。　皇國之史。於是乎備矣。雖然。於忠臣勇士烈婦義僕之迹。則其所徵。不過于殘編朽簡。先喆雖務擂

撫。或不能無遺漏焉。余少時好讀史。每得一部。輒閱了。雖稗史野乘。不終卷未嘗就寢食也。隨而讀近世諸家論史者。發微闡幽。備綜核之。辯難攻擊。無一遺焉。千百載後。英雄事蹟。恍如親睹。以爲天藉後進之手。疊々懇々。泄其所蘊蓄者歟。遂有漫遊之志。壯歲擔簦。經歷諸州。東馳西奔。殆十餘年。每遇名山大川。

討幽探奇。盤桓累日。莫不極其勝槩。或訪城墟營跡。感王霸之盛衰。或過戰地鬪場。思英雄之興亡。即其實地。而體究之。與向讀史所料度。有如符節者。復有大畧者矣。因自俯仰今昔。披諸家議論中可備考証者。上自平源氏。下迄德川氏。擧忠奸賢否淑慝邪正。繫節畧其傳。各付論文。欲以爲讀史之羽翼。昔庶到

嗜芰。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屈建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宗蘇子瞻又非柳。夫宗元與退之并稱。為文章巨擘。若微蘇子辯駁之。屈建去芰。果為非乎。是議論之所以不可缺。推其理之所極。必有相符而不戾者。嗚呼。後賢之所以有功於前賢。其發揮之也。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

益也。余所纂在欲藉後生之文。補前人之所未説而已。書肆金昌堂。請梓之。因又自述所會得心。以付驥尾。冀貽諸童蒙。以裨讀史之萬一焉。

後學　石川鴻齋撰并書

例言

一近世史學日隆。纂修之學月盛。或倣班馬。或擬溫史。或有以國字揷繡像者。其他畧紀擘要。不可勝數也。特主議論而作者。不甚多。此編自平源氏至德川氏畧錄諸傳係。以先哲議論。名曰日本外史纂論。近時學術日開。議論亦隨而起。悉集之豈數卷而止哉。其中擇佳者而載之。讀者勿尤其遺漏。

一宗家雖分傳。有非其姓者。或如平氏中收藤原氏。源氏中挿和田畠山。有論文者。概錄之。

一此書以議論爲主。故不審事跡。雖有名之人。無先

輩論文者。省而不載焉。

一論文或踰千言者。或前後不關其事者。節畧記其要而已。如頼氏巖垣氏。其文普世人之所知也。故不錄之。

一此編至德川氏。論文甚少。先輩憚忌諱。無筆書公世者歟。顧慷慨激烈之士。作爲詩文。藏秘篋者。可不復少。憾余謭陋寡交。未得見各家之集。若有得佳篇。當俟他日而綴後編耳。

引用諸家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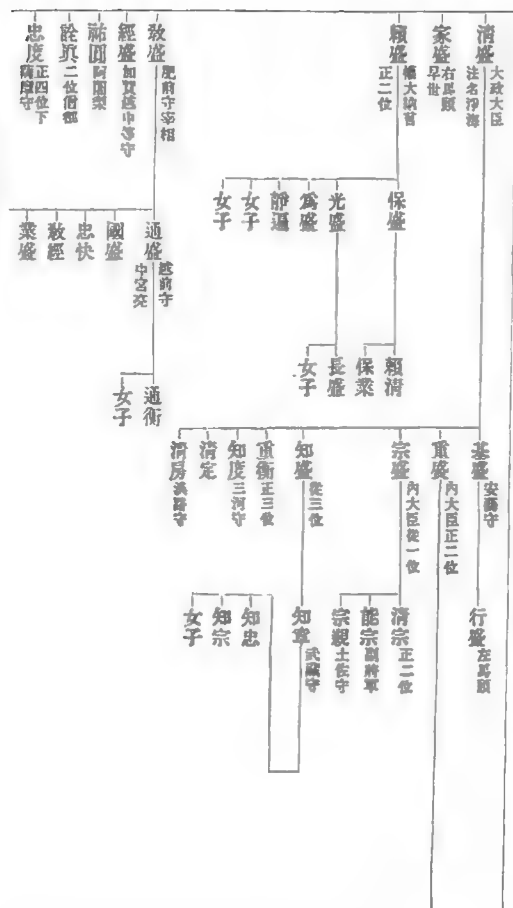
補訂 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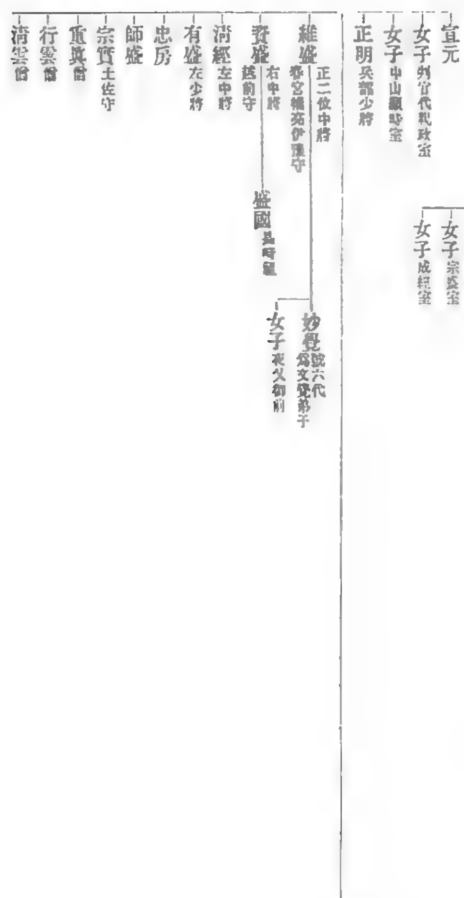
●平氏系圖

- 桓武天皇
  - 葛原親王
    - 高棟王 — 惟範
    - 高見王 — 高望王
      - 良望（從五位下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 貞盛（從四位下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 繁盛（鎮守府將軍）
          - 安忠
          - 維茂（鎮守府將軍）
          - 維望
          - 兼忠
      - 良將（鎮守府將軍）
        - 將平（平次郎）
        - 將賴
        - 將門（相馬小二郎）
      - 良兼（上總介）— 公雅 — 致賴（平大夫）
      - 良繇（鎮守府將軍）
      - 良文（鎮守府將軍）
      - 良持（下總介）
      - 致經
      - 致房（加賀二郎）— 行致（平三郎）— 忠政（壹岐守 長田四郎）

- 忠通（鎮守府將軍 鎌村小五郎）
  - 爲通（平大夫長門守 先鋒三浦）— 爲繼 — 義繼
  - 景成 — 景經
  - 景通（鎌倉權大夫 鎌倉）— 景久
  - 景村 — 景明
- 忠賴（陸奥守）
  - 忠常（千葉上總之祖）
  - 將恒
- 賴尊（山邊禪師）— 常遠
- 繁茂 — 助國（城九郎）
  - 助永（越後守）— 資盛
  - 長茂（城四郎）
- 維衡（從四位下）— 正度（正五位下 少納言）— 正衡（三位宮内丞）
- 維將（肥前守）— 維時（常陸守）— 直方（上總介）
- 正盛（右京大夫 從四位下）
  - 忠盛（刑部卿正四位下 備前守）
  - 忠正（右馬頭）
    - 長盛（新院藏人）
    - 忠綱（[illegible]）
- 維盛

貞度 從五位下
盛房 從五位下
業房 從五位下
業兼 從三位
業光 正四位
正綱
通正 平九郎


清盛 太政大臣 法名淨海
家盛 右馬頭 早世
賴盛 權大納言 正二位
保盛
光盛
爲盛
靜遠
女子
女子
賴清
保業
長盛
女子
教盛 肥前守參議
經盛 加賀越中等守
祐圓 阿闍梨
詮眞 二位僧都
忠度 正四位下 薩摩守
通盛 越前守 中宮亮
國盛
忠快
教經
業盛
通衡
女子
基盛 安藝守
行盛 左馬頭
重盛 內大臣正二位
宗盛 內大臣從一位
淸宗 正二位
能宗 副將軍
宗親 土佐守
知盛 從三位
知章 武藏守
知忠
知宗
女子
重衡 正三位
知度 三河守
清定
清房 淡路守


宣元
女子 刑官代執政室
女子 中山顯時室
正明 兵部少將
女子 宗盛室
女子 成經室
維盛 正二位中將 春宮權亮伊豫守
妙覺 號六代 爲文覺弟子
女子 夜叉御前
資盛 右中將 越前守
盛國
清經 左中將
有盛 左少將
忠房
師盛
宗實 土佐守
重眞 僧
行雲 僧
清雲 僧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巻之一

三河　石川鴻齋編

平家 出自桓武天皇。天皇諱山部。曰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尊。光仁帝長子也。母夫人高野氏。以天平九年生焉。天應元年四月受禪即位。延暦三年遷都山背（後改山城）國乙訓郡長岡村之地。二十五年三月崩。壽七十。葬紀伊郡柏原陵。世稱柏原天皇。夫人多治比真宗（一作真宗）參議長野女也。生葛原。佐味。賀陽。大德。四親王。因幡。安濃。二内親王。進正三位。弘仁十四年薨。年五十五。詔贈正二位。

葛原親王。幼而穎悟。有令譽。延暦十七年。與淳和帝同加冠於禁殿。授四品。任治部卿。天長八年進一品。承和二年賜甲斐巨摩郡。五年兼上野太守。十一年兼常陸太守。嘉祥三年復為太宰帥。仁壽三年薨。年六十八。葛原久在式部。閑習職務。凡在舊典。莫不達練。擧朝重之。敕賜輦車入宮。儀異諸親王。子高棟。善棟。高見。高見子曰高望王。寛平元年賜姓平朝臣。

平貞盛。父國香。為鎮守府將軍常陸大掾。承平中為姪將門所攻殺。叔父良兼。為下野介。素與將門有隙。諭貞盛曰。汝父為將門所殺。資財為其所掠奪。盍與我勠力復讎。雪耻。以報先人於地下。貞盛曰。此小姪之志也。遂從良兼。與將門戰。不利。既而為常陸掾。與

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郷。發兵擊之。以功叙從五位上。天暦中。任鎮守府將軍。

藤原秀郷。左大臣魚名之後也。稱俵藤太。驍武有籌畧。天慶中將門反。陷關東諸國。凶燄甚熾。秀郷時為下野押領使。與平貞盛協規同力攻將門。破之。以功授從四位下。賜功田。子孫歴下野武藏兩國守。拜鎮守府將軍。

○齋藤竹堂（名馨字子德）曰。秀郷何如人也。曰其迹則誅叛賊而安國家也。謂忠可也。其心則依違覘望。見勢而變也。謂忠可乎。不忠其心。而忠其迹。猶且得忠臣之名于天下者。幸耳。何以知之。當將門之叛也。秀郷不敢擧兵討之。造其營通謁。將門喜迎之。髮不暇結。喋喋歡語。畧無威儀。秀郷出謂人曰。輕卒如彼。不足成大事也。遂與平貞盛討之。討之者迹也。其造謁之心則何如邪。説者曰。秀郷之謁。非就而降之也。欲窺其隙而謀之也。余謂不然。秀郷果欲謀之。何必造謁。顧此時將門擧事之初。將士未甚服。而秀郷名已著。故其至也。將門喜之。喜其至則必恐其不至矣。乘恐之之勢。討未甚服之敵。秀郷何不移其造謁。而一見於旗鼓之際。吾將

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然則秀鄉之謁將門也豈不曰將門王族也爲王可也我藤原氏也相王而爲關白爲大臣可也聞純友既以是與將門約將門果足相耶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是其所以造謁也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爲故去而討之若使將門結其髮安其語而畧脩威儀則秀鄉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則秀鄉未謁之前其心有叛賊而無朝恩苟有叛賊而無朝恩是將門耳純友耳秀鄉同其心於將門純友而比其名於貞盛經基故曰幸也雖然秀鄉之所以至此者亦未嘗

無由也自藤原氏擅權以來下情壅塞武人將卒蓄怨抱憤環視于海内若將門者求一撿非違使而不得卒至於叛今秀鄉亦以傑出之材沈滯州邑安得無憤且怨乎爲之上者曾不加恩而欲其戴恩其待之也無異於將門純友而欲其所報者不與將門純友等蓋亦難矣將門之亂藤原忠文受大將之命不及事而歸朝議不酬其勞忠文憤之至不食而死噫忠文不叛耳使其叛則亦非一將門純友耶朝廷待天下之士以將門純友而天下之士幸不盡出于將門純友之爲故秀鄉之不忠其心而忠其迹者亦非特秀鄉之幸也亦朝廷之幸也

○山縣太華（名禎字文祥）曰貞盛秀鄉共討將門而有功朝廷同賞其功世並稱其忠勇而無甲乙然察其心則有黑白之分矣貞盛察將門有覬覦之心欲誅之以除害之志非一日是以將門之反也先官軍而襲其虛是以速成其功矣秀鄉則初欲與將門之反及其觀將門輕率不足與濟事而後去從貞盛是見勢以爲進退者而變逆以歸正者也儻使將門足與濟事則秀鄉亦必與之俱反是固

逆賊已如之何得與貞盛同以忠勇並稱哉

又曰余後讀東鑑則曰初將門之反秀鄉陽請爲門客以候其動靜焉將門大喜髮不遑理匆卒出見之秀鄉見其輕躁無量而知其必敗也因討之而速成其功果若所察也則秀鄉亦非與叛者也以其誅將門之功著於當時傳於後世與貞盛並稱而無甲乙觀之則東鑑之說亦或得其實歟

○鵜齋曰魏徵告太宗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盖徵初事建成欲屢除世民建成敗之後革面事太宗乃協心論治遂以致貞觀之盛其君

臣相信之深。猶管仲於桓公。所謂眞良臣者也。嚮爲建成謀事。死生不更節。成否不變心。而如召忽於子糾。則可謂忠臣矣。初秀鄕在下野也。詰將門見其輕躁不足與濟事。翻然更志。勠力貞盛。以討之。所謂持兩端而就其可者。稱之忠可乎。而朝廷顯賞。拜高官。賜功田。威名與貞盛竝稱。豈可不謂幸哉。然不辱鎭守府將軍之任。亦不爲易。雖不與廟議。比仲父鄭公。不甚遠。然則稱之良臣可乎。曰未也。單稱之武臣可也。

平將門。高望之孫。鎭守府將軍良將第二子也。稱相馬小次郞。勇悍過人。最工騎射。天慶二年。將門據下總。適有人來稱八幡使者。揚言於衆曰。朕將讓位於蔭子將門。可奏樂來迎。將門再拜受命。一軍忻躍。將門自稱平親王。於是造僞宮於猿島郡石井鄕。置大臣以下文武百司。唯曆博士不得其人。以弟將賴爲下野守。將文相模守。將武伊豆守。將爲下總守。多治經明上野守。興世王上總守。藤原玄茂常陸守。文室好立安房守。諸國長吏望風遁亡。世呼爲外都鬼王。三年。以參議右衞門督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討之。募東海東山建殊功者。賞以不次。將門巡武藏相

摸。留守課賦役。聞貞盛在常陸。率兵搜討。久之不知所在。以爲無虞。歸下總。放遣兵士。所留可千人。貞盛聞之。與下野掾藤原秀鄕。率兵來襲。將門倉皇出拒。遂大敗。貞盛秀鄕乘勝攻之。將門常選精兵八千人以自衞。時未集衆。僅四百餘人。拒戰甚力。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斃之。傳首京師。黨餘皆伏誅。

藤原純友。權中納言長良曾孫。父良範。性狠戾無行檢。初爲伊豫掾。率群盜抄掠郡邑。應將門潛圖犯京師。屢與官軍戰。不利。遁至太宰府。小野好古。藤原慶幸等海陸攻之。擒斬略盡。純友亡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斬之。子重太丸。年十三。殆如成人。從父爲盜。同時被殺。遠保齎純友父子首歸京。命畫工描寫。帝臨觀之。

賛曰。平將門與藤原純友。含謀。鴟張東南。圖覘而奮擧。僭號新皇。蠶食鄰境。乘封豕長蛇之勢。震羯奴胡雛之威。安倍賴時貞任父子。狼顧虎視。資輿羽之饒。驅勁勇之兵。陵蔑鎭將。煽亂邊塞。源義親以山賊。攻剽州縣。而斧鉞所加。卒皆歸於勦除殄滅。恃力負固者。可以鑒焉。賴時貞任等。詳于本書。故不錄之。

平忠盛。鎭守府將軍貞盛六世孫也。父正盛。以驍勇著。嘉承中。爲追討使。擊源義親於出雲。有功。忠盛微

時居伊勢伊賀間。世呼曰伊勢平氏。歷事白河堀河鳥羽三朝。敘正四位上。任播摩伊勢備前等守。爲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天承元年。擢刑部卿。聽內昇殿。嘗入直。有宮女過忠盛前。美而艷。摻其袪挑之。女詠和歌問誰何。忠盛答歌。寓以己名。女乃上皇所寵兵衛佐局也。既而有身。出而賜忠盛。生清盛。（平家物語為祇園女）仁平三年卒。年五十八。（有十八子。略不錄。）

贊曰。平忠盛僥倖主眷。遭逢一時。非有威略勳績可以鎮壓時望。而子孫致身卿相。割符郡國。雖由清盛之勃興。而宗族之盛。實基于此。豈非忠盛夙夜勤恪。積之有素耶。及宗盛挾帝而西。勢變事去。何其衰薾之速也。經盛敎盛忠度。以至經正經俊敎盛業盛。或戰死。或自盡。而無有一人偷生苟免者。比之宗盛之怯懦。相去不啻霄壤。敎經雄勇絕倫。臨死自奮。不愧累世將種矣。（經盛敎盛敎經等傳錄下）

平清盛。忠盛長子也。母白河帝宮女。忠盛後娶藤原宗兼女。生二子。有寵。清盛出依播磨守藤原家成。久安二年。進正四位下安藝守。將拜熊野祠。路經伊勢阿濃津。有鱸魚躍入舟中。衆賀以周武之故事。清盛喜。手割之。與從者共食焉。平治之亂。信賴伏誅。義朝走尾張。爲平忠致所殺。清盛急搜索其諸子。獲賴朝流之伊豆。時義經尚在襁褓。與二兄從母常盤。匿龍門里。清盛覓得常盤母。訊問之而不得。常盤聞之。携三子自來就囚。常盤資性辨慧。進退詳華。清盛悅之。納爲妾。由是三兒皆得不死。仁安元年。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聽輦車出入宮中。三年。剃髮名清蓮。後改淨海。（或作靜海）受菩薩戒于明雲。約爲兄弟。養和元年閏二月。疾熱而薨。歲六十四。荼毘愛宕。藏骨經島。（在攝津輪田崎。淨海所築。寫佛經於石。以沈塡之。因名焉。）凡其一門。公卿十六人。殿上人三十餘人。諸國受領衛府諸司六十餘人。守領郡國過天下半。淨海嘗作高野山大塔。六閱歲竣功。又因夢感。修葺嚴嶋社。窮極壯麗。凡天下有事。則必禱焉。

贊曰。平清盛位極人臣。身爲外祖。而逞震主之威。殺生予奪。無不如意。雖往時藤原氏之盛。殆不能過。其故何耶。有勤王之勞。而兵馬之權在己也。平治之亂。首爲奉迎之謀。車駕反正。百官輻湊乎六波羅第。挾天子以號令四方。適所以成其勢也。凡奸雄擧事。必遷都以濟其私。董卓曹操朱全忠是已。清盛不必效其所爲。而遷都福原。古今如出一

轍。攝關公卿。屛氣重足惴惴焉唯恐不能保其生。藤原成親。紲董義种輯之黨源賴政。擧劉崇翟義之義。而皆不能克。子孫反爲源賴朝所夷滅。豈非天耶。而亦由人也。不知凶燄日熾。人神共憤。而自咎其放虎于野。何其愚也。世傳淸盛爲白河帝之子。援鳥羽法皇之語。以實之。蓋天語泛言之。而非謂其皇胤也。彼見淸盛之强大古今少其比。野乘稗說從而傳會之。果其皇胤耶。賴朝不得以父仇視之。而淸盛之對靜賢。極其悩慢。豈無一語及之哉。此最易曉者也。觀者審諸。

○坂井虎山名華字公實曰。治者常也。亂者非常也。善者性也。不善者非性也。是故居亂而思治者有之矣。未有居治思亂者也。爲不善而恥者有之矣。未有爲善而恥者也。然自古治者恒少。而亂者恒多。善人恒少。而不善人恒多。於是乎荀卿之徒。曰不善性也。其善詐也。噫何其不思之甚也。天下固多父子相賊者矣。然父子之道。不以此而廢也。多君臣相害者矣。然君臣之道。不以此而滅也。夫其所不廢不滅者。孰敎而孰使之也。王莽能移漢祚。而不能使父老不墮淚於司隷威儀。祿山能傾唐室。而不能使子弟不慟哭於梨園管絃。而寗殖賈充皆自愧於身後之名矣。故觀治於治世。未可知其果爲常。觀治於亂世。而後可以知其爲常也。觀善於善人。未可知其果爲性。觀善於不善人。而後可以知其爲性也。是以其治愈失。而其思愈甚。其善愈喪。而其恥愈深。我請假平相國以證之矣。天下之亂。極於保元治承之際。子殺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亦有之。擧天下之人。不夷狄禽獸者。幾希。而其尤無道者。莫平相國若也。執天子。而君臣失其義。殺叔父。而父子失其道。其它淫暴肆虐。千百

年所絕無而僅有者。相國盡具諸其一身。我意相國之於不善。宜如飢者之甘食。渴者之貪飲。不暇復恤佗人毀譽。孰知其不善愈大。而其恥愈甚乎。何以知之。相國旣擅天下。擇京童數十人。巡察畿內。有一言及己者。輒夷其家。周厲王使衞巫監其國人。秦始皇坑儒生於咸陽。無佗具不善甚於佗人。故其恥深於佗人也。相國之於厲王始皇地隔萬里時曠千歲。而其所爲如合符節。是亦孰敎。而孰使之也。吾是以知其性之不可滅也。夫旣有恥於不善之心。則有趨於善之心。心趨於善。而天下

一本此字下有過之於口不如息之於心之十字

之治亦隨之矣。然厲王始皇皆亂天下。而相國亦終於亂亡者。何也。徒知恥其不善。而不知充其善也。夫心一也。爲善斯心也。爲不善亦斯心也。相國既勇於爲不仁矣。豈不能勇於爲仁乎。既力於爲不義矣。豈不能力於爲義乎。誠令相國一旦翻然自反。知禁之於彼。不如止之於此。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天下方苦於其不仁不義矣。豈不樂於其仁義哉。則天下與相國。皆將趨仁義。而莫之或禦。寧有不治者哉。雖然是特吾儒聖賢克己之說。固非相國之所知也。假令相國而在。豈能聽而從之。

而理則不可誣也。嗚呼天下之亂。莫甚於保元治承。而尚有向治之道。天下之不善。莫過於平相國。而尚有趨善之方。況於治且善於此者乎。故余嘗曰。古今無有不可爲之時。天下無有不可救之人。

○竹堂曰。兵殺人之器也。殺人而至於殺無辜之人。故曰。兵有罪。而不知其加於當殺者。未始無功也。平清盛幽天子。黜公卿。侮蔑朝廷大典。而不顧。後世稱無道者。以清盛爲首。是兵之有罪。而照然無惑者也。而其加於當殺之功。固有之矣。曰清盛之功。在保元耶。將平治耶。曰皆非也。保元之役。微義朝。則清盛必敗。而平治之亂。亦以信賴怯。故僅得勝。不然。將避義朝之不暇。而何功之圖。且也保元之初。清盛殺叔父。激義朝。故義朝不勝憤。而平治變起矣。然則清盛無功于保元。而有罪于平治也。縱有功于保元平治之後。擅公卿之位。蔑天子之尊。其罪不足以掩功。故余以爲保元平治之事。皆功不在清盛。而清盛之燒南都興福東大二寺。斬僧徒。是清盛之功也。兵之加于當殺者也。自王政之衰。緇髡狂橫。南都北叡其尤也。當此時。雖有勇武之人。皆惑於狂誕之說。靡然屈手折膝。而

莫之敵。彼見其如此。益以自恣。甚至使天子有不如意之歎。則是僧徒者。蠹國害世之姦民。而南都北叡者。百世不拔之巢窟也。今清盛斷然滅之。斬二百餘人。燒一百餘人。亦足以落狂髠數百年張大之膽矣。推其心。則非悟浮屠之誕也。非除天下之害也。特怒其助賴政。而其爲心也。私論其事。則不淪于流俗迷溺之見。而洩天子之蓄憤。掃姦賊之巢窟。其爲功也大。噫南都一燒于清盛。而比叡再燒於織田信長。自是已來。雖有餘姦殘賊。而聲勢威力。不足復動天下。昔者秦政築長城而塗人

膏血豐臣秀吉征韓而民苦於瘡痍其心雖出於
好大窮遠之私而其奮威于遠後世因免外侮爲
功皆鉅觀秀吉秦政之功而清盛之功亦見矣
平重盛清盛長子也資性忠謹沉勇有度量中外屬
意久安六年爲藏人叙從五位下久壽二年任中務
少輔保元二年叙正五位下任左衛門佐兼遠江守
以戰功兼伊豫守永萬元年累遷爲參議仁安二年
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聽帶劍治承元年轉左近衛
大將尋拜內大臣嘗啓事中宮有一蛇至膝下恐其
驚中宮徐捉其首尾召藏人源仲綱收之其度量如

此常愛松庭中植數百株世稱小松殿又其室中置
十二佛每佛掛燈籠選美女四十八人以供其事時
人稱燈籠大臣後寢疾剃髮名證空尋薨年四十二
賛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
摧堅挫鋭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
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
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歿
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
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敵晉士燮之畏愼
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

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
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
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囿於釋教之過也使之
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
○安積艮齋名信字子順曰平重盛今古所稱爲大賢
也然議之者不少矣蓋論人與待人不同當諒其
心而恕其罪論人當責備賢者以求義理之至當
非敢徇俗見而阿古人又非敢好爲高論而毀先
賢以自侈也故予舉議者之言而折衷焉論者謂

清盛欲殺賴朝除後患重盛諫止終爲賴朝所滅
是不智也且不謫諸西陲而放之源家遺澤之地
故一呼而八州皆應可謂智乎予謂不然彼僇然
孤兒何所能爲逆料後患而殺之是特姦雄猜忌
之事仁者不爲也設使重盛久在世清盛不逞凶
虐雖有百賴朝安得濟其事不幸蚤世清盛凶虐
益熾賴朝得投釁而興是非賴朝滅平氏平氏自
滅耳昔周武王滅殷紂封其子武庚爲諸侯武庚
挾三叔而叛果如議者之言則武王亦可謂不智
乎議者謂清盛無道致族滅塗之人舉知之矣重

盛獨不知耶平氏滅安德帝獨能立天下乎重盛宜幽清盛以安社稷宗廟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計不出于此可謂賢乎予謂此乃重盛之所以爲賢也昔者衛出公拒其父蒯聵夫子拒父不孝也然衛即祖宗之衛非出公所得而私也蒯聵入則衛亡不入則衛存社稷爲重君爲輕不以一父易祖宗之國此亦大義所在雖冉有子貢之賢不無疑焉故子貢擧伯夷叔齊之事質之孔子曰古之賢人也夫伯夷叔齊讓國賢則出公據國拒父不可爲賢也何則人之爲道莫大於君臣父子然君

臣義合故君無道則伊尹可以放太甲霍光可以廢昌邑矣父子天屬也故父雖無道宜曰不可以囚幽王申生不可以幽獻公矣孟子曰瞽瞍殺人臯陶捕之則舜竊負而逃視棄天下如脫弊屣蓋父子之親有重於社稷者也由是觀之平氏雖滅社稷雖亡重盛不可幽其父也決矣故曰此乃重盛之所以爲賢也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爲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擱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

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卒然擧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爲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史記載武王觀兵于孟津以威殷紂是齊東野人之語馬遷採焉陋矣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議者之言不可廢也議者謂重盛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存焉則清盛不敢逞凶虐而社稷安亡焉則凶虐熾而天下亂何遽効士爕之祈死也此則議者

之論誠當矣但重盛之意蓋謂平治之亂義朝父子相戰遂殺之雖曰朝命不孝莫大焉清盛悖逆不幽天子不止當此時從父乎從君乎與生而視此悖逆不如死而不視之爲愈也其志亦可哀矣雖然以大義律之究不免識者之譏也文天祥不云乎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善哉天祥之言人臣事君固當如是人子事父不當如是乎重盛若能自重忍憂悶致積誠喻父於道清盛未必不

從其言。或不從而擧兵犯闕。則移慵下之死。而死于清盛戎馬之前。事理俱盡。無復可議。此之不慮。而厭一世之混濁。從士爕於地下。遂至君臣淪胥以亡。惜乎其有大賢之質而未嘗學也。

○竹堂曰。墨其名。而儒其行。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愚夫愚婦其外。而君子其內。吾未聞其語矣。而見其人矣。其人爲誰。重盛是也。吾嘗歷觀古今佞佛之人。苟非罔世欺民之術。則必爲悔罪贖過之資。即正人君子而崇信之者。未之有也。而重盛有之。吾以爲是愚夫愚婦之爲也。而其心則君子

矣。蓋重盛內有暴戾無狀之父。而外有庸暗輕動之君。君父交惡。莫能相容。自臣子言之。君固不可違。父亦不可絕。重盛之苦心。至斯極矣。然則不得無取於佛。何者規諫之道。不止一端。或理以諭之。或勢以禁之。或禍福以畏之。重盛於父。理諭而勢禁之。既非一日。則令之諫。特在籍禍福之說耳。今夫閭巷匹夫。示之以當然之理。必然之勢。則皆悍然不敢顧。苟見佛則拜。聞應報輪廻之說。則懼。蓋以生死禍福。有不可測者存焉。重盛以爲。此道也。足以化吾父矣。於此誦經供佛。務修浮屠之道。覬

覬然唯恐父心之不能化。獵者逐獸不知山之爲險。漁者捕魚不知淵之爲深。意有所急。其何暇顧其險與深哉。重盛一心。但知化父之道。而不知浮屠之荒誕狂妄。無足信也。是其事雖出于愚夫愚婦之爲。而其心則由至情迫切之不得已。非君子而何哉。且君子與愚夫愚婦。未必異也。古之忠臣孝子。有割股者。有祈天者。自今謂之。誰不謂愚哉。愚而忠孝之真見矣。故重盛之崇佛。即愚夫愚婦之心也。即亦君子之心也。源平之間。世所稱君子。前爲重盛。後爲北條泰時。而泰時承父之役。贊父

而成其犯闕之謀。他日修佛教。欺天下之耳目。而攬愚夫愚婦之心。視諸重盛之所爲。則智也。非愚也。雖然。吾唯恨泰時之不愚也。

○太華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兇暴。祈死於熊野神。而甍。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生。亦豈得祈而死乎。觀重盛却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擧世咸惑釋氏。則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是事哉。大抵野史多成乎釋氏之徒。多傅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已。

平維盛。重盛長子也。仁安中爲美濃守。任右近衛少

將承安二年兼中宮權亮叙從四位下爲人美容姿安元中法皇五十算賀維盛舞青海波曲名觀者皆艷賞呼曰櫻梅少將治承四年賴朝起兵維盛爲追討使忠度知度副之進陣于富士川賴朝屯賀嶋武田信義夜自陣後襲維盛營未發平軍聞水禽驚噪以爲敵兵大至軍中騒擾人馬相騰蹂棄器械輜重而走明年與叔父重衡擊源行家於尾張墨股壽永二年討木曾義仲不利收潰卒歸京師京師失守帝幸西海擧族皆從焉維盛眷戀妻子潛出八島既而登高野山剃髮爲僧平氏殄滅後至熊野乘舟浮那知

海佯爲赴海死匿于牟漏子孫遂爲土人維盛子六代與母同匿遍照寺時政捕之神護寺僧文覺請爲弟子名妙覺連文覺圖不軌捕斬之年二十二

贊曰維盛恇怯見敵未戰而潰此與梁蕭宏自洛口遁歸何以異哉所危難之地而圖苟免愧于清經有感之明決多矣

○鴻齋曰忠盛扈白河上皇雨夜過祇園祠忽覩妖鬼髮如銀鍼身有光彩且明且滅衆皆愕然上皇命忠盛射之忠盛直進徒手捕之諦視則一老僧戴藁捉燭也上皇以爲忠盛膽勇可倚益寵焉余曰是武臣常事耳何必稱膽勇忠盛果有雅量盍徐步訊焉剏忠盛以驍勇之姿當衰老之僧彼反驚愕可以忠盛爲妖鬼乎然不被其箭亦幸耳程伊川槩以見怪爲心目之病所致夫人神氣昏亂則不能辨眞假齊襄見豕爲彭生杜宣見弩爲蛇妖皆是心目之病所以觸物而發也清盛築第福原夜見髑髏之怪意是亦忠盛見僧爲鬼之類而占者以爲爲義義朝之祟遂以一家懷怖心其餘悸所傳佗日維盛忠度等驚水禽起以爲敵兵棄軍而逃詒笑千載者乃祖病根蔓延子孫竟及

三軍也

平基盛不詳其所出清盛養以爲子保元元年年十七以檢非違使率兵守宇治防兵士齎甲入京師路値宇野七郎源親治應上皇召來基盛呼曰奉敕禁兵士齎甲入京師汝若欲奉官家從我去否則不令得過親治荅曰赴上皇召非子所知誤爲妨礙速爲泉下鬼基盛怒欲圍擊之親治彎弓射之基盛兵披靡旣而援兵四合基盛指麾士卒盡生獲之致之闕下基盛飛矢如蝟流血淋漓滿身深朱帝壯之叩日叙正五位下再往宇治後爲大和守赴任路溺於宇

治川溺水而死有子曰行盛爲正四位下左馬頭從藤原定家學和歌及從帝赴西海遣平生所著稿一卷而作和歌別定家讀之感泣以謂佗日奉敕撰和歌必當載之其父俊成撰千載集載薩摩守忠度歌而沒其姓名定家爲惜之後更敕朝選新敕選集載行盛歌書其官銜其姓名

平宗盛歷遠江淡路美作等守治承二年進正二位任權大納言兼春宮太夫壽永元年拜內大臣賜隨身兵仗二年敘從一位文治元年闔族戰沒壇浦宗盛彷徨不能自刃兵士醜之故爲失手相觸而擠之

縱橫浮游東兵鉤而捉之遂爲義經所虜有二子曰清宗曰副將清宗敘正三位任右衞門督與父俱斬於篠原副將（後名能宗）斬於六條河原

贊曰平宗盛庸鄙嵬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能幹父之蠱乎其能不覆公餗乎獨其對後白河法皇寧取敗衂不與源賴朝講和寧使重衡死不奉神器之詔辭直氣壯差強人意耳然此恐非宗盛之所能辨蓋知盛使之然也知盛欲以死固守京師宗盛決計奔逃延旦夕之命以取笑於天下此知盛之所恥而宗盛之所冀也賴朝洞見其肺腑故戒範賴必欲生致之而卒如其言二兒之優劣不待裴樂而明矣源義仲請和于宗盛而知盛固爭不可水島室山之戰平軍稍振義仲方畏賴朝之圖已與之連衡以敵賴朝則事雖不成未至覆亡如此之速豈失事機而不通權變者耶知盛終不以此易彼可謂守正不回者也若宗盛奉皇西奔不能取法皇與帝同載則源平興廢一係于此宋元祐皇后以一婦人猶得立中興之主況法皇乎設使挾之而西則討敕從何而出四宮從何而立賴朝雖奉以仁王之令不免叛臣之名矣此殆

天啓源氏而西光所謂驕而無禮天之所惡者驗焉

平知盛平治元年敘從五位下任左近衞中將治承中敘從三位任左兵衞督爲院厩別當壽永元年拜權中納言文治元年養和帝崩于西海宗盛見虜知盛閒而垂泣深恥之遂與叔父教盛並坐自刃而死年三十四子知章爲武藏守戰死一谷知章弟知忠匿伊賀山中後潛居法性寺側平氏殘黨來屬後藤基清圍而攻之知忠度不可免自裁而死時年十六

○竹堂曰古人不可以成敗論也天下固有成於

幸而敗不幸者矣皆時俛然而非義之正不正係之也義之正者不以成加豈以敗損苟以成敗論則天下之無義也久矣治承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爲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棄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讐積怨宜銘肝肺即不能一擊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肩是平氏之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予君卷甲戢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

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歎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爲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縱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爲平氏也自爲也此時義仲生釁於賴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借其勢以制賴朝苟得志於賴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不和亦敗和而忘平生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冦於明日不智但求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我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然議者尚以其竟敗故歸罪則賴朝之責平廣常必謂之敗南朝之納足利直義諸人必謂之成矣賴朝擧事之初八州豪傑未集而廣常首鼠之爲賴朝者將欣然迎之不暇顧乃責其來不早豈不失事機而南朝之衰直義直冬及清氏氏清皆背其君父而來乃不責其罪遽延而加之上將之列宜若適機然其後賴朝成而南朝敗者何也今知盛與賴朝同其義而其成異與南朝異其義而其敗同故曰時使然也嗚呼同一執義之言而於賴朝則是於知盛則非同一適機之事而於南朝則非於平氏則是此亦不通之論也

平重衡應保二年叙從五位下尋任尾張守除左馬頭治承二年任左近衛權中將四年補藏人養和年間叙從三位一谷陷重衡馳至須磨浦東人莊家長追而不及放矢射馬馬斃重衡有副馬令親臣後藤守長騎疾呼索之守長不顧而走重衡窘急遂爲家長所獲以南都興福寺僧請斬之於木津川上時年二十九僧徒梟之於奈良阪

平經盛工和歌善吹笛久安六年叙從五位下治承年間進正三位任參議壇浦之敗潛入山剃髮既而

赴海死。年六十一。（或曰、自刄而死。又曰、與敎盛携手、負錨、没海。）

平敎盛。久安四年。任左近衛將監。養和元年。任權中納言。三年。拜正二位大納言。壽永二年。從帝赴西海。帝崩於壇浦。自刄而死。年五十八。

平忠度。生長于熊野。膂力過衆。驍名震于一時。兼善和歌。就藤原俊成學焉。仕至正四位下。任左兵衛佐。薩摩守。戰死一谷。年四十一。

平經正。工和歌。善琵琶。少小入仁和寺。給事守覺法親王。賜其所愛琵琶。名青山。仕爲皇后宮亮。但馬守。進正四位下。一谷陥。爲東兵莊高家所迫。經正度不可免。下馬自刄。（或爲川越重房所獲。又云佐々木高綱。又云成田五郎。未知孰是。）

平敦盛。叙從五位。以其無官。世呼無官太夫。一谷陥。單騎赴水濱。東兵熊谷直實馳馬大呼。敦盛旋馬與直實交搏。墮馬。展轉。直實遂騎其上。加膝於鎧袖。俯視其面。婉然美少年也。直實心憐之。不忍施刄。乃問其姓名。敦盛曰。唯速斬。直實曰。若不詳姓名。厠之卒伍。不亦辱乎。敦盛乃告實。遂爲所害。年十七。

平通盛。初名公盛。永暦元年。補藏人。叙從五位。累遷越前守兼中宮亮。叙從三位。一谷陥。走逃。過湊川。佐々木俊綱追及之。力戰而死。年三十。

平敎經。叙從五位上。任能登守。壇浦之敗。東兵素聞敎經驍名。爭先欲獲敎經。敎經血戰。與敵没于海死。年二十六。（或曰。爲遠江守安田義定所獲。又曰。自刄而死。）

○栗山潜鋒（名愿。字伯立。）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顓四宮遷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爲不久。享年不爲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亡邦。何也。大倫不明。而紀綱不振。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呼。邦家難于清盛。危于義仲。安于頼朝。以微乎頼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巨也。邪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蔑君之臣。悪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昭明如日月。誠確如金石。則罔兩聾於震霆。螢爝滅於大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么麽賊小技。以蔽聰明。移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則孽孛化爲景瑞。鴞梟變爲鸞鳳。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數之人。方且陳力奉令之不暇。何毒流天下。延來世之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莽卓。以懲于凶逆哉。必能流涕桓靈。而勉乎自修矣。

○太華曰。保平之亂。啓端於後白河帝。實爲本邦亂世之首矣。帝禪位之後。猶執政權三十餘年。嘗流竄崇德上皇。使清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六條之立。以其叔父爲太子。而彝倫斁。又遽奪少帝之位。而使童稚稱上皇。養和之亂。無劍璽而立天子。國有二王矣。當是時。彝倫全廢。爭上而亂賊相踵乎下。帝三爲逆臣所拘幽。王室之卑弱極矣。於是乎。鎌倉氏起竄謫之餘。戡亂平禍。霸業一成。而天下之權歸焉。自此而後。土地人民悉爲武人之有。天子徒擁虛器。于

上。天下之大勢變矣。是本邦古今之大界限。而帝實當之矣。安得免其責哉。蓋古今人主之失道。未有若帝者也。其失天下之權。不亦宜乎。但寶祚尚傳萬世而無替者。蓋以神武以降千數百年。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也。

○艮齋曰。儒者有恒言曰。治天下之本。在於脩身齊家。聞者笑曰。此老生常談耳。古人糟粕耳。孰知常談中有非常之功用。糟粕中有至神之滋味邪。盍亦通觀宇宙。而察之。神武帝而下。至于後白河帝。凡一千八百餘年。其間或叛臣擧兵。或梟雄倡亂。或蠻夷侵邊徼。非無騷亂也。然皆在遠鄉僻陬。而京畿晏然。至其動干戈於輦轂之下。則僅以二三數。是以海内清平。民不知兵革。巍然出漢唐之上。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存焉爾。自保元元年迄慶長之初。凡餘四百四十年。騷亂相尋。寰宇悉爲戰場。積骸如山。釁血成川。死者不可以萬億計。是無佗。脩身齊家之大經壞焉爾。夫人主之於萬姓。尊卑之分雖異。而疾痛痾痒。莫不相關。譬如一身然。彼叛臣擧兵。變夷猾夏。是手足癬疥之病也。

心腹之病。必發于五臟不和。然或傷其一。或傷其二。猶可以湯藥補之。及五臟全傷。則雖俞跗扁鵲復生。將望顏色而卻走。保元之亂。何以異此。鳥羽帝强使崇德傳位於大弟。近衛以致憤怨。而父子之親壞焉。近衛崩。鳥羽爲美福門院所蠱。又舍嫡孫重仁。立後白河。而夫婦之別壞焉。近衛後白河並不讓其兄之子。昆弟相惡。而長幼之序壞焉。三公燮理陰陽。翼贊萬機。乃天子之師友。而居其職者。婣婭洩沓。不能獻可替否。而朋友之信壞焉。八省諸寮。皆所以治天職致啓沃者。亦徒依違其間

不敢致忠諫而君臣之義壞焉有一于此未或不亂而五倫之道全壞國家元氣日耗其敗亂四出癰决疽潰而不可救無足怪也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言上所好下有甚焉者也藤原忠實憎仁厚之忠通而愛凶險之賴長平清盛貪功賞而殺叔父忠致源義朝父子兄弟相戰遂至其父爲義自是以降禍亂相接閲四百餘年之久天下塗炭極矣此皆身不脩家不齊之所致尚謂之老生常談乎管輅有言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

不談世之爲人主者能脩身齊家勿以老生常談忽之則天下治矣

○青山拙齋（名延于字子世）曰養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藤原兼實勸法皇立後鳥羽帝其言以爲朝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盖兼實以立主爲處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源長厲階當是時爲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鑾輿使平氏之徒知法皇曠位而待帝安知其不悔過而還鑾輿於京師哉萬一鑾輿不還有意外之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速立新主不知正閏所係何以異於元魏孫騰說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爲兩統由兼實作俑可不哀哉

○西尾言忠（稱河内介巖垣松苗弟）曰我邦古來向關彎弓者稱曰朝敵朝敵即逆賊之謂也凡爲朝敵者未嘗有全其終者也當時源氏西討雖假名王師其實私戰耳非爲朝廷也要之平氏有罪則可伐有讎則可復唯此安德天皇雖謂故相國平公之外孫身擁三器位居萬乘儼然我臣民之主也豈可向帝舟發一矢乎先是一谷八島之戰平氏族屬

殆盡及逃壇浦諸將存者無幾其亡可計日待也方此時義經宜命軍士不用急擊千思百計奉迎天皇而後討平氏殲之縱使上皇詔義經有前帝亦可害之言至尊不可害焉若强詔之則身宜死之至尊遂不可害焉況上皇命西討非與前帝之事而義經不學無術不思此義唯以奮擊爲快遂逼帝沒海而不知身爲朝敵或曰抱帝沒海二位禪尼誤之咎不在義經也余曰否是時東軍急擊連射帝舟與手刃弑之僅一間可帝將沒海驚歎曰何往唯此一驚一語遺恨滿天地讀宋史至八

歲如主沒海以其慘同帝雖爲異邦之事悽然涙
下況我皇國臣民志忠義者讀此條孰不感傷悲
泣乎孰不恨義經不盡心力邪故義經自誇軍功
可謂善戰服上刑者是故六十六州無地容身奔
走潜匿生涯辛苦遂爲人所害豈非神明罰朝敵
乎安德帝在天之靈後現于東國使鎌倉右大將
恐懼墜馬死所謂天定勝人者善惡報施昭昭明
于世苟志于道者唯當思此義譏貶亡者專褒與
者淺之丈夫哉

藤原通憲文章博士實兼子也長門守高階經敏子

養之歷鳥羽崇德近衛三朝叙正五位下任日向守
通憲善相法一日自照鏡梳忽見有劍貫頭之相心
惡之欲爲僧法皇不允天養元年任少納言無何薙
髮更名圓空又改信西平治之亂義朝焚通憲第通
憲走過石堂山復見星變歎曰此忠臣代君受災之
象今君弱臣强忠臣代君者其將在我乎成景覘京
師消息歸報其變通憲惶窘不知所爲乃穴地自瘞
用竹筒通氣息唱佛名出雲前司源光泰率兵索通
憲遂斬之

○竹堂曰藤原通憲初欲薙髮自嘆薄命既爲後
白河所用一時朝廷大權皆歸其手則其命未薄
也然余謂使通憲不用而終則天下必深惜而痛
恨之耳及其用始致平治之亂身死名辱則知其
命非薄於不用而薄於用也曰平治之亂藤原信
賴致之源義朝致之安見通憲致之耶曰即通憲
之所以致也通憲抑信賴而不與近衛大將之任
尚可也蓋無賴小人固不可以朝廷官爵妄與之
而彼欲叛亦徼義朝則曷克濟焉故其踈義朝而
使其怨望則吾以爲平治之亂之所生也夫天下
之權歸武人久矣先是屢令諸道禁兵士屬源平

則朝廷固知源平之可患也然天下有事則不能
不借源平之力是以源平常擅將師之權而兵士
愈成役屬之勢方此時徒禁之而不可止吾恨通
憲之不以虎狼視之也虎狼相鬪獵者縱其力爭
而不問及其俱傷輒制之一擧手力耳倘其初扶
虎而逼狼狼必怒而向我於是獵者先斃於狼而
虎乘其後併食之淸盛與義朝等耳而通憲於淸
盛則結姻於義朝則不聽於淸盛則授重賞而不
惜於義朝則請一昇殿而拒之宜其爲義朝所斃
而使淸盛乘其後也豈以義朝之不孝不可任耶

義朝不可任。清盛之不忠獨可任乎。通憲能察于此而豫爲之計。幷存而並立之。彼將淬厲自奮爭結朝廷。以謀自存。而朝廷控制其間。可以籍其力而無驕傲反亂之患。今通憲唯知無父之義朝不可任。而不知無君之清盛亦不可任。援此而擠彼。至於招怨生亂。轉養大患。則義朝之助信賴而叛者。固通憲致之也。而清盛之得勢。佗日而侮慢朝廷者。亦通憲致之也。通憲以經濟之才。自任而不能爲之計。則其遁世而安於薄命可也。即用而致天下之大亂。乃知其所嘆之命未薄。而其所以爲

薄者。反在於大用之日。

○源白石名君美字在中曰。信西嘗警賴長以宜學問以長才智。而不知學以成德也。不獨使賴長失其身。信西亦不令終。此由以才智爲學之謬爾。

○潛鋒曰。信西奮然以邦家爲己任。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太華曰。信西察天文。知國家將有變。宜急見帝而告變。與大臣謀爲之備也。乃徒告宮人而去。自爲避禍之計。朝廷倚重之臣。豈宜如此哉。大抵世之才學辨給之士。當其得志而用事。不無可觀者矣。而一旦臨利害變故之間。唯爲全身之計。不復顧國家者。往々是矣。要之如信西亦唯偸利小人而已。豈忠於其君者乎哉。

平家貞。鎮守府將軍貞盛之裔。家房子也。長承中。豐明節會。群僚將辱忠盛于殿上。家貞與子家長。衷甲橫刀候于階下。鋭氣勃勃。衆意大沮。不能敢發。忠盛

亦以詭計欺衆。竟得免矣。日向太郎通良反于肥前。遣家貞討之。踰歳城陷。傳通良及子通秀・親能等七人首于京師。上皇御鳥羽殿觀之。家貞從騎二百餘整隊而行。姿儀端潤。進退可觀。上皇使人問姓名。家貞馬上應對。觀者爲美。

平貞能。家貞子也。爲筑後守。清盛特以爲腹心。宗盛奉帝西奔。貞能迎謂宗盛曰。呼何至此。今播遷鎮西。爲賊所逼。則悔而莫及。實爲可恥。請速回駕京城。以決成敗於一戰矣。宗盛不聽。乃詣重盛墓。收骨藏之高野山。後削髮更名。以典。

平盛俊清盛之族父也為人長壯多力任越中守一谷陷力鬬而死父盛國壇浦之敗就虜送于鎌倉自斷食而死盛俊二子盛綱盛嗣盛嗣為右兵衛尉屋島之戰挺身持鐵搭鉤義經冑幾獲之小林宗行救義經盛嗣復鉤宗行斷其錏鍜及戰敗匿京師後圖恢復不成為氣比道廣所獲斬于由比濱

藤原忠清事清盛為侍所別當任上總介屬維盛軍于富士川聞水禽喧騰擧軍大擾自潰而還及平氏滅削髮匿于志摩為源兵所擒（子忠光潜謀刺頼朝事不成而就刑）

平景清稱上總七郎兵衛世呼曰惡七兵衛平氏滅與知房（維盛ノ子一作忠房）一據紀伊湯淺城為熊野別當湛增所攻知房被捕景清亡走後又被捕絕食而死弟景家剃髮逃亡不知其所終

妹尾兼康備中人也從維盛攻義仲為倉光成澄所擒義仲奇其狀貌釋之後殺成澄弟成氏于備前三石驛走保備中板倉河追兵驟至力戰而死

○鴻齋曰余讀國史至平氏殄滅之際未嘗不掩卷而歎蓋其盛也雖由忠盛之功實以清盛白河之血胤得殊寵也其衰也雖胎清盛之惡實子孫驕傲不知守成之難也小松内府雖有賢明之稱徒倿於佛祈死而歿宗盛庸劣不似父兄其他經盛維盛皆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吟花嘯月風流自高而已安得挽弓揮戈決雌雄於鋒鏑下耶然當其退都之時經正還琵琶於仁和宮忠度遺歌稿於俊成清經吹笛於舵樓其風尚文雅殊可愛而其文不以足治内其武不以足制外如燕雀處堂不知竈突焚棟禍之將及巢窟也蓋保元之後朝廷日衰武臣跋扈文治之亂則源平之私鬬而天朝之所不關也然以平氏擁幼帝移西國源氏迫戰壇浦之役両鑾及御船終與女官沉歿于海矣嗚呼齠齡之主何知両氏之舊怨哉若用經盛維盛等之策禦之京畿雖不免敗殘未至使至尊葬魚腹也猶宋昺滅厓山雖有秀夫世傑之忠勇無如之何矧於平氏乎噫得之佚樂失之板蕩生於青雲歿於蒼海天之子奪固不可測也然彼所爭在土壤而此所鬬在私怨一念之私終亡闔族怯恇之失禍及至尊歐公所謂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乎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一終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二

●源氏系圖

清和天皇—貞元親王—兼忠—重之—女子

貞純親王

經基 上總介 鎮守府將軍 天德四年六十五 賜姓源氏武者及號六孫王

滿仲 正四位下攝津守 鎮守府將軍 昇殿好人號多田

滿政—忠重

忠隆

滿季—致公

滿重

滿快—滿國

賴光 正四位下 攝津守 鎮守府將軍 大將軍監

賴國—賴資／實國—行實／賴實／賴綱／國房—光國

賴家

女子

明國 下野守 多田太郎—行國—賴盛—行綱／基頁／高賴

仲政 兵庫頭 從四位下—頼政 從三位—仲綱／兼綱／仲家／頼兼

頼行

光重

女子

國直—國基—國能

頼親 從四位大和守—頼房—頼俊—頼風／頼治

頼遠—有光

頼基

源珍

頼信 從四位下河內守—頼義 從四位下 伊豫守—快譽／義家 八幡太郎 正四位下／義綱／義實／義光 新羅三郎

頼清

頼秀

義政

頼平—忠秀—忠尊

頼範

義親—義信—義實

義忠—經國—盛俊—延明

遠俊

義國 式部大夫—重義

義康—義房—義清—義範

國康

為義

義時—義基—義兼

女子

義高—頼高—頼定—義貞

義廣

義兼—義純

義朝 左馬頭 下野守 播磨守 贈內大臣正二位

義賢 帶刀先生—仲家 宇治川戰死—仲光

義仲—義隆／義基／義宗

女子

義廣 志田三郎先生 檢非違使

頼賢 四郎 左衞門尉

頼仲 掃部助

為宗 六郎

為成 七郎

為朝 鎮西八郎

為仲 九郎

行家 從五位下 備前守—光家 從五位下左衞門尉

乙若丸

龜若丸

鶴若丸

天王丸

義久 淡路冠者

義次 賀茂冠者

悲應 號覺念上人

義平 惡源太

朝長 中宮大夫

頼朝 正二位 大納言 征夷大將軍—頼家 從二位 左衞門督 征夷大將軍—一萬丸／千壽丸／公曉／女子

實朝 右大臣 正二位

女子 淸水冠者室

義門

希義 土佐冠者

範頼 三河守 蒲冠者—範圓—為頼 太郎

仲範 若宮別當

義春—義世 蔵太郎—仲頼／義成

頼宗—頼隆—氏頼 治部少輔—詮頼

頼有—頼滋—範直

頼氏 三郎入道

全成 安野法橋號悪禪師—頼全 播磨公

時元 阿野冠者

隆元 阿野二郎

義圓 號卿公

義經 伊豫守大夫 判官—千歲丸

知家 八田四郎左衞門尉 從五位上

女子 一條入道能保室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二

三河　石川鴻齋編

源家出自清和天皇。天皇諱惟仁。文德帝第四子也。母皇后明子。稱染殿后。上年九歲即位。貞觀元年男山始建八幡太神宮。元慶八年甲辰宮人王氏生貞純親王。敘四品。歷兵部卿中務卿上總常陸大守。延喜十六年五月薨年三十二。稱桃園親王。子經基經成共賜姓源。

六孫王經基。貞純親王長子也。歷筑前信濃美濃但馬伊豫武藏等守。下野上總介太宰大貳。拜鎭守府將軍。敘正四位上。天德五年。除王籍。賜姓源朝臣。

源滿仲。經基長子也。延喜十二年。生於攝津多田館。累遷伊豫陸奧等九國守。兵部少輔。治部大輔。左馬權頭。拜鎭守府將軍。至正四位下。爲人有勇略。自王公以下。皆貴重之。朝廷賴以爲爪牙。性好漁獵。其子僧源賢患之。與僧源信誘導之。滿仲大感悟。遂剃髮。更名滿慶。臣屬五十餘人亦從剔髮。天祿元年。創多田院。長德三年卒。年八十六。敕贈從二位。

贊曰。源滿仲。抱將帥之器。護衞國家。賴光賴信。雄勇絕倫。皆以將畧冠世。賴義善得士心。敗而復振。卒能覆彼巢穴。平盪強虜。毅其忠純。志貫金石。宜乎將門出將。景福流于裔孫也。

源賴光。滿仲長子也。爲人英武驍勇。累歷攝津伊豫等守。至正四位。拜鎭守府將軍。長保中爲東宮大進。與弟賴信剛果明決。練達兵法。與賴光齊名。歷伊豫陸奧等諸國守。爲上野常陸介。至從四位上。永承三年卒。子孫相繼。名于世。賴光子賴國賴家賴基。皆有傳畧之。

源賴義。賴信長子也。沉毅勇決。自幼有將帥之器。以功敘正四位下。爲伊豫守。天喜元年。兼鎭守府將軍。永保二年。剃髮。尋卒。年八十八。世稱伊豫入道。

○松本奎堂名衡。字士權。曰。吾嘗怪源賴朝。以孤孽流竄之餘。一振臂。八州響應。終能殪木曾氏。殲平氏。數年之間。戡定四方。官至右大將。職統征夷將軍。何其起之暴也。又嘗怪朝朝開府鎌倉。諸將趨走。儼然如朝廷儀。又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使天下之權悉歸于己。何其僭之甚也。今而知賴朝之所以起。與其所以僭。皆由祖先之餘烈遺謀。而莫足怪者也。雖然賴朝之起爲其祖先之餘烈。世已知之。賴朝之僭爲其祖先之遺謀。世未知之。故吾特表而出之。史稱天喜四年。安倍賴時叛。朝廷命源賴義討之。至康平五年。寇悉平。七年。賴義始歸京師。其間蓋十一年矣。噫以賴義之英武。藉朝廷之威

靈受閫外之寄行鈇鉞之誅名正事順於擒豎子何有然而遷延依違彌九年之久始克平之猶不即還待任滿而後歸是其中必有不樂爲京官而樂外任者也何則當時朝廷權歸戚畹政出私門取青紫者皆藤原氏之屬而非其屬者視之不啻奴隷輿儓故諸宮之於藤原氏非阿諛求之則韜光晦跡或捨身於桑門或寧死不肯爲其下而賴義家世武弁且爲相家所驅使顧其心必不屑之但因襲至此亡如之何及其奉命東征而後喜可知矣恩威并行寬猛兼施關東八州奥羽之士豪

稍稍來之懷之得之盡爲我爪牙數萬之兵可立聚而縱之收之靡不如意恃此而行奚翅與賊之可滅雖曰衡行天下而無敵可也豈不快乎賴義一日在京師則相家之奴隷一日在外則三軍之主帥人誰不知奴隷之卑主師之尊卑則不樂尊則樂人情之常至于賴義獨不然哉山嶽之高其始一拳石爾江河之大其始一勺水爾賴義之樂外任其心不過一時之快而其子孫之僭竊皆依其祖而作俑之罪賴義固不得辭則曰賴朝之僭出於賴義之遺謀不爲過矣雖然賴義之心正大明白固非如賴朝之貪惏猜忍也使賴義居賴朝之地必不肯爲賴朝使賴朝居賴義之地必不能爲賴義何也不能爲者其心私也不肯爲者其心公也

源義家賴義長子也小字源太年甫七歲加冠於石清水神宮號八幡太郎爲人勇武有深畧最善騎射永保三年爲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擊清衡家衡歷左馬允左衛門尉叙正四位下天仁元年卒年六十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親叙從五位上爲左兵衛尉任對馬守以罪流于隱岐義親逃自隱岐至

出雲殺國吏掠官物朝廷詔平正盛發兵討之天仁元年伏誅義國爲式部大輔以罪蟄居於下野足利別業久壽元年薙髮世稱荒加賀入道（義宗義忠皆有傳畧之）

贊曰安倍貞任之亂源義家從父征討歷十四年方能掃蕩未幾清原武衡家衡與真衡構難擾亂奥羽義家居牧宰之寄悉力討鋤廷議以爲如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此私鬭也不可下官符嗚呼果私鬭耶宜以擅興之罪處之果有功耶何不賞之既不行賞又不加罪諉言私鬭遂沒其功其實不過悋賞耳當時紀綱之不振一至于此其不

激將士之變皆義家綏武之力而將士歸嚮源氏亦在此時其所關係大矣

○竹堂曰源義家過藤原賴通語陸奧軍事大江匡房隔坐聞之曰惜未知兵略耳從者告之義家謂其或有之遂就學兵書吾嘗怪之以爲義家之用兵得於天性而成於百戰練磨之餘當時將士無敢議者而彼匡房者何人哉家世業文未嘗一操兵而僅抱一卷兵書自以爲知兵是亦不過趙括之兵耳而義家遽服其言遂從而學之何其義家之自輕也曰非自輕也即自重也昔者張良從

異人受書先儒論之曰異人所敎在意不在書今匡房之敎義家吾以爲亦然也義家身爲將帥幾年所向無敵天下神明視之其心因以爲無復足畏者方與賴通語之際或有鋒鋭太露偃然自是之色是匡房之所聞而惜之也蓋自是者任意而行不敢用人言其終必至于一敗塗地而止故匡房折之將以成就之也不然以縉紳執笏未嘗一操兵之人而折宿將名帥於一言之下以未知兵是從者之所以溫而告也爲臣者且慍而義家夷然不敢慍即待其出禮之是其虛心聽人之迷不

待如良之納履約往而後可敎矣蓋義家嘗自以爲是矣及聞是言也陷然自歉之心忽生自歉則臨事而懼慮勝而進必不以輕忽敗事匡房所謂兵略不在書而在此也及後三年之役義家見營外鳥亂曰有伏探之果然因謂人曰是兵書所謂飛鳥亂行有伏也吾不學殆矣是亦義家審地勢不敢直進故能然已不然悍然勇往不暇顧書中語而伏兵既環視而起矣唯義家有學以知之故此役三年而成功使其不學則將見其至於十數年而不已也由是睹之義家威重天下善以功名終由受匡房一言之敎故曰是義家之所自重也雖然義家有希世之功而朝廷不酬其勞至乎以私鬭是在佗人則不勝忿忿之心而義家終始一節不肯少怨然則匡房之所敎豈獨兵略哉

義綱加冠于加茂社號加茂二郎從父討貞任叙正四位下後流于佐渡

義光加冠于新羅明神社故號新羅三郎勇敢有謀爲右兵衛尉聞義家伐武衡家衡辭官從之爲伊豆相摸守叙從五位上子義業。義清。盛義。親義。祐義。

○竹堂曰源義光殺義忠何殺之好名之心移之

也義忠爲義光之姪有罪則責其罪而殺之可也何殺之於他人之手隱微之間盖義家死而義光武名高天下然恐義忠之勇武或奪之也而欲殺之無可殺故使人殺之則善忠者以死成義光之名也甚矣好名之害人也誰不好名而名之於人未爲無益欲有爲者必思揚名而果之怯懦者亦思墜名而自勉是宜若無害也曰名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得者夫不求而得者固有是實而不欲有是名人見其實而名之曰某勇也某武也而聞者榮之亦非榮是名也榮是實之著于外也是名

也有益而無害若求而得者不然無是實于已而欲是名見稱于人欲之不得必忌人有是名甚至於殘害之殺戮殄滅之而止若此而名之害著矣義光誠有勇武絶世之實則其名亦必從之而彼義忠者特以子姪視之可也子姪之不加於父叔固也所憂於義光者勇武之實或未至耳乃不此之憂而憂子姪之有名至以敵國外患視之惑矣然吾觀義光之平生不若此之忍也初義家征賊于奥不克義光聞之奏請往援不允遂辭官而往則兄弟之難不忍置之不援故也今義忠亦兄弟之子耳兄弟則辭官而往援兄弟之子則無罪而殺之非其厚於兄弟而薄於兄弟之子也其初也骨肉之情專而好名之心無以間之是義光之眞也後好名之心勝而骨肉之情失則其私也非眞也方其眞也但知有兄而不知有身然其思兄之誠赴義之勇天下稱之是得名于不求也至其私則但得殺姪之汙名耳豈復有勇武之名然則義光者謂不好名可謂不好武名而好汙名亦可

源爲義義親子也保安四年任撿非違使叙從五位下家于六條堀河世稱六條判官保元之亂與崇德

上皇據白川殿戰破伏誅年六十三

源義朝爲義長子也驍武多勇略任下野守以功除左馬頭聽昇殿平治之亂逃至内海爲忠致父子所殺傳首於京師梟之迨賴朝闢府于鎌倉後白河法皇勅索義朝政家之枯顱使大江公朝送于鎌倉賴朝創勝長壽院收葬之（子義平朝長賴朝義門希義全成義圓範賴義經）

賛曰源義朝驍猛冠絶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藤原信賴誘

之使反則反知殺父之爲逆而故犯之則于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義平勇力絶人頗有文鴦姚襄之風臨死不撓。眞壯士哉。賴朝錄鐮田政家之後可謂厚矣。然勸義朝殺父者。政家也。祖孫一氣父子同體。念祖則嫌於父慕父則忘祖爲賴朝者殆難乎哉

○潛鋒曰虓虎投穽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

乎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宮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賴之曾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爲邦誅賊未聞爲下殺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附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噬人而惡爲之附不亦悖乎。自源賴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稗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眞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太華曰孔子曰君子事其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善事其親而不忠於其君者也。義朝既殺其父亦何不叛其君哉。朝廷亦使義朝殺其父是不獨敎不孝於天下又所以使爲人臣者不忠於其君也。逆臣踵起。而肆其毒螫不亦宜乎。

源賴政賴光五世孫。兵庫頭仲正長子也。天資穎敏。

該通衆藝尤精騎射工和歌。仁安元年。敍正五位下聽昇殿承安年間。敍正四位下治承二年。敍從三位三年剃髮改名眞蓮世稱源三位入道。四年五月。奉高倉王謀討平氏平氏以二萬騎擊之宇治。賴政戰敗入平等院與子仲綱皆自殺年七十七。（女讚岐。仕二條院。嘗詠澳石之歌。世稱絶唱。呼澳石讚岐。澳俗作沖。）

源行家爲義第十子也。保元平治之亂。行家潛匿熊野稱新宮十郎養和元年。與平重衡維盛等戰於墨股川其子行賴及義圓等戰死行家厪以身脫走依義仲後黨義經匿和泉遂爲賴朝追兵所捕。

賛曰源賴政勸以仁王以擧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特僧兵爲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爲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于急遽倉皇非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倡之力歟行家將畧非其所長而欲以匹夫之勇屈三軍之師宜其及矣

○潜鋒曰以仁王之徼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每讀

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賴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擧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丞相太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旦夕當此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内向者而王欲以邃宮軟質灑血投袂鼓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頹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以仁王之子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中井履軒名積德字叔處曰賴政之擧事爲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以仁王曰王宜立者賴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爲然耶是求爲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臣耳夫以亂賊臣子雖擧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矣

○竹堂曰中古以來天下之兵概歸源平二氏號稱武人者非源氏即平氏至保元平治之際源氏有爲義父子平氏有清盛各相抗而不屈至於治

承之亂宗盛亡賴朝覇而天下兵權始歸于源氏矣吾嘗怪源賴政依違中立于其間不肯屬爲義父子亦不肯屬清盛初與清盛義朝拒上皇而走爲義及義朝叛則誅義朝而助清盛既與宗盛有隙興兵討之不成而死是其初付同宗之戚骨肉之親于漠不相識而終又不能甘爲人役激絲髮之忿猝然興無謀之師一敗即亡何進退之無據也吾熟料當日事情而知其不然也賴政與爲義同其氏而異其出爲義出於賴信而賴政出於賴光賴信之後賴義義家世襲爲將威名遍天下而

賴光之裔。寥乎無聞。其宗雖嫡。其勢不能不爲支庶下。賴政慨然于内者久。而自顧弓箭足制不可知之怪。而吟咏足致皇上之感。見彼爲義父子之徒勇無謀。而不知禮義。乃謂彼宜仰我也。我何受彼命哉。故爲義逆則誅爲義。義朝叛則誅義朝。我有嫡宗之權。而彼無可庇之義。故殄滅之而不恤。平氏雖世讎。今有功而無罪。安得不助。及其後清盛跋扈。天子厭之。輒倡兵而招諸州之源氏。賴朝義經。皆將執旗鼓而從之。則平氏斃而源氏之權歸我矣。是賴政之志。而非絲髮之忿激之也。然則

賴政之擧。固出于英雄之見。而事未克。敗不救何哉。曰地不利也。京師之地。爲義死義朝叛而無復源氏之迹。賴政以孑然無援之身。而擧事於仇家環視之地。不據險要。而欲決勝於畿甸之郊。安得克濟。必使賴政退京。而東據毛信之險。相武之野。而卓其幟。則賴朝義經。及八州將卒。皆不招而集。將以他日從賴朝者。從之。則吾見其不數月而天下之旗。皆白矣。而嫡宗之權。誰能爭哉。雖然當平氏之盛。天下靡然無敢犯者。而賴政一紙之徼。諸道響應。竟以亡平氏。則未可謂非其倡之力也。噫此可以稱嫡宗之家。賴光之裔而亡媿矣

○鴻齋曰。賴政之擧事也。可謂源平私鬪之嚆矢矣。蓋仲綱爲宗盛所辱。賴政憤懣。不忍坐視。勸以仁王。以興事。遂亡其身。并使王罹禍。抑亦王之罪人也。賴政文武之材。起衆而年過古稀。假令有廉頗馬援之勇。思慮薄迫。不復比壯時也。顧仲綱寡慮。睚眦之怨。不能自忍。欲挺身以死。必報焉。是時賴政既辭職。優遊吟詠。不復關世務。及仲綱有此擧。自以爲老態前途不長。寧與生而見辱。不如死而唱義。事成則子孫之福也。不成則父子俱死耳。

遂決意擧事。惜未臻其期也。若俟賴朝起躬在良平之任。而謀事。不啻報怨。王亦免禍。議者曰使賴政據毛信相武之地。山東將士。皆不招而集。是後世之論。不察時機也。賴政雖嫡宗。門閥微少。宗族亦不多。故以王之令集兵。欲使南都北叡屬王也。若單騎據毛信相武之地。賴朝潜匿。未起兵。四方人心不可測。庸得爲事遠地哉。故特僧侶。以擧兵。其據平等院。爲敵所逼故也。而僧兵不應徒爲無名之軍。悲夫。然以王之令。檄賴朝義仲。煽動諸源。皆賴政之功。猶陳涉於漢高。然則雖身死族亡。源

氏再興之勳亦可以賴政爲魁將矣。

源賴朝義朝第三子也。小字鬼武者。幼有器局。義朝異之。愛過諸子。文治元年。殲平氏于西海。以功叙從二位。五年叙正二位。八月伐泰衡。定奥羽。建久元年。朝京師。敕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十二月上表辭兩職。二年七月。朝廷遣使拜征夷大將軍。正治元年正月薨。年五十三。

贊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討罪。以倡大義。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霸府于鎌倉。傳業三世。然智算有餘。乘勢

徼利。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上爲天子逮捕逋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己。其術深矣。窮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上所愼。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後白河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敕。賴朝籍爲口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而蹊田奪牛。甜嫌及未賴朝之罪亦已甚矣。然任賢使能。信賞必罰。號令嚴明。懸算無爽。察平宗盛之怯弱。必欲生致之。知由利維平之忠義。策其必死。將畧固其所長。而知人之鑒。亦有過人者矣。

○青山雲龍名延光字伯卿曰。天下數百年之所因襲。一旦起而變易之。亦難矣。然天下之勢。壅於此則决於彼。熸於西則熾於東。唯知天下大勢者。能乘其勢而爲之。則其難者亦未嘗不易。爲而天下大勢豈易知哉。天下利害紛然。陳乎前。而我將爲之。所利必趨。害必避。則天下大勢。不可得而見。此其所以難也。權臣之爲患也久矣。昔蘇我氏以外戚擅權。凶威震天下。及天智帝誅之。藤原鎌足與有力焉。而其子孫遂專天下之權。天子不能得而制。一二英主。非不憤激。而藤原氏根幹盤固。無可奈何。

彼遂以驕侈相尚。骨肉相殘。平氏乘之。奪其權。以制天下。平氏武人。而擅權勢。其凶虐殘鷙。不可勝言。唯其挾天子以臨天下。故天下不得不從。蓋朝廷任蘇我氏。則蘇我氏虐。任藤原氏。則藤原氏專。任平氏。則平氏橫。權臣之患如此。而天下憤嫉亦已久矣。顧彼挾震主之威。而據天下之根本。雖人主無奈之何。及源賴朝討平氏。已破之於富士川。聲威震天下。自常情觀之。宜長驅而進。撲滅平氏。直據京師。以號令天下。而賴朝乃用諸將言。旋師據鎌倉以定東國。何哉。彼權臣之於天下。徒挾天

子以臨之耳。問所以經畧天下則不知也。是天下未必服而徒為天子所憤嫉。雖乃專天下之權。英雄之所不顧也。唯頼朝則不挾天子。而天子不得不倚焉。不爭天下而天下不得不服焉。彼其據東國以為基本也。夫我邦之俗。果敢好武。而東國為尤甚。故東國又尤難服。而源氏固嘗鎮撫東國。國人固已服其威名。頼朝定之。固不為難。東國一定。天下莫不服其威武。而平氏固墜其掌中矣。唯其不爭京師。故天子不以權臣待之。雖不據京師。而天下莫能當者。以據天下勁兵地也。如義仲則不

然。一破平氏。逕進入京師。志得氣滿。悍然以為天子則我挾之。天下之根本則我據之。天下誰敢當我者。此其所以驕横暴肆。不畏頼朝。而殊不知天子不必挾。京師不必據。此頼朝之所以控制天下也。挾天子而據京師。藤原氏為之於前。平氏承之於後。其為患也。非唯天子知之。天下皆知之。此勢之可變者也。故創將府於東方。而據天下勁兵之地。天子欲制而不可制。天下欲圖之而不可圖。言其地勢。則天下之險要。言其將士。則天下之豪俊。有所攻則必克。有所請則天子不得不許。故不襲權臣之迹。而天下之權歸焉。鎌倉遂為天下之大鎮。而天下之勢。鎌倉為重。嗚呼頼朝可謂知天下大勢矣。夫方權臣之專也。天下猶知天子之尊。而天下之勢。京師為重。頼朝一舉而移之。內輕外重。而天子孤立。天下不知其可畏。海內悉為武人之有。頼朝之罪大矣。雖然彼其據天下勁兵之地。以鎮海內。故北條氏藉其餘業。鏖元寇於西海。以震揚皇威。世皆知為北條氏之功。而不知頼朝之餘業有以致之也。無頼朝則北條氏何繇經畧天下。又何繇摧破元寇。則頼朝之功固在北條氏之上矣。

○艮齋曰。治亂衰盛之機。非一朝而發焉。其所從來者遠矣。雷霆之震。人聞其轟々然起于天半。以為暴發。而不知陽氣久已鬱積于地中。乃乘時而出也。大山之崩。人見其暴風劇雨之震盪。以為其所致。而不知土壤已朽。釁隙欲裂。風雨動其機也。王室之衰。兵權之移。亦已久矣。頼朝投其機而得之耳。何以知其然也。昔日皇朝以文武為一途。有事則天子親率大軍征之。或大臣受節刀以討之。天戈所指。莫不摧靡。可謂盛矣。自釋氏之說盛行

乃以殺爲戒凡戰鬪之事委將帥而武威始衰矣自有遣唐使倣李氏制度禮樂典章文物之美雖備而文武之官始分矣左右近衛大將即武官之長而任之者不諳韜畧其討叛亂皆差遣下僚武人不肯親監臨其弊遂貴文賤武惟以詩歌絃匏蹋鞠相尚此亦襲漢土風習而武威益衰矣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執凶器臨危事天下之大難也今公卿峩冠長裾趨蹌于殿陛之上視武人如奴隷一旦有事則使之蹈湯火冒矢石犯天下之大難矣其成功而歸也不過加一階半級此豈人情

所樂也哉平將門之叛平貞盛藤原秀郷之功大矣而褒賞不過四位平忠常之叛源頼信討平之而亦不過四位猶之可也至若頼義父子征陸奥則前後十四年百戰而僅克之尤爲殊勳竟亦不過四位衛尉甚者至朝廷吝賞而將卒不沾一爵其不重武臣率如此故保元平治騷亂之餘平清盛自武臣起位極人臣而頼朝遂專兵馬之權此理勢所至非一日之積也抑頼朝之興又有所從來矣其祖頼信以來三世相繼東征輒率關左將士與之同苦樂施恩信將士感戴如父母故頼朝擧兵檄八州三浦義繼讀檄揮涙使子孫致死力事之其他八州豪傑群起應之如迅雷一震白蟲啓戸而出焉此祖宗遺澤所淪浹者亦非一日也不然頼朝雖智安得勃興于旬月間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人主者觀古今治亂盛衰之理可以自警矣

又曰北畠親房有言人毎歎王室之衰而歸罪於頼朝然向微頼朝則六十州人民將何所底止耳親房盡忠於王室而其言如是蓋審天下之勢者也夫勢之所至如河水東注滔滔汩汩雖神禹不

可遏故隨其勢而導之鑿龍門決呂梁捐數百里之地播爲九河豈好犯大難勞數十萬人之力蓋不如是不足以除水害而天下之民將淪爲魚鼈也王權之移勢也頼朝隨其勢而操持之上以安社稷下以綏萬民耳不然政出于朝廷則河決堤壞汎濫衝突天下之民竟不知所底止也其功亦大矣哉自時厥後騷亂相尋英雄互興然皆因其綿蕝而爲之區畫莫敢問鼎之輕重者王室雖微尚有萬世不抜之固此亦不可謂非頼朝之遺烈也若親房可謂能審勢矣且頼朝以流竄之身倡

大義於伊豆一敗塗地志氣不少撓服膺常於一言聞覇府於鎌倉使義仲入都而徐制其後遣諸將討平氏策無遺算其太度雄才固已有籠絡一世之概矣及天下甫定則拔大江廣元於稠人之中以帷幄重臣其知人亦明矣蓋驍將猛士可與摧堅陷陣而不可與圖大計何則能圖大計者非博涉經史通古今治亂成敗之理不可也彼廣元者頗讀書通古今凡頼朝之所經綸擘畫而立一代之制度者盡出于其手此豈後世武將所能辨也哉然則頼朝更無可議者乎曰否昔足利直義

謂楠正成曰佐佐木梶原之徒先登爭功是匹夫之勇不足用也正成曰佐佐木諸士暫置之且道頼朝鼓士氣使之不愛軀命先士卒而力戰非其將器者不能也直義悅因問頼朝用士之術何如曰頼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吾儕王臣不宜談其謀畧直義大愧正成之言非徒折直義隱衷并可以誅頼朝之心矣孔子稱管仲之功為仁以其一匡天下也孟子擯五覇為三王罪人以其尚詐力也出于忠厚則後世受其慶出于詐力故殺二弟戮功臣卒之外戚專權子孫魚肉三世而亡悲哉

○竹堂曰源頼朝之猜忌其性使然亦其業使之然也前頼朝者雖義家之勤勞邊事官不過四位右衛門尉而平清盛以保平勤王之功始任大臣且猶居京而奉朝廷至頼朝則以海隅一流人起據八州形勝之地斃義仲殲平氏闢鎌倉府置諸國守護地頭坐受征夷將軍而不辭至於自制朝廷黜陟之典於千里外是自有武人以來未嘗有之業也蓋頼朝無甚勞之功而成未嘗有之業則其有大功於天下而人心服之朝廷倚之且其骨肉兄弟之位甚逼如義經者苟欲代吾而為所為

顔不易乎當此時雖太度善容之人不能無少忌而况忌克成性之頼朝耶於是忌義經至其黨與皆已殺戮無遺而其猜忌之心未已也故其獵那須富士之野也世皆以為出於治平無事取樂遊觀馳騁之餘而吾知其猜忌之心為之也其故何哉我忌人而其事未發可也即已發之人人自危不測之變階是以起頼朝今殺義經而天下人心為之搖動其功名素著者皆將危懼不安變且不測向者義經之未殺也可忌者唯義經而既殺之舉天下皆義經也是頼朝之所以日夜思慮欲以

制之也。是以大張田獵。使猛將勁卒奔走驅逐於山澤草野之地。吾執麾而決進退制開闔。以試其服從與否。誠服則已。倘不服者戮之。是不出遊觀馳騁之間。而可以定天下矣。及其獵也。有若曾我二孤之變。而諸士皆翕然致力。凜之無敢生變者。則其心誠服無疑。而猜忌殺戮之心。蓄而莫逞。及聞範賴之言。其心一發。不可遏。故雖有萬禁書。亦不釋。必剪滅之而後已。故曰。那須富士之獵。皆猜忌之心爲之也。而有是心者。以有是業耳。然則欲保是業而用是心可乎。曰。不可也。

○潛鋒曰。平治以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德之間。上之君王遭幽。下之元元塗炭。賴朝擴一臂而天下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衽之不左也。而其巧譎百端。束縛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焉。於是賴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

○林鵞峰（名恕字之道）曰。賴朝口有蜜。腹有劍。而忍人也。其功大於清盛。而其罪大於清盛。陽尊天子而躬提挈綱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其忍一也。範賴侗而無害。而放之。其忍二也。義經勇敢有蓋世之

功。欺泰衡以殺之。既而又滅泰衡。其忍三也。納景時讒愬。辱功臣。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勳臣。而殺之何罪。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者弟也。不援邑。不加恩。共含怨以至於死。其忍六也。忠賴者。甲陽藩鎭。義定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使懷怨自反。其忍七也。此七者。其忍之大者也。此雖使賴朝能除其患以安其身。又所以自鎩其羽翼絕其種也。北條者雖婚家。亦是異姓之姦也。賴朝不知親親。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忍心以立私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也。賴家之愚。實朝之柔。寄意於歌鞠。以不悟之。修禪寺之暴卒。鶴岡之刺客。誰其爲之。如北條氏。所謂操我戈以入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賴朝之謂乎。

○鳩齋曰。賴朝之得天下也。大屈之感大信也。初見放東海。其乳母餽遺。僅全命而已。以伊東祐親監視之屢。往反遂通其女。生男。祐親怒殺其子。欲圖賴朝。賴朝逃依北條氏。又挑其女。匿伊豆山中。辛苦艱難。困于葛藟。于臲卼。未嘗有大志也。當其

起兵革。然豹變。豪傑麕集。如雷出地奮。立平斷求
使二弟滅義仲。蹙平氏於西海。然未有霸天下
之志也。至於養和帝沒。平氏滅。其志始大矣。而開
府鎌倉。任征夷將軍。置守護莊園。手握兵馬之權。
於是朝廷失控馭之術。徒擁虛器而已。天下之勢。
自此一變矣。夫將軍之職。有事則命。事平則罷。唯
奥羽遐僻。置鎭守府將軍。以守邊。然不以土壤私
焉。及朝威寢衰。武臣跋扈。名實相反。君臣失序。賴
朝以來。父子世襲。不復選才器。征夷之職。遂為總
轄之名。蓋其祖賴義義家征討逆賊。平定奥羽。暴
露原野。既十一年。朝廷恡賞。不酬其功。五世之後。
至於賴朝。始發餘慶者歟。而賴朝為人猜忌酷烈。
骨肉功臣。多遭戕害。死後未幾。內訌鼎沸。鬩鬪仍
起。賴家以闇弱。幽修禪寺。為下所弑。實朝驕奢。濫
冀顯官。遂罹乃姪之刄。源家血食。至此告絕。是亦
乃父所積蓄。發餘殃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蓋賴
家實朝之謂歟。

源賴家。小字一萬。賴朝長子也。正治元年。為左近衞
權中將。詔總守護地頭一如賴朝。建仁二年。累叙從
三位。兼征夷大將軍。三年七月。為時政所殺。年二十

有二。有三子。長一幡。次公曉。次千壽。
源實朝。小字千幡。賴家同母弟也。建仁三年。叙征夷
大將軍。建保六年。叙正二位。進右大臣。兼久元年。拜
賀于鶴岡。為公曉所殺。年二十有八。

贊曰。源賴家承父之業。不克負荷。親信狎邪。奪人
妾婦。將佐怨望。禍起蕭牆之內。實朝襲職。驕泰不
恤軍政。其發號施令。雖有可觀。皆北條氏之所為。
而非自己出。變生肘腋。不保首領。權歸舅氏。而覇
府之業。不復振矣。公曉弱齡。能報父讎。其志固可
嘉尚。然殺賴家者。北條時政之志。而實朝不與知
焉。義時姦猾。多詭計。安知其非嫁禍實朝。而假手
公曉乎。骨肉相殘。叔姪俱斃。而賴朝不得血食。此
北條氏之本謀也。實朝恬然。曾不之省。唯以官爵
起于父祖。為榮。宜其速禍矣。

○履軒曰。初義朝殺其父。并殺兄弟（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仲。乙若。龜若。鶴若。天王。）又更平治之亂。誅滅殆盡。及賴朝起。存
者亡幾。賴朝又殺世父二（義廣。行家。）弟二（範賴。義經。）從兄弟
三（義仲。光家。行賴。）從兄弟之子一人（義重。）賴朝死之後。其二
子（賴家。實朝。）三孫（一幡。公曉。千壽。）一弟（全成。）二姪（全賴。時元。）亦更相賊
殺。以絕其祀。悲夫。諺稱源氏相食。豈不信哉。後之

有國者可以鑒焉。

○太華曰殺頼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則不可以爲父讎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爲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況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矣。豈陷乎義時之詐謀而爲此迷謬之舉乎。亦可憫已。

源範頼稱蒲冠者。範頼母遠江國池田妓。於蒲生御厨生。因稱蒲生御曹司。義朝第六子也。幼而爲藤原範秀所養。及頼朝起兵而歸

焉。叙從五位下任參河守。後違頼朝意。拘置修禪寺。景時勸殺範頼。乃遣景季景高襲之。範頼不及擐甲肉薄拒之。殺傷頗多。遂放火自屠。

源義經小字牛若。義朝第九子也。爲人皙白反齒。形體不甚偉。然神彩秀發。拳捷軼人。母曰常盤。仕九條院。後歸義朝。產三子。長今若。次乙若。次則牛若也。文治元年滅平氏于西海。任伊豫守兼院廐別當。爲景時所讒。逃陸奥依秀衡。文治五年頼朝使泰衡誅義經。遂刺妻子自殺。年三十一。或曰入于蝦夷。

贊曰源義經神機武畧。智勇兼備。出奇制勝。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鏖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醖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哉。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是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頼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頼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之。已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三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義經機警絕

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頼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以鎮壓人心。不必究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誓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于義經之罪而取之。此頼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胷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也。

○永井定宗曰。源氏數世不乏將器。而其老韜畧義經最爲傑然矣。惜哉其慣偏武闇大義。誇功侮士。遂爲衆所疎也。然義經未有大過。頼朝棄其大

功而廢天倫何耶。顧賴朝素畏義經勇才。是以欲託其過而除之也。噫賴朝苟欲天下無虞。則宜賞功擧賢以至誠御衆也。而徒以權詐殺戮耀武威。義經既死。天下豈無義經乎。父子三世親親相殘。四十餘年為北條奪其威柄。亦宜哉。

○拙齋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使法皇用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為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

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擧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

○竹堂曰。源義經西征有功。而賴朝信梶原景時之讒。致竄逐以死。吾謂賴朝之忌義經也蓋必有所由矣。非必景時之讒致之也。何者義經不亡天下非復賴朝之有。義經亡而賴朝之天下定矣。是義經一身。而天下之勢係焉。欲免賴朝之忌得乎。雖然義經但知討平氏而報父祖之宿怨散法皇之蓄怒而已。天下之形勢固非所知也。則義經之存亡。何係于天下。而賴朝又何以忌之也。曰義經固無意於天下。而天下之勢。不得不係于義經焉。何也。義經討義仲而護京師。任撿非違使聽昇殿。法皇與義經君臣之交方堅朝廷之重皆倚賴之。而賴朝乃欲乘朝綱之衰方脅制之者也。故坐鎮鎌倉未嘗馳一馬西向彷徨觀望。見釁而動。義仲逐平氏而法皇生隙則聲背上之罪討之。義經討義仲殲平氏而自驕則又聲背兄之罪討之。然後訴所欲訴請所欲請天下之事。皆其所為。而莫之遏。義經而在其偉功既暴天下而戴廷親上之誠又與賴朝相反。向使法皇任而用之朝廷處分。皆

出於其手。則賴朝詐譎之謀。脅制之術。無所由施。而守護地頭不得置。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不得任。吾見賴朝之竊據一隅為奧之藤原秀衡。越之城長茂而終耳。是賴朝之所逆睹夙察而陰為之規畫也。故聞任撿非違使則怒。聞聽昇殿則更怒。後不復遣西。見範賴獨力不支乃遣之。而其功僅成。即解其兵權。意皆在忌其寵也。忌其寵者恐其為朝廷所倚也。不然賴朝之多智。何有于區區之讒。而雖有百景時。吾知其無能為也。昔者菅公立朝。而藤氏之權不擅。今義經在京而賴朝之覇不成

故菅公去而朝廷之權歸于藤氏。義經亡而天下為頼朝之有。故知藤氏之所以逐菅公。則知頼朝之所以忌義經矣。

○艮齋曰。凡用兵之法。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為難。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為難也。我整隊伍嚴號令以臨敵。敵之變化每出於吾意料之外。其勝敗未可必。韓信以背水勝。申砬以背水敗。田單以火牛勝。邵青以火牛敗。馬燧以車戰勝。房琯以車戰敗。戰之不可素定而逆料如此。故曰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為難。正

正之旗。堂堂之陣。龍蛇虎豹。變幻百出。戰必勝。攻必取。孫呉韓白。諸將皆優為之。而守道秉義之心。不能勝邀賞貪利之意。功蓋世而身益危。威震主。而不善其終。遂賜杜郵之劍。受誅於鐘室。故曰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為難也。今語人曰。我與汝千金。汝當為我仰一盃酖。雖三尺童子掉頭而不肯。嗚呼運籌出奇。制勝於千里之外。而其智曾三尺童子之不知。不亦大可哀乎。義經之於源右將。親為骨肉。其亦知右府之為人矣乎。右府外寬而內深阻。每自知用兵之不如義經。忌之次骨。況擁精兵數千。儼然為帝都守護。是益觸其鱗。甲雖尤梶原之譖。義經固不得死于牖下也。且義經之討平氏。豈獨為右府竭力。將以報不與戴天之讎也。平氏既滅。平生志願畢矣。若能追子房之辟穀。尋范蠡於五湖。風蹤雲影。莫知其所之。則梶原不能容其喙。右府無所用其忌心。迹雙清。功名俱完。巍然起于韓白諸將之上。孰與夫流離困頓無托足之地而自斃也。天下之治亂盛衰何常之有。右府死而其子皆不肖。北條時政以外戚奪之權。天下之忠臣義士。扼腕憤歎。而力莫能制焉。義經於

是時自山澤起。攘臂一呼。群雄雲從。如疾雷擘山。而神龍翔紫霄之上。區區時政一豎子誅之易於刲豕。然後輔幼主令天下。撫群臣安百姓。桑榆之功與伊周爭光。豈不曠世之奇績也哉。嗟乎挾百戰百勝之威。而不能自克其私。函首千里。為天下笑何也。

○虎山曰。義經英武絕倫。用兵如神。遂誅義仲滅平氏。興復源氏之業。而頼朝乃忌其成功。俾之流離狼狽。無所容身。不酬勞恩。不施親。天下皆知惡頼朝之虐。而不責義經之罪也。義經在西海不遵

賴朝節度既克平軍窮奸建禮門院其所以為罪邪曰不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奸院之事曖昧不明皆不足以罪義經義經之罪在于迫天子請院宣而討賴朝夫義仲所以滅平氏之所以亡皆由迫脅天子而得罪於天下故義經奮起得以聲其罪而致其討其所以戰勝攻取成功於瞬息雖出乎用兵之玅抑亦有名義為之資也令賴朝未有可討之事而天子亦無討之之心乃兄弟私怨圖相殺害欲强天子以其所難為名不順而為義不直嚮之所以討於義仲平氏者一旦取而加其身固既足得罪於天下矣且賴朝之於義經以親則兄弟以義則君臣也縱使之有罪固非義經之所得而討況於無罪乎兵戈搶攘之際人固不屑於順逆曲直之名義若其心則未嘗不欲去逆而就順違曲而順直特迫於勢而不能耳令賴朝之義得以誅義經而其勢又足制義經於是乎舉天下皆其敵矣以故西走則行綱要之東奔則泰衡圖之扶桑萬里無所托身安得不去而投絕域無人之境是所以世俗有蝦夷遁逃之說也其本出於請院宣而討賴朝請院宣誠有罪矣果使之不

請賴朝不得而誅邪是亦不然賴朝之欲誅義經非一日也但其奸計深至欲得其罪而誅之故竢院宣而後發耳盖賴朝視同氣如路人苟有害於己焉誅鋤無擇親疎範賴之死可覩已範賴素賴朝之所愛其討平軍未嘗失賴朝之意乃一言之謬隨以重誅無佗焉彼亦會誅義仲滅平氏而聲威頗暴天下故惡而除之耳況義經智勇無雙新有大功而兼天子之寵任其所忌害莫甚於此假令其事事遵賴朝之意豈能置而弗問哉是義經有罪亦死無罪亦死其勢不得不挾天子而自重以有院宣之請也然則請院宣者義經也使之請院宣者賴朝也勸妻使奸奸則責以其奸教子使盜盜則罪以其盜義經之不弟即賴朝之不友也義經之不臣即賴朝之不君也我之所以深罪義經乃所以深罪賴朝也

○佐々木延之曰凡戰也者不憂糧之不足不憂兵之不衆不憂策之不奇所憂者唯在斷之不足也源豫州之勳平氏世稱其策之奇而不知其斷之使然也夫蹈百仞之絕壁犯波濤之洶湧其策非不奇然使佗人出於此彼將氣褫膽戰逡巡而

退或狐疑猶豫僥倖萬一衆心已不一必有顛仆覆溺之憂豈保其勝乎豫州則不然唯見其敵不見其險勇決果斷不少遲疑於是衆心齊一有進死之心無退生之念夫衆心之所向天亦不得違況於絶壁波濤乎況於平章乎古人有射虎飲羽者已而見之石也又射之遂不能入是向見其虎不見其石精神齊一而發之以果決雖鐵石之堅不得為之不開及知其石唯見其石不見其虎於是精神渙散不能如前何以能入石哉故豫州之勝吾不言其策之奇而言其斷之果也

○鴻齋曰丁酉秋日余探東奥之勝留於一關數旬卜晴尋平泉古趾詣關山中尊寺寺有金色堂鎮守府將軍藤原清衡所建距今殆八百歳螺鈿金彩剥落失半尚足想當時富盛山北横田間為衣川濶僅數十歩清澈瀰々可褰裳而渉東流入北上川為丁字形北上川一名櫻川百川注入注洋如藍舟筏來往蓋東奥一大河也其西岸屈曲之處有小阜老杉蓊鬱榛莽蒙路中通一徑里俗稱判官館又曰高館則為源義經所居焉隔川里餘有東稻山巉峻綿亘高數千仞以為一郡之望

昔時安倍頼時植櫻樹一萬株北上川古流其麓故有櫻川名今則水路變遷與衣川合遠平泉東端故衣橋以南總稱北上川實流判官館下者則衣川也故曰衣川館凡平泉以北衣川以南是稱衣里案史永承七年頼時反據衣川關者則為中尊寺山麓今其地稱衣關（里語幾奴登米村）康平五年貞任保衣川險者則上流山谷之間也蓋此所為古官道文治五年藤原泰衡襲義經於高館顧是時義經雖智勇衆寡不可敵且館後絶壁數仞三面受敵蕞爾之地不能免因出於館北而戰龜井重

清鈴木重家等殿而戰没義經得間北走者耶今龜井鈴木二士之塚植松標之是時弁慶立於河水禦敵敵懼其勇射之箭蝟集滿身終立死河中今有稱弁慶立死之地處或曰當箭者藁人也弁慶與義經北走遠逃于蝦夷想逃逸遠地者着甲冑則不便假製藁人着之且僧兵皆以袈裟裹頭南都北叡之僧皆然謂之裹頭衆百歩之間深覆面不能詳辨是時河水暴漲遮斷數百歩藁人之説似當焉且龜井鈴木及増尾兼房等塚有之而義經弁慶之墓無有焉此二人決非死於衣川者

也。案中尊寺古記。杉目行信者。代義經而歿。送鎌倉者則行信頭顱也。或曰。泰衡密告賴朝之命。陽代義經。陰走之也。恐然乎。

附言。高館義經祠。天和年間。仙臺藩河東田氏所建也。距高館數里。栗原郡沼倉村有義經墓。係沼倉高次者所築。其傍有山。名弁慶峰。想後人追慕之餘所名也。中尊寺所藏有弁慶手寫經文及獨鈷六字名號鍔等。尚有弁慶手裁松及稱薄墨櫻者。且案平泉古圖。初義經居嘉樂館。傍其右則爲弁慶邸。由是觀之。弁慶武勇。雖

不顯源平爭戰之際。至奧頗有武功。爲藤原氏一藩所畏敬者。遂喧傳後世也。令中尊寺有弁慶長刀一口。長三尺餘寸。鏽澁如土。極爲拙作。蓋土工所鍛與鎌鉊相同。雖眞僞不可判。以拙工爲當矣。何爲彼優婆塞形。逃遁于奧時。如偃月刀。不必携之。然則至奧使土工鍛之者。不遑擇良否也。如偶像。在弁慶堂。長六尺二寸。雖係後人之作。非無據也。但容貌猛惡。與中尊寺所藏自畫像相似。畫像亦非近世之作。與三河國岡崎淨瑠璃寺所藏義經畫像稍似。雖眞僞不可辨。爲四五百前作必矣。或曰。弁慶美僧也。非猛惡之相。是事難審。世書辨慶誤也。分弁之ムサ。自稱武藏坊。物徂徠論之。

平政子。遠江守時政女也。時政有二女。長女。政子先妻之所生。次女後妻之所生。次女一夜夢身登峻嶺。袖日月手持橘枝垂實寤而語之。政子。政子出粧鏡一枚衣一襲買之。是夕政子夢白鳩銜金函來啓之。賴朝書也。且日書至。遂私通焉。賴朝薨後。薙髮爲尼。建保五年詣熊野。過京師。敘從三位。數月進從二位。嘉祿元年薨。年六十九。政子嚴毅果斷。有丈夫之風。建

曆承久間。內外兵興。斟酌群議。戡定禍難。爲功臣宿將所畏敬。天下稱之。曰尼將軍。

贊曰。源賴朝妻權畧智算。固非女流之所能及。制賴朝以妒悍。馭將士以嚴明。識慮深遠。頗有妻妃述律后之風。北條氏之得政。與有力焉。

○竹堂曰。甚矣乎。政子之似智而實愚也。吾求古之女主幹事敗家禍國者。無如漢呂氏唐武氏。而政子之禍。甚於呂武。呂氏負高祖約。遂王諸呂。而劉氏之子孫。未至於絕滅而無餘。故文帝出而劉氏復安。武氏雖奪位于一旦。而竟以自悔。反號復

辟唐祚尚存此皆處心積慮之所為然且有所憚而不敢壞亂敗滅也如此政子乃以將家一老婦而扶持二子以守先夫被堅執鋭之餘業當内外兵興覇府紛擾之時坐為之鎮主取舍群議蕩定禍亂置關東於不拔之固是其智丈夫之所不及比諸呂武而不媿雖然政子所守者先夫之業也非私親兄弟之業也繼先夫者非二子而誰哉二子令終而先夫之業固矣政子之責亦塞矣不幸長子荒淫不堪其任奪而與諸季子尚可也季子能繼覇業而不失是政子之責也令也賤孫弑季

子于肘腋之間而政子不能防私親兄弟日夜昏議于外以為奪覇之計而政子不之知他日克守關東於兵興之日然其所守者為私親兄弟也非為夫家也向使政子其志在奪源氏而自立猶呂武之於漢唐則其事雖逆其志尚雄謂賢不可也謂智則可也顧政子之志唯在保先夫之業而不失故時政之謀殺實朝也乃奪實朝而逐時政其所以逐父而不恤者為子也所以為子者乃所以為夫也苟有為夫之志豈無處之之術令乃憒然託其子於包藏禍心之父僅脱其命于鼎俎而又

託諸大姦似忠之弟使其借手他人以殺之忍視先夫為不食之鬼而莫克救猶且抗顔稱主自率先夫訓練之將士播遷天子為私親建不拔之基是無呂武之志而成過呂武之禍然則智耶愚耶

梶原景時鎮守府將軍平忠通裔太郎景清子也為人材武狡獪隱慝有口辯又嗜和歌建仁元年舉族奔京師頼家使能員等追撃戰死狐崎

賛曰梶原景時為源頼朝所親愛任其智數善揣人意賛畫軍謀有汗馬之勞一谷之戰縈攪敵壘拔其子景季於萬衆之中殆有周盤龍父子衝突

魏軍之勇然佞媚傾陷排擠英俊讒搆源義經遂使兄弟不能相容頼朝使已撃之則嫁禍昌俊以避之何其巧也及譖結城朝光竟為諸將所訟反迹既露父子奔竄死于道路為天下笑未及投畀豺虎而身首横分亦可以為讒夫之戒也

○虎山曰景時之讒義經史以為本於壇浦之怨固然然亦有所恃也誰恃也恃時政也時政老姦雄桀以頼朝之親據軍國之權其有志天下蓋非一日也而平居所忌害莫義經之甚也義經智勇無雙新有大功而諸將畏服雖欲除之其方無得

而施也猶計以為景時曾與之怨爭使之惡之必其所欲而景時亦以為時政勢位強盛可倚以報舊怨於是風旨微情不約投合而讒遂成矣夫小人之於利害講之極明無利於已雖惡其人而不敢讒及其有利反是景時即小人之最者豈無所恃而遽讒至親大功之人以自失其利哉袁盎辱趙同於文帝之座而同不能復讒盎景時之與義經爭三軍所齊覩頼朝亦聞之而遽讒之於頼朝頼朝亦以報怨而不信矣且當此時頼朝與義經嫌隙未明特藏之於意中耳而景時誇讒一無所

避豈無所恃而能哉蓋時政與政子日夜媒蘖義經之短顧其奸謀深至人不能得而覺而景時狡獪多智投其機而報其怨是以深言切讒而頼朝不疑耳曰讒義經宜恃時政讒重忠恃何人乎曰亦恃時政也讒義經未見其實恃時政讒重忠始見其實恃時政也何則時政所最忌義經也次莫如重忠重忠親為時政之子婿而勇武出於諸將之上故讒之以反逆外如為頼朝削北條氏之党者而實以適時政之心也當是時北條氏之勢方熾諸將不敢出一言以議其事意頼朝之聰或不能無疑於其大盛而景時獨刺其党而不顧於是乎見嚮之讒義經者出忠國家而非報私怨也是以頼朝之寵日隆而時政之計亦始成矣景時既得頼朝之寵於是讒虐横肆無所不至是亦小人之常情也卒之至諸将連訴走死道路而不能復恃時政之勢蓋時政陰救其用以成其志而及其志既成則不復顧之以令嚮之使之讒謗者如已一不相知此其所以奸謀深至傑出萬人而奪頼朝之天下於指顧中也嗚呼景時當其得意陷人也肆虐可畏如彼而及一旦自陷則横死可憐如

此凡恃人而不能自恃者孰不蹈景時之禍哉

畠山重忠幼名氏王丸（其先出自葛原親王七世祖武藏守平將常居武藏秩父子孫遂以秩父為氏）父重能為畠山莊司故稱畠山二郎以勇武聞元久二年為北條義時所殺年四十二重忠天資敦厚且有異力有長居者自負其幹力曰當今於關東八州無敵我力獨所慮在與畠山二郎優劣何如而已頼朝聞而疾之令重忠角力重忠乃壓長居之肩令至地骨碎氣絶頼朝創永福寺諸將自營築重忠挽棟梁敵役徒數十人嘗捧持一大石丈許置之池中觀者莫不驚愕焉

贊曰壽永中畠山重忠屬源賴朝而其父重能與弟小山田有重在京師從平氏擊源義仲于北道父子各盡忠所事不懷異圖蓋策名委質不復顧其私親固其分也重忠勇武絶世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其忠亮誠慤雅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西木戶之戰讓先登功于儕輩及捕叉黨不矜其能而責訐為直者非有過人之度其孰能至此哉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老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州拒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然重忠不能救比企能員之難以張幕府顧為時政攻其族而滅之豈以其為時政之子婿乎士之特立獨行如重忠猶累於妻黨遂受其殃況他人乎此君子所以議婚而擇於婦家者歟

比企能員稱藤四郎不詳世系姨夫掃部助為武藏比企郡少領掃部助歿姨薙髮為尼世稱比企禪尼禪尼初乳養賴朝其流在伊豆禪尼資糧二十年未嘗匱乏賴朝德之禪尼又養能員為己子及賴家生以能員妻為乳母既而賴家立能員女有寵賴家生子一幡建仁三年將滅北條氏謀泄為時政所殺

○竹堂曰世之有所議於畠山重忠者以其助北條時政而攻比企氏也蓋曰累於妻黨而弱公室耳吾則謂重忠唯欲張公室故攻比企氏縱使時政非妻黨亦必助之何也人臣有為於國家必無營利圖私于己而後可也觀夫比企能員之謀時政豈專為國家而不為私耶彼見時政之專權曰彼前日之外家也我今日之外家也前日之外家專權於今日而今日之外家今日無權又何用外家為是其所以謀除之也故能員此擧託名於國家而圖實於私使其有成亦一時政耳然則重忠

攻之非攻忠國家之人也攻他日之強臣也其助時政者非助妻黨也助其除後患也蓋其初重忠之父與叔皆屬平氏而重忠獨從賴朝是其義所在父叔且不顧而曾謂累於妻黨耶雖然比企氏滅而後患則除矣北條氏之權愈熾而公室因以不振是未必非重忠為之也重忠既除害于他日之比企氏獨容害于今日之時政乎但時政之老奸巨猾深謀遠慮不可以朝攻而暮拔之故重忠之不急于圖時政者欲徐起而全獲也而時政之殺重忠亦由有所忌矣非必以繼妻之讒故時政

為重忠之外舅。知其志氣節概已素。今見其助而攻比企氏曰是非助我也特為公室計耳。苟為公室必復以比企氏視我矣時政以此忌之是所以致繼妻之讒也。不然婦女閨閤之私。安能欺智數絶人之時政哉令時政從婦言而不疑是可以見重忠之志矣。而尚謂其累於妻黨非獨不知重忠併不知時政者也。

和田義盛。三浦義明孫也。稱小太郎為人豪邁多力。善射建保元年。為北條氏所滅子常盛。義氏。義秀。義直。義重。義信。秀盛。義國。皆與父同死義秀獨脱義秀稱朝比奈三郎驍勇矯健膂力絶倫。頼家嘗遊小坪。聞義秀善泅欲觀其技。義秀入海游泳多時遂沉没。衆皆怪焉。頃之提三鮫魚而出頼家驚歎。及義盛攻幕府義秀倒門進入南庭力戰搏鬭勁捷如神所當無敵既而義盛兵敗義秀師士卒駕船走安房不知其所終。

賛曰。北條義時欲擅兵馬之權内所忌者幕府之老臣宿將而和田義盛宗黨之盛甲于鎌倉是其所最忌也方義盛請赦胤長勢甚憑陵義時面縛胤長以辱之此激其怒使速反也義盛不悟其陷

已死地猝然發兵鋭意一戰。子姪彊梁之徒。惟恃勇力無復籌畧飄忽震蕩。如水潦之暴至而其乾涸可立待也。朱伺有言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義盛惟不能忍遽發忿兵義時忍之實為應兵勝敗之機不待交鋒之日而决矣其子義秀勇冠三軍雖高昂彭樂之徒不能過也。

○竹堂曰。奪源氏之霸者北條氏也破北條氏之膽者和田義盛也義盛之前比企能員有滅北條氏之志而無輔公室之忠畠山重忠有輔公室之忠而事未發輒為北條氏所陷至其後力能掲北條氏之罪而討之者獨義盛爾義盛宗族強大子弟皆傑鷔勇鬬一麾而起府門不守義時奔走免死之不暇是亦足以破其膽矣而義盛之志則可知也。曰請赦胤長而義時面縛過前也曰賜胤長第而義時奪之也於是不勝忿忿之心决志一戰。思以報之則固非若重忠之專心公室而不從也亦非若能員之挾外戚而謀代之也唯無能員之志故吾有取於義盛又無重忠之忠故吾有惜於義盛設使義盛有重忠之志則怨可報也公室可

張也。一擧而公私兩得。顧不可乎。吾嘗謂實朝未必如此之愚弱也。世以其好和歌疎武事。故稱愚弱。不知實朝在外家之掌內。無所猷為。故自託和歌以為排悶計耳。然其英悍之氣。或見於吐屬。而非尋常文弱公子所道。且其超爵位與造巨艦。皆不可謂無豪壯之志。而觀其源氏正統必絕於我之語。則察義時之姦。亦已久矣。以英悍之氣豪壯之志。兼察姦之智。而無能佐之者。故卒斃於外家陰狡之手。而莫能救。義盛果有輔公室之忠。則實朝必倚焉。以為腹心。潛協其議。見時投機而起。子

姪之罪不必請也。第宅之利不必爭也。舍忿忿之怒。而就遠大之謀。吾見源氏之統未絕於實朝。而陪臣所執之命。亦不待田樂入道而盡也。是知人臣報怨於私則怨未報而事敗。苟謀忠於公則公室既張而怨亦報。義時無輔公室之忠。乃無報怨之志者也。

靜白拍子也。為義經妾。及義經去京師。從匿吉野山。山僧將攻之。義經賜靜金而別。使卒護送。卒奪金而去。山僧捕送京師。致之鎌倉。既而生男子。賴朝命安達清經殺之。放靜於京師。政子憐而遣之。賜賚頗多。

贊曰。雖無氷雪之質。亦有松柏之操。

○齋藤拙堂名謙字有終。書靜女緒環歌後曰。中古宮嬪以才色聞者。聯翩輩出。衆美相映。然冶容之誨。微詞之誘。靦然行之。不為醜。公卿以下。馳花鳥使。通慇勤。鑽穴隙。唯恐不當。於是槐棘之地。化為花柳之巷。欲求一貞靜女於其間。不可得也。誰知閭里之選。有名實相稱如靜女者耶。方源太將軍之得志。下乃王公卿相。孰不仰其鼻息。以為悲歡者。獨靜女以一纖弱之身。批龍鱗捋虎鬚。不為少屈。

歌詞戀戀言故夫不置。源太將軍轉乾旋坤之威。竟不能加焉。於戯靜女。不獨貞靜之德可稱。其義烈雖鬚眉男子。比之有愧色。況當時諸姬乎。然諸姬之歌。家有集。朝有選。彤管之貽。芍藥之謔。為世艷稱。而靜女之歌。不得預於其間。豈非其為妓流之故歟。雖然。諸姬嬪而妓。靜女妓而嬪。假使靜女齒列於諸姬之間。靜女其耻之。

源義仲。小字駒王丸。為義孫。義賢子也。幼孤。中原兼遠窃鞠育之。及長。軀幹偉麗。膂力過人。好善騎射。甫十三。名義仲。稱木曾二郎。追以仁王令下。擧兵伐平

氏叙従五位下任左馬頭爲伊豫守聽昇殿前關白基房之女有殊色基房鍾愛之以女御皇后自期義仲逼娶之元暦元年叙従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範頼義經以大兵擊義仲追至粟津原近江會飛箭中其額顛眩伏馬鬣遂爲追騎所殺年三十一二子義高義宗義高稱志水冠者頼朝以女妻之及義仲伏誅遂殺之其妻頼朝女悲慟以憂死

賛曰源義仲恃功狼戾蓄無君之志平族將滅又生一秦法住寺之亂極其慘虐而粟津之敗終取誅夷

○竹堂曰木曾義仲起信濃而入京師爲征夷大將軍亦已貴矣然儀容鄙野語言傖陋京人傳笑朝廷亦輕侮之遂致君臣生隙爲頼朝所討而死吾嘗思之義仲生長山野而用兵决策之智得之天性當時諸源無能及者乃儀容語言進退動作之微豈不能勉强比擬京紳之萬一耶是鄉閭鄙人僞飾自喜者所能爲而義仲不能爲鄙野無禮取笑侮於朝野而不辭此其心有所大恐而假是以自防也曰其所恐者何哉曰恐頼朝也蓋其在信濃也頼朝既忌之將搆兵義仲百方和解至以子爲質而僅免則今一戰蹙平氏於西海報闔門累葉之讐於頼朝未報之先其功非同日比而朝廷官爵亦逈在其上是其可忌百倍於前日矣且後乎此義經護京師寵于法皇頼朝忌之卒至以殺之則使義仲脩儀容愼語言以取悦於朝野不翅義經之護京師而寵于法皇也故義仲不敢爲易爲之事自處鄉閭鄙人之下務用自晦京人笑之而不顧正欲其笑也朝廷侮之而不恤正欲其侮也頼朝聞其不爲朝野所悦將有所自安而猜忌之心因是以消也於是掠市人辱廷臣幽太子而不疑其心固謂取怨於此不足恐足恐者頼朝而已抑不知欲自防者必先居身於無罪之地使

忌者無所聲其罪而可矣今義仲欲自防而幽天子辱法皇先已陷身於大逆無道之地雖微頼朝誰敢不討是其自防適以自害也乃知義仲之鄙野不在儀容語言而在此矣

○太華曰頼朝之擧兵也奉以仁王之令以討平氏之暴及義仲跋扈法皇幽辱而又遣兵以討其虐其事皆正矣是以義旗之所指莫不摧陷殘滅孰敢當之是其所以開霸圖也

○鴻齋曰士之有良馬猶農之有耕牛十以之樹功農以之扶業苟傷之必虧其功失之必敗其業余讀源氏之史有所感焉其祖貞純親王薨也時人多夢王入桃園池為龍蓋龍也者未知其為何物古御馬曰蒼龍凡馬八尺以上為龍馬與龍名相混而貞純子孫興亡與馬者多矣基經滿仲最長弓馬賴光射狐殿上太子賞以馬大振家聲賴信見盜馬於東人賴義夜追射盜得馬而還請為已乘衆服其勇天喜年間賴義伐貞任矢中馬腹須藤景通得一馬而授之屢得脫圍義家從父而

戰箭復中乘坂戶則明以所乘授之義家奮戰大敗敵兵平治之亂義平逼重盛垂及馬跌重盛跳墜逃義朝之敗也與數騎奔途會大雪馬不能前釋甲而步遂與賴朝相失賴政之亡也初宗盛奪仲綱馬仲綱憤怨與乃父舉兵其臣渡邊競又欺宗盛奪馬宗盛慚恚集兵擊之範賴義經之西上也賴朝以池月磨墨兩馬賜之景季高綱兩士先涉宇治遂敗義仲義經之東走也途斬馬盜而秀衡賞其勇其踰鵯越也放鞍馬而試可衆騎齊下遂陷之蓋其興也駑馬不必蹈躅其亡也騏驥不復迅速義仲之歿也馬陷淖中終斃流箭賴朝遊相模川途墮馬而疾不得復起源氏盛衰由馬如此其多可不謂奇乎顧其祖以馬示禍福子孫者歟武臣自古稱弓馬之家若高時喜狗義教愛猴抑亦汗矣非武將所為也宜速其禍也近日都鄙或有賣犢買嬔者不知其為何祥也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二終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三

●北條氏系圖

時政 遠江守 建保三年正月卒于伊豆北條 壽七十八
- 宗時 北條三郎 治承四年八月討死
- 義時 江間四郎 執權二十年 陸奧守 貞應三年六月卒六十二歲
  - 泰時 幼名金剛 執權十九年 仁治三年六月卒
    - 時氏 修理亮 寛喜二年六月十八日二十八歲早世
      - 經時 四郎 左近將監武藏守 仁治三年執權五年 寛元四年閏四月朔日卒三十二歲
      - 時頼 五郎 左近將監相模守 幼名戒壽 執權十一年 弘長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卒三十七
        - 時輔 相模三郎 時利 式部丞 文永九年二月京都ニテ逆心於六波羅被誅
        - 時宗 相模太郎 左馬權頭 左京大夫 相模守 弘安七年四月四日卒年三十四 執權二十一年
        - 宗政
    - 時實
  - 朝時
  - 重時
  - 政村
  - 實泰
  - 有時
- 時房
- 政範 左馬權助 早世

- 貞時 左馬頭 相模守 最勝園寺 宗瑞 應長元年十月廿六日卒 四十一 執權十八年
  - 高時 相模守 宗鑒 元弘三年五月廿二日於東勝寺自害
    - 邦時
    - 時行
  - 泰家 左近大夫 惠性入道
- 宗頼 相模七郎
- 政頼 相模六郎

●楠氏系圖

楠正玄
- 俊親
- 正成 童名多門丸兵衛尉也人號多門兵衛
- 正氏 與兄正成死于湊川 三十二歲
- 女 和田正遠妻
- 正季 七郎 爲正氏養子
  - 正忠 四條繩手打死 右近將監
  - 賢快 新發意
- 惠秀 律師 住越前永平寺

- 正行 帶刀左衛門 多門丸 左五郎
- 二郎
- 正時 正之大和守左馬助 與兄正行戰死四條繩手

- 小次郎
- 正儀 左馬頭
- 次郎左衛門
- 正秀 次郎左衛門尉 左馬頭
  - 正盛 號大塚次郎左衛門 入道四注
    - 盛信 新左衛門尉
      - 盛宗 新兵衛尉
        - 盛秀 隼人正
- 長成 次郎左衛門尉 主水正
  - 隆成 右馬助
    - 正虎 次郎左衛門尉 左馬助
- 正元 左馬頭 小次郎
- 正平 新平
  - 朝成 和田左衛門尉 入道淨水
    - 政高 和田新左衛門尉
      - 正直 和田平八郎
        - 成晴 [illegible]
- 正光 和田平右衛門尉
  - 楠正俊 右馬助
    - 正長 右近
      - 正虎 楠河內守 入道長譜
    - 女子
- 正廣
- 女子
- 多門丸 早世四歲
- 敎正 池田九郎敎依養子
- 池田佐正
- 池田六郎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三

三河　石川鴻齋　編

北條家　姓平氏。伊豆北條人。其先出自鎮守府將軍貞盛。貞盛子曰維將。維將生維時。維時生直方。直方生維方。維方生時方。時方生時家。時家叙從五位下。時家生時政。

平時政。時家子也。為人外厚重而内文深。能以權畧收衆心。叙從五位下。為遠江守。義政所別當總軍事。後薙髮老于北條。號明盛。建保三年卒。年七十八。傳云。初時政詣江島辨天。祈子孫蕃殖。滿七日夜。夢有一婦。容貌端麗。告將來吉兆。為龍入海。留三大鱗。時政大悅。取粘旌旗。從是以三鱗為徽号。其說怪誕。雖不足信。三鱗之所起。由是乎。說乎。

賛曰。事有小大之殊而情狀之同者。司馬懿曹氏之重臣。而功蓋一世。至其子師昭。馴致篡竊。北條時政以婦翁之親。託源賴朝。為之羽翼爪牙。以成霸業。性陰鷙而善謀。情深阻而莫測。殆亦懿之流亜也。懿誅曹爽。而政統于一。時政殺比企能員。而權歸于己。姦雄所為。其揆一也。其子義時。義師昭之英邁。而權畧或過之。卒滅賴朝之胤。以握兵馬之權。其所由來漸矣。然時政惑於後妻之言。不得令終。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歟。

○竹堂曰。北條時政殺比企能員。又殺將軍賴家。已而殺畠山重忠。又謀廢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覺。放於伊豆。天下知其殺能員殺重忠之皆簒國柄。而不知廢實朝立朝雅之欲奪天下也。不知者曰。能員與賴家親近。圖撓其權。重忠專心公室。而不肯黨私。皆不利于北條氏。則殺之宜也。至實朝與朝雅。則此孫也。彼婿也。其女之所生與女之所配。其親疎亦有間矣。而今廢親立疎。用心迂謬。豈老悖顛倒。遂惑於後妻浸潤之譖。而不悟耶。嗚呼吾知其不然矣。蓋時政輔賴朝霸天下。非欲從賴朝而終也。欲借其威以圖私也。故陰謀狡計。紿賴

朝於衽席之間。使其盡除同室骨肉。而獨已是倚。翦其手足。而已為之心腹腎腸。將待其死。而為所欲為。於是賴朝已死。輙廢賴家。立實朝。無所敢憚。然自賴朝後。君臣之分一定。實朝雖幼。亦君也。我欲以孫視之。彼不肯以祖仰我。且我既殺賴家矣。實朝自顧。安保不復遭賴家之禍耶。乃先制之謀。於是乎生。至此時時政免誅之不暇。而何有於祖孫。吾是以先廢之。而立無功無望之女婿。如異日立親王。威權在己。欲立則立。欲廢則廢。唯吾所為。而無敢違者。然後廢之自起。而代之不難。故立朝

雅者特以其源氏故姑置諸將軍之位觀天下之變爾非立之也試之也不然時政雖老悖曷用此迂謬不情之事哉故自吾視之時政者老而益狡也非悖也是以後妻之勸立朝雅口受而心不受其謀雖妻妾不使知也然事輒泄政子與義時奉實朝而身爲其所逐則已之謀妻妾不知而子女之謀已亦不能知也乃謂之老悖可矣

平義時時政第二子也稱江馬小四郎沈深有膽畧度量過人時政嘗有憾賴朝不告而歸北條賴朝大怒謂景季曰江馬志操循良必不相從第往視之景

季還言果在鎌倉賴朝喜勞義時曰汝善測度我心他日爲子孫之輔佐元久元年爲相摸守叙正五位下爲右京權太夫代父執政元仁元年卒年六十二(一説爲臣下所弑)義時嗜蹴鞠屢入仙洞蹴鞠上皇頗稱得其法子泰時朝時(稱相摸二郎)重時(歷駿河相摸陸奥守至從四位上)政村時經實泰尚村有時時尚

賛曰北條義時承久舉兵以抗王師迫脅三上皇遷之海島悖逆之甚古今未有今不列之叛臣而置於此者蓋亦有説焉方幕府絶嗣之後義時雖內懷姦邪竊弄權威然外藉尊王之義不臣之迹未著也後鳥羽上皇肆驕亢之志施不善之政殆使生靈墜於塗炭而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是以屢格詔旨觸犯天威而上皇赫怒遂加之兵則義時有辭於天下故三道進兵直犯京畿而將卒赴難奔命無一人後者幕中元老臣如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亦陳謀畧以贊成之斯可以見衆心之所嚮矣及官軍不守一舉輒克遂奉新帝纘皇統以定天下此其始終與夫叛逆之徒謀不軌傾國家者殊科異趣豈可槩以叛臣而視之哉若謂人臣之義死不負國盍亦束身歸國延頸就戮乎則是

忠臣之事君子之行有學問識義理者能之非所責於義時也兵難已平得志天下當是時何求不獲何欲不成然終其身位不踰四品子孫世守節儉以致海內無虞家給人足後三條之治不在京師而在鎌倉若義時者亦不可謂無功於天下也方承久之難使義時擁衆鎌倉不敢進兵遣使至京謝罪朝廷則我辭直矣朝廷未必不聽其請然後命吏急捕讒邪之臣而悉誅之苟如是也天下之難將不日而定矣今也大兵長驅騷擾輦轂竄逐三上皇敢行大逆不亦無忌憚之甚者乎君子

於是有以歎世道之大變而據事直書義時之罪不待辨而明矣。斯亦所以垂戒於後世也。

○鹽谷宕陰名世弘、字毅卿、曰。承久三年。下詔討鎌倉執權北條義時。義時擧兵犯京師。官軍敗績。義時廢新帝。立後堀河帝。遷三上皇于隱佐土三州。北畠准后以為鎌倉無罪而朝廷加兵。其曲在上。水戸義公修史。亦不列義時於叛臣。其論猶北畠氏也。鹽谷子曰。異哉二公之言也。有人于此。暴怒鞭其子。其子勃然邀而搏之。因縛而幽之。語人曰。吾無罪而父鞭我。吾是以執間者。以子為當乎。君臣猶父子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順。臣獨曰君之不仁。而報之以不義可乎。古之聖人憂夫亂賊之間出而彝倫大斁也。常嚴其名分。使知臣之必不可畔。畔必不免誅。趙盾之罪。不過不討賊耳。而春秋書之曰弑。趙鞅之罪。不過保邑自全耳。而仲尼書之曰叛。夫弑者非眞弑也。叛者非眞叛也。而聖人尚且原其情誅之。而況於眞叛且弑者乎。義時以陪臣敢抗天朝。擧兵犯闕。一日而執三天子置之窮海絶島魑魅之境。其悖逆無道。天道之所不容。億兆之所共讎。而君子允之何哉。抑義公之所以允之。謂其元老謀之天下為之用也。謂其奉新帝。纘皇統。以定天下也。謂其事成志得。而位不踰四品。世世能守節儉。以安四海也。夫所謂元老者廣元康信之輩。視利而避害。知便其身圖。而不知有朝廷者。而天下之為之用者。亦視其勢之強弱。而已。始非問義之當否者矣。皇統之在於世。猶日月麗天也。纘與不纘。非人臣之所得而與也。則其奉新帝豈義時之功乎。至其位不踰四位。與世世能守節儉。則亦畏多陰謀禍被後嗣故焉耳。安在其為安四海哉。若必如義公之所取耶。則是足利尊氏得人心。與其位不過亞相。亦出公正之心而立光明帝。則為忠義之為耶。且義公立叛臣傳。舍義時而收源義仲。夫義仲雖暴。未至如流天子之甚也。義時而既赦。則義仲不宜誅。義仲既誅。則義時豈獨赦乎。今有二人焉。一人罵父。一人囚父。斷獄者罪罵者。而舍囚者。其為得當與。吾嘗謂義時姦賊之左者也。公曉之弑源右府。義時使之矣。故稱病避之。以成其事。若以春秋剌心之法論之。則公曉之事。義時已可受首罪之誅。而況於承久之變哉。嗟夫亂臣賊子幸而得志於當時者。自古有之。

所賴者賢人君子誅之以筆札而垂之萬世足以落乱賊之膽而防彝倫之斁。彼北畠水戸二公者世所謂碩賢偉人。天下之所仰而取則。而其言論乃如此。安知亂賊之禍不由是滋矣哉。義公又義時比魏司馬昭。夫昭之心雖路人知之。彼義時者乃獨免君子之責。嗚呼是其所以為姦賊之尤也夫。

○定宗曰。北條氏恣權蔑上之罪。擧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此時義時泰時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然無不服從者。視之於京師則有人有道而上皇不

量其時驟欲動凶器討之。豈能濟乎。上皇若欲討北條氏之罪。修徳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懐。而後擧兵討之。東軍何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輕遽擧事。臣倉卒應之。而宇治勢多不守。上皇蒙塵。群卿戮辱。豈不痛乎。

○拙齋曰。自古人君愎諫違衆。輕遽擧事。未有不喪國者也。袁紹不聽田豊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淝水之衂。是以人君兼聽廣納。然後擧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土御門帝亦諫止之。帝皆弗納。蓋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徳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帝之不及徳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平泰時。義時長子也。幼名金剛。稱江馬太郎。寛厚詳雅。識量過人。嘗為賴朝所愛。嘉禎二年。進從四位下尋兼右京權太夫。仁治三年。四條帝崩無嗣。凶問至于鎌倉。泰時適與時房歡飲。起席歎曰。吁事去矣。天

位至重。神人所主。不聽廷議。所嚮則安危難保。乃閉戸沈吟。幾忘寢食。意不出土御門帝子。然不敢自決。謁鶴岡社。探籌。籌協。遣秋田城介安達義景于京師義景途還曰。佐渡院皇子既立。則將如之何。泰時曰。頃卿為此等也。若爾可廢之。義景入京師。啓泰時意于前内大臣源定通。遂立土御門帝子。是為後嵯峨帝。是歳六月卒。年六十。

賛曰。和田義盛之攻幕府。剽悍精鋭。其鋒難當。北條泰時力戰克之。幕府得賴而安。及其代父為政。清廉公直。屛去聲色。務以謙沖自處。而與諸將遠

番宿直。幕府至老不更其節。此尤不可及者也。諸將俛首。聽其處分。恐譴不與卒乘輯睦。蓋由操心如秤衡。輕重在彼而已。無所與也。勵精圖治。専尚節儉。折券棄責。救荒賙急。哀矜惻怛。發于至誠。故民思慕之。如赤子之仰慈母。而聽訟折獄。中理究枉。不侮鰥寡。不畏强禦。貞永式目。至今立為標準。可謂文武全才矣。承久之變。諫爭義時。言雖切而不聽。其將兵抗王師。遂至指斥乘輿者。非其本心誠不得已也。至四條帝崩。則探籌決策。翊戴土御門之皇胤。乃心王室。亦可從而知也。源親房謂承

久之事。其曲在上。泰時承義時之成績。勵志治安。毫無所私。斯可以為定論矣。

○竹堂曰。此條泰時之用術。可謂巧矣。蓋歸叛名于父而已。若不得已而從之也。然此術也。非始于泰時也。泰時之祖時政。為頼朝之外戚。而使頼朝剪滅兄弟親戚。則託孤之任。時政若不得已。而其父義時又使公曉弑實朝於幽隱之間。而已復其讐于顯灼之地。則覇府大權之所歸。義時亦若不得已也。然時政義時之術。咸用之他人。而泰時乃用諸父。則其巧可謂勝于父祖矣。何以知其然也。

承久之役。泰時諫父曰。宜束心詣闕。天威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義時不聽。泰時遂進犯京。途還問曰。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曰。若遇乘輿。可免冑弛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有進勿退撓。斯言也。泰時志固不欲犯闕。而父命萬不容已。罪在父而不在泰時也。然余謂泰時之諫者。泰時之迹也。非泰時之心也。欲知其心。則觀其立後嵯峨而可知矣。當斯時。安達義景。受其命問曰。順德皇子既立。則如之何。泰時曰。廢之可也。是後嵯峨者。土御門之皇子。而有私恩于己之皇胤也。而順德

乃有私怨于己者也。故不立其皇子。至欲立己所善之皇子而廢既立之天子。則謂其心有君不可。且其於皇子尚然。況親圖滅己之天子耶。此其欲犯闕而放之固也。苟無犯闕之志于其初。則其後安有廢天子之言。豈其心今日有君而明日無君耶。吾以此知泰時固有斯志。而歸名于父也。唯歸名于父。故議者責義時之罪。而有恕於泰時之術。之所以勝于父祖也。雖然泰時術勝。故其自悔亦勝。於是日夜盡心于民事。恐恐然唯失其心是懼。將以自償其罪。此則泰時之實。不得已也。

○拙齋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塯。桀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敎勤儉。誡掊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使知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若此。況

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太華曰。泰時行已之恭儉。為政之仁恕。民服其化。海宇致清寧。世以賢稱之。固宜矣。然謂之仁人。則否也。昔者楚令尹子文。事上而忠。為國忘其身。賢大夫也。孔門弟子。疑其為仁人焉。而考其平日。為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是以聖人不敢許其仁矣。今察泰時所謀。亦皆無非抑王室張覇圖之事。則稱之曰仁人。君子不許也。

平經時。時氏子也。稱彌四郎。早孤。為泰時所鞠育。叙正五位下。為武藏守。寛元四年。以疾讓職弟時頼。尋卒。

平時頼。經時同母弟也。小名戒壽。稱五郎。叙正五位下。為左近衛將監。康元元年。嬰病薙髮。號覺了坊。創最明寺。退居其在職守古法。士庶歆然。天下稱治矣。七子時輔。時宗。宗政。宗時。政頼。僧時嚴。宗頼。

賛曰。北條經時。以世嫡掌軍政。因父祖之成規。濟以通敏。時頼修明泰時之治。勤儉廉平。威惠並行。薦文武士于幕府。及進貞觀政要。餘使頼嗣得知

尊士嚮學。皆當時所不講明。其規摸有大過人者。世謂時頼為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徒勞於自為。非為治之道。太華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頼以病去職。使北條長時代之。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間人耳。夫天下之廣。郡國之大。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僞哉。然舉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壞衲敝屨。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体。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于民瘼。固非遯豫求安者之所能為。未可以此訾之也。

○拙齋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賴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內又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賴。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倣之哉。

平時宗。小名聖壽。稱相模太郎。文永二年。叙從五位上。累遷相摸守。弘安四年。伐元寇。七年卒。年三十四。

賛曰。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何文著等。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烏乎可。曰不然。彼挾强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凌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胄。臨

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脇制我。是欲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颶風大發。戰艦覆沒。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

○太華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皇祖之神威赫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窈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陲防禦之有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功為偉矣。若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有國家者。豈可獨恃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哉。

○大橋訥菴名順。字順藏。元寇紀畧序曰。天之所覆。地所載。萬國森羅。而華夏蠻貊分焉。何謂華夏。四時百物生。彝倫叙而風俗醇。是為人之人也。何謂蠻貊。其所載之天。五氣不順布也。其所履之地。五穀不並生也。其食則腥羶。而其服則左衽。輕賤君父。

崇重貨利。簒弑相踵。爭奪不絕。是為人之物也。人之人與人之物。其尊卑妍醜之相懸。不亦彰然著明乎。維我神聖之域。據帝出之震位。鍾乾元之精華。淳厚成俗。忠武為道。而君臣之義。猶父子之親。足以皇統一姓。鴻基不動焉。求之萬國。未有如斯之美且正者。猗歟盛矣哉。然世有汙隆。道有顯晦。當聖明在御之時。一彼此於胸臆。欲取堯舜周孔之教。以修潤我神聖之道。乃有乞經緯文之事。始與隋唐通。而未嘗自貶比外蕃。必以抗禮者。固宜然也。及世紀漸降。皇綱解紐。則豪族私遣使介受

封爵、貪虚名、以壞損國體者有焉。邊隅逋逃之民、
載方物、而颺迹。或事貿易、或稱朝貢、以不顧醜辱、
者有焉。於是乎。蠻貊往往生慢侮之念、以桀頑於
華夏。豈非可惡之甚耶。當龜山後宇多二帝之間、
蒙古忽必烈奮起朔漠之濱、長驅深入。并呑趙宋。
九夷八蠻悉在馭内。遂挾其強大之勢、欲使我懾
服、致使寄書諭、以招撫之意。鎌倉執權北條時宗
憎其驕傲不答。又執其使誅之。而大嚴沿海守備。
竟殲其十萬師於西陸、以絶蠻貊覬覦之患。是其
英風偉烈。千載之下尚凛凛有生氣、則眞足以興

頑而振懦矣。苟欲淬勵正氣、扶植綱常、以助邦家
隆盛之運者、可不激讃稱述而慕效哉。下畧
○鴻齋曰。胡元亡趙宋、幷國四十。遠及西域、勢將
席卷宇内。促我使聘、使臣屢來。時宗惡其不遜、皆
斬之。元主憤恚。大發舟師屢寇西陸。時會大颶、虜
艦多破。我兵進戰殲之。元史所載七月至平壺島、
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擇
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七日。日本人
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九日至八角島盡殺
蒙古高麗漢人。中畧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

案一舟載百人、大約七千隻、可以載七十万、百万兵、非虚語也、然元時人口為五千八百八十三万餘、非擧全國精兵百万、恐不可得也、姑書俟後考証、

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鄭思肖元韃敗北歌云。
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府。其序云。大船
七千隻、僅廻四百餘隻。二十萬人爲倭人盡戮。由
是觀之、忽必烈所大擧幾十萬。不可知其數、而一
敗大率失其衆也。時時宗在鎌倉、使西國守將少
貳景資等擊之。雖藉颶濤之力、胡元全國之精兵、
盡爲邊將所殲、顧不亦快乎。夫民無常勇、亦無常
怯。有氣則實、實則勇。北條氏養士之術、可謂能得
其法矣。比之義滿義持受明封、其志齊壞矣。嚮微
時宗、雖不至被髮左衽、則胡塵將污神州、其不受

辱而赫威于海外者、特時宗之英邁果斷。雖陪臣、
曰之社稷之臣可矣。
平貞時。小名幸壽。弘安五年、任左馬權頭。七年代父
時宗執權。時年十四。除相摸守。正安三年轉從四位
上。尋辭職薙髮、名崇演。應長元年卒。年四十一。貞時
慕尚祖時賴治迹、辭職之後、親衣僧衣、歴遊郡國、觀
察風俗。内大臣源通基、蒙譴屏居。貞時往而訪之。東
歸之後、上陳其事。上皇大感悔、復通基。貞時風餐野
宿、備嘗艱苦。凡三歲而還云。二子高時。泰家。
贊曰。貞時通於後宇多上皇之詔旨、建二宗迭立

之策。陪臣敢議皇統。其勢不得不然。北條氏之禍。
實基于此。而其去職之後。慕時賴之風。巡視郡國。
亦有志於為治者也。
○竹堂曰。天下之寇出於無形。不若有形之寇之
易防也。有形則人知其為寇。故防之也易。苟無形
矣。雖有寇亦不可知其為寇。乃至魚爛瓦解。不可
收拾而後已。胡元之寇。我之大寇也。然唯有形。故
雖十萬之軍蔽海而至。我亦防之有餘。此時宗之
所以斬使待寇而不顧也。及貞時之時。元僧一寧
來諭通好。貞時執而放之伊豆。余謂是無形之寇

也。元主初乘滅宋之勢。以為日本可以聲勢取。使
者往來。遂不得志。於是用兵征之。一敗蕩然。生者
三人。亦已悔矣。乃謂是出於有形故耳。不若出於
無形。襲其不知之地。攻其不防之隙。此必勝之策
也。觀彼所紀有曰。元主以日本尚佛。遣王積翁與
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不願行。共殺積翁。不果至。
既而速搭兒乞用兵。主曰。今非其時也。又遣僧寧
一山。往據此觀之。我之尚佛。彼聞之熟矣。故用佛
徒之有材者。為之使。陰授其計。使敷佛敎於我。化
之以虛無寂滅。廢人倫。毀國典之道。上自王公。下

至士庶人。翕然皆信之。淪骨髓。浹心腹。遂忘其君
父而為嚮彼之心。然後可誘以納幣進貢。其不從
者亦可以征討而取之。是以先遣積翁如智。而不
果至。遣一寧而果至。其間有速搭兒之乞用兵而
不從。曰。今非其時也。是其謀之已定者可知矣。貞
時知之。故先流之伊豆。亦不為其所惑也。既而赦
之。至於天子引之。以聽其法而不禁。若曰。汝挾邪
謀。故流之。若其敎則吾固敬之也。彼一寧者。自駭
邪謀之已暴。又感其敎之見敬。因亦自悔向之所
為陰賊變詐之心。轉為懷德歸化之民。香火念經

務濟度人。亦足以助風俗之萬一。是彼之寇出於
無形。而貞時一擧措之間。能消方萌之禍。成化民
之資。雖配時宗覆滅之功可也。微貞時。無形之寇
蔓而不除。將至滔天之形。其誰防哉。
平高時幼名成壽麻呂。貞時子也。叙從四位下。為左
馬頭。文保五年為相模守。為人頑放麤野。擧措無度。
元弘三年義貞起兵伐鎌倉。高時逃入東勝寺。終自
殺。從死者八百七十餘人。其他戰死者六千餘人。北
條氏亡。
贊曰。後醍醐帝。初年皇太子邦良既薨。天下咸知

冊立皇子之爲正也。北條高時不奉帝之詔。立量仁親王爲皇太子。及帝討之已。遂使皇太子踐祚承其旨。以遷帝於隱岐。彼將以爲承久無所稟命。而遷三上皇於海島。我奉新主之命。不敢自專。以帝廢帝。有何不可。故率意行之。無所忌憚。孰知天下人心之所嚮。不在新主而在帝。正閏之分。自不可犯。叛逆之罪。無所逃也。不施踵而義旅四起。鎌倉崩潰。百年之基。一炬焦土。高時昏憒。不修泰時時賴之政。朘民膏血。窮奢極欲。此固不足道也。抗拒王命。無復人臣之禮。自招天誅。終致族滅。北條氏世以陪臣執國命。其禍至是稔矣。

○拙齋曰。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覬覦之心。鋤諸將。傾實朝。遂成篡奪之勢。陽奉賴經。陰執大柄。廢立黜陟皆出其意。方之司馬氏之在魏。殆有甚焉。然繼之以泰時時賴之賢。故得能鞏固其業以傳子孫。及至時宗貞時。亦能幹父蠱。然身以陪臣過執朝權。不能建萬世長久之策。爲一時姑息之計。倡兩宗迭立之議。竟階元弘之亂。九世之宗。一朝而滅。悲夫。

青砥藤綱。不詳其所出也。事時賴及時宗。授左衞門。爲引付衆。食邑數十所。家既豐富。而立身清約。每食不過乾魚一片。粗衣布袍。斂室不飾。爲人廉潔剛直。不憚貴權。性又好施。所入俸悉賑給貧困。於是姦吏斂迹。風俗頓改。至今談鎌倉美績者。咸稱時賴時宗。藤綱所補益多云。

○履軒紀青砥左衞門事曰。北條時賴嘗舉青砥左衞門於野。寘于贊畫之列。藤綱好學剛直。食不重味。刀劍不飾。布袍以朝。好賑恤貧乏。時賴之邑嘗有訟。其對爲公文賤士也。政人皆阿附抑公文。獨藤綱公平爲獄。以故公文竟獲直。乃深德之。苞錢三百緡。宵從後山投于青砥氏之圃。藤綱怒曰。吾爲主替否。主有慶可也。我烏取獄之貨焉。使人負擔數十里送公文之鄉。嘗夕焉遺錢十枚于水。即出數十錢就市買炬。以撈遺錢。人或嗤其不償於喪。藤綱蹙額曰。十箇錢弗取。遂喪。買炬之錢。出於我而入于人。何喪之有。時賴夢有神告之曰。願治者。善視藤綱。且日書邑而賜焉。辭乃語之故。藤綱曰。卽有神言斬藤綱之頭。則如之何。請固辭焉。以免于死。時賴儉勤率下。而風俗日婾。姦宄橫發。訟獄益繁。時賴憂之。一夜召藤綱而咨焉。藤綱對以

政人不公下情不達其所陳列悉切中時弊時賴歎息久之。潛廉訪都下一如其言。乃籍政人以下有罪三百人一時斷決號令一新之。分遣使者按諸道守令又斷二百人。然後老于家謝絶世故。不視人者三年矣。蓋自此時也發間使數十人裝爲行脚僧分巡諸道以故發摘隱伏如神。後至貞時之時間使爲姦利而罷之世傳以爲時賴貞時皆親出也。

○鴻齋曰。時政以平氏之命監護賴朝知其非池中之物密輔之遂背平氏。一舉斬八牧兼高招亘

相豪傑使賴朝霸天下其功最大矣。及賴朝薨自執國命以恣黜陟。子孫奕世。襲職握權。噫復有何積德而至於九世之久乎。蓋政子翼賴朝開鴻業常爲諸將所畏服迨請賴經爲鎌倉主聽政簾內百事取決於是義時之威特盛矣。後鳥羽上皇疾其暴慢討之。事不成而有隱岐之行順德土御門及兩親王。亦蒙塵從遠阪當時義時排泰時諫曰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抱愁怨若關東滅政出一途。則如蒼生何。廢昏立明固皇統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鑑我心哉。非震驚宮闕而芟鋤佞倖耳由是觀之其曲非復在義時而已也方是時北條氏聲威出於帝王之上而身尚在陪臣之地位。未嘗望顯官高爵。不識不知暗合謙德是所以其永世者乎。泰時儉勤。雖屢係內訌銳意求治賢聲夙著其子其孫皆能守其法不敢墜家聲時賴舉賢內外稱治時宗用武威震海外北條氏之有功天下豈淺鮮哉。至高時驕傲悖逆。宜速其亡不復俟論也。夫隋末豪傑並起李密竇建德蕭銑之徒壘畧數國動稱帝號。未有可爲之力而爲不可爲之事故其亡忽諸。北條氏反之有可爲之力而不爲之忍不可忍之事而處焉。是祖先之家法。子孫能守之所以其及九世也。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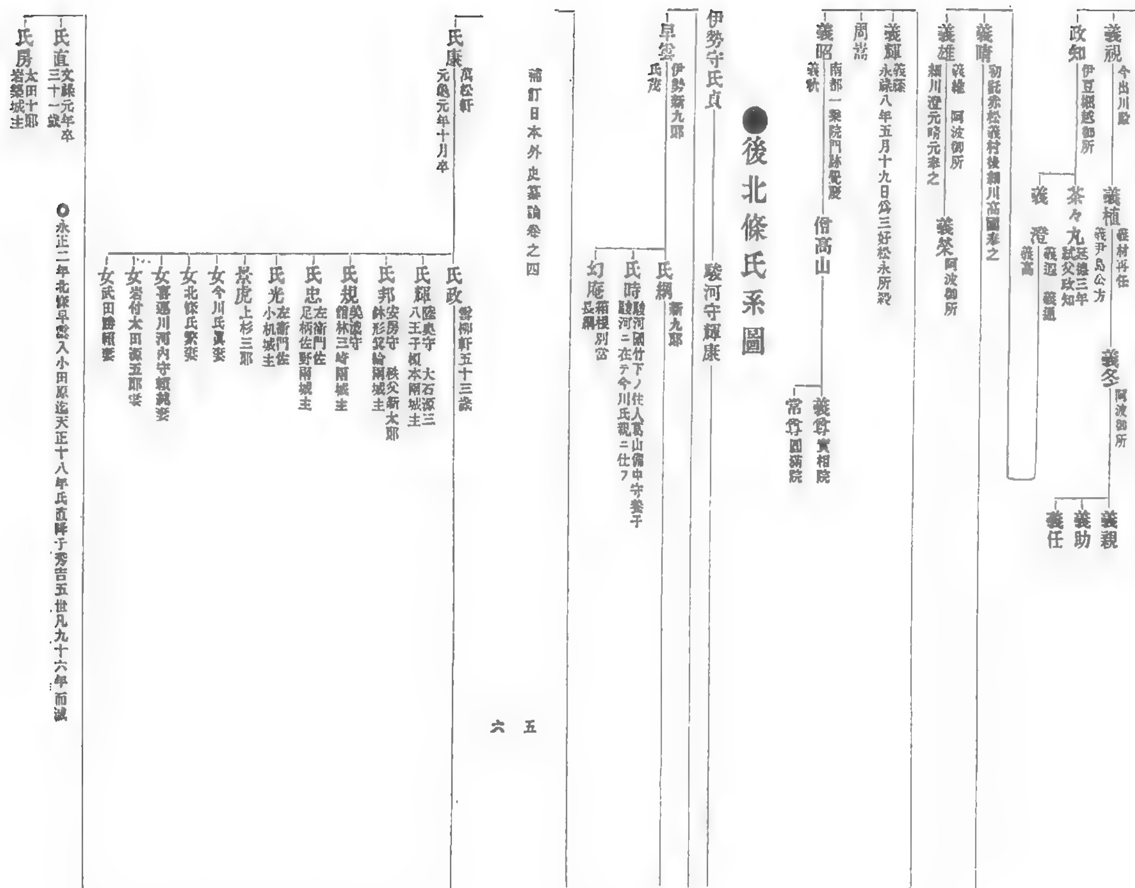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四

●新田氏系圖

源義家 — 義國 式部大輔
- 新田義重 新田冠者
  - 義俊 大新田 里見 新田太郎
    - 義成 里見冠者
  - 女 鳥羽大殿平妻
  - 義清
    - 重政 田中
  - 家貞
    - 貞義 堀口
    - 貞政 一井
  - 義基 里見
    - 氏義 里見
    - 義秀 竹林
    - 直基 中澤
  - 義継 大島
    - 氏継 大嶋田
    - 時継 大島
  - 時成 鳥山
    - 經成
    - 賴成
  - 義直 里見
  - 義兼 小新田 — 義房 — 政義
    - 義範 山名伊豆守
      - 義節
      - 重國 山名
      - 重家
    - 義季 徳川四郎
      - 賴氏 — 教氏 世良田
      - 賴有 徳川
      - 賴成 — 教氏 世良田
        - 滿氏 江田
    - 經義 合戸五郎
    - 義光 新田冠者
    - 義佐
    - 政氏 — 基氏
    - 家氏 大舘二郎 — 宗氏 — 氏明 左馬助
    - 朝氏
      - 義貞 左中將
      - 義助 脇屋 刑部卿 — 義治 — 義隆
    - 義顯
    - 義興
    - 義宗 少將
    - 貞氏 桜瀬祖
      - 貞方 氏
      - 義則 新田相模守 入道行啓 父子應永十年四月廿五日相模底倉ニテ打死 — 刑部少輔 大草紙ニ子息トモ兄弟トモアリ
      - 滿純 岩松 治部大輔 入道大用 — 右兵部卿 新田六郎
- 足利義康 大炊助上西

●足利氏系圖

源義家 — 義國
- 新田義重
- 足利義康 藏人
  - 義清 八條判官代 足利矢田判官代 — 義實
    - 實國 仁木
    - 義季 細川
    - 義宗 戸ヶ崎 荒川
  - 義長
  - 義兼 足利三郎 八條院藏人
    - 義純 足利太郎 遠江守
    - 義助 左兵衛尉
    - 義氏 正四位下正義 左馬頭
      - 泰氏 宮内少輔 平石殿
      - 義繼 足利左馬四郎 吉良
      - 長氏 足利五郎 上總介 吉良 三河
        - 滿氏 吉良三河
        - 國氏 今川 駿河 入野 木田 關口
    - 義胤 貫義助子
      - 賴氏 足利正統 — 家氏 — 貞氏
      - 家氏 斯波 尾張 吉田 廣澤 大阪 — 宗家 斯波
      - 義顯 板垣 渋川 荒田 小栗
      - 賴茂 石塔
      - 公源 一色
      - 義辨 上野
      - 基氏 加古 和田
      - 高義
      - 尊氏
      - 直義
        - 竹若
        - 義詮
          - 義滿
            - 義持 — 義量
            - 義教 嘉吉弑逆
            - 義昭 大納言 義嗣トモ
          - 滿詮 大納言
        - 基氏
        - 直冬
          - 義勝
          - 義政 應仁大亂 — 義尚 延德元年死


義視 今出川殿
政知 伊豆堀越御所
義稙 義材再任 義尹島公方
茶々丸 延德三年弑父政知
義澄 義遐 義高
義冬 阿波御所
義親
義助
義任
義晴 初託赤松義村後細川高國奉之
義維 義維 阿波御所 細川澄元晴元奉之
義栄 阿波御所
義輝 義藤 永祿八年五月十九日爲三好松永所殺
周暠
義昭 義秋 南都一乘院門跡覺慶
僧高山
義尋 實相院
常尊 圓滿院

●後北條氏系圖

伊勢守氏貞
駿河守輝康
早雲 伊勢新九郎 氏茂
氏綱 新九郎
氏時 駿河國竹下ノ住人葛山備中守養子 駿河ニ在テ今川氏親ニ仕フ
幻庵 箱根別當 長綱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卷之四　六五

氏康 萬松軒 元龜元年十月卒
氏政 雲榔軒五十三歳
氏照 陸奥守 大石源三 八王子榎本兩城主
氏邦 安房守 秩父新太郎 鉢形花輪兩城主
氏規 美濃守 館林三崎兩城主
氏忠 左衛門佐 足柄佐野兩城主
氏光 左衛門佐 小机城主
景虎 上杉三郎
女 今川氏眞妻
女 北條氏繁妻
女 喜連川河内守頼純妻
女 岩付太田源五郎妻
女 武田勝頼妻
氏直 文祿元年卒 三十一歳
氏房 太田十郎 岩槻城主

○永正二年北條早雲入小田原迄天正十八年氏直降于秀吉五世凡九十六年而滅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巻之四

三河　石川鴻齋　編

楠家（出自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兄、為左大臣、賜姓橘、楠氏係諸兄裔、世居河內國金剛山西、莊園多楠樹、因以氏焉。）

橘正成。父正康、母某氏。禱志貴山、生正成。（山神奉毘沙門天）幼名多聞。元弘元年、後醍醐帝幸笠置、以夢徵召正成。正成詣行在、既而集宗族、城赤坂、屢與大佛貞直等戰。無幾、新田義貞諸將滅北條氏、車駕還闕、以功為撿非違使左衛門尉、任攝津河內守護。延元元年

五月、足利尊氏・足利直義、將五十萬、水陸並來。京師震駭。正成以七百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從騎、潰圍入湊川民舍、與弟正季耦刺而死。年四十三。族十六人、殘兵六十餘人、割腹並斃。帝追悼不已、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将。子正行、正時、正儀。

贊曰、楠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吳、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劔破。皆嬰孤墉、鯁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則姑不論可也。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唱推奬、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凶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强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矣。可勝嘆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滅、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䟽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敎導訓練之效歟。

○朱舜水（名之瑜、字魯璵、明人、事水戸侯）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强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搆殺國儲、傾移鐘簴。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

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一門。盛哉。

○安東省菴名守約字魯默曰。纔與播遷于笠置靈夢協卜。公拜將壇說以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旗敵王愾。攻必取戰必克。神謀妙算。高出千古。當時已平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於乎公父子兄弟始終一心以討賊為己任。鞠躬盡力。及其不可為也。烈死殉國。凛凛然至今有生氣矣。昔漢諸葛氏。死社稷。議者

曰有子有孫。晉卞氏亦死節。其母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世以為美譚。如公者萃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矣。杜少陵詠孔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蓋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決恢復。身殲軍務之勞。死非其心。公之輔帝。君闇臣姦。欲恢復而不可得也。死決於丹心。真可哀已。

○雨森芳洲名東字伯陽曰。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俟三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彼知之素矣。

○尾藤二洲名孝肇字志尹曰。楠公之死。世歸咎藤清忠之非。固不可追。然彼亦截截諞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剏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天也。區區佞人焉能使公死生哉。

○竹堂曰。楠正成奪天下於累世強霸之手。而歸之朝廷。其功高出中興諸將之上。而朝廷所以報者。官止一撿非違使。而任不過攝津河內守護。特以結城名和諸氏視之而已。然正成不敢怨甘為

義貞之偏裨。至於一身肝腦委為原野。不掩之骨骼而止。其忠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後之稱正成者。但知其有中興首倡之功。而不知正成當時之志不若此而止也。其言曰。正成方北條氏之衰首唱勤王。萃精鋭於一城。而使義貞尊氏乘虛以拔其本。是義貞尊氏之功。正成使然也。故正成為首功。信斯言也。正成必待義貞尊氏而後有功。微二子。吾見一城為百萬精鋭所圍。拱手待四方之援。而赤坂之敗又在千鈞破矣。顧正成之智不至此。觀其發上宮太子讖文曰。日沒而天三百七十餘

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所謂讖文必出正成之權造。而非其眞也。則其謂三百七十餘日者。亦有所見爾。豈豫知有義貞尊氏之事耶。抑正成自有一定之略。必勝之策。可以期諸三百七十餘日而無疑也。然則正成之策如何。曰。方此時百萬之兵攻一城而不拔。如是閱月。攻者必懈。我可以潛軍窺間而出。於是陽張旌旗於城上。而一軍已衝六波羅之空虛。可以拔諸尊氏未倒戈之日。六波羅拔則千劔破之圍不擊必敗。非曳兵而走。即釋胄以降。我奪方鋭之鋒。加以新降之兵東向而下。勢如

破竹。諸道望風降。高時既聞敗卒之報。膽落氣沮。而將士皆無敢戰者。我鼓而乘之。北條闔族。不待義貞之兵而死矣。然後迎皇駕。舉兵權歸之朝廷。而蓋世之功業已暴著。上將之任不得不歸其手。乃率海內武人而待禁衛。崇朝廷。一變源平以來僭上亂分之習。上與藤房協心。可以格君心而止其宴安怠政之非。雖有尊氏直義之姦不敢叛。即叛滅之易耳。若此則正成之功。被天下浹一世而有餘。不幸其志不成。六波羅拔于高氏。而鎌倉破于義貞。故正成之功。反出義貞尊氏之下。是天下之早定。乃天下之不幸。吾恨天下之不少遲其定而成正成之功也。然正成致身於有功不報之朝廷。而大節灼然。為與人于萬世之賢將。則其勝於為一時定天下之功臣遠矣

○鴻齋曰。世以楠公為忠臣。又為智者。水府義公。倣季札墓樹石勒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蓋以重君命戰没原野也。論者或比諸葛亮。以其能知人任使運智計禦強敵也。眞忠眞智。豈如此也哉。請嘗論之。昔者晏子謂景公曰。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

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孟子曰。敎人以善謂之忠。荀卿亦曰。逆命而利君謂之忠。正成有難而死之。不逆命而利君。謂之忠可乎。謚法云。危身奉上。險不辭難曰忠。是人臣常事。苟食君祿者。可臨危險而逃避耶。殞命利於君。則不辭難也。若不利於君而徒殞命。則不為忠也。中心曰忠。不偏不倚。竭誠不私也。然竭誠而死。是一人之事。負天下大事。已獨竭誠。亡君之股肱。使君益陷於難。是豈可謂忠哉。正成殞命于湊川。余以為非死處也。夫以七百脆兵當十萬大敵。假令有三頭六

器正成與之親。遂以女妻之。然以門閥不相應。假為其臣上田長門之女。遣之河內。時正平元年也。此事詳於楠氏末裔楠次郎左衛門家譜云。時定天下之功臣逮矣

楠正行。正成長子也。叙正四位下。為帶刀撿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内守。南朝正平四年正月。與高師直兵戰于四條畷。從卒畧盡。正行正時體中數箭。兵卒皆重創不可用。乃呼弟正時。曰。事畢矣。莫為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年二十二。宗族二十三人。從兵百四十三人。悉戰歿。正行嘗朝吉野。路遭高師直誘出

官女辨内侍。遣卒迎之。内侍在輿中啼。正行悉斬師直卒。奉還。以聞。帝詔即賜内侍。正行辭以國詩。子多門麻呂先卒。

○竹堂曰。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徧天下。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将士無有能護者。譬若無柱之屋。坐見其傾覆而已。於此時。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就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吾惜正行以身係國家安危。若斯其重。而自視甚輕。致死於未當死之日。使將與之國家輒

臂。金鐵鍜身。安得抗之制勝。況不據險阻。不修濠壘。於海岸平坦之地。僅以弓刀戰乎。自入死地。自速死期。是妄死也而已。正成之智。曾出於義貞長年之上。言既不用。謀既不行。不為退身避難。反棄命奮敵。謂之智則未也。余想正成不死于湊川。必也授秘策於子弟。逃身待時。陰保護南朝者。而正行正儀之屢克北軍。咸出於正成謀畧者乎。若正成死于湊川。是為尊氏所籠絡。陷其術中也。何正成敗于湊川。尊氏遣使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内。不宜自盡也。正成笑曰。大

丈夫功成則名垂竹帛。不成則血膏草野。令軍敗兵疲。報天恩之時也。遂與弟正季。耦刺而歿。尊氏姦智。實欲使正成促死耳。知非用其言而退者也。設從尊氏之言。退兵河内。是放虎於山也。素非尊氏本心。而以甘言諭之。非口腹相反乎。正成之智。出於尊氏之上數等。陽為不用尊氏之言。佯死竄退身者歟。嘗聞尾藩有上田帶刀者。博通古史。常疑是事。以為正成決非死于湊川者。然苦無證跡。余前年遊于西京。一日遊八幡正法寺。寺有金瑜論一卷。係僧大我所著。慶安年間人。其中有言楠正成

晦跡于河內國螺谷。百壽而終。所手書法華經一部。今猶傳於觀心寺。卷末有自跋。且自刄者。村上義光也。云々。古賀侗菴所著劉子。引國學忘貝。又載此事。爲壽九十七歲。由是觀之。正成非戰歿者也。且正平十三年。後村上帝逃幸觀心寺。推而算之。爲正成六十餘歲時。豈得非托逃避見正成詢閒軍機哉。蓋正成巧於佯死者。初佯死赤坂。以欺東軍。再佯死京師。以泣卒欺足利氏。三佯死湊川。竊匿河內。其養泣卒者。則佯死計略。夙在胸中也。嗚呼正成。有難不死。逃而晦跡。陰右其子。使護南

朝數世傳神器。即忠矣。爲死于湊川。使天下人臣知臨戰不惜命。退隱山間。以壽而終。即智矣。諸葛亮事蜀漢。言而見用。諫而利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謂忠矣。不貪多。不恣志。桑田八百株。僅遺子孫之計。可謂智矣。蹈危險。運危策。術盡力極。暴骸骨於原野。謂之忠智。與彼斷臂截鼻。傷父母之遺體。爲貞女者。無相異耳矣。

附　楠公夫人。曰季子。藤原季房之女。則藤房之妹也。嘗聞楠公居河內也。屢伺候藤原氏。時北條高時跋扈。勢威淩蔑王室。季房知有喪亂之兆。

就衰廢也。然則當以何時死。曰死於一二年之後焉可也。蓋足利氏之父子兄弟與君臣上下。皆以利合。不以義合。其初同心戮力。以爲安身之計。及其久。則驕傲背戾。互相侵奪。不至相食俱斃不已。正行死後。未幾。師直與直義生隙。而直義降南朝。自是以後。直冬淸氏相尋而叛。或離或合。紛紛乎莫定。凡圖敵者。必離而間之。今敵不待我之離間而內自相離。以成間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南朝非不知其可乘。然無一將有名望者爲之統帥。徒舉彼亂臣賊子。而付以主將之任。是以軍無紀

律。旋得旋失。致使可乘之機。爲不可乘之勢。使正行尚在。則以正成之嫡長。率二代訓練之部屬。威名之著。士臣之精。當時無比。雖有來降者。勢必不過爲之臣僕。而進退之權。彼不敢專。以此乘內生隙之敵。其復中原而散先帝之憤。遂乃父之志。不難。正行必若此而後死。可也。但其多病。自恐死於病而不死於敵也。故聞師直之來也。輒自以爲當死之秋。拜天顏。題廟堂。皆以死自居。其與師直戰。奮擊衝突。殆且獲之。亦可以潰圍而出。乃遽死。而不知其未當死也。正成湊川之役。獻策而不用。知

天下之事不可復為。故自決死而尚留正行、属後事、不許其從死、則乃父之志必在其不死而有為矣。為之子者、蚤死於可有為之日、而使國家之勢終於不可為。吾是以為正行惜焉。

○藤井蘭齋名臧、字季廉、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内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以竢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

橘正儀、正成次子也。歷任左衛門尉、左馬頭、中務大

輔、左兵衛督、至參議。南朝天授四年卒。為人遲重好謀。其行軍蒞敵、先謀後戰。故多不至敗。二子正勝、正元。正勝以兵士八百守千劔破。弘和五年、畠山義深陷之。正勝及弟正元出城逃。正元潛行欲狙足利義滿、刺之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

贊曰、楠正儀運籌決策、捍禦強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尚焉。而遽竪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無面目以見正成于地下。正儀於是可謂無耻之甚者矣。蓋以材短力弱、無以任負荷之重、不忍坐視國家之傾。計出於不得已耳。議者謂正儀不似父、信乎其然也。

○太華曰、或謂、正儀之降足利氏、為存南朝也。非真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讎、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為楠氏深惜乎。

○鴻齋曰。楠公之忠勇義烈。不復俟論也。但恨義貞還延失機。與清忠陰險不用公之策而已。蓋失機者不特義貞也。初花園帝將以後二條帝子邦良為儲嗣。龜山上皇愛後宇多帝子尊治。潁敏。諭北條氏而立之。是為後醍醐帝。帝即位八年。太子邦良薨。帝欲立子護良。高時不奉詔。於是帝疾高時驕暴。決意欲滅鎌倉。事不成而見移隱岐。時在位十三年矣。既而高時伏誅。鳳駕還闕。然戰功未酬。恩賜及內寵何也。至若崇宮室。溺聲色。內帑日減。賦役荐起。藤原藤房數諫弗聽。以尊氏為參議。幽護良。流鎌倉。取捨皆違。政刑日紊。於是天下將再亂。嗚呼復非失機之甚者乎。管子曰。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爆濕非其時也。暴主迷君非無腹心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夫高宗於傅說。猶帝於正成。然說言行道達。正成言不行道不達。若使正成在說之任。天下可不復分南北。使義貞為正成之褊裨。天下恐非足利氏之有也。噫嘻帝之英明。於是墨墨者何也。由是觀之。帝之舉正成也。實非夢徵也。偶聞其英名。託夢招焉而已。若由夢卜而求之。豈唯一撿非違使而止哉。雖然。當時輕賢良。

重門閥。遠忠諫。昵佞幸。猶得騏驥與駑駘相駟焉。致其能千里哉。故曰失機者不止義貞而已。抑帝失登庸之術也。夫上失登庸之術。下安得不失機乎。

名和長年（村上帝子具平親王十五世之裔。以故又姓村上。祖父行秋、承久之役、隨王師禦東軍於宇治。為北條氏所奪領邑。）初名長高。為名和地頭。以功任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延元元年官軍破。自閉後門以絕走路。與兵卒二百人力鬭死。三子義高。基長。高光。

贊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託身馳驟之秋。不惟拒守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建不世之勳。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譏狥國之晚。故力戰而死。非也。當此時。紀綱紊乱。諫臣去而良將殲。女謁不可遏。恢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効死已久。適有里巷之言觸其機耳。儻以與人之誦決其生死。則使之不可死而死。可為之乎。此非知長年者之論也。義高高光。亦能以死狥國。豈非父子全節者歟。

○森田節齋（名益、字謙藏、）畫像記曰。均是武夫也。生於漢土文明之邦。而有不讀書暗於大義者。生於本

邦文運未開之時而有讀書明於大義者以余所聞徵之如梁王彦章我故伯耆守名和公是也彦章爲梁猛將勇冠三軍功蓋一世然其所事逆賊未溫之朝也所爲死逆賊之子孫也事逆賊之朝死逆賊之子孫雖勇冠三軍功蓋一世亦一逆賊耳然彦章亦美質使其讀書必能全節矣唯其不讀書所以不全節也淸湯來賀以彦章爲殺身成不仁可謂知言矣名和公方元弘之時與新田楠諸侯共扶正統天子誅滅逆賊遂成中興之業及天下再亂以躬殉難公忠義固出於天性然其全

節亦有所由矣聞作州眞島郡雲南寺有公手書宋詩余覩摸本雄勁高逸頗有晉唐之風公文采風流如此蓋其平生讀書講義理也必矣唯其讀書講義理所以能全節也所謂殺身成仁者公有焉夫彦章暗於大義如彼其肖像後人可不必記而歐陽修記之累數百言贅矣公明於大義如是其遺像後人宜記而未有記之者豈非千古之缺典乎伯耆者名和莊神祠公木像安焉因幡人赤石必以影本來請記余余展觀之軍裝嚴然英風可想顧非一代之大手筆不能記之余非其人而不敢辭者蓋欲方今之士明大義如公且補缺典也

兒島高德（本姓三宅氏父範長氏和田任備後守）夙好讀書方後醍醐帝在笠置謀衆勤王後爲備後守不知其所終

賛曰兒島高德智畧過人能出奇計殆似劉鄢用兵而時不諧偶事多蹉跌然勤王之志湼而不緇蓋其父範長之義勇有以成之也

（）太華曰初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帝幸船上而先至勤王焉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懟之意尙欲潜身以狙擊

大雠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顚沛流離以死惜哉

土居通治（稱彌二郎）得能通言（稱彌三郎）並河野氏支庶元弘時起兵應官軍通治子備前守通鄉通言子彈正某並壯悍後不知其所終

賛曰通治通言挺勇悍之姿當馳競之際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宜其爲當時所稱也

護良親王天姿穎敏爲帝所寵異拜兵部卿嘉曆二年叙三品爲延曆寺座主居大塔時人因稱大塔宮

號尊雲。進叙二品。元弘之亂。逃至南都般若寺。賊兵圍般若寺。尊雲匿經函。賊兵捜索。適開他函。戲曰。不見大塔宮。唯見大唐玄奘耳。玄奘三藏譯經者。唐塔國音同。遂避吉野。既而北條氏亡。車駕還闕。帝封護良。以北條泰家食邑。足利氏疾護良。誣以謀反。詔流護良鎌倉。鎣土牢幽之。終為直義所弑。年二十八。天下聞而寃之。子興良。謀反犇南都。不知其所終。

贊曰。護良親王。天資雄勇。武藝絶倫。敵王之愾。誓殄彊寇。艱楚嶇嶔。幾瀕九死。終能建牙吉野。號令四方。新田義貞。赤松則村。東西起義。而車駕返正者。親王之功居多焉。親王見尊氏不臣之漸。必欲誅鋤之。尊氏忌親王之威名。讒搆百端。是親王與尊氏勢不兩立。天下安危一係於此。而尊氏狡獪通裏謁而設機穽。帝不問其曲直。赫怒而囚之。親王不勝憂憤。上書訴寃。有申生死而晉國乱。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至今讀者為之嗚咽。隋太子勇為弟晉王廣所陥。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文帝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親王所上書。亦為有司所沮。不得奏寃枉之痛。如出一轍。文帝付勇於廣。而帝付親王於足利直義。是皆自墮姦人之計而招國

家之乱者也。孰謂帝之英武彊毅。而壅蔽一至此乎。直義拘親王於土牢。遂枉殺之。而帝猶不知。世以不慈不明譏之。亦宜矣。其子興良居闇職之重。而昧興復之機。反欲乘危作乱。徼幸一時。大有愧於乃父之烈焉。

○三宅觀瀾名緝明、字用晦曰。不知而為之。謂之愚。知而為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尚矣。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況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無之比。而卒受厥詒。執兒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乎此。豈非有艶妻中夜之泣由内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

○艮齋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闘。而發縦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縦令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

子以萬乘之英主故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冤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為所魚肉何耶

○太華曰尊氏姦雄使其得志則必難制不無所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患也護良親王欲及其勢微而圖之亦不為無所見也然當此時尊氏有功而悪未顯討之師無名且當興復之初而遽戮

功臣人人懐危懼衆心或離故不若待時而動也且欲天下安靖禍亂不起則莫如治其本也根本深固則末自不搖天下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躬人君常戰兢自省修德任賢遠讒酬功節用而愛民柔遠而能迩政修民懐則尊氏何由得肆其虎狼之心哉縦令其圖不軌亦易制焉耳親王為天下深慮則宜説帝而先治其本以固興復之業矣則雖有尊氏未必致大害也不然則尊氏雖滅豈更無尊氏哉親王輕圖事因為姦雄所陷罹奇禍以死悲哉雖然親王自初起兵焦心苦身顛覆流離備經艱阻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以一成恢復其功實為多矣而帝信讒邪廢大功而棄懿親使其含冤以死其不明如是欲天下弗復乱得乎

○鴻齋曰建武中興之業可以護良親王為冠冕矣而帝信讒幽之鎌倉終罹直義毒螫而斃惨酷不可言也初帝欲以護良為儲嗣以北條髙時不奉詔薙髮為比叡坐主蓋欲以結僧徒之心頼其力除北條氏也爾後艱苦萬状遂得滅凶焔平逆賊使龍駕再還鳳城假令護良有叛心帝曷足憂之使護良繼大統帝之素志固所欲也況有大功

無少過忠孝兩全者乎而信尊氏之讒投之鬼蜮之域方是時朝廷無一苦諫者歟藤房陳列古今以斥天馬而於護良之事未聞諫之義良正成之徒皆股肱之臣於是黙爾何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於君過諫乎前不華于外荀卿亦曰逆命而利君謂之忠然則知利君而懼逆命豈謂忠可乎藤房知不可諫而去之正成知不可諫而死之果不可諫歟抑不諫歟吾恨無諸臣不避死而諫者夫帝與親王骨肉之親非他人之所間也而間之者特有内寵而已尊氏賂寵

姬以行讒帝若不溺於內寵氏逞姦智不能得而
施焉若使親王在世尊氏雖凶逆未至以作亂也
嗚呼中書之言不翅剴骨肉終使天下生大亂所
謂亂匪自天降生自婦人後世其可不鑒焉乎

源親房大納言師重子也具平親王之後家稱中院或北畠永仁元
年叙從四位下累遷拜大納言兼淳和奬學兩院別
當陸奧出羽按察使叙正二位為世良親王傅元德
二年世良薨親房悼傷剃髮號宗玄元弘二年准大
臣叙從二位三年親房子顯家為陸奧守奉義良親
王出鎮奧羽親房輔之延元元年尊氏犯京師親房

從幸延暦寺後歸吉野正平九年薨前是顯家戰死
安部野次子顯信繼焉所著有職原抄東家秘傳元元集古今集註神皇正統記

贊曰所貴乎儒者以其博通古今有裨世教而記
誦詞章素不足尚也源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
而出處進退不失其宜其退也以皇子之薨其進
也以王室之多難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結城親
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
不回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聲容恍
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正統記
之作辨僭止閏扶植綱常雄深該博足以攘斥僭
僞則其所學從可知也豈非所謂通儒者耶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輔佐幼主屹為南朝元老蓋有諸
葛亮之風焉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
盛矣哉

○艮齋曰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
過五城而或潜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
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粮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
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氏終不
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强冦屹為南
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
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

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
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
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
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威決不
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
以為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呼若親房謂之
文武良相孰為不然耶

○竹堂曰源義朝之殺父也雖出于君命而未嘗
無救之之道苟欲救之請損己賞而贖其罪則聽

請損己命而代其死。則聽義朝計。不出此而忍殺之。其罪亦甚矣。噫是北畠親房之論也。親房為南朝元老。輔佐正統天子於一隅者數十年。稱為維持名教。宜其議論之正如此。而視之當日所施。何又相反之甚也。當此時。有足利直義者矣。尊氏之弟也。有足利直冬者矣。尊氏之子也。有山名氏清者矣。有細川清氏者矣。皆尊氏之臣也。直義以弟背兄。直冬以子背父。氏清清氏以臣背君。皆義朝之類耳。而我甘納其降。延為上將。置諸累世忠士之上。何親房之明於論義朝。而暗於此數子也。意

者其心曰。尊氏賊也。背賊而來者。我之忠臣也。且此數人者。名望皆著。延為我將。足以制彼。我取其制彼。而前日之事不足問也。殊不知尊氏之視我地廣兵強。不翅什倍。而我所與之抗者。不過名義之正而已。我以名義為天下唱。有以激忠義之心。是偏安皇業。所以歷數十年之久也。而今延彼不悌之弟。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而任之。所謂名義之正安在。我不責其不悌不孝不忠于彼。而求其為悌為孝為忠于己。難矣。且背彼而來者何心也。豈知正統所在。故棄君父而來耶。將得罪於君父不

得已而以我為逋逃淵藪也。是故昔日彼之子弟臣僕。今日彼之寇讎也。今日我之將帥。又安知非明日我之寇讎哉。舉明日之寇讎。而使我世臣宿將受其驅使。將卒不和。人無戰心。是今日既不可用也。宜乎恢復之師。屢出屢潰。致南風不競委靡而後止。吾以親房之論義朝。而責親房之處直義諸子。而親房之過決矣。

源顯家。准三宮親房之長子也。元弘元年。歲甫十四。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三年兼彈正大弼。尋詔為陸奧守。奉義良親王。出鎮陸奧。建武元年。以功叙從二

位。兼鎮守府將軍。延元之亂。與高師直戰。中流矢薨。年二十一。贈從一位右大臣。子顯成。顯親。

贊曰。陸奧出羽。沃壤千里。民夷雜居。叛服不常。源賴義。戮勍虜於前。源賴朝殲渠魁於後。然後知嚮王化。能應徵發。元弘建武間。出皇子為元帥。源顯家為鎮將以副之。所謂鎮將府者。猶晉之太原燕之范陽。士馬精悍。率之赴難。勢固然矣。然當此時。奧兵多助逆者。故雖不能藉其全衆而一舉復京師。再舉拔鎌倉。厥功偉矣。使其能提全奧之兵。席卷而來。則敵將雖猛。勝敗未可知也。天不裴忱。隕

命於安部野惜哉。

○竹堂曰。北畠顯家。建武初。任鎮守府將軍經畧奥羽及尊氏叛擧兵討之。一復京師再拔鎌倉朝廷將以為一方倚頼。而無幾敗衂以死。吾謂當此之時諸道分裂。畿甸之地且皆應賊獨奥羽距京千有餘里宜王化之不浹而首應徵發。一再大擧。遠赴國難雖由結城宗廣諸子前導之力抑亦不可謂非顯家經略撫治。教練有素之功也。然顯家有此可用之兵。而不知其所以用者可惜焉耳。然則如何曰。不用之遠而用之近可也。奥羽之地近

與關東接而其士馬勁悍。比之相武有過無不及。昔者頼朝開府鎌倉欲西征平氏。而恐奥之秀衡襲其後遂不移隻歩西向。是雄才大略之頼朝且可以奥羽制而況年少未更事之義詮乎。如以士馬勁悍敎練有素之衆而忠義如鐵石之宗廣諸子為之倡攻地勢相接之地其進也。如山嶽之壓是其一擧所以走義詮而奪鎌倉也。鎌倉既奪則據以為基坐而經略傍近納降征逆八州之地可以旬日而定然後稽頼朝之舊典修北條氏之遺法恤庶民攬豪傑。其根已堅乃推宗良親王為一府元帥副以弟顯信及新田義興義宗諸子使留守而顯家與宗廣可以圖京師矣不成則奉天子而東據鎌倉連八州控奥羽亦足以謀再擧顯家此之不務而懸軍長驅。但知赴京師之為急。而不知根本未堅之兵出而無繼一敗不收既拔之鎌倉又為義詮所奪後路蔽塞。兵勢已挫身死于原野而王家失東方千里之藩屏吾料當時之勢而深惜其不用兵於近也

藤原藤房。初名惟房。權大納言宣房長子也。任左大辨歷參議至權中納言兼左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

叙正二位後醍醐帝時。屢上言帝不聽焉藤房以為臣之道於我盡矣。入北山為僧後復召之不應而去。詔關吏物色求之弗得。勝屋義助詣芳野。家臣畑時能嘗入鷹巣山有僧巌棲草席。石上安經。其面削藤房也問之不答。義助乃與行實急詣菴僧不復在石上書國歌而去藤房手跡也遍索竟無所見云。

贊曰後醍醐帝之英武。十倍唐德宗。而其侍諫臣反不能及奉天之難德宗與陸贄在道相失驚憂涕泣其見親厚至此贄前後累上諫疏德宗雖不能盡用而亦優容之事必與之謀當時謂之内相

其不失舊物者。贊之力也。笠置之厄。危於奉天。藤原藤房。不離左右。死生以之。為帝腹心。亦不減於贊。及皇運開泰。四海統一。則帝不念其勲。禮接無所加。一聞天馬之諫。怒形于色。何其待臣之薄也。德宗待贄雖厚。而不能甄別忠佞。故裴延齡進。而贄謫于忠州。帝方復位之初。驕心漸兆。藤房見幾而作。雖古之所謂明哲保身者。何以過之。諫臣去國。識者豫憂其再亂。果如其言。悲夫。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孔子賛之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其藤房之謂乎。

○太華曰。元弘帝新復位。政歸一統。天下刮目望新政。而帝之舉事。無一可觀矣。其事營作。耽宴遊。用婦言。近讒佞。廢忠勲。疎功臣。莫非亡國之事也。藤房不忍坐視邦家之顛墜。屢切諫不聽。於是乎知其不可復為。乃脫縱軒冕而去。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賢者棄位而遠遯。國家之亂亡。其遠乎哉。

○竹堂曰。元弘中興之際。藤原藤房與楠正成。均稱賢者。而天下復亂。藤房去之。正成死之。或曰。去者有明哲保身之義。而無見危致命之節。謂愛身可。謂忠國不可。謂不異于政成至死不變之精忠大節。尤不可。故比二公而同之者。過也。予曰。去之與死。難易異矣。至其為忠國。則未嘗不同也。誠使藤房愛身而忘國。則笠置之役。顛頓狼狽。不離帝左右。至于避雨樹下。就囚東阪。而不辭。當是時。欲去則去可也。曷用此傾覆流離。備嘗百難為哉。此其不欲去亦已灼矣。而天下既平。帝心就怠。日耽佚樂而忘萬機。怨憤思亂之士。環視于海内。而莫之悟。於是藤房天馬之諫。出於痛哭流涕之餘。而帝曾不聽寢。如充耳。故藤房不得已而去之。去之

者。非忘君也。思君也。其意蓋謂我去。而帝心一動。或能悔其非而改之也。帝果改。則雖過敗之餘。亦足以有為。而無一藤房何害焉。且也藤房既去。而正成尚在。足以任天下之安危存亡。而有餘。故藤房斷然去而不疑。而帝見其去。猶且恬不知悔。居然由從前之道而不改。天下果亂。又不能用正成之計。使其至謀良策。徒為鉾鏑之血原野之骨。而莫敢惜。而赫赫皇統。亦終于委靡不振。是豈藤房之所能知哉。故予謂藤房之去。非欲去也。欲以去諫君也。藤房去。而思君之志。忠國之誠。愈益見矣。

乃謂視正成之死而易則可謂其心不同則不可也世傳藤房將去見正成竊語其志正成曰在公則去可也若余者第有一死而已由此觀之藤房之去唯有正成留而任他日之責是一藤房去而一藤房尚在故可去也不然一藤房固可與君偕存亡何遽去之而屏營于山林之間哉後之人不問其所以去而但以去爲非過矣

○鴻齋曰藤房與帝俱苦艱一懲武臣之横暴知天下危險驟納直諫而帝竟弗聽焉乃以爲臣道於我盡矣脱然棄金紫竄山林遂不知其所終蓋

其宜也非知將亂而避難知諫不可救而去以冀回帝聽乃可謂微諫之精矣李師中送唐介詩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其藤房之謂乎嗚呼名臣莫多於元弘建武而姦賊亦不少苟得黜陟之術可不復有顛覆之憂夫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況君子去而小人進安得不亂乎

補訂日本外史纂論巻之四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史評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165
SS□=14664165